





## 一座熟悉的陌生城市，一幅真实的人文地图

一本书就是一座闪光的路标。它是时间上的路标，从东汉华信筑塘，隋炀帝开凿运河，到吴越钱镠和宋王朝对杭城的营建；它也是空间上的路标，从四百八十寺，九厢八十坊，到石库门里弄和湖畔公馆别墅群；通过这座路标，我们走进了杭城的街巷，寻访这些失落的记忆碎片，同时惊喜地发现：在失去时间感的现代的都市下，还深藏着浓厚的历史。

上架建议：旅行·文化

ISBN 978-7-100-08753-7



9 787100 087537 >

定价：49.00 元

<http://www.cp.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城记·杭州/田飞,李果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城市家园读本)

ISBN 978 - 7 - 100 - 08753 - 7

I. ①寻… II. ①田… ②李… III. ①旅游指南—杭州市  
IV. ①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08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寻城记·杭州

田飞 李果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753 - 7

---

2012年3月第1版 开本880×1260 1/32

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2 1/2

定价:49.00元







我们降生于此，我们在这里开始了我们的人生之旅



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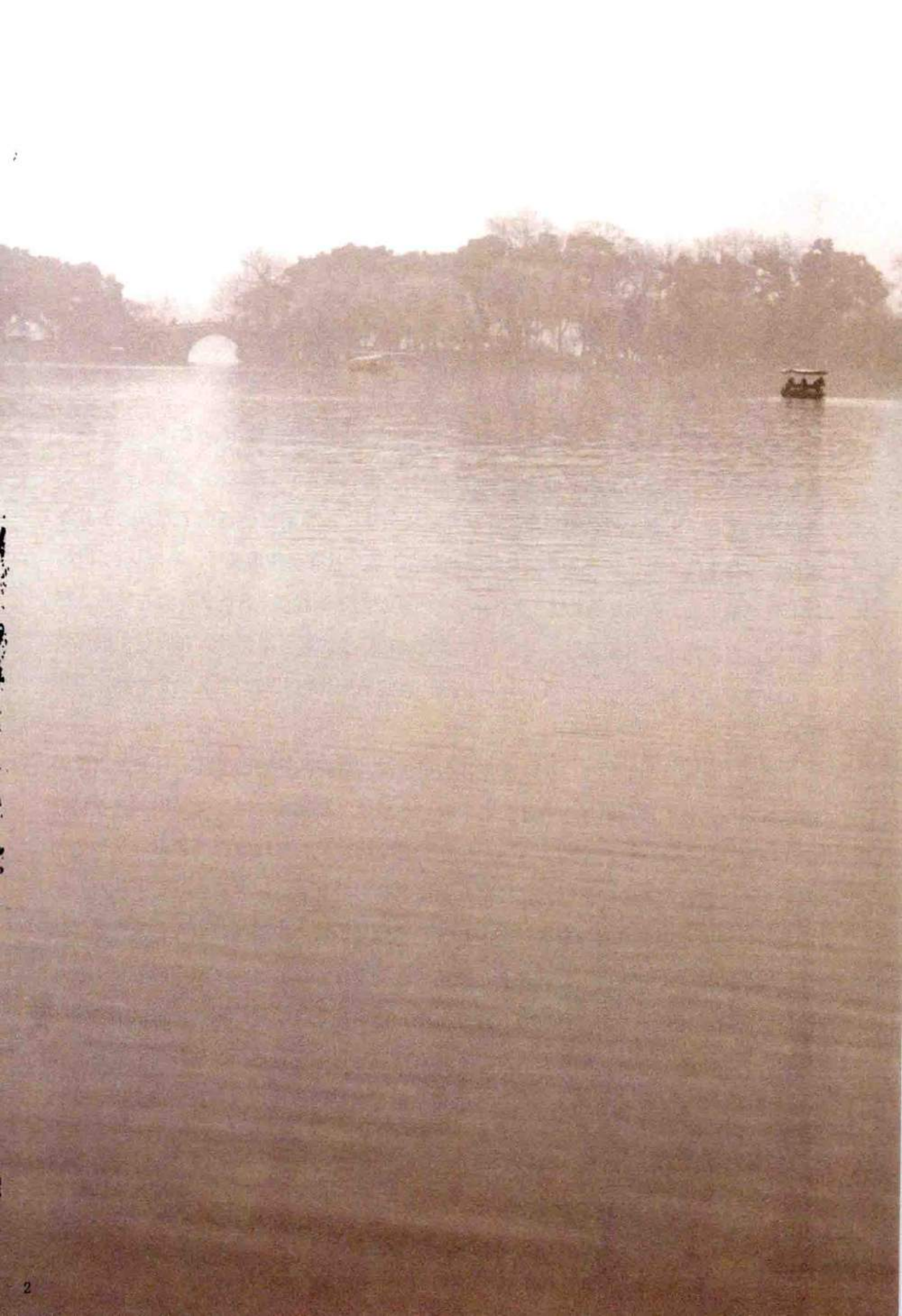
## 陌生的城市

城市是记忆，是生活，也可能是回忆，是向往，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但她终究是令人熟悉的。城市的地图，城市的标志性符号会深入人心。城市甚至会融入血液，但戏剧性的是有一天你发现这座城市对于你简直太陌生了，带着好奇竟上了瘾似的去找寻这种陌生带来的快感，找寻她你无从知晓的存在。如一次又一次地旅行，不需从长计议，带上自己就出发。就如发现之旅，也有点像考古，总能带给我们一阵阵的狂喜与惊异。空间乱了，时间乱了，线索乱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在陌生的城市中穿行。在收获中锻炼着自己的嗅觉，它似乎已超越常人，异常灵敏，忠实地把我们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鲜而陌生的地方。

渐渐，漫无目的的行走已无法满足我们更加深入好奇的怪癖。游戏一旦开始，就无法戛然而止，我们不得不寻根究底。对于我们是陌生，而那些知情的老人们则在我们好奇的追问下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儿时的记忆、长辈的述说、耳熟能详的故事，从他们顿时发光的眼睛，沉湎于回忆的幸福表情，你能感知。时光竟这样轻易地回到了从前。但对于面前这座城市又是否能留住曾经呢？我们的发现少有是完整的，似人总是充满了伤痛。她们的年岁都挺老的，或被遗弃，或消失，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城市被定格在现在进行时。现在的规划、现在的建设、现在的人，谁会在乎她的曾经呢？她已被书写进了历史，但终究不会存活，如同恐龙化石和标本。这样比喻也许还不准确，化石和标本是带着血脉被固定的。城市在我们的游戏中更加快了变化的步伐，似与我们捉迷藏，我们追赶着却找不着方向。

二〇〇六年八月于成都







## 卷首语

# 三面云山，一面城

天下风物，最费文人笔墨的，非杭州西子莫属。自白居易一首《忆江南》开了西湖词的先河，此后千百年间，刘禹锡、潘阆、柳咏、苏轼……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绝。上世纪三十年代，当弘一法师再次回到阔别许久的西子湖时，不禁叹道：“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时间如今又过去了七十余年，这里又成怎番模样？西湖边的宾馆会所酒楼餐厅鳞次相接，汽车更是一天比一天地增加，且连成一串，难以通行。来自各地的游人一股脑儿地涌向了西子湖，祭岳坟，游苏堤，观平湖秋月，赏断桥残雪。人们不在意什么“闲静幽雅”，只要能在各著名景点前摆个pose，拍张照就算是不虚此行。身后的这座城，似乎仅是进食睡觉的巨大营房。

杭州看似远离大海，可在远古时代，这里却是一片恶浪滔天的茫茫汪洋，西湖乃是汪洋中的一个小小海湾。在海湾西北二十多里外的广袤平原上，是原始先民们的栖息地，人们称其为“良渚”。春秋战国，杭州先属吴地，再属越国，后又为楚国所吞并，但最终还是归入了大秦的版图。直到此时，杭州城仍还是一片茫茫水色，以至于始皇帝“南巡会稽，至钱唐，水波恶”。东汉时的杭州渐成沙洲浅滩，县吏华信募民



筑防海大塘以阻海水倒灌，终使西湖与海相隔成了内湖，沙洲滩涂成了可耕垦造屋的平陆，钱塘署衙也从灵隐山麓移到了宝石山东麓一带。

时间到了以“暴虐”留名于世的隋炀帝时代，这位暴君在位14年，却为后世留下了大一统的中国版图，和影响后世千余年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及一条荫泽后世万代的大运河。藉漕运之利，江南从此富甲天下，同时也造就了大运河最南端的商业重镇杭州。千余年后的今天，古运河逐渐更废断流，好些河段已成排污沟、垃圾场。然而在杭州，古老的运河依然流淌，河道上依旧跑着长长的铁驳木船，岸边那些石桥古埠、寺塔仓廩、街肆集镇等旧时风物仍历历在目。

唐时的杭州虽也算得上是东南一大都邑，但仍远不及扬州、苏州等一流大都会。直到五代吴越钱氏开国，定都杭州，杭州才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大州。吴越钱氏信佛顺天，广筑梵宫佛刹，时有“东南佛国”之美誉。后世赵宋王朝继而兴建，使杭城的佛事远盛于它地。只可惜来了群天国的神兵，东南佛国荡涤殆尽。百年之后，又一批革命小将，再次摧残了重建后的圣地，唯留下灵隐、天竺、净慈等数座禅寺奉享香火。殊不知，在杭城，还深藏着许多昔日佛国的旧迹，它们或隐于林莽，或匿于尘廛，少为人知。如龙兴寺经幢、香积寺石塔、弥陀寺石经、梵天寺经幢、大佛寺佛头、圣果寺三佛、宝成寺造像、烟霞洞造像、佛国山造像、资贤寺造像、天龙寺造像、通玄观三茅真君造像……

宋室南渡后，自是为杭州添了些天子气，城阙高耸，宫室华丽。而此时的长安、洛阳、汴梁、金陵、扬州等天下名都多遭受兵燹之祸，残破不堪。杭州既无兵戈之害，又贵为天子之宅，自是国中第一大都市，甚至堪为世界第一大都市，即便入了元朝，仍被马可波罗赞誉“世界上最繁华美丽的都市”。当年钱氏拓建杭州城，承的是“南宫北城”的制式，即皇宫在南，城厢位北。改“坊市制”为“坊巷制”，使王府、署衙、寺院、官邸、酒肆、茶楼、商铺、闾巷、民舍杂处。南宋立国后，继而沿袭此制，置九厢八十坊。八百年后的今天，这九厢八十坊的城市格局仍保存至今，依旧还是旧时的坊名，旧时的粉墙瓦舍。



北宋宫廷画师张择端曾绘有一《清明上河图》，将汴梁城的城郭楼台、瓦肆铺席、舟车桥梁等市井风物绘于绢上。后宋都南迁，时人虽未像张择端那样以画笔描绘出汴梁城的繁盛，但却以老妪叙事般的文字将京师百肆杂陈的景象一一罗列。“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如今，南宋御街的繁华依然延续，古塔、水门、石桥，沿街古老的厢坊里巷，坊肆毗连的诸行百市，甚至来自于异域的圣堂清真寺也以旧时的面貌立于御街两侧。如此风物，呈现给今人的又何曾不是一幅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

大清初年，朝廷视两浙为江海重地，遂派八旗精兵驻防杭城，设镇守将军，并跑马圈地千余亩扎营修筑满城，因城头遍插八色龙旗，杭州人俗称其为“旗下营”。旗下营临西湖而居，高墙壁垒，将杭城人与西子湖阻隔了两百余年。入民国后，政府拆满城，辟新街，将那些被旗人强占的屋舍土地归还原主。新街区内道路敞阔笔直，如棋盘分布，街巷间所筑新居是当下最为时新的石库门住宅。那些南京的政客、上海的大亨、学界的名流们也蜂拥而至，在西子湖畔置上一片湖畔别墅，结下几间雅舍静庐，以享受这天堂间的闲情逸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国初时拆剩的城垣被彻底铲除，并以此为基筑了环城路。七十年代，尼克松访问杭州，走时丢下一句话：“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尼克松先生哪里知道，他随口的一句话，竟然导致了中国最华美之城的毁灭。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依然延续吴越、南宋、明清城市格局及风貌的杭州古城几被拆毁殆尽。（当然即便没有尼先生那句话，杭州城也是保不住了，只不过相对其他城市而言，又多了个国际借口而已。）

到了周末，西子湖畔的游人比平日增加了许多，一辆辆旅游巴士、私家车将西子湖死死地围成了一圈，这是弘一法师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白市长、苏市长估计也难有凭湖临风的雅性来作诗写词。人们络绎而来，兴尽而去，流连忘返，但总是忘却了身后的这座城。

二〇一一年八月于北京



浙江全省城





缘起 陌生的城市 /1

卷首语 三面云山，一面城 /3

## 沧海桑田见杭城 /1

古县钱唐——杭州建置之始 /2

隋杭州城——杭州得名建城之始 /4

相国井——引水入城，蓄水养民 /6

登云台——吴越王祭天郊坛 /8

大井——千年不竭的钱塘第一井 /12

## 梦寻临江城 /15

凤凰山——南宋御苑寻踪 /16

凤山门——赵宋北宫门，明清南大门 /22

六部桥——三省六部二十四司 /26

紫阳泉井——古井、泥马与康王 /28

太庙巷——宋室祭祖之遗构 /32

察院前巷——署衙丛集地 /34

五柳巷——帝王宫苑，皇家御园 /36

旧藩署——赵宋京师府，五朝衙署地 /40

## 九厢八十坊 /45

厢坊制——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46

保民坊——城隍山下的石坊古道 /48

长庆坊——忠勇尚武的十五奎巷 /52

清河坊——江南第一坊，天下第一宴 /56

贤福坊——笙歌灯火连夜明 /58

积善坊——百戏伎艺聚集之所 /62

秀义坊——祭祀忠烈的东平巷 /66

里仁坊——蟋蟀声声闹里坊 /70

## 四百八十寺 /073

龙兴寺——大唐经幢，杭城之最 /74

香积寺——西湖香市第一香 /76

弥陀寺——匿于闹市中的摩崖石经 /80

宝石山造像——北山胜迹，摩崖二十龕 /86

大佛禅寺——始皇缆船石，北宋大佛头 /90

智果禅寺——苏学士梦游智果寺 /96

招贤寺——大师修行寓居地 /98

天竺灵隐——佛国天堂，春香一市 /100

烟霞三洞——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像 /106

南屏山石刻——寻佛问迹佛国山 /110

慈云岭造像——吴越瑰宝，石窟精粹 /114

圣果寺——千年大佛，深藏凤凰 /118

梵天寺——五代瑰宝，吴越双经幢 /122

宝成寺造像——如来降魔身，狰狞大黑天 /126

通玄观——南宋真君神仙像 /130

其他佛寺 /132



## 江浙人文薈 /135

- 大麦岭摩崖题记——杭城硕果仅存的苏轼原刻 /136
- 梅鹤堂——梅妻鹤子，与湖山为伴的逍遥名士 /138
- 孩儿巷——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140
- 祠堂巷——于谦旧迹寻踪 /142
- 三元坊巷——三元及第，官至首辅 /144
- 勾山樵舍——江南才女陈端生之故居 /146
- 孔庙——历经兴废的府学旧地 /148
- 文澜阁——珍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 /152
- 大学路——浙江近代教育之始 /154
- 杭城人文旧迹拾遗 /156

## 悠悠运河路 /159

- 隋炀帝——大运河的缔造者 /160
- 拱宸桥——运河之尽头，杭城之门户 /162
- 小河直街——最后的运河人家 /166
- 国家厂丝储备仓库——今日丝储库，旧时漕运仓 /170
- 富义仓——粮国命脉，天下粮仓 /172
- 金江干——十里通津，千年市廛 /174
- 西兴——要津古渡，运河重镇 /181

## 开肆三万家 /193

### 五杭四昌 /195

- 张小泉剪号——五杭四昌之“杭剪” /196
- 张允昇线帽百货庄——五杭四昌之“杭线” /200
- 孔凤春香粉店——五杭四昌之“杭粉” /202
- 宓大昌旱烟店——五杭四昌之“杭烟” /204
- 方裕和南货号——南北货出第一家 /206
- 其他百货老号 /208

### 药号医馆 /209

- 胡庆余堂——江南药王胡庆余 /210
- 方回春堂——小儿丹丸方回春 /214
- 张同泰堂——道地药材张同泰 /216
- 朱养心药室——精制膏丹四百年 /218
- 其他药店诊所 /221

### 绸庄鞋店 /223

- 观成堂——杭城丝绸同业公会 /224
- 绸庄丝号——杭城绸庄一览 /226
- 边福茂鞋庄——头顶天，脚踏边 /228
- 太昶皮鞋店——杭城首家皮鞋商号 /230

### 茶庄食栈 /233

- 金钗袋巷——茶行货号林立的南宋茶街 /234
- 翁隆盛茶号——天字第一茶号 /238
- 万隆火腿庄——腌腊上品推万隆 /240



九芝斋——苏式糕点，茶食老号 /242  
建国南路——因木器业而兴的板儿巷 /246  
十三湾巷——金衢严处，四府会馆 /250  
中山中路——杭城金融街 /254  
其他老号 /258

## 墙门深深 /261

吴宅——明清五主，户户门第书香 /262  
明宅——桑麻机坊地上的明代老宅 /266  
梁宅——重重天井，尚书府邸 /268  
王宅——官至极品的大学士府 /272  
朱宅——清末兵部侍郎府 /278  
听王府——天国听王府，伟人视察地 /283  
长河来氏——两浙巨宗，一门二十四进士 /288

## 礼拜·圣堂 /299

凤凰寺——蕃商古教，东南古寺 /300  
圣母堂——千年老巷，三百年圣堂 /304  
天水堂——耶稣，耶稣堂，耶稣堂弄 /306  
仁爱医院——七十年前的法国教会医院 /308  
之江大学——峰峦叠翠间的百年学府 /312  
基督教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316

## 弄里乾坤 /319

湖边邨——昔日旗下营，今日弄堂里 /320  
思鑫坊——与尘嚣为伍的市井老弄 /326  
泗水坊——世间魔窟，人间地狱 /332  
韶华巷——坐拥西湖的幽静里巷 /336  
四维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340  
源茂里——浓浓亲情的老弄堂 /344  
其他里弄 /346

## 公馆楼·别墅群 /349

北山路——庐舍鳞栉，栋宇毗连 /350  
南山路——梧桐满街藤满楼 /360  
艺术家别墅群——遥山落翠，大师聚落 /362  
竹竿巷——千年老巷，望族名门 /366  
旧仁和村——昔日府署衙，今日公馆地 /370  
坚匏别墅——江南首富之湖畔山庄 /372  
度心香馆——吴兴陈氏公馆 /376  
燕南寄庐——江南第一武生之隐庐 /380  
其他公馆——民国老公馆拾遗 /382





# 沧海桑田见杭城

杭州是座被水滋润着的城市，浩渺的钱塘江、殷繁的大运河、妩媚的西湖、清冽的虎跑泉，这些江河湖泉孕育了美丽富庶的杭州城。但“水”也曾是阻碍这座城市发展的罪魁祸首。“杭州故海地，水泉咸苦，民居零落”，老市长苏东坡的这番话让我们对千年前的杭州城有了个大致的印象“海地”、“咸苦”、“零落”。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官吏们上任后忙碌的头件大事便是“治水”，筑塘拦海、凿河开沟、掘井蓄水、浚湖造堤。这座城市演变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与水争，人与水融的历史。东汉华信、隋朝杨广、大唐李泌、吴越钱镠、北宋苏轼等帝王臣工都是这部历史的书写者，也是美丽杭城的缔造者。





# 古县钱唐·杭州建置之始

“三面云山一面城”，古人寥寥数笔就将杭州这座“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勾勒得如此形象而风情万种。天地氤氲，群峰逶迤，既得湖光之旖旎，又得山林之野趣。然而，在远古先民们的眼里，却没有这番景致，他们所能看见的仅仅只是“三面云山一面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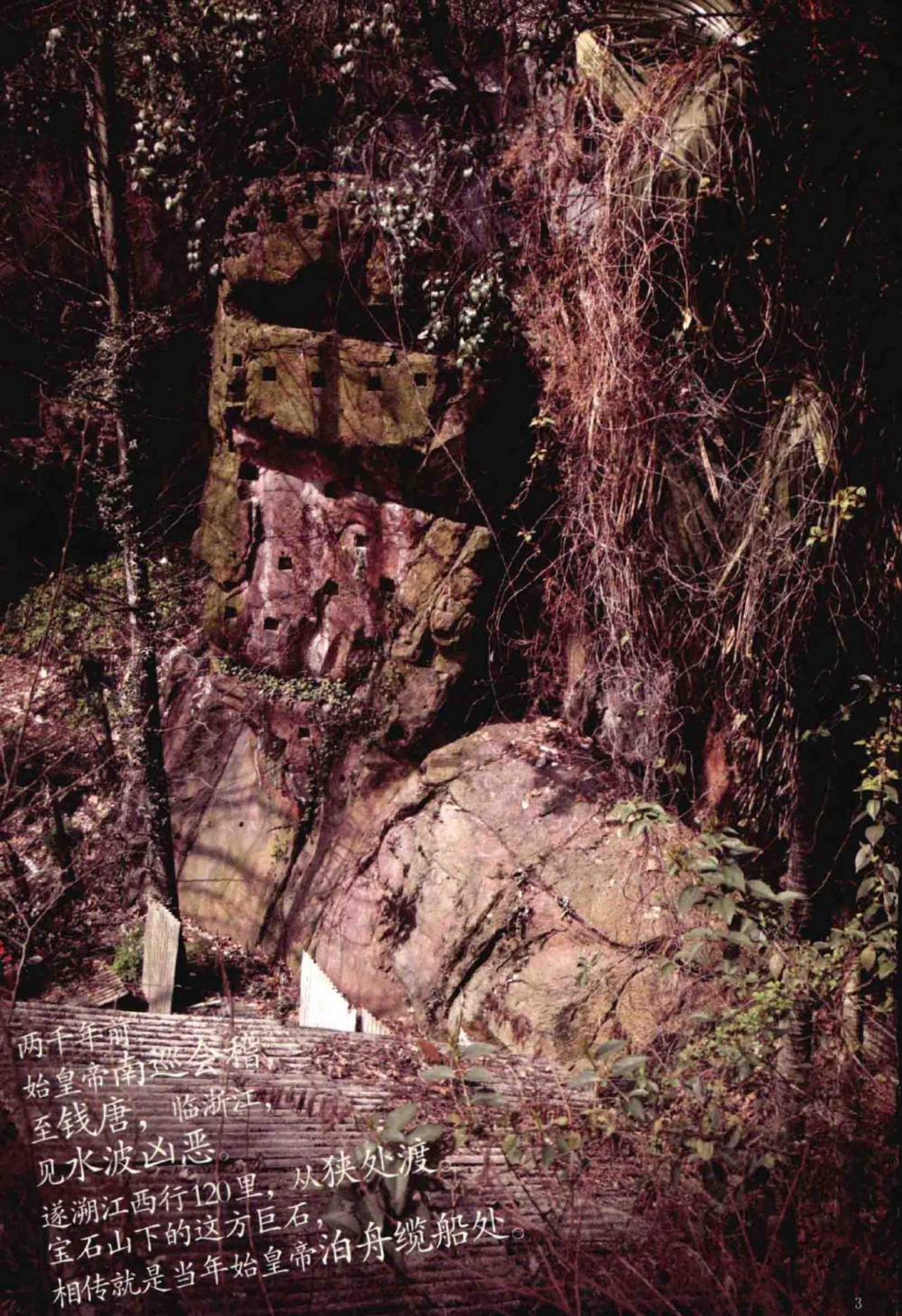
远古时期，今天的杭州城区还是一片恶浪滔天的茫茫海湾，在其西北二十多公里外的广袤平原上，才是原始先民们繁衍栖息之地。五千年后，人们在这片叫“良渚”的土地上发掘出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专家们称其为“良渚文化”。春秋时，西湖以东地区仍没于海潮之下，先属吴地，再属越国，最后又成了楚国的属地，不过谁也不在乎这片浅海沙洲，隔江相望的水陆要津“固陵”（今西兴）才是兵家们必争之地。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大统，始皇帝设会稽郡于吴越旧地，设县治于灵隐山麓，杭州城这才有了历史上最早的建置——钱唐县。而此时的西湖尚与江海相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记录下始皇帝南巡会稽渡江时的情景。“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钱塘江），水波恶。”始皇帝见此情形也只好再溯江西行120里，从江面狭窄处渡江。在今宝石山下，还留有一巨石，相传就是当年始皇帝泊舟缆船处。

西湖本是与海相通的浅海湾，随着常年受海水冲刷侵蚀，四周山岭岩石逐渐沙化沉积，滚滚而来的钱江大潮所夹带的大量泥沙也堆积在海湾南北两个岬角（即今吴山和宝石山之间）。数千年的沉淀发育，终使南北岬角相互连接，古老的海湾逐渐完成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然而成陆未久的沙洲浅滩却时常面临海潮的冲击，随潮水起伏出没。东汉年间，钱唐县吏华信为阻挡海潮内灌，于“县东一里许，修筑防海大塘以防海水”。大塘筑成之后，西湖以及东面沙洲彻底与江海隔绝，今日杭州城区的陆地也逐渐向东淤积拓展。《钱塘记》中对华信筑海塘一事记载得颇为有趣，其大意是：华信为筑防海大塘，广募民夫，并许诺道，凡抬土一担至海边者，赏钱一升，结果来者云集。而华信却并没兑现他的承诺，担土而至的百姓盛怒之下纷纷“弃置而去”，华信正好利用这些泥石堆叠成长达数里的捍海塘，蒙一境之利。看来华信为筑海塘已是不择手段，但正是这善意的谎言构筑了海塘，造就了杭州这座美丽富庶之城。

据专家分析，华信筑塘时，钱唐县治已从灵隐山下迁移至宝石山东麓一带，而华信所筑大塘估计就在今中河路一线。两晋南北朝期间，钱唐县因具山川湖泽之利，不少北人南迁在此定居，并建有城郭，约在今中山北路与环城西路之间，虽面积狭小，但初具规模。南朝梁太清三年（549年），钱唐县升级为郡一级的治所“临江郡”。陈祯明元年（587年），更名为钱唐郡。





两千年前，  
始皇帝南巡会稽，  
至钱唐，临浙江，  
见水波凶恶。  
遂溯江西行120里，从狭处渡。  
宝石山下的这方巨石，  
相传就是当年始皇帝泊舟缆船处。



# 隋杭州城·杭州得名建城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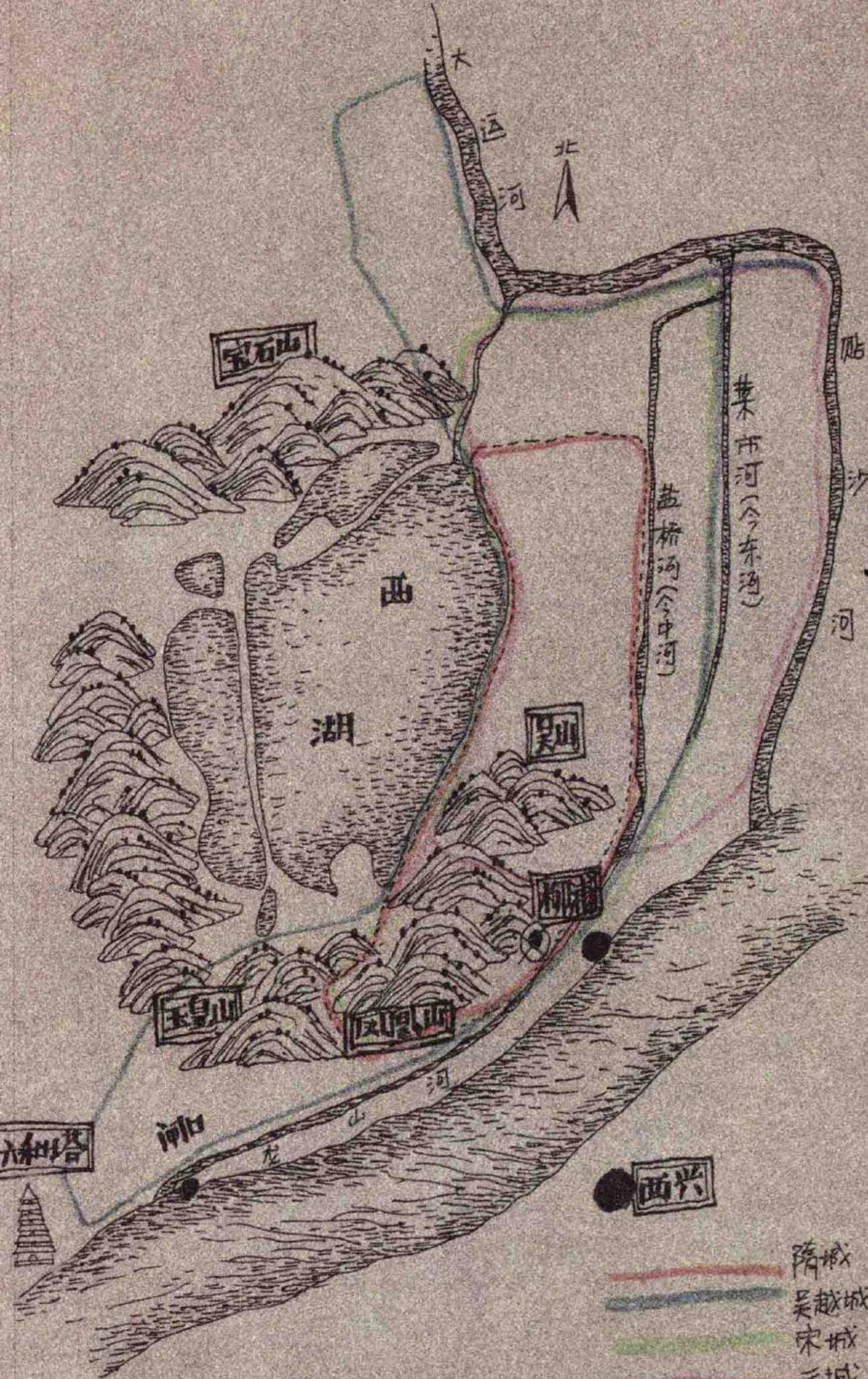
东汉之后的三百年间，中原大地常年处于征伐不断、王朝更迭的混乱局面，昔日雄秦盛汉所建立起来的中原文明也被北方蛮夷所征服。公元581年，隋国公杨坚“三让而受天命”，接受了北周静帝的禅让，建立大隋王朝，同时也结束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割据状态。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地方也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钱唐郡在这次改革中废郡为县，州治移置余杭，故名“杭州”，杭州之名始见于此。次年，杭州移治钱唐县。隋开皇十一年（591年），重臣杨素率兵平定了江南叛乱，为了加强杭州的防御功能，再次移州治于凤凰山东南麓的柳浦西（古为钱塘江北岸的重要渡口，与两浙水陆要津西兴南北相望），主持修筑了杭州历史上第一座城池。城池依凤凰山而建，东临中河，西濒西湖，南达凤凰山，北抵钱唐门，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便征发百万士兵夫役，开凿洛阳至淮阴的“通济渠”，修整“邗沟”；大业四年（608年），又征民工百万开凿洛阳至涿郡的“永济渠”以供辽东之需；610年，凿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至此，这条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运河基本完成。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杭州作为大运河的终点，也由一山中小郡逐渐发展成为船舶云集、商贾辐辏的水陆扼要之区，东南物资集散地。



# 杭州城郭更迭图



隋城  
吴越城  
宋城  
元城



# 相国井·引水入城，蓄水养民

地址：下城区解放路与浣纱路交汇处 现状：故址尚存

隋炀帝的雄才伟略也导致了不息的劳役，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天下死于役”，很快，这句古语就应验在了隋炀帝的身上。一时间群雄并起，大隋政权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隋朝短暂的31年，却成就了后来之君的盛世，也为日后江南成为中国财赋之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杭州城的繁荣从其人口增长速度就能略知一二，据《乾道临安志》记载：“隋废郡为杭州，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开元中，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短短百年间，人口速增五倍。杭州城本为江海故地，虽已成陆，但地下水泉仍苦咸难饮，河道沟渠也因海潮倒灌而不宜饮用，唯有西湖水洁净甘醇。建城之初，因人口稀少，先民们多临湖择地而居，暂无饮水之忧。但随着城区拓展，人口陡增，饮水成为杭城百姓最为头痛的一大难题，远离西湖的居户只得每日备受远汲卤饮之苦。

新上任的杭州刺史李泌见此情形，决定首先解决杭城百姓的饮水问题。经过一番实地考察，精心筹划，一场声势浩大的“引水入城”工程在西子湖畔展开。李泌先组织工匠民夫在涌金门至钱唐门之间垒石围湖筑成数个入水口，内置可启闭的水闸；再掘地为沟，砌石槽，内置竹管(后改为瓦管)，引西湖水入城；最后在城内人口殷繁处开凿六方蓄水大池，大池与输水管槽相通，池上再砌上相国井、西井、金牛井、方井、白龟井、小方井等六眼水井，俗称“六井”。李泌这套由入水闸、管槽、出水大井等设施共同构建的城市给水系统，和今世的自来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不但解决了杭城百姓饮水难的问题，也为日后城市东扩创造了条件，从此以后，杭州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自李泌之后，白居易、钱镠、苏轼等历代官吏都极为重视杭城百姓的饮水问题，在筑堤捍湖、兴修水利的同时，还多次对六井进行疏浚修缮。随着杭城地下水泉逐渐淡化变清，六井的蓄水功能也慢慢减退。明代，六井中仅存相国井、西井。入清后，最后两井也相继荒废填埋。民国后，人们为纪念李泌的功绩，在原相国井故址上砌了个红砖井栏，以志旧迹。

李泌，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少年神童，古时蒙学教材《三字经》中所举两位神童，其中一个为北魏的祖莹，另一个便是这盛唐的李泌。“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唐玄宗初见李泌后，大悦，说道：“是子精神，要大于身。”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李泌后果成大器，官至宰相。



小河直街古井



紫阳泉井



察院前巷六角井



大井巷五眼井



十五奎巷老井



金钗袋巷圆



清河坊古井



朱侍巷古井



西园巷老井



渤海医庐老井



于谦故宅老井



三元坊巷老井



甘水巷老井



金钗袋巷老井



# 相国井

相国井，唐李泌所筑六井之一，因李泌后官居相位而得名。井上过去曾覆有一亭，旁立相国祠、井亭桥，后祠亭桥皆毁，古井也逐渐湮没。1987年，人们在古井原址上复建了相国井井圈护栏，立石纪念这处泽被杭城苍生万物的生命之源。



# 登云台·吴越王祭天郊坛

地址：西湖区玉皇山南麓天真山（慈云岭）现状：祭坛遗址尚存

在大唐和大宋之间曾有个极为短暂的时期“五代十国”。在这短短五十四年间，中原地区再度陷入伐戮不断、政权频频更迭的混乱局面，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的朝代。五代之中，短者四年，长者不过仅维持了十七年。与此同时，巴蜀和南方等地的诸侯节度使们也相继称王称帝，建立了前蜀、后蜀、吴、南唐等十余个割据小国。因远离战乱频发的中原地区，政局稳定、物阜民丰，寿命也远长于五代，其中历时最长者当数地处两浙之地的吴越国，前后八十六年。

和唐末那位屡举不第而起兵反唐的黄巢一样，吴越开国之君钱镠年青时也曾以贩卖私盐为业，后应募从戎，在唐末战争中屡建战功，渐由一军前部校提升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甚至被唐王朝分封为越王、吴王，据两浙之地。907年，钱镠自立吴越国，在原隋唐州城基础上修筑都城，城内殿堂森然，楼阁叠起，蔚为壮观。此时的杭城不再是偏居边隅的小小州郡，而一跃成为拥有两浙十三州的吴越国都。其南至六和塔，北抵武林门，东临东河，西止雷峰塔，周回七十里，形成东西窄，南北长，状似腰鼓的一大城池。规模之广堪称历代杭城之最，即便后世的南宋都城临安、明清省城杭州府也无法与之匹敌。

既自立为王，自设年号，必然也会效仿天子的模样祭祀天地神灵，祈求风调雨顺、社稷平安。吴越王钱镠对这一国家大典自然极为重视。921年，钱镠亲自在玉皇山上择得一处风水宝地垒石筑坛，同时广征民夫，劈岩凿山，开通西湖至钱塘江边的慈云岭古道。吴越纳土归宋后，当年的祭天郊坛自然废止，改为了天真寺。清雍正年间改为慈云道院，从此成为道家的宫观。如今这座千年前的吴越皇家祭坛至今尚存，就连当年吴越王钱镠为筑郊坛而镌刻的题记也保存完好，在国内实属罕见。

吴越祭坛又名拜郊坛、登云台，遗址为三层人工垒筑而成的高台，占地约两千多平方米，每层台地之间由石阶相连。登云台如今留有多处历代殿堂遗迹，既有五代两宋时期的路基墙址，也有明清时的柱础方砖，以及灵化洞、登云洞、朱天庙洞、甘露井、摩崖题刻等众多古迹。二层台地上原建有后殿，现已不存，但却留有石床一架。石床依山而凿，长2.57米，宽约0.72米，崖壁上凿有一题刻，上书“午梦床”，为清同治年间杭州司狱吴廷康修缮古登云台时所题写。在登云台近十处的摩崖石刻中，最具价值的还数钱镠亲笔所书的摩崖题记，“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镠建置”，每字约为9厘米，书体工整严谨，行笔遒劲，至今仍十分清晰。登云台一层台地上所遗留地砖石板多为宋天真寺或清慈云道院遗迹。



午梦床



吴越祭坛基址



后世寺院基址



梁苑德九年  
辛巳十一月壬午朔  
一日天下都元帥  
吴越國王鏐建置





## 吴越国钱氏王室墓

钱镠父母墓 地址：临安市锦城镇西墅村明堂山

钱镠父母墓占地两千余平方米，均为砖砌船形结构，分前后室。后室内均绘椭圆形天文图，内容为二十八星宿和北斗。墓内出土的越窑褐彩青瓷是青瓷器中的精品。

钱镠墓 地址：临安市锦城镇东北面的太庙山南坡

占地面积120亩。墓上有大型封土堆，高约9米，长宽各约50米，有华表、石马、石羊和钱王祠。

康陵 地址：临安玲珑镇祥里村庵基山东北坡

康陵为吴越国第二代国王钱元瓘王后马氏的墓葬，墓葬为砖廊石室，分前、中、后室。墓内后室刻有天文图，四壁有石刻浮雕和彩绘的牡丹图案。

吴汉月墓 地址：上城区玉皇山下八卦田北面的施家山南麓

吴汉月为吴越王钱元瓘的次妃、钱弘俶的生母。墓系土坑石椁墓，分前后两室，墓穴除前后两室的门框用青石凿成外，余皆以红砂石板砌成，石板交接处用榫卯衔接。前室的石门扉上，雕镂着门钉和门环，门上有精致女像浮雕。后室为主室，四壁用红砂石板砌成。壁面上部浮雕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下部雕有貌似道人的石俑，双手捧着牛、羊、鸡、兔等十二生肖像。后室顶盖刻有二十八宿星象图，准确性很高，现存杭州碑林。墓内雕刻侍女立像、四神、十二生肖及星象图。

钱王祠 地址：上城区西湖柳浪闻莺公园内

为纪念吴越国的五位国君而建，现为复建，规模恢弘。“钱武肃王陵”、“钱王祠”等题额分别为钱王第三十三代孙钱其琛及第三十四代孙钱伟长所题写。



吴越钱氏，敬天祭地。  
在其家族墓室中，  
斗、牛、女等二十八  
星宿也一一被镌于壁上。  
今有五幅天文星象图重见天日。  
其雕刻之精细为世间罕见。  
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  
最完整、最完整的石刻星象图。





# 大井·千年不竭的钱塘第一井

地址：上城区清河坊大井巷22号 现状：尚存五眼古井


城隍山下，清河坊旁，有条名为“大井”的老巷，若回到百年前，老巷堪为杭城买卖最盛处，短短百余米的老街上，士民络绎，名号迭起。胡庆余堂、张小泉剪号、保大参号、朱养心药室等众多名店老号皆汇集于此。巷中有一井屋，屋内五眼古井呈梅花状分布。如果说相国井的开凿，是唐时地下水泉苦咸难饮的见证，那么这五眼古井则是五代期间，杭城地下水水质逐渐淡化变清的结果。

当年吴越王钱镠虽割据一方，但深知自己地狭兵寡，无力与邻邦吴国相抗衡，于是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向中原王朝俯首称臣，寻求庇护，以换取吴越之地的一时太平。在诸多帝王中，吴越王钱镠实为一礼贤下士、勤于政事的贤君。在其治理下，两浙之地渐渐繁盛起来，富庶甲于东南。欧阳修曾称赞道：“今其民幸富足安乐。又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海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香霭之间，可谓盛矣。”尤其在水利方面，不但造福了吴越百姓，同样也惠及了后世万代。如为防海潮筑百里捍海石塘，组织千人撩浅军专疏西湖，掘涌金池以蓄水养民，凿平江中险滩以通舟舶。钱王这一系列治水措施，不但缓解了杭州城多年来的水患之忧，而且无意中逐渐淡化了地下水泉，使原本苦咸的地下水成为可直接饮用的洁净水源，不但彻底解决了城中百姓的饮水问题，也为城市东扩奠定了基础。

大井巷中的五眼古井正是吴越时期一处弥足珍贵的水井遗迹，俗称“大井”，相传为吴越国师德韶所凿，旧称吴山井、寒泉。大井初凿时周长约四丈，颇具规模，被誉为“吴山第一泉”。据史书记载，“钱塘第一井，山脉融液，泉源所钟，不杂江湖之水，遇大旱不涸。”南宋绍兴年间，大井由于井口无盖，常有人落井溺水身亡，太尉董德之便令人用大石板盖住井口，仅在石板上留出六个可下水桶的井眼；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杭州城遭遇大旱，全城诸井皆竭，唯有大井依旧水位不减，事后人们在井上筑亭覆殿，立龙王祠，以求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明成化十年（1474年），井亭遭焚，井口被瓦砾所填埋，后得以重修，井口则由过去的六眼改为了五眼。明时方志将其与虎跑、龙井、玉泉、郭婆井等合称为“杭州之圣水”。

大井清澈甘冽，历经千年从未干涸，即便是在十多年前仍还保持着十分洁净的水质，周围住户吃的喝的，都离不开这口千年前的吴越大井。由于近些年人为的污染，杭城地下水泉在历经千年之后，再度回到不能饮用的程度，只能用来洗衣拖地。天气晴好时，井屋里挤满了来此洗衣汲水的阿婆婶子，大家有说有笑，十分的热闹。如今老巷正处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四邻住户们相继迁出，千年不竭的“钱塘第一井”将会作为一道景观在修葺一番后供游人参观。





吴越国师德韶所凿大井，  
历经千年，未曾干涸，  
被誉为『吴山第一泉』、  
『杭州之圣水』。  
直至今日，井中圣水仍为巷中住户使用。  
清河坊大井巷重造在即，  
千年水泉不知是否还能保住  
这永不枯竭的美名。  
没了汲水的妇人，







# 梦寻临安城

我们常说“梦回唐朝”，但有位英国历史学家曾这样说道：“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这位西洋老先生说此话也不无道理，如果我们仅以秦皇汉武、唐宗明祖所立下的千秋伟业作为衡量标准，赵宋王朝无疑是历朝历代中最为无能的一个，以至于被后世冠以“弱宋”的称号。但正是这个文治远远高于武功的朝代却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文明。空前繁荣的工商百业、登峰造极的文学艺术、硕果纷呈的科技成就、殷实富足的大宋子民。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曾这样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 凤凰山·南宋御苑寻踪

地址：上城区凤凰山 现状：残留部分摩崖题记

杭城东南有一小山，因形若飞凤而得名“凤凰山”。自隋开皇九年（589年）杨素于山之东麓始建州治以来，这座海拔不足两百米的小山就尽显帝王之气。吴越国都、南宋皇城皆依此峰而筑。千年之后，昔日皇家宫殿别苑已是荡然无存，但在凤凰山的乱石密林间仍能寻觅到早已被历史风尘所湮没的宋室余韵。

吴越后世诸君，在延续先祖所创造的殷繁富庶的同时，也时刻遵循先王之遗训，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纳贡称臣，殷勤有加，前后八十余年。赵匡胤建宋王朝之后，吴越王钱俶为保一方平安，更是倾国所有以事贡献。但天下一统已成定局，钱俶为使吴越百姓免受刀兵之灾，自献封疆，纳土归宋。苏大学士曾这样盛赞钱氏：“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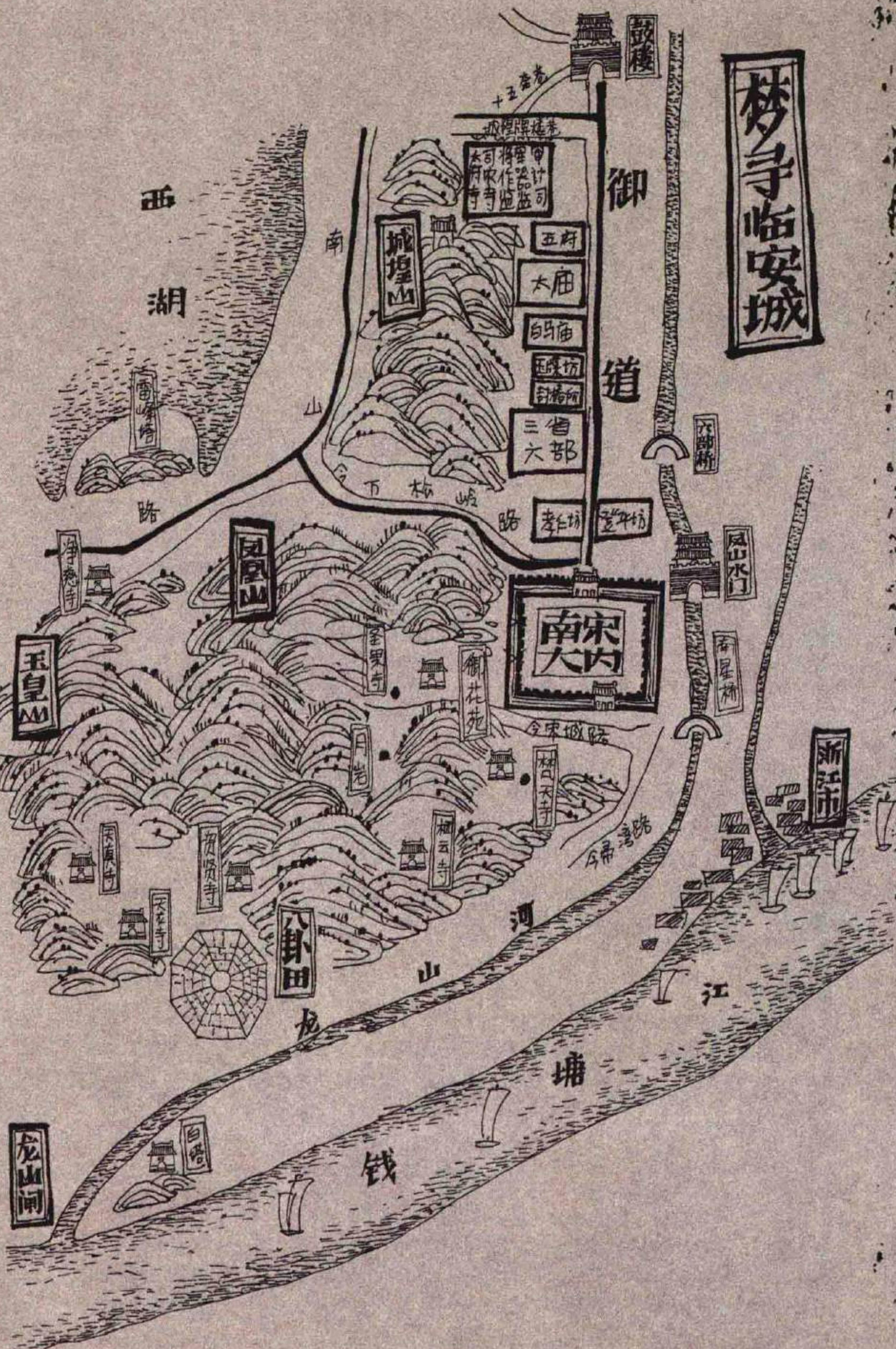
一百多年后，即1127年，金人大举南侵，攻陷宋都汴梁，虏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王朝就此覆灭。刚登上南宋皇位的高宗赵构为避金兵也是一路南逃，辗转东南沿海各地，扬州、镇江、苏州、越州、建康等地都曾留下赵构仓皇南逃的身影。1129年2月，高宗君臣一行逃至杭州，见此枕江倚湖，河道湖泊纵横，物阜民丰，既能阻挡金人铁骑长驱直入，又能快速调集四方物资，以备京城之需，于是升杭州为临安府，准备移蹕迁都。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高宗诏令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据说当时皇宫选址曾备有两套方案，一是城西北的西溪，二是城南的凤凰山麓。赵构看后，在西溪规划图上朱批“且留下”三字（西溪留下古镇因此而得名），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原吴越王城基础上兴建皇宫大内。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王朝正式迁都临安。

南宋皇城辟有南北二门，南曰丽正，为正门；北曰和宁，为后门。二门皆列三门，金钉朱户，画栋雕甍，巍峨壮丽。和宁门外有孝仁、登平二坊，为“早市买卖，市井最盛”之处。每日早晚，内廷杂役皆在此采购食物，“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即使采购大宗货品，这里也是“随索随应，指挥办集，片时俱备，不缺一味”。皇城大内依凤凰山而筑，宫内殿阁叠进，楼宇森然，有“殿三十，室三十三，阁十三，斋四，楼七，台六，亭十九”，共计殿堂楼阁约130余座。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民间突发大火，殃及南宋皇城，宫内殿堂楼阁焚毁过半。元末张士诚改筑城垣时截凤凰山于城外，昔日皇家宫苑禁地逐渐荒芜，至明万历年间，南宋大内湮灭殆尽。

据考古专家发掘证实，当年的南宋皇城东起馒头山一带，西至凤凰山，南抵宋城路，北达万松岭路，为东西八百米，南北六百米的矩形宫苑建筑群。其殿宇楼阁最为密集的宫殿区位于今天的省军区后勤部仓库内，内埋有大型夯土台基五处，水池遗迹三处；宫殿区北为后宫，即今五四中学和药材仓库一带；而皇宫正门丽正门则位于今宋城路与笕桥湾交叉口西侧，北门和宁门在今杭州卷烟厂内，从所挖掘出的皇城宫门遗迹来看，南北宫门并不在同一中轴线上，而是相互交错，这与历代皇宫格局迥异。可见当年南宋皇城因受地形所限，再加之时局不稳，并未严格遵循帝都制式而建，其规模与气势也难与其他都城相媲美。除大量埋藏于地层两米之下的宫室遗迹外，凤凰山的密林间至今还散落着一些宋时的宫苑遗迹，其中既有皇宫城垣，也有皇室游玩之御苑，更有高宗赵构的御书题刻。



# 临安城





## 皇城北城墙

万松岭路南，市中药材仓库西侧有段林木葱茏的小土丘，土丘呈东西走向，长百余米，残高两米，宽约十一米。据专家考证，此土丘非一般荒野山坡，而是南宋皇城中唯一一处露出地面的遗迹皇城北城墙。

## 圣果寺摩崖题刻

圣果寺为隋唐古刹，当年构筑皇宫大内时，古刹也随凤凰山被纳入皇城御苑之内，改作专门负责内廷供奉的殿司衙，在其旧址崖壁上至今还残留着吴越时期的三尊大佛、十六罗汉造像，以及“白玉宫墙”、“忠实”“凤山”、“飞龙仙窝”、“飞天”、“石门”、“凤凰池”、“通明洞”等十余处摩崖题刻。其中“忠实”二字即为南宋开国之君高宗皇帝亲笔御书。南宋诸帝，虽在政治上略显无能，但却个个精于书法，高宗赵构更是造诣颇深，对后世书坛影响深远。“忠实”二字书写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字径约一米，虽距今八百余年，但字迹行笔仍显遒劲浑厚，骨力苍劲。二字右下角有赵构石刻印章，可惜早已被人凿去，留下凹槽一方。题刻上原筑有一忠实亭，现业已不存。

## 月岩

西湖的“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是杭州城，乃至全国都闻名遐迩的两处赏月佳景。然而对于南宋皇帝来说，这些月色过于平庸无奇，远不能与皇宫御苑中的赏月胜境“月岩”相媲美。月岩为顶部有一天然圆孔的岩石，每逢中秋月夜，圆月透过月岩顶部的石孔，将月光洒在月岩前的得月池上，形成“月循窦中入，地下玉镜旋”的自然奇观。如今月岩胜迹仍存于圣果寺旧址旁的一石岭上，并留有“月岩”、“高大光明”、“光影中天”、“无影相”等数处摩崖题刻。

## 御教场

凤凰山巅有一平地，宽约数亩，人称“四顾坪”。相传南宋殿前司衙曾设于此，这片平地旧为禁军演武之御教场，中有一高台，则是皇帝阅兵点将之“将台”。在其附近还立有一组怪石，两行排列，如同卫士拱立，故得名“排衙石”，旁有吴越王钱镠所题摩崖诗文。

## 八卦田

玉皇山下的八卦田已是杭城市民熟知的一处休闲场所，中有土丘、田塍、水沟，排列整齐，形似八卦。据记载：“宋籍田，作八卦状，分别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也表示不同方位、颜色，俗称九宫八卦田”。另有记载，宋高宗赵构曾在八卦田举行隆重的亲耕仪式，躬耕以示劝农。





宋淳熙年问题刻



宋淳熙年问题刻



白玉宫塔题刻



南宋皇宫御苑赏月胜境，月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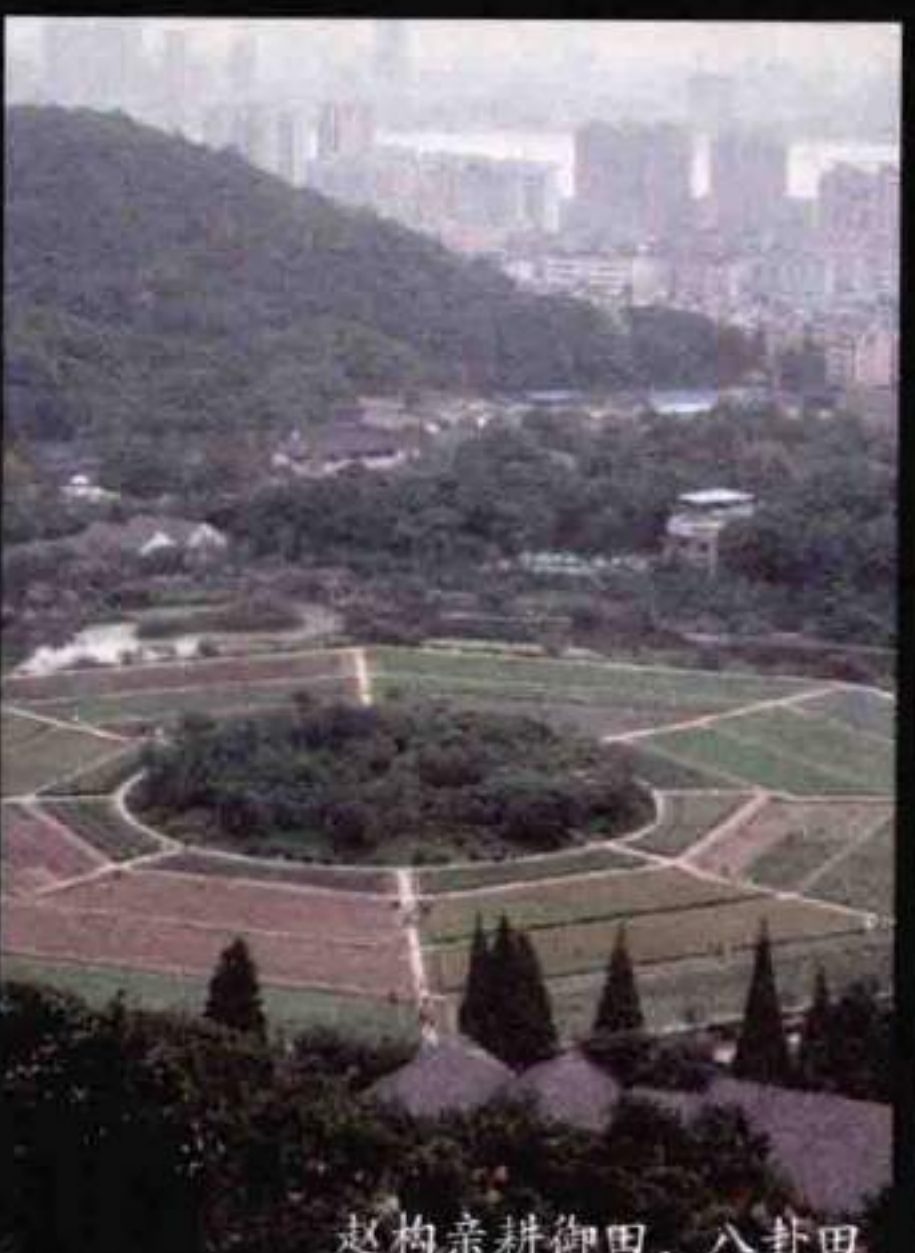
月岩题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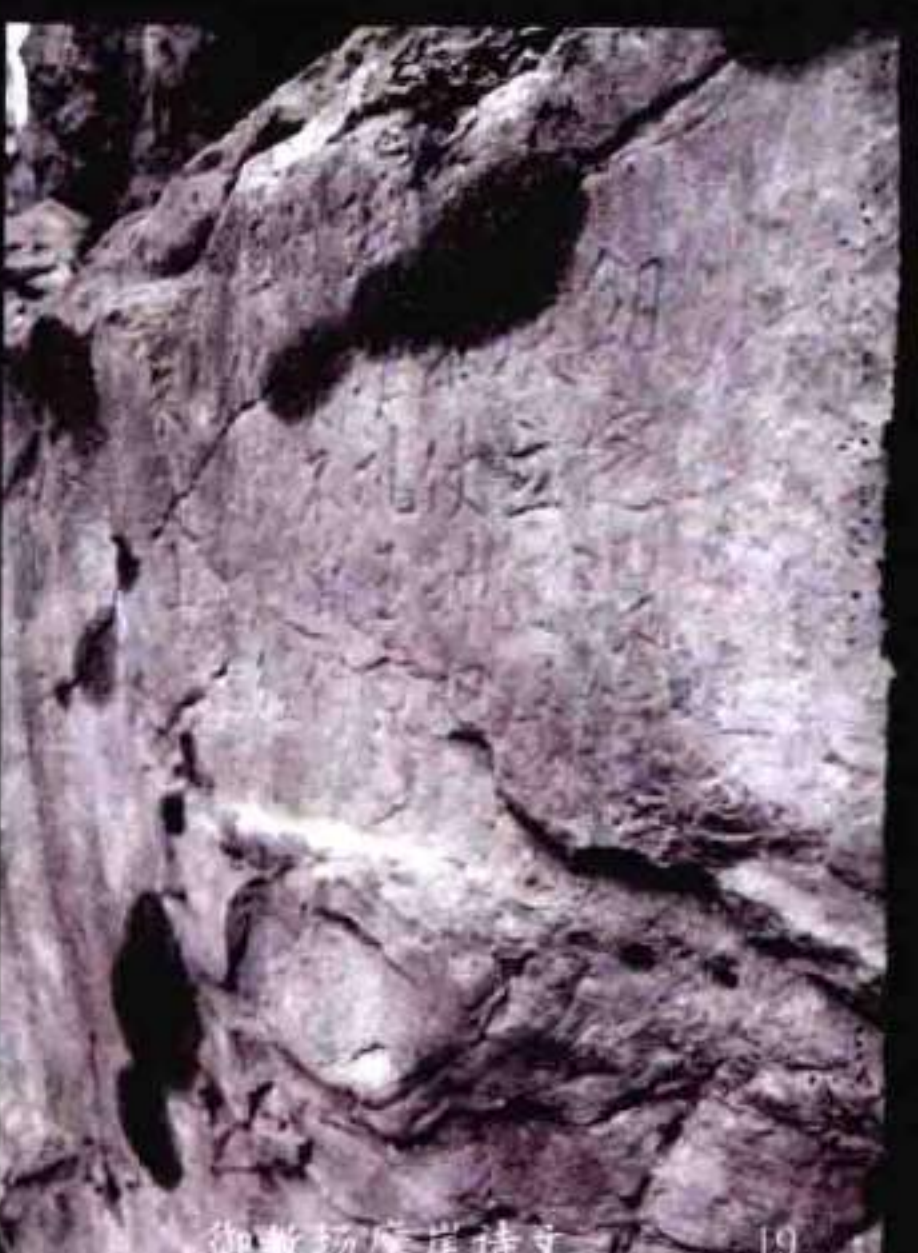
月岩题刻，无影相



今世的观音



赵构亲耕御田，八卦田



御教场摩崖诗文



高宗皇帝赵构亲笔御书“忠实”二字。  
字径纵二尺八寸，横五尺，正书二尺平列。  
右下角方形凹槽原为高宗御印，  
只可惜被人凿去，  
留下一方空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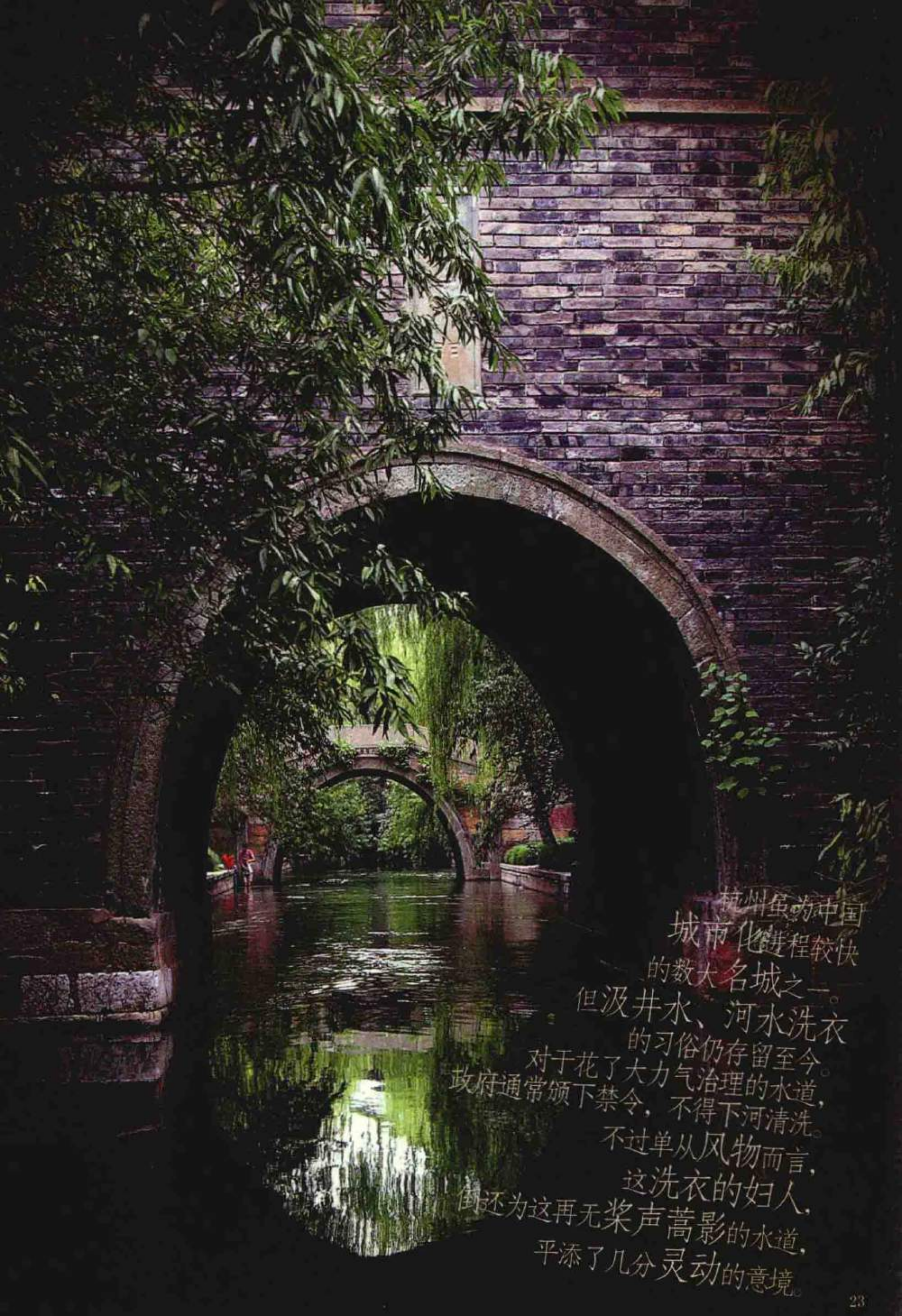
# 凤山门·赵宋北宫门，明清南大门

地址：上城区中山南路与万松岭路相交处的中河畔 现状：水门遗址尚存

杭州有着1400年的建城历史，从隋唐的州治到吴越的都城，从南宋的临安城到明清的杭州府。作为冷兵器时代的防御堡垒，千百年来，杭州城垣的修葺拓建总是历代君王及地方官吏们首抓的重要工程。民国之后，旧时的古城垣不但失去了昔日的防御能力，同时还制约了城市的发展。于是长如游龙、巍峨高耸的城垣城楼瞬间消失，成为大道的路基，宅第的房址。存留至今的，仅有位于中山南路与万松岭路相交处的凤山水门以及万松岭上时隐时现的元代城垣遗址。

高宗营造南宋都城，首筑皇宫大内，次建太庙、景灵宫等礼制建筑，以及国子监、太学、御书院等文化机构，再修秘书省、三省六部等行政机构，直到1158年，才着手营建外城。杭城西濒西子湖，南依凤凰、玉皇诸山，北抵大运河，东临盐桥、菜市、贴沙等诸多河道，因地貌所限，其筑城范围均在这一狭长地带之内。无论隋唐州治、吴越都城，还是南宋临安，其所筑城池皆是南北长，东西窄，城门也多设于东西两侧，而南北往往仅辟一门出入。南宋都城在原吴越城基础上改筑而成（截西北松木场，西南玉皇山等地于城外），城垣沿山岭丘陵逶迤起伏，形如游龙，蔚为壮观。其中东门七，分为艮山、东青（菜市）、崇新（荐桥）、新开（草桥）、保安、候潮、东便；西门四，分为钱湖、清波、丰豫（涌金）、钱塘；南北各一，分为嘉会、余杭（武林）；共计城门十三座，另增设北、南、保安、天宗、余杭等水门五座。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占据两浙财赋之区的张士诚为巩固城防，于1359年征集民夫重筑杭城。城垣东拓三里，至贴沙河；南缩两里，截昔日皇城禁地于城外。明清两朝仍沿袭元末旧制，对城垣形制未作较大规模的更筑，杭州城垣城门的规制就此固定下来，即民间俗称的“杭城十门”，由西至北分别为钱塘、涌金、清波、凤山、候潮、望江、清泰、庆春、艮山、武林等。民国初年，因城市建设需要，西子湖畔的钱塘、涌金、清波三门以及满城率先被拆除，修筑大马路，开辟新市场，其余城垣城门也未能幸免，相继被夷为平地。今天的环城路、湖滨路等道路即为旧时明清城垣之城基。





杭州虽为中国  
城市化进程较快  
的数大名城之一。  
但汲井水、河水洗衣  
的习俗仍存留至今。  
对于花了大力气治理的水道，  
政府通常颁下禁令，不得下河清洗。  
不过单从风物而言，  
这洗衣的妇人，  
倒还为这再无桨声蒿影的水道，  
平添了几分灵动的意境。



杭州城依山傍水，其四方地貌物产也大不相同，古人们便把这十大城门及各门风物编成杭曲小调，世代传唱，直至今日：

“钱塘门外香篮儿”，钱塘门是杭州建城以来唯一一处没有更名易地的古城门，其门外自古多佛寺，香火如云，也是前往灵隐天竺进香的必经之路。（今湖滨路与环城西路交会处）

“涌金门外划船儿”，西湖渡船游艇多聚集于此。（今南山路与涌金路交会处）

“清波门外柴担儿”，清波门通南部诸山，故多产薪炭木柴。（今南山路与河坊街交会处）

“凤山门外跑马儿”，门外万松岭一带山峦逶迤，风景迤邐，自古就为杭城百姓骑马踏青览胜之地。（今中山南路与凤山路交会处）

“候潮门外酒坛儿”，临贴沙河，绍兴所运老酒皆由此入城。（今候潮路与江城路交会处）

“望江门外菜担儿”，东门城郊为泥沙淤积而成，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杭城菜圃皆辟于此。（今望江路与江城路交会处）

“清泰门外盐担儿”，门外为古代煮海盐处，沿江多盐。（今环城东路与清泰路交会处）

“庆春门外粪担儿”，东郊菜农担粪均由此门出入。（今环城东路与庆春路交会处）

“艮山门外丝篮儿”，宋元以来就为丝织业兴盛之地，机杼之声，比户相闻。（今环城北路与建国北路交会处）

“武林门外鱼担儿”，杭城著名的淡水鱼集散地。（今武林路与体育场路交会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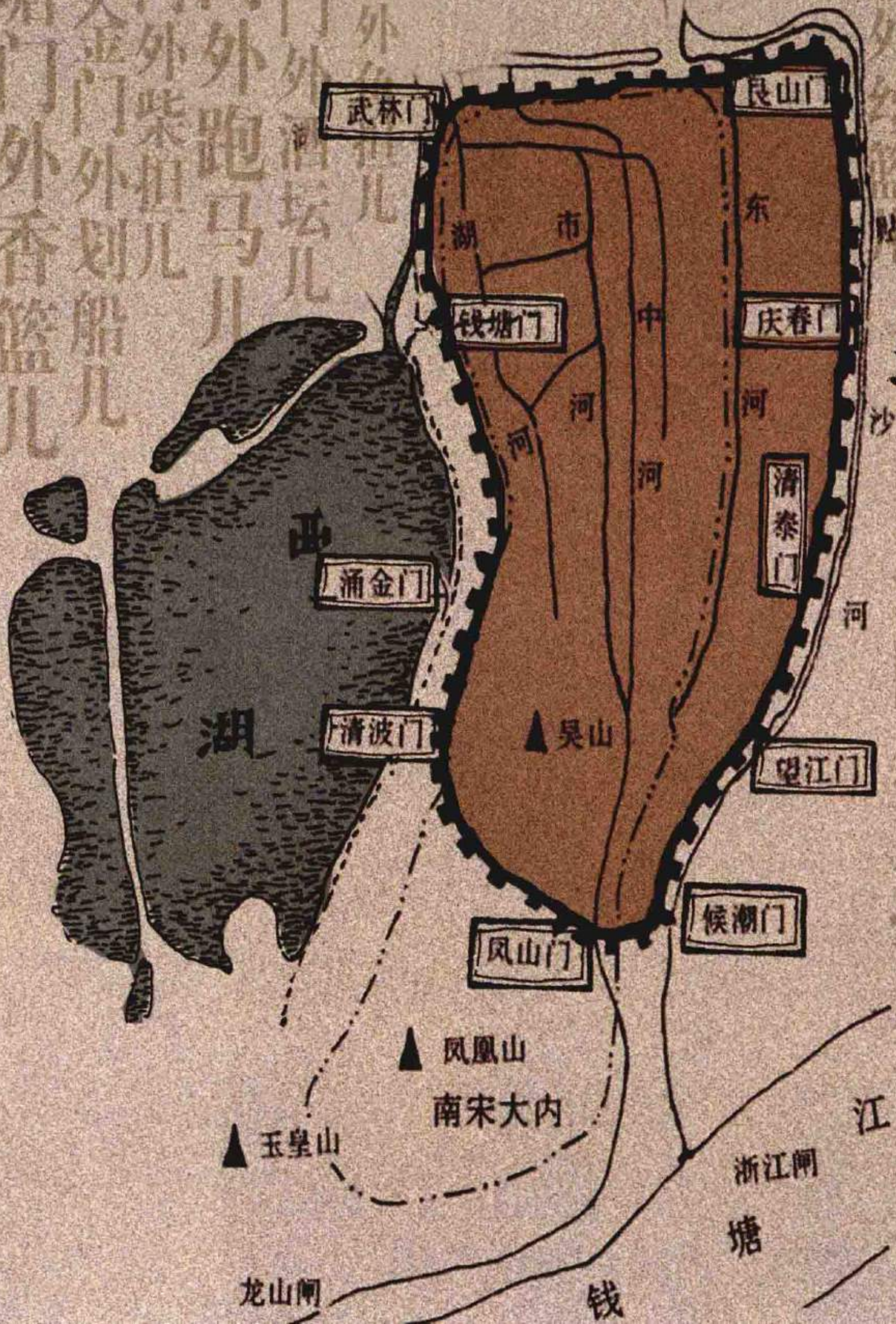
凤山水门是杭城唯一仅存的古城门遗址，筑于元末，与凤山门并置。杭城十门中，凤山门是身份最为特殊的一道城门。早在吴越国时，它是王城的北门“双门”；南宋更为宫城的北门“和宁门”，门内皇宫大内，门外三省六部，署衙林立，戒备森严。元末，张士诚截南宋皇城于城外，和宁门遂由昔日的大内宫门化身为扼守杭州城南的雄关要隘。凤山水门乃元末杭城六大水门之一，其南接南星桥、闸口，与钱塘江相通，北勾中河，与大运河相连，锁江扼水。同时也是商舶云集，樯帆林立的水陆要津。今存水门高约四米，长约二十余米，下以条石为基，上砌青砖，内筑夯土。城端垛口多已风化坍塌（现为后人所复建）。门内原设有可随意启闭的大型水闸，如今在石砌拱券中还能看见当年安装木栅的门臼闸槽以及券顶中雕有蟠龙的锁石。

**元代城垣遗址** 地址：万松岭路北的山岭之上

由杭州卷烟厂西墙外的小巷进入，经过万松岭南10号，沿山路而上，便可见横亘于山林间的元代城垣遗址。遗址呈东西走向，长约四百米，残高4.5米，顶宽4米，其中还残留有当年的墙砖。



# 明清杭州城郭图





# 六部桥·三省六部二十四司

地址：上城区中山南路六部桥、严官巷 现状：存六部桥、严官巷及高士坊老巷等

“桥影条条压水悬，凤山门小带城偏”，是清乾隆年间文人对盐桥河（今中河）及其凤山古城门的描写。时隔数百年，昔日那“桥影条条”的景致已被贯穿南北的一条长桥所替代，仅留有一座石拱桥依稀再现旧时的中河盛景。石桥名为“六部桥”，现静立于城南中河绿地一隅，偶有几位遛鸟的大叔，或洗衣的婶子从桥旁经过。然而时光回溯到八百年前的南宋，六部桥可是与皇宫大内、三省六部等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仅咫尺之遥，它也是朝中大员们进宫参奏议事的必经之路。

六部桥距凤山水门仅二十余米，为单孔石拱桥，桥长15米，宽5米，因正对南宋最高行政机构“三省六部”而得名，桥东曾设有接待北方来使的都亭驿馆，故又称“都亭驿桥”。三省六部制始于隋朝，为中国古代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沿袭千余年。三省，分别为掌管决策的中书省、掌管审议的门下省、负责执行的尚书省。三省制度将秦汉宰相之职一分为三，使权高震主的相权得以削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划分明确，下辖二十四司，各司其职，行政效能得以大大提高。南宋筑城时，朝廷将三省六部官署置于皇宫和宁门外，孝仁坊北，依山势而建，衙署丛集。但随着王朝的更迭，时光的流逝，八百年前的国家机构都已随同碎瓷瓦片埋入了两米多深的地下。后经考古发现，南宋三省六部遗址西依云居山，东临中山路，北抵严官巷，南止万松岭路，即今天的杭州卷烟厂、大马厂、高士坊巷、严官巷一带，并发掘出官署房基、水沟、暗井、界河、北围墙址以及雕刻精美的须弥座、花座等大量遗迹。

每逢上朝之时，三省六部的大员们皆需经六部桥由丽正门进入皇宫大内。然而上朝过程中，在这座古石桥之上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韩侂胄事件”。韩侂胄，北宋名臣韩琦之后，因为是皇亲国戚，又有策拥宁宗即位之功，位居左右丞相之上，权高势重，声威显赫。在“靖康之耻”七十余年后，韩侂胄见金王朝有衰败之态，力主乘机恢复中原，北伐金国，但却接连战败，反被金人全面反攻。在新一轮的议和下，金国开出了割地赔银以及“北伐首谋韩侂胄人头”等议和条件。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初三，宗室大臣史弥远在杨皇后的支持下，令殿司（御林军统制）夏震率兵三百，埋伏在六部桥侧，当韩侂胄途经此桥时，矫称有密旨，截其大轿至不远处的玉津园墙内以乱棍打死，并将其首级送至金廷谢罪。韩侂胄死后，朝政大权再次落入主和派手里。

**高士坊巷** 地址：中山南路严官巷内

高士坊紧贴卷烟厂的北墙，南宋时也是三省六部官署故地，据说早在北宋时有不谋仕途的高士徐复隐居于此，故名“高士坊”。巷中至今还存有德馨堂等清末民初老宅。

**严官巷** 地址：中山南路严官巷

严官巷与高士坊相接，相传宋孝宗身患痢疾，宫之中御医也束手无策，在德寿宫颐养天年的太上皇赵构得知此事后深感忧虑，亲自前往大内探视，途经严官巷一小药局，听太监说药局郎中精于治痢，便召其一同进宫诊治，果然是药到病除，严郎中也因此被孝宗封为御医官，并御赐金杵臼一副，“严官巷”之名由此而来。开凿万松林隧道时，位于严官巷地底的南宋御街以及玉牒所遗址（专为皇族撰写宗谱的官署）重见天日，排列整齐的香糕砖街面再次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富庶繁荣的南宋王朝。

六部桥为八十年代整治中河时仿清代石桥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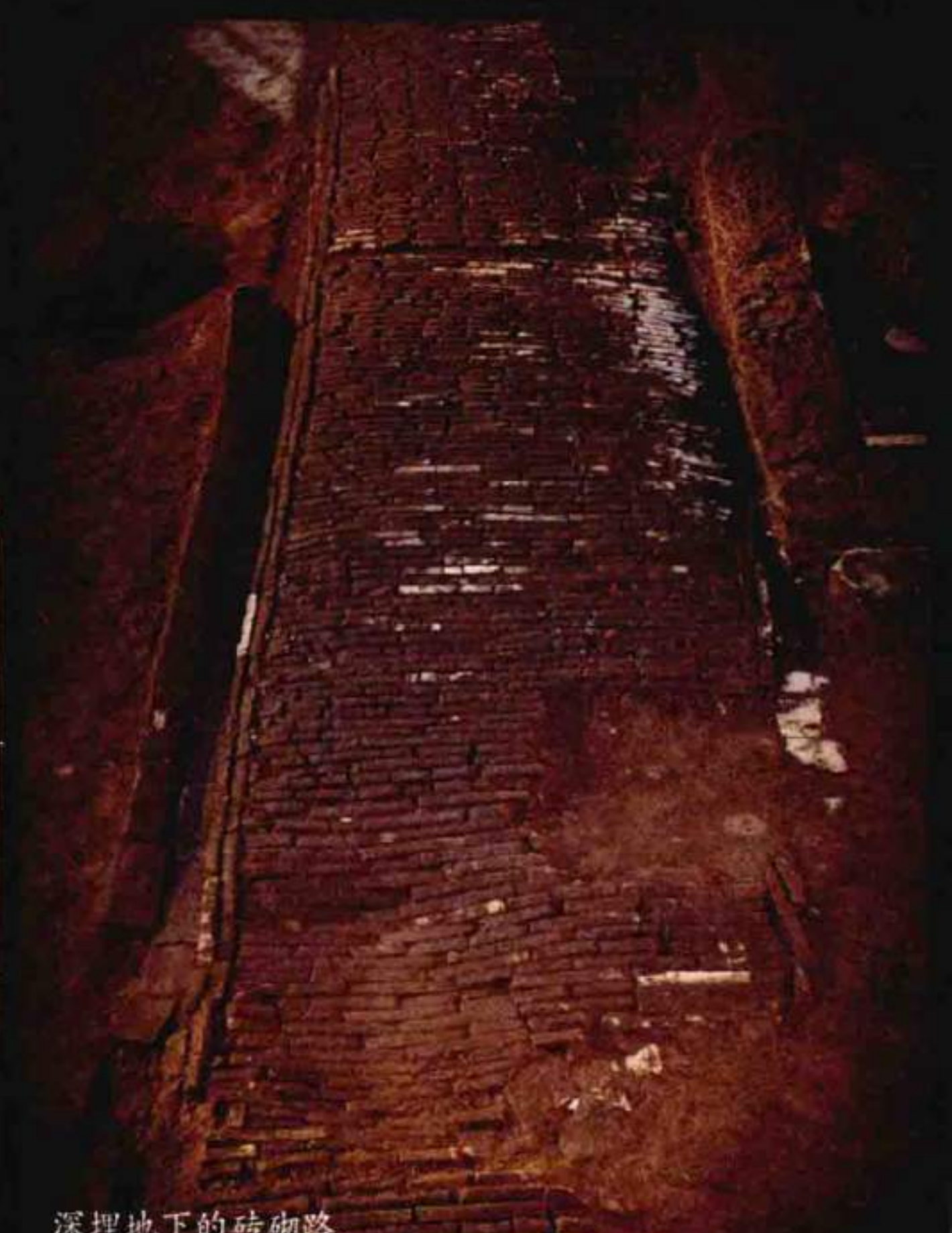
六部桥，桥西即是赵宋王朝的三省六部



高士坊巷中的德馨堂老宅



高士坊巷，三省六部官署故地



深埋地下的砖砌路，  
和那个逝去的王朝一样，轻盈雅致



# 紫阳泉井·古井、泥马与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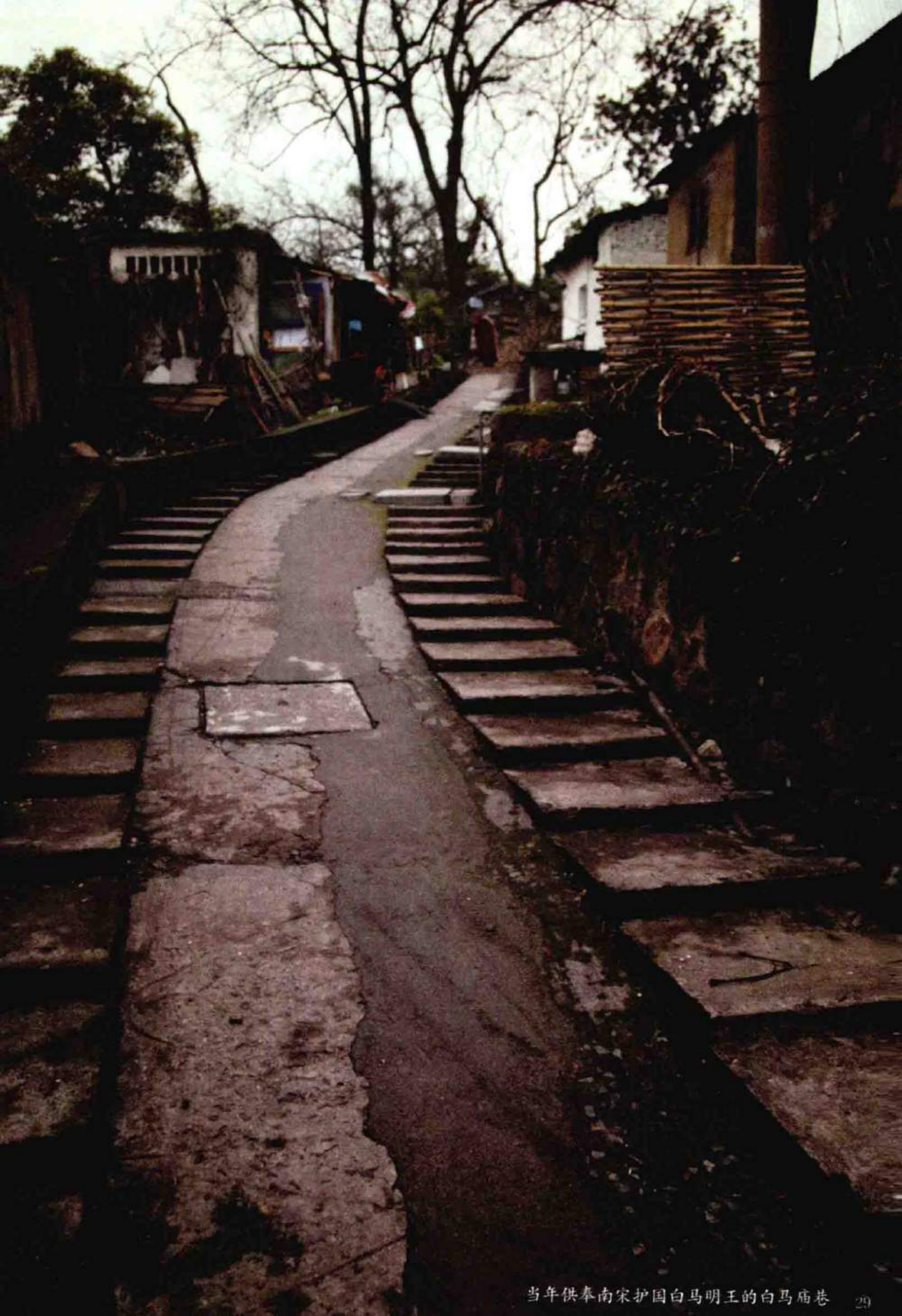
地址：上城区中山南路281、283号之间，白马庙巷口 现状：保存尚好

沿六部桥北行，过严官巷、高士坊巷，有一小巷名曰“白马庙巷”。小巷依紫阳山而筑，曲折透迤，拾级而上，屋舍参差错落，颇有几分野趣。巷中虽无多少旧迹可寻，但其巷名却来自南宋历史上那则著名的故事，泥马渡康王。

在中国古代，大凡成帝业者或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无不延续千百年来“君权神授”的传统，假托天命，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上天的旨意。陈胜、吴广的“鱼腹丹书”、汉高祖刘邦的“斩杀大蛇”、王莽的“铜匱讖言”、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洪秀全的“天兄下凡”……无不是一台台精心策划的好戏。身为徽宗九子的康王赵构自然对这御人之术驾轻就熟，一待时机成熟，便粉墨登场。

相传那年宋金和谈，康王赵构作为人质被押往金营，途中乘乱逃脱，原本仓皇逃难的过程被极富想象力的康王描绘得出神入化，什么庙中神人托梦，泥马现身，驮其渡江，后又饮水为泥。有了这则神人相助的典故，康王赵构自然成为受天命之人，此后的黄袍加身当然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的事了。赵构定都临安后，没有忘记他当年曾编撰的谎言，紧临太庙修筑白马庙，供奉崔府君及白马，“马作人像，垂旒秉圭，称白马明王”。并亲率文臣武将四季祭祀，后又尊其为“护国天王庙”，历届朝廷拨专款修葺拓建，规模得以不断扩大。明清时，庙前小巷也更名为“白马庙巷”（原名“寿域巷”，北宋名为“粮料院巷”）。







经文物考古部门长达大半年的考古发掘，白马庙大殿后檐廊、东厢房、天井、过道、边门、排水沟、砖砌佛座等部分遗迹重见天日，让我们能有幸一睹当年那座独享皇室最高待遇的古庙遗韵。除地下白马古庙遗址外，白马庙巷口处的双眼古井据说也与古庙有关。古井位于中山南路281与283号之间，两旁多是些嵌有界碑石的旧时老铺。古井为青石垒砌，井圈呈联体八角形，内凿双眼，井壁上刻“紫阳泉”三字，另有阴刻铭文百字，全文如下：“此井起自宋，清雍正年间里人重修，立碣其上。今毁一角，余复剥落不堪。或曰此‘饮马泉’也，亦有‘白马泉’者。而碣额‘马泉’上缺一字，不可考。余以其位紫阳山麓，拟号‘紫阳泉’，居邻碱首肯。是岁淘井面，铺水泥，并置斯圈，附志数言。潜庐。中华民国纪元十有六年丁卯夏日。”又据清乾隆年间《杭州府志》记载：“白马庙外左首有井二口，相传马至此，汲井水与之饮而化为泥，有碑记，今已没矣。”有关专家由此推测，紫阳泉井凿于宋代，其位置与史籍中所描述的白马庙二井极为接近，井圈铭文也有“饮马泉”、“白马泉”一说，因此紫阳泉井有可能就为当年南宋白马庙外的古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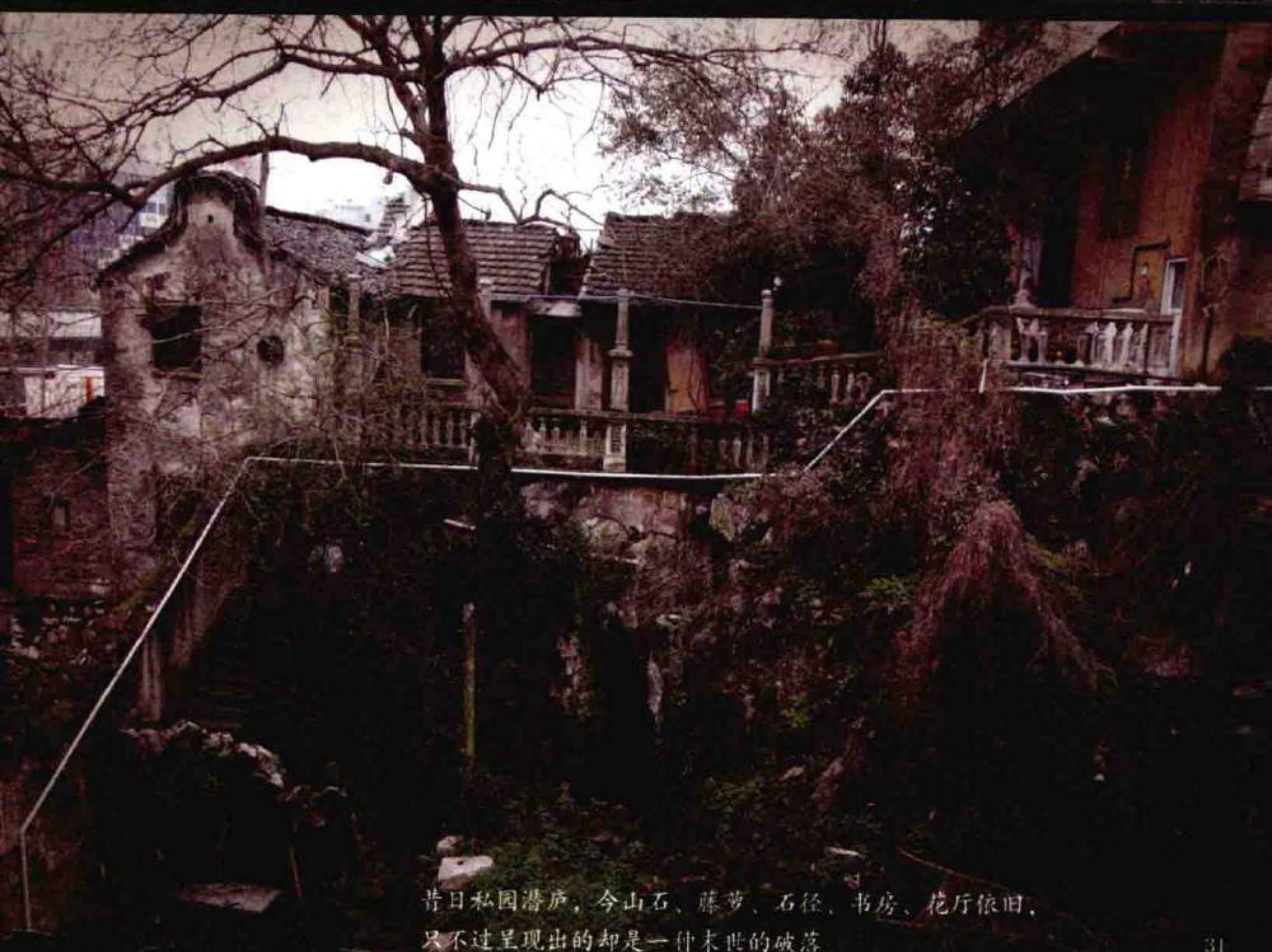
**潜庐** 地址：中山南路303号的紫阳卫生院内

早在1926年夏天，由于天旱，凤山门一带连续大火，屋舍几去其半，紫阳泉井也在大火中遭到毁坏。次年，街中一富户出资对古井进行了修缮，并留铭文于井壁之上，此善举为何人所为，铭文中并未提及，仅落“潜庐”一款。后经考证，修缮古井之人为民国著名实业家，有“中国碘矿第一人”之誉的何绍韩，“潜庐”乃其斋名。几经寻访，我们终在古井身后的紫阳卫生院内找到了昔日的潜庐旧址。据何绍韩后人介绍，潜庐原为胡雪岩女儿的产业，后转入其父亲名下，原占地约两亩，前为上书“潜庐”的门楼，中为中式风格的两层主楼，后为花园，内置书房及花厅。解放后，潜庐改为紫阳卫生院，大部分建筑被改建，现仅存书房、花厅两栋陈旧颓败的老楼。





紫阳泉井，相传为白马庙外古井



昔日私园潜庐，今山石、藤萝、石径、书房、花厅依旧，  
只不过呈现出的却是一种末世的破落



# 太庙巷·宋室祭祖之遗构

地址：上城区中山南路西侧太庙巷

现状：太庙遗址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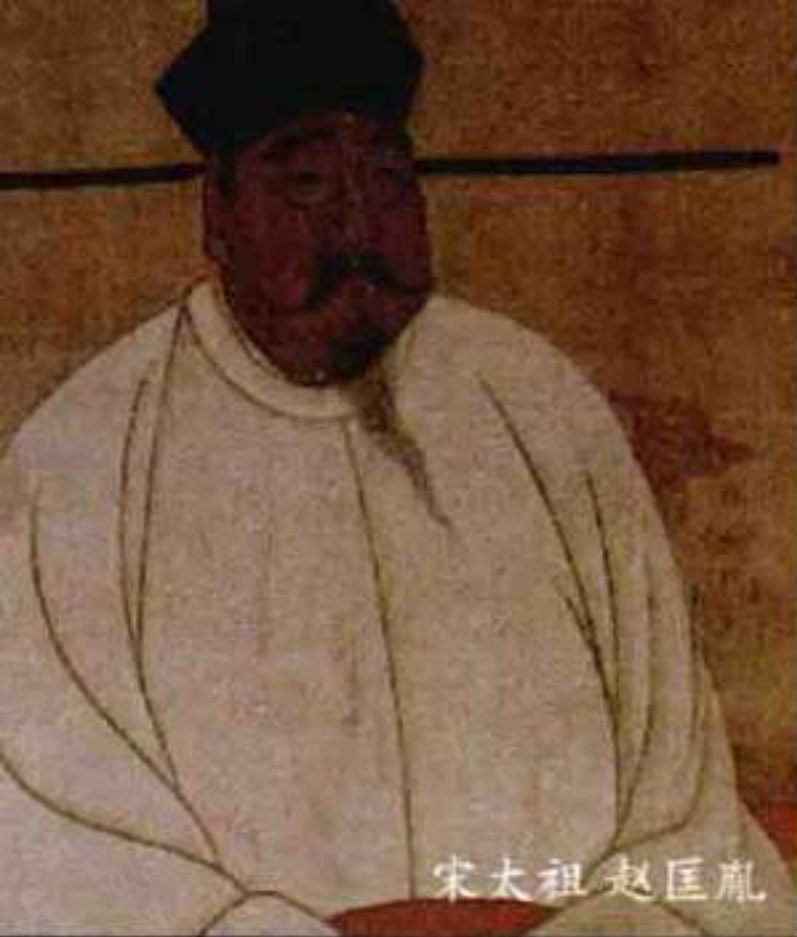
南宋时，出皇宫北门和宁门，过孝仁、登平二坊，沿宽阔的御街一路向北，经三省六部、封椿所、玉牒所、白马庙、瑞石泉，便是赵宋皇帝举行祭祖大典的皇室宗庙太庙。“靖康之难”后，高宗赵构为避金兵辗转江南一带近十年之久，直到绍兴八年（1138年）才定都杭州。在此期间虽疲于奔命，但敬天祭祖等仪式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局势稍事稳定的绍兴四年（1134年），赵构便兴建太庙、景灵宫等礼制性建筑，以尽快恢复赵宋王朝的统治秩序。

太庙为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夏商周及两汉，均为一庙一主，自魏晋之后，帝王宗庙才改为一庙多室、每室一主的形制。南宋太庙依“左祖右社”的礼制设于皇城左侧，即今太庙巷一带，原建有大殿七楹十四室，供奉着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历代皇帝的牌位，两旁列文武功臣。在中国古代，能祔祀于帝王宗庙是人臣死后最高的荣誉，每代也仅二三人。如太祖庙，以功臣赵普、曹彬配享；太宗庙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载配享；神宗庙以富弼、王安石配享；哲宗庙以司马光配享；等等。每逢大祭之日，皇帝携文武百官进入太庙，献祝、上香、三跪九拜之后，祈求先皇保佑国泰民安、社稷长久。

南宋末年，太庙随着赵氏宫室毁于大火，华丽宫殿荡然无存。直到1995年，其部分遗址才重见天日。厚达1.7米的东围墙、宽约五米的东门门址、雕有祥云盘龙的巨石台基，这些藏于地底八百年的南宋遗构仅仅只是太庙一角，但其大尺度的墙垣、精雕细刻的石雕、工整考究的方砖墙面，足以让我们想象出昔日太庙的宏伟庄严。







宋太祖 赵匡胤



宋太宗 赵匡义



宋真宗 赵恒



宋仁宗 赵祯



宋英宗 赵曙



宋神宗 赵顼



宋哲宗 赵煦



宋徽宗 赵佶



宋钦宗 赵桓



宋高宗 赵构



宋孝宗 赵昚



宋光宗 赵敦



# 察院前巷·署衙丛集地

地址：上城区中山南路察院前巷 现状：老街陋巷，古韵犹存

旧时都市城郭，多有一条名为“察院”的小街里弄，走得多了，也就知道脚下的街巷在百年前，甚至数百年前，是朝廷办理案子的地方，即专门“察吏以安民”的检察机关。杭州太庙北的察院前巷就是这么一条旧时的老巷。如今巷内老屋深邃，天井重重，市井百相，倒还真切自然。而此前的近八百年间，这片旧迹始为历朝署衙丛集之地。

南宋所绘《咸淳临安志·京城图》中显示，太庙左（今察院前巷一带）为南宋“五府”所在地。五府又称“五寺”，分别为掌管礼乐的太常寺、管理皇帝宗族事物的宗正寺、掌管刑狱的大理寺、掌管粮食仓廩的司农寺、掌管府藏会计的太府寺，皆为中央一级的官署；蒙古大军占据杭州后，设地方监察机构“南察院”于原五府旧地，“察院前巷”由此得名；入明后，元南察院，更为明“巡按察院”，继续对地方官吏施掌监察举劾。明按察院规模宏大，置有仪门、正堂、穿堂、后堂等主要厅堂，以及东西写本房、乌台、监生书吏房、观风楼、池亭、箭厅、东西坊、土地祠、诸属侯厅、三司侯厅、公润泉亭等附属建筑。清朝初年，按察使司衙门移至今劳动路一带，原明按察院故地也未闲置，被浙江巡抚改建为“万寿宫圣”，宫内筑有一座万寿龙亭，每逢皇帝太后诞辰，不能前往京城祝寿的巡抚大人则率所属官吏在此供奉万岁牌位，举办隆重的祝寿仪式，朝着京城的方向行三叩九拜之大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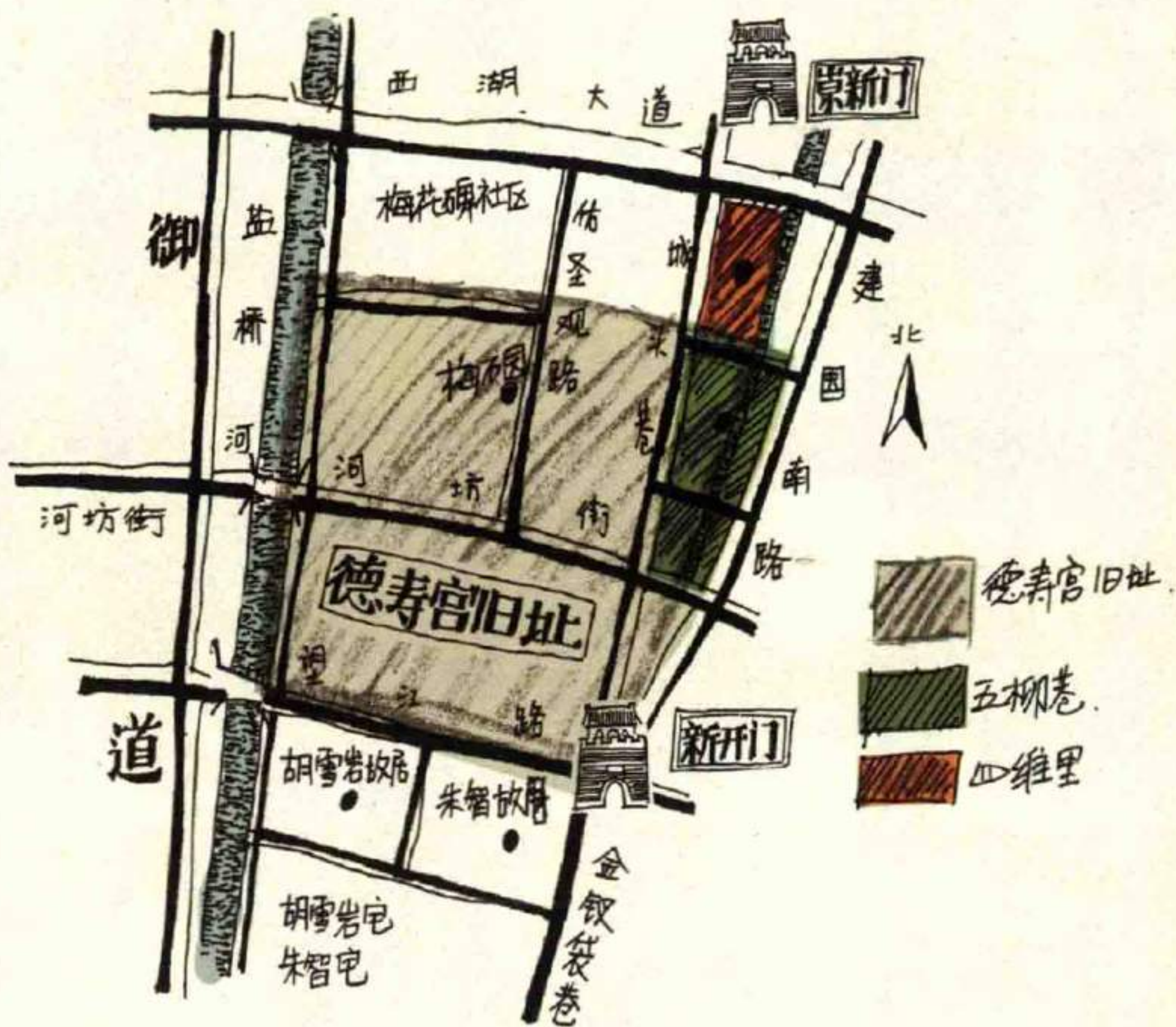




# 五柳巷·帝王宫苑，皇家御园

地址：上城区东河西岸五柳巷、西河下一带 现状：民风淳朴的老街陋巷

东河原为临安城外一护城河，元末筑城时，城垣东扩三里，这条护城河遂被纳入城郭之内，成为内河。由于地处东门菜市，杭城百姓为这条河渠取了个形象的名字“菜市河”。当年船夫菜贩往来的菜市河如今已大为改观，河水清澈，两岸花木参差，楼宇林立，是杭州市民理想的河畔寓所。然而当菜市河水流至安乐桥时，小河沿岸却是另一番景致，乌瓦粉墙，小桥流水人家，这便是杭州城内最后的一片水乡五柳巷。在今天看来，这片与繁华为邻的老屋陈旧破败，但当光阴回至七八十年前，出入老屋的不是经商多年的殷实富户，就是步入仕途的栋梁之才。如果再将时光追溯至八百年前的南宋，这片区域可就不是我们寻常百姓所能涉足之处，而是皇亲贵戚们栖身游玩的皇家禁地。







五柳巷，  
南宋皇家官苑五柳园故地。  
御园后废为民居。  
乌瓦粉墙，小桥流水人家。  
也是这座城市最后一片水乡老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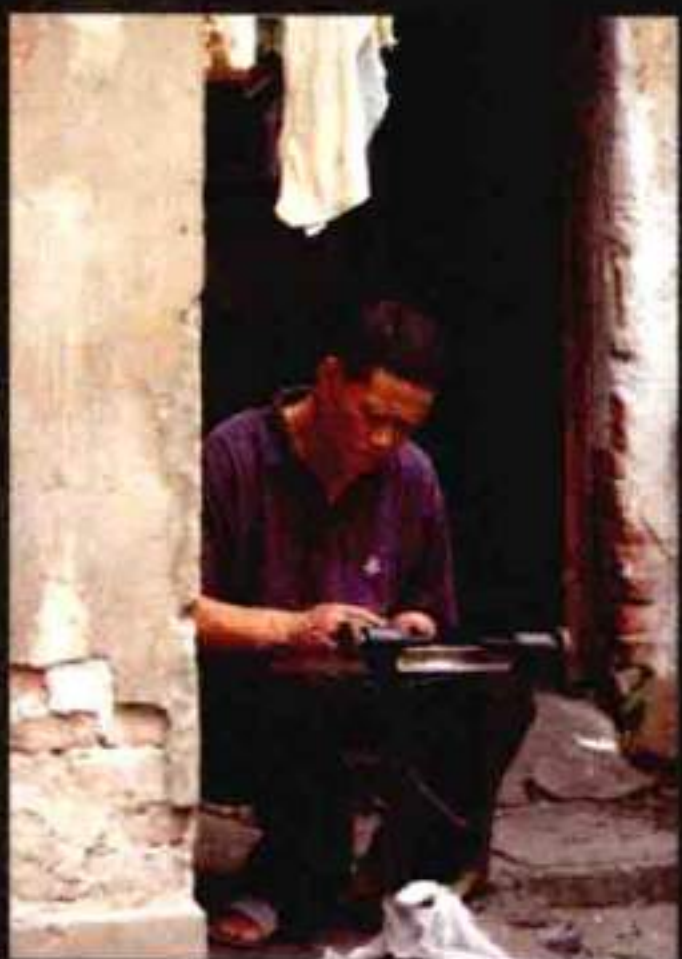


相传当年高宗赵构在南逃过程中因惊吓过度而丧失了生育能力，再无子嗣，唯一的儿子元懿也在三岁时夭折。在诸多压力下，高宗被迫将皇位禅让于养子，赵匡胤七世孙赵昚，即后来的孝宗，自己当起了太上皇，大宋的皇位终在开国两百余年后再度回到宋太祖嫡系子孙的手中。孝宗即位后，对退位在家的父皇那是侍奉有加，恭谨孝顺。为了让父皇颐养天年，特将原赐与秦桧的太师府精心改造一番，广筑楼台亭榭，遍植奇花异卉。还“于宫中凿一池沼，引水注入，叠石为山，以像飞来峰之景”。新筑宫苑雍容华贵，蔚为壮观，与皇宫大内遥相呼应，有“北内”、“北宫”之称。赵构对这一养老之所自然是满心欢喜，为其取名“德寿宫”。继高宗之后，孝宗、宪明太皇后、寿成皇太后均先后入住德寿宫，其宫名也相继易名为“重华宫”、“慈福宫”、“寿慈宫”。

德寿宫南起望江路，北至佑圣观路，西临中河，东抵城墙（今城头巷一带）。在经历八百年沧桑巨变后，这些皇家宫苑早已荒废殆尽，废为民居。五柳巷正是当年御花园“五柳园”所在地，其左右有孝宗潜府（即皇帝登基前所居府邸）、郭皇后宅、谢皇后宅、福王府（宋理宗弟）等皇室宫苑。孝宗潜府位于五柳巷西侧的佑圣观路一带，其儿子光宗赵惇、孙子宁宗赵扩都降生于此。孝宗即位后，将过去居住的府邸改为“佑圣观”，奉祀“北极佑圣真君”。佑圣观路旁原有一梅石园，园中梅为疏影横斜的古苔梅，石为嶙峋剔透的太湖石，梅石合璧，令人称奇。明时，大画家蓝瑛与孙杖相约来到东圃梅园赏梅观石，见此胜景，画意大发，一幅《梅石双清图》瞬间挥笔而就。当地官员请名匠镌刻成碑，筑亭覆之。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相中了这块前朝古物，连同芙蓉石一并带回了京城（古苔梅已于明末枯死），置于圆明园中（现立于北京大学内），并令人另摹刻一石安置原处。再后来，昔日花木扶疏的赏梅胜地东圃也逐渐荒废，就连那块摹制的梅花碑也在“文革”期间不见了踪影。

如今，人们在佑圣观路旁再度摹刻梅石双清碑，重建梅石园，虽然古韵难已重现，但多少还能让后人知道，早在八百年前这里曾有一片如此雍容华美的皇家宫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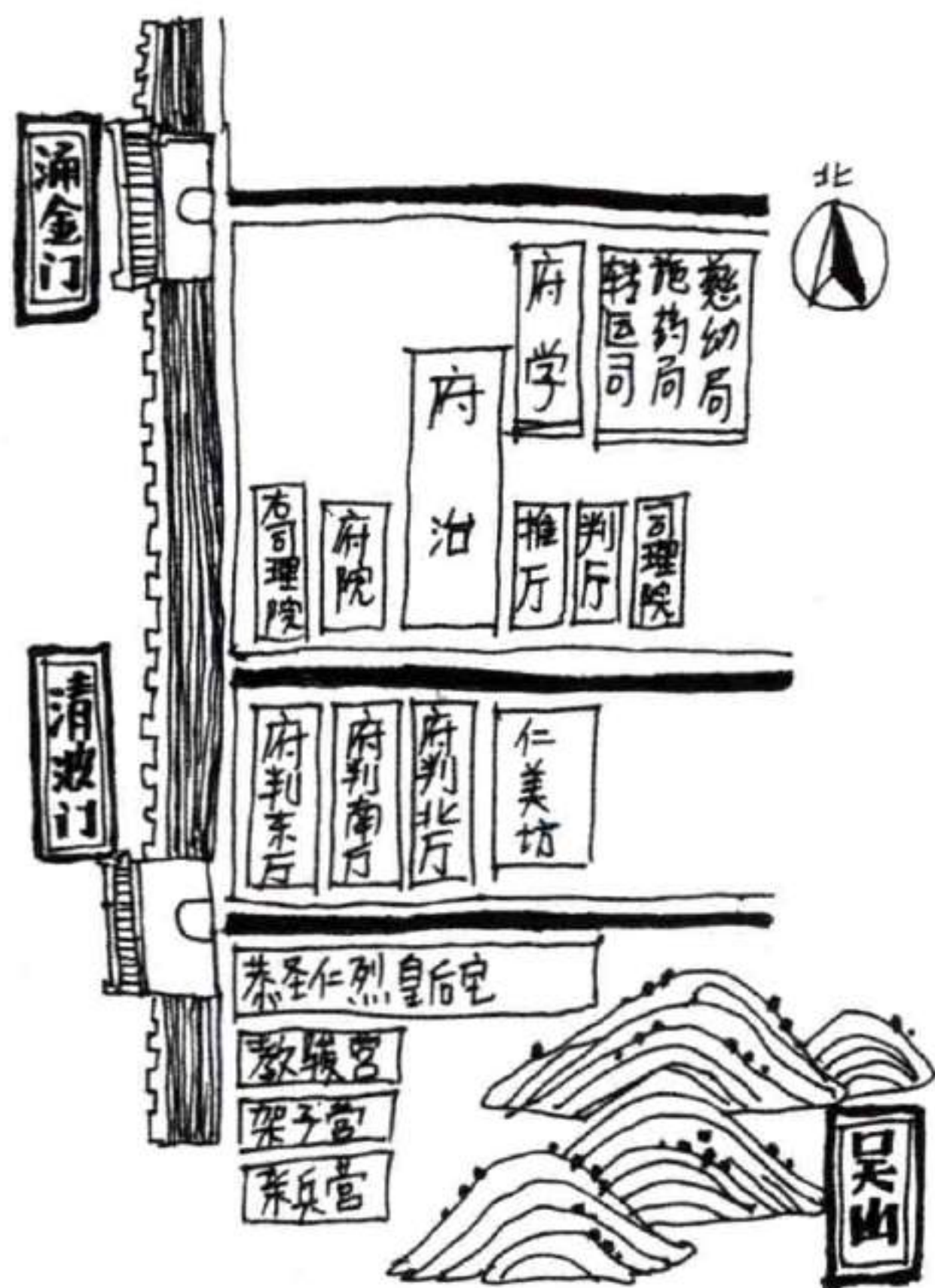


# 旧藩署·赵宋京师府，五朝衙署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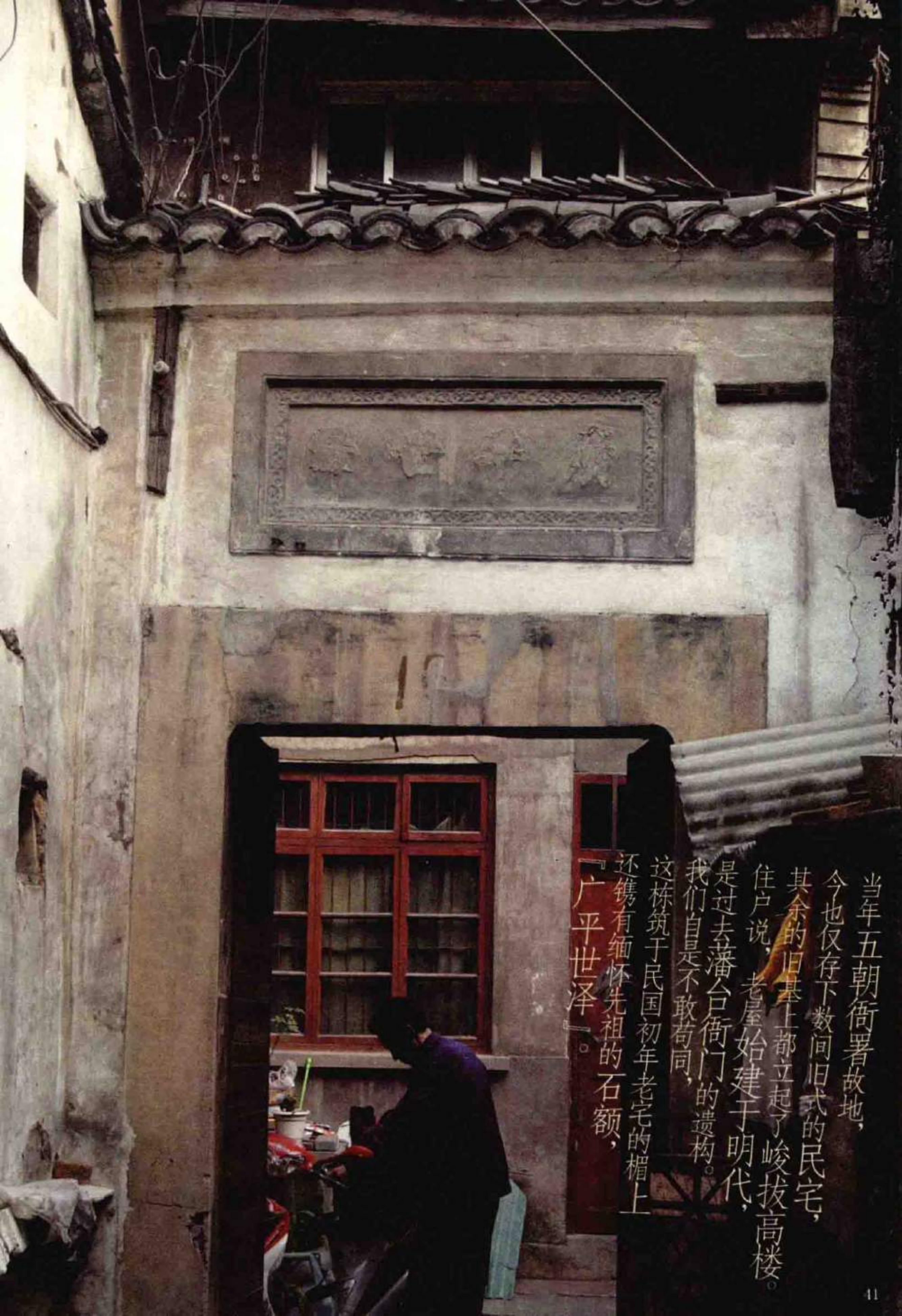
地址：上城区劳动路旧藩署路30、32号（杭州市公安局旁） 现状：尚存老宅两栋，挤满了住户

凡曾作为国都首府的城市，往往多有两处官署衙门集中的区域，一为中央所辖各部诸司，二为地方所属衙署。宋室南渡后，赵构筑皇宫大内于凤凰山麓，中央所属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置北宫门（今凤山门）外，而掌管地方行政的临安府治则设于吴山北麓，清波门内。

赵宋定都杭州，临安府随即升级为京师最高地方行政机构，知府一职也较之前高出了数级，其职务多由皇亲贵戚的卿监从臣们所兼任。据《咸淳临安志·京城图》记载，京师临安府治位于清波门与涌金门之间，四周司理院、府院、判厅、推厅、府判厅、府学、转运司、施药局等诸多署廨衙门棋布，方圆数里，蔚为壮观。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仍沿袭旧制，置元中书省、明布政使司、清藩台衙门等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于此，前后八百年。如今府衙故地多为市廛新居所湮没，仅在曾经的故址上留下旧藩署、藩司前、司前街、旧仁和署、荷花池头等古老地名。







当年五朝衙署故地，  
今也仅存下数间旧式的民宅，  
其余的旧基上都立起了峻拔高楼。  
住户说，老屋始建于明代，  
是过去潘台衙门的遗构。  
我们自是不敢苟同，  
这栋筑于民国初年老宅的楣上  
还镌有缅怀先祖的石额，  
『广平世泽』。



劳动路与延安路之间，市公安局旁，有条长不足百米，宽不过数尺，名为“旧藩署”的狭窄小弄，弄中30、32号院是这片衙署故地上最后的两栋老屋，据住户介绍，老屋始建于明代，过去数百年间一直为浙江最高行政机构“藩台衙门”的所在地。

藩台衙门，即明清布政使司署，掌管全省财赋民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政府，其旧址位于劳动路旧藩署路，今市公安局所在地。早在南宋初期，这里为拱卫皇宫大内的禁军驻地“殿司寨”，后改为掌管国家实录典籍的“秘书省”，内设藏书六万卷的道山堂，即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元代，原秘书省改作江浙行中书省，统辖两浙、闽赣四道，为东南军政中心；明清后改置布政使司，即藩署，宋时的国家图书馆“道山堂”也更名为“紫薇堂”。藩署内设金库，系全省财赋银钱重地，但在清嘉庆年间却屡屡被盗。经查后方知，盗贼正是利用了署衙前的百狮池，由地下水沟自由出入藩署金库，频频得手。藩台大人得知后，特意从太湖购得数只牙齿锋利、凶狠无比的巨鼃饲于百狮池内，金库从此太平。此后，“百狮池巨鼃”成为杭城一景，人们常聚集池边，投食观鼃。民国后，藩署等旧时衙门署廨多改作政府机构驻地，剩下的屋舍也标价拍卖，更为民居。宋元遗构百狮池也逐渐荒废填埋，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残留有部分遗迹。

旧藩署的两栋老屋高两层，砖木结构，内有石匾门楼、古井等物。但从其建筑风格及工艺来看，应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与住户所说的明代老屋相距甚远，更不可能为当年明清藩台衙门的遗构。但作为昔日府衙林立的五朝衙署故地，旧藩署路30、32号院或许算是最后的见证者。

## 明清部分署衙分布：

按察使司署：即臬台衙门，掌全省司法刑狱，位于劳动路社区一带；

都指挥使司署：掌管一方军政，位于劳动路社区一带；

两浙转运司：掌漕运，位于今省军区招待所、中国美术学院一带；

学政署：掌教育，内设文昌阁、将军庙、范文正公祠等，即今杭州四中之前身；

仁和县衙门，位于今旧仁和村；

杭州府学、仁和县学：位于劳动路西，即杭州碑林。





灭火器







# 九厢八十坊

宋室南渡后，大批士族豪门、商贾百工也随朝廷迁徙而来，原本并不太大的杭州城瞬间涌入数十万中原南迁移民。一时间，临安城内户口殷繁，居民填满，“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八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步入昔日的临安古城，发现那旧时的城市格局并未改变，除部分街巷河道有所更废外，许多老街陋巷仍以古老的方式延伸着，一些坊巷路名仍沿用至今，且依旧是瓦舍丛集、庭院深邃。这些老屋虽已不是宋时的遗构，但都有着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仍可让我们从中感受到这座“世界上最美丽华贵城市”的昔日荣华。





# 厢坊制·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宋末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临安，这里的一切使他为之惊叹，他不惜用他所知道的，最美妙奇幻的词汇描述着这座城市，“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仿佛置身天堂一般”……

临安市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座京城帝都。由于地形所限，这座城池不能如北方都城皇宫那般规划整齐，只能因地制宜，依山势湖泊而筑。无论唐长安、宋汴梁，还是明清北京，无不是四方城垣，皇城居中，一条中轴线贯穿全城，城楼宫门殿宇等皆沿中轴而筑。而临安市不但外城城垣逶迤起伏、曲折多变，就连皇城南北宫门也未在一条直线之上。整个皇城偏居城南，街肆里坊居城北，中央大街“御道”也由北宫门而出，向北延伸，形成“南宫北市”、“前朝后市”的城市格局。临安市的修筑虽不完全符合古代帝都的营造标准，但仍不影响其成为当时世界第一的宏伟大都市。

唐宋之际，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此时的城市形态以及市民生活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而里坊制度的解体，就是这次变革的重要标志。唐以前，城市规划极为整齐，宫殿位于城北居中，全城作棋盘式分割，街巷两侧均设坊墙，称为“里”，商贩百工则集中安置在定时开放的“市”中。“里”和“市”均置坊门和市门，并设吏卒看护，早晚定时启闭，宵禁期间百姓不得随意出入，违禁者处以鞭刑。这一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确使那些盗贼毫无可乘之机，保障了城市安全，但同样也限制了市民的自由，给城中百姓带来诸多不便，如同笼中。唐后期，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一些地方逐渐开始出现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现象，朝廷屡禁不止。直至北宋末年，朝廷才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临街开设邸舍，里坊制这才彻底被废除，被更有利于市民生活和工商业发展的厢坊制所替代，这一新的城市居住格局在南宋京城临安体现得更为明显。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临安市由南至北共分九厢，厢以下再分坊，共计八十余坊，每厢各置一小吏，昼夜巡查，以防烟火盗贼。其中城南皇宫自为一厢，名曰宫城厢，其余八厢分别沿御街而设，分别为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左一南厢、左一北厢、左二厢、左三厢，与今日杭城街道相对应，每厢所管辖范围大致如下：

宫城厢：辖今凤山门外凤凰山东麓一带（皇宫大内）；

右一厢：辖今中山南路一带（多署衙机构）；

右二厢：辖今中山中路、中山北路东侧一带（多商铺民居）；

右三厢：辖今中河以东，清泰街至艮山门一带（权臣显宦官邸集中地）；

右四厢：辖今中河以东，河坊街至清泰街一带（皇帝国戚府第集中之处）；

左一南厢：辖今清河坊南首一带（多商铺民居）；

左一北厢：辖今清河坊北首一带（多商铺民居）；

左二厢：辖今中山中路、中山北路西侧一带（多商铺民居）；

左三厢：辖今浣沙路西侧一带（多商铺民居）；





南宋临安九厢八十坊已彻底打破唐以前的封闭式城市格局，各厢各坊虽相对独立，但出入买卖自由，沿街“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即使到了夜间，依然是篝灯烛照，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华和热闹。时至今日，杭城街道巷陌的分布仍延续八百年前的城市格局，九厢八十坊的痕迹在今日之杭州城仍依稀可见。



# 保民坊 · 城隍山下的石坊古道

地址：上城区中山南路北段城隍牌楼巷 现状：仍是一片旧时的民居群

临安九厢中，皇宫大内自成一厢，名“宫城厢”；出皇宫北门和宁门至鼓楼之间，系署衙丛集之地，此又为一厢，曰“右一厢”，其中和宁门外的孝仁、登平二坊乃“早市买卖，市井最盛”处，内廷杂役皆在此置办食物货品。如今在吴山脚下，太庙广场至鼓楼之间，还留有大量乌瓦粉墙的老屋，这就是当年临安右一厢所辖天庆、保民、长庆三坊所在地。时过境迁，这片南宋时期的古老厢坊早已被清末或民国的老屋所覆盖，但旧时的里坊格局尚未更改，依然巷陌深邃、古韵悠长。

距太庙广场不远处，有条东西走向的老街，老街长约一里，分东西两段，东起中山南路，名“城隍牌楼巷”，西抵吴山东麓，曰“四牌楼”。两街首尾相接，距今已逾千年。城隍牌楼巷为南宋临安城右一厢保民坊中一条主要街巷，宋称“吴山庙巷”。坊巷左右署衙林立，且皆为中央一级的朝廷官署，如掌管禄米粮食的司农寺、掌管金帛钱币的太府寺、掌管兵器甲弩的军器监、负责宫室建筑及器皿置办的将作监，以及左右丞相府，等等。明永乐年间，杭城百姓为纪念蒙冤屈死的浙江按察使周新，将其奉为城隍，筑城隍庙于吴山之巔，从此，吴山更名为“城隍山”，“吴山庙巷”也改称“城隍庙街”、“城隍牌楼巷”。吴山，春秋吴国之南山，后人为纪念吴相伍子胥，在山上立“伍公祠”以作祭祀。此后千余年间，吴山之上广筑庵堂宫观，坊间有“吴山七十二庙”之说，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奉周新为城隍老爷的城隍庙。城隍牌楼巷自古为杭人登临吴山祭祀览胜、进香礼佛的香火古道。每逢城隍庙会，这条山道更是香客云集，人潮繁密，沿途香火摊、算命摊、小吃摊、字画摊、戏法摊等席棚毗连，一直摆到吴山脚下。当年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杭州，皆以城隍牌楼巷为御用辇道，登临吴山。据《仁庙五巡江南日录》记载：“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四月初四日，皇上乘轿，皇太子、宫眷出行宫，由大街过鼓楼，进城隍牌坊，上吴山，幸紫阳山，各处游玩。午后仍幸城隍牌坊，回行宫。”







四牌楼，望文生义，一条因四座石牌坊而得名的老街。相传南宋庆元年间，朝中权臣韩侂胄相中了吴山脚下的这块风水宝地，凿山建园，开洞疏泉，辟出一片园林，取名“阅古堂”，还邀请大诗人陆游为其撰《阅古泉记》。入明后，人们在原阅古堂遗址上筑“忠节祠”，祭祀伍子胥、褚遂良、岳飞、于谦等四位忠烈先贤，坊间俗称“十五间楼”，祠前石径也得名“四贤祠巷”。清雍正年间，杭城官吏在四贤祠巷上树起一座石牌坊，以旌表功德节孝，后乾隆、嘉庆、同治等历代官员也相继效仿，沿吴山山道树立石坊三座。可惜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吴山脚下这条石坊古道迎来一场浩劫，数座雕镂工丽的冲天牌楼无一幸免，全部化为碎石尘埃，只留下了这条相延成习的“四牌楼”古地名。

如今杭城的市民、四方的游客多从吴山广场、河坊街等热闹处登临城隍山，除了附近的住户，已很少再有市民由城隍牌楼、四牌楼等古道拾级而上。然而被世人淡忘的角落，往往也是存储记忆碎片的地方。透过城隍牌楼、四牌楼，以及大马弄、方井弄、丁衙巷等旧时坊巷中的残垣陋屋，我们仿佛还能感受到旧时牌楼林立的吴山古道、香客云集的城隍庙会，甚至还有八百年前南宋临安右一厢的依稀旧貌。







吴山摩崖题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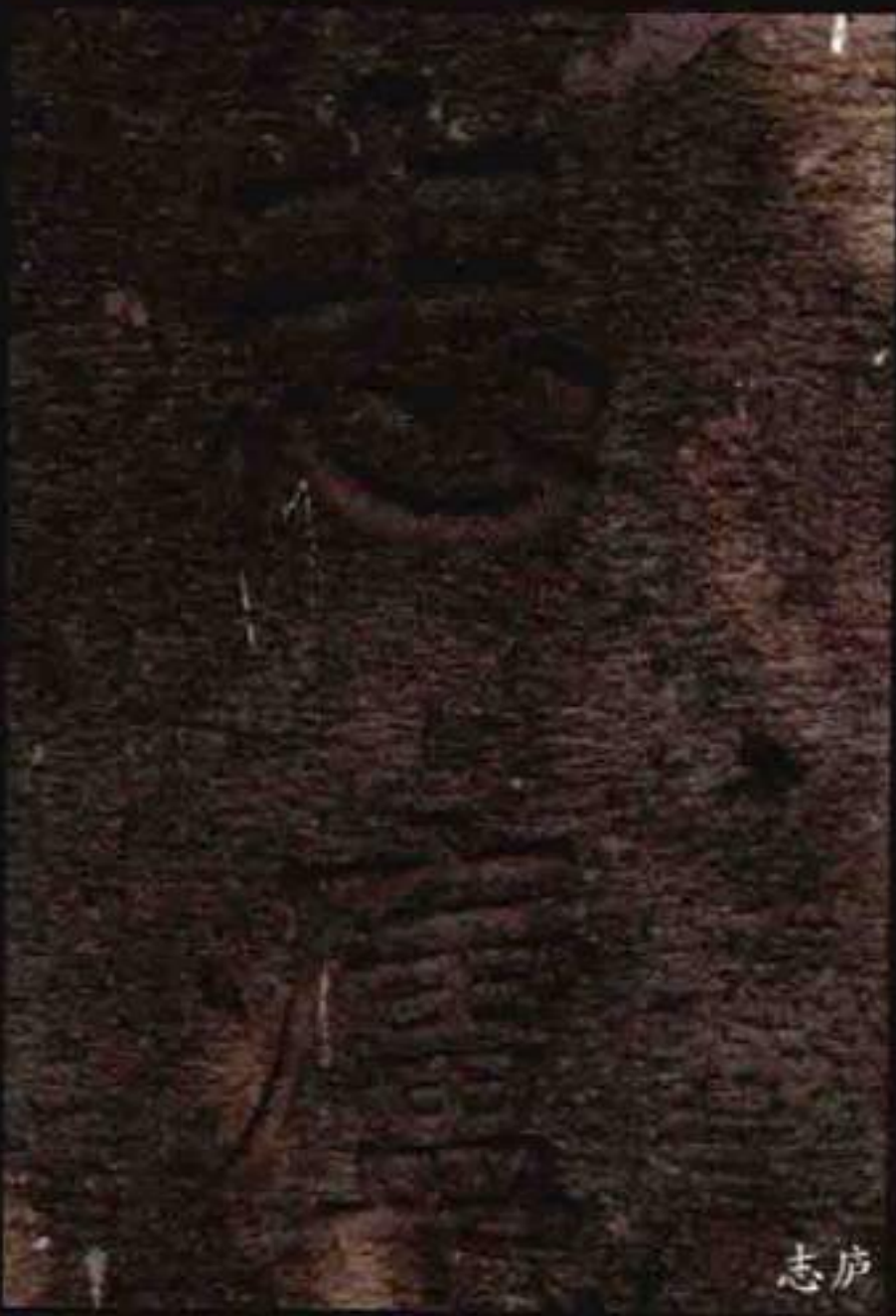
四牌楼老宅



四牌楼老宅



丁衙巷



志庐



普福庵



随处可见的墙界石



四牌楼老宅



城隍牌楼巷老宅



# 长庆坊·忠勇尚武的十五奎巷

地址：上城区中山南路十五奎巷 现状：尚存多处古老的民居祠堂

据《咸淳临安志·京城图》所绘，保民坊与朝天门（鼓楼）之间有一“长庆坊”，同为临安右一厢所辖里坊。如与现在的杭州街道详图相对应，长庆坊正位于今天的十五奎巷一带，这与史书记载也相符，“十五奎巷，宋曾名竹竿巷，属长庆坊。”



## 十五奎巷的由来

江南人温润灵秀，向来重文轻武，肆坊间也是经商之风盛行，对习拳练武总是嗤之以鼻，但在吴山脚下的这条十五奎巷却以忠勇尚武而闻名杭城。十五奎巷早年因竹竿商贩多聚集此地交易买卖，故名“竹竿巷”，后竹竿集市移至城北，这条老巷从此变得有名无实。到了明嘉靖年间，时任闽浙督抚的胡宗宪为抵御倭患，除修筑加固杭州城垣外，还广募新军，加强战备。但杭城久无战事，且习文经商之风盛行，少有善骑射者。为此，胡宗宪设演武场，以开科取士为名广募善武之士。而竹竿巷正有一批成日好舞枪弄棒的少年，闻此消息立即前往校场比武，一番比试下来，竟有十多人高中武举，且名列前茅，被传为美谈，小巷从此蜚声杭城，人送美名“十武奎巷”（也有说巷中原有只石龟，故得名“石乌龟巷”，后讹传为“十五奎巷”）。



十五奎巷，  
南宋临安九厢八十坊之一，  
旧属右一厢长庆坊。  
今街东居民社区，楼宇林立。  
街西古井僻巷，商铺大宅连檐，  
仍为吴山脚下一片  
乌瓦粉墙的旧时坊巷。





说到这里我们还是有必要对“倭寇”一词作个简单的解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倭寇”就是烧杀奸淫的日本海盗，然而“嘉靖倭乱”期间戚继光、俞大猷所抗击的“倭寇”七成以上乃大明子民，仅有极少数是日本海盗，倭寇首领王直也是位来自徽州的商人。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那些从事海上贸易、捕鱼、造船等行业的商贾船户们相继断了生计，一些侨居日本的中国商民不得不纠集起来从事海上走私活动，以致发展成为危害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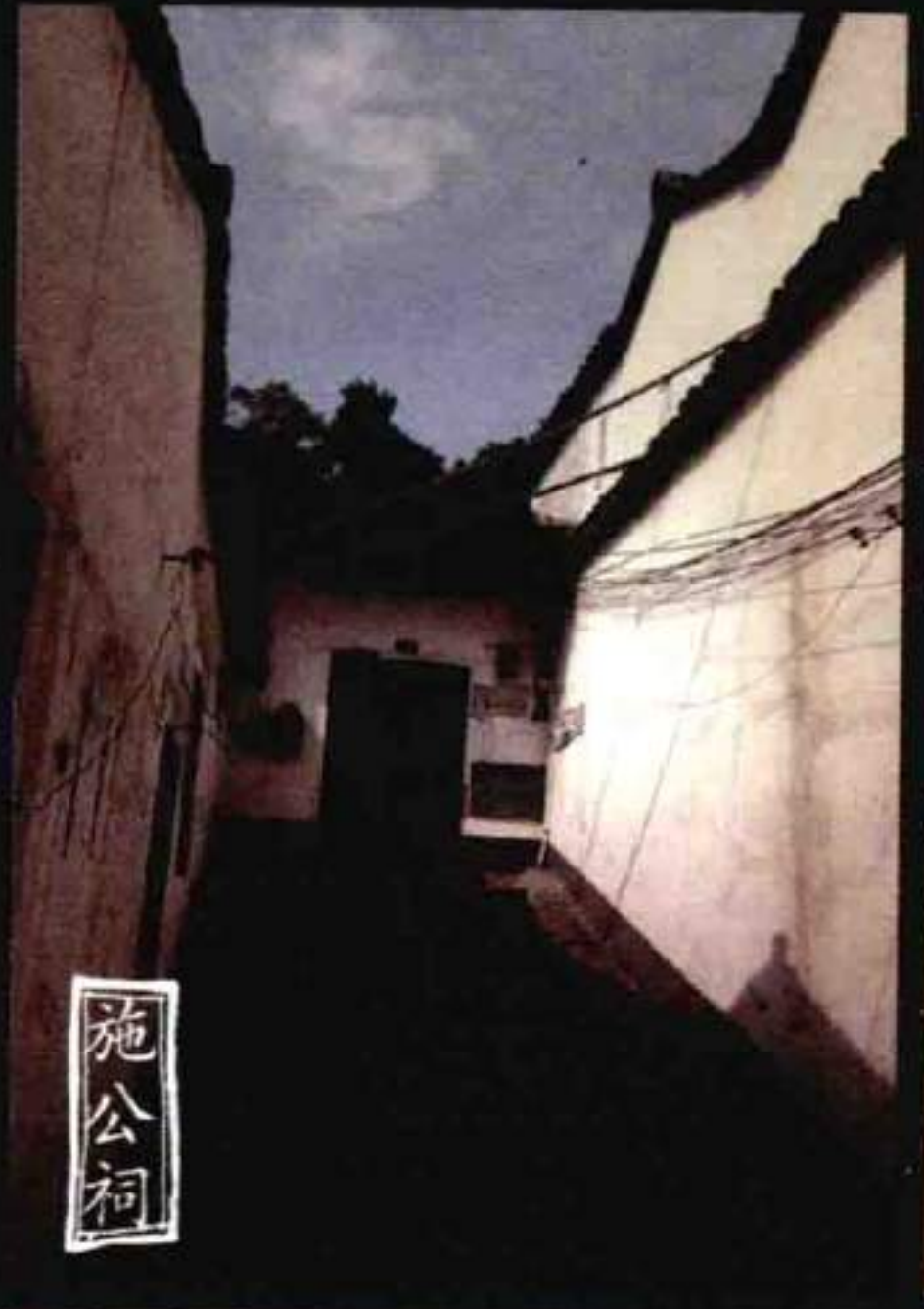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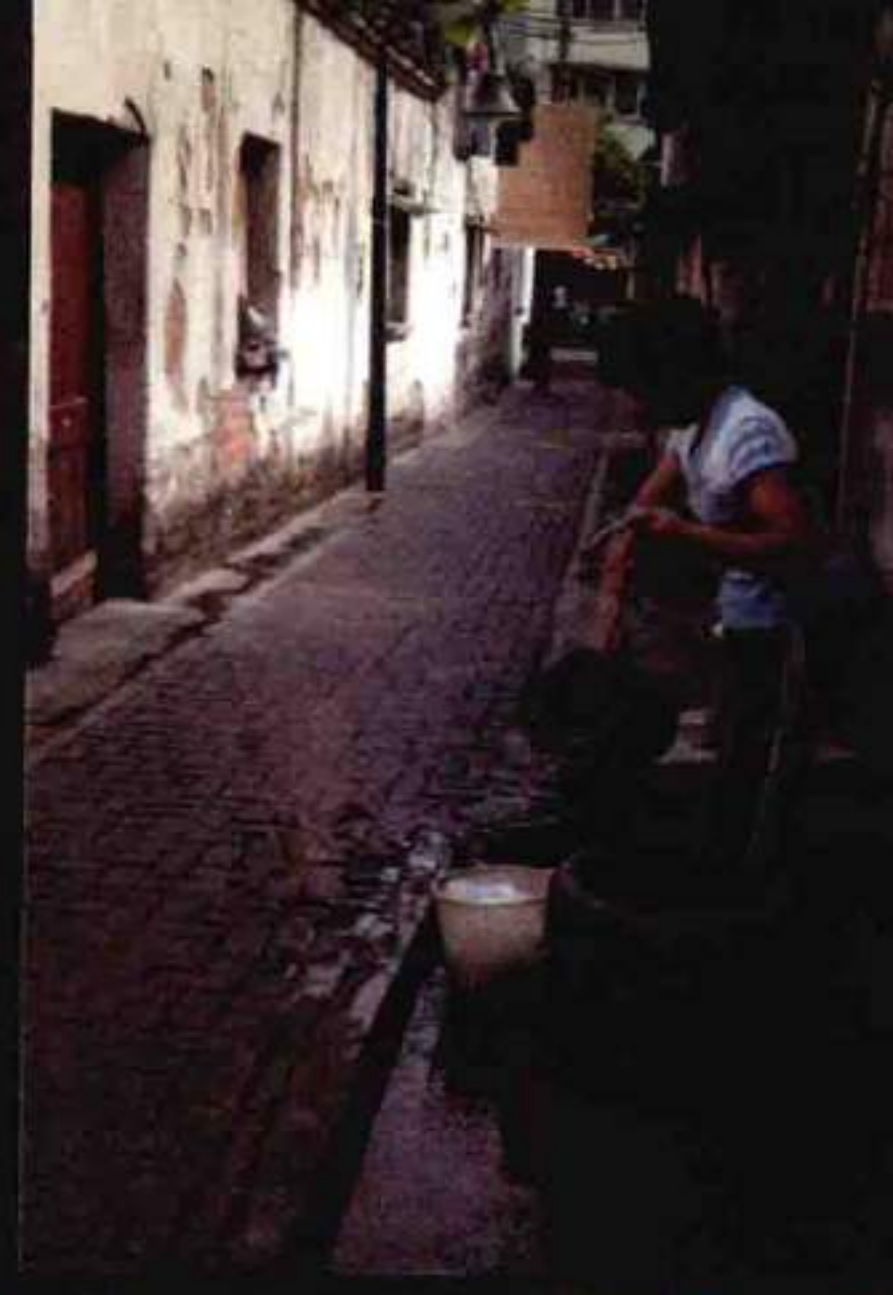
## 施公祠 地址：十五奎巷31号

十五奎巷的由来毕竟为传说，坊内是否真出了十位艺高胆大的少年英雄，已难以考证。但在八百五十多年前，紧邻长庆坊的望仙桥上却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刺杀案，刺杀的对象正是当朝太师秦桧。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正月的一个凌晨，秦桧由相府（德寿宫，望仙桥以东，今胡雪岩故居对面一带）入朝途经望仙桥时，早已等候在此的刺客拔刀直劈秦桧，第一刀未能砍中，当他再次举刀行刺时已被蜂拥而至的卫兵擒住，并于次日刎杀于众安桥。刺客姓施名全，乃殿前司（禁军官署）一小校。当秦桧问施全为何行刺时，施全对曰：“天下皆欲杀虏人（金人），汝独不肯，故我欲杀汝也。”为纪念这位义士，杭城百姓广筑施公祠，永世祭祀，施全也被后世文人演绎为岳飞麾下的一员大将。

杭州城内的施公祠（据传多达72处）今多已不存，位于十五奎巷31号的施公祠算是这硕果仅存的一处。施公祠，又名忠义庙，始建于南宋，元时被毁，明天顺年间重建，清同治年间再度修葺，解放后改为机器厂宿舍。施公祠依吴山而筑，形成上中下三层台地，现存两进，占地约三百多平方米。除施公祠外，巷内过去还有祭祀胡宗宪的祠庙，但早已不存。

十五奎巷一带作为古老的居住区或许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直到今日，老街西侧仍是一片古屋老宅。26号的杨宅建于民国，这栋平面呈“凹”字形的两层建筑保存完好，院内梁架檐枋、勾栏窗棂皆有精美的雕饰；32、33号最早的主人是位陈姓商人，临街五间铺面一字排开，院内还有厅堂厢房数间；47号黄宅是栋两层的砖木结构小楼，建于清宣统年间，东西厢楼和正厅都还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槛窗护板，精雕细刻的梁头足以显示出当年的富庶；99号原为杭州红十字会的产业，先后作为红十字会、中医施诊所、西医门诊所施材所等，后为市委党校图书馆。







# 清河坊·江南第一坊，天下第一宴

地址：上城区河坊街清河坊 现状：杭州著名的清河坊历史街区

清河坊，原临安城左一北厢所辖坊巷之一，位于御街与河坊街交会处，现为清河坊历史街区的统称，是杭城继西湖、灵隐之后又一赚足人气的旅游景点。清河坊一带自古坊巷密集，商铺瓦肆林立，买卖络绎不绝，有“五花儿中心”之美誉。后历经元明清三朝及民国，直至解放前夕，这一带仍为杭城商业繁华地段，始终保持着杭城商业中心的地位。胡庆余堂、方回春堂、孔凤春香粉店、翁隆盛茶号、万隆火腿店、张允升帽庄等名闻遐迩的百年老号均集中于此，清河坊也因此而成为享誉东南的“江南第一名坊”。

作为“江南第一名坊”的清河坊，其名的由来据说还与岳坟前跪着的四铁人之一张俊有关。张俊早年曾是位驰骋沙场的抗金将领，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并称为“中兴四将”，后见高宗对金有议和意向，立即转为主和，并成为谋害岳飞的帮凶之一，因此备受高宗宠遇，晚年被封为清河郡王，筑清河郡王府于清河坊，坊因此而得名。

宋高宗在位数十年中，仅有两次临幸大臣府第，一是秦桧府，一是张俊第。高宗临幸张府这日，史书也作了记录，倒不是因为高宗临幸，而是这日的筵席一不小心成了“史上最”。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11月17日这天，高宗携皇子、秦桧等一行人马出和宁门，过朝天门，来到清河坊中太平巷的张俊府邸，对于皇帝的临幸，张俊自是大摆筵席，以奉高宗，从而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桌筵席，张俊也因此宴而闻名天下。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中，收录了这份《御宴食单》，现将其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 御宴食单

绣花高一行：八果垒、香椽、真柑、石榴、柰子、鹅梨、乳梨、楂、花木瓜。

乐仙乾果子叉袋儿一行：荔枝、圆眼、香莲、榧子、榛子、松子、银杏、梨肉、枣圈、莲子肉、林檎旋、大蒸枣。

缕金香药一行：脑子花儿、甘草花儿、朱砂圆子、木香丁香、水龙脑、使君子、缩砂花儿、官桂花儿、白术人参、橄榄花儿。

雕花蜜煎一行：雕花梅球儿、红消花、雕花笋、蜜冬瓜鱼儿、雕花红团花、木瓜大段儿、雕花金橘、青梅荷叶儿、雕花姜、蜜笋花儿、雕花柰子、木瓜方花儿。

砌香咸酸一行：香药木瓜、椒梅、香药花、砌香樱桃、紫苏奈香、砌香莹花柳儿、砌香葡萄、甘草花儿、姜丝梅、梅肉饼儿、水红姜、杂丝梅饼儿。

脯腊一行：肉线条子、皂角铤子、云梦儿、是腊、肉腊、奶房、旋胙、金山咸豉、酒醋肉、肉瓜齏。

垂手八盘子：拣蜂儿、番葡萄、香莲事件念珠、巴榄子、大金橘、新椰子象牙板、小橄榄、榆柑子。



再坐

时果一行：春藕、鹅梨饼子、甘蔗、乳梨月儿、红柿子、切柞子、切绿橘、生藕铤子。

时新果子一行：金橘、咸杨梅、新罗葛、切蜜草、切脆柞、榆柑子、新椰子、切宜母子、藕铤儿、甘蔗柰白香、新柑子、梨五花子。

雕花蜜煎一行：同前。

砌香咸酸一行：同前。

珑缠果子一行：荔枝甘露饼、荔枝蓼花、荔枝好郎君、珑缠桃条、酥胡桃、缠枣圈、缠梨肉、香莲事件、得药葡萄、缠松子、糖霜玉蜂儿、白缠桃条。

脯腊一行：同前。

御筵菜酒十五盏：

第一盏：花炊鹤子、荔枝白腰子。第二盏：奶房签、三脆羹。第三盏：羊舌签、萌芽肚脍。第四盏：肫掌签、鹤子羹。第五盏：肚臃脍、鸳鸯炸肚。第六盏：沙鱼脍、炸沙鱼衬汤。第七盏：鳝鱼炒鲞、鹅肫掌汤齋。第八盏：螃蟹酿柞、奶房玉蕊羹。第九盏：鲜虾蹄子脍、南炒鳝。第十盏：洗手蟹、鲫鱼假蛤蜊。第十一盏：五珍脍、螃蟹清羹。第十二盏：鹤子水晶脍、猪肚假江。第十三盏：虾柞脍、虾鱼汤齋。第十四盏：水母脍、二色蜆儿羹。第十五盏：蛤蜊生、血粉羹。

插食：炒白腰子、炙肚臃、炙鹤子脯、润鸡、润兔、炙炊饼、炙炊饼离骨。

劝酒果子库十番：砌香果子、雕花蜜煎、时新果子、独装巴榄子、咸酸蜜煎、装大金橘、小橄榄、独装新椰子、四时果四色、对装拣松番葡萄、对装春藕陈公梨。

厨劝酒十味：江炸肚、江生、螯蜂签、姜醋生螺、香螺炸肚、姜醋假公权、煨牡蛎、牡蛎炸肚、假公权炸肚、螯炸肚。

准备上细垒四卓。又次细垒二卓：内有蜜煎咸酸时新脯腊等件。对食十盏二十分：莲花鸭签、蜆儿羹、三珍脍、南炒鳝、水母脍、鹤子羹、鱼脍、三脆羹、洗手蟹、炸肚。





# 贤福坊·笙歌灯火连夜明

地址：上城区中河中路与清泰街交会处的元福巷 现状：仅余小段，即将拆除

元宵赏灯自古为杭城百姓新年中一道不可缺少的华美盛宴，延续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写下“灯火家家市，箫笙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的千古佳句。南宋期间，临安灯市更是盛况空前，历经元明清数朝，直至民国，“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而灯市最盛处乃坝头琵琶街，如今这笙歌灯火连夜明的热闹之所至今尚存，不过仅余小段，就是位于今中河中路与清泰街交汇处的元福巷。

元福巷旧称“贤福坊”，南宋九厢八十坊之一，属右二厢。因位于羊坝头以东，又俗称“坝东巷”，明代改为“东文锦坊”。这片古老的街肆西接市河（亦称小河，后填河筑路，即今光复路），与御街、羊坝头相邻，东临中河，北起清泰街，南抵保佑桥，临安城最为繁华的街肆水道桥梁皆在其左右，自然形成一处热闹之所在。元福巷北段原名琵琶街，据记载，过去杭城每逢中秋都有祭祀月神的习俗，人们以纱绢糊成上大下小的四方灯彩，饰以月宫楼台、走马灯景，插香其中，以寄托心愿，民间称之为“点斗香”。而琵琶街正是制作出售这种彩灯的主要街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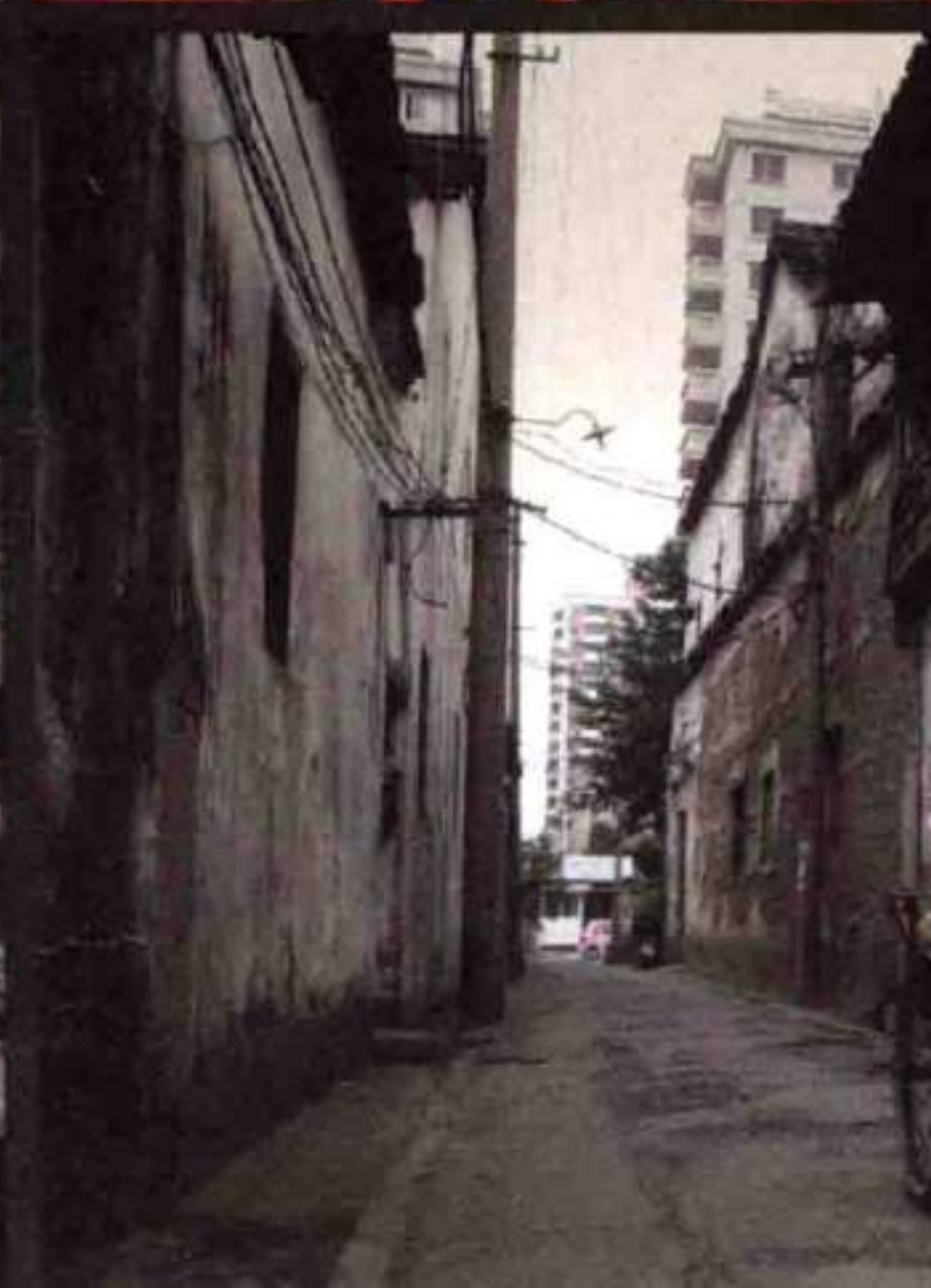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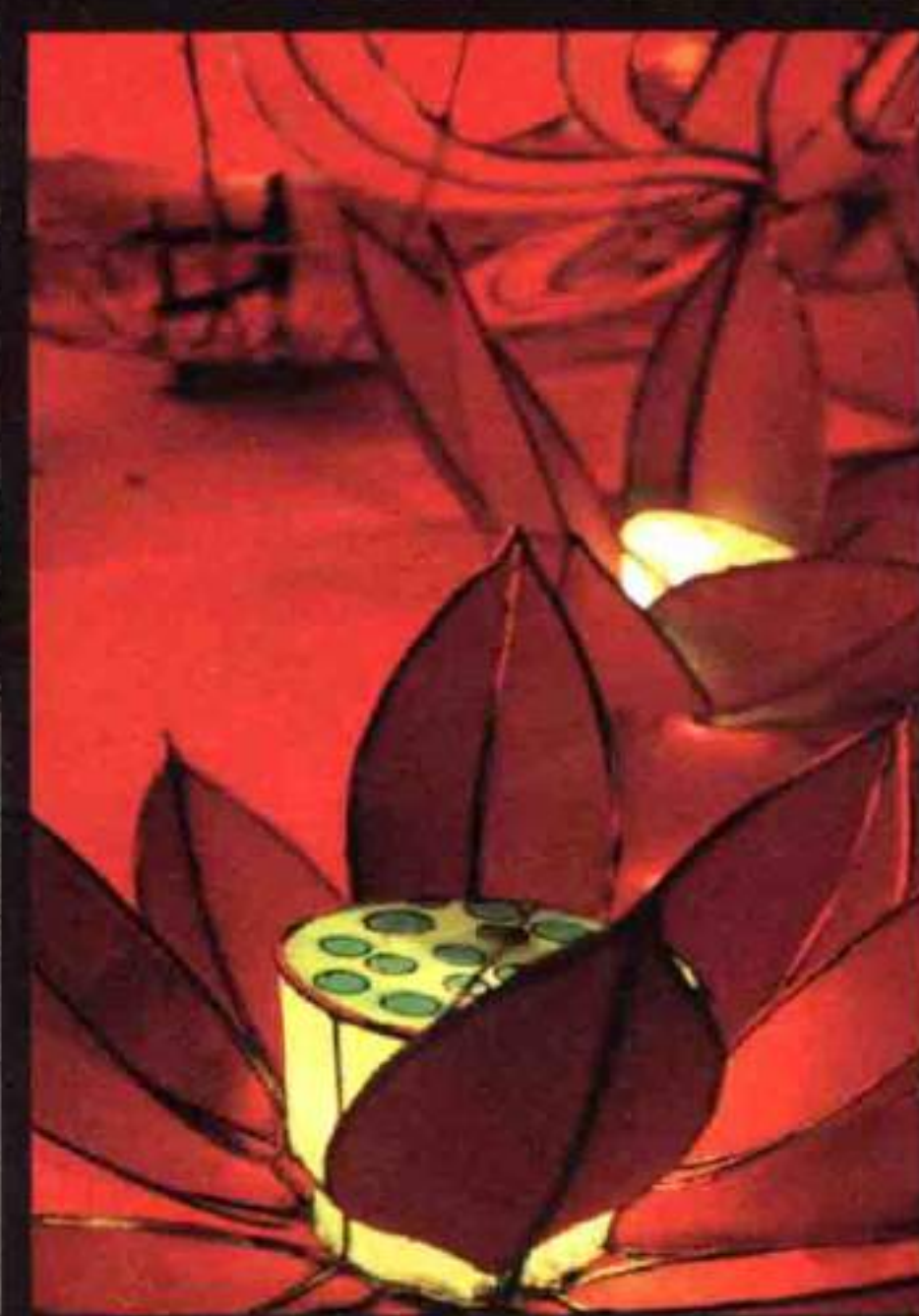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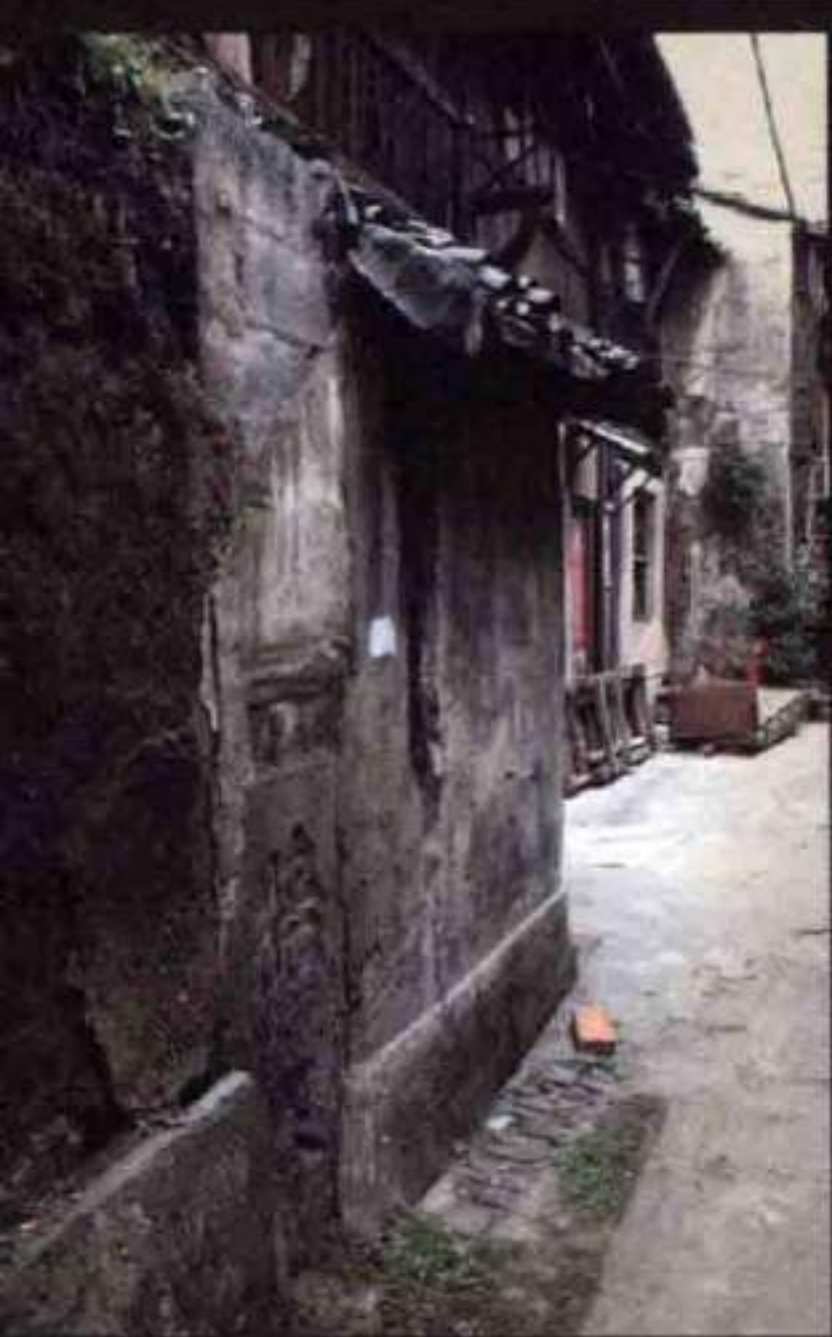
正月十五是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上元天官赐福的良辰吉日，旧时百姓们对这一天尤为看重。新年刚过，人们就开始为元宵节作起了准备。正月十二，即元宵节的第一天，杭城百姓将所有做好的龙灯都抬至吴山龙神庙，一番顶礼膜拜后，以墨汁点睛为其“开光”，俗称“乌龙会”。十三日为上灯夜，家家户户开始巧制花灯。十四日灯市正式开始，十五日达至高潮，灯彩游人纷纷转至坝头琵琶街。是时夜晚，杭城百姓不论士庶皆倾城而出，赏灯游街。此时的杭州城“巷陌瓜扎，欢门挂灯，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用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户户张灯结彩，莲花灯、兔儿灯、金鱼灯、生肖灯、走马灯等各色彩灯挂满大小街巷。家家灯火，处处管弦，沿街灯火连绵不绝，令人目不暇接。集中在吴山神龙庙的各式龙灯也开始向琵琶街聚集，民间的花灯舞队相互争奇斗艳，随龙灯一路飞舞翻腾，如路过殷实富户门前还会被请入院中舞上一番，以祈求神龙保佑，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除游灯河外，琵琶街还有猜灯谜、观傀儡戏、踩高跷、划旱船、击鼓舞狮等诸多社火百戏。位于凤凰山下的皇宫大内同样也是彩灯高悬，花灯工匠们在北宫门前搭起由彩色丝绸扎成的巨大山棚，上饰各种新颖奇特的花灯。一到二鼓时分，管弦齐鸣，皇帝在文武群臣的簇拥下登上城楼与民同乐。十六日夜，火树银花的元宵灯市渐渐收灯，龙灯舞队方才慢慢散去。

“正月十五灯市闹，看灯人上琵琶街”、“坝头灯市绝闹，酒肆面店，通宵买卖”、“诗人家住荐桥街（今清泰街），处处看灯此处佳”等诗句都是当年文人雅士们对坝头琵琶街灯市的真实写照。走在今天的元福巷，已很难感受得到当年流光溢彩、灯市绝闹的热闹场面。然而人非物是，巷旁接舍连檐的老屋依旧还是昔日烛光灯影中的乌瓦粉墙，这些陈旧的老屋或是天井重重的高墙深院，或是铺席栉比的货栈店房，只不过又多了些尘风雨露的侵蚀，以及一个个鲜红的“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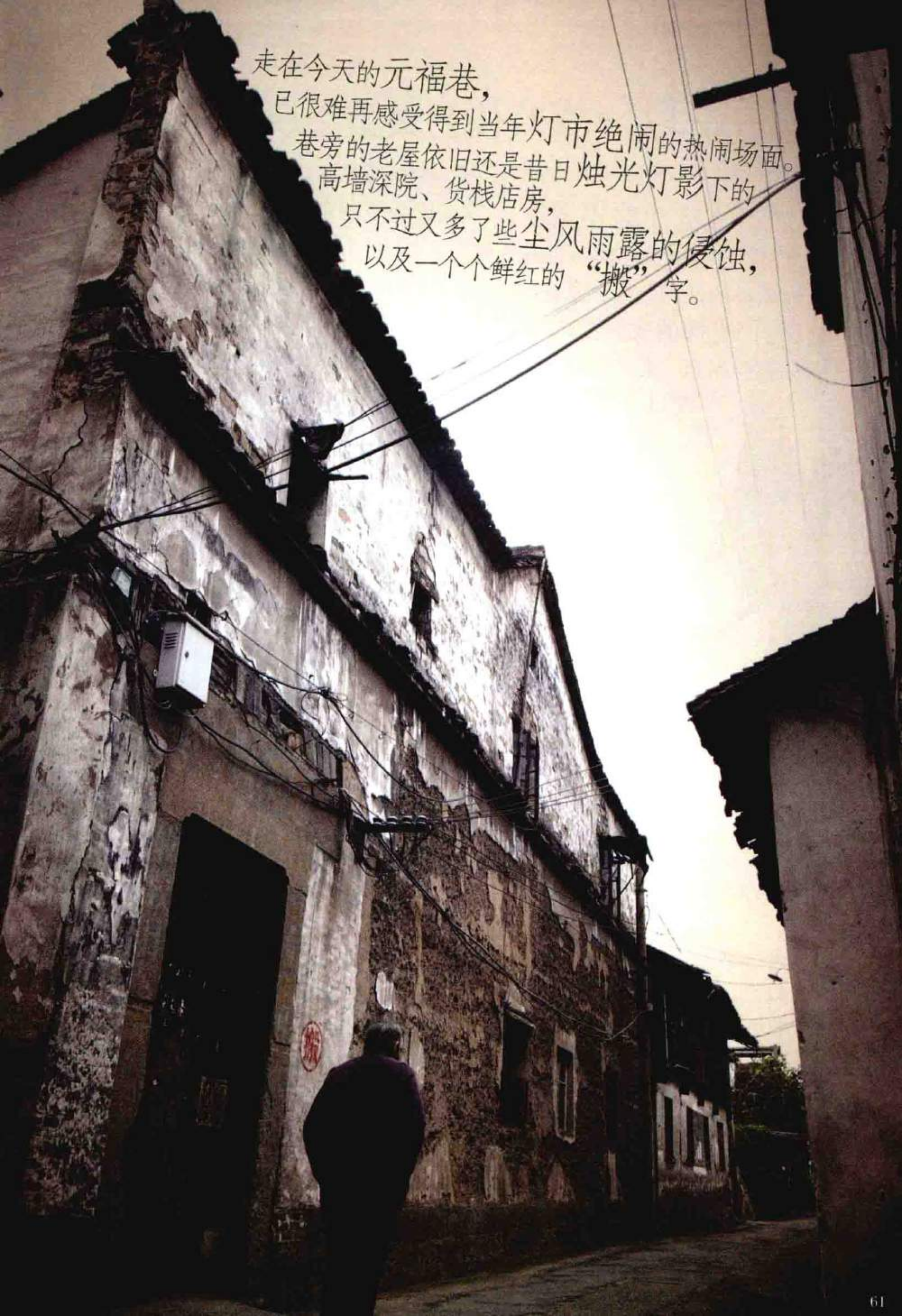








走在今天的元福巷，  
已很难再感受得到当年灯市绝闹的热闹场面。  
巷旁的老屋依旧还是昔日烛光灯影下的  
高墙深院、货栈店房，  
只不过又多了些尘风雨露的侵蚀，  
以及一个个鲜红的“搬”字。





# 积善坊·百戏伎艺聚集之所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中段积善坊巷 现状：现存数处老宅

“杭人亦无时不游”，这话说的是南宋，指的是西湖。泛舟游湖自是惬意悠然，但这仅是杭人诸多消遣之一。街巷集市中国画地献技的江湖艺人、茶坊酒肆说书唱曲的先生媚娘、歌馆青楼鼓乐吹弹的歌女艺妓，以及择期开放的私家苑圃，各项娱乐精彩纷呈、花样百出。每逢岁时节庆，更是百戏竞集、数日不绝。细数起来，宋人的节庆堪为史上之

最，有七十余个之多，如此高密度的节日使善娱事的艺人们索性在人口稠密处画地为市，长期为城中商贾百姓娱乐助兴，这种固定的游乐集市被称为“瓦肆”，又名“瓦舍”、“瓦子”。

临安瓦肆多集中在商业繁华地带，宋末据说多达23处。规模较大的有三元楼前中瓦子、三桥巷的大瓦子、盐桥下的东瓦子、众安桥南的北瓦子。其中尤以北瓦子规模最大，拥有勾栏13座（勾栏即戏院或舞台，以帐幕围合，内设戏台、后台、看席），不论士庶贫富，皆可购票入内观戏。其间说书唱曲、杂技百戏等演艺轮番上台，台上是锣鼓喧天，精彩纷呈，台下是男女杂沓，观者络绎不绝。昔日的百戏艺人们多聚集而居，城中积善坊巷一带即

为当年百戏伎艺们的栖身之所。积善坊与相邻的秀义坊同为南宋临安左二厢所辖坊巷，位于御道西侧，因艺人聚居，又有“上百戏巷”、“下百戏巷”之称。如今积善坊仍沿袭旧名，秀义坊则已改为了东平巷，曾经丝竹乐韵萦绕的坊巷人家也渐渐成为豪门富贾们的深宅府邸。

**大学士黄机故宅** 地址：积善坊巷内，已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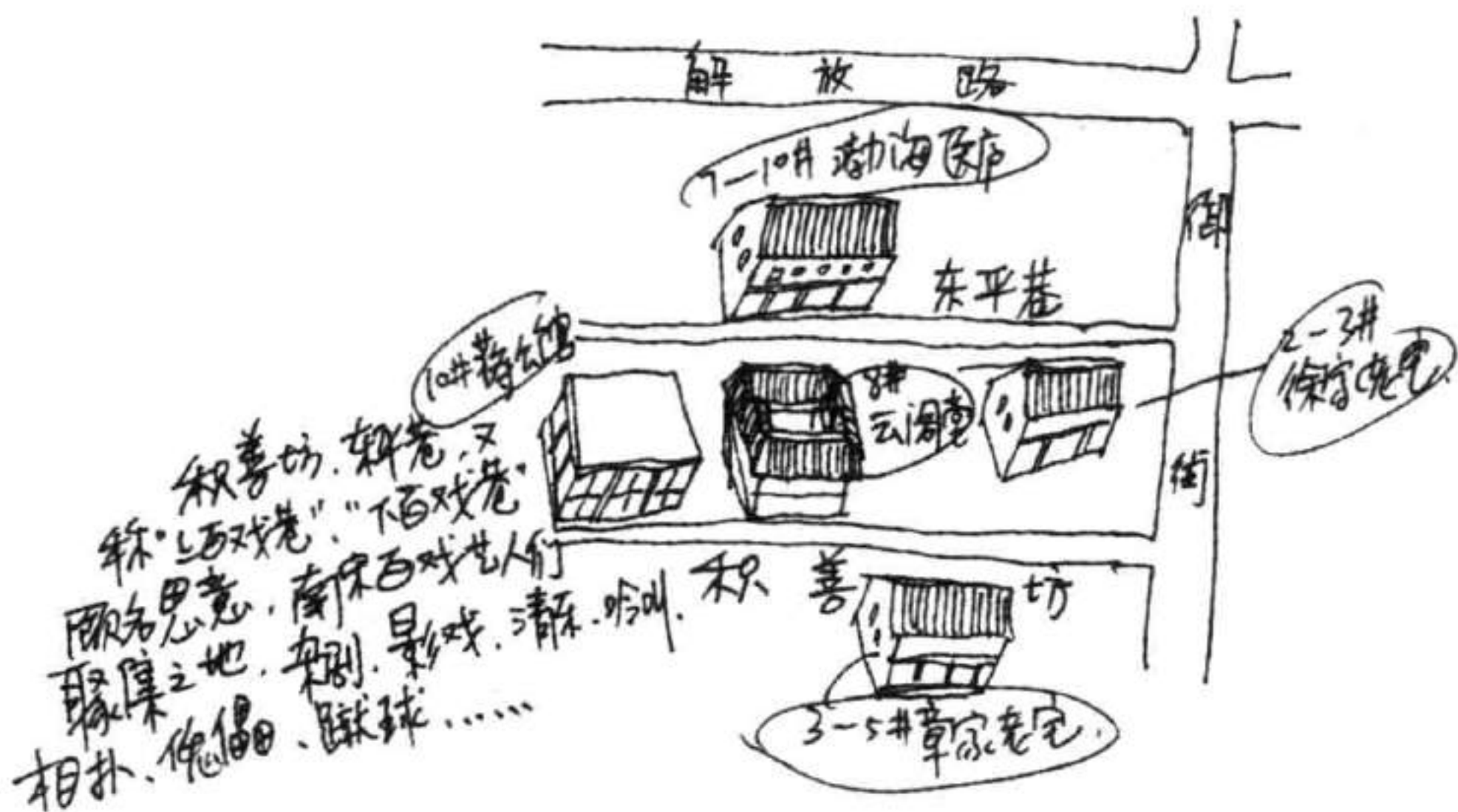
积善坊这条小巷先后曾出了两位名人，一是清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黄机，一是鲁迅先生的密友，著名实业家蒋抑卮。黄机虽身居高位，但清廉自爱，生活淡泊，平日里仅布衣素食，世人称其为“太平良相”。告老还乡后荣归故里，杜门绝迹，不入公府。清代张岷曾作诗曰：“甲第争传积善坊，里名百岁亦名堂。次辰（黄机）功业今犹在，遗址惟闻姓氏香。”











**蒋抑卮公馆** 地址：积善坊巷10号，今为豪瑞假日酒店的客房

蒋抑卮，杭州金融界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人称“蒋半城”。蒋家早年从绍兴迁至积善坊巷，以贩卖黄酒为生，后创办蒋广昌绸庄，在杭州丝绸界颇负盛名。蒋抑卮早年师从章太炎，后东渡日本留学，结识鲁迅、许寿裳等人。回国后，饱受西方先进思想浸淫熏陶的蒋抑卮对家族所经营的传统绸庄毫无兴趣，转而投身金融业，并于1907年发起创立了浙江首家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而大名鼎鼎的蒋广昌绸庄却因无人打理，终于1927年正式宣告停业。蒋抑卮将原绸庄老号一并拆除，在其旧基上兴建了一栋高三层的新式豪宅。新公馆造型简洁摩登，装饰考究，曾一度成为官巷口的标志性建筑。抗战期间，伪公安局、首任伪市长先后入驻蒋公馆，但伪市长何瓚入住不久之后，就被抗日志士刺杀于寓所餐厅。

**云阁堂** 地址：积善坊巷8号

与蒋公馆相邻的云阁堂同为蒋家产业，由蒋抑卮之子蒋庚声购得，本欲赠予爱女，但爱女不幸早亡，后租赁给《浙江商报》主编许廉父，解放后由居民分住至今。云阁堂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周高墙环绕，东西墙角各嵌一条界碑石，上镌“云阁堂余”四字，字迹丰腴遒劲，颇具大家风范。院内小楼中西合璧，外设檐廊，顶置露台阁楼，柱头檐下处均施以西洋雕花作为装饰。

**章家老宅** 地址：积善坊巷3、5号

积善坊章家祖上“因走仕途而积有厚禄，遂在积善坊巷置地建房”。章乐山后继承了这处产业，但却因在上海投资股票失败而被迫变卖。新房东陈老板在上海开有绸庄，这片宅院在多数情况下仍用于出租。章乐山也租住在此，直至其去世。章家老宅拥有房屋四十余间，四周环以高墙，但由于过度粉刷，乌瓦粉墙的老宅已是旧貌无存，唯有宅内的格扇门、雕花窗、勾栏檐枋还依然呈现出旧时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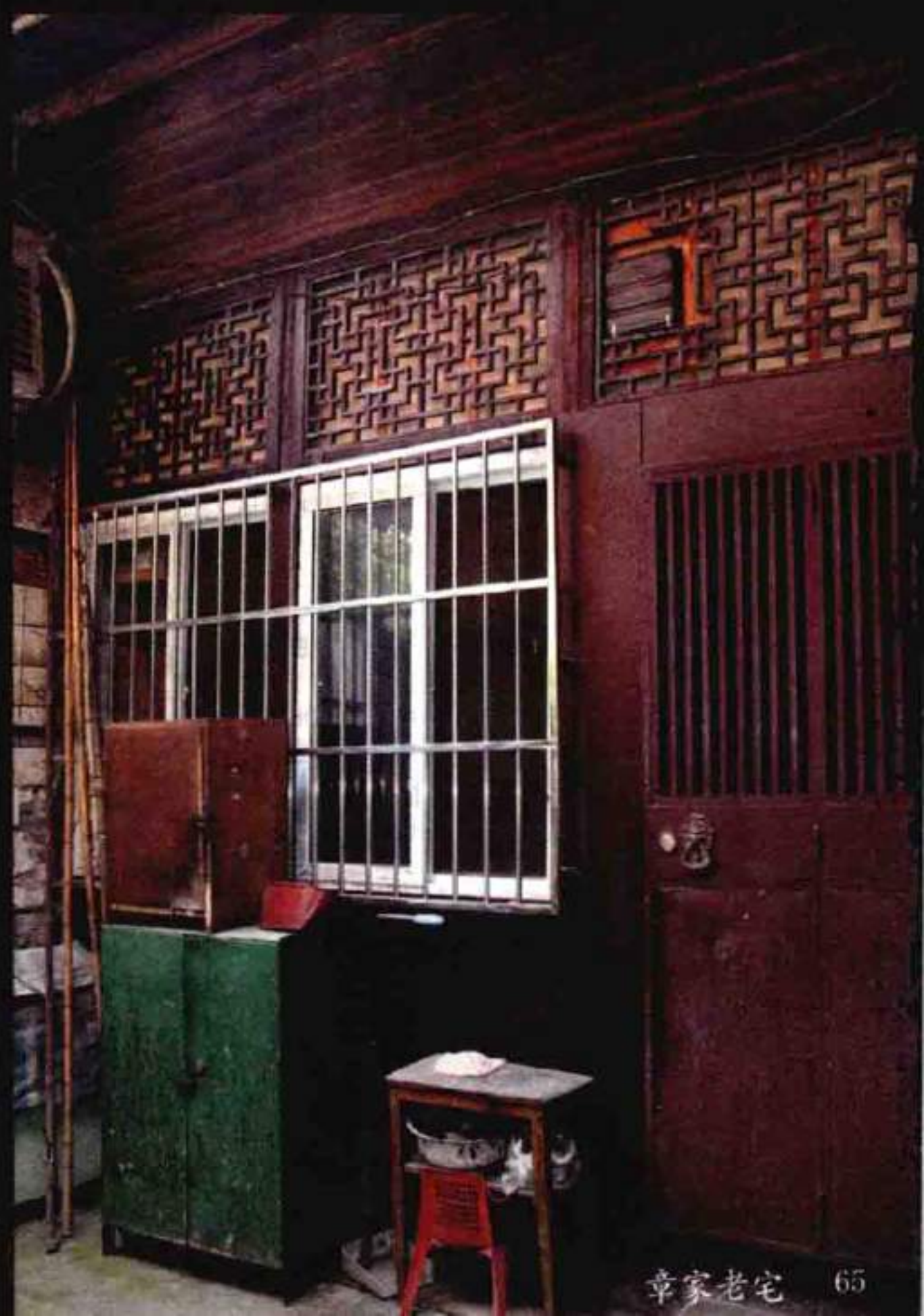
蒋抑卮公馆



云阁堂界碑



云阁堂



章家老宅 65



# 秀义坊·祭祀忠烈的东平巷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中段东平巷 现状：尚存有数处老宅

官巷口的东平巷，旧属临安左二厢秀义坊，与积善坊相邻，南宋时同为百戏艺人们的聚居地，故又称“下百戏巷”、“上百戏巷”。时过境迁，积善坊一名仍沿用至今，而秀义坊则有了个新名字“东平巷”，巷名的由来还得从唐开元盛世后的“安史之乱”说起。

公元755年，拥兵自重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今保定和北京一带）起兵叛乱，一路长驱直入，仅用三十五天时间就攻占了东都洛阳，自立为帝，国号燕。一时间河北诸郡迅速瓦解，唯有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真源县令张巡、睢阳太守许远等人起兵讨伐。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后终城破被俘，颜氏家族三十余人惨死屠刀之下。颜真卿后寻得侄儿颜季明的头颅，写下了天下三大行书之一的《祭侄文稿》。真源县令张巡与许远合兵一处固守睢阳，“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与数十倍于己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极其惨烈的“睢阳血战”，数月间与叛军征战400余次，杀敌12万人，直至城中粮食殆尽，“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

张巡的爱妾据说也被杀掉供将士们充饥。但最终还是因外援不至而城破，张巡、许远、南霁云、姚闾、雷万春等36人同时以身殉国。张巡殉国后，各地纷纷立庙以祭奠忠烈，至今在关中地区还有规模颇大的“孝王庙会”，人们所祭祀的孝王据说就是张巡和许远。南宋初年，张巡被追封为忠靖王，并在都城临安建东平忠靖王庙，同祀的还有许远、南霁云等人。元末，东平庙被毁，明洪武年间再度重建，庙前街巷取名“东平庙巷”，民国简称“东平巷”。







### 徐家老宅 地址：东平巷2号、3号



位于东平巷口的徐家老宅是一组保存较为完好的传统民居，现由东平巷2号、3号两处院落组成，可惜2号院曾遭大火，所有房屋付之一炬，仅留下满塑花草藤蔓图案的西式门楼和封火墙，门楼上还刻有老宅的建造年代“1933年”。3号院为两进的传统式院落，上下两层，院内雕门镂空，走马回廊，精细处皆施以蝙蝠、寿桃、石榴等吉祥图案，且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原是杭州大绸缎批发商徐宝琳，他后与法国留学回来的表弟胡海秋等人集资在杭州创办六一织造厂。由于经营有方，六一厂很快成为全国针织内衣12个全能大厂之一。抗战期间，六一厂被迫停产八年，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再度重振旗鼓，恢复生产。

### 渤海医庐 地址：东平巷710号



沿着东平巷往里走，有栋青砖砌筑的两层老屋，老屋墙角处嵌一石碑，上刻“三槐堂 王界”。听当地老人介绍，这里过去曾是一经营绸庄生意的大户人家，后来转让给了其远房亲戚王良甫。王良甫开有一间“益新祥服装厂”，专做西装，据说正是此人首开杭城洋装制作之风。王良甫接过老宅后，在其基础上重新修筑了一栋时下流行的石库门大院。没想到新居刚一落成，日本人就来了，王良甫只得携妻挈子外出避难，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又重回东平巷。王良甫的夫人裘笑梅也是杭城知名度颇高的一位人物，为如今的国家级名老中医，尤其是在妇科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被称为“华夏奇指，人间观音”。王宅第一进就曾是裘笑梅开设的诊所“渤海医庐”，其字号至今仍深镌于门楣石额之上。

注：三槐堂为王氏家族中最大的支派，早在宋朝初年，兵部侍郎王祐受太祖旨意密查魏州节度使符彦卿谋叛一事，并许诺以相位。事后太祖不但未兑现他的承诺反而还将其差往襄州。临行前，王祐在其宅院内手植三棵槐树，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结果他的儿子王旦在宋真宗时果真做了宰相，王祐从此也成为三槐王氏家族中的始祖。





徐宅门楼



徐宅天井



徐宅



徐宅



徐宅



渤海医庐



渤海医庐



镌有“三槐堂王界”的墙界石 69



# 里仁坊·蟋蟀声声闹里坊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里仁坊巷 现状：自发形成的蟋蟀集市

里仁坊位于官巷口北，旧属左二厢，是杭州城最后几处仍保留南宋厢坊旧称的街巷之一。其北为保信坊，俗称剪刀股巷，南为修文坊，即今天的邮电路东段。在这片旧里坊中，还保持着一项盛行于南宋的民间习俗，“斗蟋蟀”。

斗蟋蟀亦称“秋兴”、“斗促织”，名列花鸟鱼虫四大雅戏之一。始于唐天宝年间的斗蟋蟀在赵宋时代极为兴盛，尤其在宋室定都临安后，朝野内外大兴斗蟋蟀之风。南宋末相贾似道就是一位精于角斗的蟋蟀高手，人称“贾虫”。这位“蟋蟀宰相”玩虫也玩出了名堂，世界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就出自贾似道之手。上有当朝宰相沉迷其中，秋兴之风在杭州士庶百姓间也自然极为盛行，成为杭州最为古老的一项传统民间博戏，“家家皆养促织”，“不论老幼男女，皆以引斗为乐”。《西湖老人繁盛录》载：“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伙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直至今日，这一古老的习俗仍为杭州市民所喜爱。

现在的里仁坊蟋蟀集市规模并不大，寥寥数家而已，每个摆满竹筒瓷罐的小摊前都蹲满了玩家，每人手里一根蟋蟀草，挑挑这个，拨拨那个，那份雅兴还着实让成日忙于案头工作的人们羡慕不已。马大叔是里仁坊的常客，据他老人家回忆，里仁坊玩蟋蟀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但那时还没有形成什么市场，只是玩家们将自己的宝贝蟋蟀拿到这里相互较量切磋。卖蟋蟀的很少，价格也很便宜，一毛钱就能买上好几只。后来人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1997年后，卖蟋蟀的小贩多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再加上斗蟋蟀的、卖蟋蟀的、看热闹的，整个里仁坊都挤满了人，蟋蟀的身价也是一路攀升。杭州本地蟋蟀相对便宜，售价仅为1-2元，多半是给孩子们玩物，而那些以雄健善斗而闻名的山东蟋蟀（山东是蟋蟀的著名产地，尤其是凶悍善斗的山东宁津蟋蟀更是蟋蟀中的王者，历来均为朝廷贡品）则是身价不菲，从10元到数百元不等，据说那些带有将军头衔的还能价值千金。古人玩蟋蟀颇为讲究，首先蟋蟀要无“四病”，即仰头、卷须、练牙、踢腿，体形雄而矫健者方为上品；身体颜色也有尊卑贵贱之分，“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蟋蟀相斗时，对峙双方须个头重量相当，再放入盆中或罐中，用蒸熟后特制的日苡草或马尾鬃引斗，一场厮杀下来，败者仓皇而逃，胜者趾高气扬，张翅长鸣，向主人邀功请赏。赏玩鸣虫不仅仅是项古老的民间游戏，也是人们对返朴归真的一种向往，其中意趣或许是电子玩具与游戏所无法替代的。然而，一些玩家总将这一“绿色宠物”与赌博拉上关系，使这个能鸣善斗的小精灵始终与“玩物丧志”相伴相随。



## 逸庐 地址：里仁坊巷17号

逸庐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原为浙江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吴逸卿的府邸，吴局长购得此处小楼后除部分自住外，剩下的分别租赁给金星乐器店与和记麻袋店作营业用房。逸庐平面呈“L”形，漆黑的铁皮大门及施以卷草纹装饰的石库门仍保持着昔日旧貌。







答范經  
 見於  
 風是亦古  
 戲傳至外  
 在也自唐  
 其聲然錯并紙繆正夜不少  
 余值小圃涼生酒酣夜坐風  
 飄桐葉露濕桂花恐林四壁  
 安凄切切因捨舊編挑燈剛  
 定非敢自附終古之格物者  
 予亦一時游戲偶及云爾







# 四百八十寺

杭州佛事始于东晋，兴于吴越，盛于南宋。五代钱氏立吴越国，信佛顺天，广筑新寺，时有“东南佛国”之称；宋室南渡，佛事更盛，梵宫佛刹，遍市湖山之间，时有庙宇宫观四百八十所，在西湖周围形成了以天竺灵隐为中心的北山寺庙群，和以南屏净慈为中心的南山寺庙群。然而在一百五十年前，一场浩劫席卷而来，千余年来所积累的佛寺宫院皆遭焚毁。查阅杭州相关佛寺文献资料，都有一段相似的文字记载，“毁于咸丰XX年，后重修”或“毁于兵祸”。为何人所毁？这“兵”又为何人？文献往往少有提及，如若异族，金人、元人、西洋人、东洋人，史料不会如此手下留情。然而江南佛寺遭如此大规模的焚毁，近代史料上仅以一笔略略带过，不免心生疑虑。查阅方知，毁掉江南千年佛教艺术的罪魁祸首居然是我们儿时心中的英雄，“伟大的”太平军将士。无独有偶，百年之后，同样革命的小将们，再次大规模地摧残了重建后的圣地，号称佛都的杭州城一度断了香火。杭州城曾有着怎样的佛事盛况？昔日的吴越三百六十寺，南宋四百八十寺，今所存几何？旧时的佛迹今又何处可寻？





# 龙兴寺·大唐经幢，杭城之最

地址：下城区延安路北段灯芯巷口 现状：筑亭保护

钟灵毓秀的杭州城虽然历经了数千年的沧桑巨变，但依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历史遗存，五代的佛塔、宋元的造像、明清的老宅比比皆是，然而其年代最为久远的建筑当属何物？是古寺灵隐，还是六和古塔？是白堤上的断桥，还是小瀛洲的三塔？其实这些著称于世的名胜都算不上杭城最为古老的建筑，真正最古老的建筑似乎还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它就是隐匿于延安路旁的唐代遗构龙兴寺经幢。

相传南朝梁大同二年，即公元536年，邑人鲍侃舍宅建寺，始称“发心寺”，隋称“众善寺”，唐又更名为“龙兴寺”。唐开成二年（837年），龙兴寺僧人远赴五台山取回《陀罗尼经》，并将其镌刻在经幢之上，供奉于寺中，以镇魔驱邪，护佑太平。唐末，由于朝廷的灭佛运动以及战乱、火患等诸多原因，龙兴古寺屡遭劫难，终焚毁殆尽，而那对高耸的经幢也踪迹全无。北宋大中祥符初年，龙兴寺得以重修，信奉佛教的宋真宗特御赐额“大中祥符寺”（全寺又分为龙兴、祥符、戒坛三寺）。重建过程中，人们仍未发现那对被誉为“龙兴十宝”之一的唐代经幢。据说苏东坡主杭期间也常来祥符寺与琴僧惟贤闲聊，还曾问起唐经幢的下落。直到明朝末年，灯芯巷的一场大火终使这消失了七百余年的唐代经幢重见天日。那日，灯芯巷东头突起大火，为防止火势蔓延危及街坊四邻，人们拆除了一些屋舍，没想到在拆墙灭火过程中却意外发现了埋藏在墙基下的唐代经幢，并将其立于原处，“一时里人喧动，随喜瞻礼者街填户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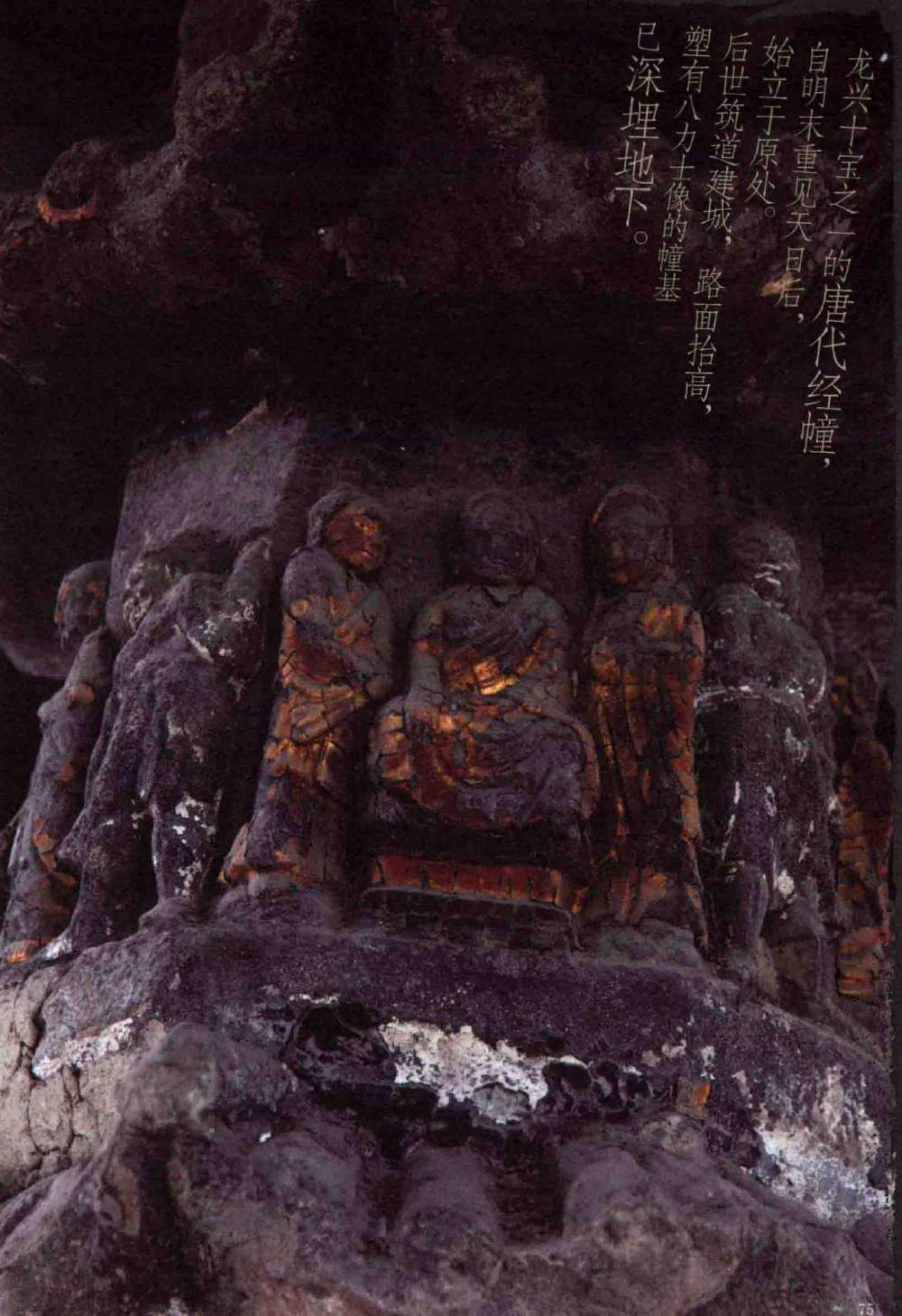
龙兴寺自建成后，千余年间数度被毁，但历朝历代也数度重建修葺，使香火得以延续，但最终于还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彻底化为灰烬，仅存那座世人寻觅了数百年的唐代经幢。经幢残高5.42米，呈八角形石柱。由于历经千年，路面不断抬升，刻有八尊力士像的幢基已深埋于约1.6米的地下；幢身高1.76米，八面均刻唐代著名书法家胡季良手书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字体温润秀丽，行笔流畅；幢顶为重檐八角攒尖顶，檐间塑有佛、菩萨、弟子、力士及供养人等造像，姿态各异，形象丰满生动，具有浓厚的唐代风格，经幢造像均施以彩绘贴金，虽有脱落，但至今仍熠熠生辉。

宋时的祥符寺位于南宋御街之上，左有镇城、常平两大粮仓，右有仁和县衙、大理寺、军器监所以及仁和县学、贡院试馆等署衙机构，自古为杭城繁华之地。寺旁灯芯巷以盛产灯芯而闻名，每逢元宵之夜，祥符寺一带彩灯高悬，沿街灯烛连绵不绝。苏东坡与曾子固也曾在此饮酒观灯，各作《祥符九曲观灯》诗一首，留下了“纱笼擎烛迎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斗连朝”，以及“月明如昼露华浓，锦帐明郎笑语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东风。红云灯火浮沧海，碧水楼台浸远空”等流芳后世的千古佳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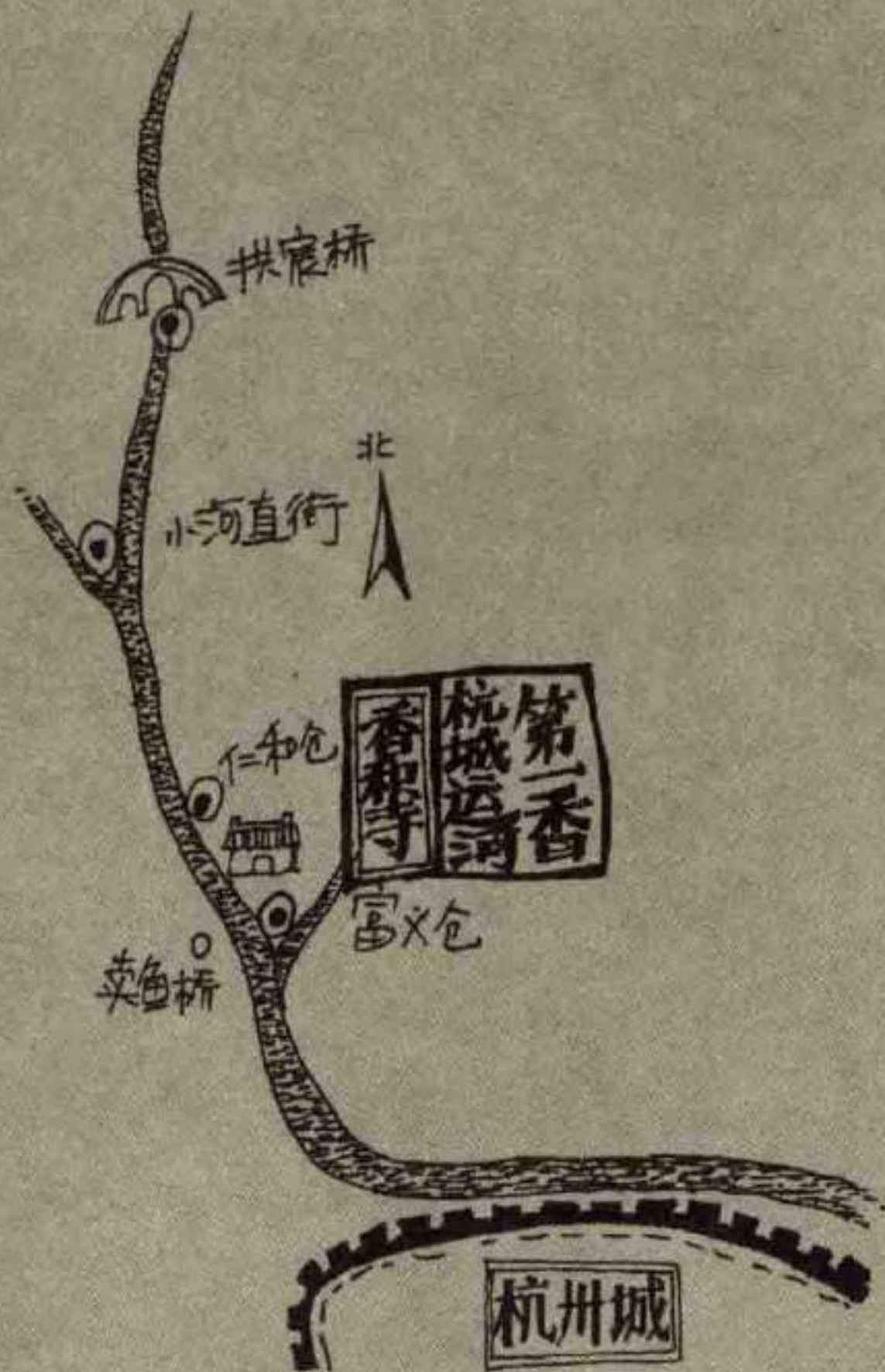




龙兴十宝之一的唐代经幢，  
自明末重见天日后，  
始立于原处。  
后世筑道建城，路面抬高，  
塑有八力士像的幢基  
已深埋地下。








## 香积寺·西湖香市第一香

地址：拱墅区大兜路香积寺巷 现状：现存石塔一座

旧时的风俗节庆繁多，春节及元宵节刚过不足一月，又有一全民齐游的传统节日“花朝节”。农历二月，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这月十二日正是传说中百花神的生日。是日，无论乡间农人，还是城里的士民都要四处赏花游春。而花朝之日至谷雨来临前的数十天，不但风和日丽，是出游踏青的绝好时令，也是蚕忙前的闲期。得此空闲，江南蚕农们相约结伴来到天堂佛地杭州朝山进香，祈神赐福，即人们常说的“借佛游春”。

苏杭之地，早在数千年前就与蚕桑结下不解之缘，城里字号货庄大多经营丝绸锦缎，乡村农家则户户栽桑养蚕。养蚕是个精细的劳作，孵化、喂桑、结茧，每一环节不得有丝毫的马虎，稍有偏差，都将导致前功尽弃。因此在蚕忙之前，蚕妇们即使借贷典当，也要凑足盘缠香钱在开春时到西湖燃香拜佛，祈求蚕桑丰收。世世代代，相沿成俗。每年正月刚过，浙间杭州、嘉兴、湖州，苏南无锡、常州、苏州等地乡村的蚕妇们便带着香粽米糕，沿运河而下，结伴前往杭城朝圣。进香的队伍少则二三十，多则上百人，清一色的明黄香袋、蓝花布衣，头上还戴着一朵用绒线扎成的蚕花。





南下的香船，  
经运河，过拱宸，入湖墅，  
至大兜路时迎来入杭后的首座大寺，香积寺。  
一路舟船劳顿的  
蚕妇香客们莫不在此泊舟登岸，  
烧上入杭后的头一炷香，  
以祈求神明保佑，消灾赐福。



南下的香船，经运河，过拱宸，入湖墅，至大兜路时迎来入杭后的首座大寺香积寺。一路舟船劳顿的蚕妇香客们莫不在此泊舟登岸，烧上入杭后的头一炷香，以祈求神明保佑，消灾赐福。香积寺，吴越时期的一座千年古刹，始建于978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但对于吴越百万民众而言，则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此年的5月4日，吴越王钱弘俶尊“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祖训，审时度势，率吴越八十六县五十五万户及十余万将士纳土归宋，成为十国中唯一没有经历战争浩劫而和平统一的国家。而在此之前，楚地、蜀地、粤地、吴地等则在大宋王朝的统一战争中，生灵惨遭涂炭，所筑梵宇琳宫也皆付之一炬。苏东坡曾这样盛赞钱氏：“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其有德于斯民甚厚。”建于此年的香积寺既是吴越国最后一座佛教寺院，也算是对吴越钱氏“纳土归宋”这一荫及后世功德的历史见证。

香积禅寺位于“银湖墅”的大兜路，千百年来始为舟楫辘辐，市廛繁盛之水路要津，常年香烟缭绕，钟磬诵经声不绝。虽不及天竺、灵隐、昭庆、吴山等地香火，但“杭城运河第一香”的美名还是引得许多城中和外埠的商贩争先恐后地赶来摆摊搭棚。香烛纸钱、糕糖果品、泥人玩偶等各类摊席店铺云集成市，鳞次栉比，占满了寺庙山门前的香积寺巷。燃完头炷香后，蚕妇们继续乘船沿运河南下，泊舟武林门外的松木场，由此登岸沿西湖群山朝拜诸寺，直到她们认为所有神仙菩萨都拜完了，敬到了，才去城里买些土特产品结队返回乡下，安下心来伺候那些即将孵出来的蚕宝宝。如今每年开春之后，仍能在西湖灵隐的游人潮中看见一队队的上香大军，除了身上的衣服多了些颜色款式，那背着的明黄色香袋、别着的丝绒蚕花，仍还如同昨日。

解放后，“杭城运河第一香”最终还是断了香火。有着990年历史的吴越古刹被改为了运输设备厂。又过了数十年，香积寺殿堂香房因修建厂房车间而被拆毁殆尽，仅留下一座白石佛塔，据说这也是杭州城至今唯一尚存的清代石塔。石塔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香积寺祥文禅师拓建寺院时主持修筑，原为双塔，分立于寺前东西两侧。1968年，东塔被拆毁，今仅剩西塔一座。西塔九级八面，峻拔耸秀，塔身由太湖石砌筑而成，每层皆饰钉钹壶门，壶门两侧浮雕经文和菩萨天王侍者像，造像或端庄凝重，妙相庄严，或身裹甲冑，威武凛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人们彻底砸掉了这座千年佛刹。新千年过后，人们又因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原旧址基础上复建了香积禅寺，重续上了香火。寺前老巷，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又再次摆上了那些消失已久的香烛小摊。





香积寺遗下的石门



大兜路上的民宅



金桂盛开的季节



香烛小摊



香烛小摊



香烛小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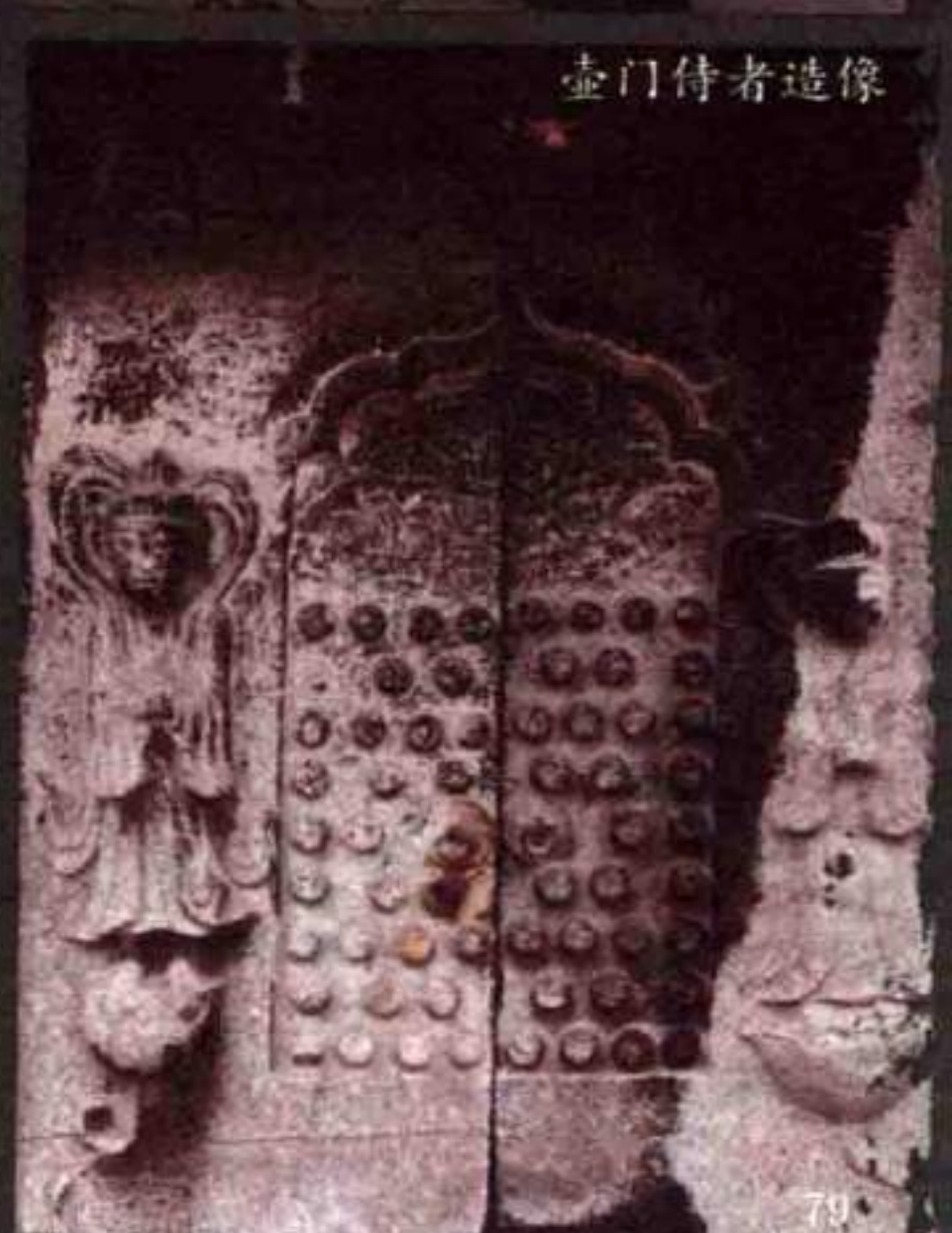
西塔石刻造像



壶门天王造像



壶门侍者造像





# 弥陀寺·匿于闹市中的摩崖石经

地址：下城区保俶路弥陀寺路 现状：尚存大殿、藏经楼、僧房、摩崖石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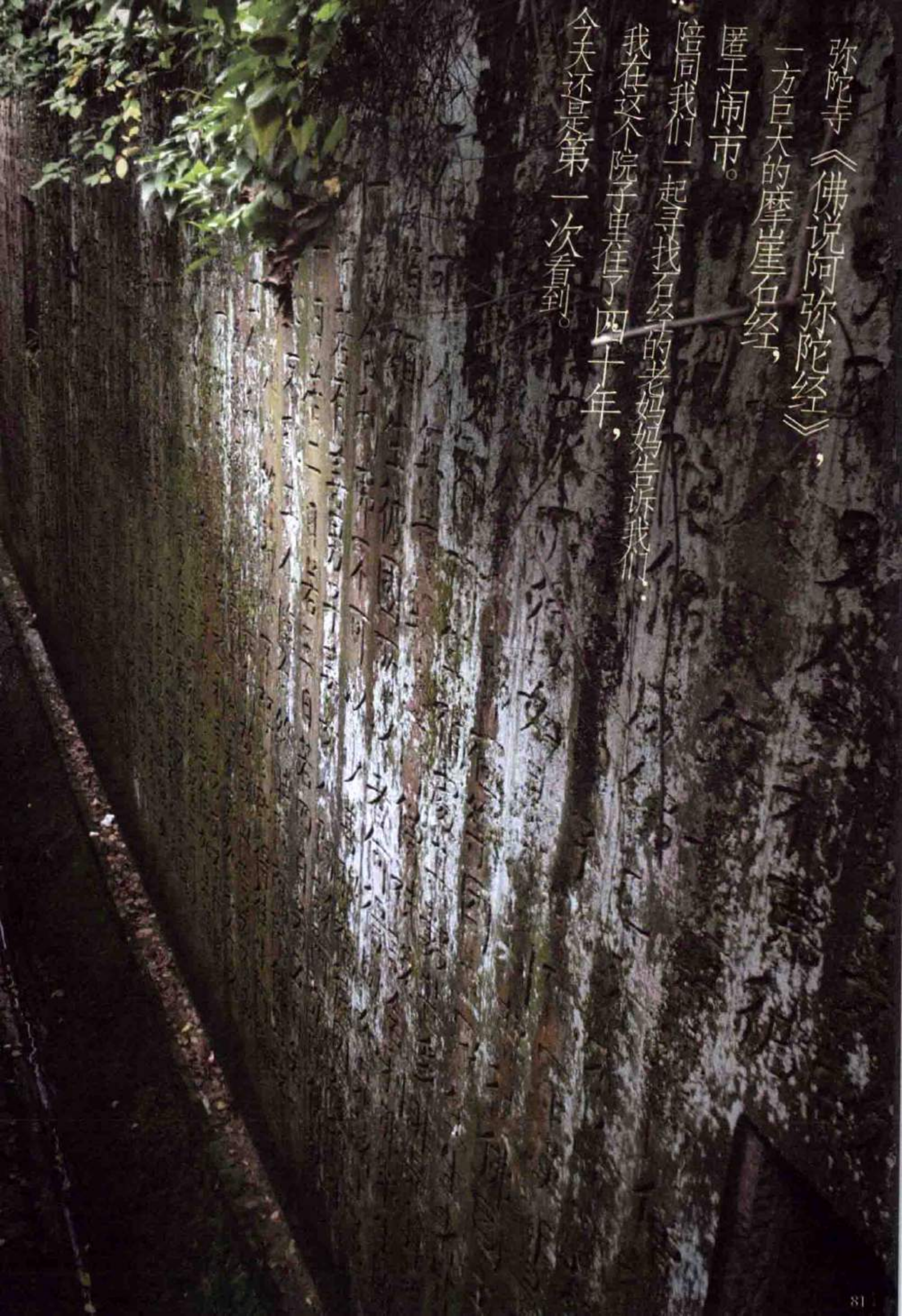
南来的蚕妇们在香积寺燃了入杭后的头炷香后，继续顺运河而下，经余杭塘河入西溪，最后在武林门外松木场放缆泊舟。松木场古为一河荡地，其北经西溪与运河相连，南有河道通往西湖。西部山区的木材多经水路贩运至此进行交易，逐渐形成热闹的松木市场，通向西湖的水道也取名“松木场河”。香会期间，来自杭嘉湖、苏南等地的千百艘香船云集松木场，舳舻相衔，殆无隙地，时人有诗云：“选佛同登松木场，村婆都为来祀蚕。填河小艇金如织，一色黄旗写进香。”人们又给松木场取了个颇为优雅的名字“香荡”。许多香客登岸后投宿客栈或寺庙，也有部分以船为家，每日拜完佛后再夜宿自家船内。清《西湖志》曾记载：“每至夕阳在山，则樯帆卸泊，百货登市……篝火烛照如同白日，凡自西湖归者，多集于此，熙熙攘攘，人影杂沓，不减元宵灯市。”游春朝圣的蚕妇们也许未曾想到，她们入杭夜泊的河荡地居然还成了钱塘城里的八景之一，“北关夜市”。





弥陀寺《佛说阿弥陀经》，  
一方巨大的摩崖石经，  
匿于闹市。

陪同我们一起寻找石经的老妈妈告诉我们，  
我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四十年，  
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





说的这些都是旧时的风物，后来随着河道淤塞，松木场日趋凋敝。入了民国，还成了处决人犯的刑场。解放后，人们填平松木场河，并在上面建起了成排的住宅楼。虽说香客走了，香船散了，香荡也填了，但在昔日信众云集的松木场旧地上，仍还存有一处原汁原味的香火故地弥陀寺。武林门外的弥陀寺依一小丘而筑，丘高不过二三十米，为宝石山余脉，旧名“棋盘山”，后改称“弥陀山”。弥陀寺位于小山北麓，山南则是戒备森严的省府大院。和那些始建于吴越南宋的古刹相比，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弥陀寺实为杭州诸寺中的“小沙弥”。但在太平天国兵乱之后，西湖佛寺宫观皆因兵祸焚毁，尚在恢复重建中，而弥陀寺却因新建而香火鼎盛。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杭州参观佛寺时，首先去的便是弥陀寺，其次才是灵隐诸寺。他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曾写到“第一座寺庙是‘弥陀寺’……大殿里供奉的三尊神分别是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菩萨……释迦牟尼佛被放到了后面的背景上。似乎在重要性上要逊于这三位尊神”。

顺着保俶路旁的弥陀寺路很容易找到这处古老寺庙。弥陀寺现存东西两路，前后三进。西路主体建筑为两栋青砖老楼，上下两层，硬山顶，典型的民国时期建筑。楼内挤满了数十家住户，多是些来自四川、湖南等地的务工人员。老人说，第二栋老楼过去是寺院的藏经楼，门额上还嵌有文字，后怕被人乱砸，有住户悄悄将门额用白灰敷上。寺院东路现改为向阳晶体管厂，院内前殿、大殿、僧房等屋舍目前皆充作办公室、仓库、车间或职工宿舍使用，红砖水泥墙换下了原来雕刻精美的格扇门雕花窗木槛墙。院内正中或许就是当年英国传教士文中所说的弥陀大殿。大殿三开间，空间高敞，大屋顶、檐枋、斗拱、柱头等仍保存较好，石柱上的楹联清晰可见，当然也少不了“伟大的毛主席”等字样。

殿后砌一两层小楼，六七十年代制式。而在这栋不起眼的小楼身后，却藏匿着一面镌于百余年前的巨大摩崖石经《佛说阿弥陀经》。石经凭崖而凿，与小楼紧紧相贴，间距也就一米有余，甚至有间小厨房就直接搭在了石经上。长40米，高6米，满布青苔的石壁上密密匝匝刻满了经文，约计七十行，一千四百余字，每字约二十厘米见方，字迹圆润端庄，笔法遒劲，既有颜书风格，与摩崖石经鼻祖，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也颇为神似。查阅史料后方知，《弥陀经》系清末桐乡名士沈善登亲笔手书。沈善登乃清同治七年进士，因无意仕途，长期寓居苏州读书著述，拜佛游学，晚年应邀出任桐溪书院、仙潭书院山长，讲学二十年。光绪四年（1878年），应古昆法师之邀，沈善登用24天在苏州圣恩寺书写《弥陀经》一部，佛经加附记共计2194字，每字约六寸，并请巧匠镌刻在此山崖上。石经历时三年竣工，此时正是洪杨之乱结束17年后，整个江南佛事尚在恢复重建中，杭城巨型摩崖石经的镌成，实为当时杭州城，乃至整个佛教界的一大盛事。弥陀寺后屡有拓建，直至民国，一度位列杭城四大寺院之一。





已成大杂院的弥陀寺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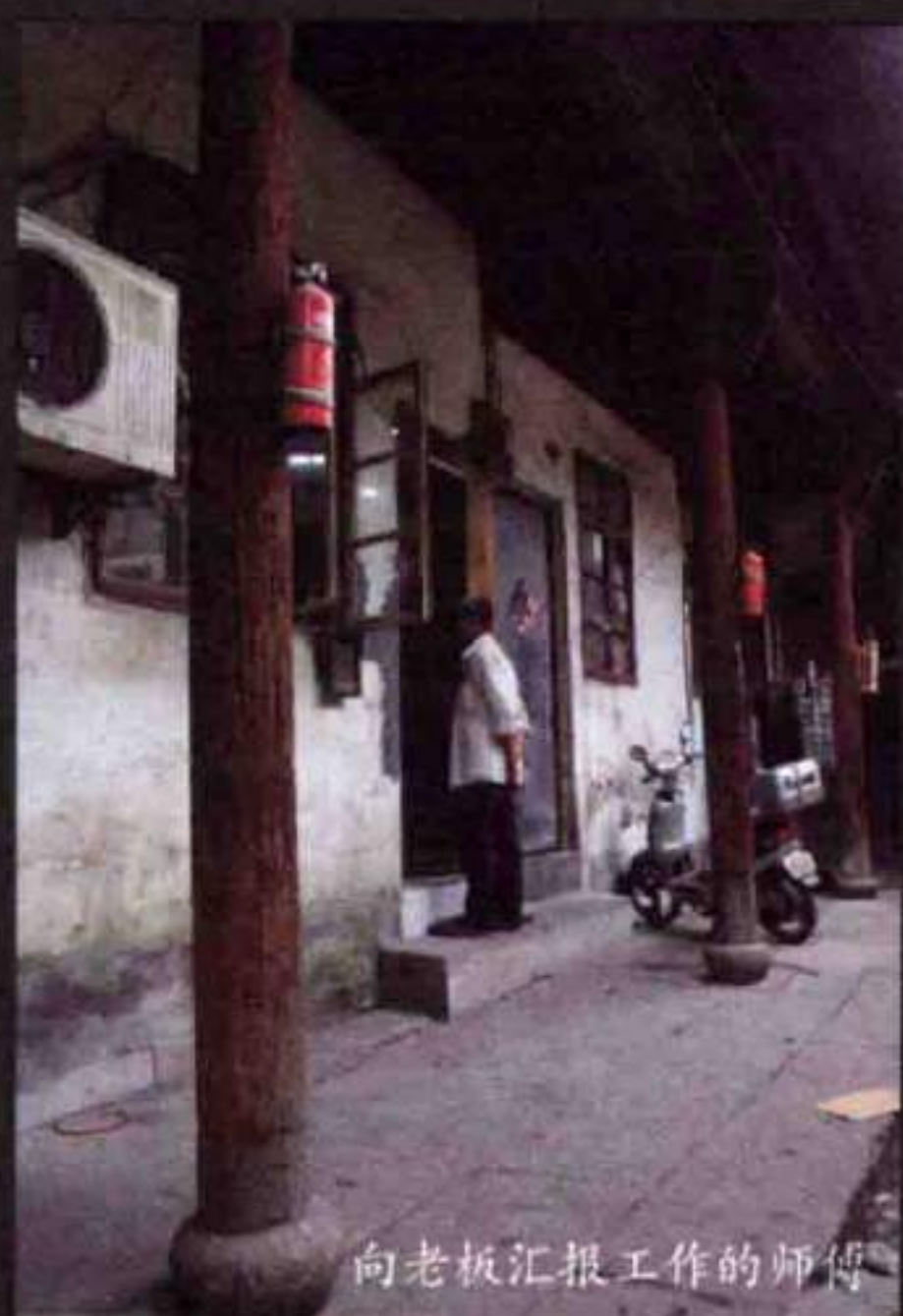
弥陀寺藏经楼



中路大殿改为晶体管厂



弥陀寺大殿



向老板汇报工作的师傅



搭在石经壁上的简易小厨房



留有历代书痕的大殿石柱



弥陀寺旁的民宅，后为省府大院



闲适的老人



佛家僧尼将经文镌于石上，是为使佛法能得以永存。各种石经中，最为宏大的莫过于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摩崖石经。如果说凿于北齐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堪称摩崖石经之鼻祖，而位于弥陀寺的《弥陀经》或许算是古人镌刻的最后一块摩崖石经。一百三十多年后，弥陀寺石经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是石经的幸运，也是杭城人的幸运。然而古寺、车间、居民混杂的局面，却让这面闹市中罕有的摩崖石经显得颇为尴尬。









# 宝石山造像·北山胜迹，摩崖二十龕

地址：西湖区宝石山东南麓入口牌坊处，宝石山下一弄

现状：尚存摩崖造像石窟二十余龕及古庵一处

宝石山于这座城市来说，不过是西湖诸山中的一座，因色呈赫红，石如宝石，故名。山巅巨石是眺望西湖的绝佳去处，无论清晨还是黄昏，无论细雨霏霏，还是星辰点点，苏堤、断桥、渔舟画舫、荷湖柳岸皆尽收眼底。或天水茫茫，灵秀温润；或晚霞浮云，娇艳妩媚。今日的宝石山虽说也是西湖旁一闻名遐迩的风景名胜，但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只是岭上的保俶塔、抱朴道院、初阳台，以及栖霞岭上的数处古老洞穴。至于佛迹，那似乎应是灵隐、南屏的风物。

殊不知宝石山香火佛事之盛远胜于它处。早在四百多年前，明人田汝成罢官归故里，穷览西湖胜迹，撰成《西湖游览志》24卷。志中曾将出钱塘门后濒湖依岭的北山胜迹一一罗列。若省去那些王侯逸士所精心构筑的园囿别墅、楼榭水阁，仅历代相沿的佛院道宫祠庙就令人目不暇接，由东至西大致有：钱武肃王庙、五圣庙、菩提院、真觉院、法济院、妙因院、宝严院、普润寺、昭庆律寺、庆忌塔、灵卫庙（祀金胜、祝威）、宝胜院、洞明庵、精进院、延庆院、澄寂院、崇寿禅寺、宝所塔（即保俶塔）、石屏院、金牛护法院、金轮梵天院、大佛禅寺、相严院、智果禅寺、显功庙（祀岳璠）、普安院、治平寺、玉清宫、葛仙庵、初阳台、紫阳书院（祀紫阳先生）、玛瑙寺、白云庵、招贤寺、寿星院、四圣延祥观、嘉德永寿寺、凤林寺、岳王庙（祀岳飞）、翊忠祠（祀刘允升、施全）、张烈文侯祠（祀张宪）……

今日的宝石山，在太平天国军队及后世人民的轮番努力下，已难见旧时梵宫佛刹的踪迹，倒是宝石山腰一条石径古道，让早已成为公园的昔日佛山多少有了些许的佛气。古道位于宝石山东南麓入口牌坊处，也是市民游人登山览胜的必经之路。就在古道旁的崖壁上，前人为我们留下了二十余龕大大小小的石窟造像，延绵五十余米。

首龕起于崖壁东侧，即今宝石山牌坊处，龕内坐像面容残缺，倒是肩旁的净瓶祥鸟保存完好，像下开有一方题记，宽近两米，上书文字若干，可惜久经岭中雨露潮气侵蚀，风化严重，已难辨识；第二龕上端和左侧各有一方题刻，经专家考证，上方是以梵文书写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左龕刻“南无无量寿佛”，落款为“洪武十四年上元日自然刊”；第四龕高宽均约两米五左右，是摩崖造像群中最大的单像佛龕；第五龕乃主龕，宽约四米，中塑释迦牟尼佛，左右分列文殊、普贤二菩萨，内壁遍涂朱砂。整个摩崖共计大小造像26尊，摩崖题刻十余方，但多在文革中惨遭砸毁，残存至今的不是空荡荡的石窟，就是一尊尊面容身形皆毁的残迹，唯有第八龕保存较为完整。第八龕位于崖壁西侧，高约一米，宽约七十厘米，中立一小人，光头大眼，肩挑行囊，头顶有祥云升起，一小佛端坐其间。龕中石像虽雕凿粗陋，但神情举止憨态可掬，颇为生动。这尊小像非佛非仙，是僧是民，也无从考证。但在那个年代，肩挑手扛者俨然就是伟大的劳动人民。一番大锤之后，自然是诸佛皆毁，独留此像。





第二龕,上书六字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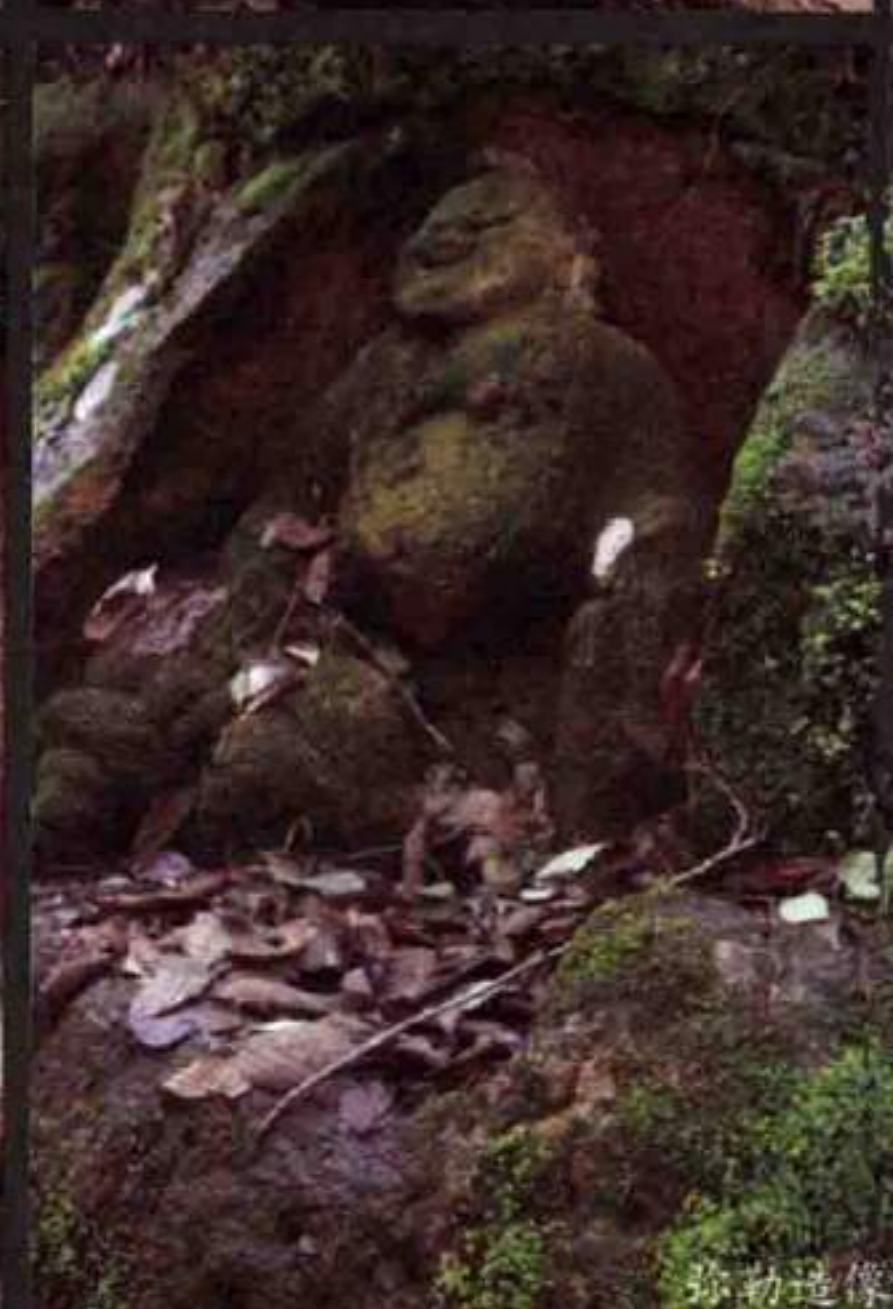
第四龕,摩崖造像群中最大的单像佛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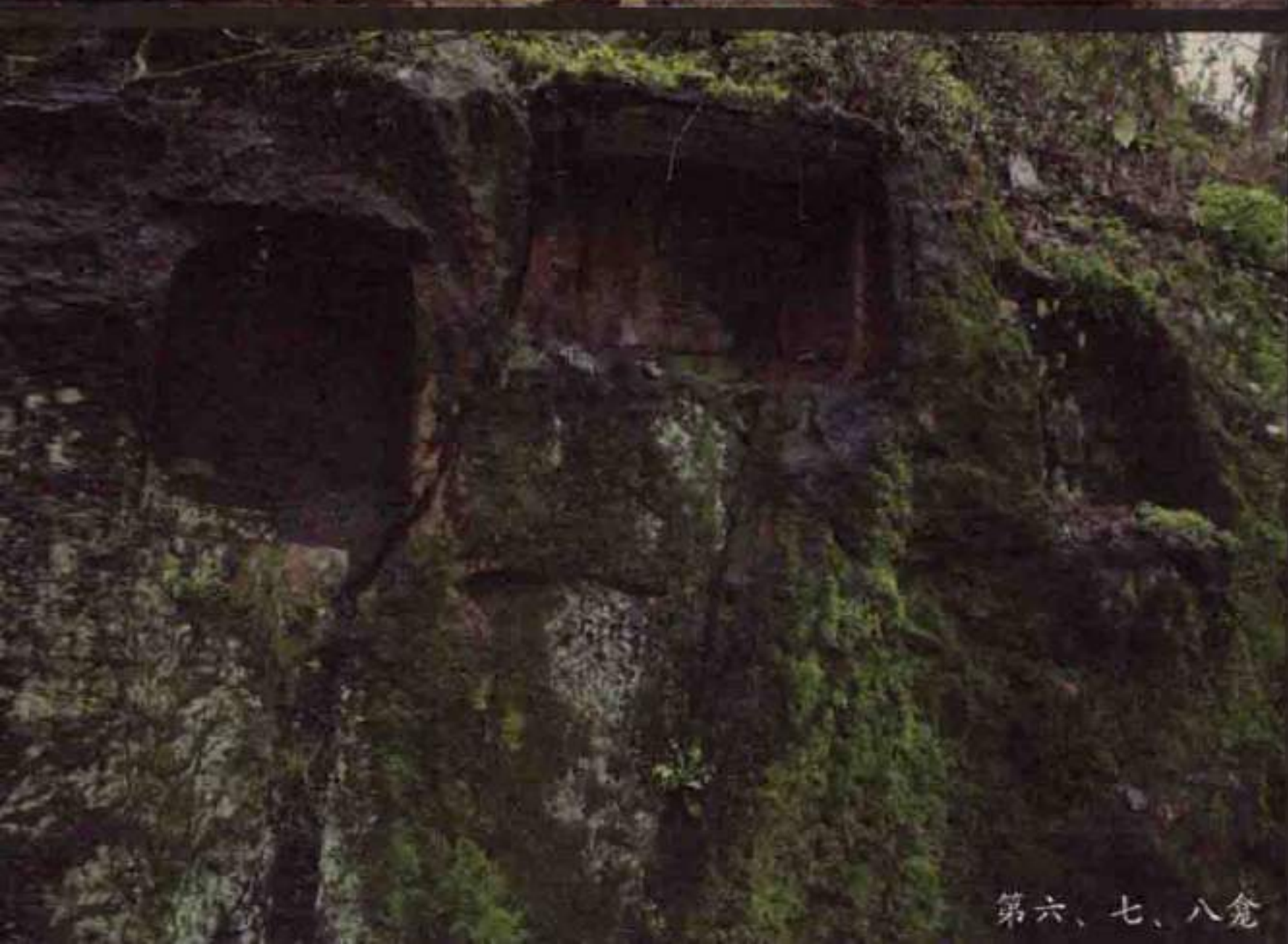
宝石山摩崖题刻



第五龕,主窟,塑释迦牟尼、文殊、普贤



弥勒造像




第六、七、八龕



宝石山摩崖题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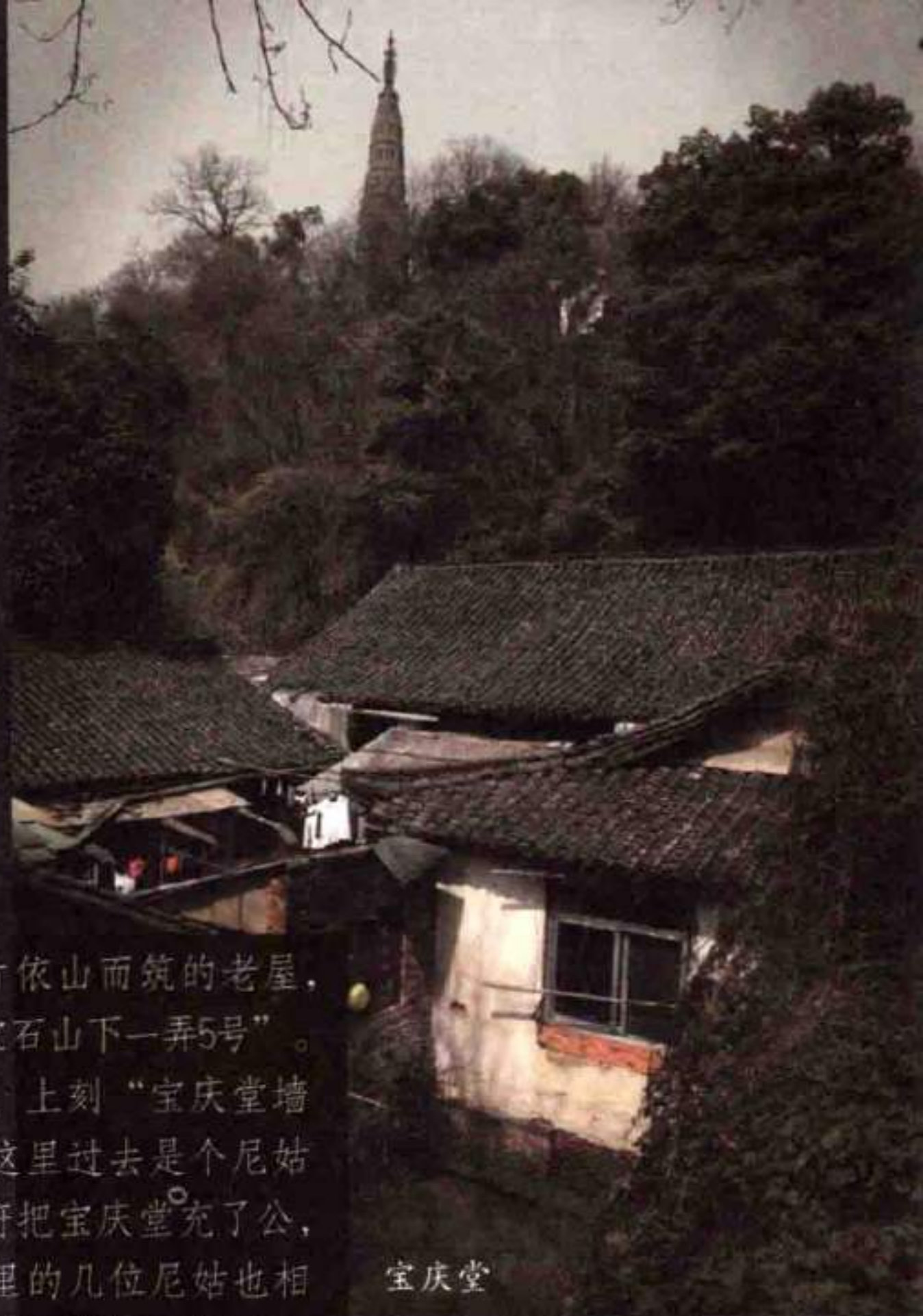


第八龕，中立一小人，  
光头大眼，肩挑行囊。  
这尊小像非佛非仙，  
是僧是民，也无从考证。  
但在那个年代，  
肩挑手扛者  
俨然就是伟大的劳动人民。  
一番大锤之后，  
自然是诸佛皆毁，独留此像。





宝庆堂墙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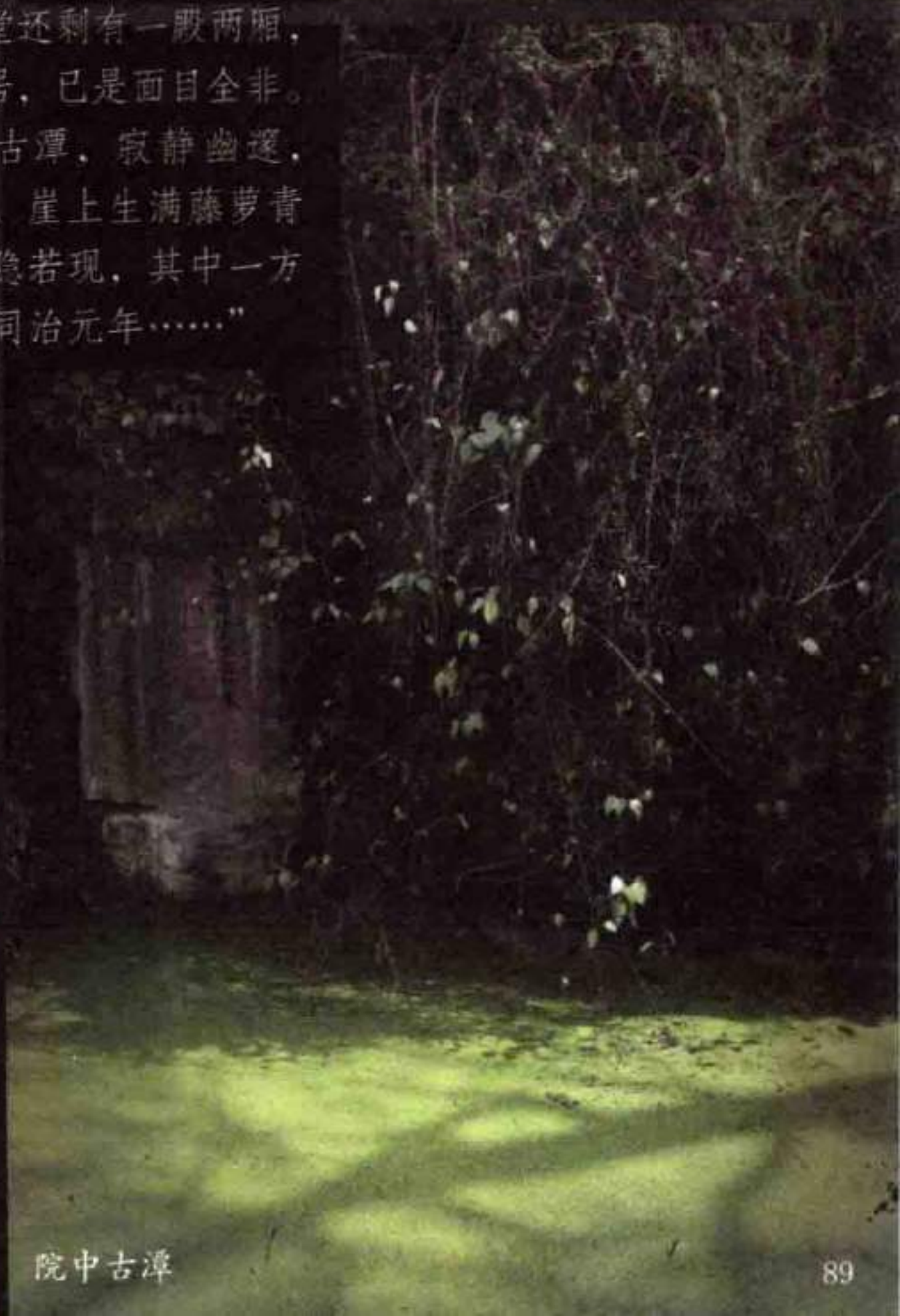


宝庆堂

摩崖对面是片依山而筑的老屋，现在的门牌是“宝石山下一弄5号”。墙根处嵌一石碑，上刻“宝庆堂墙界”。老人说，这里过去是个尼姑庵，解放后，政府把宝庆堂充了公，改作了民房，庵里的几位尼姑也相继还了俗。老庵堂还剩有一殿两厢，半个多世纪的杂居，已是面目全非。倒是院中的一方古潭，寂静幽邃，潭上浮满了绿萍，崖上生满藤萝青苔，两方题记若隐若现，其中一方开篇刻着“圣清同治元年……”



宝庆堂内景



院中古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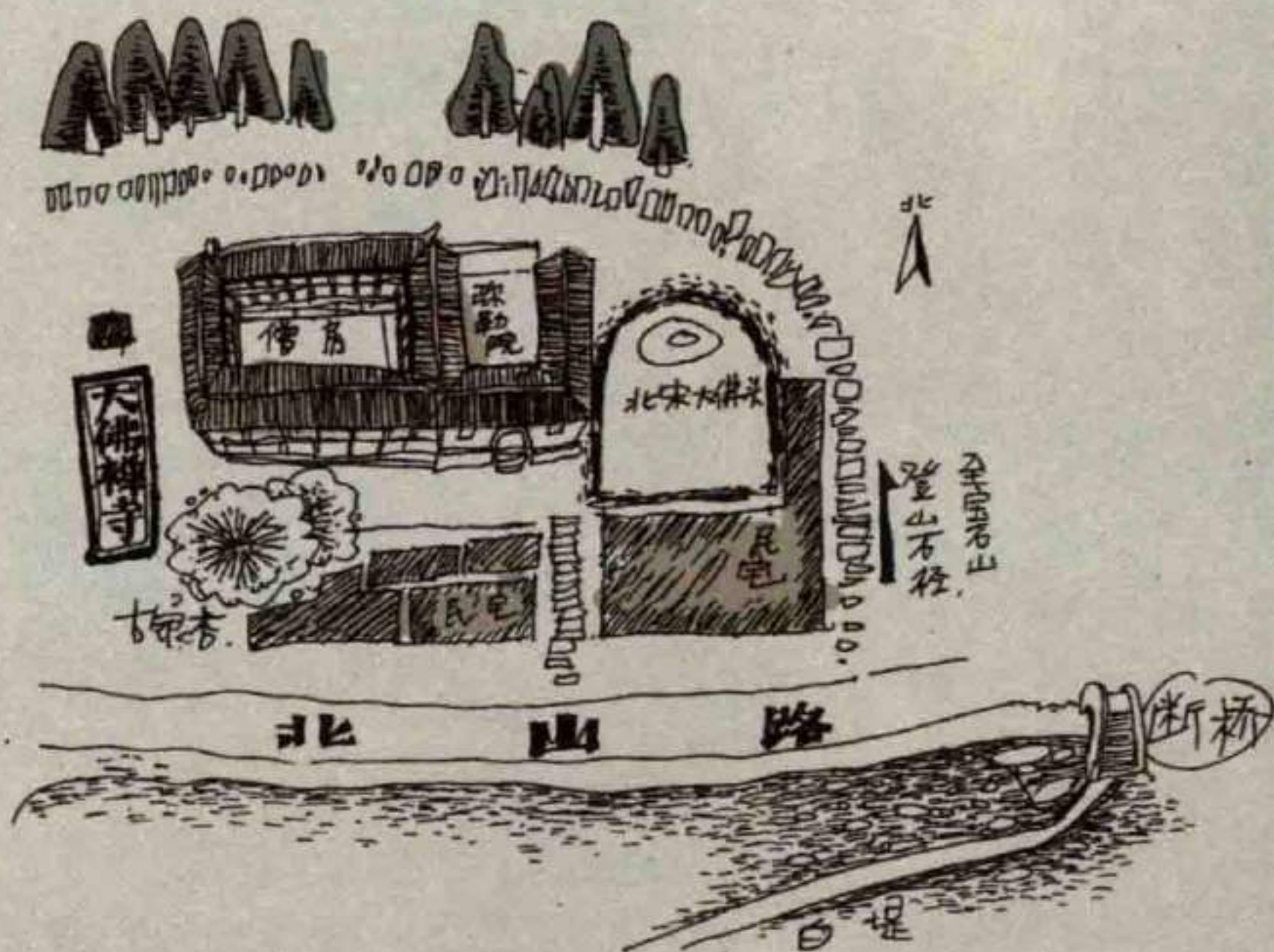


# 大佛禅寺·始皇缆船石，北宋大佛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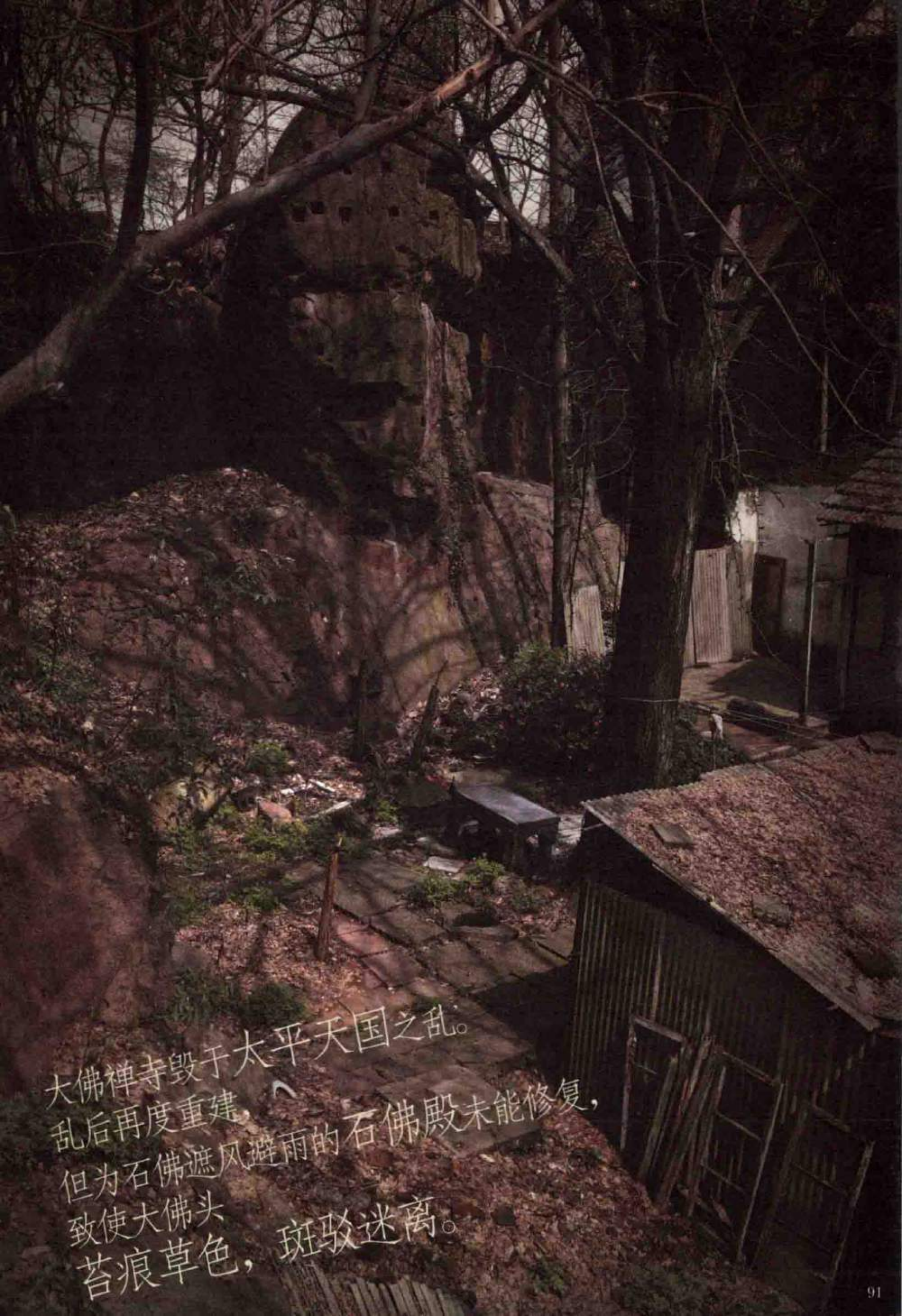
地址：西湖区宝石山南麓北山路27号 现状：住户杂居

说到北山佛迹，有一处不得不寻。论古，杭城旧物无一能比，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沧海桑田；谈佛，钱塘造像无一能及，它曾是这座城市最知名的佛像石刻；探迹，它是目前城中硕果仅存，尚还保存旧时遗韵的古代寺院；寻踪，它并非隐于郊野深山，而是位于游人繁密的西子湖畔、宝石山麓，与断桥桥头也仅数步之遥。它就是昔日天子士人作文吟咏，香客信众争相膜拜的“北宋大佛头”。

相传两千多年前，始皇帝南巡会稽，途经钱唐，因江宽浪急，一时难以渡江，便将大船缆于宝石山一巨石上，泊舟以避风浪，后西行一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千年之后，即956年，吴越国第五代君王钱弘俶依巨石兴建僧院，“琢二石佛，上曰二尊殿”。到了北宋宣和年间，妙行寺僧人思净凭崖凿佛，时人问曰：“弥陀在天，何用凿此顽石？”思净答曰：“咄哉顽石头，全凭巧匠修。只今弥勒佛，莫待下生求。”石佛凿成后，饰以黄金，并在佛上筑殿覆之，取名“大石佛院”，民间俗称“大佛头”，宝石山也因寺而得名“石佛山”。南宋张与有诗云：“葛仙岭西大石头，祖龙东来曾系舟。不闻登仙入蓬岛，徒见作佛如嘉州。地涌半身云水绕，山开一面金碧浮。几回劫火烧不尽，空对湖山飞白鸥。”大石佛院后在元时被毁。明永乐年间得以重建，敕名“大佛禅寺”。清咸丰九年（1859年），大佛禅寺毁于太平天国之乱，乱后再度重建，但为石佛遮风避雨的石佛殿未能修复，致使大佛头“苔痕草色，斑驳迷离”。光绪年间，僧众们在石佛旁筑了座弥勒院，在原大悲阁旧基上建了祖堂和僧房。解放后，寺中僧侣相继被逐出庙门，古老的寺院遂由铁路、房管所等单位分租给铁路职工以及一些无房户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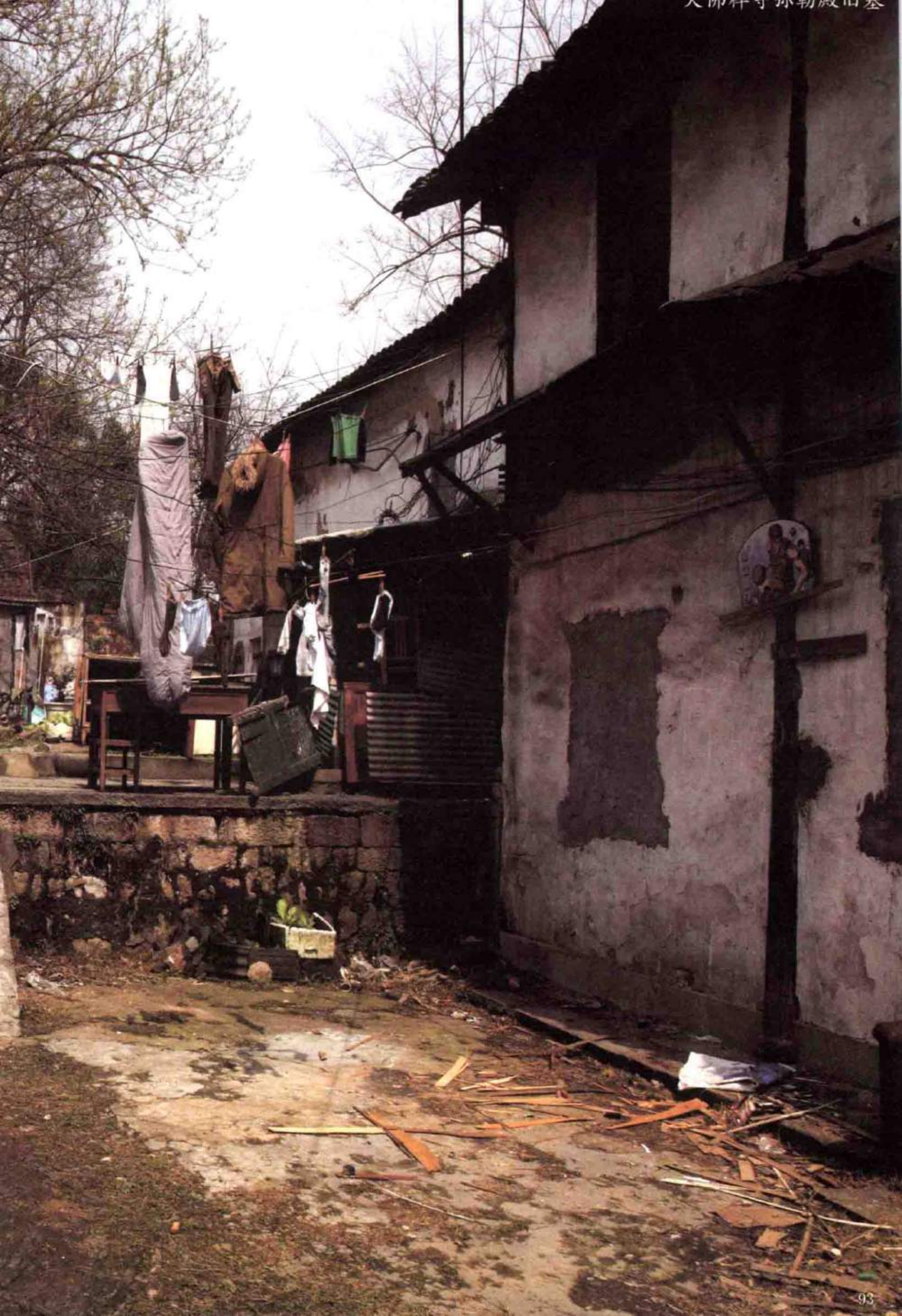


大佛禅寺毁于太平天国之乱。  
乱后再度重建，  
但为石佛遮风避雨的石佛殿未能修复，  
致使大佛头  
苔痕草色，斑驳迷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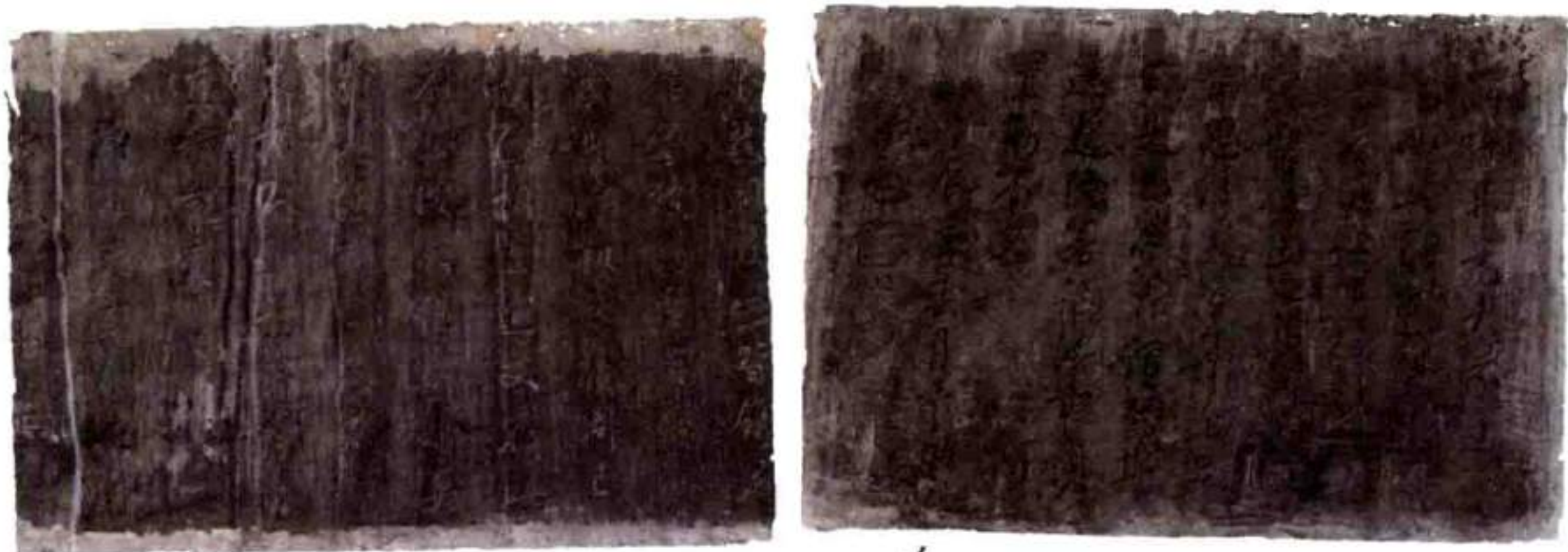




大佛寺依山势而建，由石佛殿、弥勒院、祖堂僧房等几部分组成。石佛殿虽已早圯，但那尊大石佛仍藏于老树古藤丛生的石谷之间。石佛通体呈赫红色，高宽皆约十余米。历年的自然侵蚀及人为的破坏，大石佛已是损毁严重，如同一尊尚未完工的石像毛坯，残破不堪，已看不出当年乾隆爷文中所赞“面露堂堂满月光”的庄严妙相，倒是当年造像过程中所凿榫眼布满了整个佛头。石佛肩部以下保存尚好，轮廓清晰，胸部与袈裟之间的排水沟痕迹隐约可见。大佛头东壁塑有造像五尊，其中一尊布袋和尚造像颇具北宋甚至五代石刻神韵。东壁还有一方明代题刻，上镌“古石佛院，正德辛巳秋仲监察御史施儒书”。

石佛西侧的老屋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弥勒院。弥勒院筑在一高台上，东西两翼厢房楼阁耸立，飞檐高翘，登楼远眺，西湖秀色尽收眼底。廊下南壁嵌古碑四方，其中一方为“弥勒院重建大悲阁碑记”，另三方落款则是曾六下江南的当朝天子“乾隆”。当年乾隆爷曾三次游览大佛寺，每次皆亲题御诗一首，镌于壁上。院内正中有一青石台基，台上除了些散落的石桌、香炉、柱础等构件外，多为杂物陋屋所占据。这正是当年弥勒殿所在地，可惜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拆除。弥勒院西保存较好，前后两进的木制阁楼，格扇窗棂、勾栏梁枋等构件古韵犹存。老楼现由十多家住户分住，换在过去，这里可是大佛寺的祖堂和僧房，住着的都是那些远道前来朝盛礼佛的游僧和香客。

无论是遥想始皇帝时代的沧海桑田，还是触摸千年前的北宋大佛头，以及亲临嵌着天子御题的古寺香堂，大佛寺不能不说是杭城一处极为重要的人文古迹，然而，每天却有数万市民游人从它面前门后经过，都不知其为何物。即便逗留，也是为了在住户门前小摊上，买瓶矿泉水，剥个茶叶蛋。



← 嵌于壁上的乾隆亲笔御诗





寺前石径



大佛禅寺山门



廊下精美木雕



弥勒殿



大佛禅寺僧房



僧房勾栏



辟为小餐馆的禅寺僧房



数十家住户杂居大佛寺



大佛禅寺



# 智果禅寺·苏学士梦游智果寺

地址：西湖区宝石山葛岭东侧 现状：仅存山门，前殿后殿等遗迹，现为住户居住

石佛寺西有一八字山门，通身饰以黄色，顺门后山路逶迤而上，可见数间墙皮脱落，门扉斑驳的破旧老屋。老屋前后两进，中有天井，檐枋勾栏等精细处仍残留着昔日雕华的痕迹。这组老屋如今看来有些颓败没落，甚至残损不堪，但在半个多世纪前这里却是一处香客云集的千年禅院智果禅寺，杭城四百八十寺中，与大文豪苏东坡结有前世佛缘的也唯有此寺。

“轮回转世”一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苏东坡对此则深信不疑。他不但寄情于西湖山水之间，将其作为第二故乡，还认为自己前世就生长于此。无论其笔端，还是宋人的文中，都有关于这一想法的各种记载，成为广为流传的轶闻趣事，其中最为玄妙的莫过于“梦游智果寺”。

话说当年东坡先生被贬黄州期间，曾梦见与好友参寥禅师论文赋诗，醒后记下了其中两句：“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寒食，清明前一两天的古节气，寒食当天需禁烟火，只能吃冷食。）七年之后，苏东坡调任杭州知府，参寥也移居孤山智果寺。一日，苏东坡与友人泛湖后前往孤山拜谒参寥，见参寥汲泉煮茗，忽然觉得此情此景与七年前的梦境如出一辙，这日恰好正逢寒食后的第二日。东坡再环顾四周，对参寥说道：“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忏堂，当有九十三级。”众人数之，果然如东坡所言，东坡遂即又对参寥说：“某前身乃寺中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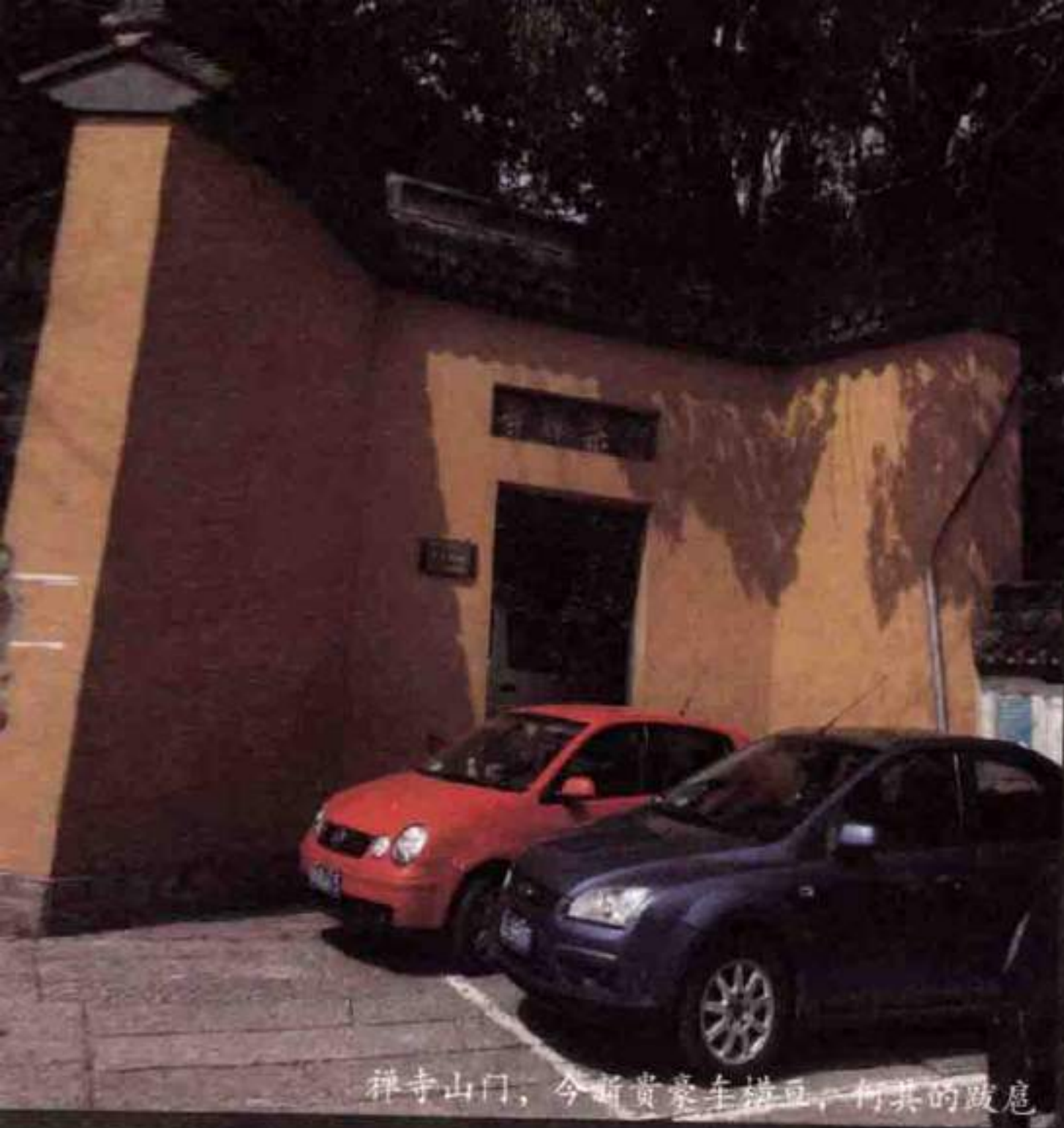
东坡前世今生之说，被后世传为佳话，其真实与否，似乎并不太重要，但东坡时代的智果寺确位于西湖孤山之上。此寺建于944年，为笃信佛教的吴越国钱氏所筑。南宋时，朝廷崇奉道教，占据风水宝地的智果禅寺被迫让位于那些道观宫院，迁移至宝石山葛岭，其旧址则改筑为四圣延祥观，供奉紫微大帝手下的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四大天神。位于北山的智果寺后毁于洪杨之乱，清同治年间重建。解放后，禅寺改作医院，也有蚊香厂、棉花厂一说，但最终都还是改作了民房，直至今日。

原孤山智果寺有一清泉，因参寥而得名“参寥泉”，禅寺迁至宝石山后，发现寺西北处正好也有一泉，于是仍以“参寥泉”命名，以志旧迹。后泉眼干涸，渐圯。

## 陈文龙墓 地址：智果寺西侧

智果禅寺西侧还有一墓，墓主人为南宋状元，与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忠肃”的陈文龙。陈文龙原名陈子龙，福建莆田人，宋度宗咸淳四年状元。丞相贾似道对其极为赏识器重，屡屡升迁，后官至监察御史。但正直敢言的陈文龙并不以为然，反而得罪了贾似道，被贬官抚州。在宋元战争的最后阶段，陈文龙出任参知政事，倾尽家财招募兵勇，打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旗帜，坚守兴化城，两次斩杀元军招降使者，但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在押解北上途经杭州时，陈文龙特意要求拜谒岳飞墓，并在庙内吞香灰自尽，后葬于智果寺旁。陈文龙墓于民国十八年重修，在其墓碑上刻着“宋参知政事陈忠肃公墓”以及“茶陵谭延闿书”等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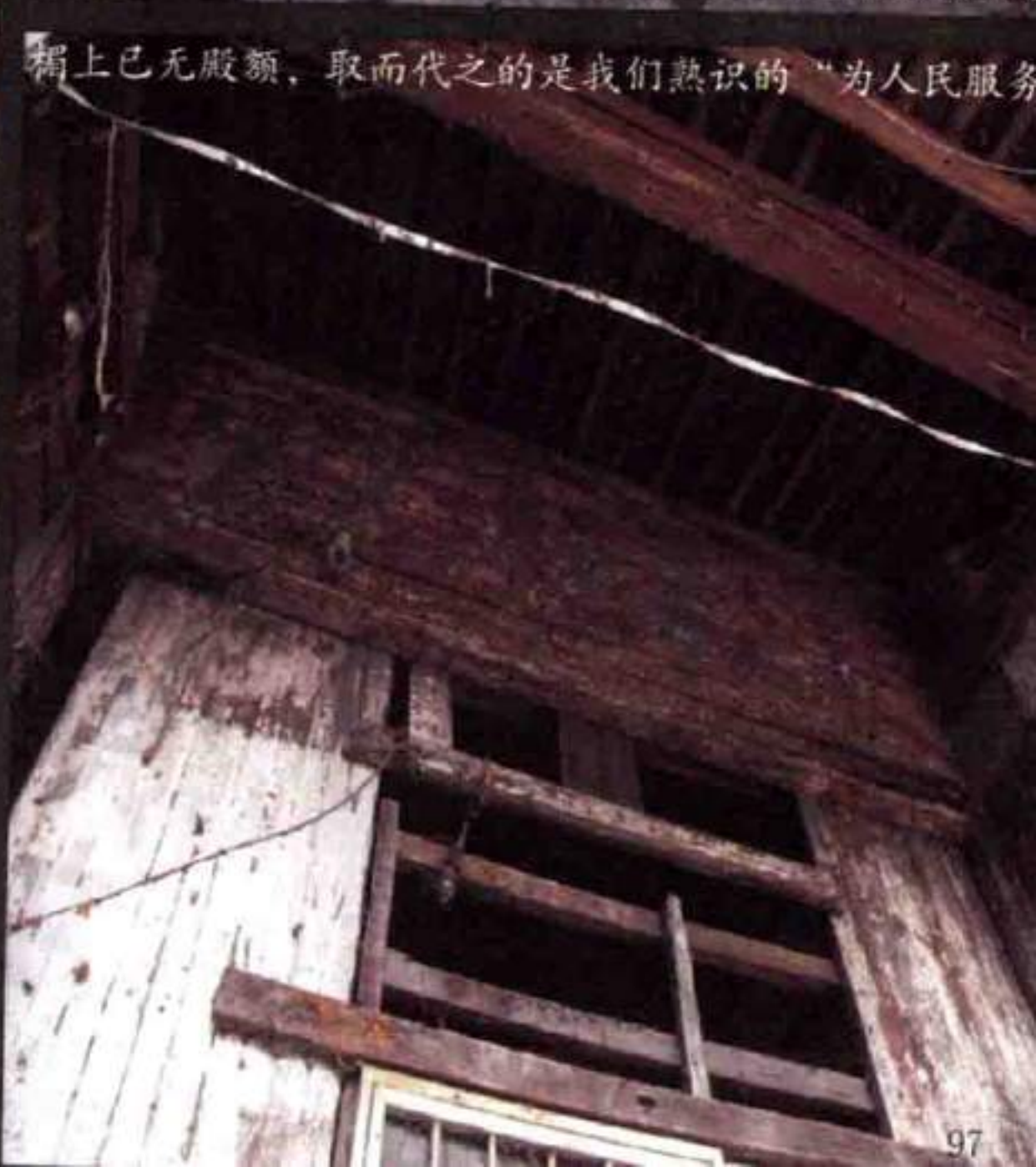
禅寺山门，今新贵豪车横豆，何其的跋扈



早已沦为民宅的智果寺佛殿



寺内石径，依旧古风古韵



榻上已无殿额，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熟识的“为人民服务”



# 招贤寺·大师修行寓居地

地址：西湖区北山路61号 现状：前殿被开辟为餐厅，后殿保持原貌，为事务局的职工宿舍

招贤寺，一个存在，但在杭州地图上却无法找到的名字。早在唐德宗时，郡人吴元卿辞官回乡，在西子湖畔建庵修道。五代时，吴越王改庵为寺，名曰“招贤寺”，后几经兴废，现存一殿一楼一僧房。

在满是景点游人、公馆会所的北山路上，破败杂乱的61号院堪称北山路上最不“协调”的一道风景。据在此居住三四十年的老妈妈介绍，这一片过去都属招贤寺寺产，占地近两千平方米，后来分别划给了新新饭店和省事务局。新新饭店所占寺产并未得到应有的保护，围墙被拆除，小桥水池被填成了停车场，大殿更是彻底被改造成一间名为“大宅门”的高档私家菜餐厅。归事务局所有的这片寺产一直作为职工宿舍使用，至今还住着数十户人家，虽显破败凌乱，但古貌依存。

如若时光回溯到八十年前，这片陈旧萧条的破庙杂院可是一方俗尘全无、闲淡散逸的佛门净地，也是众多大师名流驻足寓居之所。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漫画大师丰子恺、现代绘画宗师林风眠都曾先后在此修行小住。招贤寺的住持弘伞法师为弘一法师的师兄，1926年，弘一法师从温州回到杭州，就住在招贤寺里静修，他在寄给学生丰子恺的明信片上写道：“近从温州来杭，承招贤老人殷勤相留，年内或不复他适。”已六年未见恩师的丰子恺在收到明信片几日后便与夏丏尊先生一起来到杭州拜望弘一法师。由于与弘伞法师的默契，弘一法师对招贤寺也是情有独钟，曾在致老友的书信中如此赞到：“弘伞师住持招贤寺，整理规画，极为完善。西湖诸寺，当以是间首屈一指矣。”正是因为与招贤寺的缘，弘一法师圆寂后，他的部分灵骨从福建运至杭州招贤寺存放，一年之后才送至其出家地虎跑寺安葬。

除了弘一法师外，丰子恺先生也于抗战胜利后来招贤寺小住。他在《吃酒》一文里曾写道：“那时我就居在里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这间小屋被丰子恺称为“湖畔小屋”，并在此留下了“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的楹联。1928年，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林风眠先生在蔡元培的邀请下，来到杭州西湖创建国立艺术学院（即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初到杭州时，林风眠也曾暂居此寺。

几位大师先后卜居招贤寺，一是因为西子湖的秀色，二是与这座千年古寺的佛缘。但多年后的今天，这座千年古禅院与大师们的精神似乎并未在此得以延续，仅存一殿一楼一僧房的招贤寺也将面临新的考验。或许当最后几户人家搬离之后，招贤寺仅存的这一殿一楼一僧房也将永远告别这座以佛法之盛而闻名的“东南佛国”。





# 一殿

招贤寺大殿，改为大宅门私家菜餐厅。



# 一楼

招贤寺大殿后的藏经楼，一直作为事务局职工宿舍使用



# 一僧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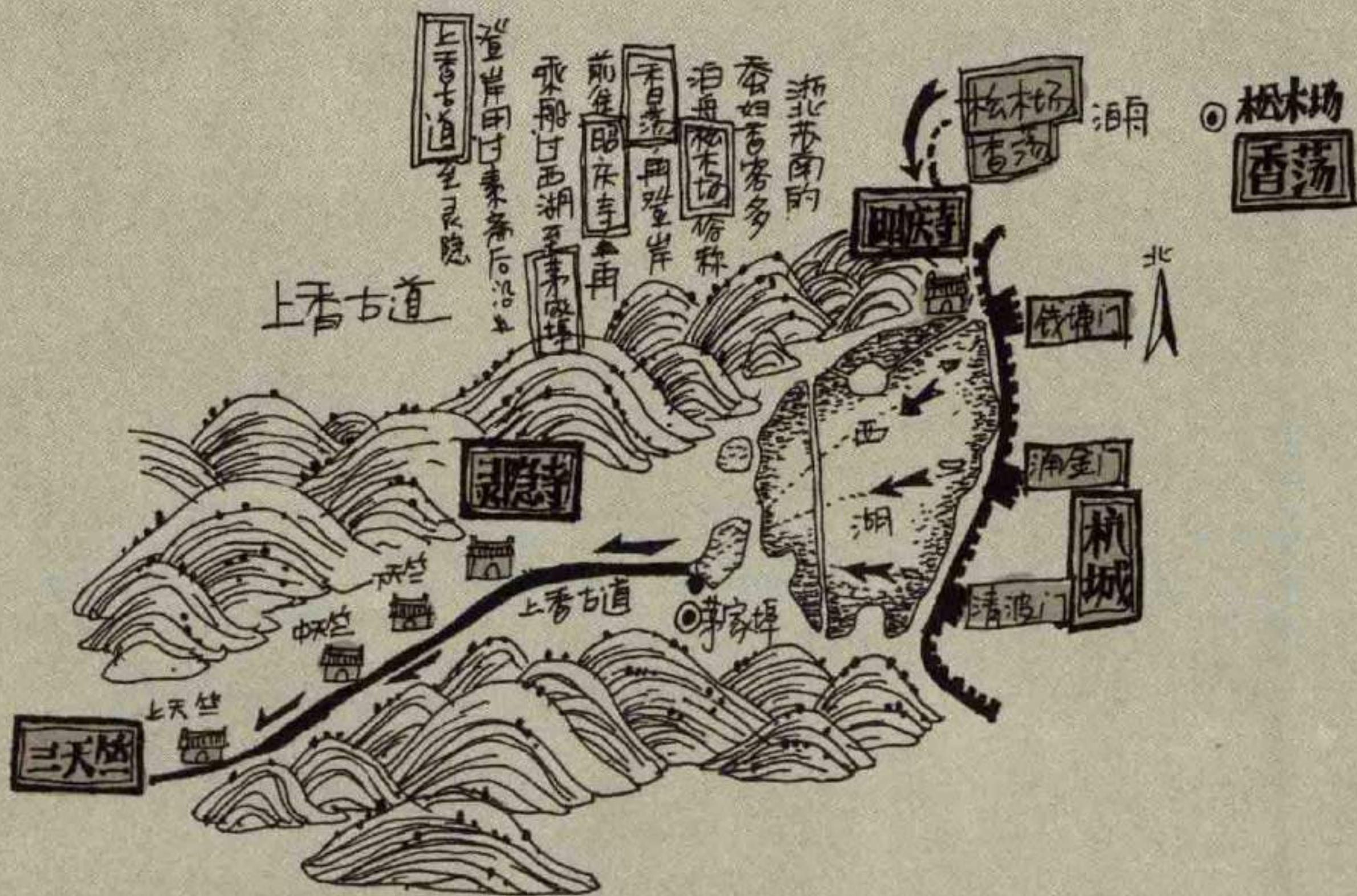
招贤寺僧房，住在屋内的住户，虽出门即西湖，但依然怨声载道。 99



# 天竺灵隐·佛国天堂，春香一市

地址：西湖区天竺灵隐寺 现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杭城胜景之一

旧时无论是由钱塘门出城前往天竺灵隐朝圣的士民，还是泊舟松木场的四乡蚕娘，进香的首站便是昭庆寺。昭庆寺古称“菩提院”，与灵隐、净慈、圣因合称“四大丛林”，香火极盛。每年春季香市一到，内城外埠的五行八作、九老十八匠纷纷辐辏而至，搭篷摆摊。明人张岱在《西湖梦寻》中写道：“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在商民们看来，杭城一年中的夏秋冬三市都不如这春香一市。昭庆寺虽盛，然兵劫火患也远多于它处。宋乾德、宋天禧、明嘉靖、明崇祯、清康熙、清咸丰、民国十八年，数遭劫难，但又屡毁屡建，最后还是在建国后断了香火，毁了庙堂，改为了市青少年宫。









敬过了昭庆寺诸佛，蚕妇香客们或沿着北山一庙庙一殿殿地拜下去，或在钱塘门外搭乘小艇，渡西湖至茅家埠，再成群结队地沿着上香古道直奔西湖香市期间最灵验最热闹的民间庙会天竺香市。

1600年前，即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天竺高僧慧理从中原云游入浙，来到天竺山下，见一峰奇石峭立，林木翳然，不禁叹道：“此乃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时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于是取山为“天竺山”，岭为“飞来峰”，面山筑灵鹫、灵隐、灵山、灵峰、灵顺五寺，开杭城建寺之始，即史籍所记载的“慧理连建五刹”。后世又沿天竺山南麓的林间溪谷陆续兴建下、中、上天竺寺，其中下天竺创于东晋咸和五年（330年），据传为慧理所建；中天竺由宝掌禅师立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年）；上天竺由吴越王钱弘俶筑于五代天福四年（939年），乃天竺三寺之冠。“三寺相去里许，皆极宏丽，大士宝像各有化身，不相沿袭。晨钟暮鼓，彼此间作，高僧徒侣，相聚焚修，真佛国也。”乾隆皇帝南巡游寺时，分别赐名题额“法镜寺”、“法净寺”、“法喜寺”。

时间到了北宋咸平元年（998年），原本烟雨蒙蒙的浙西地居然久旱无雨，人们遍祈无应。杭州郡守张去华（宋朝第二位状元，其子张师德也于五十年后高中状元，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父子双状元”。）遂率属僚百姓前往上天竺“观音看经院”（即今法喜寺）拜求观音大士祈雨。这一拜，不但老天果真喜降甘露，万物皆苏，而且还拜出个沿袭千年的西湖传统盛事“天竺香市”。

自张去华天竺祈雨应验后，杭城士庶纷纷前来天竺焚香顶礼，以祈丰年。后世的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也是香车宝马络绎不绝。天竺香市以朝拜天竺观音为主，其中以农历二月十九的“观音会”为最盛。“全城老的少的，丑的俏的，无不云集，途为之塞。有忤会者，十八日晚即许出城，自茅家埠起，一路夜灯，至庙不绝。”香市上，人们扶老携幼，男女杂沓。道旁摊贩铺席林立，毗连相接，香烛祭品、茶食素斋、四乡土产，无一不俱，甚至还“利市数倍”。再后来，远在浙北嘉兴湖州，苏南无锡常州苏州等地乡村的蚕妇们，也闻得天竺香市灵验，不顾舟楫劳顿，迢迢奔西湖诸寺而来，朝山进香，祈佛赐福，保佑蚕事顺遂，蚕茧大熟。“天竺香市”也逐渐发展成为遍及杭州城的“西湖香市”。

热闹了千百年的西湖香市最终还是渐趋冷落，“天竺三寺”经洪杨之乱和“文革”，多遭焚毁拆除，所存遗构几经大修，古韵全无。“慧理五刹”更是或废或更，独存灵隐。倒是飞来峰峰间洞穴及溪边峭壁上所雕凿的四百余尊佛祖菩萨罗汉造像在时隔千年之后，其庄严妙相尚还未曾改变，护佑着天下的苍生众灵。

开山祖师慧理的骨灰就存于飞来峰前的理公塔下。











南宋大肚弥勒，  
粗眉大眼，喜笑颜开，袒腹踞坐，  
十八罗汉两侧环绕，各具姿态。  
他既是飞来峰最大的一尊造像，  
据说也是我国现有最早的大肚弥勒。





# 烟霞三洞·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像

地址：西湖区满觉陇路中段，南高峰下

现状：现存五代罗汉、北宋菩萨造像十余尊，以及历代石刻题记若干

满觉陇路由西至东共有三个自然村落，分为翁家山、上满觉陇、下满觉陇，三个村落都是赏桂品茗的清幽去处，尤其是翁家山，自古因盛产香茗金桂而闻名西湖。“茗”自然是西湖龙井，其种茶、制茶的历史可上溯至元正德年间，为西湖龙井五大产地之一；“桂”是迟桂花，因花期较迟而名扬杭城，当年郁达夫就在此山林中完成了他中年时期的得意之作《迟桂花》。除品茗赏桂之外，满觉陇路上最值得一去的还是路边的烟霞、水乐、石屋三洞，人们俗称“烟霞三洞”。



## 烟霞洞造像

1923年，一对倾慕已久的男女在杭州重逢，很快坠入了爱河，相依来到翁家山，同栖洞中三个月，整日赏桂下棋，诗文唱和。三个月的洞中生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在离开石洞前夜，男子在日记中写道：“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女子名叫曹佩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男子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他们同栖三月的山洞正是这翁家山腰上的烟霞古洞。





烟霞洞口曾依壁构置  
石屋、造像、碑碣若干，  
只可惜新世到来之后，  
被悉数砸毁。  
今仅存造像14尊。  
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  
居于洞口，相向而立。  
宝冠璎珞，神韵端庄。



烟霞洞为西湖最为古老的喀斯特岩洞之一，因洞顶密布钟乳石，在阳光映射下，呈现出五彩朝霞，故得名。相传一千多年前，有僧人弥洪在洞前筑庵凿佛，塑有罗汉六尊。弥洪圆寂后，托梦给吴越王钱镠，说道：“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钱王醒后于山中寻得石洞，令人增刻十二尊，成十八罗汉像。还有一说是洞中罗汉系吴越王钱元瓘妻弟吴延爽发愿雕凿，初凿十六尊，入宋后，人们又增刻两尊罗汉供于洞中，凑齐了“十八罗汉”。洞中原镌有题记：“吴延爽舍三十千造此罗汉。”



烟霞洞洞口高约7米，宽约3米，外宽内窄，状如牛角。就在这深约20余米的古老岩洞中静立着数十尊开凿于五代至宋朝的菩萨罗汉，其中罗汉造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十六罗汉”雕塑形象，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十六罗汉像分立洞中两壁，造型生动，细腻流畅，其面相各不相同，神态各异。有的盘膝禅坐，沉思冥想；有的袒胸露肚，足踩飞云；有的手抚老虎，圆瞪双眼；有的心中现佛，慈祥可亲。

洞中最为精美的造像还是要数洞口东西两壁相对而立的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居左，高约2米，右手执柳枝，左手执宝瓶，头戴纹饰华丽的高宝冠，项挂连珠，胸前璎珞垂地；大势至菩萨居右，高1.8米，两手交叉于腹前，手执念珠，头戴宝冠，脸形丰满，神韵端庄，体态柔媚。洞口东壁凿供养人一尊，造像头戴方巾，身裹甲冑，背负配剑，手捧方函，作恭立状。除了若干造像外，洞中还有北宋至清代的摩崖题记和碑碣多处，可惜大多湮灭不清，难以识别。

文革初期，烟霞洞造像曾一度遭到破坏，洞外建筑及大部分佛龛造像被毁，原有38尊佛像今仅存14尊。如今洞中一些罗汉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所重塑。

## 水乐洞

由烟霞洞继续前行即达水乐洞，一处人迹罕至的清幽之地。水乐洞自然因水而得名，“洞口有泉汨汨流出，泠泠清音，似古乐悦耳，故名”。但待我们去时，洞口已无清泉，更难闻水声，倒是洞口处满壁的石刻题记让人流连忘返。“天然琴声”、“听无弦琴”、“高山流水”、“空谷传声”、“清乐梵音”、“幽谷流声”等石刻让我们感受到了数十年甚至百年前的洞中泉韵，反倒为我们弥补了水乐洞有洞无水的遗憾。还有一款刻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题记：“我们深信人们的互信和互助是人类进步的要素，我们更认定诚和义是互信和互助的起源，有诚意方才能互信，有义气方才能互助。”

## 石屋洞

石屋洞位于满觉陇路东端，是烟霞三洞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洞穴，因洞宽敞如屋，故名“石屋洞”。吴越时曾在洞前建有寺庙，洞内壁原镌刻五百罗汉，可惜在“文革”期间被毁。如今满壁的佛像罗汉均为今人所刻，其形态神韵难以与古代工匠相提并论。主洞右侧有一深穴，上宽下窄，状如浮螺，题为“沧海浮螺”。据说高宗赵构为躲避金兵追击曾藏身于此。赵宋定都临安后，石屋洞被御封为“南山第一洞天”。古洞周围遍植桂花，每逢金秋十月，石屋洞一带花香四溢，沁人心脾，倘若此时能在洞前树下品茗小坐，也不愧为人生一大快事。





烟筒洞洞口处的观音菩萨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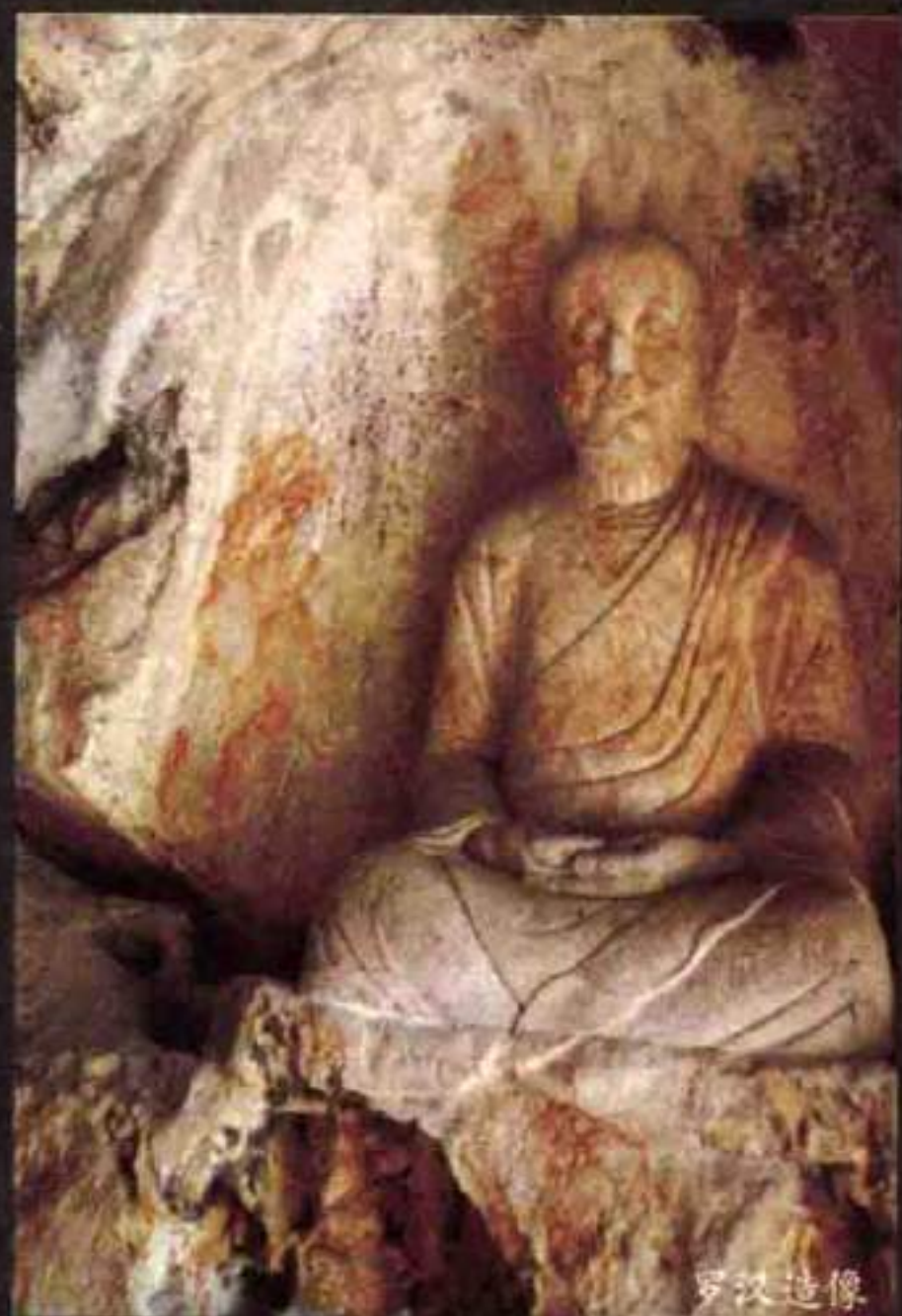
洞口东壁凿凿供养人造像



中现佛罗汉



降龙罗汉造像



罗汉造像



石屋洞



已无水声的水乐古洞



水乐洞 而壁的前人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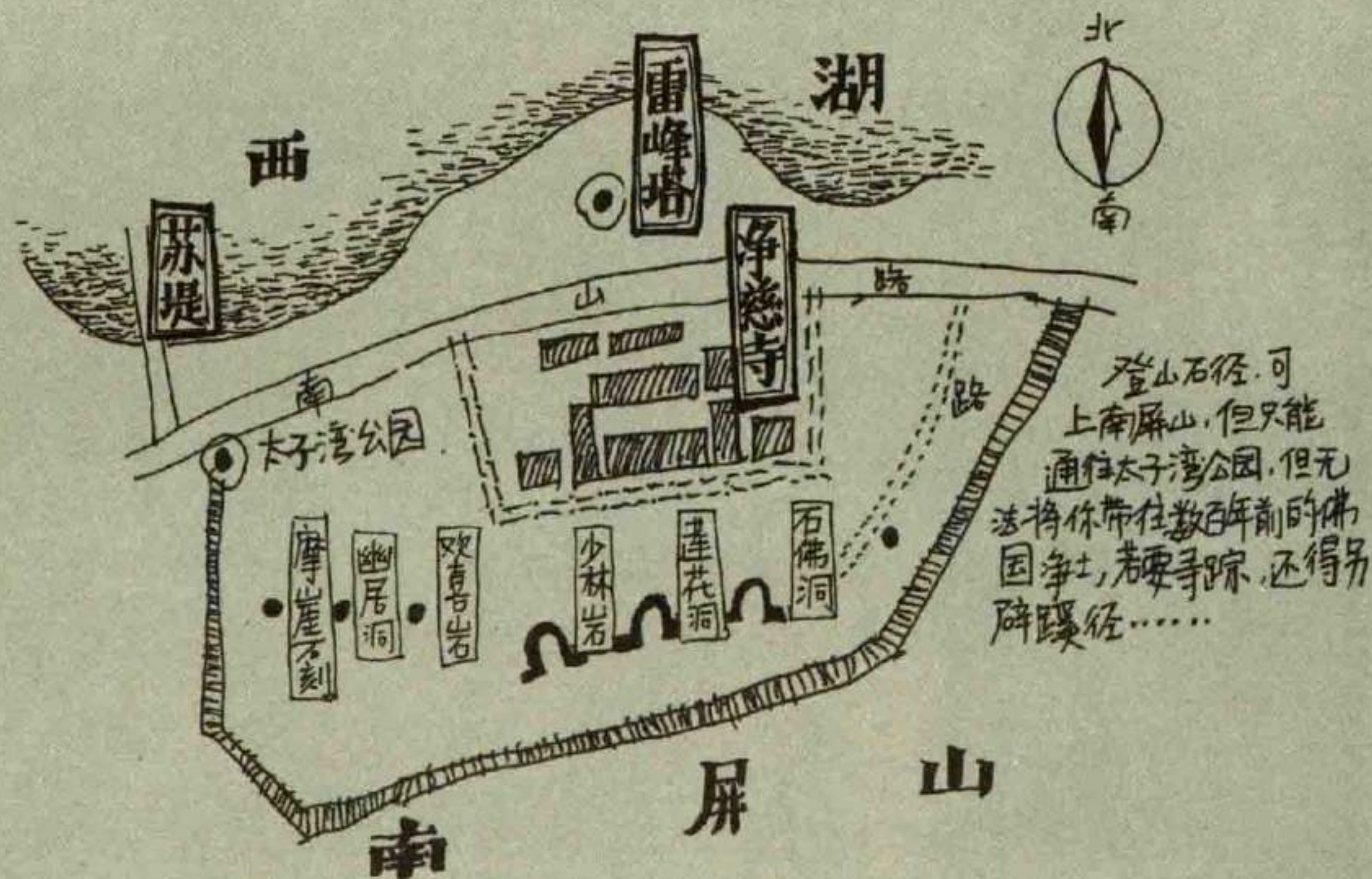


# 南屏山石刻·寻佛问迹佛国山

地址：西湖区南屏山山腰处，净慈寺后 现状：尚存约十处摩崖造像及题记等遗存

或许出于巧合，《梁祝》、《济公》、《白蛇传》，中国古代最富传奇色彩的几部民间传说都发生在了杭州。梁祝二人同窗三载的万松书院、见证白娘子与许仙凄美爱情的雷峰塔、济公古井运木的净慈禅寺。这三大外景地都同时取景于西湖南岸。正是有了这几部大片延续数百年不间断的宣传造势，再加上那首传唱了数十年的主题老歌《南屏晚钟》，南屏山下的净慈寺、雷峰塔以及相邻的万松书院无疑成为今日杭城人气最旺之地。既是人气旺地，又皆为新造仿品，我们在此也不便多作停留，不如避开喧闹的香客游人，前往南屏深处的古木乱石间找寻那些曾被历史风尘湮没许久的旧时佛迹。

南屏山高约百余米，峰峦耸秀，山崖峭立，因横亘于西湖南岸，宛若一道天然屏障，故得名“南屏”。自吴越王钱俶首筑“慧日永明院”（即今净慈寺）以来，南屏山逐渐形成继灵隐之后的又一佛寺群落，山也有了“佛国山”之誉。南屏山清幽隐秘，野趣横生，人一至此不免宁静了许多，俗尘全无，这也正契合我们佛国山寻佛问迹的淡泊心境。







南屏山高不过百余米，  
山上山下能至南屏佛迹。佛洞？  
但无一净寺不知。回曰：听说过，未见过。  
初问净寺不知。回曰：听说过，未见过。  
再问净寺不知。回曰：听说过，未见过。  
继而问僧，终得净寺后山墙，  
无奈自佛洞距净寺后山墙，  
哪知那石数米。不过十数米。



## 石佛洞

深山密林间摸索好一阵后，终见一片较为开阔的台地。台地前临殿宇重重的净慈禅寺，后依洞壑丛生的石峰峭壁，南屏山最后的佛迹就散落于其间。台地东侧有一天然石穴，石穴无顶，更像是间石室。当年寺僧们见此岩雄奇，凿石造佛，筑殿崇奉，今石穴前数米处还躺着一块殿堂的遗构残件。石穴三壁所雕石刻至今尚存，其中中壁塑三世佛造像，三佛体态丰盈，并排趺坐于仰覆莲台上，身后镌桃形火焰纹身光，可惜佛头被毁，三世佛的庄严妙相无缘以见；左壁下方刻“寰中天室”四个大字，为明代浙江总督胡宗宪手书，上方凿释迦牟尼佛与文殊、普贤二菩萨，三尊造像损毁较为严重，唯有普贤的白象坐骑倒还清晰可辨；右壁凿摩崖题记一方，但由于风化严重，字迹漫漶不清，难以辨识，有专家考证此方刻石出于元代，镌刻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

## 莲花洞

石佛洞左侧不远处还有一摩崖，上镌三字“莲花洞”。说是洞，实为石灰岩经长年溶蚀后所形成的溶沟空穴，从高处俯视，条条石峰直似屏风，前后重叠，状如莲花，明代学者袁宏道称：“洞石玲珑若生，巧逾雕镂……皆石骨土肤，中空四达。”据传当年一代宗师、净慈寺首任住持延寿禅师曾在此洞讲经说法，吟诵《莲花经》。延寿大师乃净土宗第六代祖师，五代高僧。公元960年受吴越王钱俶之邀往杭州，主持复兴灵隐寺。一年后，净慈寺开山祖师道潜禅师圆寂，吴越王从灵隐寺请延寿禅师接任净慈寺，成为净慈寺的第一代住持。970年，延寿奉诏于钱塘江边创建六和塔，作镇潮之用。延寿禅师住持净慈寺15年，从教者多达两千余人。

## 少林岩

莲花洞上有奇岩隆起，形成数道排列整齐的天然石穴，每穴面积不大，仅能容一人禅坐。相传南宋嘉定年间，嵩山少林高僧妙崧禅师云游至净慈寺，曾常来此面壁禅坐。南宋大学士楼钥手书“少林”二字，镌于岩上，以志旧迹。今“少林”二字题刻尚存，其字迹隽秀，径达一米，落款“攻媿”（楼钥自号攻媿主人）。

## 如净禅师塔

如净禅师为曹洞宗第十三代祖，曾在宋嘉定年间两度住持净慈寺。嘉定十六年，日本名僧道元来华，得如净授法，归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奉如净禅师为日本曹洞宗祖师，至今每年还有日本曹洞宗派弟子来净慈寺朝拜。大师圆寂后其灵骨亦安葬于此座石塔之下。

据记载，南屏山山腰山麓处还有多处石刻题记，如欢喜岩的三尊小石佛、幽居洞题记、米芾所书“琴台”、司马光手书《家人卦》，等等；但继续西行，山路已逐渐为野草古藤怪石所湮没，甚至为峭崖和铁丝网所阻，不得通行（再往前即为国家领导人下榻的南屏饭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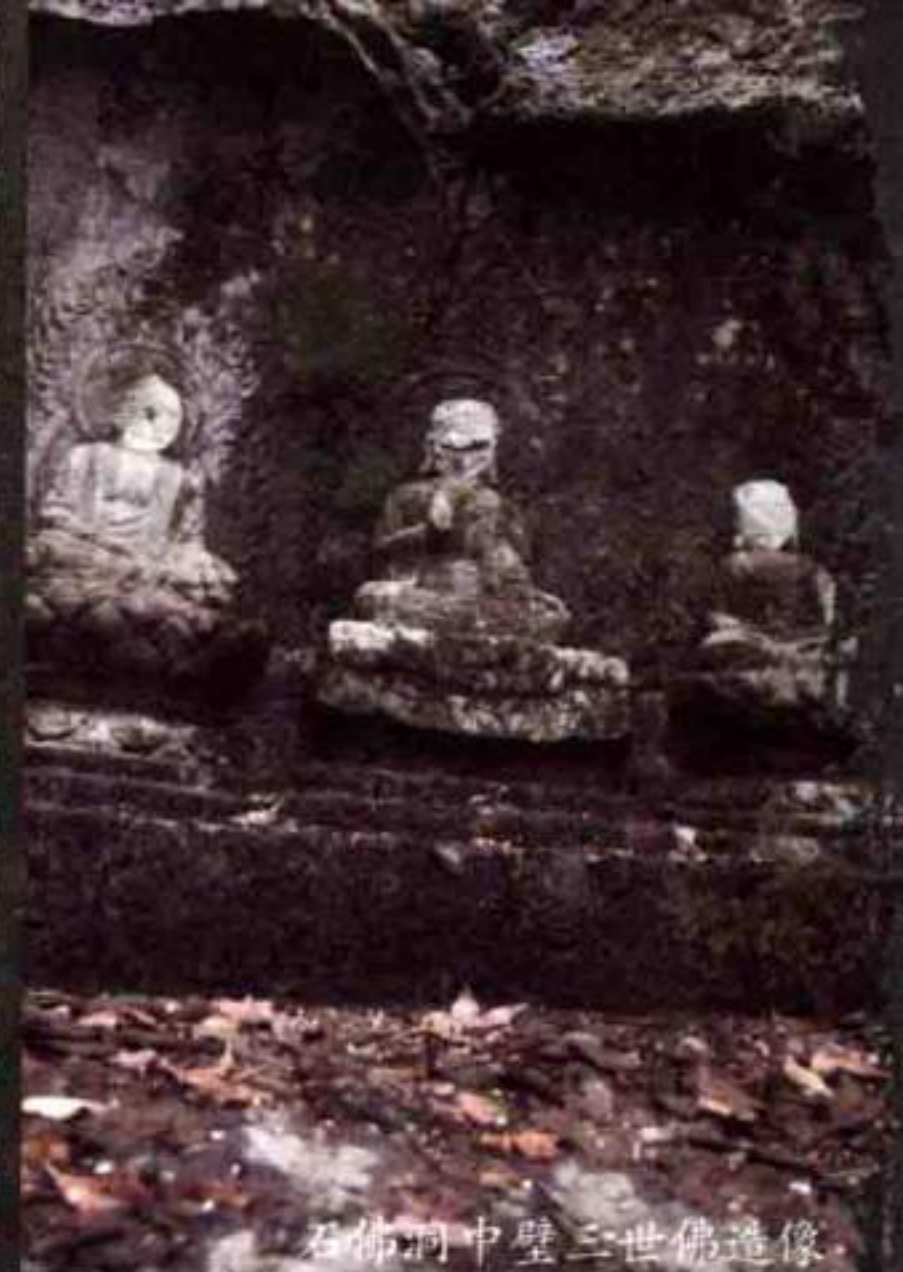




如净禅师塔



石佛洞左壁“寰中天室”题记  
及释迦牟尼佛与文殊、普贤菩萨造像



石佛洞中壁三世佛造像



石佛洞前的石构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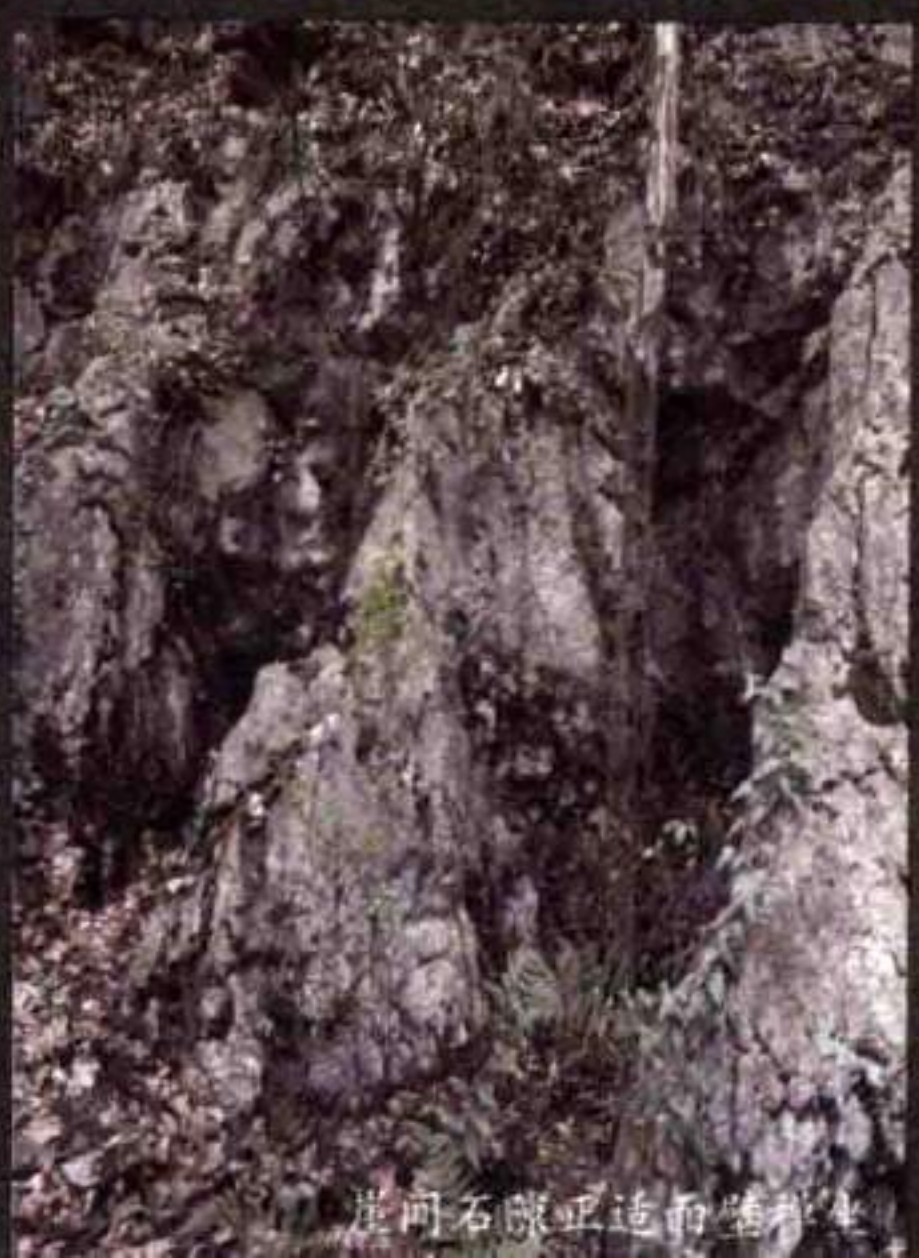
莲花洞



莲花洞前的石构残件



少林崖题刻



崖间石隙正造而壁科生



雷峰塔旧影



# 慈云岭造像·吴越瑰宝，石窟精粹

地址：上城区玉皇山慈云岭 现状：保存尚好

杭城人素有登高的习俗，特别是到了春节更是倾城而出，登高祈福，以求新的一年生活事业步步高。西湖三面环山，大小山峦逶迤起伏，可登高远眺的去处实在太多，然而杭人每每登高却首选西湖与钱塘江之间的玉皇山。玉皇山古称玉柱峰、育王山、玉龙山，明时因山巅建有供奉玉皇大帝的玉皇宫而得名。海拔仅两百余米的玉皇山与北高峰、南高峰相比足足矮了一大截，但登临其上，南可远眺钱塘江涛，北可尽揽西子秀色。拜郊坛、登云阁、白玉蟾井、紫来洞等自然景观与人文古迹更令其增色不少，自然引得不少市民香客登山朝圣。

玉皇山虽早在南朝时就建有佛寺，但真正大规模的修筑还是在五代吴越时期。921年，吴越王钱镠择玉皇山腰筑郊坛以祭天地，同时广征民夫，劈岩凿山，开辟了由西湖通往钱塘江边的慈云岭古道，江湖从此相通。后又相继修筑了阿育王寺、资贤寺、天龙寺等诸多梵宫佛刹。宋以后，玉皇山香火极为鼎盛，尤其是开春后的西湖香市，杭城士庶，以及杭嘉湖、苏州无锡等地的蚕妇香客们成群结队地蜂拥而至，朝山进香。玉皇宫前终日香烟缭绕，钟磬齐鸣，香客往来络绎不绝，这一盛况延续千年，直至解放前夕。如今满山的佛寺宫观已成木灰残砖深埋于地下，唯有慈云岭那几窟刻在坚硬岩石上的千年造像不易烧毁砸烂，一直存留至今世。







## 资贤寺造像

慈云岭是玉皇山与凤凰山的分界岭，自慈云岭古道开通后的天福七年（942年），吴越王在蹬道旁建起了一座资贤寺，并依崖造像。造像为四龕，两大两小。主龕宽约10米，高近6米，龕内造像七尊，中间并排跏趺坐于仰覆莲台上者为“西方三圣”，分为观世音、阿弥陀佛、大势至，三尊造像面相温和，神态端详。除局部有所残损外，整体保存较为完好，衣褶线条流畅生动，尤其是二菩萨头上宝冠发髻、胸前缨珞等精细处更是纤毫毕现。三圣像左右分列菩萨力士像，金刚力士像高近三米，身裹甲冑，手执宝钺，威武凛然。龕内上饰散花飞天和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鸟。龕楣镌七佛端坐云际，文殊普贤菩萨骑狮坐象分置左右。

主龕旁有一龕高约四米，宽两米有余，内凿地藏王菩萨造像。地藏王光头长耳，身披袈裟，右腿盘曲，左脚踏莲花，面相圆润安详，左右各侍立一供养人。尤为巧妙的是，在石龕左上侧，刻有一道云头，云头沿龕壁绕向龕楣，成祥云状，上镌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人道、修罗道、天道等“六道轮回”的浮雕。

已逾千年的慈云岭造像是五代期间杭州规模较大的摩崖造像，也是杭城最为古老，保存最为完整的石刻艺术精品，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说慈云岭造像其整体规模和知名度远不及灵隐寺旁的飞来峰，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游人罕至，没有嘈杂的人群，没有兜售各种旅游纪念品的小贩，更没有导游手中喇叭所传出的刺耳啸叫声。与你共呼吸的只有林间嬉戏的鸟雀，百年的古木，以及那几尊已在此静守千年的菩萨和天王。

## 天龙寺造像

资贤寺建成二十多年后，吴越王钱弘俶又在拜郊坛南筑天龙寺，同样也在寺后山崖上开石凿像，成佛窟三龕，造像十一尊。首窟龕高2米，内奉阿弥陀佛；主龕宽约6米，高约3米，内凿弥勒佛、无著世亲二菩萨、法华林大妙相二菩萨、二护法天神，合计七尊。七尊造像或端庄凝重，或温良谦恭，或神态娴雅，或威武凛然。在弥勒佛上方，还镌有两尊作散花状的飞天浮雕；尾龕龕高约60厘米，内塑水月观音像，或称“观自在菩萨”，头戴花冠，颈挂缨珞，作观水中月影状。天龙寺入宋后更名“感业寺”。南宋时，高宗赵构在今八卦田一带筑祭天郊坛，感业寺曾一度作为郊祭时百官随从们的临时住所。后世的元明清诸朝，天龙寺屡建屡毁，现仅存这三龕佛窟。附近有善男信女找来金粉蓝漆，虔诚地为佛祖菩萨们镀上了一层金身，千年前的庄严妙相，如今看来反倒有些滑稽。



资贤寺力士造像



资贤寺菩萨造像



地藏王菩萨造像



资贤寺佛牙赞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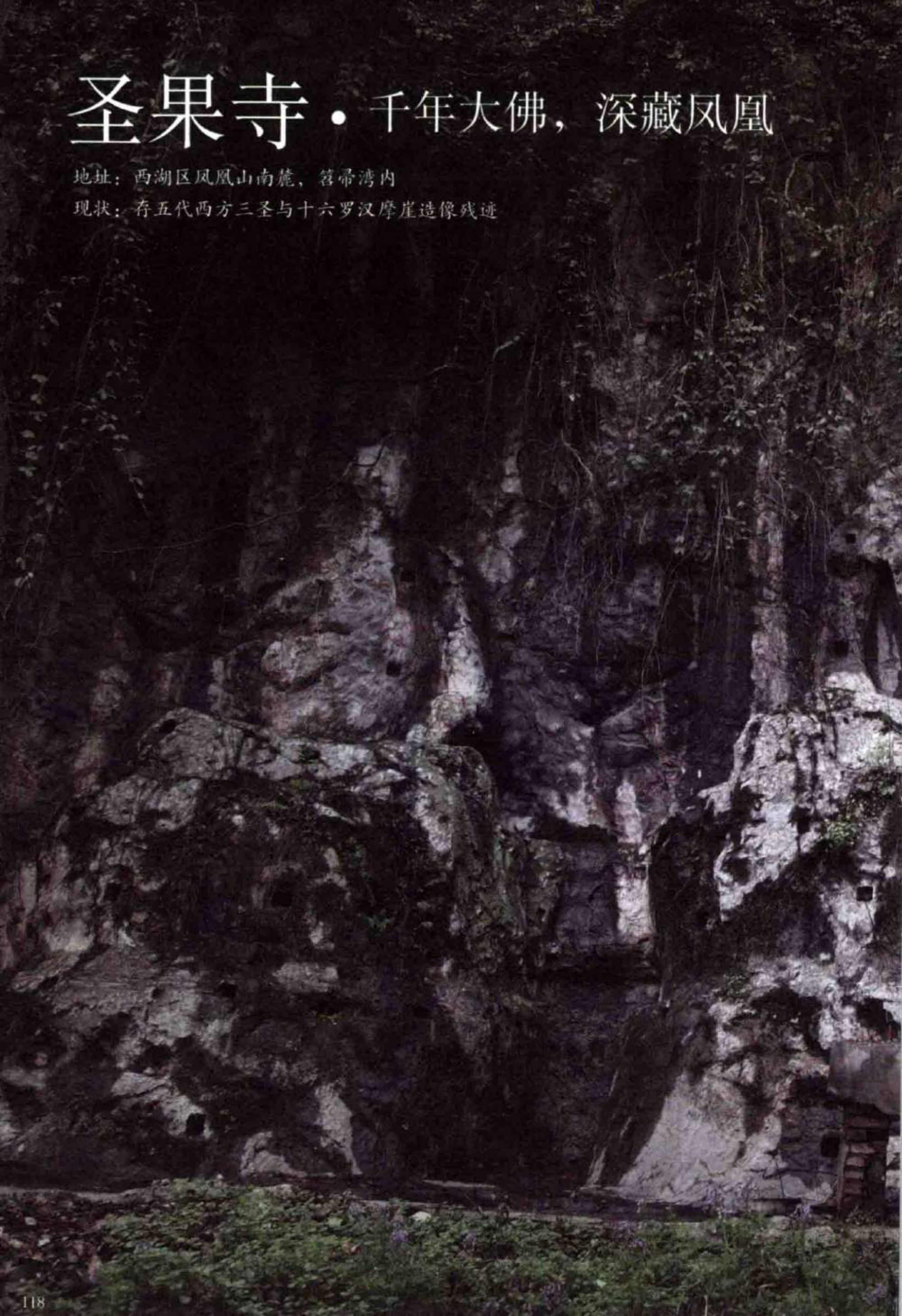
已被当地信众饰以全身的五代天龙寺造像



# 圣果寺·千年大佛，深藏凤凰

地址：西湖区凤凰山南麓，笕帚湾内

现状：存五代西方三圣与十六罗汉摩崖造像残迹









西湖多佛寺古刹，也多风流才子。闲暇之余，才子们往往多钟情于两事：一是相邀探幽访寺，汲泉煮茗，与山僧说禅论道；二是携妓同游西湖，轻歌曼舞，诗酒唱和。在他们看来，山僧与妓都属世外之人，多慧智才情，风雅韵致。以至于世间甚至有了“士大夫不与诗僧游，则其为士大夫不雅”的说法。苏大学士居杭多年，与山僧交游颇广，西湖凤凰山中的清顺和尚就因一首小诗与苏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清顺和尚住凤凰山一寺院中，平日与人寡交，无大事也不入城，粗茶淡饭，倒也逍遥自在。一日，苏东坡游湖至寺院，见僧房壁上题有一小诗：“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尤为喜欢，便问诗为何人所作，寺僧告曰系清顺所作，从此二人交游唱酬，往来密切。清顺和尚也借苏学士之名，声誉鹊起，成为杭城有名的诗僧。

当年苏大市长与清顺诗赋唱和的古寺名叫“圣果寺”，一间有着1500年历史的梵宫古刹。圣果寺据载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唐乾宁年间，文喜禅师重建寺院，取名“胜果寺”，又名“圣果寺”；北宋庆历初年，仁宗皇帝赐建“崇圣塔”，寺名也随之更为“崇圣寺”；南宋初，凤凰山南麓筑皇宫大内，圣果寺也被纳入御苑范围之内，改作专门负责内廷供奉的殿司衙；元至正年间，寺院毁于兵火；明洪武时，圣果寺得以大规模复建。明人张岱在其《西湖梦寻》中曾写道“其地松径盘纡，涧淙潺湲。罗刹石在其前，凤凰山列其后，江景之胜无过此。”此后的数百年间，明倭寇侵扰、清长毛之乱、民国日军肆虐，禅寺屡历劫难，渐趋衰败。至抗战结束后，仅存殿堂房舍十余间。1958年，圣果寺最后几位僧徒终遭驱散，最后几间佛堂僧房也被彻底拆除，千年古寺就此覆灭。

如今寺院虽平，但在凤凰山中却留下了大片殿堂残基，以及杭城最大的一龛摩崖造像“三佛石”。三佛石是民间的俗称，专业点的说法是“西方三圣像”。公元907年，钱镠建立吴越国，并在凤凰山南麓，以旧时隋唐州城为基修筑王城。崇佛的吴越王见圣果寺一山崖奇石峭立，颇为雄奇，便命工匠依壁造像三尊，中为高约六米的主尊阿弥陀佛，左右分为高约五米的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千年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西方三圣像已是千疮百孔，除了大致的佛像轮廓外，造像上仅残存有两种痕迹，一是吴越人造像时所开凿的方形榫眼，二是今人砸佛时所落下的深深锤痕。崖壁上的多处题刻也已斑驳不清，难以辨认。附近香客在三佛石前用废砖水泥砌了个简易香炉，使这千年香火能得以再度延续。

三佛石左侧崖壁上为同时期所雕凿的十六罗汉像（五代时的罗汉造像皆为十六尊，至宋时才有“十八罗汉”一说）。这十六尊罗汉高约三十厘米，大多盘膝禅坐，并排置于石壁一凹槽中。十六罗汉同三佛石一样曾遭到过极为暴力的破坏，身首全毁。后有好事者不忍见佛迹凋落，用水泥重塑了十六罗汉像。像倒是塑成了，但几乎是面无表情，神情木讷。罗汉身躯则用水泥胡乱一抹，毫无细节可言。经过好事者的一番修补，这十六罗汉虽然重新有了五官容貌，但千年造像的形神气韵，以及最后那丝残缺的印痕感却丧失殆尽。



已无先前形神气韵的五代吴越十六罗汉造像



千年之后，

除了大致轮廓外，

三圣造像上仅残存两种痕迹，

一是吴越人造像时所凿榫眼，

二是今人砸佛时所落锤痕。

附近香客在三佛前用废砖水泥砌了个简易香炉，  
千年香火才得以再度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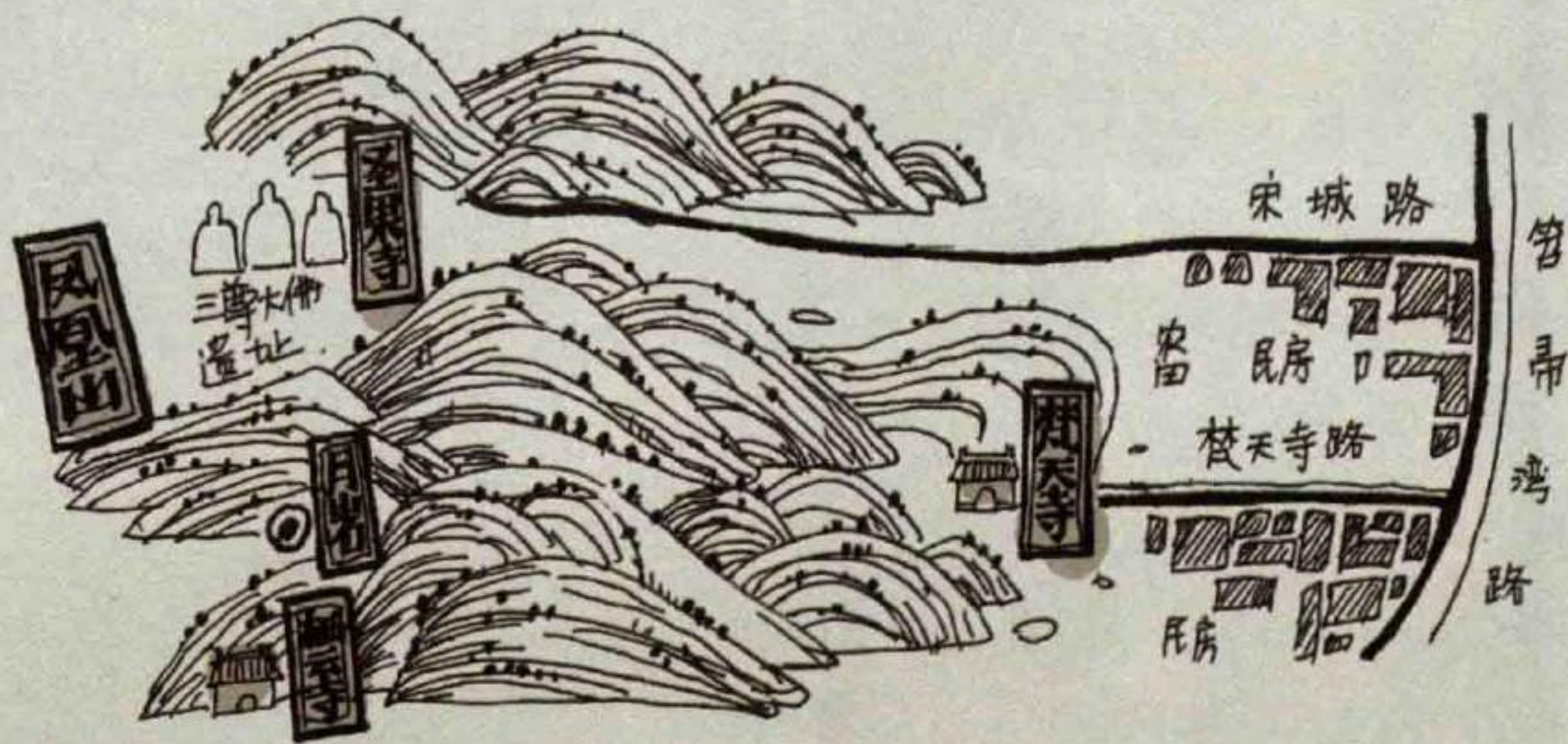




# 梵天寺·五代瑰宝，吴越双经幢

地址：上城区凤凰山东麓梵天寺路 现状：存寺前经幢两座

凤凰山一带，据明人记载有寺院五十余处，今有迹可寻的也就圣果、栖霞、梵天三寺。圣果存西方三圣摩崖造像残迹，栖霞存释迦牟尼佛碑刻，梵天遗存最丰，除大殿古井等遗构外，还有两座在全国范围内也颇为稀罕的石砌双经幢。



相传2200年前，古印度阿育王息战弘佛，派僧侣四方弘传佛法，还将佛陀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令羽飞鬼，各随一光尽处，安立一塔”。据说中国立塔19座，浙江宁波阿育王塔就为其一，也是目前唯一尚存的一座。916年，吴越王钱镠遣使前往宁波阿育王寺，迎请佛骨舍利，并在城南凤凰山麓筑“城南塔”加以供奉。钱王筑塔经过，后被宋人沈括作为力学构造的小故事录入他的《梦溪笔谈》中。只可惜这座舍利木塔在筑成四十一年后，遭雷击起火，燃为灰烬。七年后，钱镠之孙钱弘俶再度重建城南塔、城南塔寺，并于寺门前增筑了一对的石刻经幢。北宋治平年间，南塔寺更名“梵天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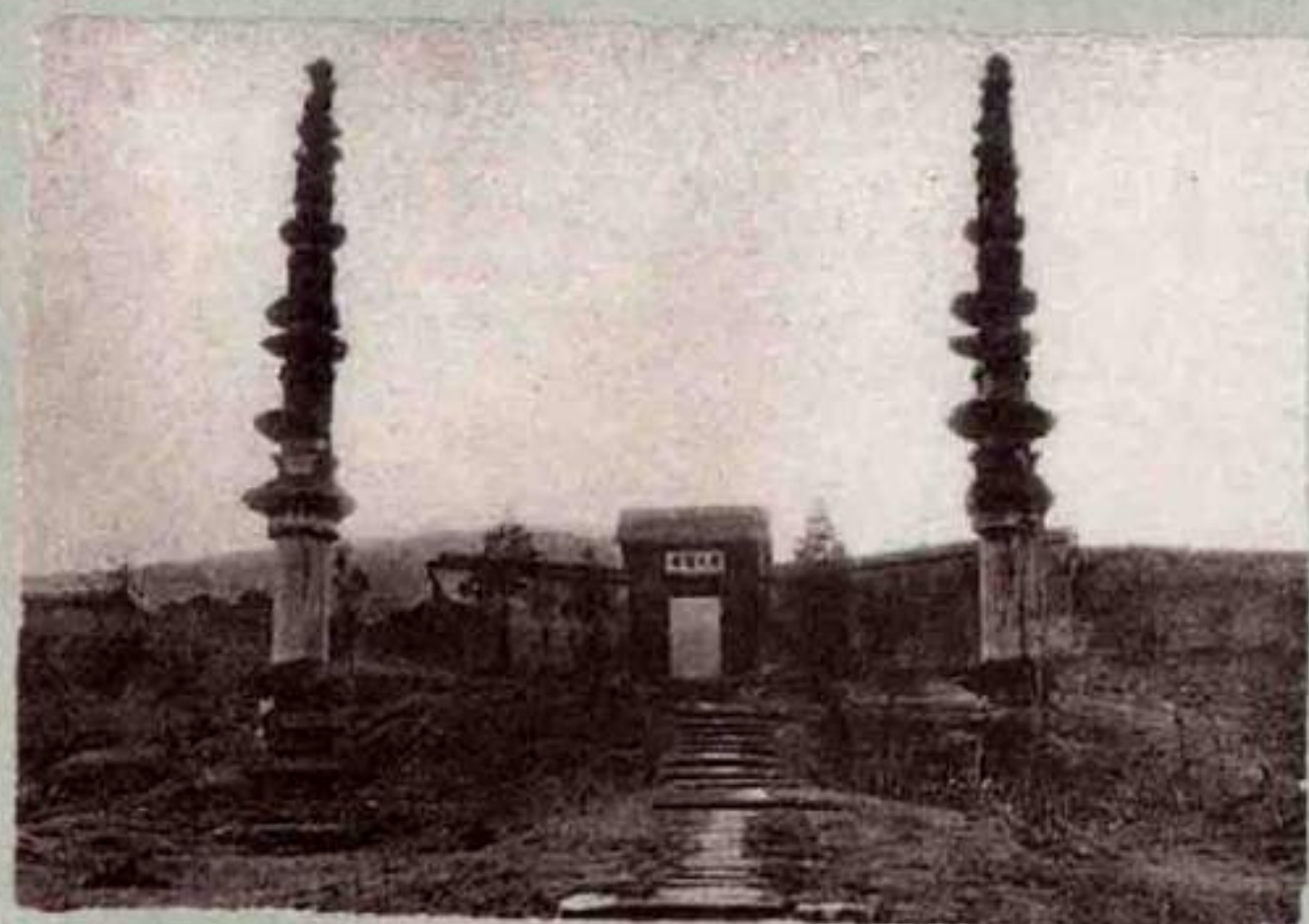


梵天寺最后一劫自是五十多年前，  
僧人被逼还俗，  
佛殿僧舍拆的拆，改的改，  
据说就连寺前的两座石经幢也套上绳索，  
好在大伙革命斗志尚不昂扬，  
才留住了这对千年前的吴越石经幢。



当年苏东坡居杭时，常入山中寻僧问佛，自然也是这梵天寺的常客，留有《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一首：“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寥寥数笔，梵天寺香火之盛尽在笔端。元末，寺塔俱毁，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得以复建。清雍正年间，莲宗十一祖省庵大师移锡梵天寺，创立“莲社”，开净业堂，弘传净土法门，与会众信徒同修共行，梵天寺也因省庵大师道场而闻名天下。省庵后在梵天寺西院寸香斋闭关三年，出关12日后面朝西方，趺坐圆寂。咸丰年间，天国兵火燃至梵天寺，除寺前双经幢外，经卷佛像、殿堂僧舍一律遭太平军焚毁。直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曾任驻纽约总领事、陇海铁路局局长的施省之居士在印光大师的影响下，筹募善款，重筑当年的省庵大师道场。时隔六十多年后，梵天钟声才又在缭绕香烟中缓缓敲响。1930年，当时颇具名望的高僧摩尘法师入住梵天寺，创办天台宗佛学院，讲经说法，梵天寺再度名噪一时，可惜时日不长，数年后，抗战爆发，佛学院被迫关闭。两代高僧先后入住梵天寺，结社讲法，梵天寺因此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梵天讲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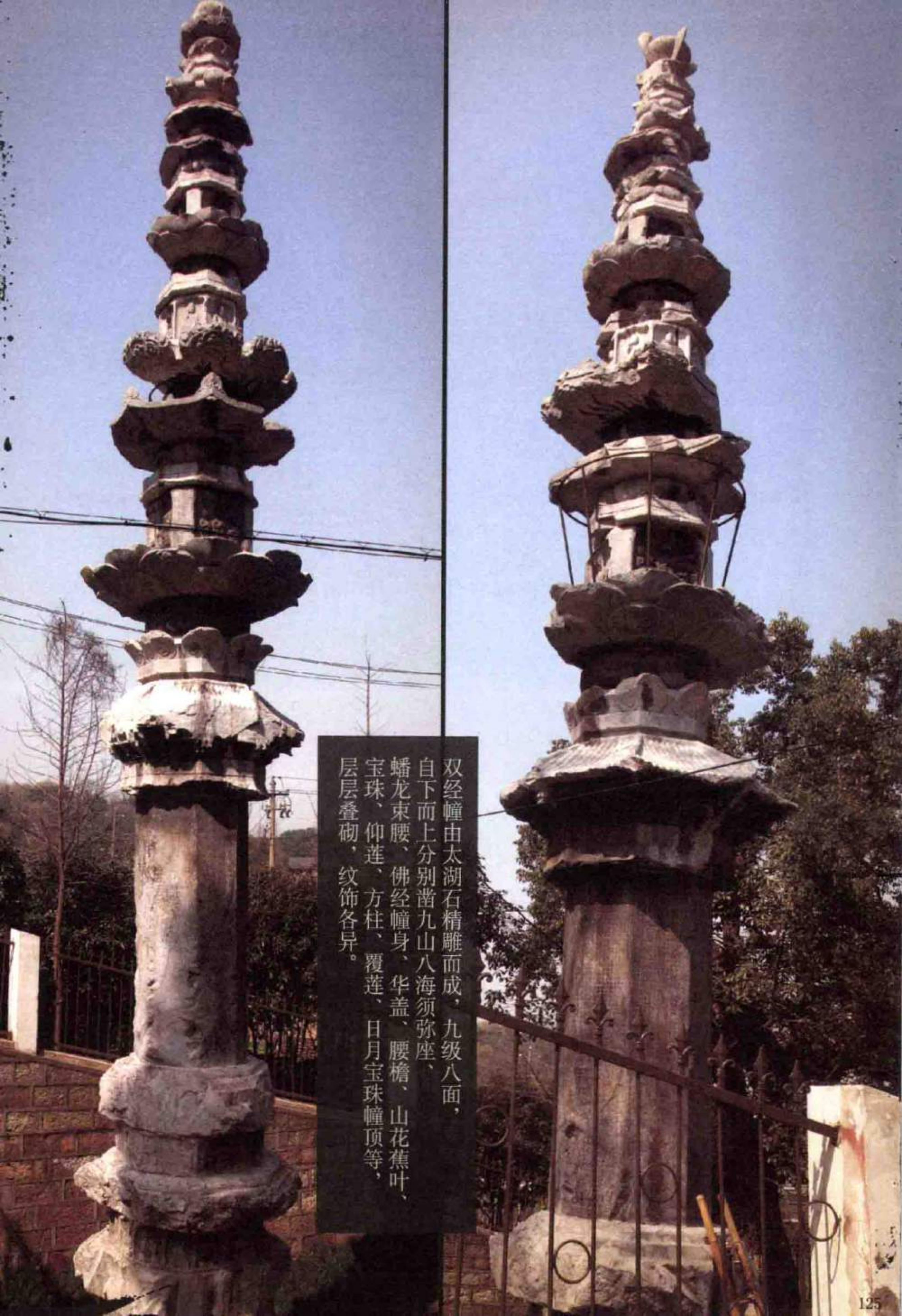
梵天寺最后一劫自是五十多年前，僧人被逼还俗，佛殿僧舍拆的拆，改的改，据说就连寺前的两座石经幢也套上绳索，好在大伙革命斗志尚不昂扬，才留住了这对千年前的吴越石经幢。梵天双幢现立于梵天寺路尽头的一坡地上，高约15米，南北相距约13米。经幢由太湖石精雕而成，九级八面，自下而上分别凿九山八海须弥座、蟠龙束腰、佛经幢身、华盖、腰檐、山花蕉叶、宝珠、仰莲、方柱、覆莲、日月宝珠幢顶等，层层叠砌，纹饰各异。每层短柱上还凿有小龕，内雕佛祖菩萨像。幢身密密麻麻满刻佛经，左幢镌《大佛顶陀罗尼经》，右幢刻《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经》。两幢均刻有《建幢记》，文末署有“乾德三年乙丑岁六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日立，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建”。



← 梵天寺旧影

梵天寺旧基后改作了部队幼儿园，据说里面还存有最后一进大殿，以及吴越时期的灵鳗古井等遗构。千年前的梵天古刹和杭城那“四百八十寺”一样在饱受人祸摧残后渐渐湮没于乱岗陋巷之中。或许先贤们早已预知这天的来临，早在数千年前就将经书圣像凿于石上，使佛法得以永存。





双经幢由太湖石精雕而成，九级八面，自下而上分别凿九山八海须弥座、蟠龙束腰、佛经幢身、华盖、腰檐、山花蕉叶、宝珠、仰莲、方柱、覆莲、日月宝珠幢顶等，层层叠砌，纹饰各异。



# 宝成寺造像

## 如来降魔身，狰狞大黑天

地址：上城区吴山紫阳山麓 现状：保存完好

沿西湖群山诸岭一路走来，佛迹也寻了不少，其中多是难以损毁的摩崖造像或佛塔经幢，无论塔身小佛，还是山崖巨像，无一例外都是妙相庄严、仪态端详，跏趺坐于莲台之上，或禅思入定，或讲经说法，或施愿于众生。不过在吴山一崖壁上，有尊如来则一改我们平日里所司空见惯的安祥慈悲形象，不但虬发卷须，面目狰狞，且肩下挂的，脚下踩的，都是头颅人皮。就连善良与智慧化身的文殊普贤二菩萨也是项挂骷髅、面露凶相。这组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的造像就位于杭州城的吴山宝成寺内，人们俗称他为“大黑天”。

大黑天，梵文称“麻曷葛刺”，原是古印度的一位战神，后成为佛教密宗的护法神。在藏传佛教中，大日如来在降妖伏魔时会呈现出狰狞的面目以震慑妖魔，这一化身就叫“麻曷葛刺”。推崇密宗，且好战的蒙古人对大黑天极为崇信，将其奉为军中战神，征战时也将大黑天请入军中，战前必祭祀。就这样，大黑天随剽悍勇猛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最后也来到了临安城中。元至治二年（1322年），即南宋临安城破46年后，元朝驻杭州都指挥使在吴山宝成寺后崖壁上开凿了这龕石窟，并于像旁镌以题记：“朝廷差来官驃骑卫上将军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家奴，发心喜舍净财，庄严麻曷葛刺圣相一堂，祈福保佑宅门光显，禄位增高，一切时中，吉祥如意者。”

吴山，春秋吴国之西界，故名。也有说是吴相伍子胥故里，后人讹“伍”为“吴”。吴山高约百米，由紫阳、云居、瑞石、七宝等多个小山岭相连而成，绵延数里，蜿蜒起伏于繁华闹市之中。一千多年前，还是那个崇佛的吴越国，一王妃发愿在吴山上建了座寺庙，初名“释迦院”，宋时更名为“宝成寺”。今古寺不存，唯存山崖上石窟三龕。西龕造像已毁，现存观音雕像为后人增补；中龕供三世佛，主尊释迦牟尼，东为药师如来，西为阿弥陀佛，三佛身披袈裟，袒露右肩，并排跏趺坐在莲花宝座上，神态端详，身后背光饰花卉火焰。可惜三佛头部缺失，现为今世补凿。

东龕即为大日如来降伏妖魔时的化身“大黑天”。大黑天像高1.38米，赤发虬卷、怒目翘须，短腿大腹作蹲踞状。其双手置于腹前抱一头颅，脚踏魔女，左右肩下还各挂一颗头颅。左右胁倚依旧是文殊普贤二菩萨，骑的也是青狮白象，只不过原本慈眉善目的二菩萨此时面相凶狠，手执法器，除颈上各挂一串骷髅头外，青狮白象坐骑上还垫以人皮并悬着头颅。如来头顶上的妙音鸟，也不像往常那样奏乐歌舞，而是龇牙瞪目、张臂屈腿，作凌空飞翔状。



宝成寺造像中龕  
內供三世佛，  
三佛身披袈裟，  
袒露右肩，  
并排跏坐，  
身后背光飾花卉火焰，  
可惜三佛頭部缺失，  
現為今世補凿。





吴山宝成寺如来

一改我们平日所见安详慈悲形象，

不但虬发卷须、面目狰狞，

且肩下挂的，脚下踩的，都是头颅人皮。

就连善良与智慧化身的文殊普贤二菩萨，

也是项挂骷髅、面露凶相。

如今在中国，有关大黑天的摩崖造像并不多见，

有明确纪年题记的麻曷葛刺像，

在全国也仅此一例。









# 通玄观·南宋真君神仙像

地址：上城区中山南路太庙巷紫阳小学内 现状：保存完好

说了这么多杭城的佛事，倒忘了赵宋王朝极力崇奉的却是“道”，道士们的地位也远高于僧尼和尚。当年与东坡先生结有前世佛缘的孤山智果寺，就因高宗赵构修筑道家的四圣延祥观，而被迫移至宝石山麓。

南宋国草创之初，确真苦了赵构这位开国皇帝，蛮族的弯刀铁骑让他无日不处于恐惧之中，梦里梦外看见的不是地下判官相救，就是天上神将护驾，甚至因惊吓过度而丧失了生育能力。待局势稍稍稳定后，高宗赵构便在临安城中广置道观宫院，塑像供奉，将崔府君、四圣真君（即天蓬、天猷、真武、翊圣四元帅）等诸神作为皇室保护神而加以祭祀。每逢诞日节庆灾年，都命道士作法，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整个临安城内道观琳宫林立，显庆观、景灵宫、延祥观、龙翔宫、宗阳宫、佑圣观、太乙宫等大小宫观星罗棋布。玉皇山、凤凰山、紫阳山、吴山等诸山也无一不是道境仙山。据统计，至1950年，全城尚有道家宫观78处。随后的数十年间，杭州城的大小宫观不是被拆除，就是被移作它用。至如今，偌大个杭州城内，除葛岭抱朴道院外，似乎很难再找出第二处道家圣地。

不过在杭城紫阳山下一小学校园内，真还存有第二处道家遗存，甚至还是八百多年前，高宗皇帝御赐题额的道家仙境通玄观。通玄观位于太庙旁，为南宋临安著名道观之一，始建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当年高宗赵构来到临安，为求消灾免难，保国延祚，兴建了万寿观、宁寿观等道观，并派内侍刘熬主管宁寿观（奉三茅真君，“三茅”原是西汉时期的茅氏三兄弟，后修道成仙，成为茅山派开山祖师）的教门公事。一日，刘熬梦见三茅真君骑鹤来到山南，认为真君显灵，于是又在山之东麓建了座道观，高宗亲笔御书“通玄”二字榜之，赐“刘能真御制诗”镌于三清殿后的石壁上，并依崖开凿三茅真君造像。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入杭州，通玄观毁于兵火。如今道院宫观虽已无存，但殿后的道家摩崖造像却十分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崖壁坐北朝南，长约30余米，高近4米，自西向东依次凿有四龕六尊道教摩崖造像。西数第一龕即为修建通玄观的内侍刘熬的坐像，像高近八十厘米，正襟危坐，旁镌题记“皇宋开山鹿泉刘真人像”。真人像旁有一泉眼。一日，真人又做一梦，见一小鹿在泉边饮水。真人认为这是吉祥的预兆，于是命人在泉旁刻了一只奔跑的花鹿，取名“鹿泉”。鹿泉年久干涸，现仅存花鹿造像及鹿泉旧迹。第二龕位于真人像的右上方，这尊大小与刘熬像相差无几的神像，居然就是道教神仙中的第一位尊神玉清元始天尊。第三龕系主龕，宽高均两米有余，内凿三茅真君像，其中为“司命真君”茅盈，左为“定篆真君”茅固，右为“保生真君”茅衷，三真君均头束发髻，身着道袍，足踩祥云，宛如天界。像旁刻石“掌吴越司命三茅真君像”。第四龕雕凿于明嘉靖年间，当年法师徐道彰重修通玄观，并凿像于崖上。法师像高近一米，右旁刻“大明重开山元一徐法师像”。

再来说说这紫阳小学。小学前身为大清的书院，原名“紫阳别墅”（“紫阳”系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号，清代许多书院都以紫阳命名），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由两浙转运使高熊征及盐商捐资建造，主要以盐商子弟为招收对象。近两百年来，才俊辈出，遂成为杭城四大书院之一。书院咸丰时毁于洪杨之乱，后重建，更名为“紫阳书院”，清末改为仁和县高等小学堂。如今学校内除了那壁南宋摩崖石刻外，再无旧貌可觅。



## 赵宋王朝崇奉道教，

道观琳宫棋布临江城，  
玉皇、凤凰、紫阳、城隍诸山也都是道境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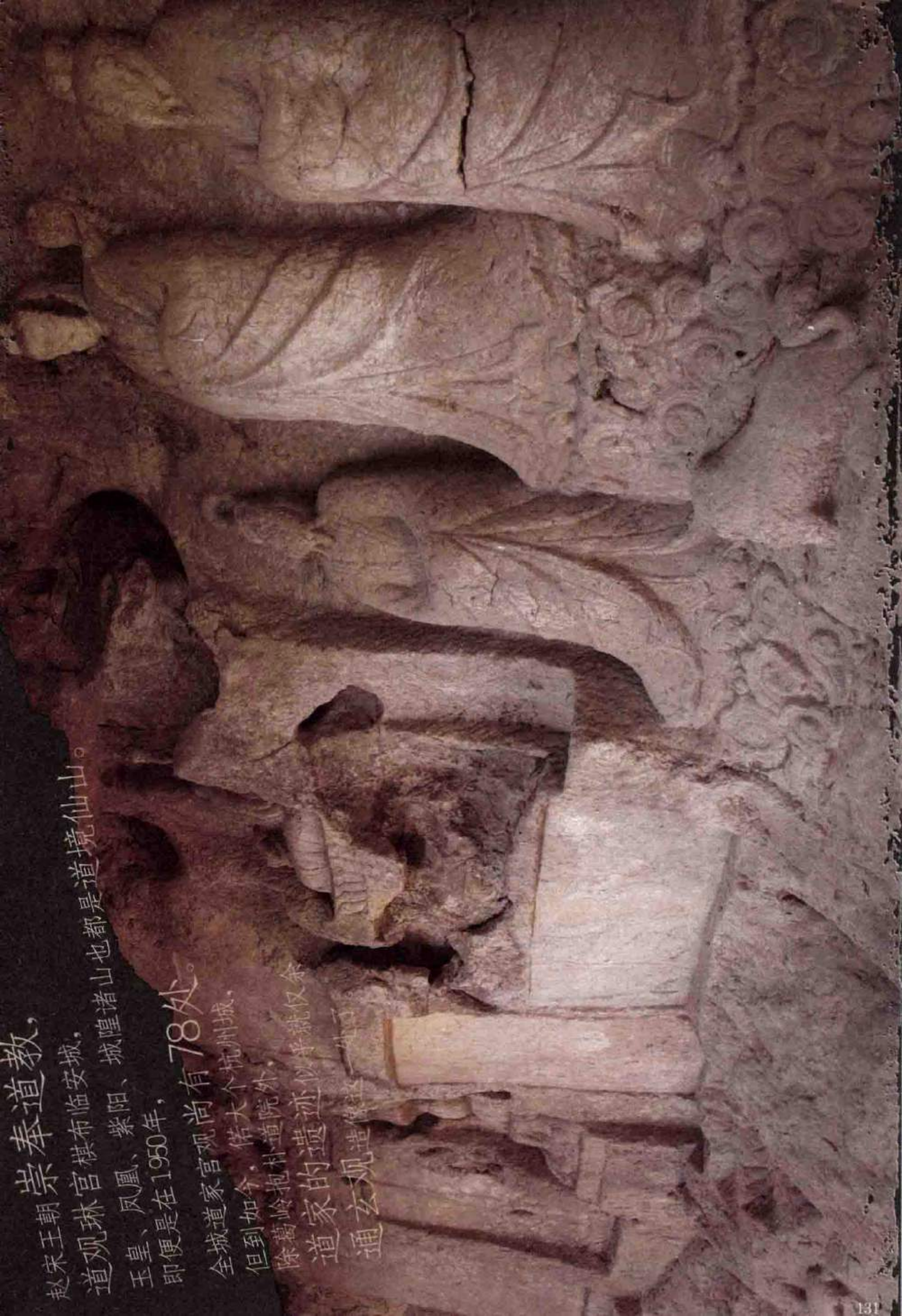
即便是在1950年，

全城道家宫观尚有78处。

但到如今，偌大个杭州城，  
除葛岭抱朴道院外，

道家的遗迹似乎就仅余

通玄观造像这一处了。





# 其他佛寺

**六和塔** 地址：钱塘江畔月轮山上

六和塔故地原为吴越王的南果园。970年，钱弘俶舍园筑寺塔，以镇钱塘江潮。宋宣和年间，六和塔毁于兵火，南宋绍兴年间重建。六和塔塔高九层，巍峨突起，气宇不凡，有人曾如此形容杭州三塔：“六和如将军，保俶如美人，雷峰如老衲。”

**保俶塔** 地址：宝石山顶

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宣吴越王钱弘俶进京，钱王舅舅吴延爽为祈求他能平安归来，建造此塔，故名“保俶塔”。古塔初为七层楼阁式塔，后几经毁建。今塔为1933年重建的砖砌实心塔，七级八面，高45.3米，塔刹相轮宝珠等铁铸构件为明代旧物。

**永福寺** 地址：石笋峰下

据说为慧理禅师开山创建，距今1600多年，现为今人所原址重建。

**中印寺** 地址：中印峰下

相传是由宝掌大师创建，距今1400多年，现为今人所重建。

**石观音阁** 地址：吴山元宝心路67号

石观音阁，又名“石佛院”，寺院依山而建，内有一石窟，凿有观音造像一尊以及若干罗汉造像，至今仍保存完好。洞后凿有一池，上书“洗心池”三字。半年前的石观音阁内还是住着好些住户，住户迁走后，修缮后的古庙也失去了原有的古朴韵味。

**小普陀** 地址：吴山12号

吴山上一处已被辟为茶室的古庙遗迹。

**玛瑙寺** 地址：北山路葛岭路17号

946年，吴越王钱镠始建玛瑙寺于孤山玛瑙坡，故名。南宋绍兴年间因建延祥观，玛瑙寺迁至现址。清乾隆年间，乾隆爷数下江南，曾先后三次游游览玛瑙寺，并题诗作文。玛瑙寺占地约十数亩，由山门、厢房、大殿、园林、水池等组成。除大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毁外，其余殿阁厢房仍保持着清同治年间重建后的格局。现已修复重筑，旧貌无存。

**毓秀庵** 地址：北山路37号

本为清幽古朴的林中小庵，现由某房产企业租下作为其会所。

**白衣寺** 地址：下城区新华路遥祥寺巷，青春中学旁

白衣寺建于清道光年间，原有四进，占地约三千平方米。解放后曾改作福利茶厂、仓库以及房管站工作用房。上世纪九十年代毁于大火，现存后殿与老宗堂。





保俶塔







# 江浙人文薈

令无数文人逸士魂牵梦萦的江南，不但山灵水秀，风光旖旎，且物尽天华，地灵人杰。“江南”已不仅仅只是江浙财赋之区的地域名称，而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是江南士人们的精神家园。自东晋偏安江南以来，中原望族与江南名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此后的千百年间，江南一地人文蔚起，甲第连云，显宦名儒辈出。也正是江南遥山落翠间清新自然的恬淡意境，使江南士人们所特有的灵秀温润始终植根于他们的性灵之中，并延传下去，至今不衰。





# 大麦岭摩崖题记

## 杭城硕果仅存的苏轼原刻

地址：西湖区三台山路浙江宾馆外的一处崖壁上

现状：字迹漫漶，已无法辨识全文

说到杭州的风物，离不开曾两度赴杭为官的苏大学士。西子湖的潋滟水色，苏公堤的六桥烟柳，都得益于大学士对西湖的治理；谈到杭州的士人，更离不开潇洒放浪、不拘小节的东坡居士。杭州与苏轼，城市和市长，前者喜爱后者的才情与胸襟，后者寄情于前者的胜致幽景，乐此不疲。中国历史上最具文学艺术气韵的市长与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间有更多的轶闻趣事可以娓娓道来，显宦、名士、山僧、歌妓、莽汉、船娘……然而它们似乎离我们都过于遥远。在西湖西岸的大麦岭，有块鲜为人知的石壁，可使我们与苏大市长有了零距离的接触，这便是苏东坡千年前留给这座城市的唯一一处原刻真迹大麦岭摩崖题记。

因不容于朝廷，苏东坡曾先后两次自求外放杭州：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调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在阔别杭城十六年后，再次自求外调，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任杭州知州。疏浚西湖、修筑苏堤便完成于这一期间。苏东坡一生中虽仕途不畅，屡遭外放贬黜，但却自得其乐，尤其是寓居杭州期间，更是随时随地享受这人间天堂所带给他的闲情与惬意。城郭间的市井百肆，西子湖的画舫游船，城郊山野间的溪泉洞壑都是东坡时常游览栖隐的地方。杭城三百六十寺，寺寺也皆为苏市长闲暇郊游之所，或邀友登山同游，或独自访僧寻迹，品名泉香茗。

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苏东坡就任杭州知府的第二年）三月二日这天，苏市长与王瑜、杨杰等友人一行，出涌金门，乘船经西湖，至赤山埠，再泊舟登岸，沿上香古道前往天竺游玩。途径三台山下的大麦岭时，见幽谷深邃，奇石峭立，遂作文题记一篇，刻于崖上。题刻高1.38米，长1.84米，由于历经千年，久经山中风日雨露侵蚀，风化剥落十分严重，许多文字漫漶不清，难以识别。依稀可见“苏轼、王瑜、杨杰、张涛同游天竺，过麦岭”等字样。苏东坡主杭多年，留在崖石上的诗赋题记也有数处，如龙井、天竺、韬光庵等地都曾镌有苏轼手迹，后因“元祐党争”，许多题刻被后人凿平毁坏，保存至今的，唯有这相对僻静的大麦岭石刻题记。

**感花岩题刻** 地址：上城区吴山宝成寺旁

今吴山宝成寺后也有一处摩崖题刻，上书：“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应问使君何处去？凭君说与春风知。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去年人老矣。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诗后落款“东坡题”。然而此处“东坡题刻遗迹”却非苏市长真迹，而出自明人之手。相传当年苏市长来宝成寺赏牡丹，有感于当年唐人崔护“人面桃花”的经历，写下《宝成院赏牡丹》诗一首，刻于崖上，后题记被废，明人朱术珣依拓本重刻，题额“感花岩”。明成化年间，吴东升见石壁纹路似老梅枝干，又在题刻旁镌“岁寒”、“松竹”四个大字。

自唐宋以来，吴山一带，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摩崖题记，除明“感花岩”外，还有明人摹刻宋代书法大家米芾的“第一山”、明代胡缵宗的“紫阳洞天”题刻、民国浙江体育会摩崖题记等书法，以及瑞石洞石林、青衣洞、青衣泉、阮公祠、石观音阁、泼水观音、三茅观等众多人文景观。







# 梅鹤堂

## 梅妻鹤子，与湖山为伴的逍遥名士

地址：下城区教场路与武林路之间的临安里内 现状：保存完好

近段时间，武林路与教场路相交处的拆迁改造工作又加快了进程，迪心里、达三里两条老弄几乎拆除殆尽，一墙之隔的临安里还暂无大恙，尚维持着老砖老瓦老石库门的原貌。老屋资料显示，临安里旧时的主人姓林，名达孙，国军一炮兵团团长。里弄口的墙根处嵌着一石，上镌“梅鹤堂林界”。西湖孤山上有一亭，每逢冬末，亭周腊梅怒放，暗香浮动，为西湖赏梅一大胜迹，亭额上悬有一匾，上书“放鹤亭”。“梅鹤堂”是八十多年前筑造的旧式公寓，“放鹤亭”则系近年来所重建的人文景观，但二者所缅怀的，同是一位生活在千年前的隐逸诗人林和靖。

那是在北宋景德年间，一位士人结束了多年的游历生涯，来到杭州西湖，在孤山东麓结庐隐居。士人名叫林和靖，单名林逋，书中记载他“性孤高自好，喜恬淡，自甘贫困，勿趋荣利”。林逋来此后，以种梅为乐，四处寻得奇珍异品植于门前屋后。相传他绕庐植梅三百六十余株，每逢梅花开时，终日在梅林中赏梅饮酒，吟诗作文，自得其乐，写下许多咏梅的诗句，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则被后世誉为千古咏梅之绝唱。林逋结庐孤山二十余年，竟未入咫尺之外的杭城半步，到时常泛舟西湖，游山访寺，与湖山为伴。林和靖的逍遥确也逍遥到了极致。当年他来孤山时，从家乡奉化带来白鹤两只，双鹤很通人性，每逢有客人来访，家中小童便放飞双鹤，翔云报信。泛舟西湖的林和靖一旦见到家鹤盘旋飞翔，便立即掉转舟头，归返家中会客。相传林和靖去世时，双鹤也在墓前悲鸣而亡。林和靖终生不娶妻生子，每日与梅鹤为伴，逍遥自在，时人称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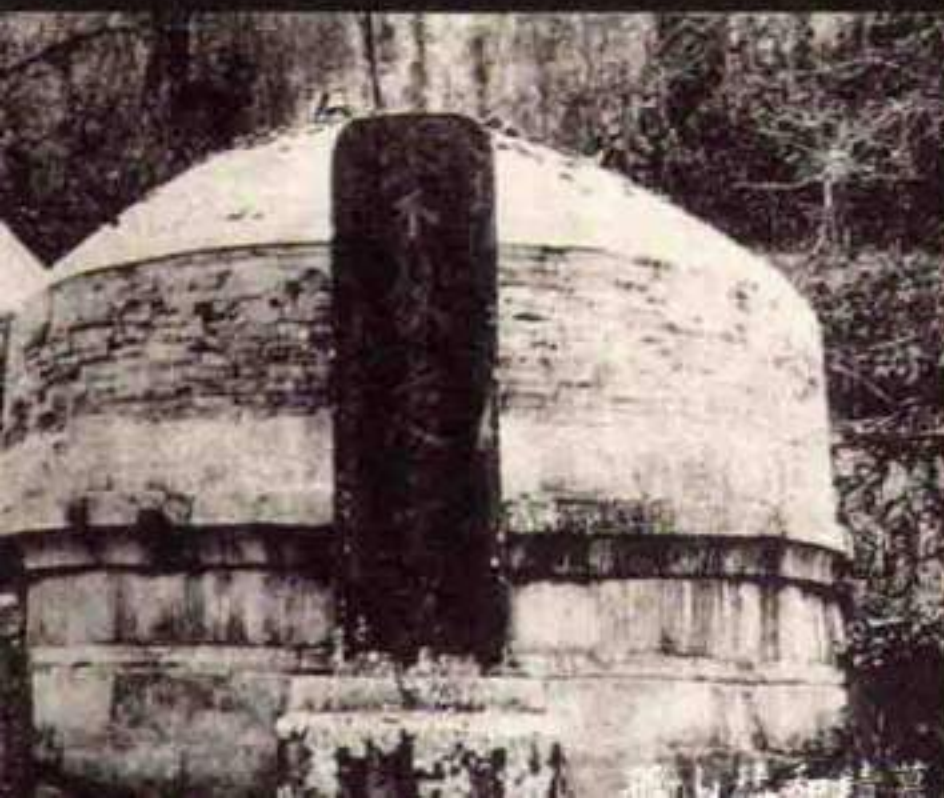
林逋学识渊博，能书善画，尤其精于诗词，而这位和靖先生却作一首弃一首，从不留存。有人问他：“何不录以示后世？”答曰：“我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友人无奈，只好私下窃记，录得诗词三百余首传世。以林公的学识品行，要想在朝中谋得高官厚禄并非难事，但他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绝意仕途，终身不仕。朝中丞相郡守敬其才学操节，纷纷慕名前往孤山拜访。就连当朝天子宋真宗听闻后，也赐其粟帛，诏令府县官吏须“岁时劳问”。

这位和靖先生，虽终生不仕，但他不求闻达，不求传世的心境，倒让天子朝臣、士人庶族们钦佩不已。在他去世后，宋真宗为其赐号“和靖处士”，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南宋高宗赵构为建皇家宫观，迁孤山寺院宅第墓田于它处，独留和靖先生墓。后世于苏堤筑“三贤堂”，将林和靖与白居易、苏东坡二人同祠祭祀。元代文人在和靖先生故庐筑“放鹤亭”，以作纪念。千百年后，林氏后裔再度选择了西子湖畔，择地筑屋，以先祖和靖先生“梅妻鹤子”的雅号为寓所命名“梅鹤堂”。





千百年后，  
林氏后裔再度选择了西子湖畔，  
择地筑屋，  
以先祖和靖先生“梅妻鹤子”的雅号  
为寓所命名为“梅鹤堂”。





# 孩儿巷

##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地址：下城区孩儿巷98号 现状：现作为陆游纪念馆及下城区文史资料陈列馆

七夕，因“情人”的缘故，一个尚还延续着的传统节日。但经过数十年的演变简化，浪漫的七月初七也和其他所有传统节日一样，统统都没有了前戏。剩到最后的，也就只有那顿疯狂的吃喝了。旧时的七夕是有讲究的，七夕前，人们要忙着上“乞巧市”置办乞巧什物，什么油面蜜糖制成的“乞巧果子”、新鲜瓜果雕成的“花瓜”、饰以彩服金珠的“泥孩儿”……当这些什物置办妥当，少女巧娘们还要在院中瓜架下结彩楼供案，摆上泥孩儿、供果酒炙女红等乞巧什物，对月穿针比巧，焚香祈福，求女红娴熟、姻缘美满、多子多福。今日城北的“孩儿巷”，就为宋时临安专门制作售卖泥孩儿的街肆，元人闲“泥”字多余，省去一字。解放初期，在这条老巷中偶尔还能听到兜售泥孩儿的吆喝声。

“泥孩儿巷”之前还有个旧名，叫“砖街巷”，宋属保和坊，为砖瓦匠人聚集的地方。98号是老巷中最后的一处老宅，现在的样子比过去小了许多，前后五进的深宅大院今仅存三进，不过品相尚好，高墙乌瓦、天井回廊，无处不精致细腻。宅内窗棂格扇，围栏壁板皆施以蝙蝠、仙鹤、麒麟、祥鹿等吉祥图案，长门上的水乡图、渔翁图、博弈图等更是雕饰精美、栩栩如生。二楼的“蠡壳窗”由磨薄的蚌壳片嵌成，轻薄透亮，这在杭城的老屋中，也算是珍稀之物了。老宅的主人名叫钱希尧，其祖父钱启翰曾为上海崇明县知县，民国时经郁达夫介绍购下此处宅院使用至今。此处并无多少背景，建于晚清的百年旧宅近些年却屡见网络报端，文人学者们也围绕其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并非老宅本身，而是八百年前的著名诗人陆游。

二十世纪末，一中学为扩建操场，欲拆除这栋清代老宅，屋主钱希尧挺身而出出力保祖屋，并抛出“陆游故居旧址”一说。一时间，数千市民联名上书力保老宅。市民们的口诛笔伐并未能阻止校方的荒唐行径，反将百年老宅推上了法庭。法院效率颇高，很快作出判决，老宅获罪，限期拆除。这桩荒唐的拆迁官司立即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权威学者、外国专家、新闻媒体纷至沓来，实地勘察考证采访，不少市民也慕名前来参观拍摄。在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以及广大市民的密切关注下，又经历长达三年的官司拉锯战，老宅最终幸免于难。回想起来，老宅的成功保护，除了数万专家学者热心市民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外，那位南宋的陆老先生更是功不可没，如若没有陆放翁的大名，估计很难引得如此众多学者专家媒体市民们的集体关注。

大诗人陆游系山阴（绍兴）人氏，一生之中曾数次赴京师临安，或应试投考，或奉诏入仕，或觐见皇上。在杭城的居所也有多处，或居于兄家，或馆于西湖，或住于六官巷，其中有着明确记载便是城北砖街巷（今孩儿巷）。淳熙十六年（1189年），准备禅位的孝宗赵昚怜陆游之才，亲降手批，封卸职回乡的陆游为礼部侍郎，官至六品。在此期间，陆游曾寓居砖街巷街南小宅。然而尚不足一年，陆游再度被主和派弹劾罢官。据专家考证，那首脍炙人口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正是陆游罢官后于次年清明前所写。

泥孩儿：也称“摩喉罗”、“摩侯罗”，为宋时七夕节令性泥玩具。





位于孩儿巷98号的三进老宅，  
高墙乌瓦，天井回廊，  
勾栏窗棂无不雕镂精细。  
然而老屋却因一中学建设，  
险些化为瓦砾。  
好在有学者市民借用  
名人名句之名，  
最终保下了老屋。



陆游曾寓居孩儿巷已成不争的事实，但对于98号老宅为陆游故居旧址的说法似乎就有些荒诞了，毕竟千百年前的南宋古城早已被厚达两米的黄土所覆盖，皇城、太庙、三省六部、御道、府衙等遗址均位于这一南宋文化堆积层之中。虽然“陆游故居说”最终未能成立，但却以名人名句之名保住了老宅，也算是文人学者们共同向校方法院编撰的一个善意谎言吧。



# 祠堂巷·于谦旧迹寻踪

明时一小童束双髻上学，有和尚戏谑道：“牛头且喜生龙角。”小童也不客气，回曰：“狗嘴何曾出象牙。”次日，小童束三髻上学，和尚又笑道：“三角如鼓架。”小童当即答道：“一秃似播槌。”和尚听后不但不恼，反而大加赞赏，对其先生说，“此小儿乃国家栋梁也。”若干年后，束髻小童成翩翩少年，读书之余作小诗一首，“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短短二十八字，少年的襟怀才学即显露无遗。这位才思过人、志向高远的17岁少年姓于名谦，钱塘人氏。6年后，于谦取得功名，中了进士，真正成为国家的栋梁。27年后，蒙古瓦剌大军进犯中原，英宗御驾亲征反遭被俘，京师危在旦夕。此时，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临危不惧，列阵九门迎敌，取得“京师保卫战”大捷。然而谁曾料想，这位挽救明王朝于危难的大明功臣却在英宗复辟后，遭奸人陷害，蒙冤被杀，弃尸街头。都督同知陈逢含泪收敛了尸骸，送回杭州安葬。后世将他与同葬于西子湖畔的岳武穆、张煌言合称“西湖三杰”。

## 于谦故居 地址：上城区高银街祠堂巷42号

于谦祖籍河南，元朝时，曾祖于九思入杭为官，此后，于氏家族定居杭州，在城南祠堂巷（时称“太平里”）购地筑屋，数代世居。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夏，于谦生于祠堂巷于宅，并在此度过了他快乐的青少年时代，直到离开杭州。祠堂巷不远处的中太平巷内原有一惠安寺，相传就是于谦少年时的读书处。于谦被害八年后，终得以沉冤昭雪，杭城百姓为纪念他，将于氏祖屋称为“怜忠神祠”。孝宗皇帝即位次年，赐谥于谦为“肃愍”，墓旁建“旌功祠”，原故第敕建“怜忠祠”，祠堂巷也因此得名。数年前，原本古貌依旧的“怜忠祠”得以大修重建，辟为“于谦故居陈列馆”。

## 于谦读书处 地址：上城区吴山三茅观

距祠堂巷不远处的吴山上有一三茅观，三茅观筑于南宋，为临安城内一处极为显赫的皇家道观。观内不但藏有高宗、宁宗、理宗三朝皇帝的亲笔御书，还珍藏有唐钟、宋鼎、褚遂良的《阴符经》、吴道子的《南方星君像》、玉靶剑、七宝数珠、轩辕镜等七宝，可惜道观在元时毁于兵火。明朝初年，三茅观得以重建，同时还在观内开设书馆。当年家住吴山脚下的于谦每日至此潜心读书，“辛勤事纸笔”。据说那首传唱千古的《石灰吟》就写成于三茅观书馆。今古观书馆虽已不存，但尚残留有青砖墙基、香糕路面，以及数方摩崖石刻等遗迹。

## 于谦墓祠 地址：三台山麓，西湖乌龟潭畔

于谦墓位于西子湖畔的三台山麓，与岳坟遥遥相望。原有坟茔七座，墓前置墓道门楼、左右碑亭，以及八对石人石兽。旁建旌功祠，前后三进。建国后，于谦墓惨遭破坏，七座坟茔、八对石人兽，连同所有墓园建筑皆遭砸毁，如今残存下来的仅有墓前的祭桌、残破的龟趺门墩，以及残碑石刻数方。





祠堂巷



于谦祖居



水池



于氏古井



于谦墓



于谦墓石碑残座



于谦墓旧影



于谦墓旧影



# 三元坊巷·三元及第，官至首辅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三元坊巷 现状：尚存一些清末老宅和民国石库门

当年“土木堡之变”后，与兵部尚书于谦并肩力主抗战的还有一人，即明正统年间的状元商辂。巧的是，此人不但与于谦同为浙间人氏，也同在杭州求学。只不过二人读书的环境却大不相同，于谦求学于清幽宜人的吴山三茅观学馆，而商辂却苦读于屠肆肉铺云集的巷陌里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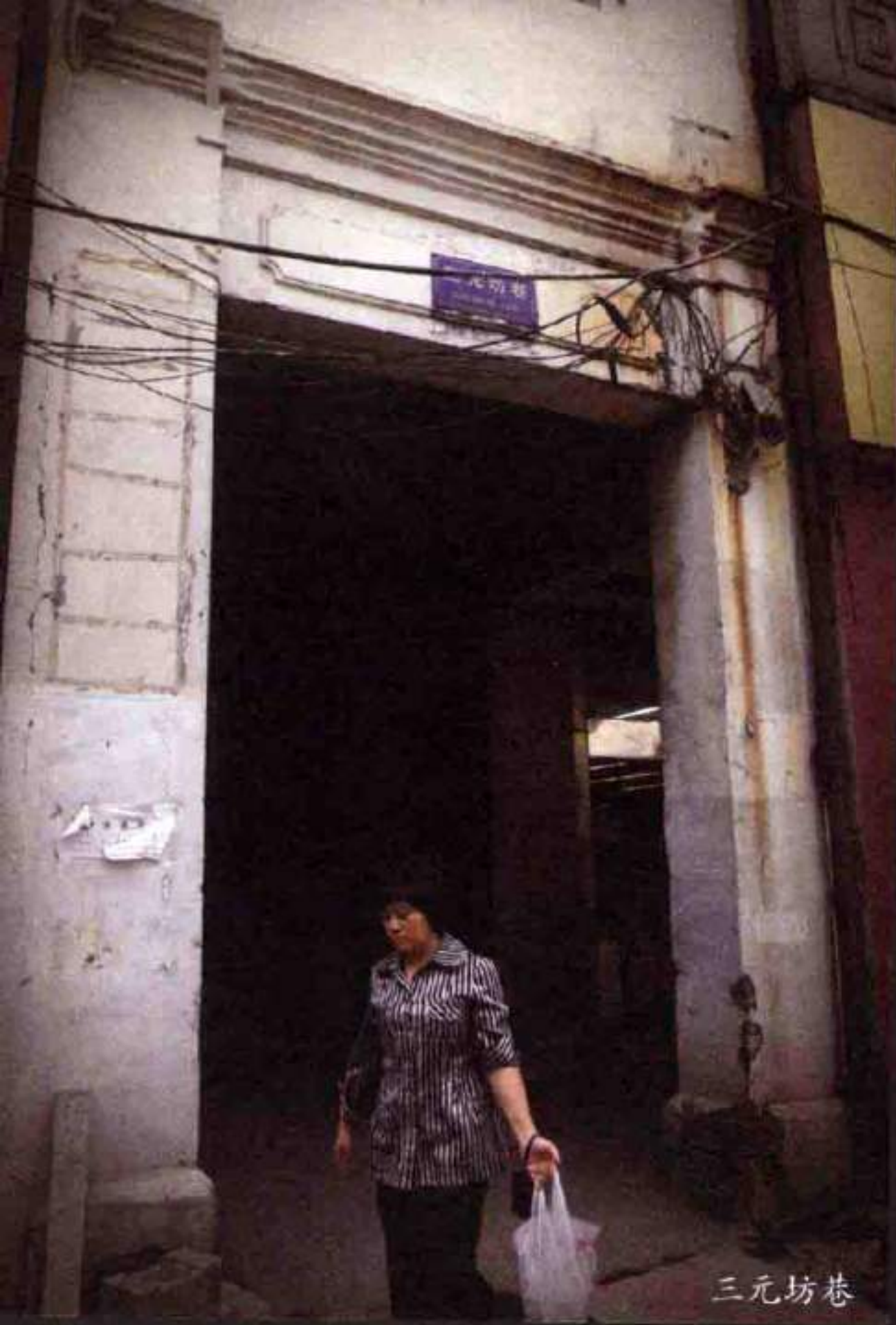
三元坊巷原是南宋御街旁的一片街肆里坊，旧称“凌椒巷”，又名“修义坊”。与坝头市西坊比邻而居，北临众乐坊，自古就为杭城买卖最盛处。诸行百市，样样俱全；酒楼歌馆，栋宇毗连。临安八家官办酒库之一的“中酒库”就设于众乐坊，内有官办大酒楼“中和楼”。中和楼装饰华贵富丽，夏有冰壶降温，冬有火箱取暖，餐具皆为金银制作，并备有官妓为食客斟酒助兴。修义坊也因周边酒库饭肆林立而逐渐形成杭城著名的“肉市”，俗称“肉市巷”。而商辂在杭州求学期间，就曾居住这喧闹嘈杂的修义坊凌椒巷。

昔日孟母为给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曾三次迁居。而这位商辂却偏偏身处屠猪宰狗的市集，足不出户，潜心静读，他非但不为市廛叫卖争吵声所乱，还在乡试中一举夺魁，高中“解元”。次年，商辂入京参加会试，可惜时运不佳，无功而返，入太学继续研读。1445年，寒窗十年后的商辂再度进京，这次会试不但拔得头筹，考取会试第一名，殿试中也大受英宗青睐，被钦点为“状元”，成为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的“三元及第”。这在大明三百多年历史里也仅有两人获此殊荣（另一人为安徽贵池人黄观）。新科状元所在县、府、省纷纷建三元及第牌坊以旌表功德、标榜荣耀，同时也勉励那些备考的士子。其中省坊就立于当年商辂寒窗苦读的修义坊凌椒巷。昔日肉铺林立的肉市巷也因这位读书人而名扬天下，从此冠上了“三元坊巷”的美名。

商辂高中了状元，按惯例，先授了个翰林院修撰的职务，掌修国史。四年后，“土木堡之变”震惊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商辂与于谦一道力排众议，反对迁都，拥立景泰帝，大败也先于京师城下。七年后，英宗复位，昔日主战功臣多遭诬陷排挤，于谦蒙冤被杀，商辂也被罢官还乡。直到宪宗即位，赋闲在家近十年的商辂才再度被起用，历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后官居内阁首辅，宰相之位。商辂胸怀大度，直言持正，后因力主裁撤大太监汪直掌管的特务机构西厂而遭报复，被迫辞去官职，回归故里。十年后去世于家中，时年七十三岁。后世对其如此评价道：“商文毅公三元及第，官至元辅，德望首称，止此一人而已。”

2006年在拆除光复路84号老屋时，埋藏地下近百年的“三元坊”石碑无意间被挖出。这块古碑长约4米，民国时被屋主购下，埋于天井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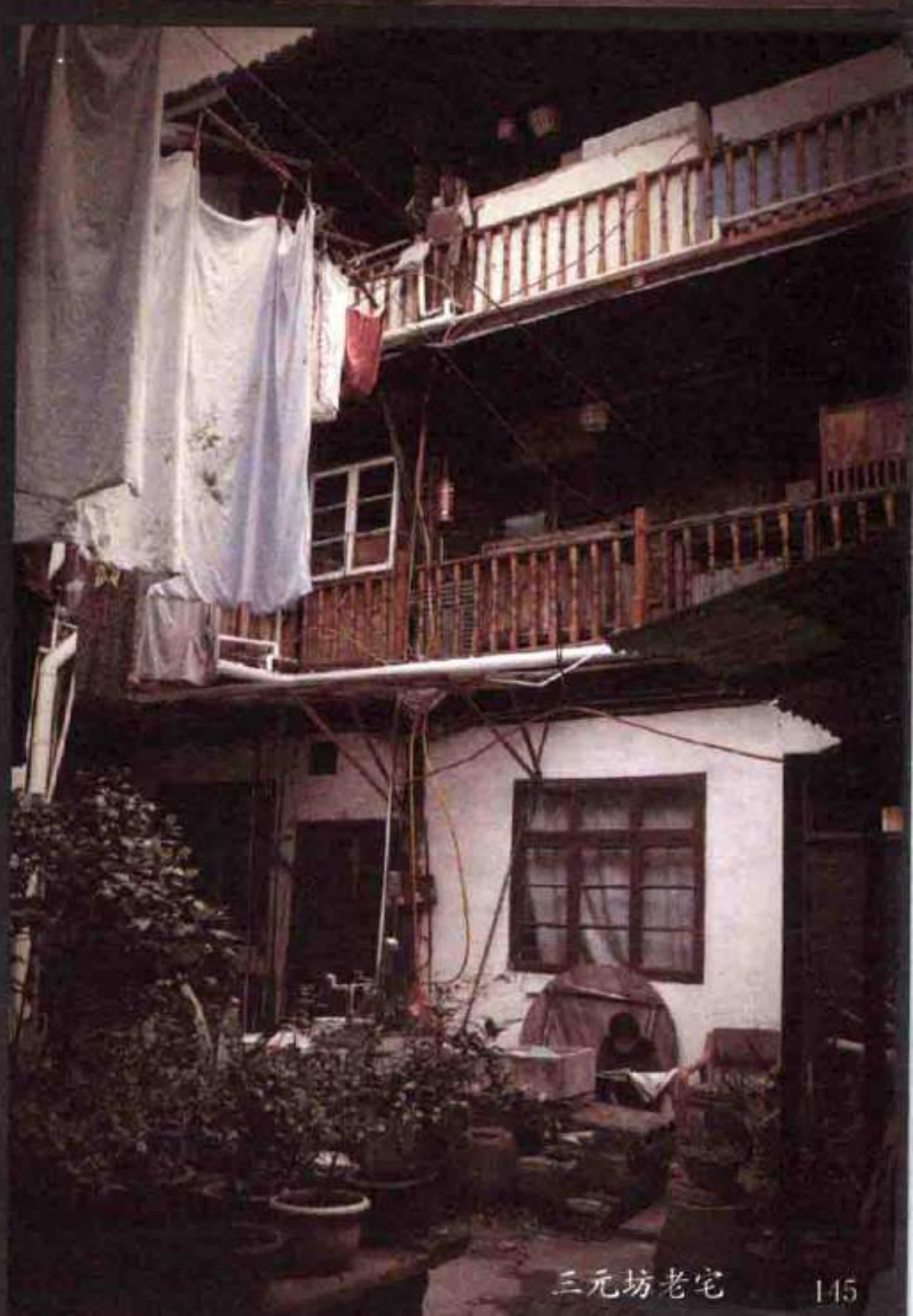
三元坊巷



三元里



巷内古井老屋



三元坊老宅



# 勾山樵舍·江南才女陈端生之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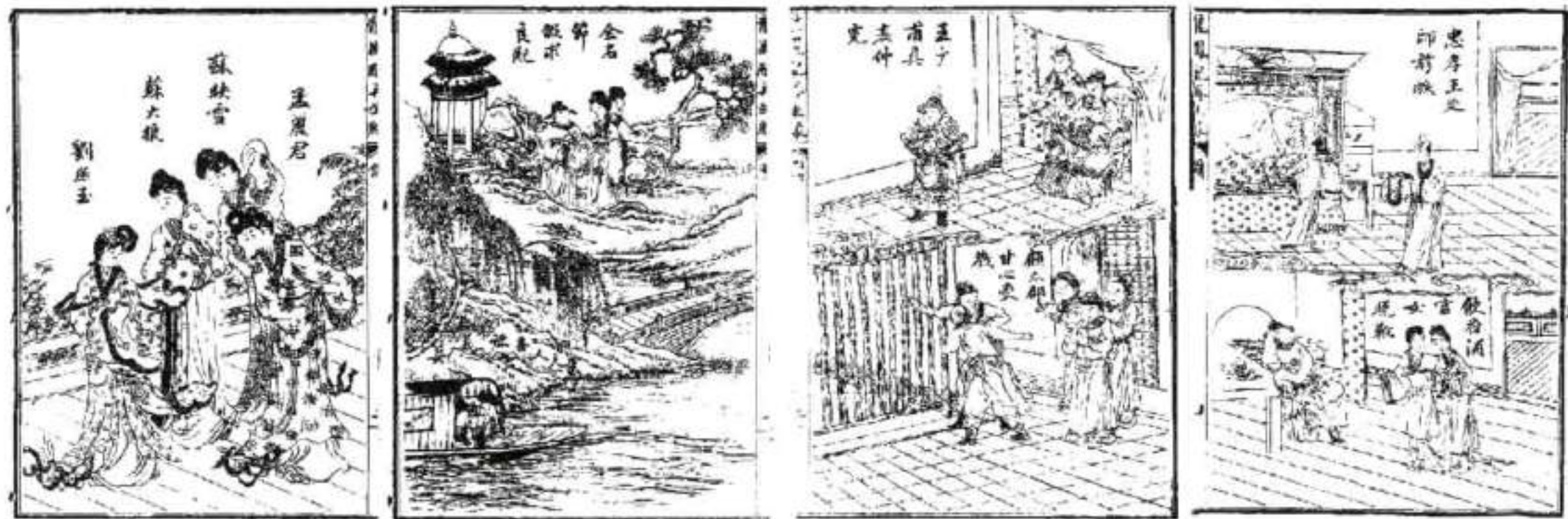
地址：上城区河坊街556号，清波门旁的勾山里 现状：勾山尚在，樵舍已无

旧时的清波门外有一土坡，人称“狗儿山”，据说为南宋临安府衙遗址。清乾隆年间，掌管皇家宗庙祭祀的三品大员、钱塘名士陈兆仑购下这片坡地，构屋造园，改“狗儿山”为“勾山”，取园名为“勾山樵舍”。今樵舍已无，但勾山尚在，仍屹立于柳浪闻莺对面的河坊街路口。坡上虽再无清乾隆年间的陈氏遗构，但几株古木，一栋民国老楼，以及楼前的瓜棚豆架，倒还颇有几分旧时的韵致。

江南自古出才子，也多文学才情见长的俏佳人。陈家姐妹便是这杭城屈指可数的两位大才女。她们自幼饱受诗书熏陶，富于文采，善于诗律。妹妹陈长生拜著名诗人袁枚为师，被袁老先生誉为“诗坛飞将军”；姐姐陈端生文思敏捷，颇具才情，十八岁就写下了传世之作《再生缘》。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评价道：“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郭沫若更是将这一小女子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称其作品可与希腊史诗相媲美，并把《红楼梦》与其并列，誉为“南缘北梦”。郭老先生还曾两度来到勾山樵舍寻访，一为一代文章宗师陈兆仑；二为他的孙女，写下这惊世之作的江南才女陈端生。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秋，随父母妹妹一道住在京城的陈端生开始了《再生缘》的写作，那时的陈家大小姐才十八岁，尚待字闺中，创作目的也似乎仅仅为取悦母亲妹妹，逗趣解闷。写作尤为顺畅，不到三年时间，陈端生就完成了前十六卷。然而母亲的突然病故，让陈端生再也无心《再生缘》的写作。直到十二年后，才在家人劝说下重新提笔续写《再生缘》。在停笔的十二年里，陈端生历经沧桑，母亲病故，祖父去世，丈夫也因科场舞弊案流放伊犁。正如陈端生所说：“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作者本人十二年来的悲欢离合，痛楚辛酸在《再生缘》中仅仅只是“明堂一醉”。此时的陈端生早已没有了十八九岁时的心境，在写完第十七卷后再度停笔，终未能最后完成这部长篇巨制（后由弹词女作家梁德绳与其夫续写完成）。

勾山背后是勾山里，一条民国时期的老里弄。浙派古琴大师徐匡华先生就居住于此。说起徐匡华，大家或许还很陌生，但说起电影《英雄》中那位在棋亭下盘膝抚琴的白衣琴师，估计大家仍还记忆犹新，那位琴师的扮演者正是徐匡华先生。不过老人今已辞世，仅在17号老屋中留下余音绕梁的古琴声。



《绘图再生缘全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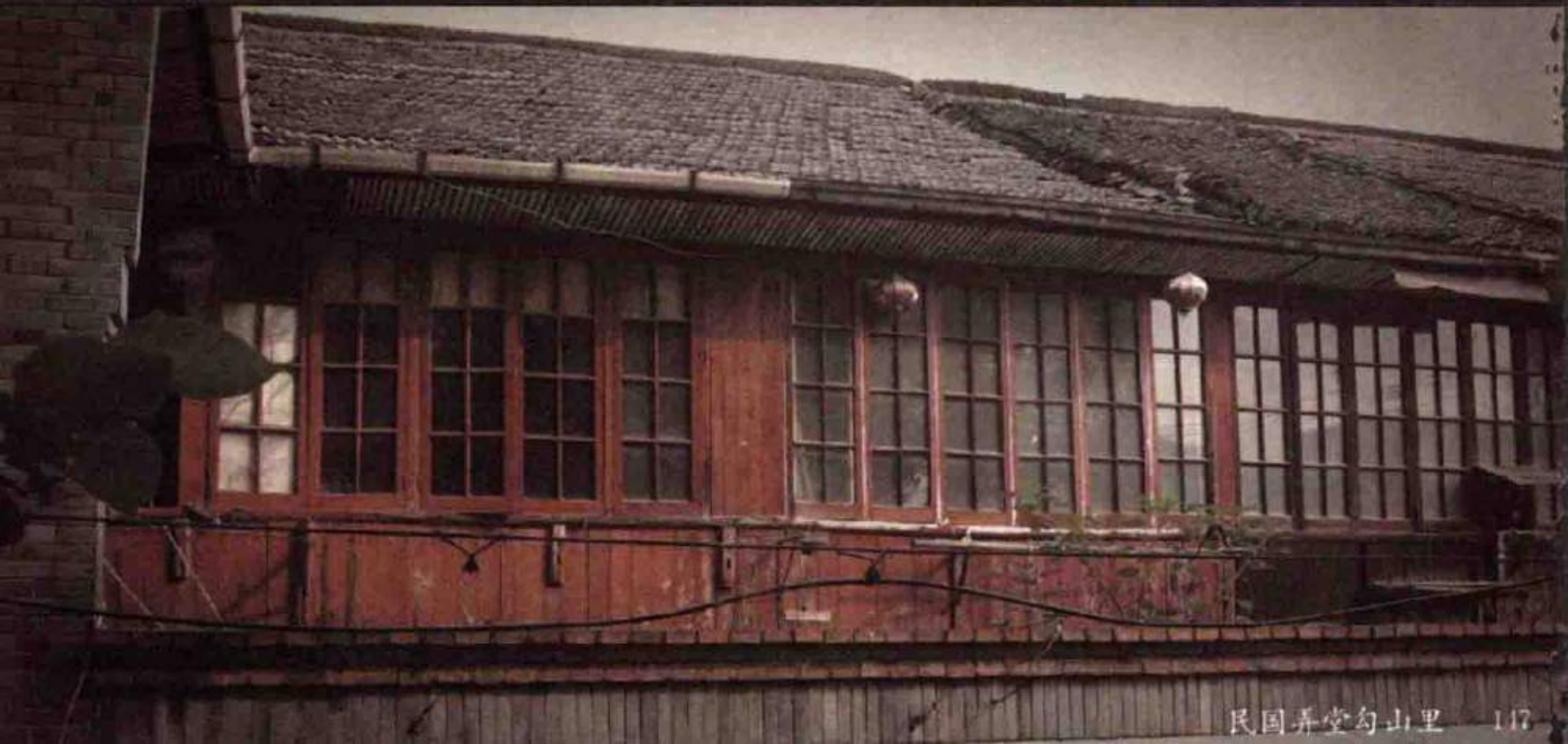




勾山上的民国老楼



民国弄堂勾山里



民国弄堂勾山里 117



# 孔庙·历经兴废的府学旧地

地址：上城区劳动路57号 现状：现为杭州碑林

杭州城自古文风炽盛、甲第不断，历史上曾建有各级学府孔庙数处，今多已荒废不存，保留至今的唯有劳动路上的临安府学孔庙大成殿。劳动路旧为运司河故道，其方圆数里皆为历朝府署衙门故地。临安府学为杭州最高学府，始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后世的元明清三朝仍沿袭旧制，以此为杭州府学及仁和县学所在地。八百年府学孔庙殿堂重重，规模宏大，前有棂星门、泮池，后有大成门、大成殿，以及养源堂、御书阁、先贤祠、碑廊、斋舍等诸多建筑。据老人回忆说，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都在当年府学孔庙的范围之内。科举废除后，孔庙被改为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后历经兴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仅剩面宽七间、塞满碑石题刻的大成殿。

大成殿内所藏碑石并非普通碑刻题记，而是南宋开国皇帝赵构亲笔御书。宋室南渡后，国家最高学府太学迁至杭州，设于前洋街岳飞故宅（今庆春路西端小车桥东）。精于书法的高宗赵构及皇后吴氏亲笔手书七部儒家经籍，制成石经立于太学内，作为学子的课读范本。元时因变乱迁徙部分散失。明宣德元年，浙江监察御史吴讷将收集而来的百片南宋石经存于孔庙大成殿后及两庑妥善保存。解放后经整理共得石经86片，计《周易》2石、《尚书》7石、《毛诗》10石、《中庸》1石、《春秋》48石、《论语》7石、《孟子》11石，另有御史吴讷《石经歌》1石。1979年，相关部门将各地散落的碑石集于孔庙，改为杭州碑林，内藏唐至清代各类碑刻500多片。除八十片南宋石经外，馆中还珍藏有贯休的《十六罗汉像刻石》、李公麟的《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像刻石》、吴越钱氏墓葬中出土的《五代石刻星象图》，以及王羲之、王献之、苏东坡、米芾、祝允明等历代书法名家题刻和南宋及清代帝王的御碑。





先  
山  
慶  
角  
竭  
事  
廉  
任  
木  
儒  
之  
徐  
公  
以  
為  
舍  
于  
永  
養  
幸  
茲  
在  
學  
者  
未  
游  
三  
賢  
所  
以  
得  
意  
於  
是  
後  
者  
前  
本  
院  
山  
長

先  
山  
慶  
角  
竭  
事  
廉  
任  
木  
儒  
之  
徐  
公  
以  
為  
舍  
于  
永  
養  
幸  
茲  
在  
學  
者  
未  
游  
三  
賢  
所  
以  
得  
意  
於  
是  
後  
者  
前  
本  
院  
山  
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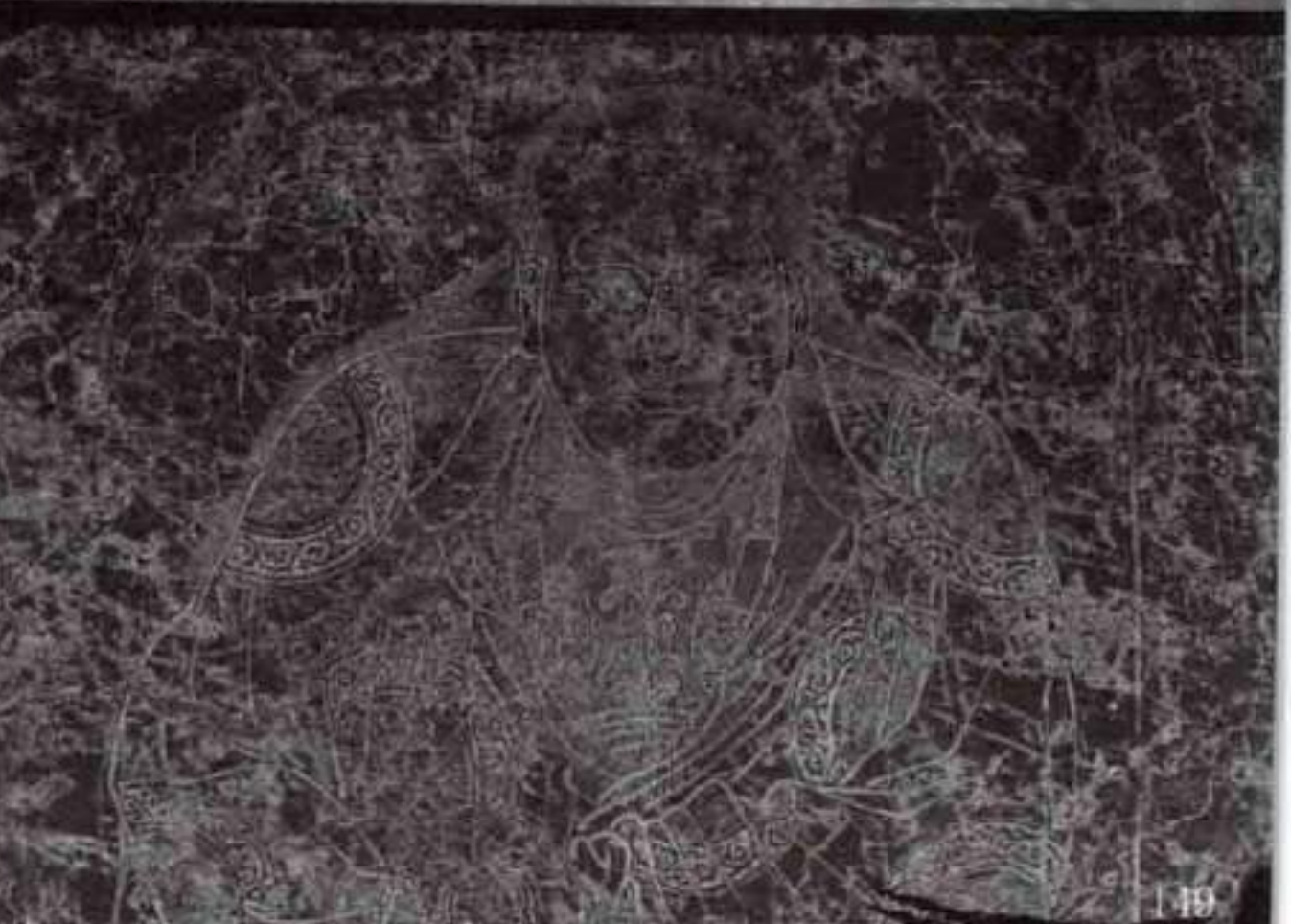
此  
山  
之  
名  
曰  
聖  
觀  
記  
其  
始  
創  
於  
唐  
而  
廢  
於  
元  
其  
後  
復  
興  
於  
明  
而  
廢  
於  
清  
其  
始  
創  
於  
唐  
而  
廢  
於  
元  
其  
後  
復  
興  
於  
明  
而  
廢  
於  
清



聖  
觀  
院  
記  
其  
始  
創  
於  
唐  
而  
廢  
於  
元  
其  
後  
復  
興  
於  
明  
而  
廢  
於  
清



聖  
觀  
院  
記  
其  
始  
創  
於  
唐  
而  
廢  
於  
元  
其  
後  
復  
興  
於  
明  
而  
廢  
於  
清





杭州孔庙今按旧制进行了重建大修，当年孔庙该有的殿堂楼台皆已齐备，算是一处气势宏伟的“仿古建筑群”。大成殿中也塑上了孔老夫子及其弟子们的塑像，但各位观者且不要仅仅满足于殿中五尊塑像的气韵，一定须“举头望天”。那才是整个大成殿精华之所在。八百余平方米的天花和梁枋上皆满饰彩绘，所绘龙、凤、麒麟、孔雀等图案，造型生动各异，线条流畅细腻，色泽丰润，在国内众多殿堂中也属罕见之物。









# 文澜阁·珍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

地址：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 现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乾隆年间，四千名儒士子聚集一堂，在总纂官纪晓岚的主持下，历时十年编纂完成了一部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恢弘巨制《四库全书》。全书编成后，先后抄录七部，分别馆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前四阁即“北四阁”，又称“内廷四阁”，仅供皇室使用；后三阁即“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然而近代中国兵火劫难不断，尤其是清咸丰年间，南北七阁中的三阁相继毁于战火。咸丰三年（1853年），镇江文宗阁为太平天国所焚；咸丰四年（1854年），扬州文汇阁再度毁于太平军之手；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又纵火焚烧了圆明园文源阁。而“南三阁”中最后一阁文澜阁也未能逃过太平天国军队的焚烧劫掠。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也就是太平军二陷杭城那年，正在西溪避祸的江南著名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外出购物时发现，孤山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印有皇帝玉玺的书页被店家当作废纸包裹货物，便立即组织家人前往文澜阁抢救残籍，同时雇人沿街收购流散的书本册页，终收得残籍八千余册（全书合为三万六千余册）。后在浙江巡抚谭钟麟（谭延闿之父）的支持下，丁氏兄弟从江南各大藏书楼借来藏书，组织百余人进行补钞。这项浩大的工程历时七年后才得以完成，并于1882年再度藏入重建后的文澜阁。入民国后，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海宁的张宗祥先后两度组织补钞。在丁氏兄弟、钱恂、张宗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四库全书》终得以恢复旧观，且较原书更为完整。文澜阁是“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藏书阁，现仍屹立于西子湖畔、孤山南麓。文澜阁，以及今天的浙江图书馆、中山公园、浙江博物馆等过去都为康熙皇帝的西湖行宫。雍正即位后，由于成日勤于政事，远在西湖的行宫从此闲置，再加之维修费用过于庞大，便改为了圣因寺。乾隆喜游历，他六下江南，都仍以孤山圣因寺作为行宫。《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皇帝颁诏在杭州圣因寺藏经殿后建文澜阁，专藏《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文澜阁筑成，据时人记载：“外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厅后为大池，池中一峰独耸，名‘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廊，中为文澜阁。”可惜七十多年后，文澜阁毁于太平天国兵火。光绪六年（1880年），文澜阁得以重建，同时还增建太乙分清室等殿堂，并筑青砖山墙将其与御花园相互分隔。

**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 地址：西湖孤山路28号

中山公园西侧有一红一白两栋西洋式建筑，红楼拱券回廊，白楼坡顶长窗，这两栋老楼就是当年中国最早创办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浙江图书馆。馆舍前身为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杭州藏书楼，两年后拓建为浙江藏书楼。1909年再次扩建，更名为浙江图书馆。文澜阁，连同《四库全书》以及敦煌经卷、宋元明刻本抄本等大批珍贵文物相继并入新馆。抗战爆发后，为保护这批传世藏书，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偕同全馆同仁自筹运资，举债搬书西迁，直到战事结束后才回迁杭州。七部《四库全书》巨制几经磨难，除镇江、扬州、圆明园三地藏书随藏书阁一道毁于大火外，其余四部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以及浙江省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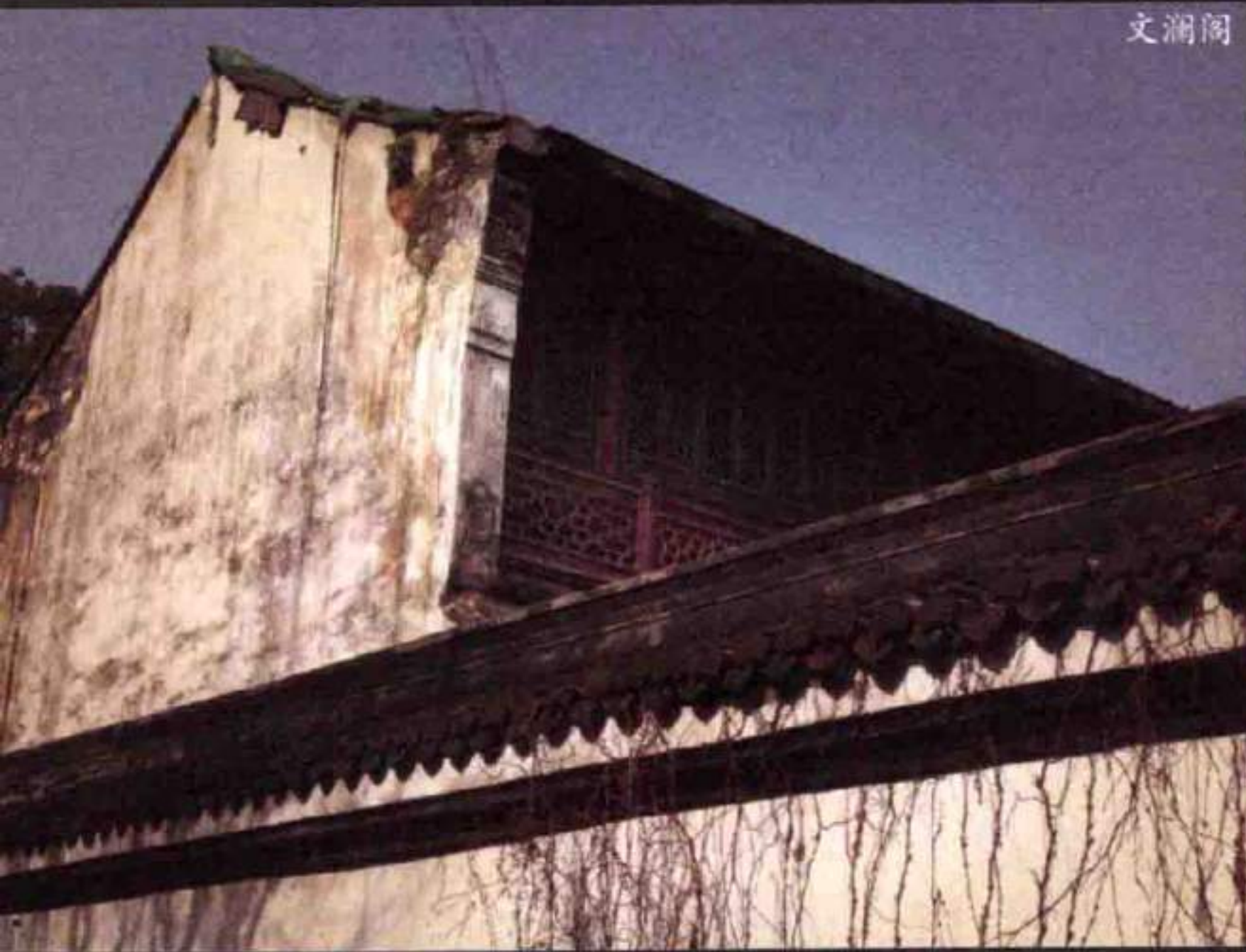
浙江博物馆



中山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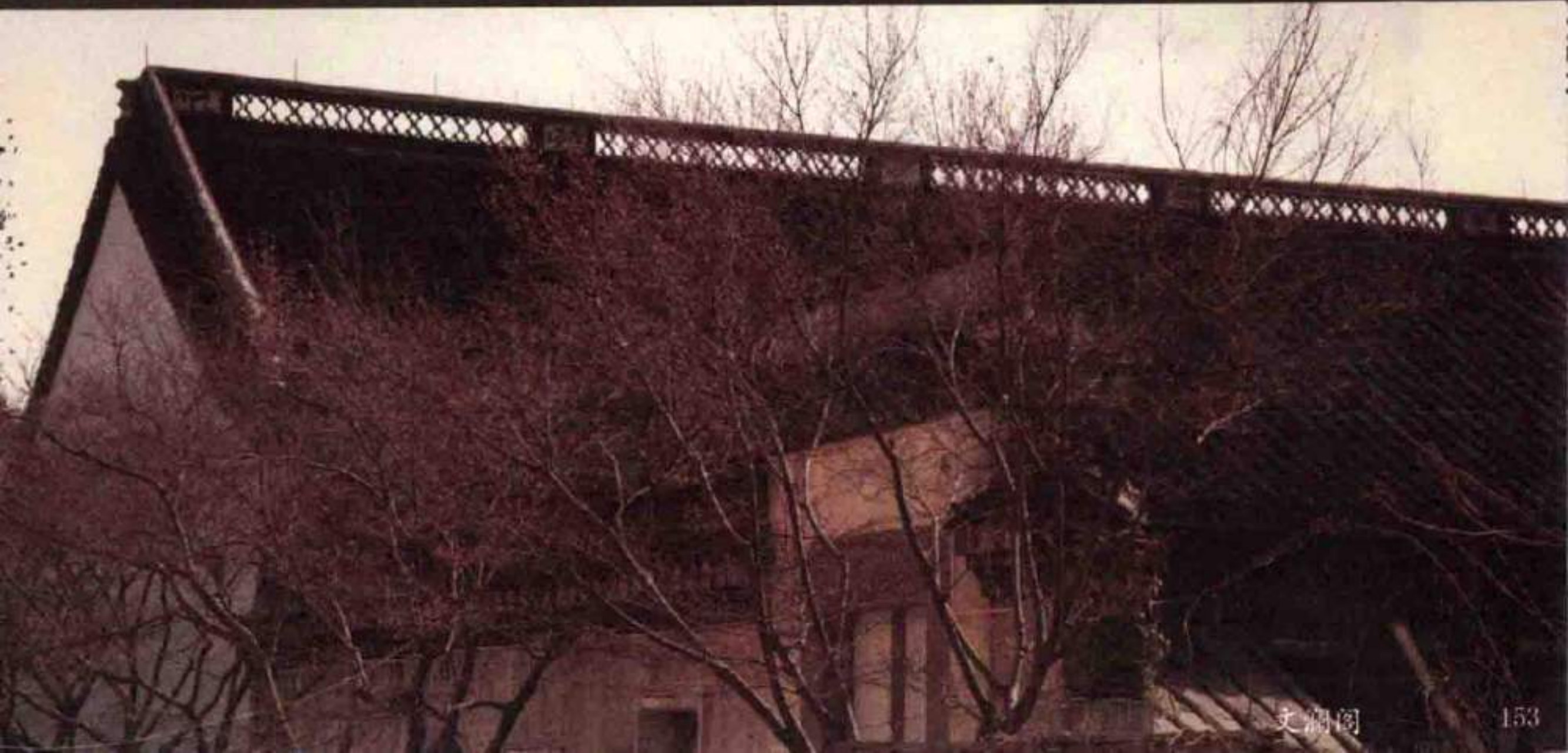
中山公园



文澜阁



浙江图书馆中山馆舍



文澜阁



# 大学路·浙江近代教育之始

以“大学”命名的道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似乎并不少见，在其旁必有一所令这座城市引以为豪的高等学府，如成都的华西医大、南宁的广西大学、郑州的郑州大学……杭州城东的大学路，便得名于这座城市的著名学府——浙江大学。大学路旧名“蒲场巷”，又称“蒲菖巷”。蒲菖，一种生长于沼泽湿地的水生植物，喜与芦苇篙草等为伍。在满是荒漠戈壁的塔里木盆地，也曾有一个以“蒲菖海”命名的巨大海子，那就是今天的“罗布泊”。由此可见旧时的蒲菖巷虽位于城垣之内，但仍是一片篙草丛生的湖沼之地。

**求是书院** 地址：上城区大学路130号

甲午那年，正当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鏖战之时，京师内外正为慈禧六旬庆典而上下忙碌。时任浙江监察御史的林启见此情形愤而上疏，谏请上老佛爷“请罢颐和园之役，以苏民国”。林启的奏折惹恼了正在兴头上的老佛爷，遂将其外放浙江衢州知府。两年后，林启调任杭州知府，也因此开创了浙江近代教育之先河。



林知府刚正不阿，勤于政事，倡导务实之风，上任不久就建议浙江巡抚兴办新式学堂，林启认为：“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

1897年，林启利用蒲场巷普慈寺旧址创办“求是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史地、博物、音乐、英文等科目，成为杭州最早开办的新式学堂。四年后，书院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后又相继更名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校。1928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蒲场巷也拓宽更名为“大学路”。解放后，随着院系调整，浙大各院系相继搬离大学路，与其他院校合并，原校址遂改作它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浙大老校舍荡然无存，而百年前林知府所创办的求是书院还存有一正一偏两座殿堂，两殿坐北朝南，面阔五间，保存尚好，其四面石柱上皆题有楹联若干。

林启十分仰慕隐居孤山的林和靖，为了表达对林和靖的敬意，林启在孤山补种了百株梅树，让梅香永飘孤山，永伴林逋。

**风雨茅庐** 地址：上城区大学路场官弄63号

大学路密密匝匝的公寓楼群中有一老式庭院，院落不大，但数间青砖平屋在花木山石的点缀下，倒有几分雅致。再问老屋的主人，乃是还颇有些名气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先生。1933年暮春，郁达夫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两年后购得大学路浙江图书馆旁的小块土地兴建新居。他在《移家琐记》中曾这样写道：“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但未等新居建成，郁达夫就离开杭州去福州谋了份差事，留下美丽的妻子王映霞独守空房，并为新房取了个略微伤感的名字“风雨茅庐”。抗战结束后，风雨茅庐转手他人，解放后曾长期作为派出所使用。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 地址：上城区大学路102号

除孤山馆舍外，大学路馆舍同为浙江图书馆的一部分，建成于1931年。馆舍立于一片法国梧桐掩映着的大院中，红砖砌筑，正面立有一排陶立克式通柱，高大气派，颇有点古希腊神庙的气韵。



# 杭城人文旧迹拾遗

## “小有天园”摩崖石刻

地址：西湖区南屏山麓南屏饭店内

除了苏大市长刻于大麦岭的原刻题记外，杭州南屏山麓还留有一处摩崖，崖上既有清末学界泰斗、金石名家阮元的题记，也有北宋书法大家米芾的手书真迹，更有北宋名臣司马光所题文章。据说当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出任杭州知府期间，司马光曾来杭州看望老父，并代老父作《家人卦》、《乐记》、《中庸》等文，镌于南屏山兴教寺后的石壁之上。如今那些古寺别墅早已化为瓦砾，唯有这处饱经风雨剥蚀后的摩崖石刻至今隐匿于林莽之中。摩崖长约七米，高约三米多，由右至左分别为《琴台》、《三生石》、《家人卦》、《乐记》、《中庸》、《扬州阮元题字》、《桐城沈仲伊题字》等七处题刻。

## 万松书院

地址：位于凤凰山上北万松岭

杭州书院兴起于元代，明末至清代达到鼎盛阶段。最为著名的有万松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合称“杭州四大书院”。万松书院始建于唐贞元年间，当时名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辟为万松书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在此讲学，这里也是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相恋之处。清康熙帝为书院题写“浙水敷文”匾额，遂改称“敷文书院”。现存摩崖石碑等古物数处。

## 小米山房

地址：上城区马坡巷16号

“不拘一格降人才”，今天的人尤爱以龚自珍这句漂亮话当招牌，无论大会小会都挂在嘴边，但会后招人时的“格”却比诸朝历代都多。那些旧时的名士文人们要想入今天的仕，估计只能等到下辈子的投胎转世了。龚自珍是浙江杭州人，就出生在杭州城东马坡巷，如今旧居故址已无从考证，只得将街坊桐乡贡生汪淮的残园“小米山房”借来，好生修整一番辟作清末名士龚自珍的纪念馆。

## 张煌言墓祠

地址：西湖区南屏山荔枝峰下，苏堤南出口附近

“西湖三杰”中除岳飞、于谦外，还有一杰，即抗清十九年的南明孤臣张煌言。张煌言，号苍水，北宋名相之后，祖上曾因不愿屈膝元人，渡海侨居高丽数十年，直到明初才回归宁波故里，人称“高丽张”。当北方异族再次挥戈南下时，26岁的张煌言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了长达19年的抗清斗争，威名遍及东南。1664年，隐居荒岛的张煌言为清军捕获，就义于杭州弼教坊。张煌言墓有坟茔三座，另两座分别为同时遇难的参军罗子木、侍童杨冠玉及无名船夫墓。文革时，张煌言墓祠被毁，上世纪八十年代依原貌重建。

## 俞樾墓

地址：西湖区右台山麓

于谦墓祠旁的密林间还藏有两座古坟茔，一是清末大学者俞樾墓，一是晚清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墓。俞樾，号曲园，道光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后因“试题割裂经文”而遭罢官，移居苏州，专心著述，曾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三十余年。俞曲园博通经学、诸子学、史学、训诂学、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有经学大师之誉。他是近代著名作家俞平伯的曾祖父，国学大师章太炎、艺术大师吴昌硕也皆出自其门下。

## 陈夔龙墓

地址：西湖区右台山麓，位于俞樾墓南侧

陈夔龙，清光绪进士，俞曲园的学生，也算得上是位博学多才、能书善画的晚清文人。陈夔龙入仕后，一路平步青云，历任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湖广总督，后成为晚清最后一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亥革命后，陈夔龙寓居上海，再不复出，直到1948年去世，享年92岁。陈夔龙去世后将自己葬在了西子湖畔，长伴于恩师身边。

## 章太炎墓

地址：西湖区南屏山荔枝峰下

著名国学大家章太炎的墓茔也位于南屏山荔枝峰下，与张煌言墓毗邻，文革期间被毁，八十年代依原貌修复，墓冢坐南朝北，上覆水泥圆顶，右侧葬章夫人汤国黎女士。





“小有天园”摩崖石刻



万松书院



西泠印社



小米山房



张煌言墓祠



俞樾墓



陈夔龙墓



章太炎墓







# 悠悠运河路

一千四百年前，刚登上皇位的隋炀帝征发数百万军士徭役，历时六年修筑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人工奇迹。此处奇迹不是神殿庙宇、陵墓宫殿，也不是用于防御的军事堡垒，而是一条全长五千余里，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一条荫泽后世万代的南北经济大命脉。藉漕运之利，江南从此富甲天下，同时也造就了扬州、苏州、无锡、镇江等无数名城名镇。杭州也由一个“成陆未久，江海水泉咸苦”的小小的郡县发展成为东南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大都市。千余年后的今天，古运河逐渐更废断流，一些河段甚至成为蚊蝇飞舞、臭气熏天的排污沟、垃圾场。然而在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古老的运河依然流淌，河道上依旧跑着长长的铁驳木船，岸边那些石桥古埠、寺塔仓廩、街肆集镇等旧时风物仍历历在目。





# 隋炀帝·大运河的缔造者

东汉华信、唐朝李泌、吴越钱氏、北宋苏轼，他们都是杭州历史上功高盖世的人物，为这座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当人们盛赞钱王丰功伟绩，高歌苏学士造福桑梓之时，却往往忽略了一位为杭州乃至整个中国后世繁荣昌盛奠定坚实基础的人物，他就是被史书冠以“暴君”头衔的隋炀帝杨广。说到隋炀帝，人们总会将其与“残忍暴虐”、“骄奢淫逸”等词句联系在一起，我们或许能从中瞥见一些隋炀帝的影子，但绝非全部，毕竟过度夸大甚至有些歪曲的历史记载难免会搅乱人们的视听。

若论武功，年仅20岁的杨广曾亲率大军一统江山，结束了中原长达三四百年的分割割据局面，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论文治，大业二年所开创的“科举制”算是隋炀帝为后世中国又一巨大贡献，这一“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举措让“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步入仕途，既为朝廷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又为许多庶族寒士提供了入仕的机会；编撰整理图书是历代帝王必修的功课，隋炀帝在这方面也做到了极致，既开全国方志编撰之先河，又大建藏书殿，藏书37万卷（唐玄宗时期藏书最多也仅为8万卷），为中国历代藏书之最，可惜大多毁于战火。隋炀帝本人的文学造诣也极深，“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在后世文人眼里，他是位“绝好的诗人”，甚至有学者将其喻为“唐诗之祖”。

隋炀帝604年即位，618年即被其部将宇文化及缢死于江都，在位仅仅14年。在这期间，他想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他太想建立像秦皇汉武那样的文治武功。开凿运河、营建洛阳、征伐林邑、讨伐契丹、攻克流求、威震伊吾、亲征吐谷浑、西巡张掖、三游江都、三驾辽东、开发西域。这14年里，急功近利的隋炀帝却少有闲时，隋朝的将士百姓也难有喘息的机会。接二连三的徭役、兵役使得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天下死于役”，不堪重负的民工徭役们纷纷揭竿而起，就连隋朝的权臣显宦们也群起而攻之。顷刻间，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王朝土崩瓦解，真可谓“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

大运河与我们日常所说的京杭大运河并不完全一致。大运河最早建于春秋末年，当年吴王夫差北上伐齐，争霸中原，为便于运送兵马粮草，修筑邗城（今扬州市），并于城下开凿邗沟，贯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这也是最早开凿的一段古运河。后隋炀帝为使江南丰富的物资运往东京洛阳，相继开凿洛阳至淮阴的“通济渠”、洛阳至河北涿郡的“永济渠”、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加之夫差所凿邗沟，共计四段，全长五千里。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使南北相连，花了10年时间，陆续开凿“洛州河”、“会通河”，南接邗沟与江南运河，运河从此不再绕道洛阳，其河道也缩短了三分之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京杭大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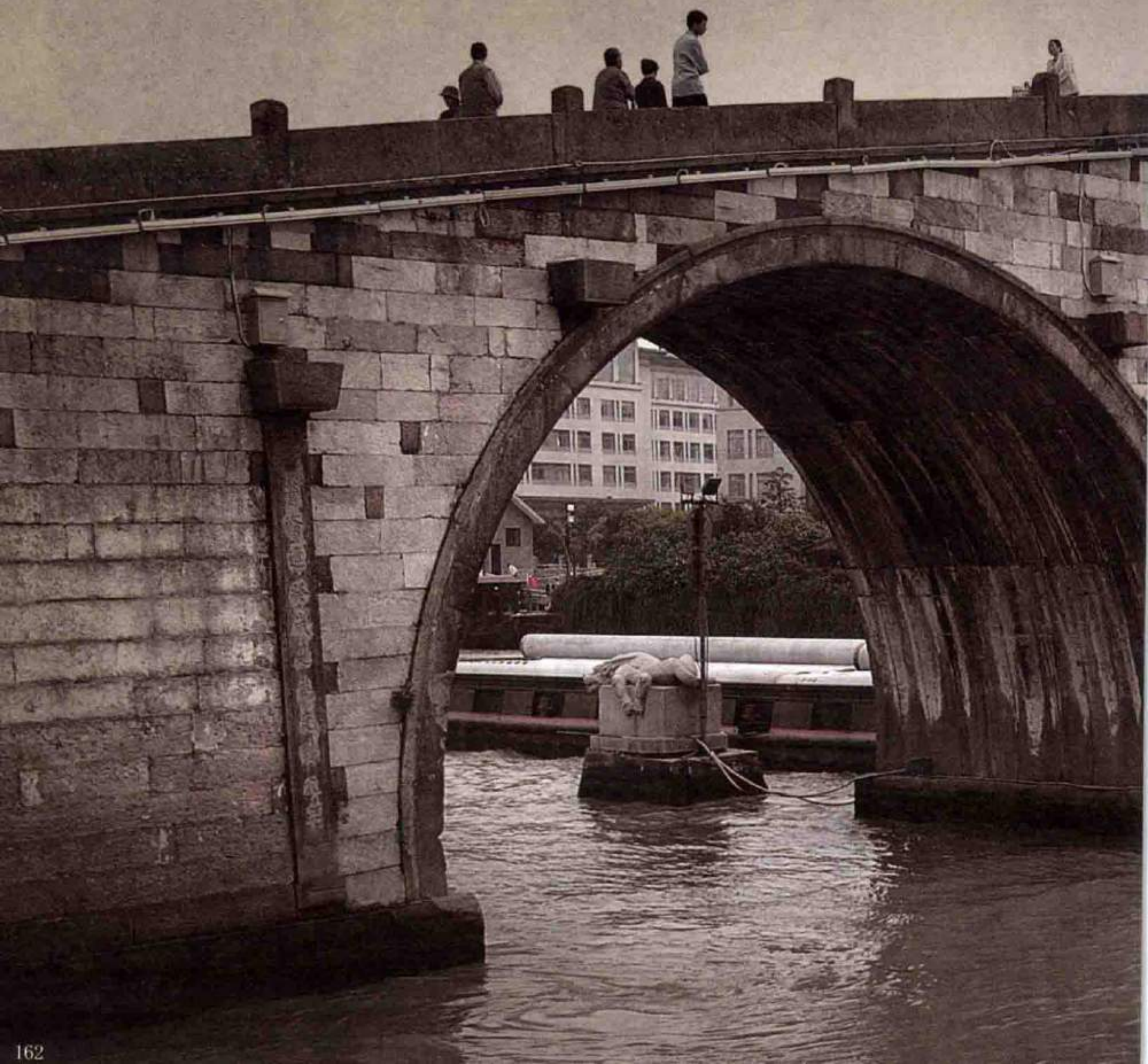
拱宸桥 杭州北城的门户 旧时运河南下过了此桥 就算是入了繁华的杭州城了



# 拱宸桥·运河之尽头，杭城之门户

地址：拱墅区拱宸桥 现状：保存完好

旧时的商舶漕船从京师出发，沿运河一路南下，走州过府，行程三千余里，终于抵达运河的终点杭州府。美丽富饶的杭州不但物产丰富、宝货充盈，杭城百姓也是热情大方、殷勤好客，他们在城北十里之外的运河上架起了一座形如抱拳的巍峨拱桥，以恭迎四方客商。南来的商贩船家们也把这这座高耸的三孔石桥当作京杭运河终点的标志，远远望见就收帆放缆，准备靠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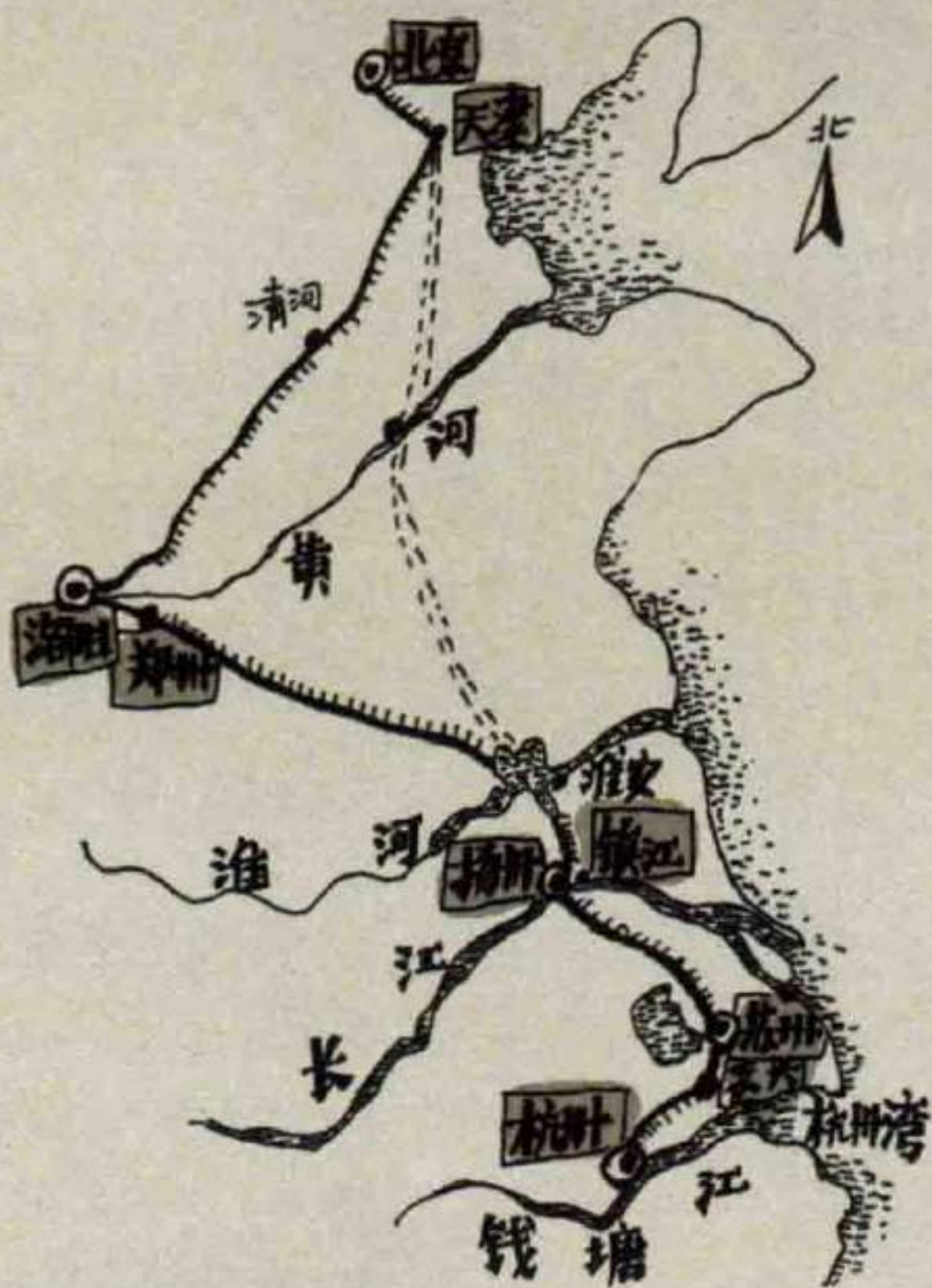


这座三孔石拱桥名为“拱宸桥”，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据《古今图书集成·杭州桥梁考》记载，此桥由明末商人夏木江所倡议修建。但《杭州府志》和《钱塘县志》却称，此桥为举人祝华封提议募资营建。也有坊间传闻，说拱宸桥为当地富商沈拱宸出资重修，并以其名为桥命名，但这一说法在史料中并无记载，仅仅相传于当地老人们的口耳之间。拱宸桥全长近百米，高约16米，以条石垒砌，栏板正中镌“拱宸桥”三字，壁上嵌楹联数条，其字迹至今仍清晰可辨。三孔石拱高大敞阔，即便较大型的商船舟楫皆可从容过往。

作为杭州城北首个水陆码头，拱宸桥一带很快繁华起来，堆栈店房、货庄商行一家接一家地开下去，那些饭庄酒肆、戏馆茶园等服务业也应运而生，尤其是唱戏的园子，一家比一家气派华丽，如天仙戏馆、荣华戏馆等都是旧时拱宸桥闻名遐迩的戏园子。拱宸桥的人气不但吸引杭城的名伶头牌时常前来登台献艺，京津沪等地名角入杭的首场演出也多设在拱宸桥。那时的拱宸桥除了码头街肆的嘈杂、茶楼酒肆的吆喝，更多的还是戏园里悠扬悦耳的丝竹乐韵。







**中心集施茶材会公所** 地址：拱墅区拱宸桥街道吉祥寺弄18号

拱宸桥西仅存的老屋之一，为一座两进的墙门式建筑，门楣石额上刻有“中心集施茶材会公所”九字，落款为“民国甲子仲春”（1924年3月）。左右墙角各嵌一条界碑石，上刻“拱埠 中心集界”字样。公所创办人王嘉耀据说原为在拱宸桥一带以搬运货物为生的挑脚工，后积累了些钱财，做起慈善救济，不但为路人免费提供茶水，还施舍棺木、赈济灾民。后在王嘉耀的倡议下，一些身家殷实的富户共同募资创办了这间施茶材公所，以帮助那些穷困的乡邻。

**通益公纱厂** 地址：桥西桥弄街41号

码头自有码头的优势，杭州富绅丁丙、王震元，南浔富商庞元济等人就利用这一优势，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拱宸桥西创办了杭城最早的机器纺织企业通益公纱厂，开始使用机器织造洋纱洋布。纱厂后几易其主，也数更其名。先后分别为“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三友实业社杭厂”、“日商裕丰厂”、“杭州纱厂”，但最后还是回到人民的手中，即今天的“第一棉纺织厂”。

**高家花园** 地址：拱宸桥西北侧

通益公纱厂首次易主的老板叫高懿丞，据说还是李鸿章的一远房亲戚。高老板接手后，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动织布机110台，生产规模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还在工厂附近建了处占地千余平方米的高家花园。高家花园属典型的中式园林，石矶荷池、水榭曲桥。但毕竟还是首开杭州电动机器生产的民营企业家，于是在水池旁又筑了栋红砖砌筑、拱券回廊的西式洋楼。建国后，长征化工厂工会搬入了高家花园，后因工厂破产再度闲置下来。





拱宸桥



高约16米的大拱桥



桥顶成为往来住户纳凉歇脚的好去处



怡萱堂界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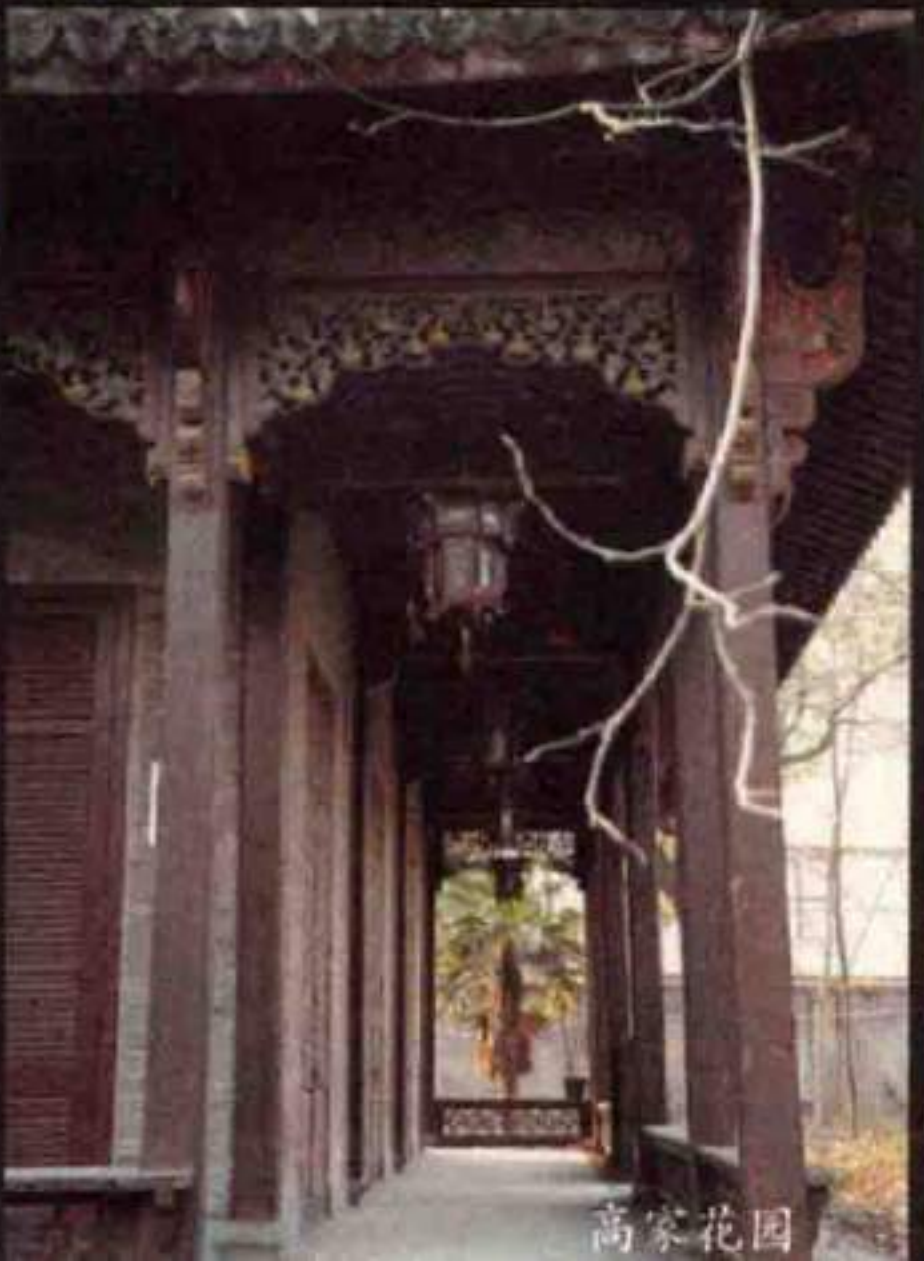
中心集施茶材会公所



拱埠中心集界碑石



高家花园



高家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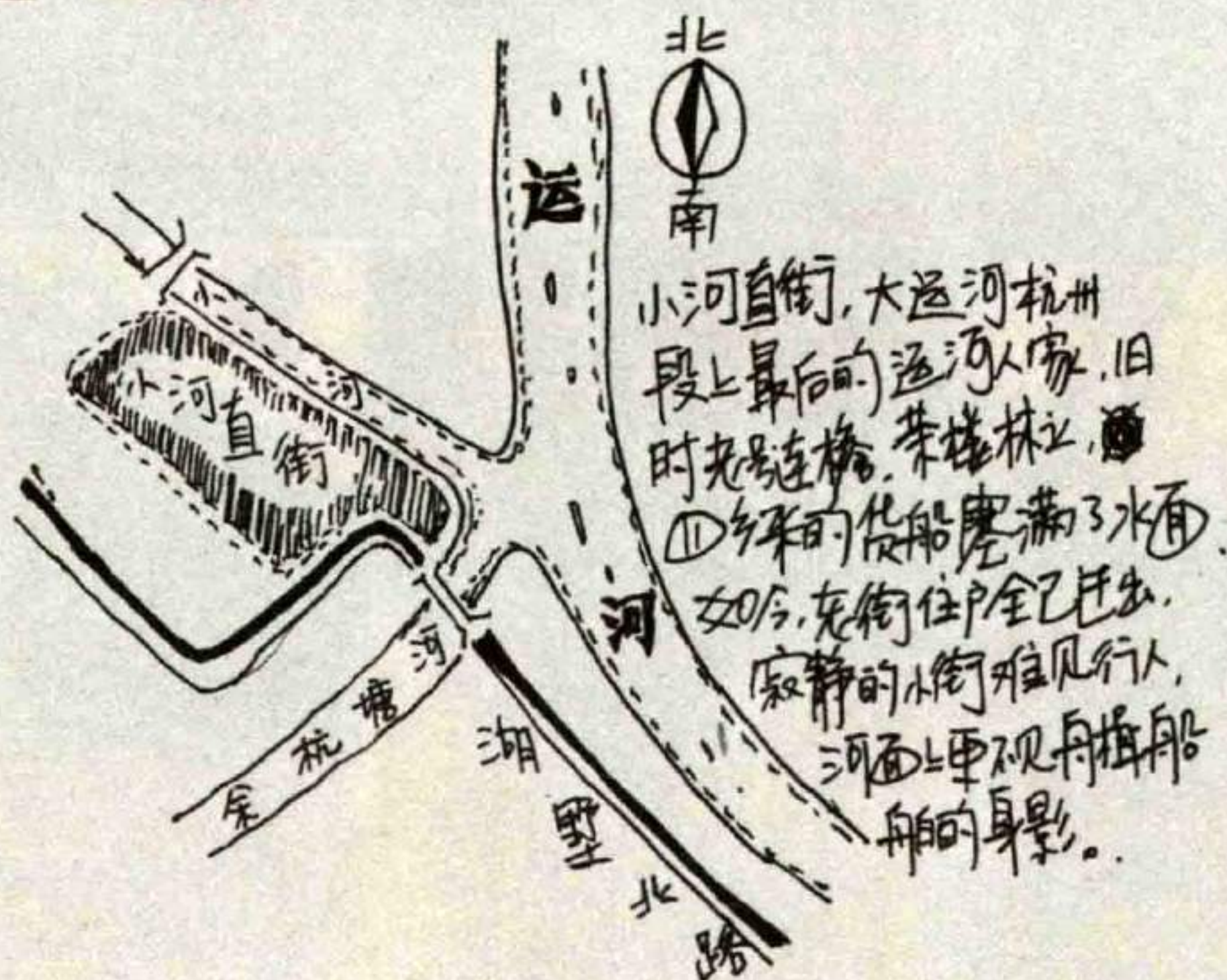
拱宸桥旁的老仓库



# 小河直街·最后的运河人家

地址：拱墅区小河直街 现状：运河水乡老街

“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杭州四门因地貌不同，所出物产也各不相同：东门因千百年的泥沙淤积而形成广袤肥沃的菜畦田畴；西门紧邻西子湖，捕鱼采莲的渔夫船娘、游弋其间的花艇画舫，自然构成一幅怡然自得的江南水乡风情画卷；南门外接钱塘江，上游山区木排顺流而下，在南门外形成木排连天的壮美景象；大运河绕北门而过，下三府及苏、常等地的粮船则集中在北关湖墅一带，米行粮仓鳞次相接，犹如座座银山，因此南门与北门又有“金江干，银湖墅”之美誉。





如今的小河直街还残留着旧时的身影，  
乌瓦粉墙，巷陌河埠，  
面街的酱园米行，临河的茶楼酒肆，  
静静的如同昨日。  
为保护这片古运河畔的百年街肆，  
小河住户皆已迁出，  
留下这片寂静的水乡老街。





“银湖墅”即今武林门外北关一带，当年除了帆樯林立的漕船，下三府的水产也都集散于此，因此民间又有“武林门外鱼担儿”的说法。如今出武林门沿湖墅路北上，除偶尔能见米市巷、卖鱼桥等古老地名外，很难再见与“银湖墅”相关的旧物，唯有来到湖墅长街的北端，一片仍还保持着些许旧时水乡余韵的运河人家才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

老街名为小河直街，原属杭县，为运河、小河、余杭塘河三条水道交汇处。因得水陆之利，小河直街早在明清时就为杭州城北一处漕粮水产及农副土产的集散地和转运地。狭窄的水巷内挤满了四乡的漕船货船，舳舻相衔，拥塞了水面，水巷内时不时会传来为争抢埠头，而发出的吵闹叫骂声。来往于水乡码头的夜航船也赶来凑热闹，笃笃笃地招呼那些等候在茶楼埠头的船客。满是船夫莽汉的河道中，摇着小划船的丰韵船娘无疑是其间的一抹亮色，时不时会有城里闲人来此雇上一支，沿途喝酒行令，摇曳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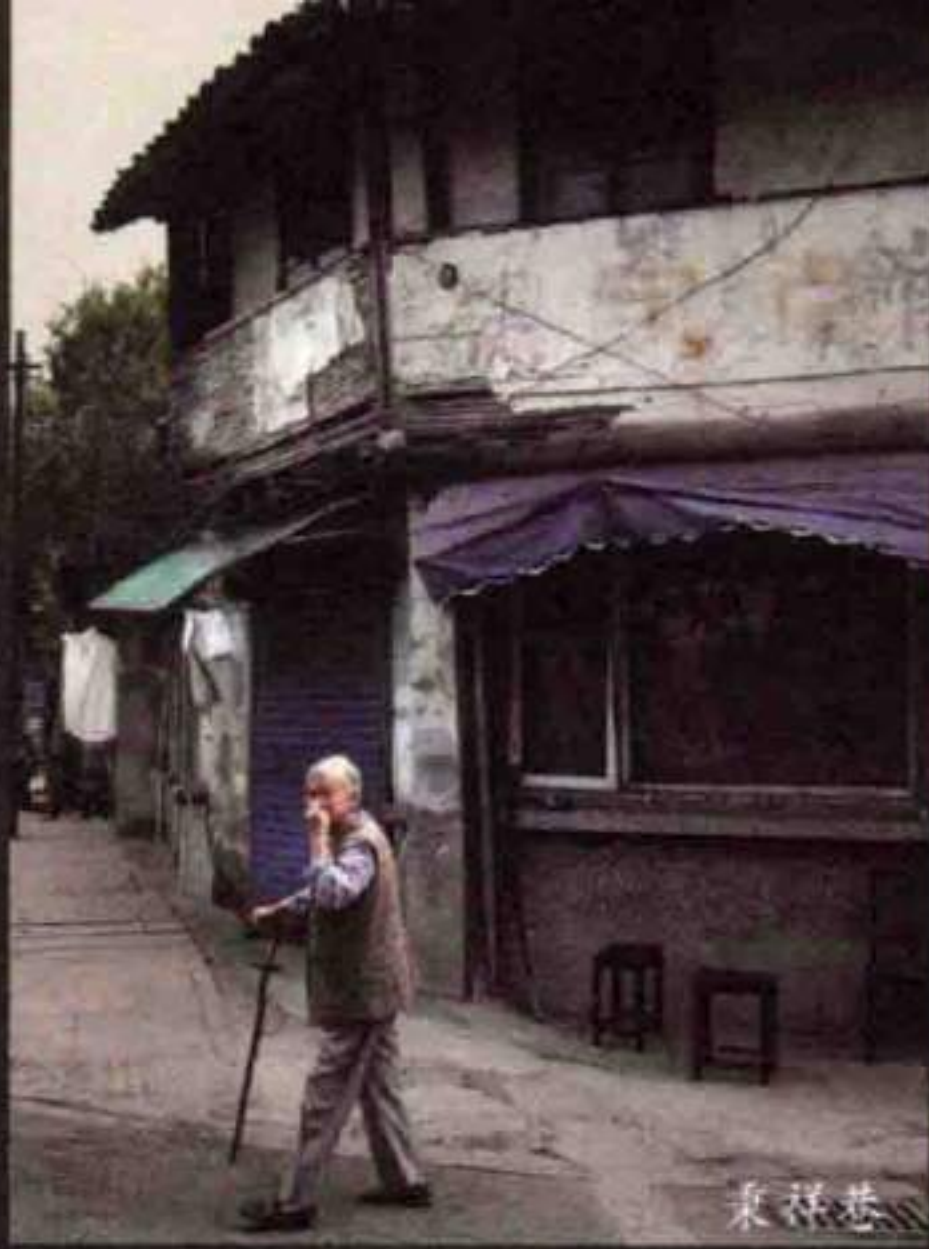
街上坊肆栉比，接屋连檐，永达木行、泰和洋油行、陈元兴面坊、天乐园茶楼、王开银糖坊、衡泰酱园、方家孵坊等都是当年有名的老字号，如今在那些老屋的墙根处还能找到秦记、沈记、朱记、陈记等殷实富户的界碑石。买卖兴旺，茶馆生意也出奇地好，小小的直街竟有茶馆七八家，且多面街临河，说书的、唱曲的，好不热闹。除了开店的，挑着货担走街串巷的外乡人也是这里的常客，什么梨膏糖担儿、刨冰担儿、炒白果担儿、瓜果担儿、馄饨担儿……他们边走边吆喝，惹得街上的孩子一路尾随，好生羡慕。货郎刚走，杂耍献艺的戏班子又接踵而至，他们的到来如同过节一般，无论是六七人的杭剧，还是一人唱尽天下事的隔壁戏，总能让这里的人们兴奋好一阵。

如今的小河直街还残留有旧时的身影，乌瓦白墙，巷陌河埠，面街的酱园米行，临河的茶楼酒肆，静静地如同昨日。为了保护这处古运河畔的百年街肆，小河住户皆已迁出，留下这片寂静的水乡老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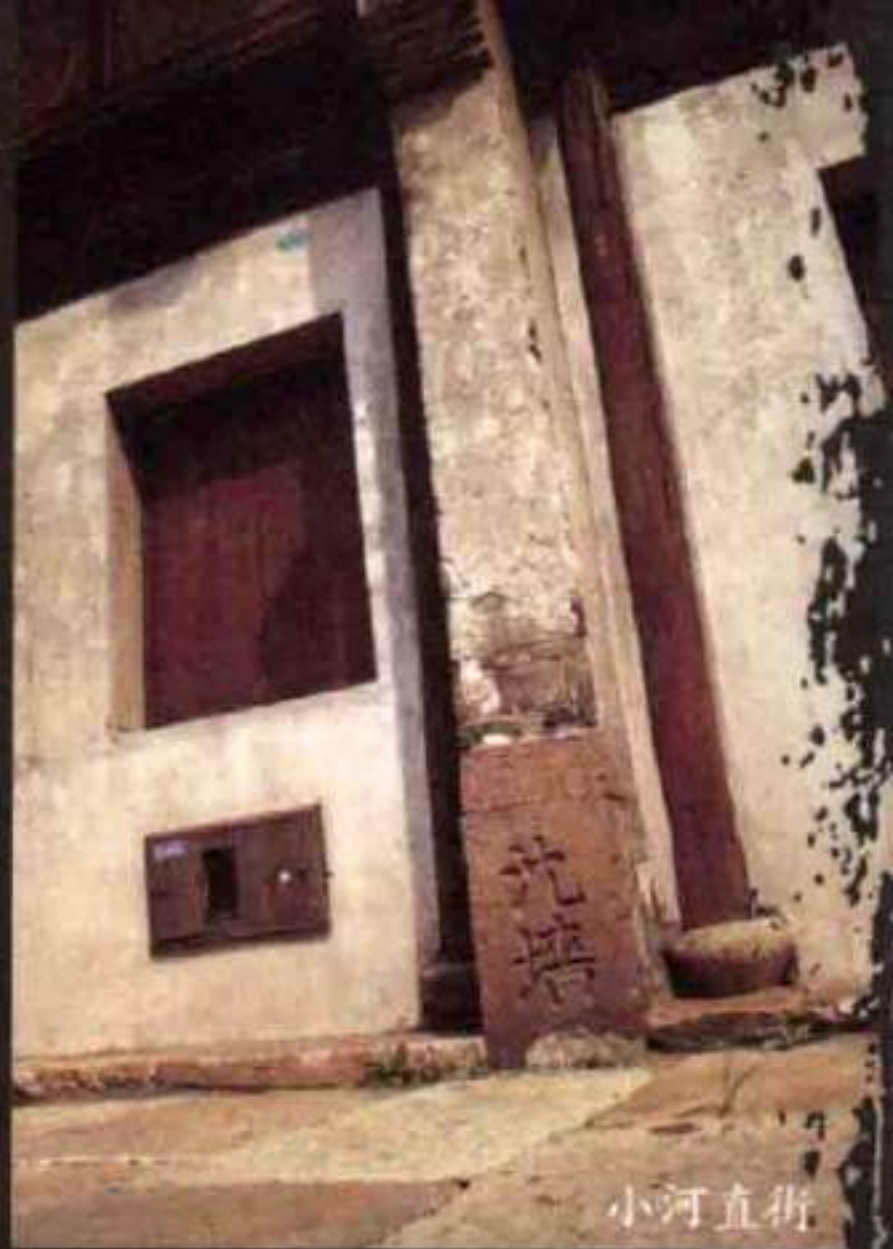




湖墅北路



集祥巷



小河直街



小河直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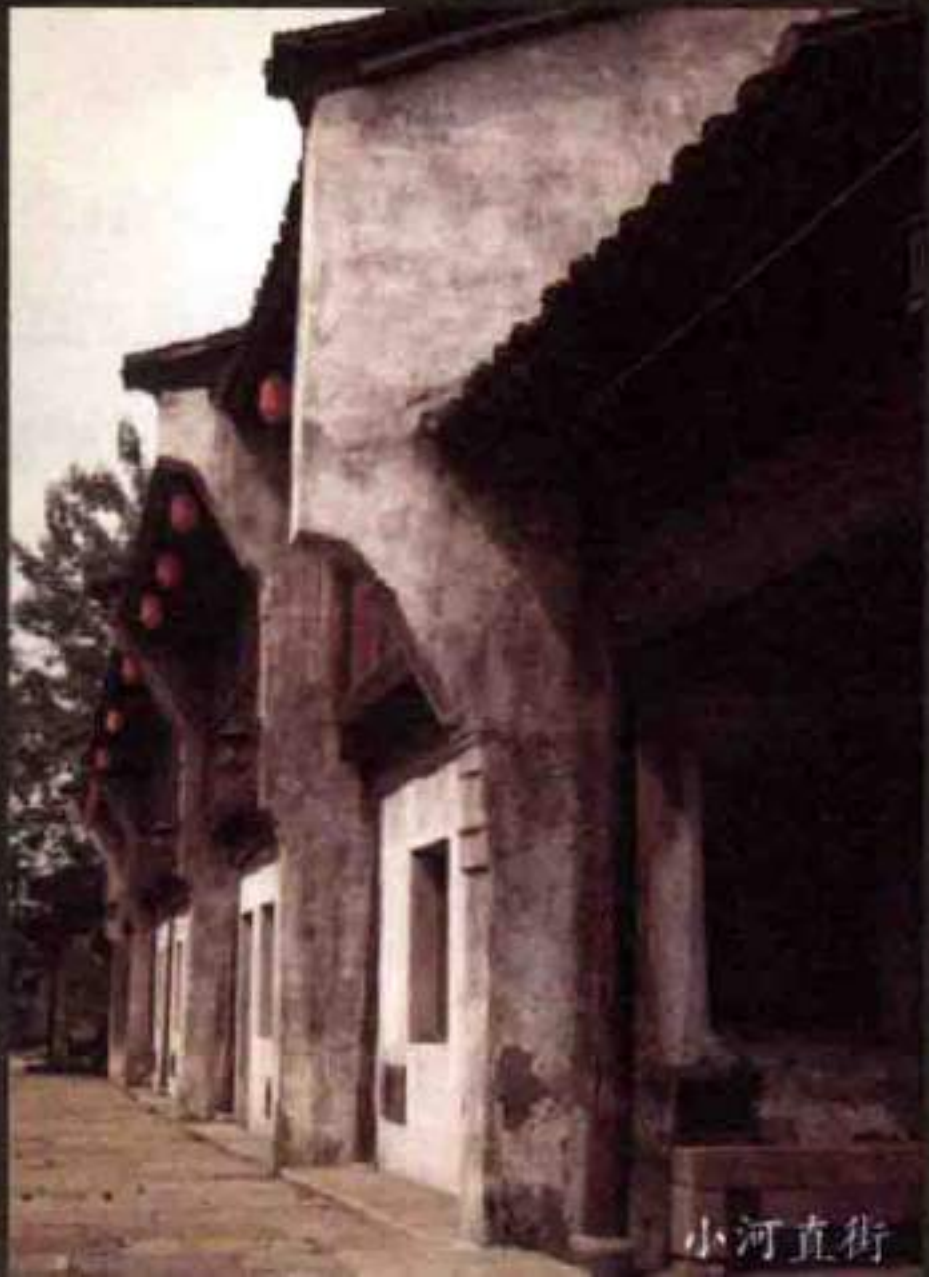
小河直街



小河直街



小河直街



小河直街



小河直街



# 国家厂丝储备仓库

## 今日丝储库，旧时漕运仓

地址：拱墅区大兜路170号 现状：保存完好，部分仍作为仓库使用

运河东岸有条与湖墅北路隔河相望的街道，名为“大兜路”，据说明朝时就有此名。与对岸的湖墅路相比，大兜路行人稀少，显得有些寂静，路边的老屋也多被推倒拆除，夷为了废墟。但在过去，这一带可是“十里银湖墅”最为繁华的地段，渔舟漕舶、客渡货船等各色船只来往不息。沿岸大小河埠码头林立，难以计数，既有在自家门前辟出的小埠头，也有像茧宝码头、水果码头、卖鱼桥码头等这样的大型行业码头。街上的商家字号自然也是坊肆栉比，五行八作，应有尽有，就连修舟造船的作坊也有数家之多。

大兜路的繁华还在于老街上的“两仓一寺”。两仓分立于街道的南北两端，南为“富义仓”，北为“仁和仓”，寺为有着“杭城运河第一香”之誉的千年古刹“香积寺”。杭州乃鱼米之乡，南粮北调的起点，作为大运河重要的漕粮集散地，四乡稻谷米食多经此地转运，或上运京师，或赈灾诸省。拱宸桥至卖鱼桥一带，曾有许多依河而筑的漕运仓库，位于大兜路北的仁和仓便是这其中的一座。仁和仓据说建于明代，为仁和县一大型粮仓，今在大兜路上还保留着“仁和仓北弄”、“仁和仓南弄”两条老巷，两巷之间便是当年的仁和仓故址，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可惜民国时的两场大火使其彻底化为灰烬：第一次是在1928年的一个夏日，某豆腐店突发大火，火势蔓延，殃及仁和仓，后经修缮改作浙江省第二积谷仓，用以储存稻米、布匹及土特产品；十年之后，日本人的一把大火再次将这座有着四百年历史的明代古仓化为了灰烬。直到1951年，政府在原仁和仓旧址上建国家厂丝储备杭州仓库，并新修了一批职工宿舍，这一带才又逐渐恢复了生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丝储仓库依然屹立，数栋高耸的三层老楼整齐排列在昔日的粮仓旧址上。老楼青砖砌筑，严丝合缝，立面以砖柱分隔，简洁大气，典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筑风格。在杭州运河两岸，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老旧仓库还有数处之多，但保存如此完好，且有如此规模的也仅此一处。如今部分从事摄影设计的文化艺术机构看中了这里的高空间、大尺度，纷纷入住其间，再次为渐趋衰落的老仓库带来又一丝新的生机。





進庫登記  
禁烟火

型次第  
型番  
型名  
型寸  
型重  
型価  
型注



# 富义仓·粮国命脉，天下粮仓

地址：拱墅区霞湾巷，卖鱼桥对面 现状：修葺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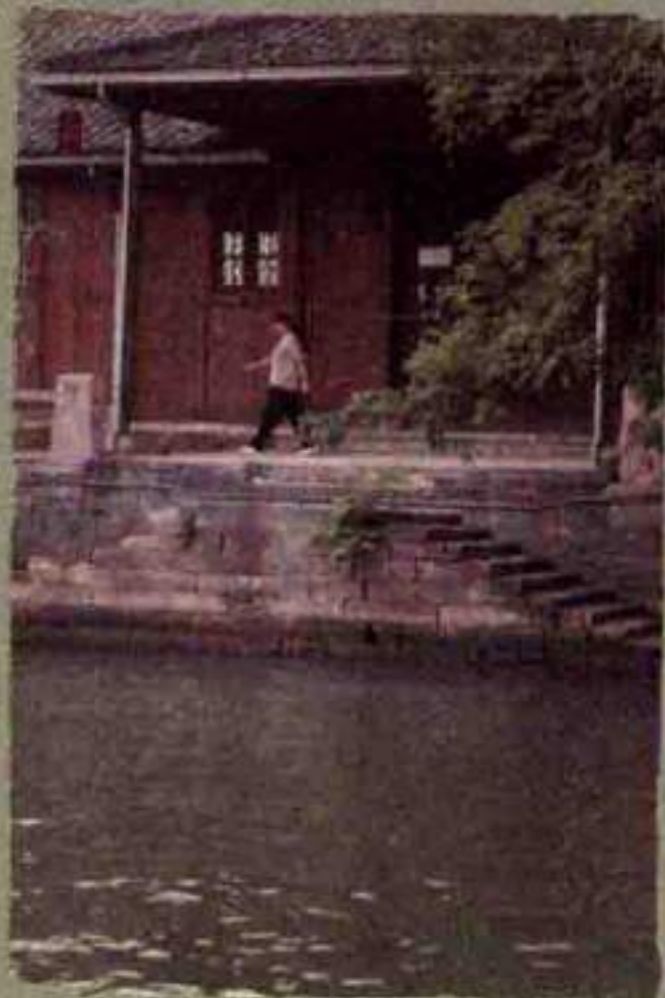
在中国古代，漕运乃事关国计的大宗贸易，国之命脉。无论是用兵备战，还是赈济灾民，囤积粮草都是历代帝王兴国之必备。稍有不慎，天下将会为之大乱。大运河因漕运而生，当年隋炀帝沟通运河之后，沿岸修筑了大量仓廩粮库，作为南粮北调转运贮藏之所。明清两朝，各州府所筑漕粮仓库也曾是大运河两岸一道颇为壮观的景致。如今“漕粮”一词已成历史，大运河沿岸的粮仓谷窖也被历史风尘所湮没，有迹可寻的屈指可数。

杭州城北的运河东岸，有片三面临河，庐舍毗连的老屋，老屋四周环以高墙，北有石库门可通霞湾巷，南有门廊可下到河埠码头，门楣上还残留有“社会主义联合大院”八个大字。社会主义大院内整齐排列着数排木屋，但由于被久居于此的住户以红砖水泥分隔搭建，难以看出木屋的原貌。这片破旧的社会主义大院过去叫作“富义仓”，一处清末盛极一时，如今杭城硕果仅存的“天下粮仓”。

清光绪五年(1879年)，杭州城迎来一位新的巡抚大人，此人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为朝中之能臣。他在主浙的两年时间里，清查土地，核实漕平，更定厘税，治浚河道，鼓励商运，修筑炮台，尤其是补钞《四库全书》，重建文澜阁，使其名震一方。这位巡抚大人名叫谭钟麟，后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说起谭大巡抚或许少有人知，但其子可是众人皆知的近代风云人物，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先生。

光绪六年(1880年)，也就是谭钟麟调任浙江巡抚的第二年，杭城粮食告急，三年前才经历陕西大旱的谭钟麟深知粮乃民之命。于是急令杭城士绅购粮十万石以备不时之需，粮食很快备齐，但原有仓库不敷存储，便购霞湾荒地十亩再建新仓。两年后，谭钟麟调任陕甘总督，临行前为尚未建成的新仓命名为“富义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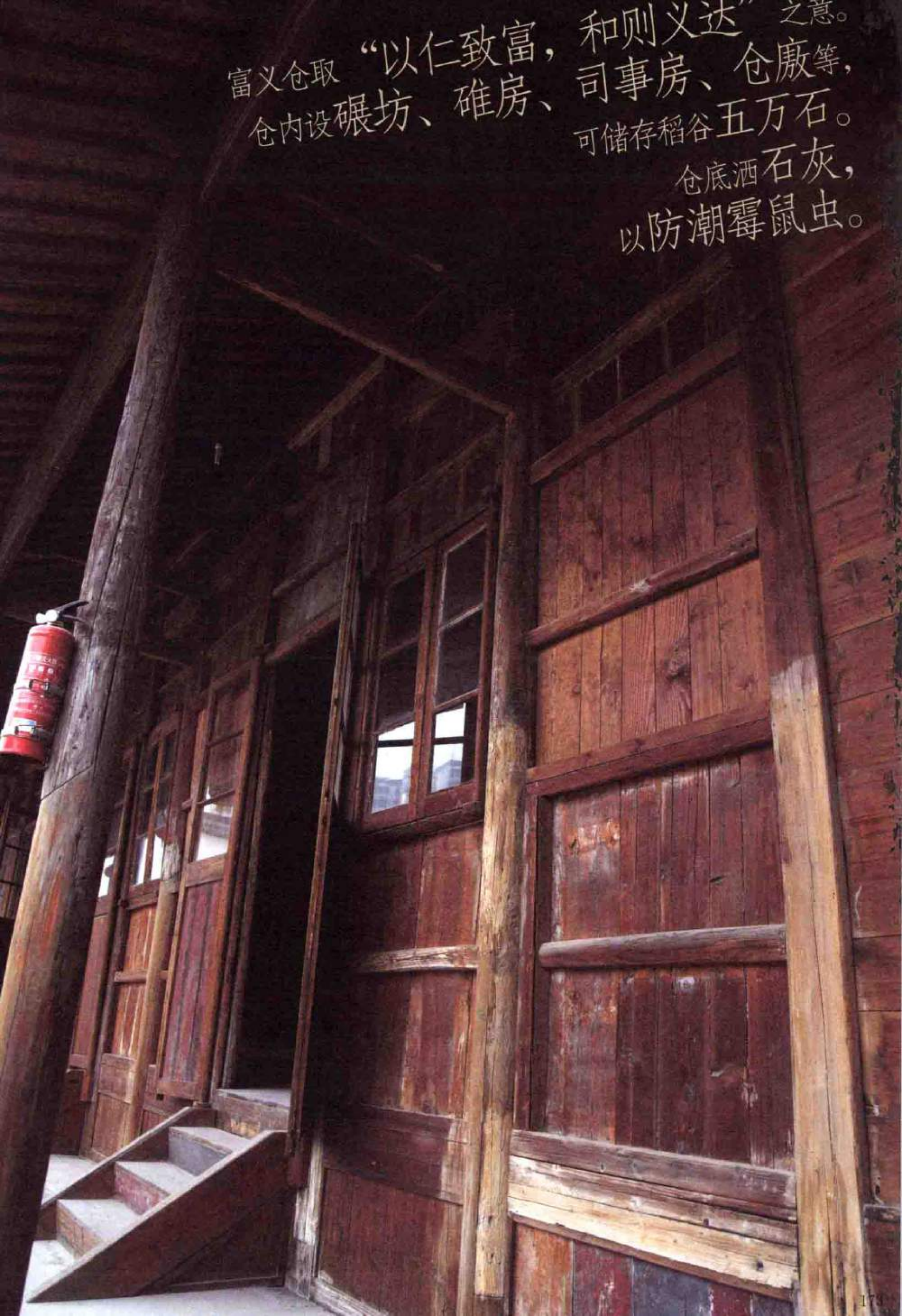
取“以仁致富，和则义达”之意，与仁和仓相对应。四年后，富义仓建成，新仓内设砬场(碾坊)，碓房(舂米作坊)、司事者房，及仓廩四列，可储存稻谷五万石。每间仓廩距地面约80厘米，形成架空层，内洒石灰，以防潮霉鼠虫。清末民初，随着浙赣铁路的开通，米市逐渐由湖墅移往它处，大运河沿岸粮仓或更或废，富义仓也于民国期间更名为浙江省第三积谷仓和军用仓库。解放后，老粮仓由市粮食公司接管，作为民生仓库分库，后部分改作军区与造船厂的家属宿舍。



← 富义仓正门，前临水码头



富义仓取“以仁致富，和则义达”之意。  
仓内设碾坊、碓房、司事房、仓廩等，  
可储存稻谷五万石。  
仓底洒石灰，以防潮霉鼠虫。





# 金江干

十里通津，千年市廛

地址：江干区复兴大道北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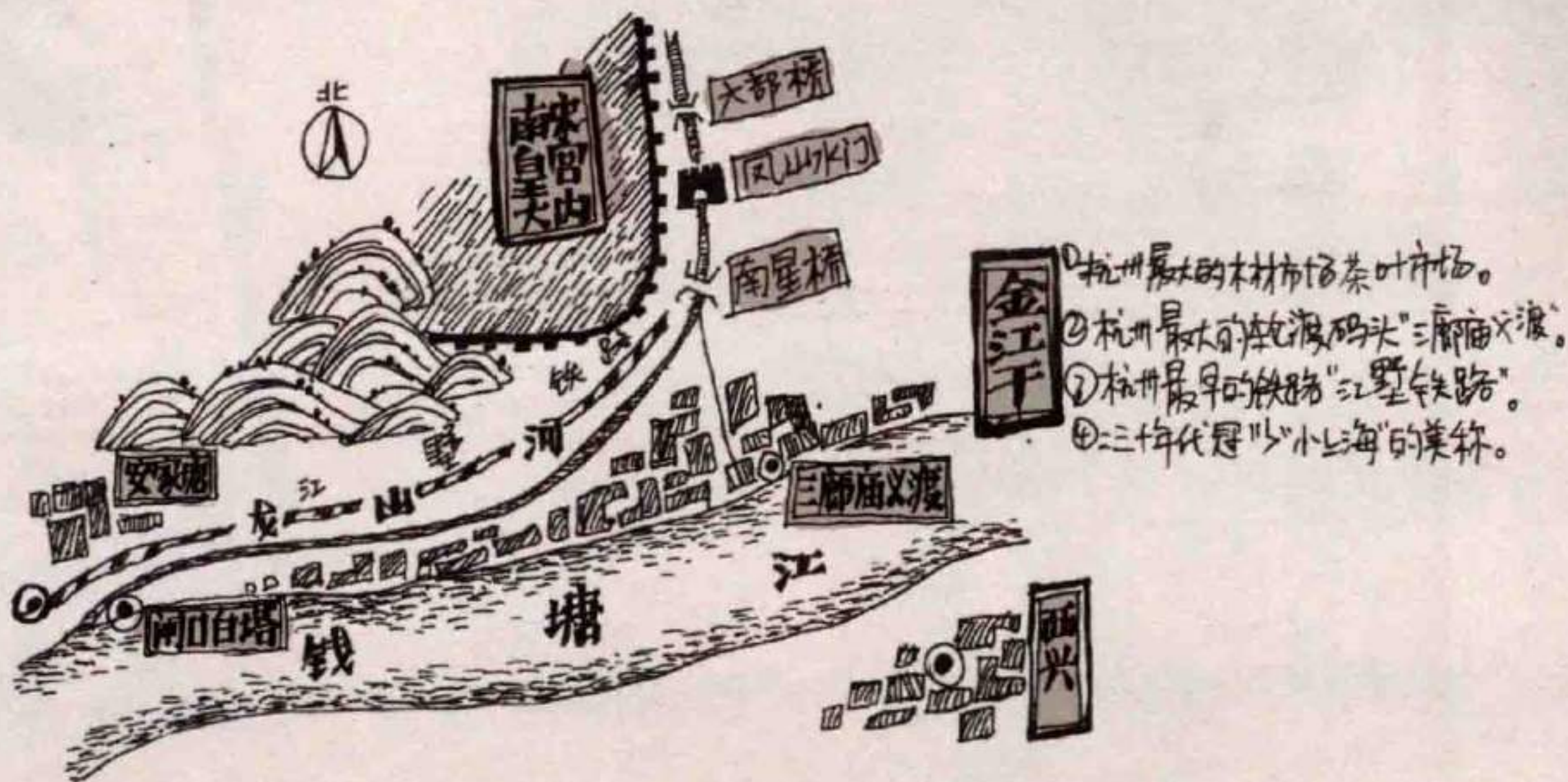
现状：尚存古南星桥、五代白塔及部分民国老宅







杭州建城筑郭的历史虽说并不太长，但在杭城方志史籍中，偶尔还能读到几位先秦人物的大名，勾践、西施、嬴政……但记载的事件却颇为一致，渡江。似乎在先秦时代，钱塘一地能载入史书的，唯有渡口。古渡分南北，南为“固陵”，北称“柳浦”。因尽占两浙水陆要冲，两古渡也在两千余年的演化进程中渐成郭邑市集。固陵发展为浙间商业重镇西兴，柳浦一带则升级为隋唐州治、吴越王城，乃至赵宋王朝的皇宫大内。柳浦古渡约在今天的南星桥一带，而由此西行十里，有一闸口（现为杭州饮用水源地）。千百年来，上游顺钱江而下的排筏汇集于两地之间，形成木排连天的壮美景象，尤其在阳光照射下，一片金黄，人们将其与城北“银湖墅”相对应，称之为“金江干”。



1500年前的柳浦虽有了人烟庐舍，但在朝廷眼里，尚不过是处靠牛力牵引船只过坝的渡口。后来隋朝杨素在柳浦西依山营建城郭，开杭州筑城之始。五代钱镠又在原隋唐州城基础上筑造子城，作为吴越皇宫。钱王崇佛，也善治水，如筑百里捍海石塘以防止海潮；疏浚西湖以防止水草再生；掘涌金池以蓄水养民；凿平江中险滩以通商舶；还开凿了一段长约十里的龙山运河，使大运河经城中盐桥河（今中河）延伸至钱塘江，并于入江处置龙山闸（即闸口），以方便往来商船通航，同时也遏制咸潮倒灌。

到了南宋，州治再次晋升为皇城，龙山河因近宫城大内而废，禁止舟楫通行。顺江连绵而下的竹木排筏，逆流而上的货船商舶，都停靠在皇城外的江滩上，樯帆卸泊，连绵数里，形成南宋著名的物资集散地“浙江市”。南方诸省的竹木山货、稻谷土产源源不断地运至沿江码头，货物山积，集散两旺。临安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物也载满了大船，经钱塘江驶向外埠。沿江道路上塞满了货栈堆场，供过往客商吃喝歇脚消遣的饭行





清末民初，  
起于闸口的浙江首条铁路  
“江墅铁路”开通，  
兼水运铁路两大交通优势的  
江干一带空前繁盛，  
形成杭州最大的木材市场和茶叶市场。



客棧瓦肆穿插其間，栉比連檐，叫賣聲不絕于耳。市廛倒是興旺，但由於龍山河禁止通航的緣故，貨物的集散轉運皆靠人力搬運，商民們為此深感不便。入元後，江浙行省丞相征調五千民夫，疏浚了淤塞多年的龍山河，並在錢塘江上立龍山、浙江（今南星橋江邊處）二閘，使中斷百餘年的龍山河航運得以恢復，商船漕船可由二閘，經龍山河、貼沙河等水道出入杭城，往來於大運河與錢塘江之間。

轉眼到了明朝末年，錢塘江與內河水位落差發生了變化，昔日惡浪滔天的錢塘江水面居然低於龍山河、鹽橋河等城中內河水面。過往商船再不能自由出入水閘，人們改水閘為船壩，卸下貨物，翻塘過堤，再另行裝船。於是，一個專門負責為商家貨主過塘裝船的殊特行業“過塘行”應運而生。據記載，過去閘口至南星橋沿江一帶，設有过塘行119家。清末民初，起於閘口的浙江首條鐵路“江墅鐵路”開通，兼水運鐵路兩大交通優勢的江干一帶空前繁盛，形成杭州最大的木材市場和茶葉市場，其中僅木材商號就多达226家。

除了全省最大的物資集散中心，江干南星橋一帶也是浙間最大的內河客運碼頭。清同治年間，樂善好施的胡雪岩拿出10萬兩白銀，在南星橋三廊廟捐建了一座輪渡碼頭，不但方便錢江兩岸百姓往來，且不收渡客分文，被杭城百姓稱為“義渡”。上八府以及安徽、江西等地客商走錢塘江水路入杭，也都由三廊廟義渡碼頭登岸。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南星橋至閘口一帶，舊式的當舖戲院茶館，新式的商號銀樓飯店星羅棋布，其繁華程度不亞於主城区的商業鬧市，甚至还被時人冠以“小上海”的美稱。

1937年12月24日，入城後的日本士兵点燃了南星橋至閘口間的貨棧堆場。三日大火之後，延續千年繁華的“金江干”被燒了個乾乾淨淨，成了一片焦土。今天的江干再不見往昔的喧器與繁華，不過南星古橋、閘口處的白塔、甘水巷的古井石碑、安家塘的民國老屋，以及江邊锈迹斑斑的老機車頭、生滿雜草的铁軌枕木、堆滿鋼材的料場，倒還旧貌依然，也算是对昔日金江干的最后见证。

## 南星桥

南星橋據說始建於北宋，初名“南新橋”。元明兩朝俗稱“朱家橋”。康熙南巡時更為今名。古橋長約14米，為單孔石拱橋，橋身用紅石壘造，拱券護欄皆以青石砌築，石欄石柱雕鏤精美，飛馬、鯉魚、荷葉、蓮枝等圖案穿插有致，構思精巧，正中鏤“南星橋”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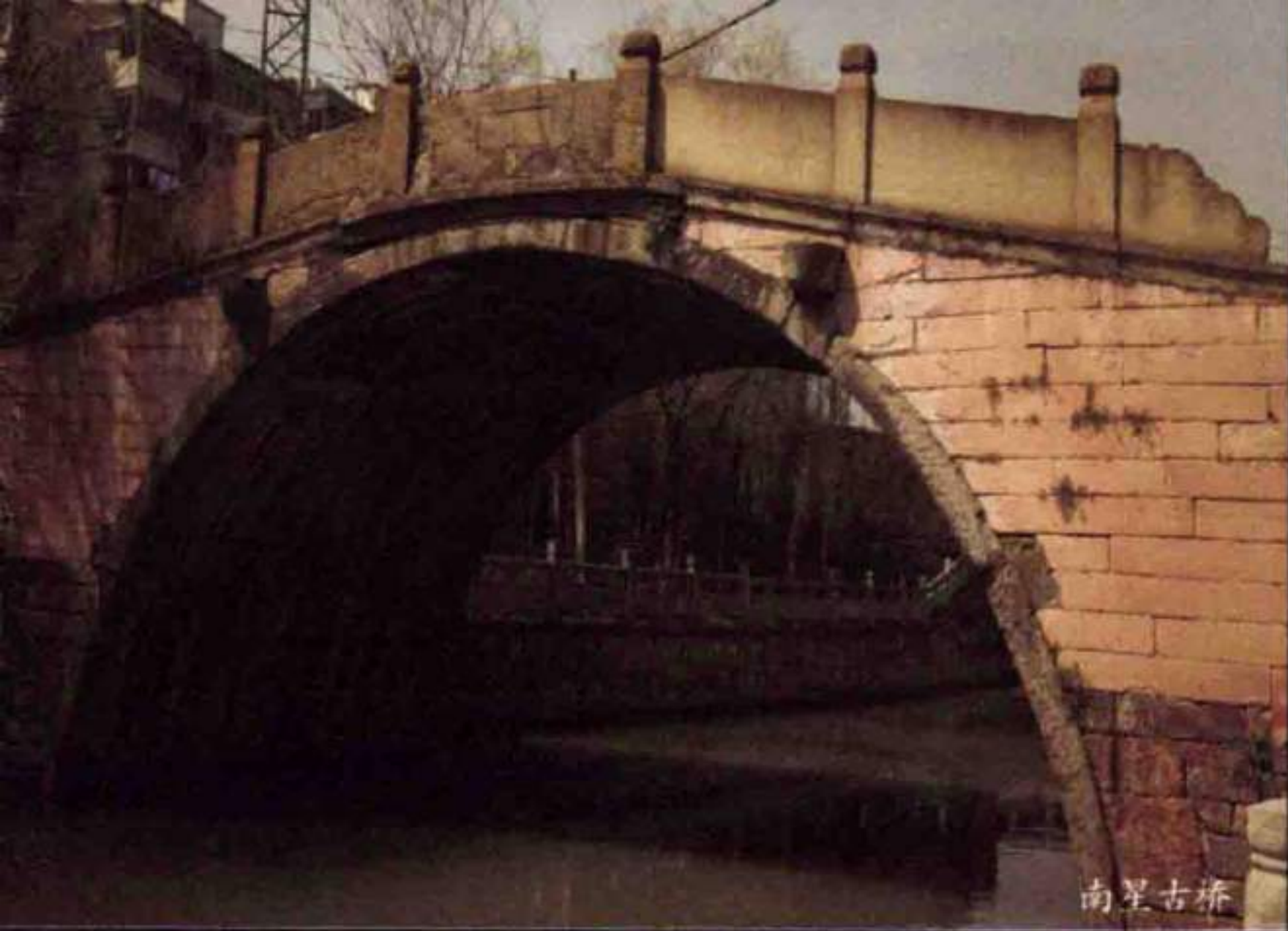
## 閘口白塔

當年吳越錢氏開凿龍山河時，在今閘口處築有一白塔，凡來往商船行經至此，皆停船登岸，入寺拜祭一番，以求水運平安。這座已有千年歷史的吳越白塔至今仍屹立于閘口的白塔嶺上，塔高15米，九級八面，以白色巨石壘砌雕琢而成。塔身雖有些殘缺破損，但其挺拔秀美的身姿，精美絕倫的造像，不得不讓人感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藝。閘口白塔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因其偏居一隅，至今仍深藏閨中，少有人識。

## 安家塘

白塔北側，有一名為甘水巷的僻靜深巷，老巷舊稱“担水巷”，巷中尚存古井石碑各一。再入內，便是安家塘村。一處遠離公路鬧市，山峦鱼塘环抱的世外桃源。村內既有建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紅磚平房，也有築於民國期間的青磚老屋。據《杭州府志》記載，甘水巷內原有一九曜寺，相傳宋室南渡時，北宋大將曹彬後裔遷居至此，造屋築寺，奉曹彬為土神。村落也取“安家舍堂為寺”之意命名為“安家塘”。





南星古桥



网口白塔



担水巷古井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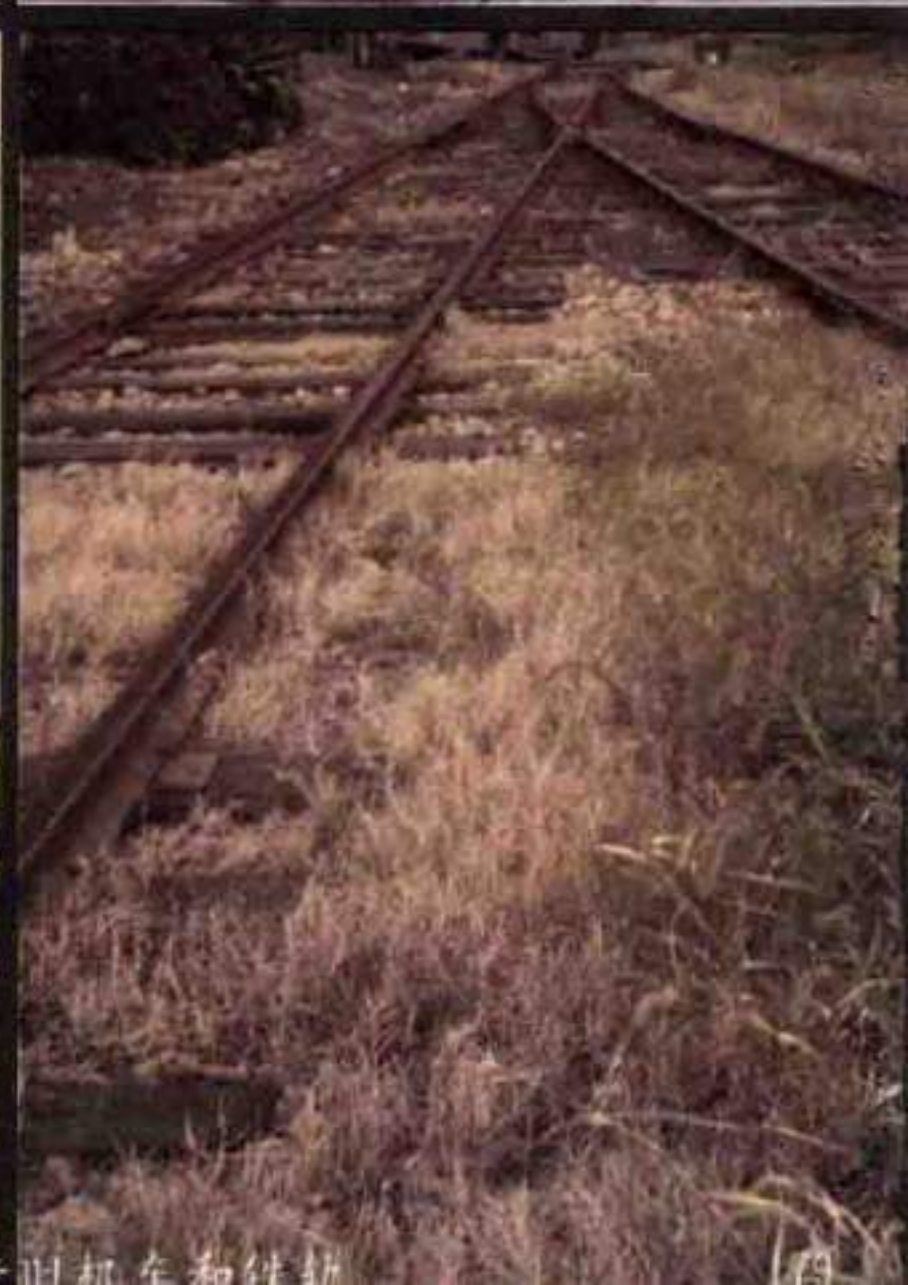
安家塘老宅



安家塘老宅




原江野铁路上的老机车和铁轨











# 西兴·要津古渡，运河重镇

地址：滨江区西兴街道 现状：保存尚好的明清古镇



对于大运河，史学界早已对其盖棺定论，“北起北京，南达杭州，全长1747公里”。然而，奔流不息的大运河抵达杭州后并未就此终结，仍继续向东缓缓流淌着，经萧山，过绍兴，最后由宁波镇海口入海，为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又延伸了239公里。这段未被纳入京杭运河的古老河道疏凿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历史上称为“浙东运河”，她不但孕育滋养了富庶的萧绍平原，也为大运河留下了一段最完整、最丰富的古运河文化遗存，为世人描绘出一幅原汁原味的古运河风俗长卷，而长卷的开篇正是位于杭城钱塘江南岸的西兴，一座拥有众多人文古迹的千年商业重镇。

## 古越要津铁陵关

西兴地处钱塘江南岸，为吴越两国往来古道之水陆要津。2500年前，古越国在越王允常（勾践之父）的治理下逐渐强盛起来，但同时也与吴国结下了怨恨，由最初的“扭事小争”发展到后来的相互攻伐。为阻挡吴国的进攻，越大夫范蠡受命筑城屯兵于西兴渡，扼守越国门户。堡垒因“言可以固守”而谓之“固陵”，后改称“西陵”，五代末，吴越王认为“陵”非吉语，这才有了今日的“西兴”之名。

**铁陵关：**固陵城的关隘名为铁陵关，有“浙东第一关隘”之誉，曾立于古镇西北角（原西兴小学内）。五代时，吴越王钱镠曾增筑铁陵关用以观潮，取名为“玩江楼”；明朝地方官吏也对古关隘屡有修葺，并改称“镇海楼”。今日的西兴早已远离了钱塘江，当年金戈铁马的雄关要塞也逐渐荒废颓毁。上世纪六十年代，屹立于2500年的铁陵关终被拆毁，现仅存以条石垒成的关基两段，以及直柱两根。如今当地仍有民谣云：“越国造此铁陵关，铁甲将军守边关，三千铁骑守海塘，百姓始能得安康。”



龙口闸，浙东运河之头，石栏镌四字“福泽长流”







## 浙东古运河之始

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越国人在浙东开凿了一条从绍兴东郭延伸至上虞曹娥江的“山阴故水道”。西晋永康年间，会稽地方官贺循为造福桑梓，兴修水利，主持疏凿了一条由绍兴西郭向西，经柯桥、萧山直至西兴的人工河道，这条运河与山阴故水道相连，于是形成了今天的“浙东运河”，著名的《夜航船》就是发生在浙东运河上的故事。作为运河之源的西兴至今仍是老屋深巷，古闸石桥历历在目。

**永兴闸：**永兴闸位于西兴古运河入口处，俗称龙口闸，原为大堰。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萧山县令刘会把修西兴塘积余的银两用来改堰为闸，以泄诸乡之水。后历代都有维护、修缮，如今在西兴街孙宅前还保存有当年水闸遗留下来的宋代石锺。

**古资福桥：**因桥西原有吴越古资福寺而得名，俗称“和尚桥”。重修于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古桥为单拱石桥，桥身长近十五米，宽约四米，中部拱券上镌有“古资福桥”三字。

**屋子桥：**原为木板桥，上有桥亭，俗称“板桥”，清康熙年间重建时改为单拱石桥。

**龙图庙：**内奉北宋萧山官吏杨时。杨时因兴建水利有功，而被萧山百姓奉为水神，凡在重要水利闸堰之处，均建庙以作祭祀。杨时后官至龙图阁大学士，故民间称其庙为“龙图庙”。

## 千年驿路西陵驿

西兴虽是镇守古越国边防的雄关要塞，同时也是沟通吴越两地的古道要津。相传当年越王勾践、美人西施皆由此渡江赴吴。西晋之后，由于运河的开通，西兴北接杭州，南通宁绍台，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昔日屯兵御敌的西兴也由一个单纯的军事要塞逐渐转化为一个以水路为主的驿站码头。早在唐以前，朝廷便在西兴设置水驿码头，朝廷的公文、进京的奏折也由此进行传递，凡京外各省发往宁绍台三府的公文，皆由仁和县（今杭州）武林驿递至西兴驿接收。为迎送过境官员，招待来往商贾，西兴的驿馆筑得极为华丽舒适，并长期保持着较高的规格，驿馆中的樟亭与巍峨高耸的铁陵关同为西兴百姓观潮的最佳去处。清末，随着近代邮政业的开办，西兴的驿站驿馆才相继裁撤。除了过往的官吏商贾、赴考的士子，文人墨客也是这条古驿道上的常客，“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白居易诗），“江上秋风晚来急，为传钟鼓到西兴”（苏东坡诗）等都是大诗人们留给西兴最为宝贵的财富。

西兴历史上曾北濒钱塘江，后因江面变窄，西兴镇逐渐远离了大江，小镇与江面之间淤积形成大片泥沼地，直到清朝末年，往来的民众仍需雇牛车才能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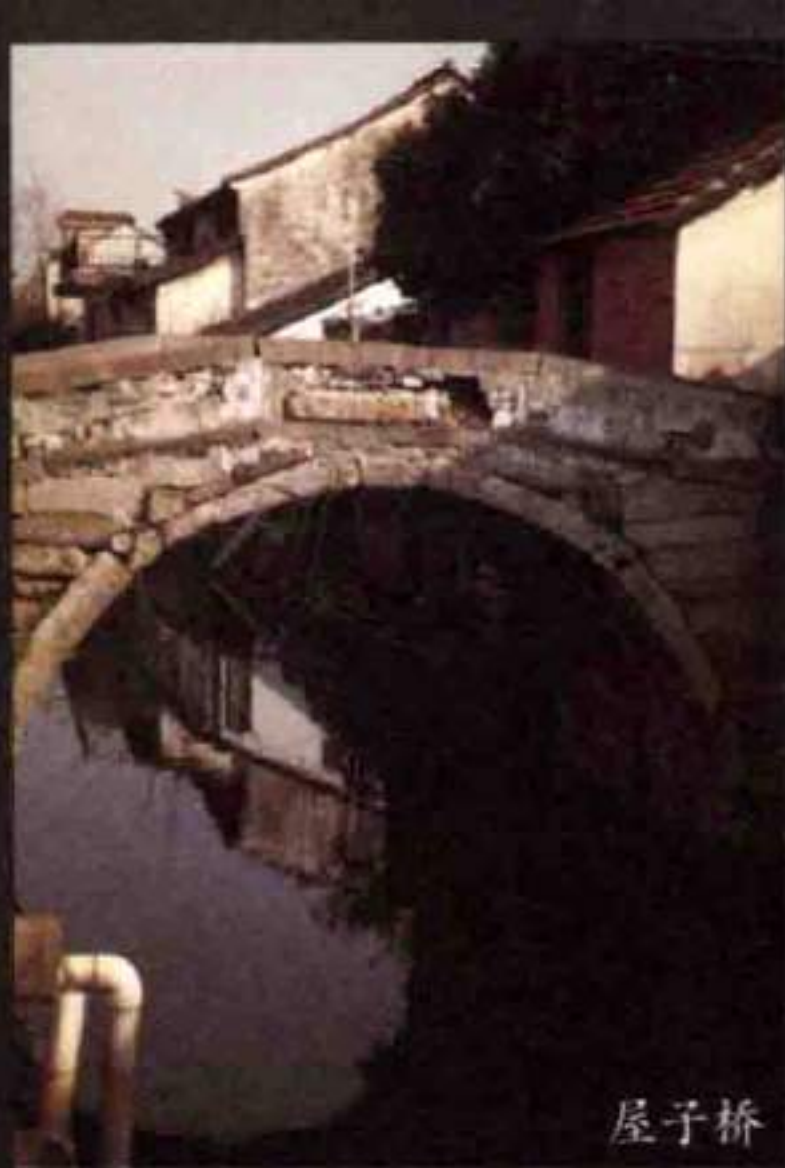
**城隍庙：**西兴虽为驿道小镇，但却拥有大小两座城隍庙，两庙均尊越国大夫范蠡为城隍。大城隍庙位于浙东运河源头，现存护栏及石狮一对，石栏上刻有“福泽长流”四个楷书大字，石栏下的涵洞即为浙东运河之头的龙口闸。小城隍庙今已拆除，改为粮管所下属食品商店。

**关帝庙：**西兴镇的关帝庙据说也曾有两座，其中一座位于古镇东头，现仅存数根关帝殿拜亭石柱，柱上还残留着榫槽、石刻楹联等。（关帝庙拆除后，庙旁的老人依旧在家中供上了关圣帝君的画像。）





古资福桥



屋子桥



龙图庙



龙图庙



关帝庙拜亭石柱



关帝庙拜亭石柱



榜螺



钟大椿过塘行



宋代石臼



## 市塵尘器西兴镇

作为宁绍台之襟喉的西兴镇借运河之利很快发展成为两浙南北物资的转运地，一时间商舶云集，百货骈陈，买卖昼夜不绝。这一黄金时期一直延续了八百多年，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萧绍公路以及钱塘江大桥建成之后，已失去水路要冲优势的西兴镇才逐渐衰落下来。往来于运河上的舟楫商舶由于水位的落差，皆需翻塘过堤，另行装船，这一卸一装，使得西兴出现了一个殊特的行业“过塘行”。这也是小镇从业人数最多，竞争最为激烈的行当。据统计，在西兴最鼎盛时，镇上所开设的过塘行多达72家，且划有行帮，定有行规：如徽帮以过茶叶、生漆为主；京帮专过京广洋货；义乌帮则垄断了粮食的过塘。各帮之间各事其业，不得擅自越行过塘。除众多过塘行外，西兴还拥有32家茶店、16家烟行、12家南货店、9家油烛店、8家饭店、2家药店，以及悦昌黄鱼行、杨永和棉布店、潘增大南货店、顺样肉店、裕康米店、关福豆腐店、庆记酒店、汪德义酒酱坊、沈福泰盐店、傅合兴饭店、徐寿均木匠店、杨永和布店、尧根竹器店、孔水金裁缝店等数十家店铺。由于日夜兼营的特点，西兴的灯笼业也极其兴旺，专事灯笼制作的民众就多达数百人，专营灯器的作坊也多达6家。

“官河”是西兴人对古运河的称谓，镇上的老街沿官河而设，南岸为“西兴街”，又称“上大街”，北岸为“官河路”，又名“下大街”；两条大街石板铺砌，粮行商号、堆栈店房鳞次相接，由西向东延伸三里有余。直至今日，上下大街仍保持着明清时的旧貌。这些旧时的商栈老宅多为二层砖木房屋，或临河而居，或沿街而建，清一色的小青瓦、马头墙，门斗天井格扇门。

**沈渭全过塘行：**过塘行是西兴老街上最为典型的商埠建筑，它们多临水而建，以条石砌筑墙基及踏步与河埠头相连，以便于往来商舶舟楫停靠装卸货物。在西兴众多过塘行中，位于西兴街98—104号的沈渭全过塘行算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

**钟大椿过塘行：**西兴过塘行有着明确的分工，如茶叶、药材、烟叶、棉花绸缎、日杂百货等都有专门的过塘行进行装卸存储。官河路110号就是一家专过牛羊猪禽的过塘行，门前石柱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用毛笔书写的招牌钟大椿过塘行。虽是粗笨的行当，但其字迹仍不乏端庄清秀。

**官河路过塘行：**此处过塘行紧靠永兴闸，门牌号为官河路102、104号，前后三进三开间，老屋依地势而建，由南向北逐级抬升。前为商铺，后为正房，二进门楼还上有残留着“维新旧业”的砖雕痕迹，格扇门采用透雕花棂格心，并雕有精美的历史故事浮雕。

**於宅：**位于西兴街347号，二进五开间的商埠建筑，大厅上还保存有拼花香火堂。

**汤宅：**位于西兴街360、362号，老宅南北各开有一门，南门简洁大气，北门小巧精致，门外立有一块“泰山石敢当”的古碑，厅堂上的四扇格扇门上还分别刻有“渔、樵、耕、读”四幅人物浮雕。

**孙宅：**孙宅与汤宅毗邻，位于西兴街368号，也为“前店后宅”的商埠建筑，宅内满饰精致纤巧的木雕砖雕，前后院间以封火墙相隔，门额上镌刻有“云蒸霞蔚”四个篆书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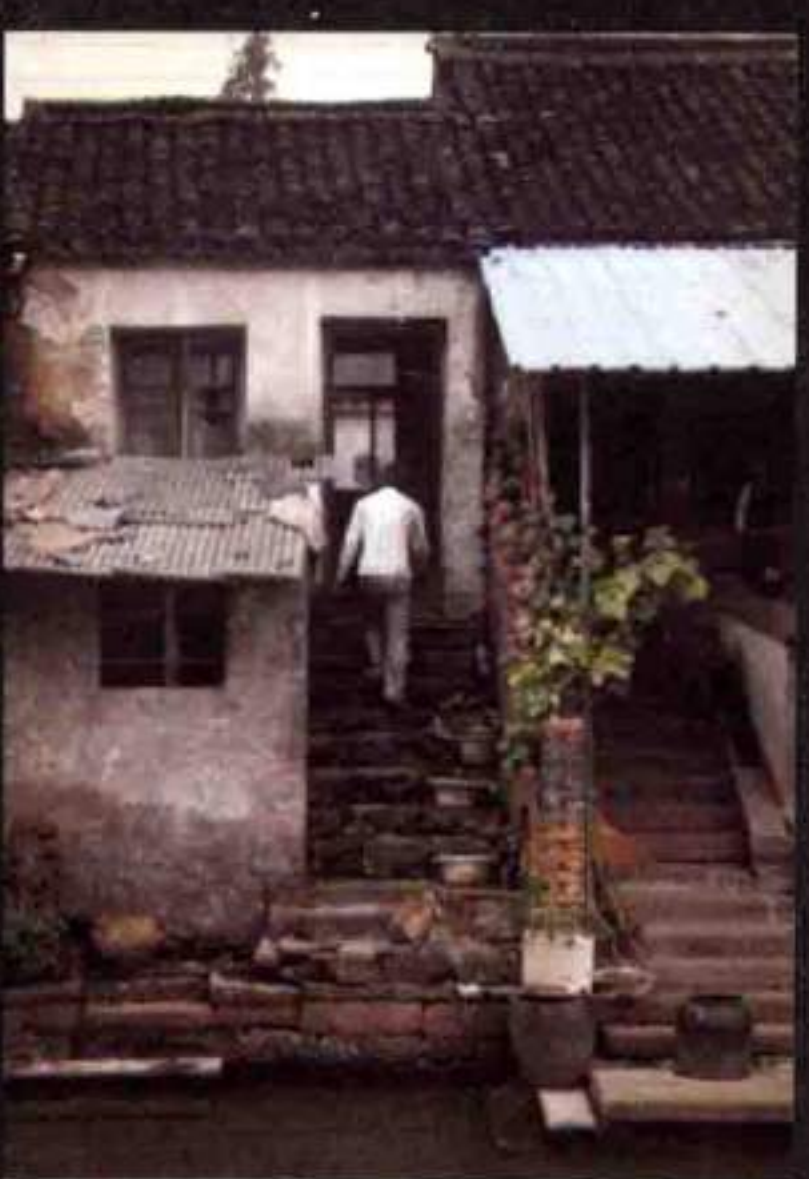
**六眼井：**位于西兴基督教堂东侧，六眼井路旁。古井水深7米，原为六眼，今仅余三眼。

**浙东运河头处水井：**位于浙东运河之头与永兴闸遗址间，原大城隍庙北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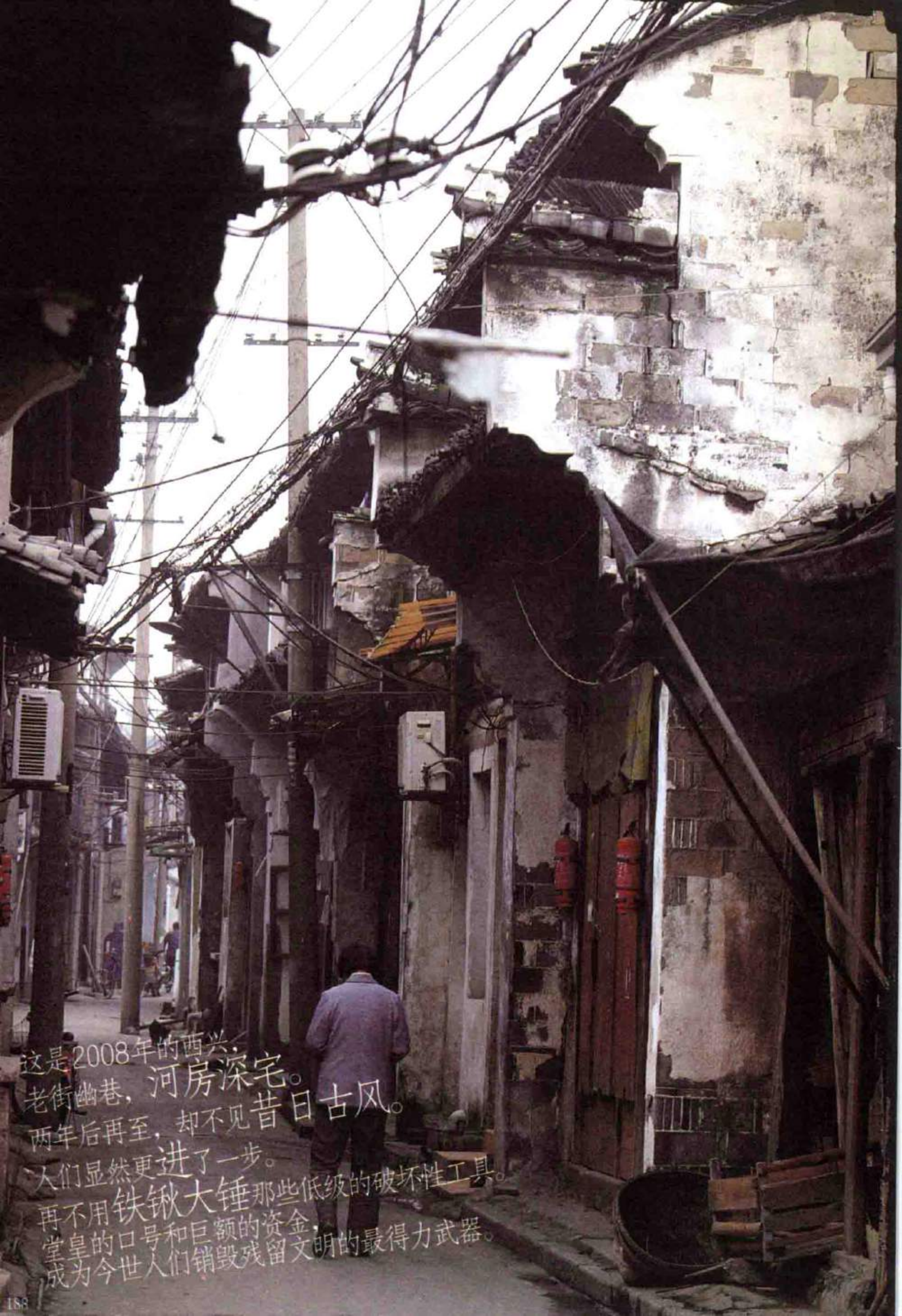
**义井：**施家弄田宅内，井圈上还依稀可辨“义井”、“万历丙申年（1596）造”等字样。











这是2008年的西兴，  
老街幽巷，河房深宅。  
两年后再至，却不见昔日古风。  
人们显然更进了一步。  
再不用铁锹大锤那些低级的破坏性工具。  
堂皇的口号和巨额的资金，  
成为今世人们销毁残留文明的最得力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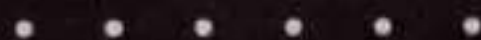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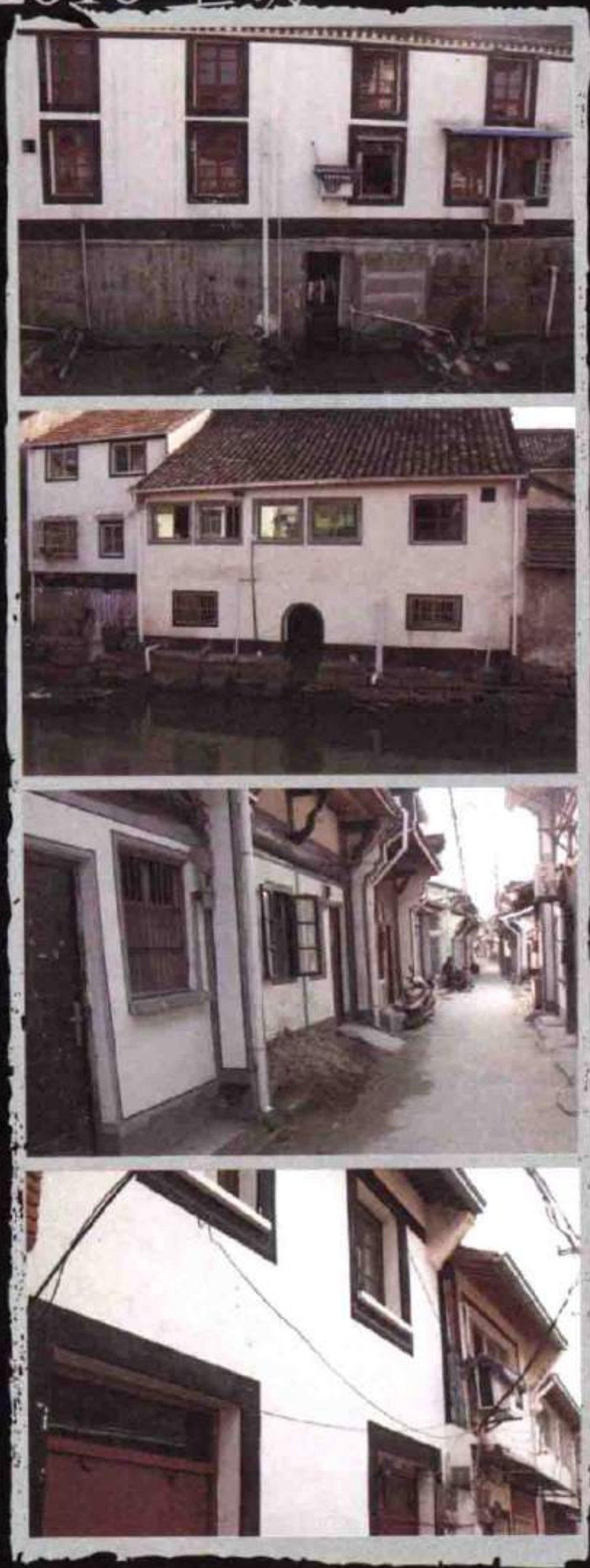


# 2008 拍摄





# 2010 重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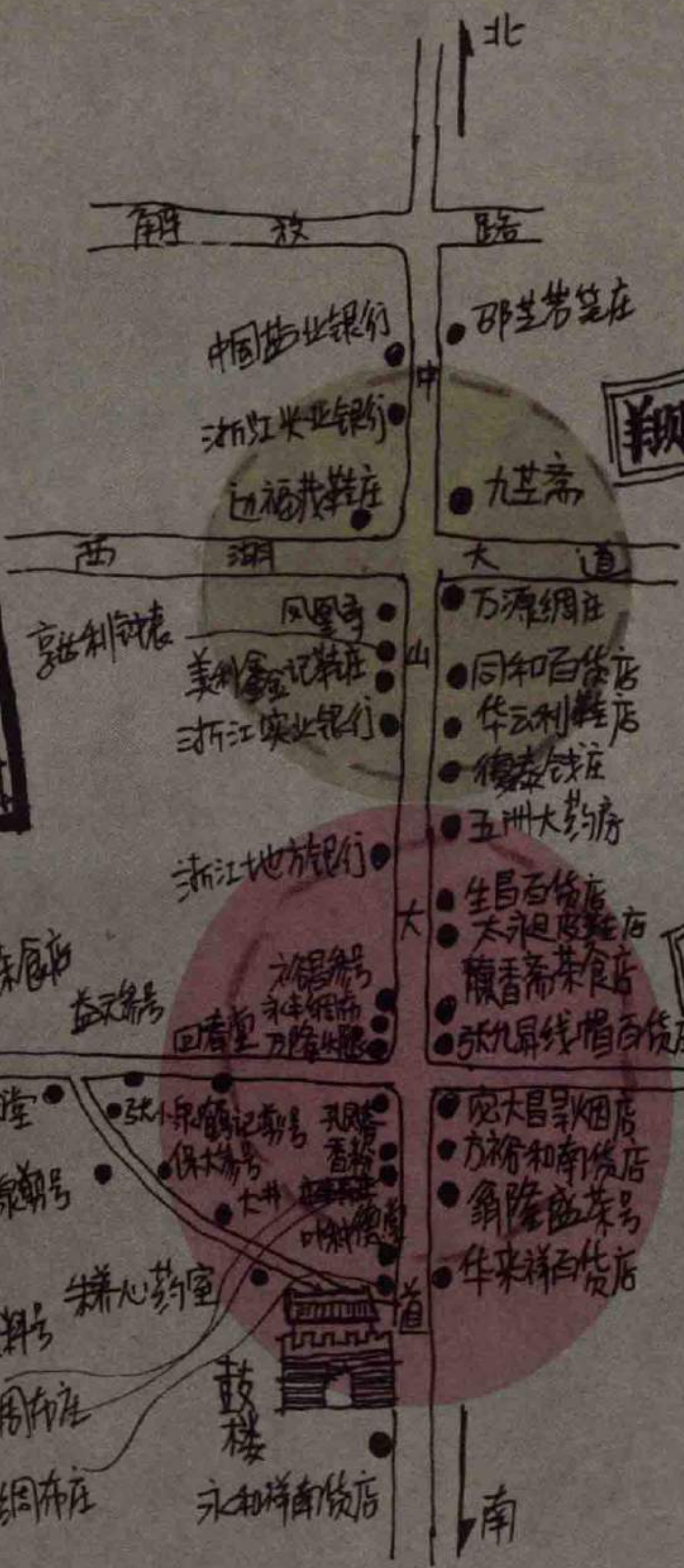
# 开肆三万家

九百年前，供职于翰林图画院的画师张择端将北宋都城汴梁的城郭楼台、瓦肆铺席、舟车桥梁等市井风物一一绘于绢上，并以《清明上河图》为名进献徽宗，意在称颂清明盛世。然而长卷中的盛世尚未持续多久就毁于金兵的弯刀强弩之下。徽宗连同这幅汴梁盛世图同被金人掠至北国。后宋室南渡，北人南迁，一座更胜汴梁的都城“临安”屹立于江南山水之间。古人并没有像张择端那样以画笔描绘出临安城的繁盛，但却以老妪叙事般的文字将京师百肆杂陈的景象一一罗列。“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八百年后的今天，南宋御街之繁华依然延续，立于江口的白塔，中河上的南星桥、凤山门、六部桥，沿街古老的厢坊里巷，坊肆毗连的诸行百市，甚至来自于异域的圣堂清真寺也以旧时的面貌立于御街两侧。如此风物，呈现给今人的又何尝不是一幅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





# 开肆三万家



翔为商圈

四拐角商圈



# 五杭四昌

清河坊四拐角，杭城一处延续了八百年的市廛坐标，这座城市最著名的老号都集中到了这里，或线帽、或香粉、或旱烟、或南北行。它更像是个旧时商业的活化石，清一色的西洋式商埠，清一色的百年老号名店，清一色的“货真价实，诚信无欺”。在这里，我们或许才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商业，什么是真正的旧时商人。

“五杭四昌”为旧时百姓对杭城名店名产的俗称。“五杭”，即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乃杭城最负盛名的五大名产；“四昌”，即顾德昌、胡宏昌、胡日昌、冯仁昌，老杭州最知名的四大南货店。如今在中山中路买卖最盛处，还保留着许多旧时的商号故址，其中就包括“五杭”中的“四杭”，即张小泉剪号、张允升线店、孔凤春粉店、宓大昌烟店以及南货业的后起之秀方裕和南货号。



# 张小泉剪号·五杭四昌之“杭剪”

在众多老字号中，“张小泉”无疑是较为幸运的一个，这个有着“三百年历史，三百年信誉”的百年老号一直延续至今，仍为中国最著名的剪刀品牌。中国剪业自古就有“北有王麻子，南有张小泉”之说，但有着近三百六十年历史的王麻子在被折腾了近半个世纪后，终在二十一世纪初宣告破产，一代名号就此消失。而张小泉则是另一番光景，近十家打着“张小泉”名号的企业在这块金字招牌的护佑下赚得盆满钵盈。饱暖之后却打起了官司，“谁为正宗？”成了“张小泉”最为头疼的难题。张小泉剪号有着近四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伪“张小泉”始终伴随其左右，与仿冒者的博弈也成为张小泉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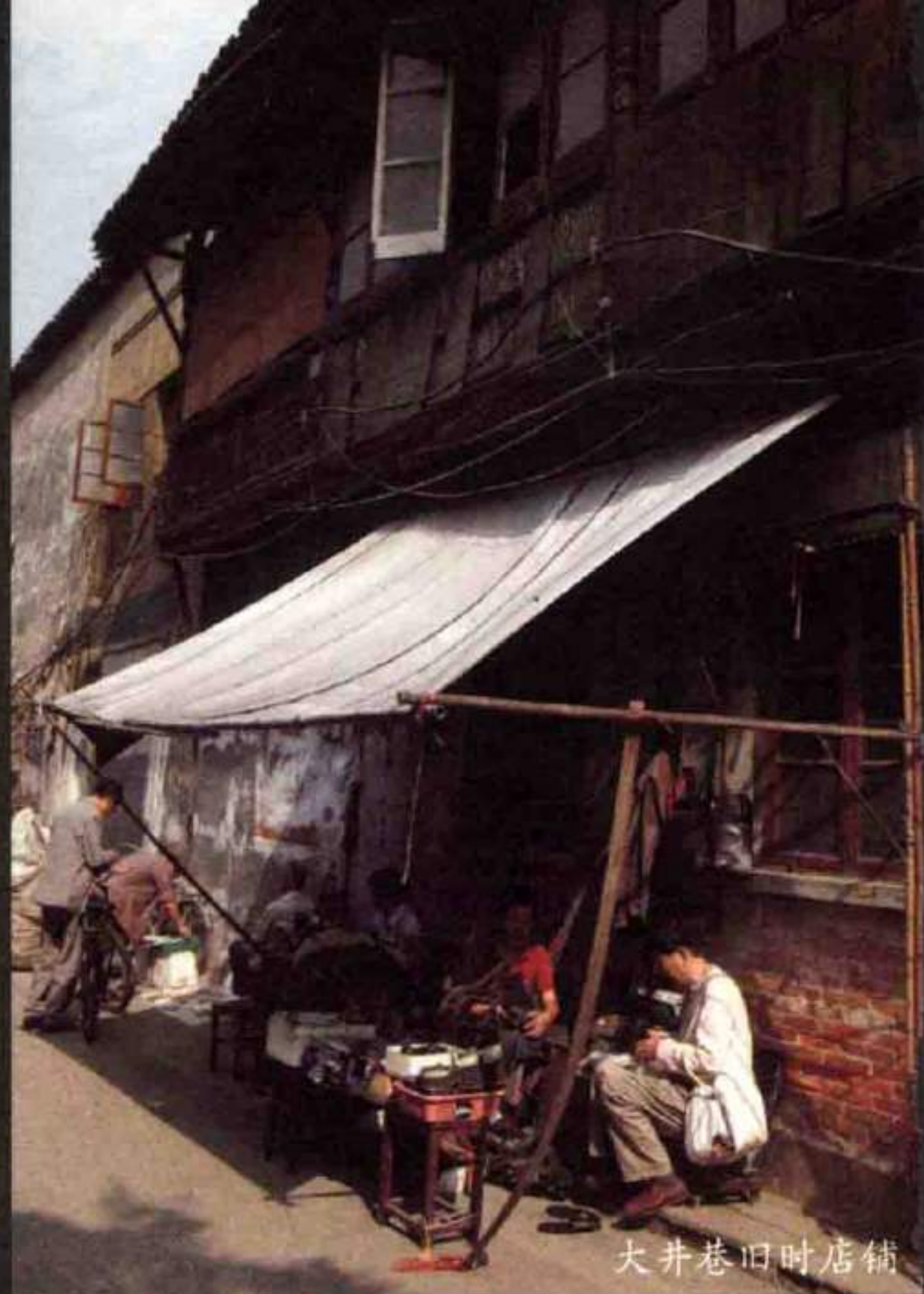
明朝末年，烽烟四起，安徽黟县制剪师傅张思家为避战乱，举家迁移至杭城大井巷，开了间“张大隆剪号”维持生计。张氏剪刀因用料考究，磨制精细而广受街坊四邻喜爱，却也招来了无数仿冒者。继承父业后的张小泉为防假冒，将字号更名为“张小泉剪号”，但仿冒者依旧尾随而来。清乾隆年间，张小泉剪刀送入宫中，成了朝贡皇上的御用宫剪。从此，“张小泉”名声大噪，仿冒造假之风也随之更盛。据说当时打着“张小泉”字号的剪刀店多达八十多家，被人戏称为“青山映碧湖，小泉满街巷”。为杜绝这一现象，“张小泉”于光绪年间注册了“泉近”商标，杭州官府也出面告示天下“永禁冒用”，并刻碑立于店门，但仿冒者仍不绝于市，“真张小泉”、“老张小泉”、“静记”、“琴记”、“井记”、“金记”等各种字号充斥着杭城剪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张小泉最为辉煌的阶段，它不但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大奖，还走出国门，远销南洋、欧美等地，成为拥有员工八十余人，月售剪刀万余把的大型制剪企业。然而日本人的到来使正蓬勃兴起的“张小泉”瞬间陷入停滞状态。战后的张家因面临一系列问题再也无暇顾及剪号，不得已将“张小泉近记”租赁给他人经营。公私合营后的张家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光，生活拮据不说，还时常面临肉体及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二十世纪末，一场旷日持久的“张小泉”商标争夺战在近十家企业之间展开，争论的焦点不外乎谁为正宗？如今看来，谁是正宗似乎已并不重要，毕竟真正的正宗传人始终处于这场游戏之外。





大井巷公墙界碑石



大井巷旧时店铺



小巷中的张小泉近记老号门店



张小泉近记剪号内院



## 一则关于张小泉剪刀的传说

张小泉居住的大井巷中有口千年古井，相传有一天，原本清澈的井水忽然变黑发臭，大家为此百思不得其解，这时一位老公公说道：“这口大井与钱塘江相通，而江中有对雌雄乌蛇，它们每隔千年会来井中交尾，如今这浑浊的井水定是它们所为”。张小泉听老公公这么一说，连忙回家取来大铁锤，喝了碗雄黄酒，纵身跳入大井。张小泉潜到井底一看，果然有两条紧紧盘绕的乌蛇，小泉趁其不备，抡起大锤向乌蛇砸去。死蛇被拖出大井后，人们见两蛇蛇尾弯曲，而颈脖却紧紧粘连在一起，这一造型使张小泉顿生灵感，忙回店中打造出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弯柄剪刀。



吴越大井，即传说中张小泉怒砸乌蛇的千年古井。

**张小泉近记剪号** 地址：大井巷57、59号 现状：正在全面翻修

张小泉去世后，子张近高继承了父业，由于仿冒者太多，张近高又在“张小泉”字号下加上“近记”二字，以视正宗。1925年，“张小泉”第八代传人张祖盈在大井巷开设了间“张小泉近记剪号”，短暂辉煌之后，却因战乱等诸多原因难以继续经营，不得已转租他人。近记剪号如今仍位于古老的大井巷，两层三开间的临街老铺，微微外挑的窄廊，西式铸铁的栏杆，以及枋额上残留的精美雕饰，“天下第一名剪”的旧时余韵仍还依稀尚存。

**张小泉鹤记剪号** 地址：大井巷98号 现状：现为浙江开明画院

大井巷口，有一栋保存十分完好的两层西式小楼。小楼建于1921年，原主人为赵尧堂，1947年，绍兴人丁阿宝购得这栋商铺，开设“张小泉鹤记剪号”。





浙江湖州学院

98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驻湖州办事处

浙江湖州学院

张小泉鹤记剪号



# 张允昇线帽百货庄

## 五杭四昌之“杭线”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70号 现状：现为麦当劳

被金人掳去，在北方饱受凌辱的宋徽宗是位治国无能，但艺术造诣颇高的皇帝。当金人大肆掠夺金银财宝时，他会显得毫不在乎，但听说皇家藏书也被抢去，这位美学皇帝才禁不住仰天长叹几声。正因如此，中国古老手工技艺之一的刺绣发展至此已达极盛。宋室南渡，大批画师绣工随朝廷云集京师，同时也将巧夺天工的制线刺绣工艺带到了临安。随后的数百年间，杭州始为全国锦帛刺绣所用丝线的主要产地，素有“杭线”之称。张允昇、胡开泰、孙大森、鼎隆德等都是旧时杭城专门精制丝线的工场线店，其中最著名的当首推“张允昇线帽百货庄”。

张允昇线庄最早创办于清乾隆年间，其间三易其主，最后一位东家并不姓张，而是来自绍兴柯桥的孙仲舒。孙仲舒早年入制线工场当学徒，因聪慧勤学，在师傅的传授下制得一手好丝线。小有积蓄的孙仲舒后盘下张允昇线庄，设立工场，采购上乘蚕丝精制各种丝线。丝线看似一个小物件，但却蕴涵着巨大的商机。杭州城内开有许多扇庄、银楼、佛具店、古玩铺，这些店中的扇坠、珠宝、玉佩、佛珠等物件无一不需要丝线制成的串绳搭配。由于张允昇串绳色泽鲜艳，不易褪色，深受顾客喜爱，就连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寺庙商号也慕名前来购买。张允昇就靠这根小小的细绳，逐渐发展成为杭州首屈一指的丝线大商号。除了制线工场，张允昇百货庄内还设有制帽工场，所制男式西瓜帽、女式乌绒帽、满头套曾一度风靡杭城，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装扮。1926年，张允昇线庄乘中山路扩路之机将原有老店改建为三层的西式大楼，并扩大经营范围，除继续经营传统的丝线、帽子等优势商品外，还与上海等地厂商实行联合，增添牙粉牙膏、面霜花露水、纱团毛线等当下颇为时髦的日用商品。直到抗战前夕，张允昇百货庄始终为杭城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





McDonald's

Mc

麦当劳



# 孔凤春香粉店·五杭四昌之“杭粉”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西南角 现状：现为王润兴大酒楼

慈禧太后非常爱美，对于养生、服饰装扮都十分的讲究，特别是寝宫梳妆台上的各色御用化妆品，更是尤为看重。据说当年老佛爷在梳妆时发现她非常喜爱的一种香粉用尽，于是龙颜大怒，吓得太监们连夜派人赶往杭州，将这款名为“孔凤春”的香粉送抵京城。

“孔凤春香粉店”距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是杭城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然而在开店之前，其创始人孔传鸿却是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沿街叫卖“黏刨花”的街头小贩（旧时妇女梳妆定型之物）。孔传鸿在兜售“黏刨花”过程中察觉到，香火鼎盛的吴山是女眷们最爱光顾的地方，而大井巷又是前往上香的必经之路，于是便在大井巷支了个小摊儿，专售黏刨花、香粉、胭脂、丝线等女眷之物，几年下来，小有积蓄，遂与大哥三弟合伙在河坊街开了一间“孔记香粉店”，后更名为“孔凤春香粉店”。

孔家兄弟在香粉制作上下足了工夫，精工细作出许多香粉，如扑粉、雪花粉、鹅蛋粉等十余款产品，这些香粉用料考究，质地细腻，色泽润白，制作过程中，还根据不同香型，拌入各种香花露水或名贵香料，使其馨香迷人。“孔凤春”众多香品中，尤以醇香宜人的鹅蛋粉最负盛名，成为香粉店头牌。据说每年春季西湖香会期间，四乡的蚕妇们在拜完所有菩萨神仙后，总会成群结队地来到“孔凤春香粉店”，买只鹅蛋粉。蚕妇们倒不完全是为了慰劳自己，主要还是为了讨那包装上的“春香”二字。那些做买卖的商贩、赶考的秀才、离杭的差人官吏，临走时也会来到河坊街，为师友同僚或家中女眷们捎上一些上等的胭脂香囊、首饰丝缎，这样一来，“孔凤春”香粉被传至各地，甚至连老佛爷的梳妆台上也摆上了来自杭州的“孔凤春”鹅蛋粉。

六十余年的辛勤耕耘，孔家由一个走街串巷的街头小贩，发展成为占据杭城化妆品市场半壁江山的商界巨擘，并在杭城最黄金的四拐角筑起了一栋当时最为新式气派的西洋大楼。如今这栋记载着孔凤春辉煌岁月的老楼仍屹立于原址，但已不再是经营闺中雅物的“孔凤春香粉店”，而改作同为老字号的“王润兴大酒楼”。

孔家当年虽然生活十分富裕，但始终以节俭治家，“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孔家留传至今的一句家训。





Vertical sign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building, including a circular logo and a rectangular sign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Wanjunxing (Wan Junxing) in gold characters on the building facade.

Wanjunxing Hotel (Wan Junxing Jiu Jie) in gold characters above the entrance.



# 宓大昌旱烟店

## 五杭四昌之“杭烟”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与河坊街的交会处 现状：现为天工坊

在西洋卷烟尚未进入中国市场以前，吸食旱烟已成国人茶余饭后一种尤为普遍的消遣方式，无论是厅堂之上的王公大臣，还是瓦肆田塍间的农户贩夫，总会在闲暇之余拿出长杆短枪吧嗒吧嗒吸上几口，那神情还真似赛过了神仙。

除丝绸、剪刀、扇子、香粉外，旱烟也算是杭城一大名产，位列“五杭”之一。在杭城众多烟店中，当首推“宓大昌旱烟店”。宓大昌旱烟店创立于清嘉庆年间，小有积累后迁至河坊街，由第二代传人宓庄晓继承。宓庄晓从小在烟店长大，练就一手刨烟的绝活，对烟店经营更是谙熟于心。接手烟店后，力行改革。首先严把收购关，每年夏秋之季，派专人前往广丰、萧山、新昌等烟叶主产地坐庄收购上乘烟叶，所购烟叶色泽金黄、烟味芳香、质地细密、燃烧性强；其次在城内租下四处货栈储藏烟叶，密藏三年后方才制成烟丝；制烟工序层层把关，撕下的烟脚、烟筋一律焚烧，以保证烟丝质量；制烟过程中掺入独家调配的汤汁香料，使烟丝醇香宜人；烟丝配方也随季节变化而有所改进，如夏季偏和淡，冬季偏浓烈，梅雨季节则配燃性较强的烟叶；行销方面则更是采取一系列免费试吸、送货上门、邮购批发等诸多灵活多变的销售手段。如此一来，宓大昌旱烟店很快在同行中脱颖而出，产品行销全国，逐渐发展成拥有工人四百余名，闻名全国的“杭烟”知名品牌。即便是在“老刀牌”、“大英牌”、“仙女牌”等西洋卷烟充斥整个烟草市场期间，宓大昌仍能占据旱烟市场的一席之地。

1956年，宓大昌同许许多多老字号一样实行了公私合营，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先后更名为宓大昌烟丝厂、宓大昌旱烟店、庆丰旱烟店、庆丰烟丝厂。1980年元旦，烟丝厂并入杭州絮棉厂，“杭烟”宓大昌最终落下了帷幕。当年的宓大昌旱烟店如今仍保留在人流涌动的中山中路四拐角处，只不过早已更换了门庭，做起了琉璃生意。



古越天工坊

公元后46年

古法坊

藝泉

精品10元一件

藝泉  
精品  
經濟  
水火  
佛家

藝水



# 方裕和南货号

## 南北货出第一家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64号 现状：现为羊汤饭店

与宓大昌相邻的是一栋建于同一时期的三层商埠建筑，大楼立面曾镌有四条高约八米的楹联，其印痕至今仍隐约可见，如“四川银耳暹罗（泰国）官燕”、“□□□味南北果品”等，这间商号的经营范围由此可见一斑，它就是杭州城久负盛名的南货店“方裕和南货号”。

在旧时杭州，除了有像张小泉、孔凤春等这种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单一货品的商号外，还有许多经营多种南北货物的综合性百货庄。据《杭俗遗风》记载，杭州旧有四大南货庄，俗称“四昌”，分别为顾德昌、胡宏昌、胡日昌、冯仁昌等。凡入杭的南货，必先入这四大货庄，再由他们散发至各店。清光绪七年（1881年），沪上巨商方仰峰见杭州四季游人不断，尤其是春季西湖香市，浙北苏南的蚕妇香客们一村村一乡乡，成群结队地赶来杭州上香朝圣，走时都要来到河坊街捎上一些土特产品回乡。于是便在杭城最热闹的四拐角处开了这间“方裕和南货号”，经营腌腊茶食、糖果糕点。方裕和的设立，少不了在竞争本已白热化的杭州南货业引发一场激烈的商战。然而几个回合下来，“四昌”相继落马，方裕和最终成为杭州城的“南北货行第一家”。

方裕和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年内力克“四昌”，取得南北货业魁首的地位，与其雄厚的资本密不可分。方仰峰经商多年，其名下商号、钱庄遍布上海、宁波、松江、南浔等地。为了能有足够的货款周转，方仰峰在筹备方裕和南货号之前，先在杭州开了家钱庄，为日后方裕和备货、促销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除了资金，方裕和的另外两大制胜法宝，自然就是质量和服务。方裕和南货号主营腌腊、茶食、糖果、炒货、蜜饯等五大类货品，

其中尤以火腿最为大宗。为了赢得顾客，方裕和选择了与火腿中的上品“金华蒋腿”合作。仅此一项，就为方裕和创造了约一半的营业收入。凡到方裕和南货号的顾客，无论是购买蜜饯炒货，还是糕点果品，都可先尝后买，就连藕粉也可冲上一杯品尝。远道而来的城郊乡民，若购物夜归，店内还专门备有灯笼借用。在竞争尤为激烈的杭城南货行，服务往往是重中之重，方裕和也正是靠诸多细心的服务赢得了声誉，再加之管理有方、存货充盈，方裕和很快在名店林立的杭州城站稳了脚跟，成为当时杭州南北货业之翘楚。

**方仰峰旧居** 地址：上城区河坊街190号

方仰峰的旧宅建成于1932年，前后四进，每进皆为二层的青砖小楼。方仰峰在此居住时间不长，1935年将二进小楼租给来氏居住，后又将剩余屋舍作为爱女方素英的陪嫁。









# 其他百货老号

## 永和祥南货店

地址：上城区中山南路497号，鼓楼外

老楼建于1929年，数次易手后由上海西摩照相馆老板徐鹤孙购得，并将其租赁给永和祥南货店使用。直到建国初期，这里仍然是熙来攘往的百货商号。

## 华来祥百货店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34、36号

与方裕和、张允昇等大百货庄相比，华来祥百货店仅仅算是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它虽身处闹市，但却没有那些身着“洋装”的商号货庄所呈现出来的雍容华贵与气派。这是一栋覆有小青瓦的两层传统商铺，商埠主人原为张传生，后由王湘云租下开了这间小小的“华来祥百货店”。

## 同和百货店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162、164、166号

老楼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原为“边福茂鞋店”老板边华成所有。1947年转让给了同泰钱庄，后又售予杨耕云，开设了这间“同和百货店”。

## 生昌百货店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82、841号

生昌百货店旧址为一栋两层两开间的西式风格老楼，这其实仅为当年规模的三分之一，即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百货店占地就有近六百平方米，房屋24间。有着漂亮山花的老楼据说建于1927年，为徐家振名下产业，后由商人沈树霖将此楼租下，开办了“生昌百货店”，解放后为杭州国营土特产公司使用。





# 药号医馆

中药讲的是道地药材，不同地域环境，所产药材药性大不相同。温和湿润、土地肥沃的杭州不但为“茶叶之冠”的龙井提供了温润的生存环境，也为中药材的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宋室南渡后，京畿临安成为药材的中心，附近州县广植药材，品种多达七八十种。明清时，城郊笕桥、彭埠、九堡、乔司等地已成颇具规模的药材基地，所植药材品种纯良丰富，其中最著名的有18种，俗称“杭十八”。集八方药材，供医生四季治病之用的药行医馆是杭城商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数“中药六大家”，如按创建的先后顺序排列，依次分别为回春堂、同泰堂、种德堂、承志堂、泰山堂、庆余堂。这六家药行不但颇具规模，且丹散膏丸俱全，各具特色，如擅长儿科的方回春，以成胶闻名的叶种德，靠道地药材享誉盛名的张同泰，以泡制药酒驰名的万承志，而胡庆余堂则凭借着整体实力闻名全国，成为与北京同仁堂齐名的“江南药王”。除“六大家”外，朱养心的膏药、保大参号的野山参、益元参号的人参都名不虚传，在杭城百姓中口碑极佳。



# 胡庆余堂·江南药王胡庆余

地址：上城区河坊街大井巷口 现状：仍为胡庆余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无疑是对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的最高评价。胡雪岩生于徽州绩溪，扬名于浙间杭州。在杭的短短数十年里，他从一个一钱庄学徒摇身变为家财万贯的“红顶商人”，又瞬间从红极一时的“江南药王”沦为姬妾仆从尽散的落魄士绅。郁郁而终的胡雪岩并未给家人留下什么，但却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座弥足珍贵的国药老号“胡庆余堂”，一处华丽奢靡的胡家花园，以及胡雪岩仁义当先的经商之道。即便是百余年后的今天，已数易其主的“胡庆余堂”仍是杭城百姓心中一块不灭的招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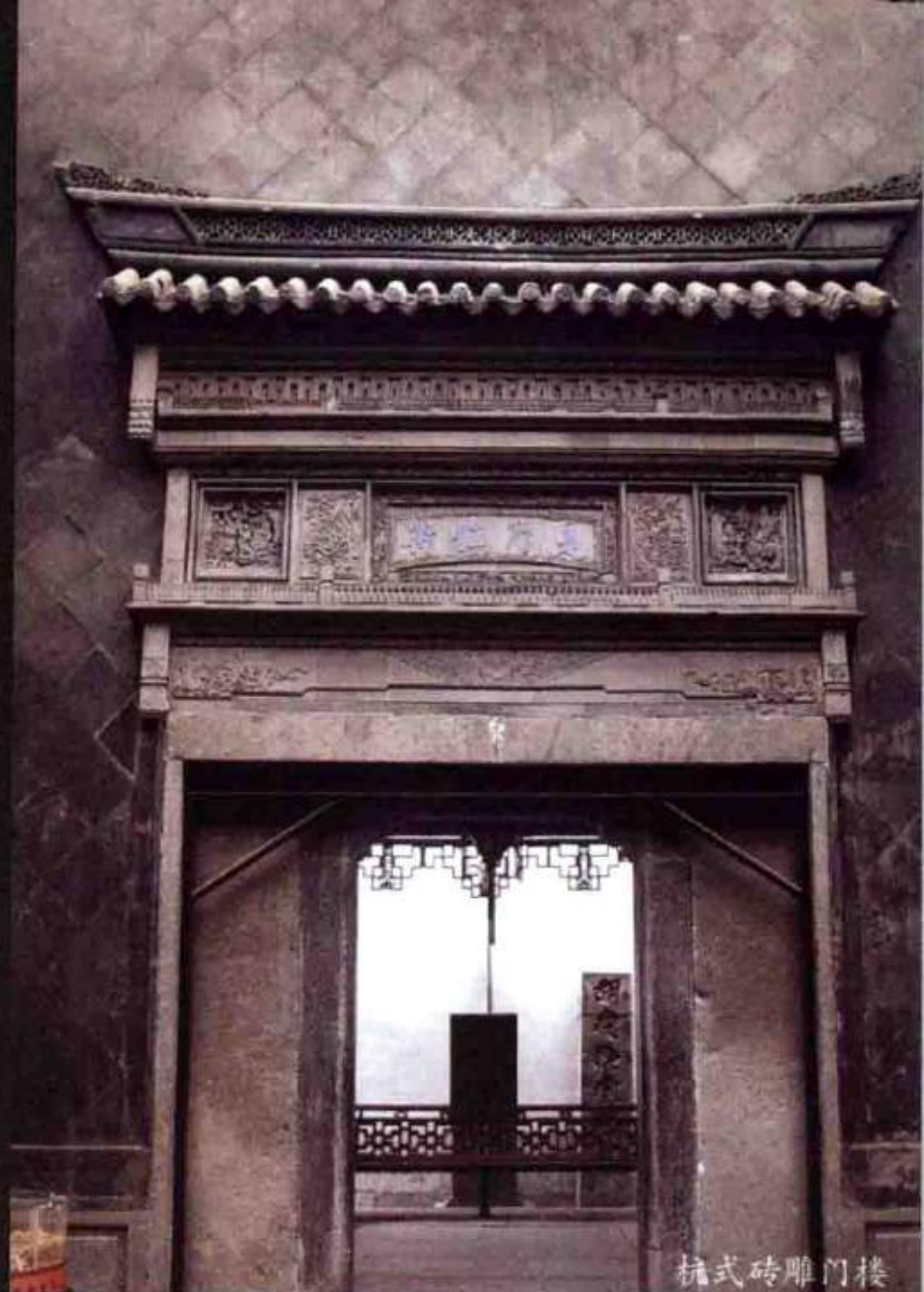
自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以来，胡雪岩深得左宗棠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大小官员的财物也悉数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中，短短数年，阜康钱庄遍及大江南北，分店多达二十余处，家产已逾千万。同治十三年（1874年），胡雪岩在左宗棠的支持下筹办“胡庆余堂”国药号，四年后药号落成并正式营业。胡雪岩虽为头顶二品顶戴的“官商”，但其行为做事仍以仁义当先，以“戒欺”和“真不二价”示人，并亲笔题写《戒欺》匾悬于店内，“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正是由于这“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胡庆余堂在短短数年内就成为享誉中外的国药老号。但好景不长，光绪八年（1882），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欲与洋商相抗衡，结果反遭洋商集体抵制，亏耗白银千万两，家资去半，各地商号也相继倒闭。而此时，二品“官商”胡雪岩并未得到朝廷的庇护，反而被革职查抄，曾风光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宣告破产，闻名江南的胡庆余堂也易主他人。

“官商”是半个世纪以来始终扣在胡雪岩头上一顶沉甸甸的“帽子”。的确，被御赐二品顶戴，赏黄马褂的胡雪岩确实是位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这也非胡雪岩个人专利，在那个“商而优则仕”的年代，买官捐官，科举入仕是旧时商人们为寻求官场庇护而采取的捷径，其目的仅仅只是维护自身利益，换取社会地位的平等。今日之商贾，上到大企，下到小贩，谁不与公门中人打交道，谁不是尽力而为地结交权贵显要，其目的再不仅仅只是为求得一时安稳，而是欲改变延续千年的诚信，“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国人早已不再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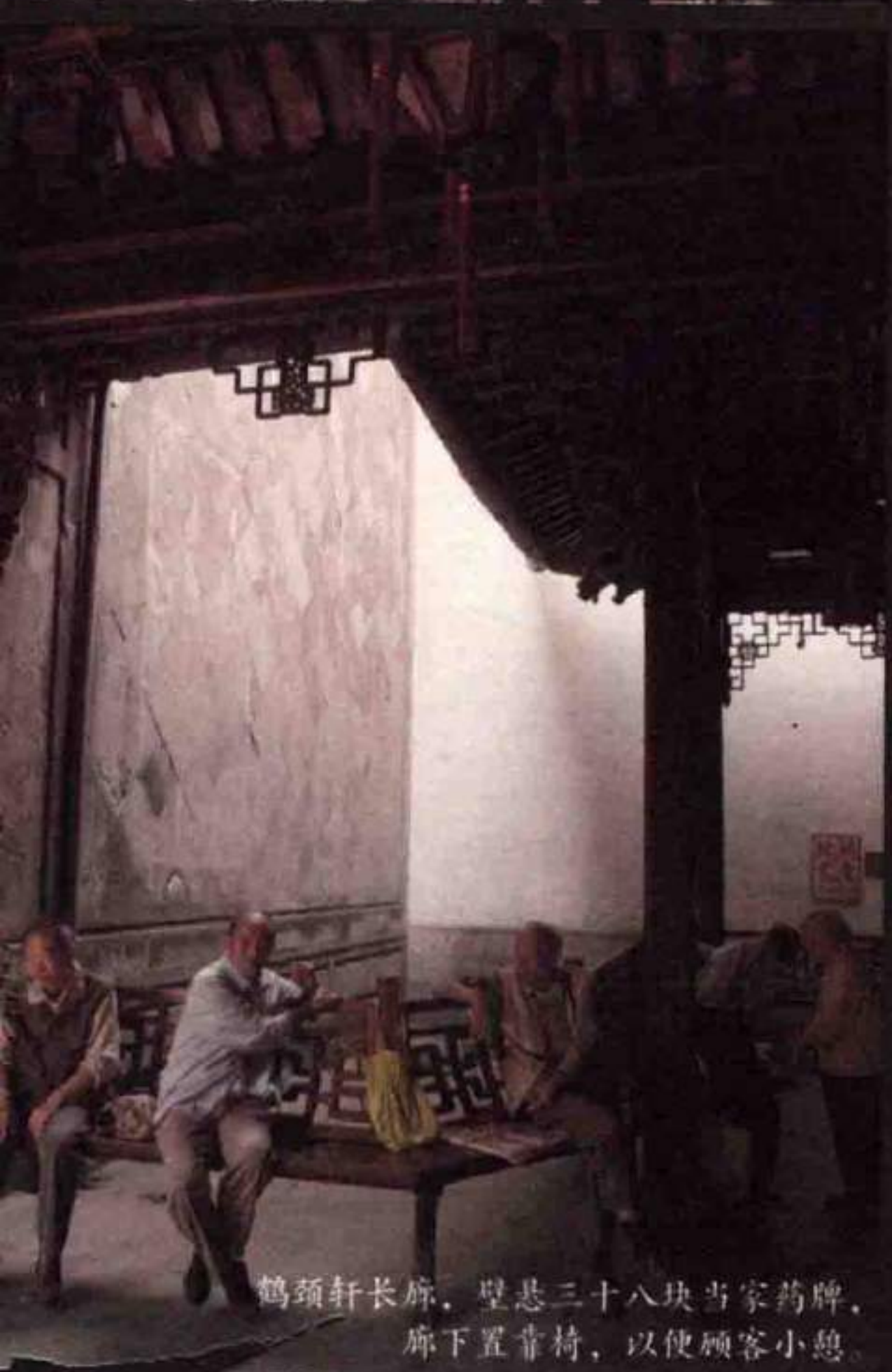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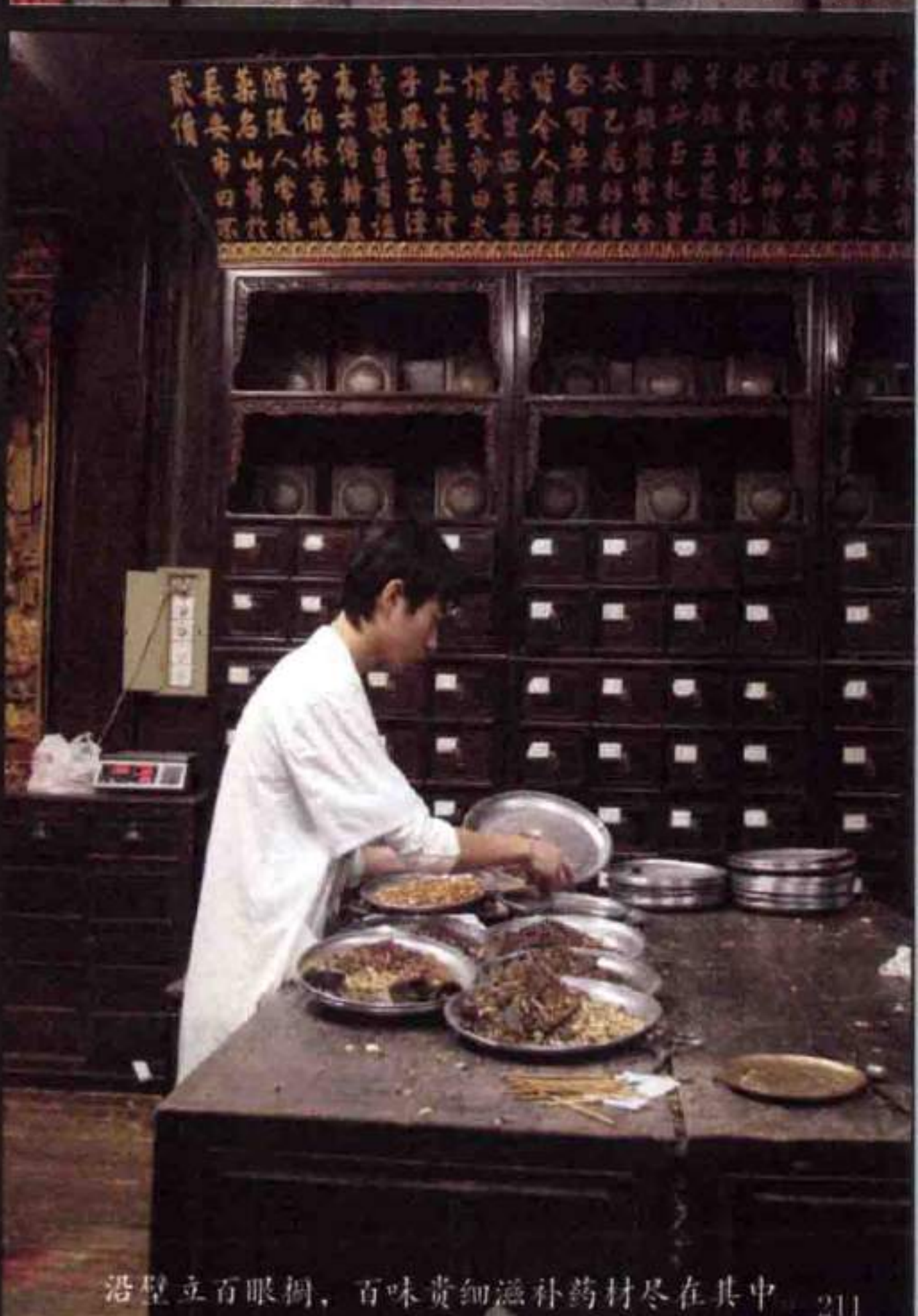
胡慶餘堂大門



杭式磚雕門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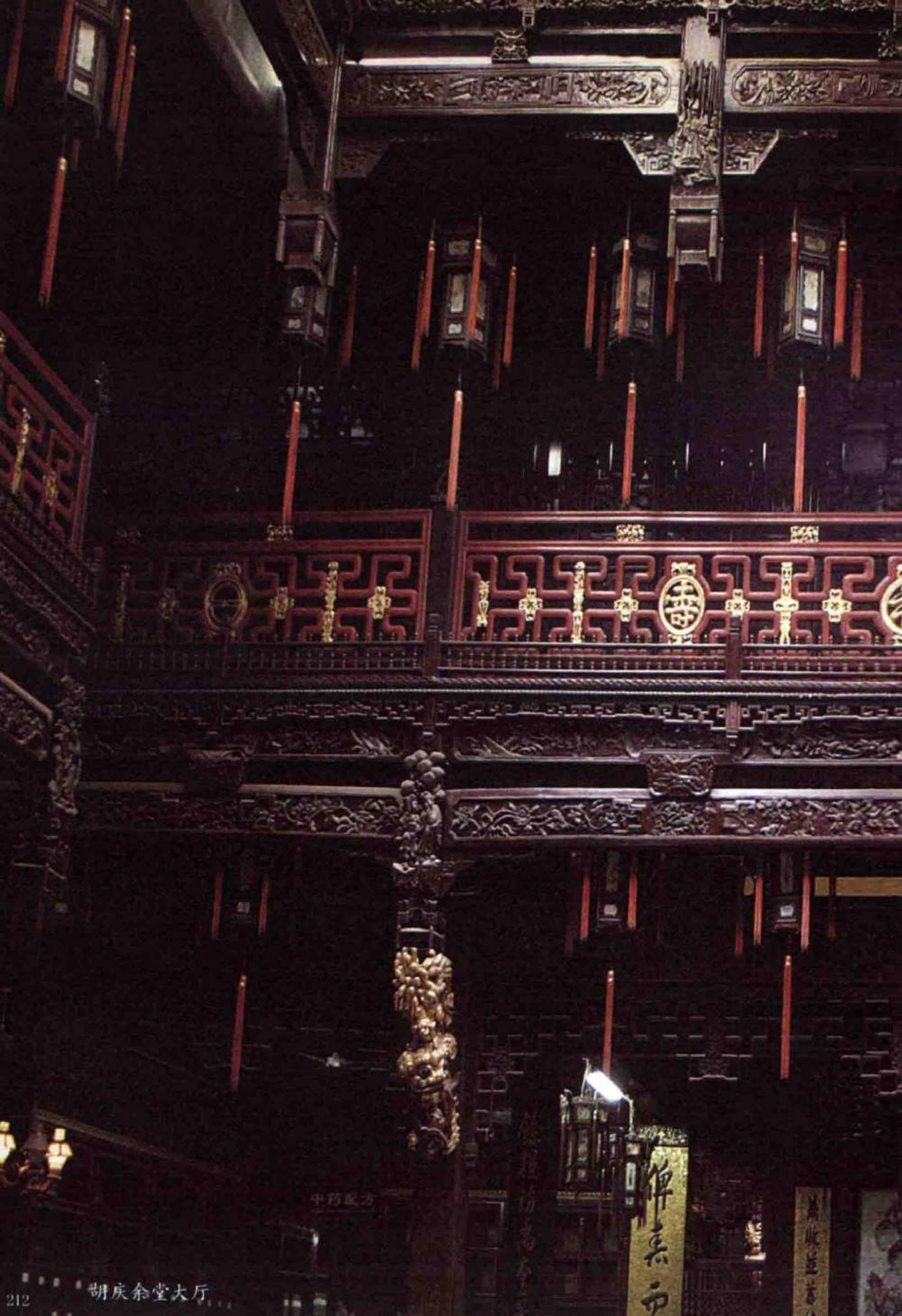


鶴頸軒長廊，壁懸三十八塊當家藥牌，廊下置靠椅，以便顧客小憩。



沿壁立百眼樹，百味貴細滋補藥材盡在其中。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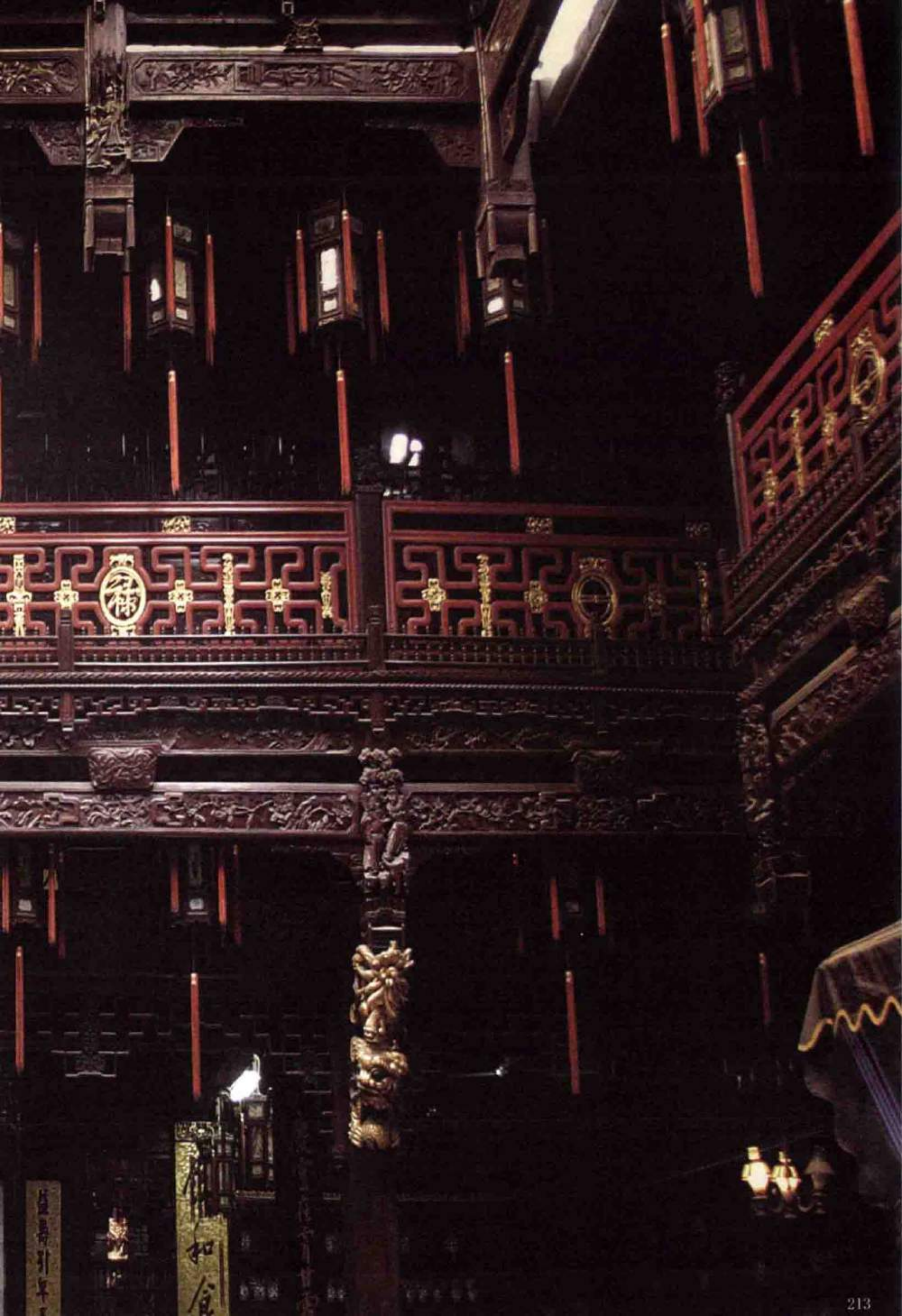


中药秘方

御製

萬應靈丹







# 方回春堂·小儿丹丸方回春

地址：上城区河坊街117号现状：方回春堂国医馆

杭城“六大家”中，建立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的回春堂是创办最早的一家国药老号，距今已有359年的历史。回春堂为钱塘方清怡先生所创。方清怡，字再春，药号故得名“方回春堂”，寓“逢疾化夷，妙手回春”之意。药号自创立之初，出身中医药世家的方清怡便遵循“许可赚钱，不许卖假”的祖训，悉遵古方，精选道地药材，依法炮制中药饮片，虔修各类丸散膏丹，杜煎虎鹿龟驴诸胶。所制药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尤以祖传秘方所精制的“小儿回春丸”更是救助患儿无数，在杭城极负盛名，妇孺皆知。

民国初年，方回春借扩筑中山路之机在河坊街修建了一处占地约八百平方米、前后三进的回春堂新号。新号墙门恢宏，厅堂楼舍雕梁画檐、镏金描彩，雍容雅致。与大井巷的胡庆余堂、中山路的叶种德堂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随着杭城药号数量与规模的不断增加，药号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六大家”各尽其能吸引顾客。回春堂为能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及时地调整了经营策略，改门市经营为拆兑（批发）零售兼营的销售模式，将本埠及外埠的中小药店皆纳入回春堂的服务范围，获利颇丰，同时还带动了门市兴旺。除回春堂外，同泰堂、泰山堂也以拆兑丸散饮片为主，因此民间俗称“三拆兑”。

1956年，所有老字号全部公私合营，方回春与叶种德一同并入胡庆余堂。



回春堂

杭州方回春堂

杭州方回春堂

秋季养生宜辨别

平燥易秋天气候的一个基本  
平燥受到少阴午热的刺激，因  
燥，还会引起燥热、痰多、  
家土后，也致食以燥热燥  
引造成了丰富的



# 张同泰堂·道地药材张同泰

地址：上城区中山北路99号，孩儿巷口 现状：华东大药房张同泰连锁店

“六大家”中，庆余堂、回春堂、种德堂开设于河坊街，成鼎足之势。承志、泰山二堂在清泰路隔街对峙，唯有张同泰独自设在城北，至今仍立于中山北路的孩儿巷口。旧时杭城的大小药号，无不将“道地药材”奉为生存之本，精心炮制。而远在城北的张同泰却能在这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杭城药界一块以“道地药材”而著称的金字招牌。

创立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的张同泰在开办之初就立下“悉遵古法，务尽其良”、“货真价实，存心利济”的祖训，并立匾于厅前，告诫员工，世代相传。在他们看来，“药材务必正宗，收购不吝价高，路程不计远近”。如当归必为甘肃岷当归，党参必为山西潞党参，贝母必为川贝母，山药、地黄则必产自河南覃怀，等等。当然，光有祖训、诫律还不够，毕竟在杭城各大药店中都悬有类似的匾额。宣传造势，也是张同泰经营上的一大法宝。如秋末冬初炮制鹿胶鹿丸时，药店的伙计们便抬着披红挂彩的雄鹿，敲锣打鼓地绕肆一圈，然后当众宰杀，再将其与当归等原料放入锅中一起煮熬，让杭城市民可现场监督炮制的过程；又如熬制阿胶时，张同泰会雇用数十位壮汉，挑着写有“张同泰”红漆字号的大木桶，一路吆喝着前往西湖挑水（水是制胶的关键，没有好的水源，也出不了好的阿胶，水素有“阿胶之魂”之称。在杭州，唯有西湖水是制胶的上好水源），回来时，桶中盛满了西湖水，水上浮一木牌，上书“胶水”二字。这一来一回，作足了“广告”。“抬鹿游街”、“西湖挑水”等都是张同泰上演的一场场精彩有效的活广告，这既是杭城一道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也使张同泰的“道地药材”深入了人心。其中的玄机与心境或许是今日那些策划人所难以比拟的。旧时的杭城药业，商业竞争尤为激烈，各大药号为能吸引顾客，都不遗余力地大力宣传。但他们所宣传的卖点几乎一致，那就是“道地药材，货真价实”。

上世纪五十年代，同益堂、大生祥、孙泰和、美华等四家药店先后并入张同泰，成为人民的药店。六十年代，药店上那些工丽的雕花匾额却又被人民砸了个干净。新千年后，本以为可不再受泥土砖瓦之苦的百年老号张同泰，又因堵塞交通等原因，向后挪动了六米。

大门额上的一方雕有大象的砖雕，是1910年张同泰第五代传人注册的商标“万象”。



張同泰

杭州張同泰中醫門診部  
張同泰道地藥材

張同泰道地藥材





# 朱养心药室·精制膏丹四百年

地址：上城区大井巷11、13号 现状：旧貌依然，仍为朱氏后人居住

大井巷因巷内一口吴越古井而得名。如今，大井巷南北两端的河坊街、中山中路游人如织，而两街之间的老巷却显得有些寂静，除了坊间的住户，或许没有多少人会步入这条陈旧破落的千年老巷。与今日相比，旧时的大井巷可是另一番光景，短短百余米的巷内人影杂沓，名店迭起，至今仍还存有胡庆余堂、张小泉剪号、保大参号、朱养心药室等众多老号遗存。中国四大药房之一的“胡庆余堂”位于大井巷的北口，是入杭游人必来参观的景点之一。而东口有着四百年制药历史的朱养心药室，却是老屋深邃，无人问津。

近日，我们来到大井巷“朱养心药室”，一间零星摆放着几盒膏药的狭小店铺，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朱养心的后人，现年64岁的朱平平。朱老先生告诉我们，这间以“朱养心”为名的药店早已不属于朱家，他本人也仅仅只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店面是临时租赁的，而真正的朱养心百年老号是老巷对面那片陈旧斑驳的老墙门。

早在明万历年间，朱家先祖朱养心从浙江余姚来到杭州，在大井巷口开了间精制膏丹的药房，取名“朱养心药室”，专治跌打损伤、疖子毒疮。朱养心所制膏丹往往是药到疾愈，在坊间口碑极佳，人们也尊称他为“养心公”。此后的四百年间，朱氏子孙皆以炼制膏丹为业，世代相传，研制出膏帖药方无数，如万灵五香膏、阿魏狗皮膏、阳和解凝膏、红膏红、童禄膏、鲫鱼膏、头疯膏、鸡眼膏、三仙丹、八宝珍珠散、鹅毛管眼药……成为享誉江南的膏药老号。清末的一天，吴山脚下的朱养心药室突发大火，药房屋舍尽毁。为了对朱养心曾经的恩惠表示感激，一些病家集资重建了朱养心药室，画家吴待秋还专为药室作了一幅《乐山草堂图》。

朱养心药室依吴山而建，老墙门历经百年风雨剥蚀，墙皮已大面积脱落，裸露出斑驳的青砖和土砾，昔日的大门被水泥封堵，匾额也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黄泥，但旧时的那份雅致仍依稀可见。院内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建于清末，前后两进，前为看病的药号，后为朱家人的住宅，中间以连廊贯通。院内房屋均为两层的木结构老楼，由于凭山而筑，一楼被抬高了许多，形成架空层，以防潮湿之气。西路建于民国，同为两层青砖木构老屋，但更显敞阔一些。

朱老先生回忆说：“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出大井巷东口是中山中路，北口是河坊街，都是杭州城里最热闹的去处，自家后院出去就上了吴山，爬山烧香都很方便。家里房间很多，大大小小加在一块有五十多间房，另外还有五个天井，五个厨房……”





朱养心药室的老墙门  
历经百年风雨剥蚀，  
墙皮已大面积脱落，  
裸露出斑驳的青砖和土砾，  
昔日的大门被水泥封堵，  
匾额也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黄泥，  
但旧时的那份雅致仍依稀可见。





朱养心药室正门门楼，现已封堵



朱养心西院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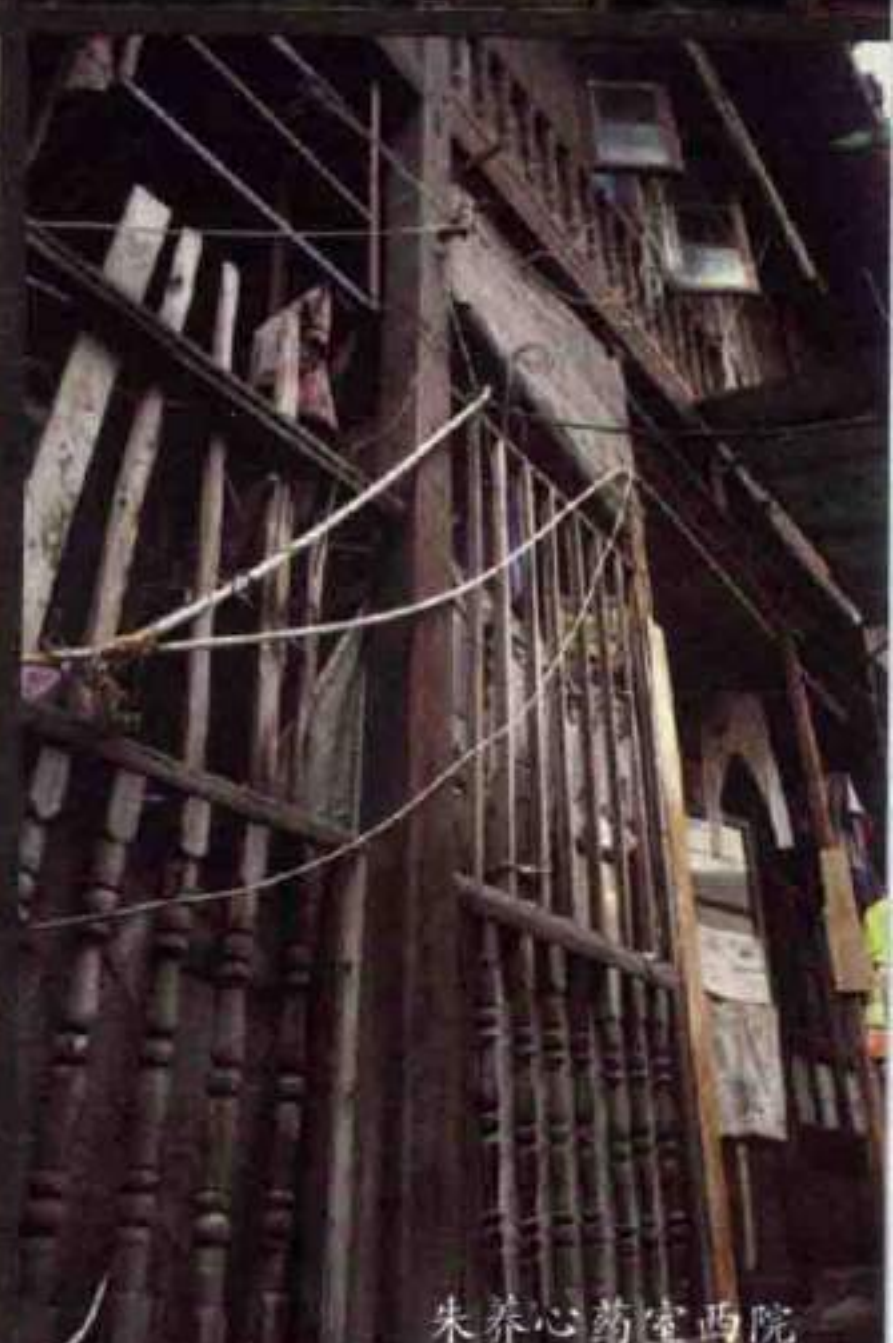
昔日看病的药号



底层架空，以防潮湿之气



朱养心药室东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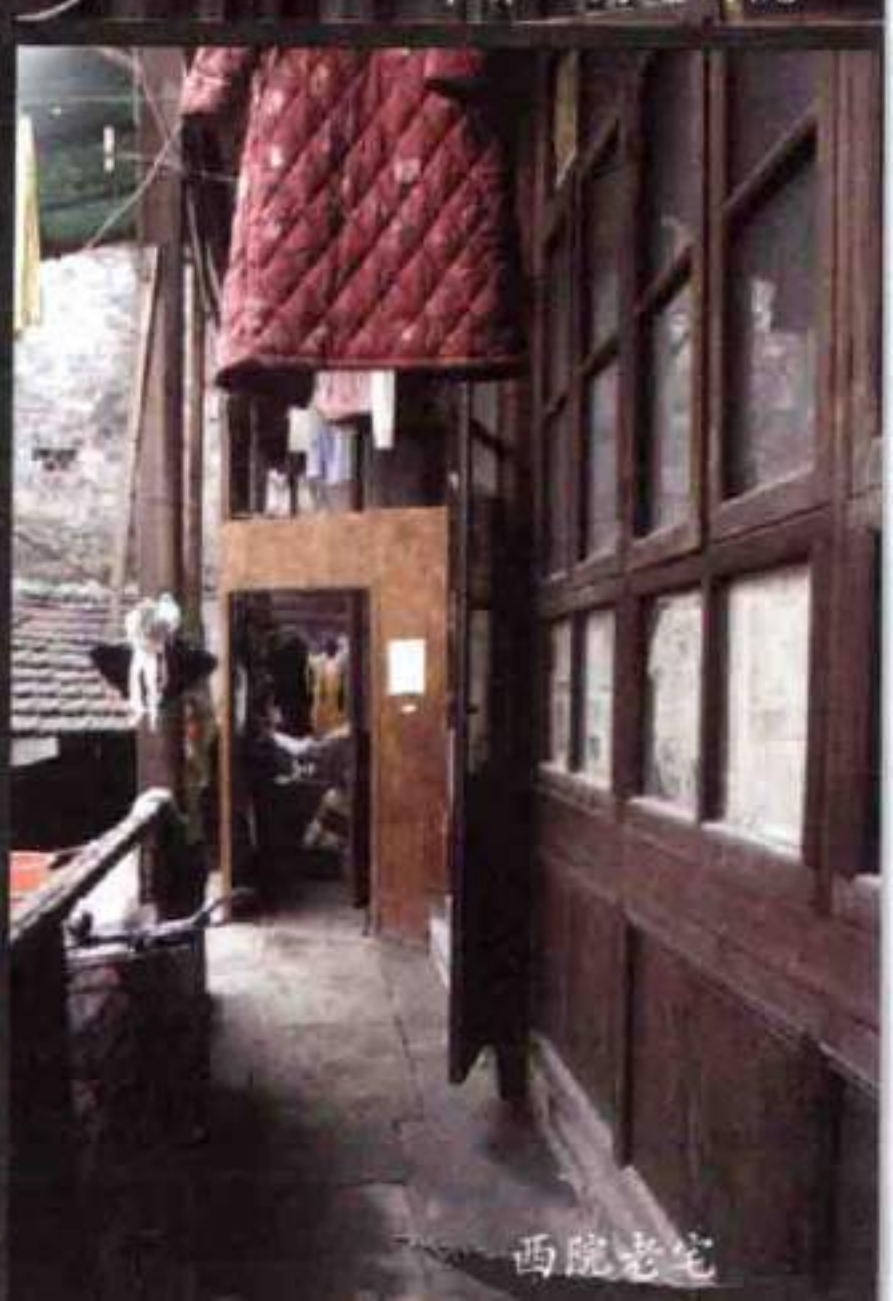
朱养心药室西院



朱养心后人，朱平平先生



朱平平先生的房间



西院老宅



# 其他药店诊所

**种德堂**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47、49号

“六大家”之一，创始人叶谱山原任职于刑部，精于医理，离职后悬牌行医，于1808年在药材集散中心望仙桥购地创建“种德堂”。种德堂由于资金雄厚，开业仅三年，就发展成为闻名浙赣皖闽等省的国药名店。种德堂以精制成胶等高档滋补品而闻名。为制鹿胶，还专门饲养雄鹿两百余只。后因第四代传人叶鸿年经营不善，转由王芑泉等人经营，并于1936年在今址重新开张。解放后，与回春堂一同并入胡庆余堂。

**益元参号** 地址：上城区河坊街159—161号，现为工艺品店

益元参号创办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最早也位于望仙桥，后迁至河坊街。益元参号以售纯野山参闻名于杭城乃至整个杭嘉湖地区，所售野山参绝对货真价实，在坊间口碑极佳，行内更是享誉盛名。当然这些都是说的过去的事了，而非今日。

**保大参号** 地址：上城区大井巷60号

旧时，杭城经营参茸燕窝等名贵滋补品的商号多集中在大井巷与珠宝巷一带，专售人参的保大参号便是其中的一家。保大参号始创于二十世纪初，老板姓孙，在行内颇具知名度。后因战乱而被迫关门歇业。孙家后人至今仍居住在这座老号内。

**裕昌参号** 地址：上城区中山路81、83号 现状：现为金楼

裕昌参号始建于1926年，原为杭城大名鼎鼎的边福茂鞋店所有，1934年开设为裕昌参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改为义源金楼，如今小楼二层石匾上仍镌刻着“义源”二字。

**五洲大药房**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88、90号

五洲大药房是旧时闻名全国的药房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上海中法药房老板黄楚九等人集资创办于1907年。到抗战前夕，已发展成为拥有制药厂7家，分店24家的大型近代制药企业。五洲药房杭州分号开设于1928年，后租赁给两浙商业银行使用。

**华德药房**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184、186号

老楼始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原为万源绸庄老板陈丽生儿子的产业。1941年，叶葆卿租用其中九间半开设华德药房。如今一楼为边福茂鞋店。

**蒋鉴诊所** 地址：东太平巷5号 现为西泠印社

蒋鉴，早年在杭州行医。卢沟桥事变后，请缨前往汉口陆军医院担任伤兵护理工作，被尊称为“伤兵之母”，还荣获了“中国南丁格尔”的称号。后护送伤兵难童三百余人西迁重庆，担任儿童保育院“合江川五院”院长。1940年11月因积劳成疾客死于四川合江。

**寿山堂** 地址：上城区建国中路锅子弄34号

清末民初，江南钱氏女科钱宝灿亲传弟子何九香来到锅子弄一带购地筑屋，开设何式女科，取名“寿山堂”，由于医术高超，很快成为杭城首屈一指的妇科诊所。前些年因扩路建房，寿山堂部分房屋被拆，仅留下这栋建于1935年的三层青砖老楼。

**钟德产科诊所** 地址：上城区打铜巷33号

钟德产科诊所为一栋占地约四百余平方米的二层青砖小楼。老屋建于民国初年，后被“天一堂药店”老板诸葛韵笙购下开设药店，1954年，产科医师胡钟英租下其中六间房屋开办“钟德产科诊所”。如今在其门楣上仍能隐约看见“钟德产科诊所”等字样。

**毛凤翔诊所** 地址：上城区官巷口崔家巷5、6号

1933年，杭城著名医师毛凤翔租下崔家巷俞家老宅部分房屋开设“毛凤翔诊所”。解放后，西医师孙樾云也曾租用两间半创办“孙樾云诊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省立高等医药专科学校买下其中部分房屋作为宿舍，今在其墙脚处还嵌有“省立高医”的界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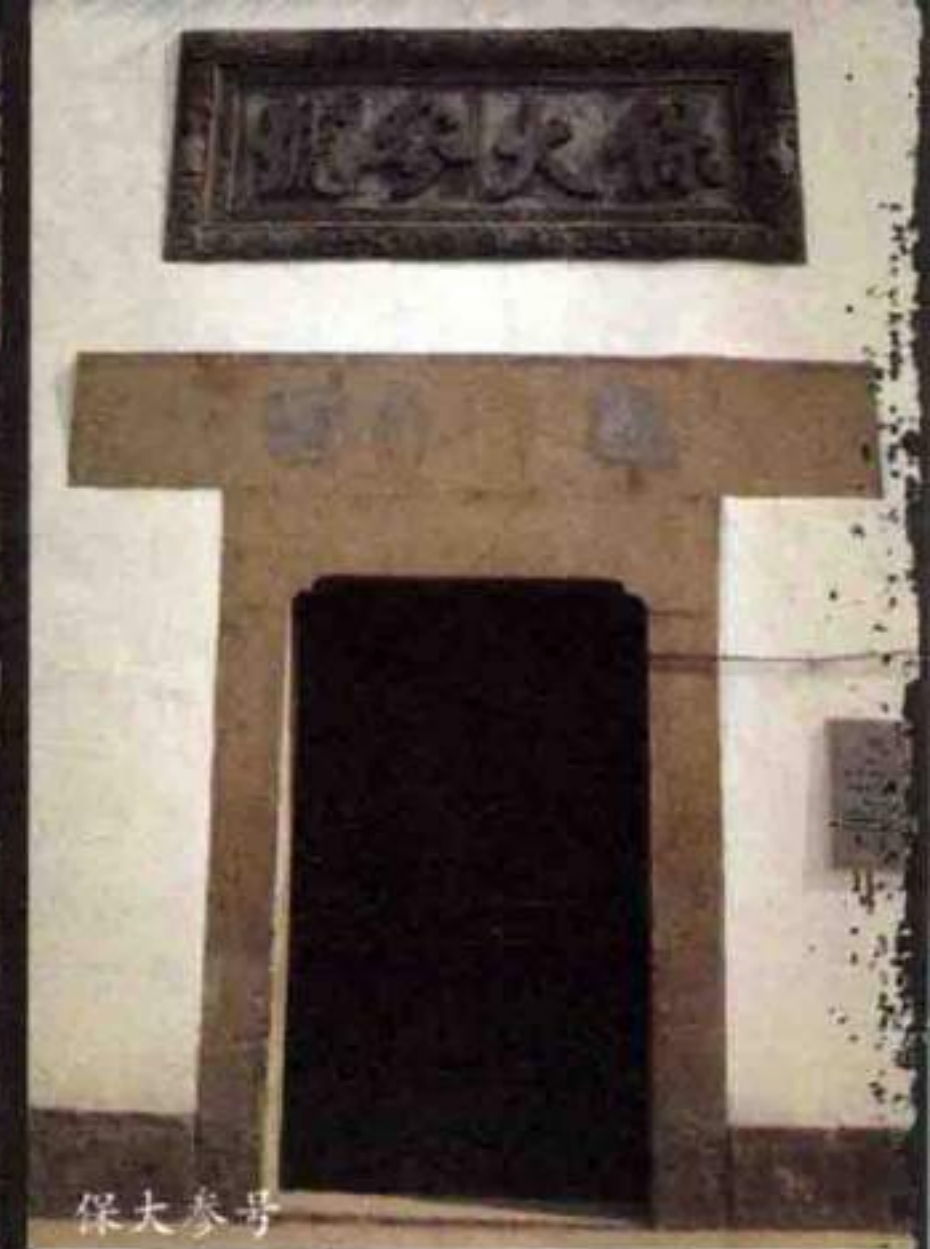




德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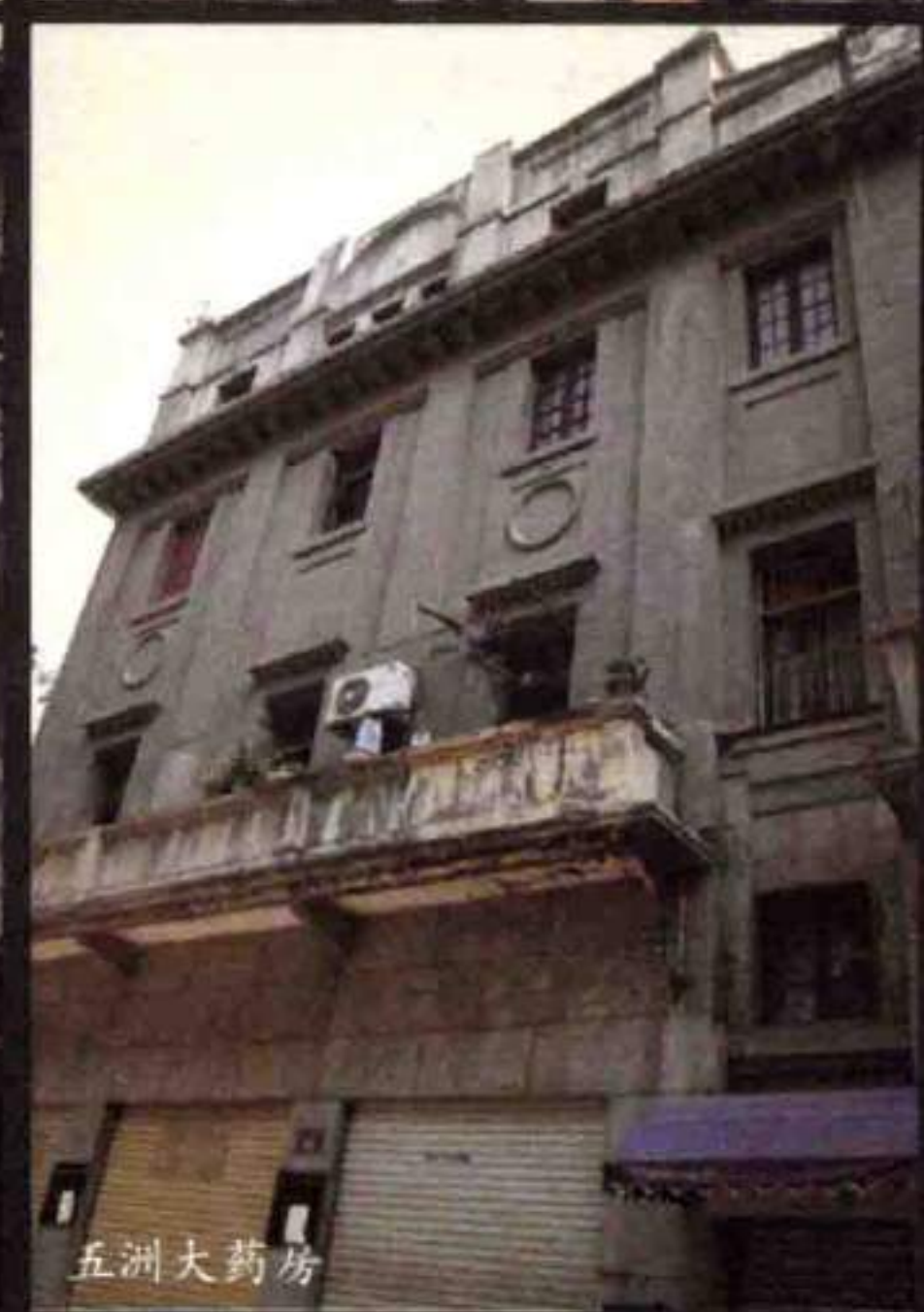
益元参号



保大参号



昌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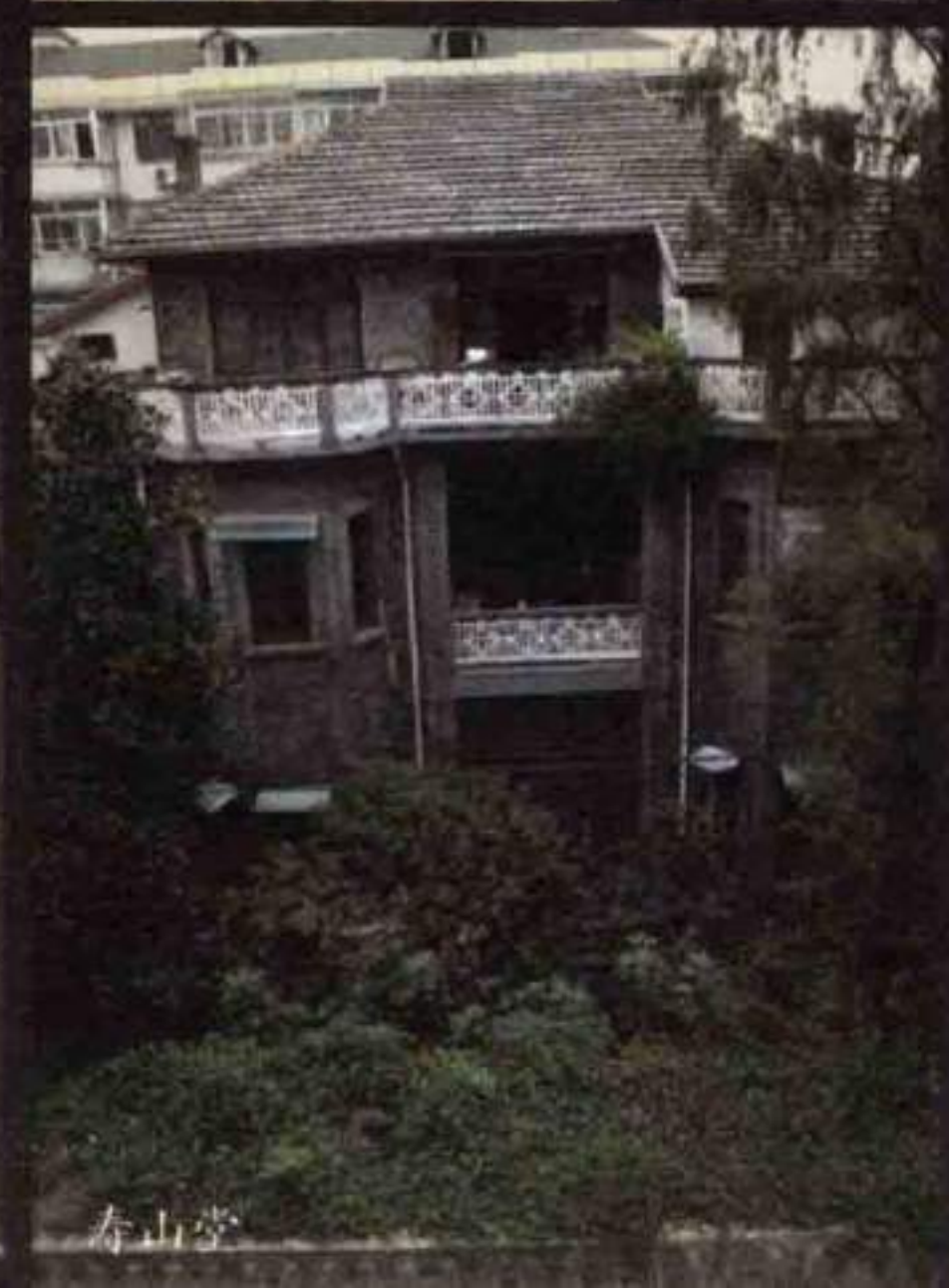
五洲大药房



华德药房



蒋鉴诊所



寿山堂



仲德产科诊所



# 绸庄鞋店

“丝绸之府”，杭州城诸多名号之一，久了，也就淡了。就跟曾经的“东南佛国”一样，你一个灵隐，一个净慈，何以敢称“东南佛国”。但是如沿着西湖群山访上一圈，你会发现，“东南佛国”绝非古人造作。我们今天重修五六座寺庙，就敢号称“打造东南佛国金名片”。而古人没有几百上千所寺庙为基数，不得妄言“佛国”。同样，如果你能沿着中山路寻上一遭，就会发现，“丝绸之府”更非浪得虚名。无从考证的不说，仅保留下来有名有号的大丝绸庄就有五六家之多，如再走进马路两侧的里坊巷陌，问起那些老屋主人曾经的买卖，得到的回答十有八九都是“丝绸生意”。



# 观成堂·杭城丝绸同业公会

地址：下城区直大方伯巷92号浙医一院内 现状：修缮一新

我们暂时离开一下丝号绸庄林立的中山路，按惯例，还是先到城东的机神庙祭拜一番。杭州历史上曾建有上、中、下三座机神庙，其中上机神庙置于官办织染局旁，即今红门局（织染局大门为红色），庙中独尊“服装神”伯余；下机神庙设在艮山门外闸弄口，这一带旧为桑蚕基地，因而主祀“蚕丝神”嫫祖；中机神庙则位于城东的民间机坊区东园巷，这也是杭城规模最大的一处机神庙，殿内不但祀有轩辕、嫫祖、伯余，还供奉着“织机神”褚载。褚载本为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之后，唐末由丝织业最繁盛的扬州迁居杭州，“得机杼之巧，归以教其里人，嗣后杭州所出，为天下冠”。因此褚载在杭州城的地位堪与吴越钱氏、北宋苏轼相媲美。每逢春秋两祭或重大节日，织户丝工都会在机神庙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就连新上任的地方官吏，也必来燃香顶礼一番，以保佑杭城丝业昌盛、物阜民丰。不过上下二机神庙早已不存，中机神庙也因拓建东元巷小学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拆除，仅留下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古碑六通。

除了机神庙，丝绸同业公会也是纺工织户们祭祀祖师爷的地方。在杭州，丝绸业的同业公会有数处之多，虽同为丝绸业，但所代表的阶层和利益也不尽相同。如有绸庄丝号集资建立的同业公会“观成堂”，有下城区机户织工组成的“大经堂”，有郊区机户构成的“云锦堂”，等等。如今旧时的丝绸同业公会多已不存，唯有观成堂仍还保留至今。

观成堂虽说是整个直大方伯巷上最古老的一栋建筑，但经过我们的精心关照后，俨然成了这条街上最耀目的一个物件。如果说日本艺妓的“涂白妆”很迷人，那今天的观成堂同样也很迷人。都这样了，也就不说什么了。发点资料了解一下即可。

宋朝时，机户们为纪念褚载，将其奉为丝绸同业之祖，在城东机坊区忠清巷内立“通圣庙”进行祭祀。明嘉靖年间，丝户们集资在通圣庙旁立绸业同业公会“观成堂”，集会议事。后被毁。清宣统元年，绸业巨贾王达甫、蒋廷桂等人将丁丙（晚清著名丝绸商人、大藏书家）位于直大方伯巷的“不如圃”购下，改筑为绸业会馆。1914年，会馆终于完工，内设武帝殿、观成堂、天意阁、行吾素斋等殿堂，为当时杭城规模最大的一处同业会馆。现仅存面阔五间的观成堂、后厢廊等建筑。







修缮后的观成堂，  
墙是马头墙，

门额窗棂、  
瓦是小青瓦，  
格扇勾栏，

也一一雕刻工丽，  
只可惜有形无韵。

唯这壁满镌舒花卷草的券门花柱，  
尚还残留些许旧时的古风。



# 绸庄丝号·杭城绸庄一览

**万源绸庄**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212号

万源绸庄创建于清末民初，老板陈丽生原为绸庄伙计，后凭借自身努力创办了这家万源绸庄。因经营有方，在竞争激烈的杭州丝绸业闯出一片天地，发展成为杭城规模最大的绸庄之一。万源绸庄前临中山路，背靠光复路，规模庞大，内设厅室、厢房与花园。1998年因拓宽西湖大道，绸庄部分建筑遭拆除，仅留下中山路东侧这栋雕饰华美的四层巴洛克风格老楼，与街对面的凤凰古寺遥相呼应。

**咸章绸庄**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86号

中山中路拓宽之后，丝绸商人高谋三租下刚落成的新式商埠开设咸章绸庄，在当时也算是一间备货齐全的大绸庄。解放后，归杭州土特产公司所有。

**永丰绸布庄**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85号

永丰绸布庄大楼与万隆火腿庄毗邻，修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46年，酈成华、酈成潮购得此处房产开设了永丰绸布庄。公私合营后，绸布庄曾作为杭州中联绸布有限公司第三门市。六十年代起，绸布庄再度改换门庭，成为一间专售干鱼、腊鱼等腌腊食品的鲞铺。如今老绸庄得以重新装修，做起了与丝绸相关的行当——旗袍定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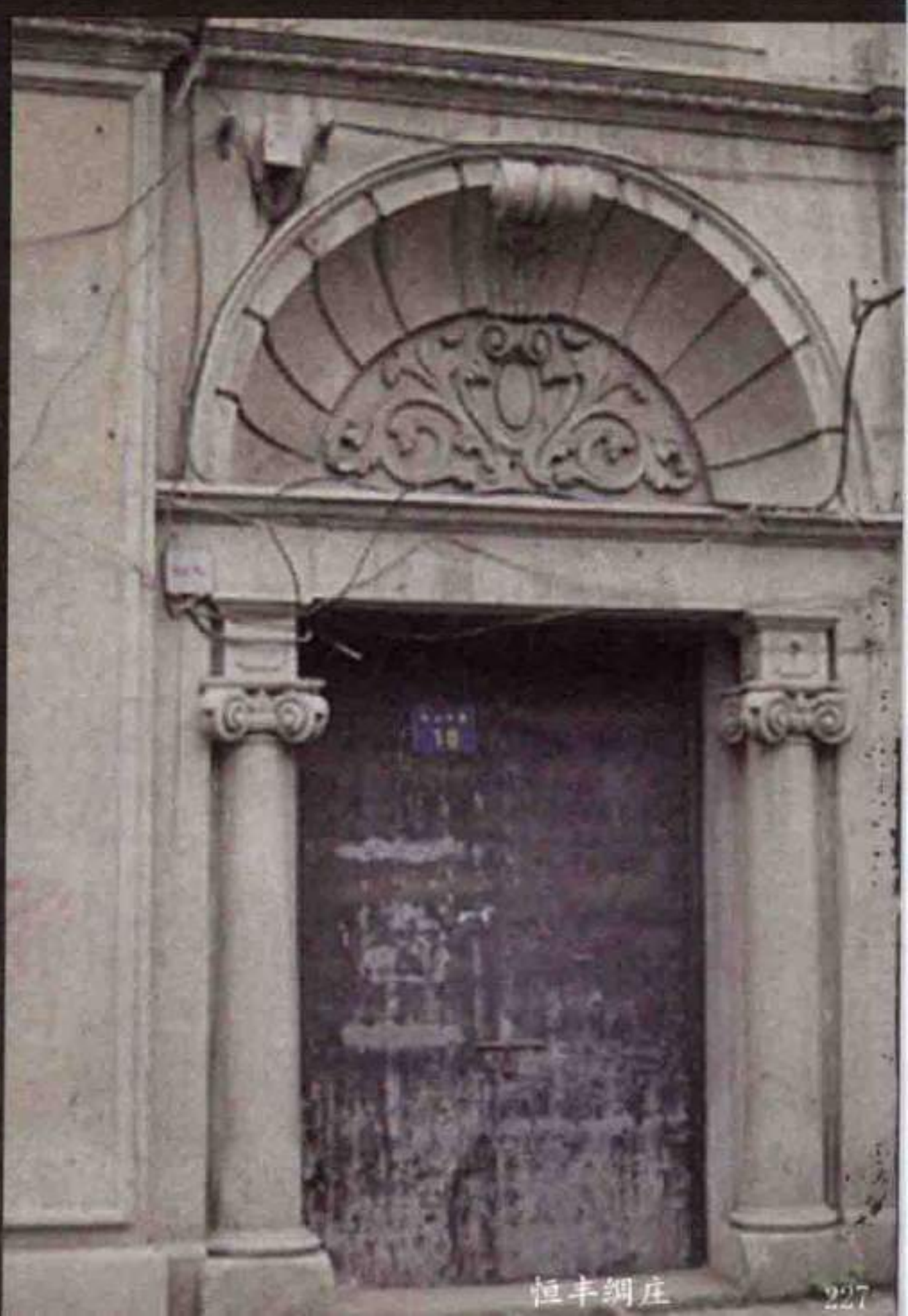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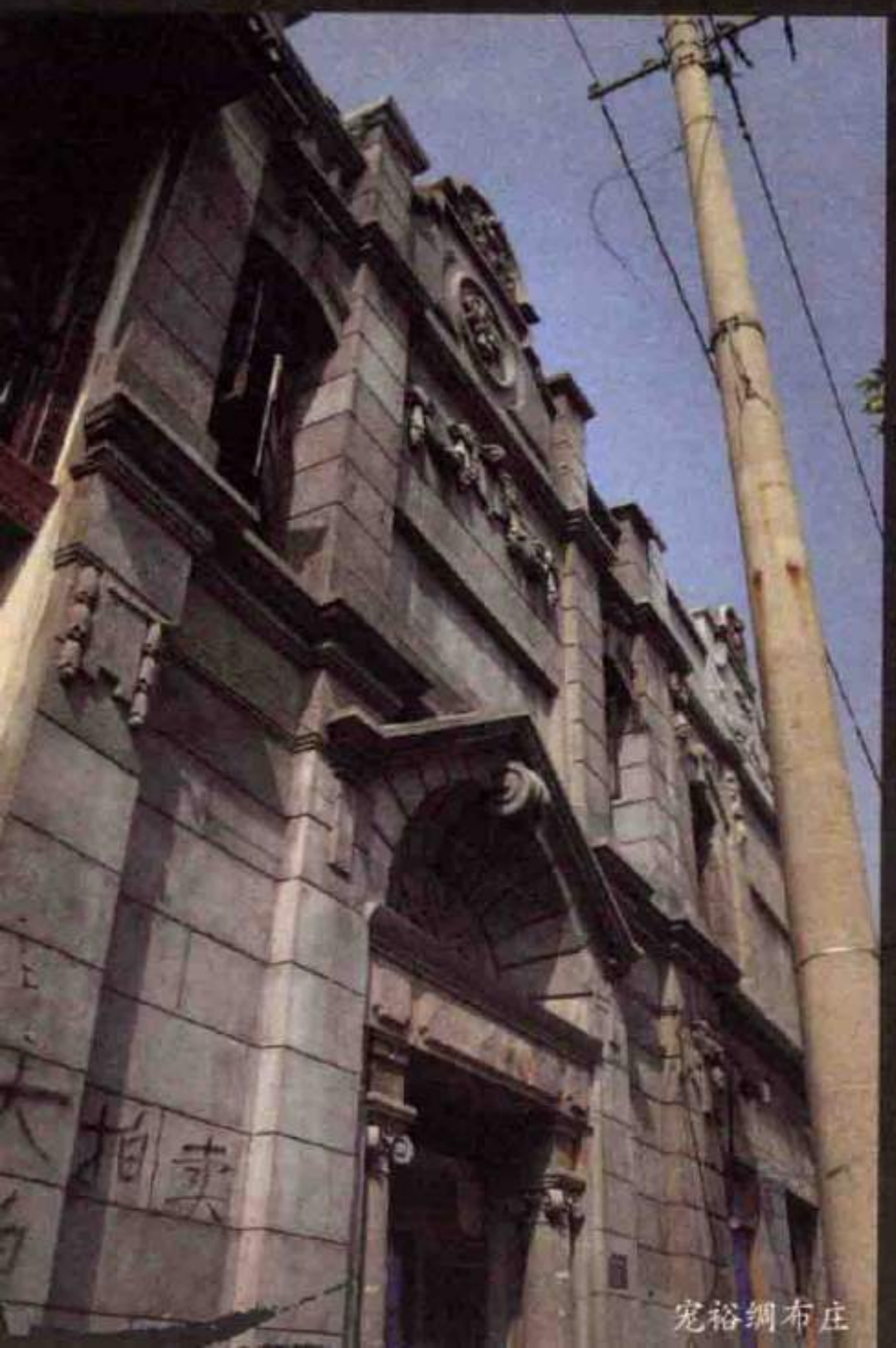
**宠裕绸布庄**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45号

宠裕绸布庄由绸商徐春圃、刘受之等人合资创办于1932年，后由徐春圃之子，曾在浙江省地方银行就职的徐祖荫继承。

**恒丰绸庄**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18、181、20号

恒丰绸庄由清末杭州吴氏家族所创办，最盛时有店员、学徒近四十人，曾为杭州规模最大、备货最齐的绸庄之一。绸庄大楼始建于1924年，占地近两亩，临街建有西式两层商埠，后筑有四栋中式小楼及厢楼披屋等屋舍若干。解放后收归国有，一度作为税务分局、棉纱联营公司以及土产公司所用。







# 边福茂鞋庄·头顶天，脚踏边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比胜庙巷4号 现状：一栋三层的红漆木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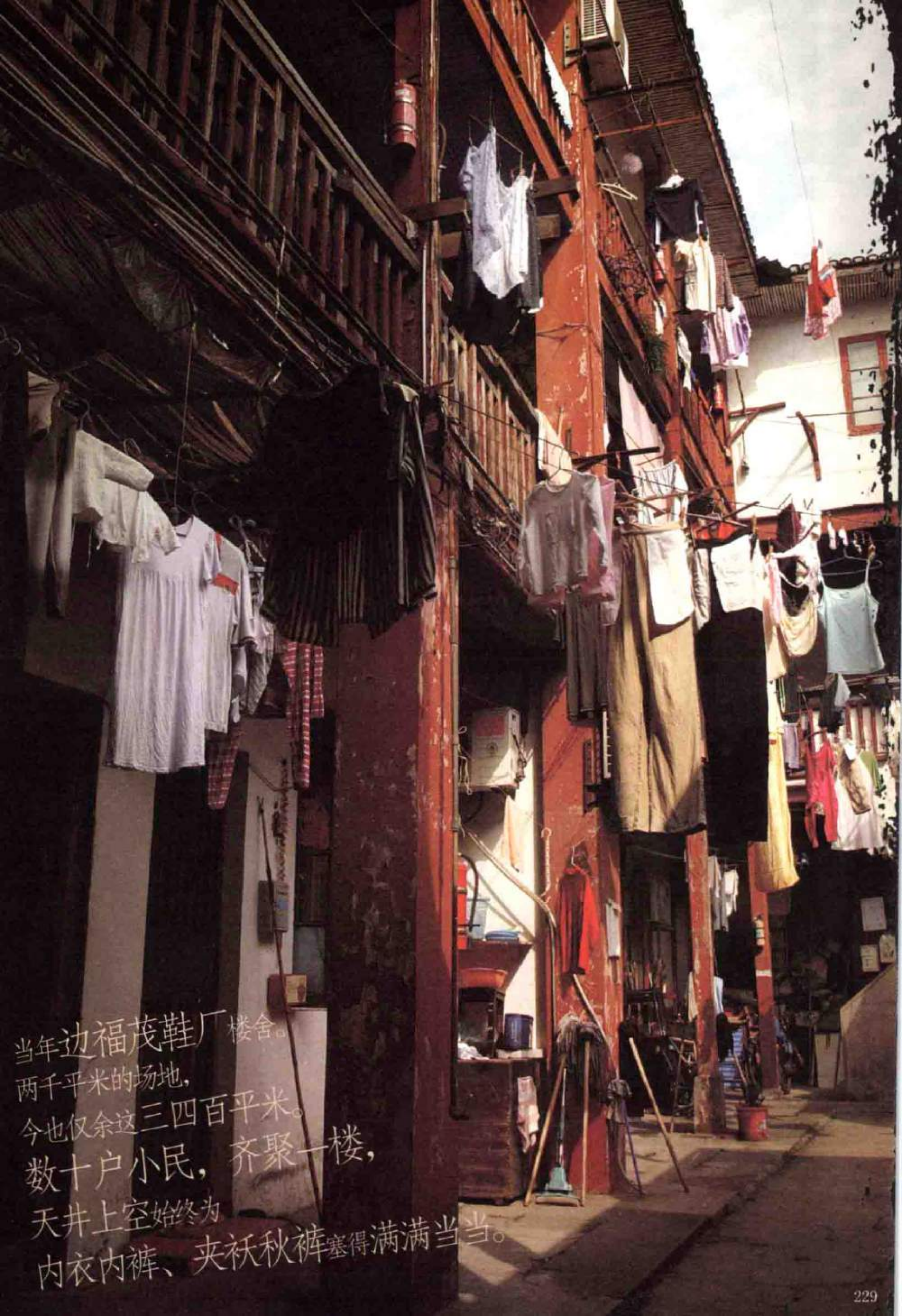
今天的西湖大道旁，有栋平面呈“凹”字形的三层老楼，老楼坐北朝南，乌瓦粉墙，朱柱回廊。楼内住满了住户，天井中也挂满了衣服被褥，活脱脱的《七十二家房客》现场版。老楼的用途原本不是住宿，而是一栋旧式的办公用房，其东家便是当年杭城首屈一指的布鞋老号“边福茂”。

杭州有句老话，“头顶天，脚踏边”。现在听来有些不知所云，但放在过去，几乎是妇孺皆知。这“天”指的是“天章”的帽子，“边”则是“边福茂”的鞋子。话说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边春豪的鞋匠只身由诸暨来到杭城，在长庆街五老巷一茶肆门前摆了个小摊，精制布鞋。边春豪做布鞋与其他鞋匠不同，用料做工样样考究，纳底的布是精布，纳底的线都是上过蜡的苧麻线，鞋帮鞋面更是用缎子或直贡呢、羊毛呢等上好面料精制而成。这种精工细作出来的布鞋挺括平整，舒适耐穿，很快赢得街坊邻里的青睐。稍有积蓄后，边春豪将摊旁的茶馆盘下，开了间“边福茂鞋庄”。经过父子两代人的苦心经营，边福茂很快从众多鞋庄中脱颖而出，在民间享有“鞋面穿旧不走样、鞋底穿破不毛边”的美誉，成为杭城鞋业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人们甚至以穿“边福茂”布鞋为荣（毛泽东、周恩来、梅兰芳、盖叫天等名流都曾在边福茂定制过布鞋），因此也就有了开头那句老话，“头顶天，脚踏边”。

1911年，边福茂鞋庄迁往中山路太平坊，后因皮鞋成为鞋业的主流，又于1921年在羊坝头开了间专营皮鞋的分号。1934年，边福茂在羊坝头购下一片占地约两千平米的房产，本打算作为鞋厂使用，后因要赴上海发展，便将这片屋舍楼宇转租他人。解放后，边氏家族的这份产业迎来新的主人“杭州制茶厂公营股份有限公司”。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里，这片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老厂房因修筑西湖大道的需要，四分之三的屋舍遭拆除，仅留下北边这栋三层的砖木结构老楼。







当年边福茂鞋厂楼舍。  
两千平米的场地，  
今也仅余这三四百平米。  
数十户小民，齐聚一楼，  
天井上空始终为  
内衣内裤、夹袄秋裤塞得满满当当。



# 太昶皮鞋店·杭城首家皮鞋商号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金波桥弄14号 现状：现为居民居住

说起布鞋鞋庄，杭州城里独霸江湖的当数“边福茂”，但论起皮鞋鞋店，则首推“太昶”。两家老号不但分坐杭城布鞋、皮鞋头把交椅，且还在中山路上比邻而居。“边福茂”设庄110号，“太昶”开店112号。

创办于清光绪年间的太昶早年同样也是一间以传统工艺精制布鞋的鞋庄老号。老板张金宝来自绍兴，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正因为他的信仰，使他成为杭州城第一位尝试皮鞋制作生产的商人，获利丰厚。那是戊戌变法后的一天，英国牧师对常来做礼拜的张金宝说道：“如今上海街上穿洋鞋的人越来越多，你不如也改做洋鞋。”张金宝听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于是专程赶赴上海，请回一位皮鞋技师，开始在店中试制皮鞋。不久，杭州第一双自制皮鞋问世，太昶鞋店也成为杭州首家制作新式皮鞋的商号。

太昶的西洋皮鞋面世之初，少有人问津，大家除了好奇多看两眼外，还是习惯于那些软底的圆口布鞋。西洋皮鞋虽被士绅百姓视为异物，但在军校学生们眼里，太昶鞋店的皮鞋却是最为时髦的装扮。当年的杭州城里开有几所新式的军事学堂，学堂仿的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的多是西洋课程。由于较早受西方军事教育的影响，学生们成了最早一批新式穿着的实践者，也成了太昶的首批顾客。后随着新式学堂以及银行、商行、工厂等新兴行业的增多，人们的穿着也越来越新派。太昶的门前，由过去的门可罗雀，发展到后来的门庭若市，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张金宝又赶忙从外地聘来多名制鞋师傅，开始大批量生产皮鞋，店名也改为“太昶皮鞋店”。

太昶皮鞋店所在老楼修建于1928年，原为东西两栋，其中西楼临中山路，东楼临金波桥弄。老楼黑铁大门、拱券长窗、爱奥尼林式圆柱、雕有莲瓣纹的人字形门檐，整个建筑呈现出典型的西洋建筑风格。可惜2006年一场大火将西楼彻底化为灰烬，独存东楼。





杭城旧时的货庄商号倒是存得齐全。  
就连首家开设的皮鞋商号，  
至今仍置于昔日的御街街头，  
新派洋气，  
早年门庭若市，  
今日小民杂居，  
残败破落。



# 美利鑫记鞋庄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217号 现状：新西北人家清真食店

美利鑫鞋庄由皮革商人陈芳洲与顾永灿、张颂椒等人合资创办于1918年。鞋庄选址羊坝头，北与凤凰古寺毗邻，东与杭城首屈一指的万源绸庄隔街相望。老号如今虽因一楼食店装修而旧貌全无，但二楼山墙外壁上镌有“美利”二字的石额、卷叶纹的浮雕、雕镂精致细腻的球状饰物等各种雕饰足以显示出美利鑫曾经的华美。而这栋集阴刻、浮雕、透雕等多种雕刻手法于一身的民国老楼，在西洋建筑林立的中山路上也显得弥足珍贵。

# 华云利鞋店

地址：中山中路9498号 现状：现为服装店和厨房用品店

与那些石米批荡、通柱回廊的新派商埠不同，华云利鞋店是栋老式的传统商铺。老铺建于1911年，其前临中山路，后抵光复路。1926年拓建中山路时，老屋临街商铺得以重建。1947年，鞋商金仕孝购得此处老铺，开设了“华云利鞋店”。老铺右墙根处嵌一石碑，上刻“公墙”二字，下书“左右两姓计门面八间……”。鞋店后收归国家，先后开办有惠罗皮鞋店、香港皮鞋店、太平坊烟什百货店等，现分别作为厨房用品店和经营服装的小店。





# 茶庄食栈

或许是造物主过于眷顾这座美丽的城市，不但将峰峦环抱的西子湖赠与城里的百姓，让他们能世世代代沐浴在这诗情画意之中，同时还将这灵山秀水所滋养出来的茶中极品献给这里的人们，让他们在享用人间珍茗的同时也拥有了无尽的财富。在杭州，“西湖龙井”无疑是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销售西湖龙井的商店小贩也比比皆是，但能叫人买得放心的似乎寥寥无几。旧时的杭州城也是茶号、茶庄、茶摊林立，最盛时多达五百余家，不过那时的茶号，个顶个的货真价实，翁隆盛、汪裕泰、方正大、吴恒有、茂记、德兴祥、吴元大等都是当年首屈一指的大茶号。



# 金钗袋巷

## 茶行货号林立的南宋茶街

地址：江干区金钗袋巷，北与建国南路相接 现状：民居建筑群

金钗袋巷，杭州城东一条老街的名字。初闻此名，总会将其与千娇百媚的红粉俏佳人联系在一起。然而老街形成至今的千百年间，这里既无夜夜笙歌的朱楼画榭，也无寂寞深闺的侯门绣户，沿街鳞次相接的多是茶行货号，出入其间的也是清一色的茶商贩夫，是条因茶而兴，因茶而盛，最后也因茶行的相继倒闭而走向衰落的千年茶肆。

金钗袋巷地处城东望江路南，如今看来，这一地段并不算繁华，但在八百年前的南宋，这里可是外接水陆要津，内通皇宫大内的繁华之肆。老巷古称“保安巷”，其南起临安东门保安门，北抵新开门，东与贴沙河相邻，西与皇亲府第林立的居住区相接，如此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自然成为赵宋王朝贸易往来之所，朝廷专管货物交易的“榷货务”以及专为宫廷采办物品的“宫市”皆设置于此，其中最大宗的商品便是南方所盛产的茶叶。

早在汉朝，朝廷将米、盐等事关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实行专卖，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唐朝时，饮茶之风逐渐盛行，朝廷又将茶叶纳入专卖范围，并在杭州等茶叶主产区设立了“榷货务”这一专卖机构，“以九路之漕，自达于淮，去则货茶，回则转盐”。

宋代是历史上茶饮活动最为活跃的时代，临安城里茶肆星罗棋布，茶饮买卖昼夜不绝，民间“斗茶”、“分茶”之风盛行。茶叶所带来的巨额利润成为朝廷又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于是，赵宋王朝在茶叶主产区设立了六个榷货务、十三个山场，规定茶农所采茶叶不得私自出售，茶叶一律由山场收购，再集中至榷货务实行专卖，最后统一批发给各地茶号。







榷货务内设“杂买务”，唐时称为“宫市”，一个专为宫廷购买货物的官署。据《梦粱录》记载：“凡宫禁月料，朝省纸札，文思制造（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的官署），和剂修合（和剂局，掌配制药的官署），封桩所积（封桩库，储存收缴或节余物品的仓库），编估以时其直，打套以籍其数，而就售焉。”由于杂买务所购物品均为宫中所用，尤其是宫中女眷使用的胭脂香粉、金银珠玉、锦衣玉帛等皆为纤巧之物，因此在包装上极为讲究，多以镶金错银的精美丝袋装盛，故而留下了“金钗袋巷”这一美名，原本的“保安巷”倒逐渐被人所淡忘。

南宋覆灭后，位于金钗袋巷的“榷货务”与“杂买务”随之被撤除，奇珍广聚的金钗袋巷从此成为专售茶货的茶市。安徽、江西及本省茶区的茶叶经钱塘江源源不断运抵金钗袋巷，交易后再经贴沙河、京杭运河一路北上。据说过去茶市最盛时由金钗袋巷一直延绵至候潮门一带，沿途茶商云集，茶庄林立。在金钗袋巷做茶叶生意的多为安徽茶商，直至今日，老巷尽头仍留有一处颇具规模的百年茶叶老号“源丰祥茶号”，其老板正是来自安徽的茶商。老街上的人们祖祖辈辈与茶叶打着交道，然而日本人的到来却彻底改变了老街上的一切。先是北上的茶路被阻，后茶叶滞销，茶价暴跌，许多茶行因无法经营而相继歇业。日本人进城后，江干一带惨遭日军蹂躏，延续千年的茶市最终走向消亡。

时至今日，金钗袋巷依旧还是那些乌瓦粉墙的老屋，老屋内的格扇窗棂依然还是那般精致纤巧，只是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岁月所留下的沧桑蚀痕。墙根处的两眼古井在老街上已有些时日，那些大大小小的茶庄茶号无不以此水制茶、烹茶，所泡香茗汤色明亮透彻，清香四溢。如今这里已是物是人非，街上再无制茶的茶号，井中也无可沏茶之水。已失去饮用功能的古井却没有因此而废弃，附近的婶子阿婆们常结伴来到井边，洗衣服拉家常，说说笑笑，倒成为今日都市中一道难得的景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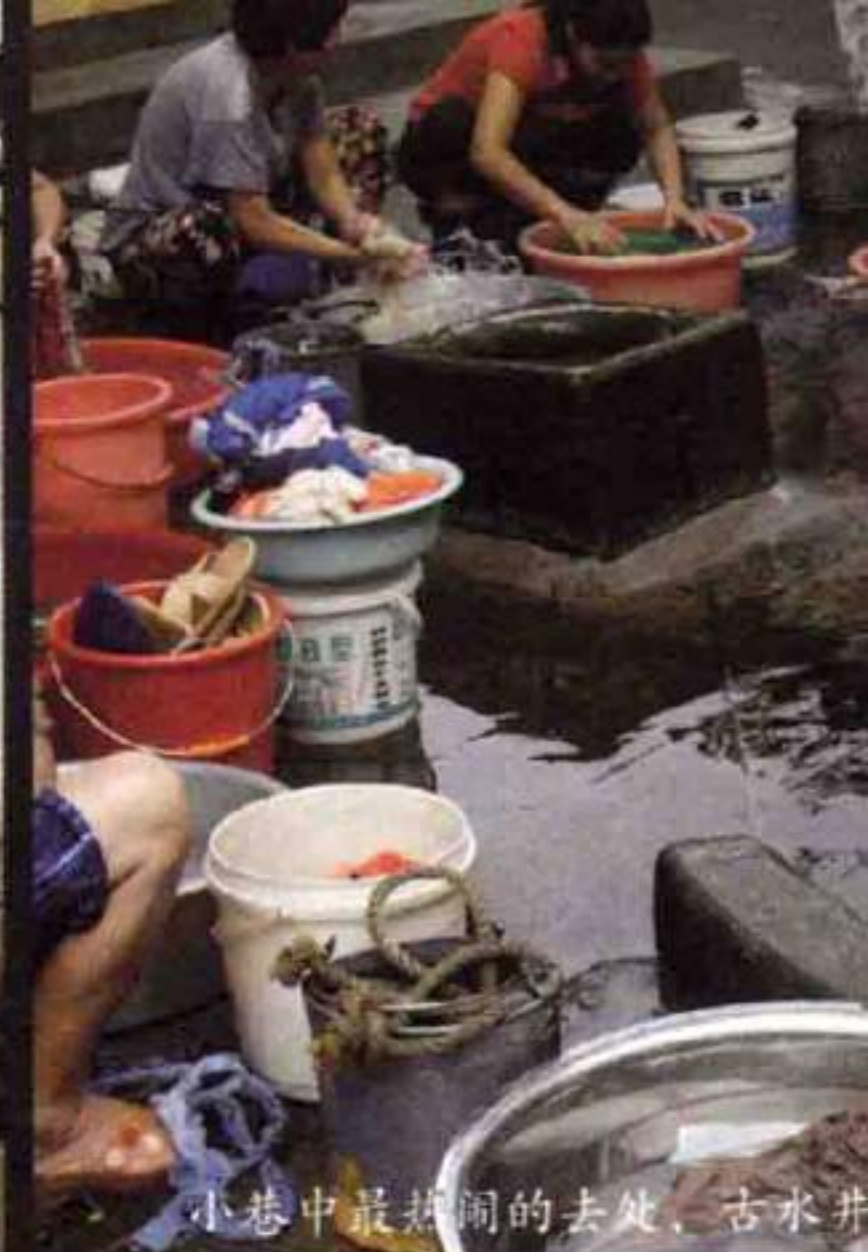




金钗袋巷



金钗袋巷29号



小巷中最热闹的去处，古水井



金钗袋巷老宅



金钗袋巷29号



斑驳的土砾老墙



仍在使用的陶井



金钗袋巷



源丰祥茶号



# 翁隆盛茶号·天字第一茶号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62号 现状：现为典当行


清河坊四拐角，几乎清一色的“杭城第一”，孔凤春、张允升、宓大昌、方裕和等都是昔日所在行业的龙头老大。但说来说去，这些名店都不外乎享誉杭城，扬名于江南，而老号组团中的“翁隆盛”则大不一样，它不但是杭州城里首屈一指的大茶号，还被当朝天子亲笔御书为“天字第一茶号”，据说这“天下第一名茶”也出自此号。

我们今天所喝龙井茶外形扁平，色泽绿翠，可早在三百年前，西湖龙井仍沿袭传统的制作工艺，经发酵后压制成茶砖茶饼。这种制茶方法虽说便于存储运输，但不方便饮用，对茶叶本身的功效也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杭州茶商中有对来自海宁的陈氏夫妇，夫妇二人原为大户家中的少爷婢女，但因相恋而被逐出家门，流落杭州以制茶为生。陈氏夫妇出身书香世家（妻子翁氏原也为大户人家小姐，由于家道中落，才被卖入陈家为婢），对品茗制茶颇有研究，他们在制茶过程中希望找到一种新的制茶工艺，既能保持茶叶的清香口感，又能让茶叶本身功效不至于在制茶过程中损失太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陈氏夫妇生有一子，随母姓翁名耀庭。翁耀庭聪慧好学，从小就跟着父母一道学习制茶工艺，继承家业后更是潜心研习，对传统工艺进行改良创新。经过无数次尝试后，终于雍正三年（1725年）研制出一种不需要压制成饼的龙井散茶。这种经过精心采摘、筛选、翻炒的茶叶外形扁平俊秀，色泽绿翠，冲泡后汤色杏绿清冽，滋味甘醇。四年后，翁耀庭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茶园产地，将龙井茶分为狮、龙、云、虎四个字号，并正式创立“翁隆盛茶号”。由于所制龙井茶色、香、味、形俱佳，一经面市就顾客盈门，从此闻名于市。

翁隆盛茶号创立22年后，乾隆皇帝第一次下江南，就曾亲临翁隆盛茶号，在观看了炒茶制茶经过后，对龙井茶赞不绝口，随即御书“翁隆盛茶号”、“天字第一茶号”两块匾额赐与翁隆盛。后每次南巡杭州，乾隆也必亲临茶号。有了当朝天子的赞誉，翁隆盛从此名扬天下，所制龙井茶不但远销港澳、南洋等地，还坐着远洋货轮抵达大洋彼岸的欧美等国。1912年，翁隆盛龙井远渡重洋，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为中国获得万国博览会上的首枚金牌。

翁隆盛茶号自创立之初，就位于城北梅登高桥一带，历时百余年，直到太平天国后，才迁往杭州著名茶叶市集望仙桥一带，后迁至繁华的清河坊四拐角。1925年岁末，一场大火焚毁了四拐角多家店铺，此时正逢政府拓建中山路，翁隆盛便与宓大昌、方裕和等老号共同在四拐角修筑了一排高大气派的西洋式商埠，并将新注册的“狮球”商标雕饰于茶号门楣上。同所有百年老号一样，曾喧赫一时的翁隆盛茶号经历十余年战乱后元气大伤，随后而来的风暴更是彻底将这个靠绝佳品质和信誉延续三百年的“天字第一茶号”化为了乌有。





方裕和南货店旁的  
这栋三层西式商埠，  
即是被乾隆爷誉为  
“天字第一茶号”的翁隆盛茶号。  
天字第一号几经折腾，成了今天的典当行。  
那誉满全球的西湖龙井  
也成了整个杭州城，  
人们最不敢下手购买的货品。

服务范围  
质押贷款 委托拍卖



# 万隆火腿庄·腌腊上品推万隆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79号 现状：仍为万隆火腿庄

浙间自古乃繁华之地，物产丰饶，美味珍馐举不胜数。西湖的醋鱼、宁波的汤圆、绍兴的黄酒、湖州的酱羊肉、嘉兴的粽子，以及在节日年关挂满各大百货庄南货店的皮色亮黄、香味浓郁的金华火腿等都是有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传统美食。金华火腿为浙间最著名的土特产之一，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制作历史。话说当年老将军宗泽行军途经家乡义乌，乡人们闻讯后纷纷将家中珍藏的咸猪腿送到宗泽军中，犒劳抗金将士。回京后，宗泽将家乡土产咸猪腿献与高宗品尝。高宗尝后，感觉滋味香浓，连连称赞，还为它取了个形象的名字，“火腿”。宗泽也被后人尊为火腿业的祖师爷。

清河坊四拐角处有栋保存尤为完好的三层西洋小楼，露台门廊，石墙山花，就连大门上的匾额仍还保留着旧时的字号“万隆”。“万隆”，全称“万隆火腿庄”，当年杭城专售腌肉咸鱼、香肠火腿等腌腊制品的百年老号，杭城腌腊业的头一家，坊间也流传着“腌腊上品推万隆”的老话。万隆火腿庄由来自宁波的陈姓商人创办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始称“万隆腿栈”。金华火腿皆取自金华东阳、义乌两地的名猪“两头乌”。这种猪生得很是特别，两头黑，中间白，故得此名。两头乌虽说生得奇怪，但皮薄骨细，肉质鲜嫩，是腌制火腿的绝佳原料。万隆火腿庄所售火腿都来自义乌、东阳，尤以东阳上蒋村所制“雪舫蒋腿”为主，蒋腿每只重约七斤，精多肥少、腿心丰满、形如琵琶，是金华火腿中的上品，过去还年年贡与朝廷享用。无论平日还是年关佳节，万隆火腿庄总是每日宾客盈门，买卖不绝。当年鲁迅先生任教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就时常光顾万隆火腿庄，即使定居上海之后，也还经常托人到万隆购买火腿。





萬隆



# 九芝斋·苏式糕点，茶食老号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230号 现状：整修之中

杭州近邻苏州，自古为江南一大繁华都会。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中国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千百年来，历代文人雅士对姑苏城题咏吟唱的同时，也对其精巧可口的苏式糕点赞叹不已。苏式糕点因精工细作、滋味纯正而独树一帜，有“南点”之美誉，早在两宋时就已成为我国糕点行的主要帮式之一。明清两朝，苏式糕点天下闻名，不但姑苏城内遍布精制茶食糖果的食店作坊，许多技艺精湛的手艺人也纷纷走出姑苏城，凭借那份祖传的手艺在异乡扎下根来，成为当地享有盛名的食品老号。

旧时的杭州城有五家老少咸知，闻名于市的糕点糖果店，民间俗称“三斋二和”，即九芝斋、采芝斋、颐香斋、叶受和、五味和。而这“三斋二和”皆来自苏州，或为苏州茶食老号的分店，或为苏州茶食商人所创办。世事沧桑之后，几间老号纷纷更换了门庭，其旧址至今尚存的唯有中山路上的“九芝斋”。

九芝斋为稻香春茶食店老板唐达壮出资创办，店址初在羊坝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中山路的拓宽，九芝斋也临街建起了两栋三层的西式商埠大楼。九芝斋在店内设有手工糕点工场，自产自销。点心主要分苏式糖果糕点、苏式蜜饯两大类。所制糕点用料讲究，花料、果仁、果肉等配料的产地、品种以及配比都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九芝斋还根据时令推出不同的花色品种，有“春饼夏糕、秋酥冬糖”之分。如春季的酒酿饼、雪饼等；夏季的薄荷糕、绿豆糕、小方糕等；秋季的如意酥、菊花酥、巧酥、酥皮月饼等；冬季的芝麻酥糖、荤油米花糖等诸多产品。苏式蜜饯以新鲜果蔬为原料，精工细作，很好地保持了原果本色及风味，色、香、味俱佳。九芝斋所供应的各式新鲜糕点蜜饯深受杭城百姓喜爱，店内始终是门庭若市、人头攒动。

九芝斋老楼在数年前曾进行了一次整修，其实也就是在原有建筑物上涂上一层他们认为很好看的涂料。随着中山中路的全面改造，九芝斋又迎来一次大规模整修，和上次一样，也就是再抹一层涂料而已。然而就在一楼商铺店招牌灯箱刚被拆除，脚手架尚未入场之时，我们有幸一睹了九芝斋老楼被尘封许久的旧貌。水泥抹面的墙体在时隔八十年之后，除了人为的破坏，毫无自然的损痕，依旧呈现出曾经的天然本色。如此色泽、质地与做工，我们确实想不出来今人有何理由，再劳神费力地往老楼上抹上一层既廉价又丑陋的粉色涂料。





我们幸在老店招牌被拆除，  
新招牌尚未安装之时，  
一睹了九芝斋老楼被尘封许久的旧貌。  
自然的色泽、严谨的做工，  
我们确实想不明白，  
今人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劳民伤财，  
往老楼上抹上一层既廉价又丑陋的粉色涂料。





## 馥香斋茶食店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70号，紧临张允昇线帽百货庄      现状：现为麦当劳

“馥香斋”，一个味觉、嗅觉、视觉、听觉都能带来香甜美味享受的名字（“馥”字为“天”字的古体）。据一些老杭州回忆说，馥香斋是民国期间极负盛名的茶食老店，茶食品种繁多，口味极佳，尤以各式糕点最为出名。店内除常年供应状元糕、方糕、粉糕、马蹄糕等各种糕品外，还会随季节时令推出薄荷糕、重阳糕、栗糕、猪油糕、年糕等滋味浓郁的美味甜点。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号仍十分风光，专程赶来买糕点的市民络绎不绝。





## 东禄茶食店

地址：上城区河坊街152、154号      现状：现为天福茗茶

河坊街中段有栋三层砖混结构的西式小楼，这在传统商铺林立的河坊街上还颇为引人注目。老楼顶部的女儿墙上装饰有精美的卷草花纹，中间塑以老楼的修建年代“1932”。河坊街这片老宅原为汤吉人的产业，临街为商铺，内为中式楼屋和平屋，约建于清光绪年间。1923年，茶食商人姚宣章将此地租赁下来，开设了东禄茶食店，专售各式甜品糕点、糖果蜜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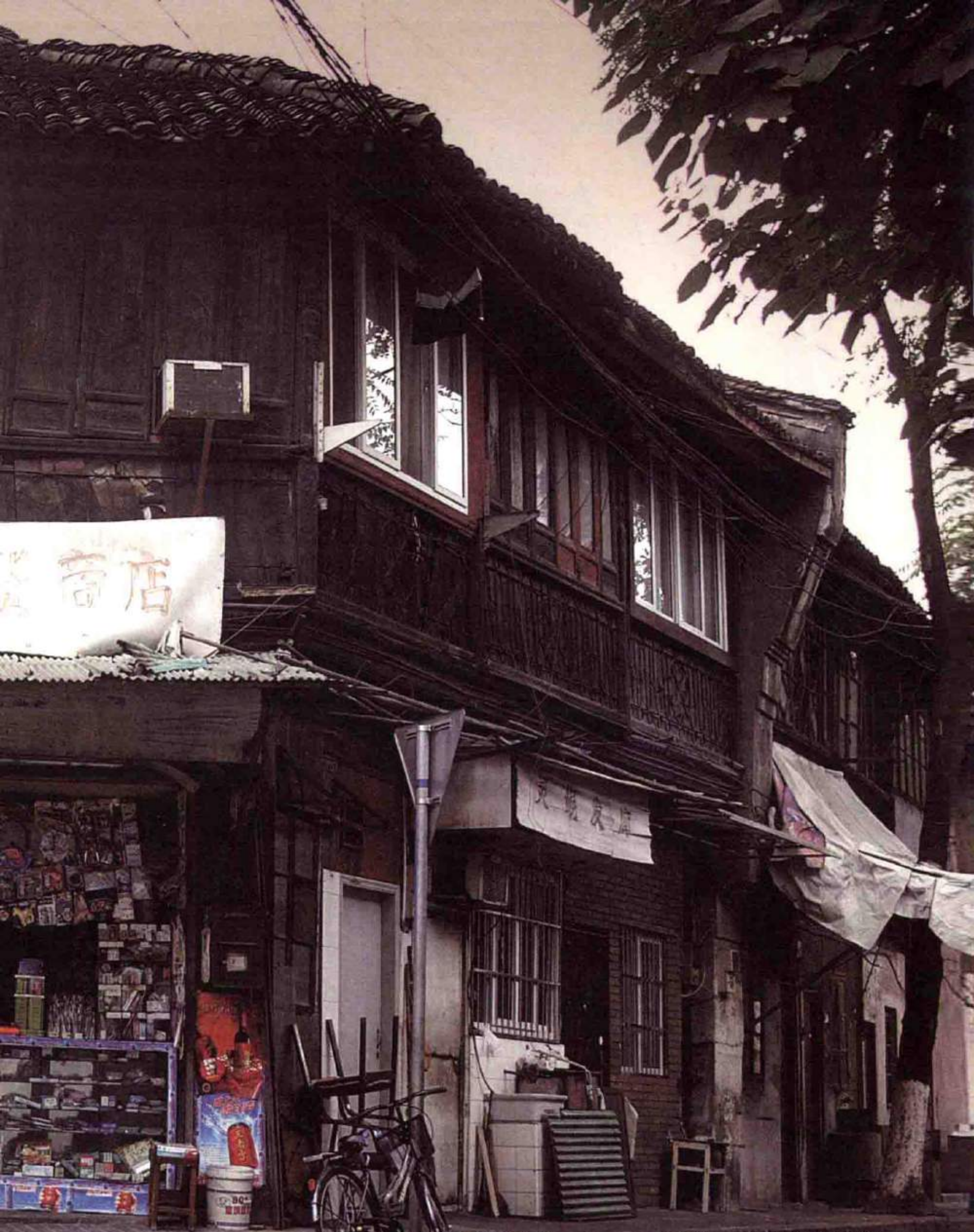




# 建国南路 因木器业而兴的板儿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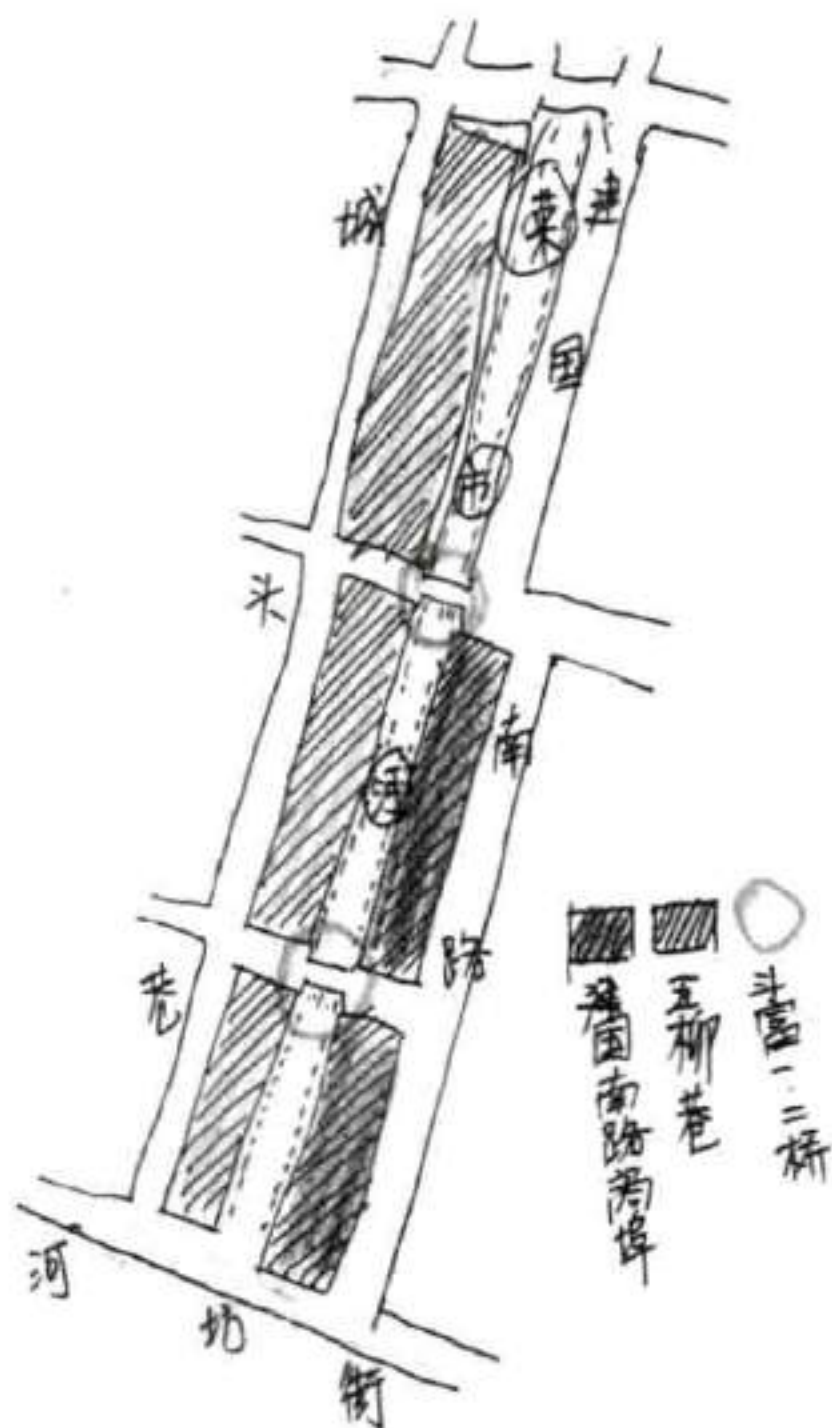
地址：上城区建国南路南段 现状：仍保持着清末民初风韵的古老街肆





建国路是杭州城东一条贯穿南北的通衢大道。大道以清泰街、庆春路为界在地域上分为南、中、北三段，同时又以斗富三桥为界分为新、旧两段。斗富三桥以北的建国路笔直宽敞，沿街高楼林立，而斗富三桥以南的建国路却是另一番光景，狭窄陈旧的街道，低矮密集的老屋，就连街上的街坊四邻都似乎还保持着旧时的生活方式。





这段刻意保留下来的老街位于建国南路的南段，河坊街与斗富三桥之间，是杭城较为古老的街道之一。赵宋王朝定都临安之前，这里还是东城垣外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野荡，后因高宗赵构喜山水园林之胜，孝宗便于城东广筑宫苑御园，栽花艺树，垒石疏池，使这片荒野之地瞬间成为揽皇家气韵的风水宝地。元末明初，张士诚改筑杭州城，城垣东拓三里，东河一带皆被纳入城垣之内，昔日南宋御园或更或废，渐成街巷。此街因近御园中的“百花池”而得名“百花池上巷”，后讹传为“白花蛇散巷”。明时的百花池上巷借水运之利，逐渐形成竹木集散地，大批木作师傅也纷至沓来，比邻而居，聚而成市，箍桶制器声终日不绝。小到蒸笼、马桶，大到圈椅、衣橱、雕花大床，所制器具箱笼一应俱全，日常所需无所不包。久而久之，这充满诗意的“百花池上巷”又多了一个让买家匠人们喊着上口的名字“板儿巷”。清朝时，板儿巷分为上、中、下三段，这一称谓一直延续到民国，抗战胜利后，板儿巷才与石牌楼、小粉墙、金铜桥、普安街、东街等数条老街合称为“建国路”。

如今，古老的建国南路南段与五柳巷、西河下一带暂时被整体保存了下来，作为城市记忆的一道风景，但荒废颓毁的老屋日趋破败，旧城改造的步伐也渐渐临近，老街的历史还能延续多久，或许谁也说不清楚。

**张宅**      地址：建国南路125号

张宅建于清末，为一处前后三进的传统民居院落，保存较好，额枋、挂落等建筑构件上均装饰有精美的雕花纹样。老宅主人张铺翔，原为民国时期浙江省建设厅书记。

**杨宅**      地址：建国南路147号

杨宅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县长杨克绳（其叔父为浙江省督军杨善德）府邸。1400平方米的大宅子高墙环绕，前后两个花园，门厅、正厅、左右厢房、回廊均保存较好，是建国南路一带少有的中西合璧式花园别墅。

**老商铺**      地址：建国南路与斗富二桥的交会处

建国南路上除了高官富户的深宅大院外，更多的还是前店后坊的传统商埠建筑，其中保存较好的当数建国南路与斗富二桥交会处的商业建筑群。老街上的商埠多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各户之间以封火墙相隔，一楼为临街铺面，二楼略微外挑形成窄廊。随着城市的变迁，老街的商业地位也渐为新兴商街所取代，繁华散尽。曾经宾客盈门的店铺大多被砖墙封堵，改为民房，唯有老街拐角处的“建南百杂货商店”仍还延续着老街旧时的遗韵。

老街毗邻东河，在这段并不算太长的河道上却横跨三座名字怪异的石桥，由南至北分别为斗富一桥、斗富二桥、斗富三桥。据记载，三桥在宋时就已有之，分别为通利桥、米市桥、五柳园桥，不知何时更名为这斗富一、二、三桥，后“斗富”讹为“豆腐”，直至今日。





建国南路拐角老铺



朱宅墙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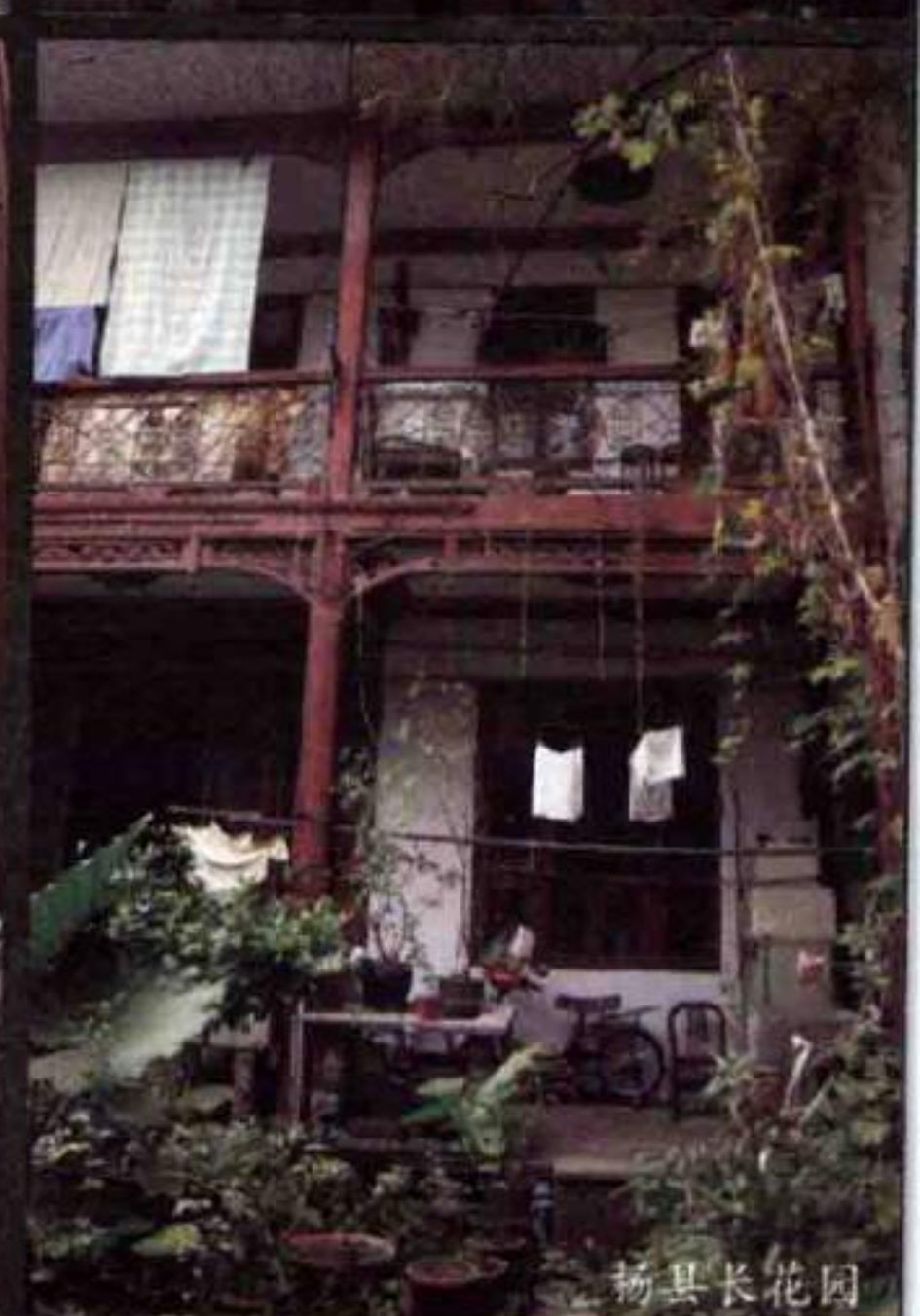
建国南路老宅



旧时杨克绳县长的花园别墅



杨宅回廊



杨县长花园



杨家老宅



斗富二桥桥头的老铺



张家老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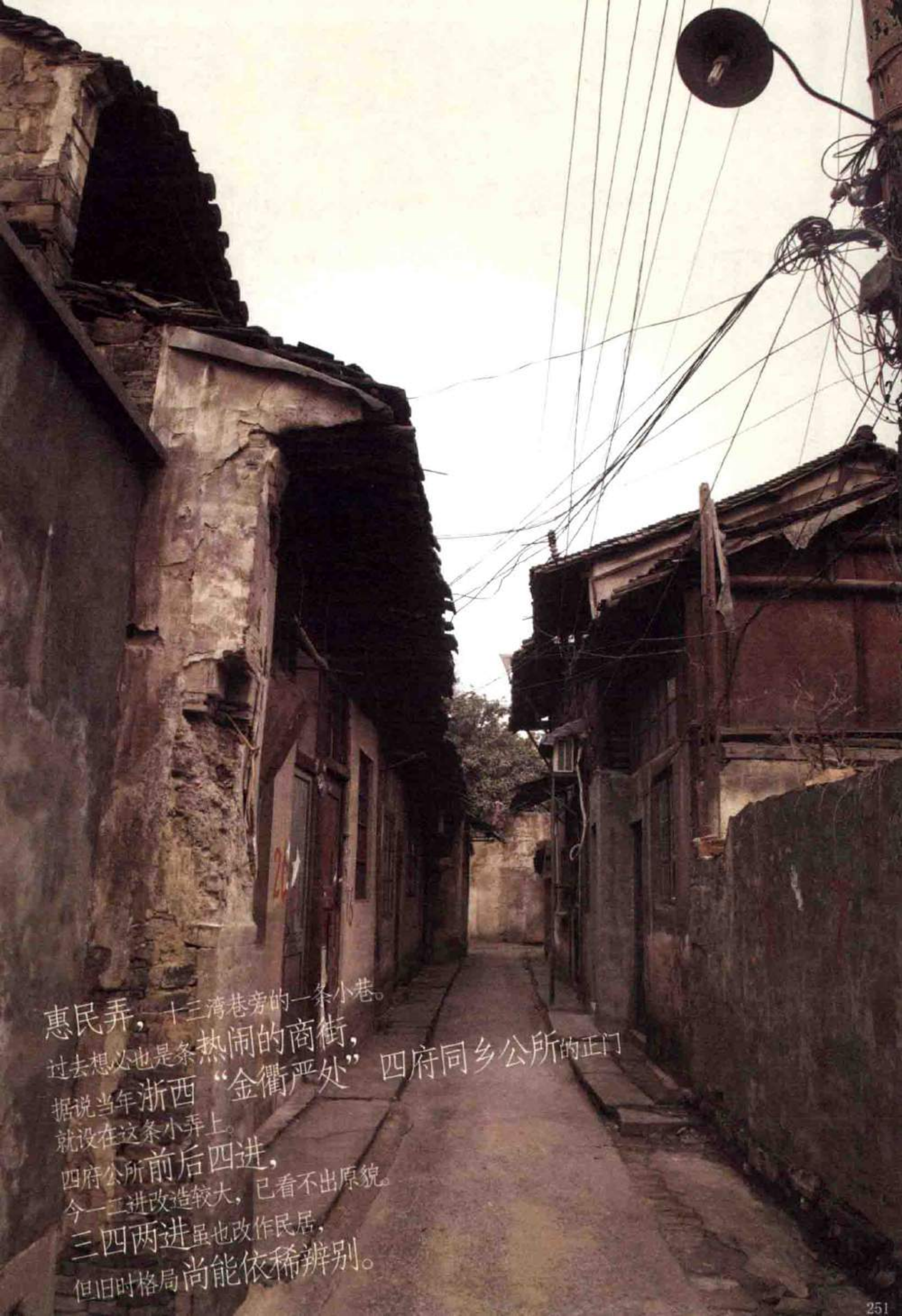


# 十三湾巷·金衢严处，四府会馆

地址：上城区惠民路十三湾巷21号 现状：现由居民分住

杭州城的每一条坊巷都有着太多的历史积淀。就说这惠民路上的浙江省商业厅，七百八十年前，它还是宋理宗赵昀当太子时居住的府邸。赵昀登基后，太子府改作了龙翔宫，元明两朝又分为寿宁寺、军器局、织造署。到了清代，成了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的行宫。1924年，杭州市商会购得这片府宅，作为商会会馆。再说它斜对面的上城区区政府，初为南宋忠王府，后分作元平准库、明倒钞库（均为兑换金银、倒换废旧钞钱的钞库）、明浙江镇守府、明吴山书院、清皇华馆，道光时更为杭嘉湖道署。还有区政府对面的后市街口，早在南宋时，朝廷就在此设惠民和剂局与熟药所，免费向百姓发放膏药丸散。不过无论王朝如何更迭，这官办惠民药局始终维持原有的功能，一直沿袭至清朝。惠民路也由此而得名。





惠民弄，十三湾巷旁的一条小巷。  
过去想必也是条热闹的商街，  
据说当年浙西“金衢严处”四府同乡公所的正门  
就设在这条小弄上。  
四府公所前后四进，  
今一二进改造较大，已看不出原貌。  
三四两进虽也改作民居，  
但旧时格局尚能依稀辨别。



十三湾巷是惠民路上众多小巷之一，北与火药局弄隔街相对，南与太平巷相连。巷中如今留有不少老屋，虽然临街处多封上了砖墙，装上了防盗门铝合金窗，但旧时商铺的痕迹仍依稀可辨。老铺间的墙根处都嵌有一条青石界碑，分别镌着“娱养堂墙界”、“忠德堂墙界”、“德润堂墙界”……老巷21号是栋典型的杭式老墙门，乌瓦粉墙，黑漆大门，褐色的槛窗壁板勾栏，是十三湾巷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老屋，也是这座城市现存最大的一处同乡会馆——金衢严处同乡公所。

江浙自古有两浙之分，钱江以南为“上八府”，分为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处州、金华、严州、衢州；钱江以北为“下三府”，分为杭州、湖州、嘉兴。虽同属浙地，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上下府民的行为秉性也不尽相同。浙间多山地丘陵，古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而仅有的“一水两田”多分布于杭嘉湖等下三府境内，故地腴物阜、人庶殷繁；其余八府则处于“七山”之中，岗峦逶迤，田地贫瘠，其中尤以浙西“金衢严处”四府最甚。但正因为如此，才走出了大批吃苦耐劳、极富冒险精神的浙西商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将小商品批发市场开遍全国的金华义乌人。人在异乡，少不了相互帮衬，浙西四府的商民们，集资在省城杭州繁华处建了这处同乡公所，一来可聚会交流，联络乡谊，二来也可为四府商民们的往来提供一个歇脚小住的场所。公所内原立有一碑，上书《青田同乡会助金记》（现存杭州碑林），记录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府公所将三间房屋助与青田同乡会（属处州府，今丽水），用作治事之所，并立石为约。

现年78岁的冯大妈在老墙门里居住了五十多年，据她回忆，公所前后原有四进，后因住家需要，隔成了南北两个院落，开在惠民弄上的入户大门，以及三进大门都被砖石封上，改作了房间。我们现在进出的大门，在过去只是一道侧门而已。一二进由于改造较大，现已基本上看不出原貌。三四两进虽说格局结构未曾大动，但也因年久失修，破损得厉害，尤其是二层的走马楼，几乎成了危楼。邻居们大多不堪忍受老屋的破旧，先后搬了新居，冯大妈至今还记得过去老邻居们的人数，32人。





惠民弄



十三湾巷



十三湾巷中比比皆是的世界



十三湾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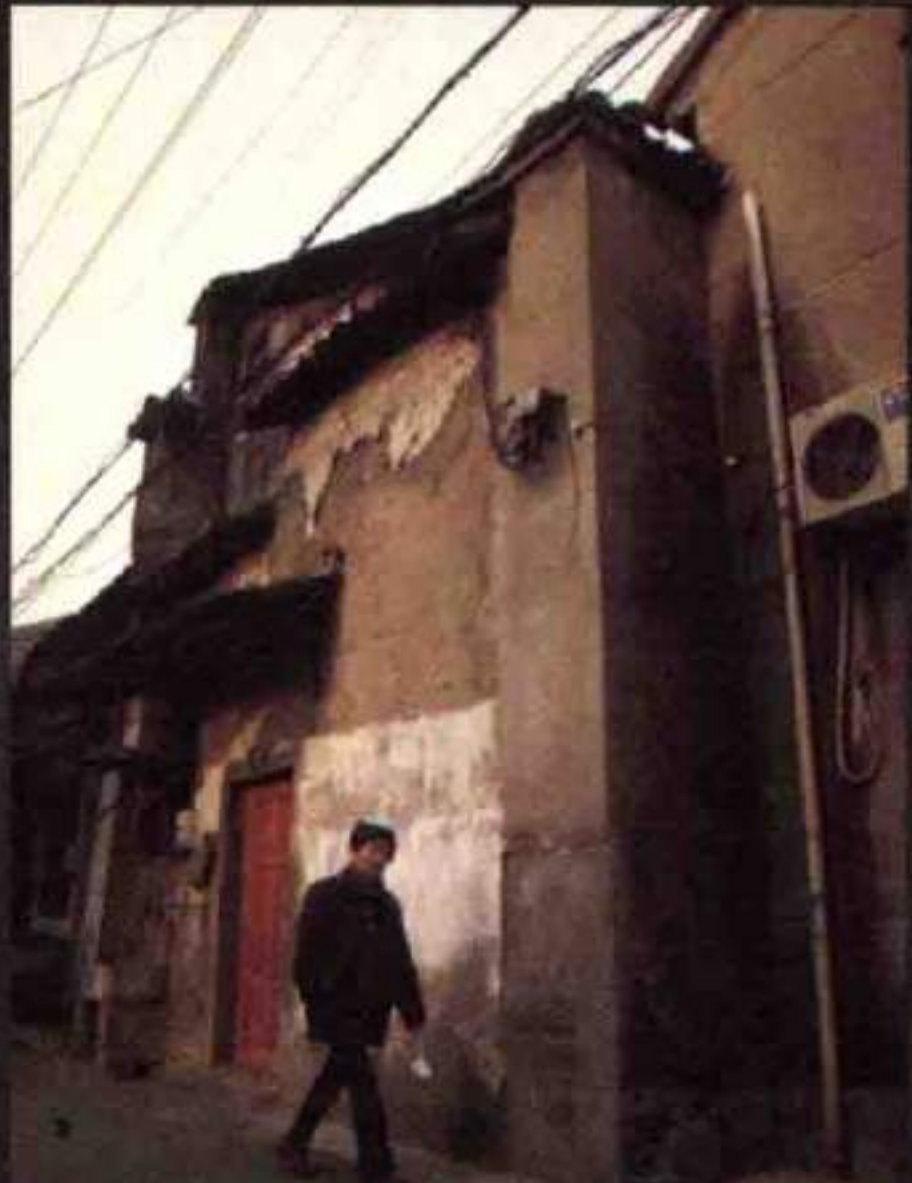
全衙严处同乡公所旧址



公所二楼回廊



全衙严处同乡公所旧址



十三湾巷



堆满屋角的女儿红



# 中山中路·杭城金融街

江浙商帮是中国古代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他们既具晋商、徽商“贾而好儒”的儒商气质；又有粤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同时又具备了赣帮、鲁商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正是这些因素造就出了一大批影响江浙、上海、香港，乃至整个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浙商。自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滩成立后，江浙商人又相继开办了四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迅速从传统商业领域转向了金融资本运作领域。一栋栋通柱回廊、精巧严谨的华美大楼瞬间占据各大商埠重镇的黄金地段，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地标。如今在上海、汉口、天津、南京等地街头仍能找寻到许多冠以“浙江”二字头衔的旧时银行大楼。中山中路，杭城延续千年的繁华街肆，在这里，旧时金融浮华仍未曾褪尽。

**浙江地方银行** 地址：中山中路149号， 现状：闲置

中山中路与惠民路拐角处有一栋两层的红砖老楼，老楼檐口、壁柱、雕花等细微处均保存完好，就连最容易锈蚀的钢窗铁花都毫无破损、坚固如初。老楼前身即为旧时的浙江省立银行“浙江地方银行”。浙江地方、实业二银行本为一家，即清官钱局演变而来的“浙江银行”。杭州光复后，省府金库纳入中国银行管辖范围，浙江银行则一度陷入困境。为谋求发展，浙江银行于1923年改组，实行官商分离，划杭州、海门、兰溪三行为官股，命名“浙江地方银行”；划上海、汉口两行为商股，更名“浙江实业银行”。官商分离后，官股的地方银行发展极为缓慢，其业务规模仅相当于城内一大型钱庄。为摆脱这一局面，省府于1931年颁布了新的《浙江地方银行章程》，明确了省立银行的地位，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浙江地方银行逐渐得以恢复。

**浙江实业银行** 地址：中山中路193号 现状：现为糖业烟酒公司、华商贸易公司

商股的浙江实业银行旧址也存留至今，位于距地方银行不远处的甘泽坊巷转角处。这是一栋文艺复兴风格的宏伟建筑，柔和的转角弧形使中山路、甘泽坊巷、实业银行三者形成一个整体。高敞的尺度，仿花岗岩刷石的墙面让整栋建筑尽显稳重厚实，细致处施以浮雕铁花等装饰，使银行大楼既庄严雄伟，也不失典雅华贵。银行内部装饰更为讲究，厚达20厘米的地库铜门启动自如，黄铜制作的窗架、门把，硬质柚木的地板、护墙板、扶梯，电灯开关，石膏天花等均还保持着原汁原味。实业银行分股后于1923年在上海滩正式挂牌，由银行家李馥荪出任总经理。李馥荪做事精打细算，不讲排场，手下职员也是精明干练、务实求新，不但大量吸取巨额存款，还广泛吸纳外商及社会闲散资金，获利颇丰，因此在短短十余年间发展成为资本雄厚的金融集团，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合称为“南三行”。





甘泽坊巷  
GANZEFANG XIANG

浙江实业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 地址：中山中路261号 现状：工商银行羊坝头支行

杭州城现存的旧式银行大楼中，浙江兴业银行算是其中最为华丽气派的一栋，占地三千余平方米的银行大楼为典型的西洋古典主义风格，对称稳重的外立面、爱奥尼双柱的门楼、雕满卷草舒花的檐口窗楣、至今仍走时精准的塔楼大钟，昔日浮华历历在目。兴业银行前身为浙江铁路公司铁路银行，后铁路与银行分离，改称“浙江兴业银行”。兴业银行由于资金运用灵活稳妥，利率较高，资本积累速度极快。从1919年至1927年间，曾五度荣登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之榜首，成为全国实力最雄厚的银行之一，位居“南三行”之列。

**盐业银行** 地址：中山中路271号 现状：地方税务局税务登记管理局

盐业银行，与金城、中南、大陆合称“北四行”。成立于1915年，由袁世凯表弟张镇芳出任经理，原为盐务署拨款，官商合办，经收全部盐税收入的官商合办银行。袁世凯死后，盐务署不拨官款，后改招商股，成为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杭州分行设立于1921年，主楼高四层，清水红砖，风格古典庄重。

**杭州农民银行** 地址：中山中路116号 现状：工商银行中山路支行

农民银行前身为创办于1933年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为专办农业贷款的专业银行，总行设在南京，1935年改为中国农民银行，同年设分行于杭州忠清巷。今日的杭州农民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隔街相望，外墙满贴黄色墙砖，与现代建筑无二。

**杭州银行同业公会** 地址：三元坊巷9号

民国之后，羊坝头一带成为杭城的金融中心，地方银行、兴业银行、实业银行、盐业银行等众多银行相继入驻此地，三元坊巷内修建了大量供银行高级职员居住的新式里弄。直到今日，那些饱经风雨剥蚀的清末老宅与民国石库门仍比比皆是。杭州银行同业公会也于1920年底在坊内成立。1934年，曾一度解散的杭州银行同业公会再次迁入三元坊，今旧址尚存。银行公会为一栋建于清末的“回”字形三层小楼，由于近些年的过度粉刷，老宅外观旧痕已荡然无存，只有进入院内，那些布满雕饰的走马楼、嵌有彩色玻璃的木质花窗、雕刻精美的卷棚檐廊才能将我们带回到昔日的浮华之中。

**復泰钱庄** 地址：中山中路1684、170号 现状：现为路标鞋店及聚金坊印章店

復泰钱庄建于1918年，其建筑风格与浙江地方银行较为接近，外贴灰色面砖，并以科林斯式壁柱分隔为三段，中开矩形窗。





浙江地方银行，铁花上的“浙江”二字至今仍无破损



浙江实业银行



近百年的铁花大门



浙江实业银行局部装饰



旧时著名的浙江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大楼的窗花露台



兴业银行大楼



兴业银行大楼



一街藏钱庄



# 其他老号

**恒大协颜科号**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55号 现状：闲置

1947年，陈炳炎购得今中山中路55号的三层西式洋楼，开设恒大协颜料号，不久陈炳炎迁居上海，解放后该楼先后开设过信祥橡胶店、生园糖果店等，后又为杭州永新土特产有限公司使用。

**杭州邮政分局** 地址：中山中路58号 现状：为水泥经营店

约建于1921年，初为协来糖行货栈，1947年被杭州邮政分局租用。

**亨达利钟表店** 地址：中山中路229号 现状：翠沁斋、新河厨具及伊斯兰教协会

亨达利创办于1864年，原为德商霍普兄弟开设的一家经营中高档进口钟表的洋行，曾以精工细做享誉上海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霍普兄弟回国，上海美华利钟表行老板孙梅堂接手亨达利。孙梅堂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贬值之机，低价购进手表数十万只，获利颇丰，后又陆续在南京、北京、天津、汉口等地开设分店23家，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钟表大王”。位于凤凰寺旁的杭州亨达利钟表店开办于1929年，为三层西式风格建筑，当年楼房南北两侧分别装有一只双面大钟和配有跳机的霓虹灯广告吸引顾客。

**邵芝岩笔庄** 地址：下城区中山中路298号 现状：仍为邵芝岩笔庄

清同治元年（1862年），年仅18岁的制笔艺人邵芝岩来到杭州，在三元坊开设了一家前店后坊的笔庄，取名为“梨花室”（后更名为邵芝岩笔庄）。经多年的苦心经营，以“选料必精，加工必严”著称的邵芝岩渐成杭州有口皆碑的笔庄之一，所制湖笔深受杭城文人学子青睐，还曾纳入朝廷贡品之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邵芝岩笔庄搬至今址。

**中山中路232、234、236号** 地址：中山中路58号 现状：粉饰一新

此片建筑占地约千余平方米，原为湖南会馆所在地，曾先后租赁给华美药房、冠生园以及解放后的新华书店做营业用房。

**清泰第二旅馆** 地址：仁和路22号 现状：群英饭店

仁和路因位于旧时钱塘、仁和两县交界处仁和一侧而得名。民国时的仁和路为杭城一繁华之地，名店众多，如清泰第二旅馆、湖滨旅馆、中华饭店、三义楼茶馆、雅园茶室、知味馆面店、高长兴菜馆、朱恒生酒店、慧光照相馆、杭州大世界游乐场，等等。今原物尚存的仅有清泰第二旅馆。旅馆最早创办于1910年，位于城站下羊市街。辛亥革命后，旗下营辟为湖滨新市场，清泰第二旅馆于1913年从下羊市街迁至湖滨延龄路。1933年，再次迁至仁和路。解放后改为群英饭店至今。

**中华书局杭州分局** 地址：解放路209号 现状：杭州教育书店与迎紫假日旅店

原为蒋甘棠产业，1935年，中华书局杭州分局租下该地28年使用权，重起新楼，期满后地上建筑物均归蒋姓所有。解放后，中华书局改组为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后几经折腾，老楼早与蒋家没有了关系。这又是一栋改造得像“奶油蛋糕”的老房子，原来铸有“中华书局”字样的铁窗栅也不知去了何处。





恒大协颜科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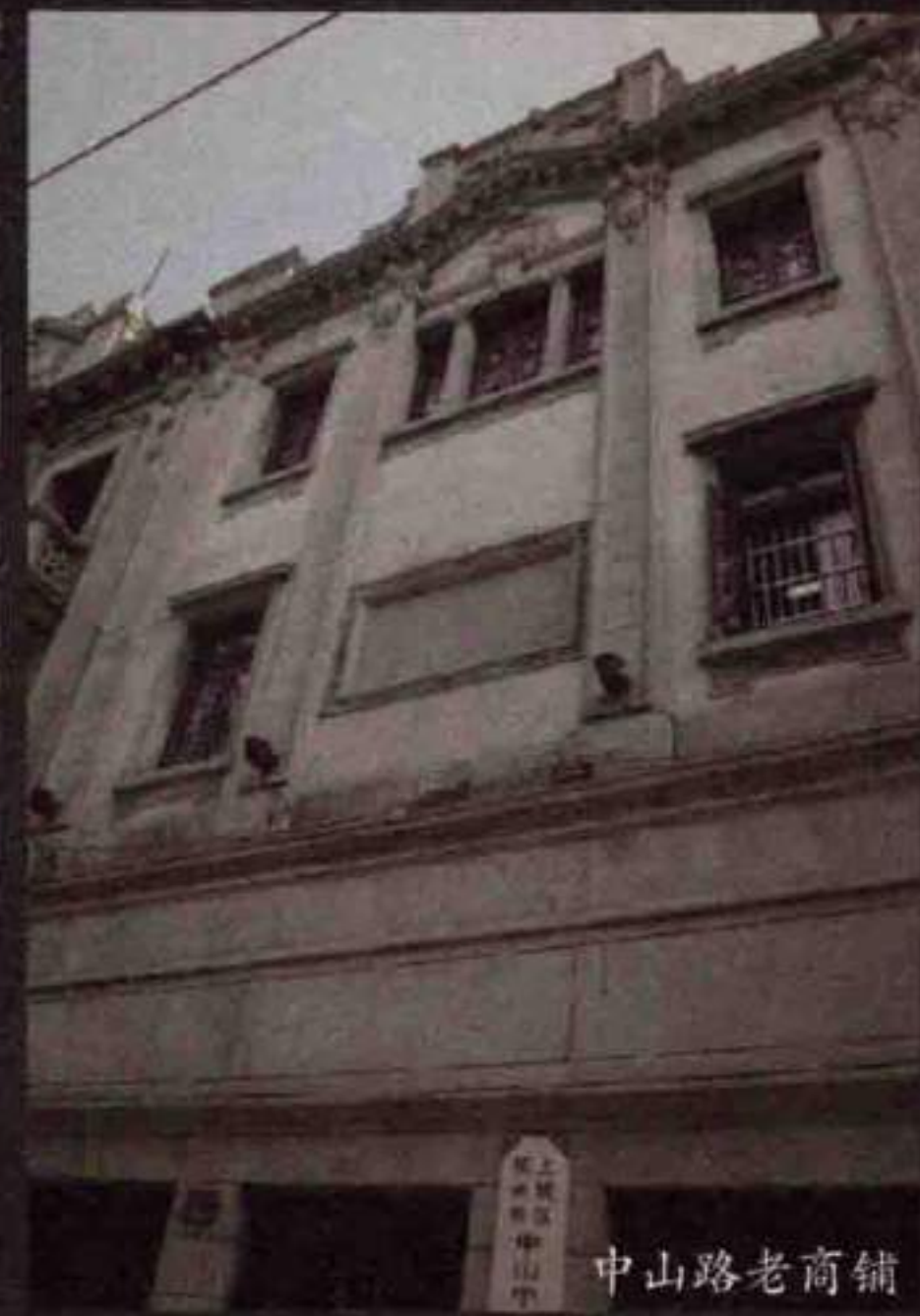
亨达利钟表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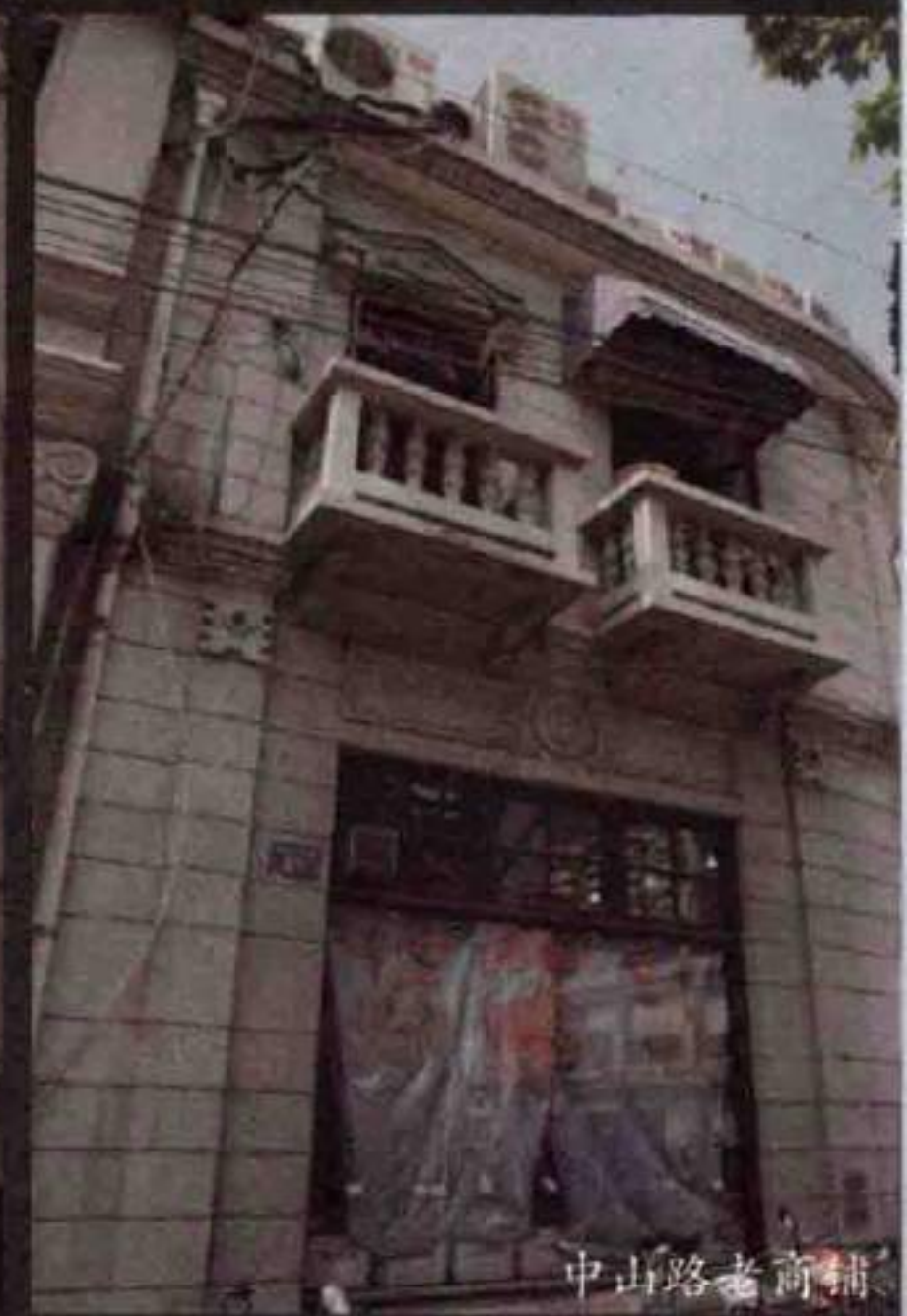
邵芝岩笔庄



清泰第二旅馆



中山路老商舖



中山路老商舖



中山路老商舖



中山路老商舖



中山路老商舖







# 墙门深深

八百年前那场人口大迁徙来得仓促而突然，大批中原商贾庶民将山环水抱的杭州城塞得是满满当当，一时难以安顿，就连那些皇亲贵戚、权臣显宦们初到之时也无府邸可居，只得借城中空闲屋舍暂作栖身之处。因此在古临安城，并无集中独立的皇室官绅区，大量皇亲府第、侯门朱户多散布于各个城厢，与市井布衣杂居一处，既无贵贱之别，也无贫富之分，就连母仪天下的皇后宅邸也四处可见。在《咸淳临安志·京城图》上，城西清波门、城中后市街、城东清泰街、佑圣观路、兴礼坊、丰禾坊等地皆标有皇后们的宫苑。不过总的说来，城东一带还是王宫府第相对集中之所，如今杭城仅存的数座明清大宅门也多位于城东这一带。





# 吴宅·明清五主，户户门第书香

地址：下城区新华路岳官巷4号 现状：现为文物交易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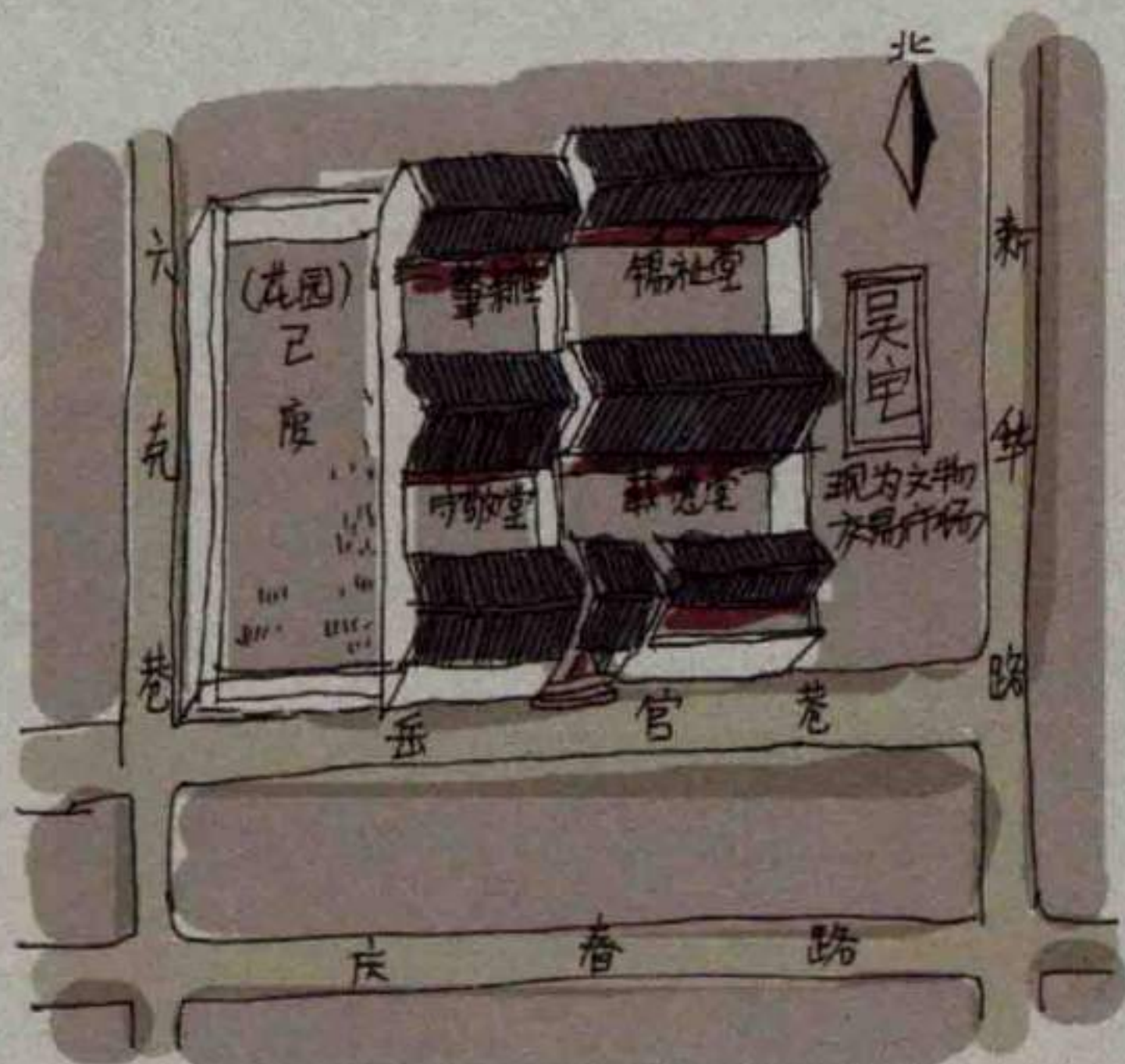
岳官巷，旧名“学官巷”，明称“小打铁巷”。旧时岳官巷一带墙院深深、古树婆娑，朱门府第鳞次相接。如今老巷依旧，但老宅古木多已消失殆尽，唯有巷西口的一处大宅依然如故，这也是杭城仅存的明代老宅之一。老宅据说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其后四百年间曾先后五易其主，爰、高、翁、孙、吴五大姓氏先后入住老宅，或许是托“学官”之福荫，老宅百余年间户户人才辈出，科第不绝，既有并官司训的学官兄弟，也有督学粤东的丹青高手，既有藏书万卷的仁义之士，也有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 并官司训的爰氏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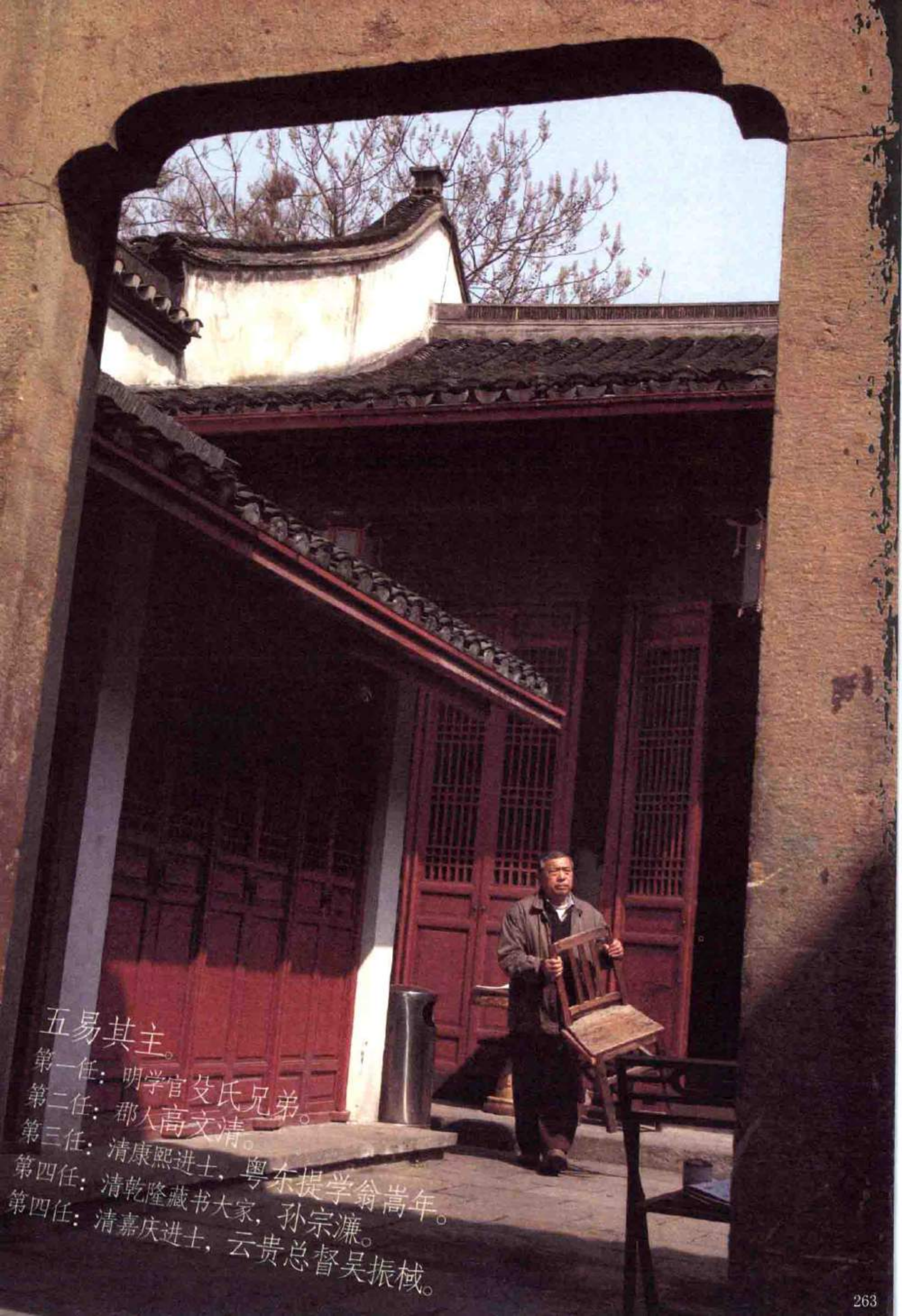
老宅的第一批主人据说是爰龙山、爰云桥兄弟二人。明万历年间，爰氏兄弟先后考中进士，分任外省学官，主管学政，并官司训（明朝时，主管教育的学官并无多大实权，但其社会地位颇高，受世人尊敬，朝廷也明确规定无论学官官阶高低均与当地督抚平行）。任满后，爰氏兄弟回到原籍，在小打铁巷择地而居。同为学官的爰氏兄弟自迁入小打铁巷后，令小巷增色不少，街坊邻里也颇感自豪，于是以“学官”为小巷命名。在杭州话中，“学”与“岳”谐音，巷名后也逐渐讹传为“岳官巷”。

## 郡人高文清

明崇祯年间，爰家将老宅转予高文清。崇祯十二年（1639年），高文清之子高天际又将老宅转售与湖南辰溪县县令翁开之。







五易其主。

- 第一任：明学官 艾氏兄弟。
- 第二任：郡人 高文清。
- 第三任：清康熙进士，粤东提学 翁嵩年。
- 第四任：清乾隆藏书大家，孙宗濂。
- 第四任：清嘉庆进士，云贵总督 吴振棫。



## 粤东提学翁嵩年

翁家在清康熙二十七年出了位进士，名叫翁嵩年，曾历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粤东提学等职。翁嵩年在任学官期间，尽心为朝廷发掘、培养人才，如内阁大臣张廷玉、尚书励廷义皆出自他的门下。翁嵩年为官数十载，仁爱慈善、宽以待人。据说有一年琼州（今海南）乡试，官吏们因台风之故将考场设在了雷州，要求琼州生员渡海前往雷州考试。翁嵩年听说后勃然大怒，喝道：“怎能以我一人之性命去换千万人之性命？做事当上忠于朝廷下取信于民”。随后亲自渡海去琼州设场监考。这一举动让当地士子颇为感慨，被传为佳话。翁嵩年告老还乡后，曾在葛岭设天香书屋，著《天香书屋稿》，后又筑白云山房于飞来峰西，著《白云山房集》等。今故宫博物院中珍藏有一幅《翁嵩年负土图》，为康熙年间著名肖像画家禹之鼎所作。画中所描绘的正是当年翁嵩年为亡故亲人担土建坟的场景。翁嵩年本人也是位精于丹青的高手，至今仍有不少画作存世。

## 藏书家孙宗濂

清乾隆十年（1745年），老宅易手孙家。孙家子嗣孙宗濂为乾隆九年的举人，据说曾任礼部员外郎以及四川按察使等职，后归家闲居，筑“寿松堂”广收图籍，藏书数万卷。当年乾隆爷编撰《四库全书》时，孙家曾进献藏书数百种。孙宗濂不但以藏书闻名杭城，其忠孝仁义之举也在坊间广为流传。据说其师去世后，孙宗濂代为赡养妻儿；家中先生患病，孙宗濂四处求医问药，“捐千金，不问出入”；友人赴云南为官，孙宗濂资助金银若干，结果友人因为官清廉，回乡时无力偿还，孙宗濂闻后却大为欢喜，认为这才是其朋友所为。

## 云贵总督吴振棫

清咸丰二年（1852年），学官巷这处明代古宅迎来了它第五位主人云南巡抚吴振棫。吴振棫为嘉庆年间进士，历任大理、登州、沂州、济南、凤阳等地知府，因官声尚好，政绩颇佳，一路升迁，后任云南巡抚、陕西巡抚、四川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在大理，吴振棫禁止当地百姓种植鸦片，劝其种桑播谷；在陕西，吴公为民请命，奏请“先课后盐”，大大减低了当地百姓沉重的赋税；在云南，吴公以“未言剿先言抚”的策略平息回民起义，缓和当地尖锐的民族矛盾。吴振棫告老还乡后在自家宅第办了一所敷文书院，悉心讲学，潜心著述，纂成《养生斋丛录》、《养生斋余录》、《黔语》等多部著作。自吴公之后，吴家子孙科第不绝，大宅门中先后出了山西雁平道、湖南学政、国子监典籍、江西学政等朝廷大员，难怪四邻将学官巷吴家誉为“门第为群郡之冠”。

由于老宅最后的主人为云贵总督吴振棫，人们都习惯称其为“吴宅”。三院四进的吴宅是座典型的江南官宅府第，四周筑以高墙，各院之间夹弄相贯，既作为通行甬道，也可隔离沙尘。东、中、西三院中除西院为清时拓建外，其余两院厅堂屋舍皆为明代旧物改建而成。中院厅堂由南至北依次为门楼、守敦堂、道福堂、肇新堂；东院厅堂较大，多为五开间，依次为四宜轩、载德堂、锡祉堂等；西院则辟为吴家书院，内置补松庐、花宜馆、高阁玳、花苑竹园等。四百年老宅，虽历经满汉三朝，五易其主，但家家书香门第，户户仁慈宽厚，并世代相传。对其祖屋，后世更是悉心照料，收缀有佳，然而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场劫难降临吴宅，西院花厅等三十余间馆阁屋舍被拆除，园中白皮松、罗汉松等百年名贵花木全被砍伐，山石荷池一律填毁。纺织器材厂、青春五金厂、幼儿园等数家单位及五十余户居民相继入住其中，随意分割搭建，厅前照壁也在扩建过程中惨遭砸毁。



源 遠 流 長

四百年老宅，  
五易其主。

家家书香门第，

户户仁慈宽厚，  
世代相延。

五十余年前，

老宅西路厅阁馆舍、

花木石砚悉数被拆除填毁，  
老宅废为了小厂杂院。  
今余中、东两路，  
作成了旧物市集。



# 明宅·桑麻机坊地上的明代老宅

地址：下城区新华路227号 现状：现为源茂堂绸庄

艮山门，杭城东北角上一座古老的城门，因借运河之利，门内大片区域成为南宋朝廷重要的仓储地，仓敖货场鳞次相接。城垣与盐桥河之间分布着平余仓、御酒库、碧香库、丰储仓、厅官仓等大小仓敖，而翰林司、驻泊司、修内司、亲兵营、司马营等相关署衙机构也设于其间。今天的杭州市高级中学，其前身为明代贡院，再往前追溯则是南宋的平余仓及御酒库旧址；中学旁的十五家园一带也曾是古代粮仓，原有“凡仓敖百，敖之间有五百有”，后被废，仅存十五间，故得名“十五间园”（即十五家园）；十五家园对面名为“林司后”的街巷，正是当年专为皇宫大内供应茶茗汤果等的翰林司所在地。

明清时，随着民间丝织业的蓬勃兴起，艮山门一带逐渐成为杭城织户机坊集中的区域，机杼之声，比户相闻，“艮山门外丝篮儿”的说法也不胫而走。今日艮山门内的新华路北段仍是杭城著名的丝绸市场，临街的店铺商家，买卖的无不是那些轻盈柔软、色泽华丽的丝绸锦帛。就在这车来人往，商贩顾客络绎的市场中还藏匿着一片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明代老墙门明宅。取名“明宅”，是因老宅始建于明朝末年，其实老宅是由茅宅、陈宅两处墙门合建而成。茅宅坐西向东，前后两进，头进为近年所重建，仅仅只有第二进的五开间楼屋才是在原建筑基础上修复而成。一般宅院内的水井多设在天井或庭院中，这茅宅可好，生生在厅堂上掘出一眼深井来，且长年不涸。并置的陈宅建于明末清初，本位于运河旁的霞湾巷，即富义仓附近，原有厅堂五进，后因拓宽运河河道，陈宅被拆除，仅将第二进宅院与砖雕门楼整体迁移至新华路茅宅内。





杭州市絲綢女裝  
展覽有限公司  
HANGZHOU SILK WOMEN'S CLOTHING  
EXHIBITION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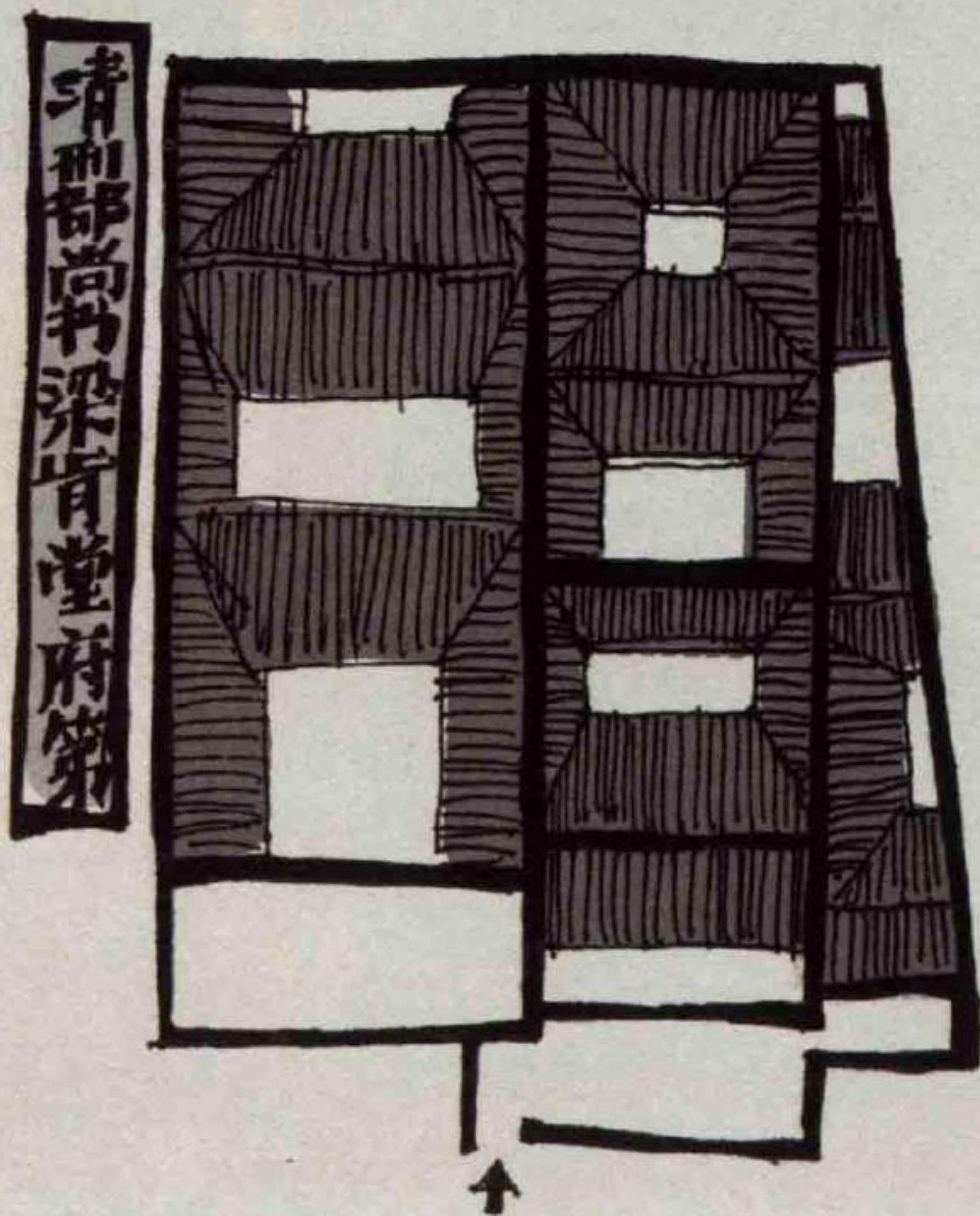
禁止吸烟



# 梁宅·重重天井，尚书府邸

地址：下城区新华路双眼井巷2号 现状：经修缮后为广兴堂国医馆

天津市北，燕山脚下，有座历史悠久的古县城蓟州。蓟州面积不大，却堆积着历朝历代遗迹四百余处，有文物大县之称。清乾隆年间，蓟州城新来了一位知州大人，此人上任后勤于政事，无论吏治民风，断案冤雪，都明清如镜，深得当地民心。百姓们感恩戴义，为他立了座生祠，以表功德。知州后来任了总督，将自己的生祠改作了渔阳书院，开蓟州官办学校之先河。这位官居尚书之位的朝中重臣名叫梁肯堂，钱塘人氏，如今在这座城市的巷陌之间，仍还保存着他在两百多年前所居住的尚书府第。









梁尚书府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与吴宅、明宅同位于城东新华路上，典型的江南官宅式府邸。尚书府坐北朝南，四周山墙高耸环绕，府内天井重重，接栋连檐。整个府邸占地约两千多平方米，分东西两个院落，东院外设粉墙影壁，墙根处镌有“乾隆四十六年墙界”等字样。入户大门高敞阔朗、雕镂工丽，门内依次置轿厅、平厅、走马楼，前后共四进。西院由南至北分别为正厅、书斋、座楼，前后三进，其中书斋天井中置有鱼池叠石，座楼后辟有花园，现均已不存。尚书府大小小厅堂屋舍加在一块，约近百间，每进庭院天井间都有封火墙相隔，又以檐廊夹弄石墙门相通，既相互独立，又能贯通一气。

梁肯堂因为官清廉，政绩颇佳，官运也尤为亨通。历任直隶知州、直隶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河南巡抚、直隶总督，一路升迁，最后官至刑部尚书，掌管全国司法刑律，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梁肯堂擅河工漕务，治水有方，赈济灾民也是全力而为。他在直隶期间先后五次赈灾，朝廷拨银600万两全部用于救济灾民。梁公为官数十年，自始至终廉洁奉公，“家无余蓄，廉俸所余……于公事则克勤克慎，唯恐有负国家付托之重”。故乾隆嘉庆二帝对其也是恩宠有加，赏顶戴花翎，赐黄马褂，恩准在紫禁城内骑马行走。

梁公虽高风亮节，一身正气，官场声望颇高，但也同样屡屡受各种盘根错节的人际

关系所累。“革职查办”、“交部议处”的事常有发生，

其罪名多是替他人说情，或举荐弹劾不力，如“未

能据实参奏”、“瞻顾情面”、“曲为开脱”、

“举荐人才不力”，等等。嘉庆六年（1801年），

身心疲惫的梁肯堂奉旨以原品回到杭州，回杭

七日后便与世长辞，终年84岁。









# 王宅·官至极品的大学士府

地址：下城区清吟巷 现状：部分建筑保存尚好

除了官居二品的吴总督府、官居一品的梁尚书府，杭州城东还有一处官至极品的显宦府邸大学士府。大学士府主人姓王名文韶，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授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是继李鸿章之后，老佛爷最为信任的晚清重臣之一。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先后病笃，已告老还乡的王文韶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此卧床不起，没过几日也随先帝老佛爷去了。身为备受朝廷恩宠的朝中重臣，王文韶的去世在杭城引起不小的轰动，各州县的官吏门生故友纷纷成群结队前来吊唁。出殡当日，杭州城是万人空巷，送葬队伍举着纸人纸马，抬着灵柩，浩浩荡荡自清吟巷王府出发，经江墅路，出凤山门，绵延十余里。据说由于各地前来吊唁、看热闹的人太多，杭城大小旅店客栈一时爆满，如此盛大的出殡仪式在杭城也堪称空前。

然而谁曾料到，这位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大学士在少年时却是位嗜赌成性的浪荡子。王家祖上过去也是以诗书传家的官宦人家，自明代由上虞迁至杭城后，世代居住在清吟巷，后因家道中落，王文韶随父亲流落上海，以贩卖酱油为生。在这期间，原本天资聪慧的王文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父亲的酱油铺也险些抵了赌债。16岁那年，王文韶顿然悔悟，戒赌读书，在接下来的童试、乡试、会试等一系列考试中，连连高中，从此步入仕途。从六品主事到五品郎中，从主管一省军政钱粮的巡抚总督再到民间俗称的末代宰相，王文韶可谓是官运亨通，位极人臣。王文韶入仕后，先后在陕西、两湖、云贵、直隶等省担任地方大员，但对故乡杭州的眷念之情也是越来越深，总想回归故里，终老西湖。清同治十年(1871年)，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在族祖王乃斌所著《红蝠山房诗钞》中了解到，清吟巷王氏祖宅曾有五只红蝙蝠绕梁飞行的吉兆显现，于是立即重金购下王氏祖屋周围的大片房产，兴建王氏府第，以光宗耀祖。三十六年后，王文韶告老还乡，荣归故里，府第再次加以拓建，厅堂上方高悬蓝底金边蟠龙大匾，上书“太子太保大学士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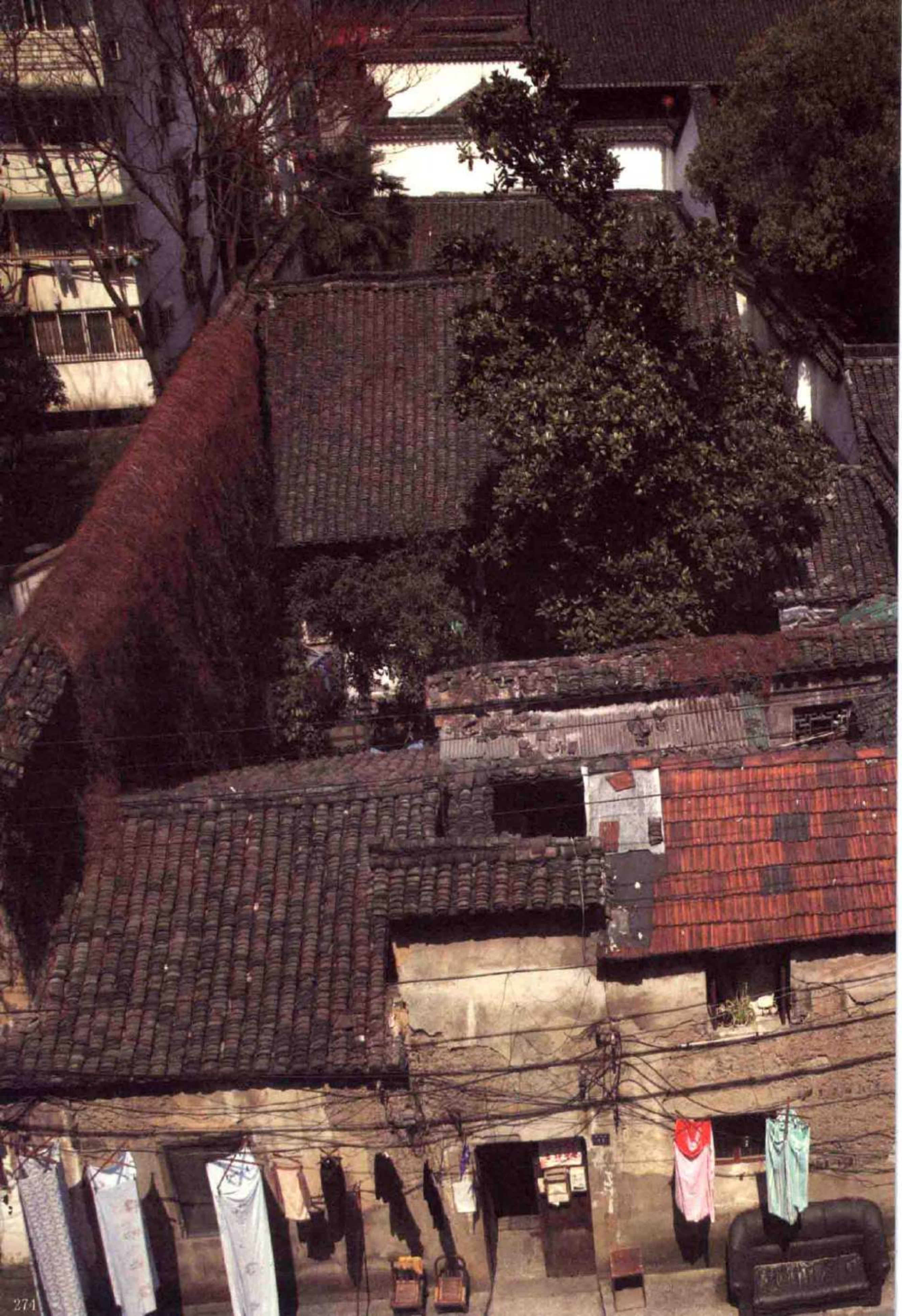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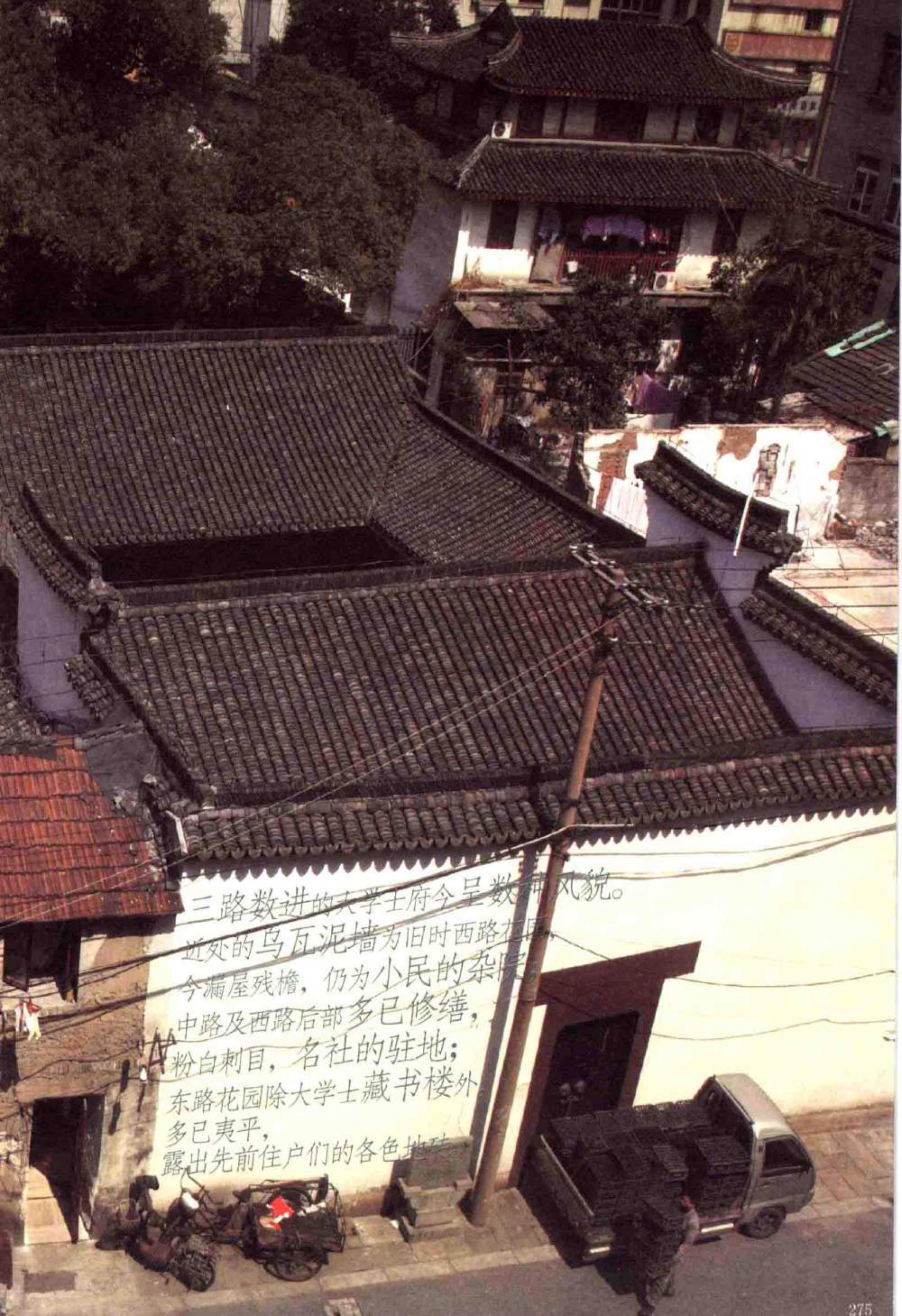
吉祥平安

别看是如破袄般的泥墙土砾，墙后宅院可是昔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继李鸿章之后，王文韶的府邸。









三路数进的大学士府今呈数种风貌。  
近处的乌瓦泥墙为旧时西路花园，  
今漏屋残檐，仍为小民的杂院。  
中路及西路后部多已修缮，  
粉白醒目，名社的驻地；  
东路花园除大学士藏书楼外  
多已夷平，  
露出先前住户们的各色地毡。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大学士府如今依旧坐落在城东清吟巷中，三路数进的府宅仍还保持着原有的格局。当年的大学士府占地约十亩，分中、西、东三路，院落间环以封火高墙，退圃园、红蝠山房、鸳鸯厅、藏书阁等大小厅堂花苑分布其间。中路为大学士府正院，是王氏家族会客祭祀的重要场所，由大门而入依次为三开间的轿厅、五开间的正厅以及精巧别致的小戏台，布局均按礼制而建，雕梁画栋，做工讲究；西路是王家内眷们居住的宅院，厅堂楼阁、厢房檐廊围合成一个个优雅韵致的小庭院，头进的小花园，如今成了住户们混居的大杂院，显得有些杂乱破落，不过雕有四季花卉的花厅格扇、缠满枯藤的花墙漏窗多少还能让我们感受到当年宅主人的雅致生活；东路原为王宅的私家花园，前后三进院落，较为敞阔，中有石墙门相通。园内过去曾置有鱼池山石、亭台楼阁，但这些景物如今大多不存，唯有园中的藏书阁（又名“清吟阁”）依然楼阁高耸，飞檐翘角，与爬满青藤的花墙遥相呼应。

如今大学士府的修缮工作已逐步展开，偌大的府邸呈现出数种不同的面貌。宅院南部仍居有住户，虽说杂乱破败不堪，但古貌依旧；东路尚处于拆迁过程中，除了那栋藏书阁，其他屋舍皆已推平，露出各式地砖的痕迹；宅院北面经过全面修缮翻新，为西泠印社所用，但老宅的古韵应该算是荡然无存。

（当年澳大利亚人莫里森在中国旅游时曾拍下大量珍贵照片，途经昆明时所拍摄的一张正襟危坐的清朝官吏照便是时任云贵总督的王文韶）





王府西路宅院，前为花园



临街的山墙



头进屋舍，现为小厨房



进入花园的小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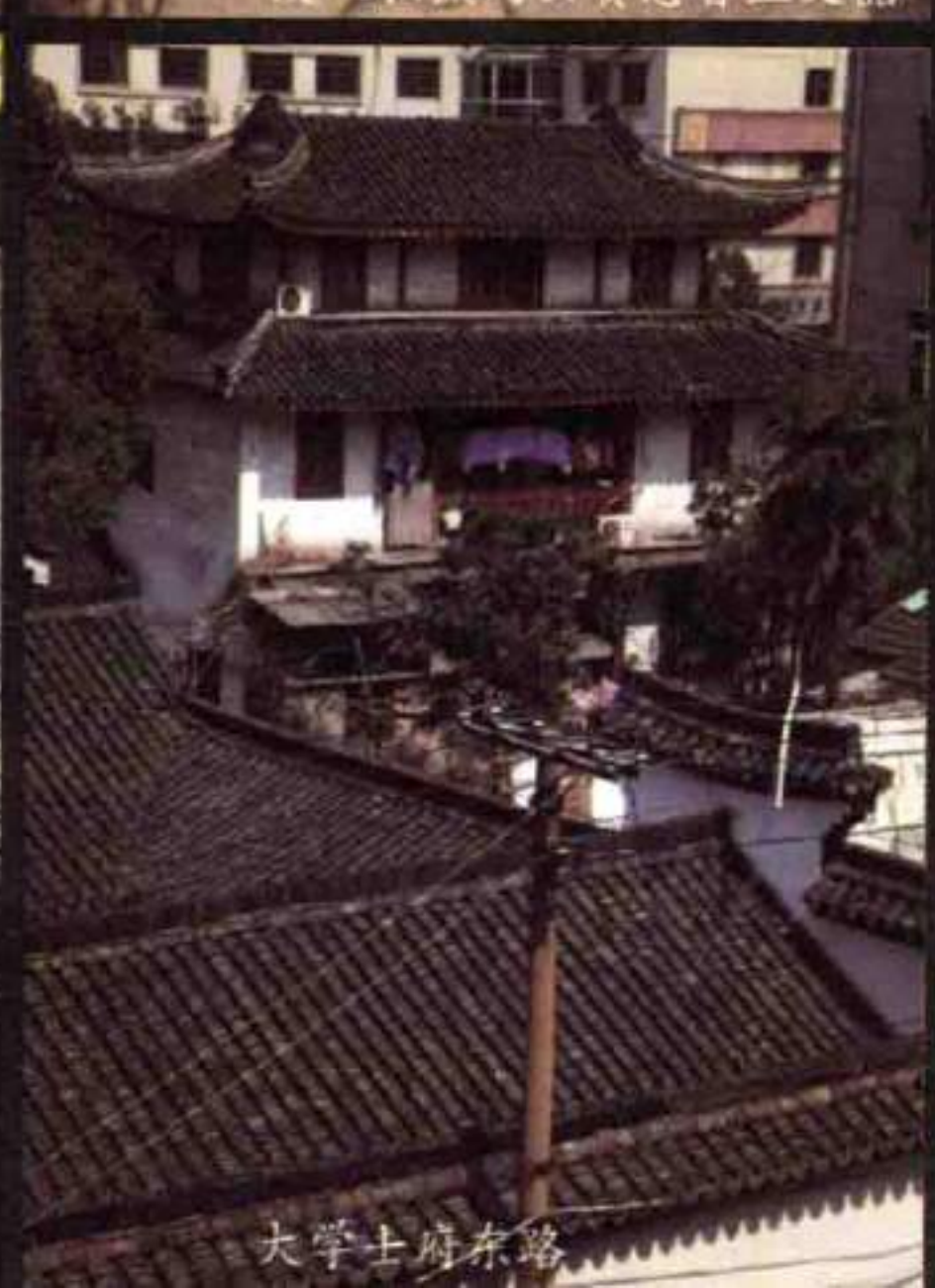
澳人拍摄的云贵总督王文韶



花厅格扇门



缠满枯藤的花墙漏窗



大学士府东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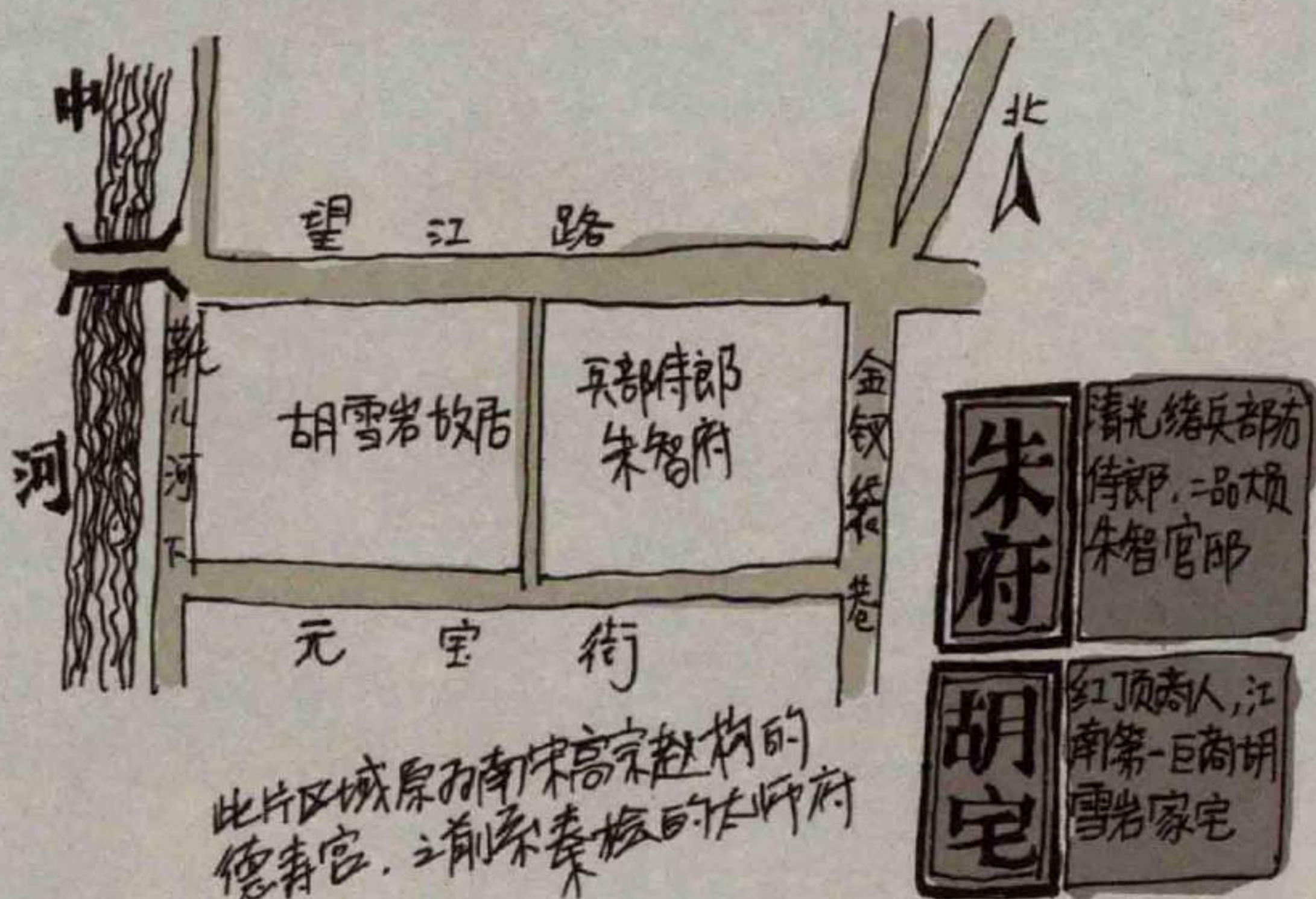
王文韶的藏书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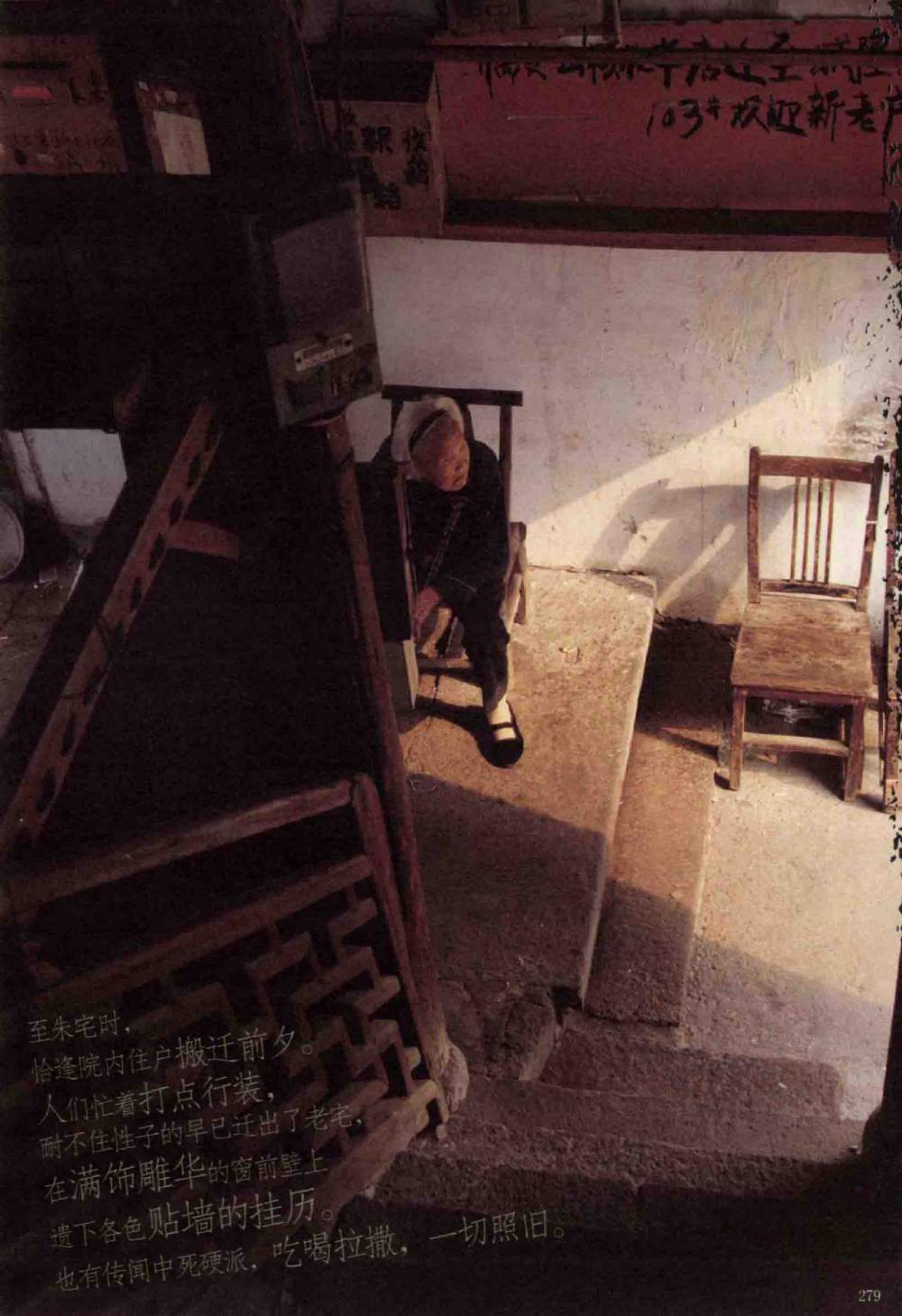
# 朱宅·清末兵部侍郎府

地址：江干区元宝街1号 现状：由八十余户分住

本打算去中河旁的靴儿河下，但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元宝街，一条粉墙高耸的幽幽深巷。老巷的气息原本是沉浊古朴的，甚至还夹杂着湿湿的霉味，但脚下这条老巷敞亮眩目不说，还透出一股久久难以散去的灰浆味。高墙内是一片占地十余亩的豪门府第，宅主人也非同一般，乃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我们最终还是未能走进这座美轮美奂的“江南巨商第一宅”，毕竟在数千万巨资的打造下，究竟还剩多少故宅旧貌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沿着深巷继续前行，刚过胡雪岩地界，气味情形大不相同，一切又回归到了老巷的本色。斑驳脱落的粉墙、裸露在外的土坯泥砾、青石垒砌的石库门、滂漫不清的墙脚石、悠闲自得的街坊邻里。和胡家花园一样，墙门内同为一片庭院重重的深宅府邸，只不过尚未开发整治，仍保持着旧时的遗韵。







至朱宅时，  
恰逢院内住户搬迁前夕。  
人们忙着打点行装，  
耐不住性子的早已迁出了老宅，  
在满饰雕华的窗前壁上  
遗下各色贴墙的挂历。  
也有传闻中死硬派，吃喝拉撒，一切照旧。



至于老宅曾经的主人，无论院里的住户还是门外所立文保石碑，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同的答案“源丰祥茶号”。唯有老宅墙脚处的界碑上刻着“朱界 振宜堂”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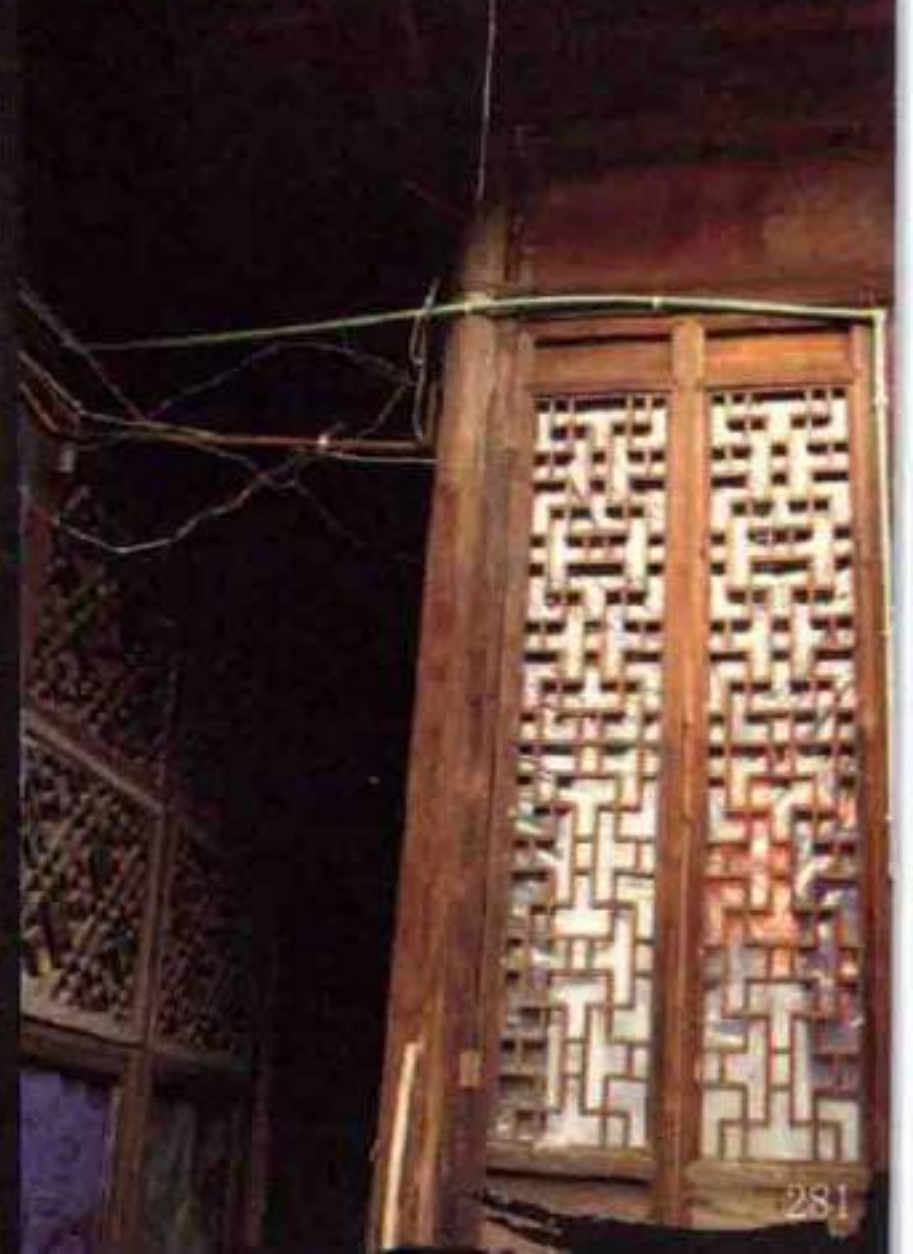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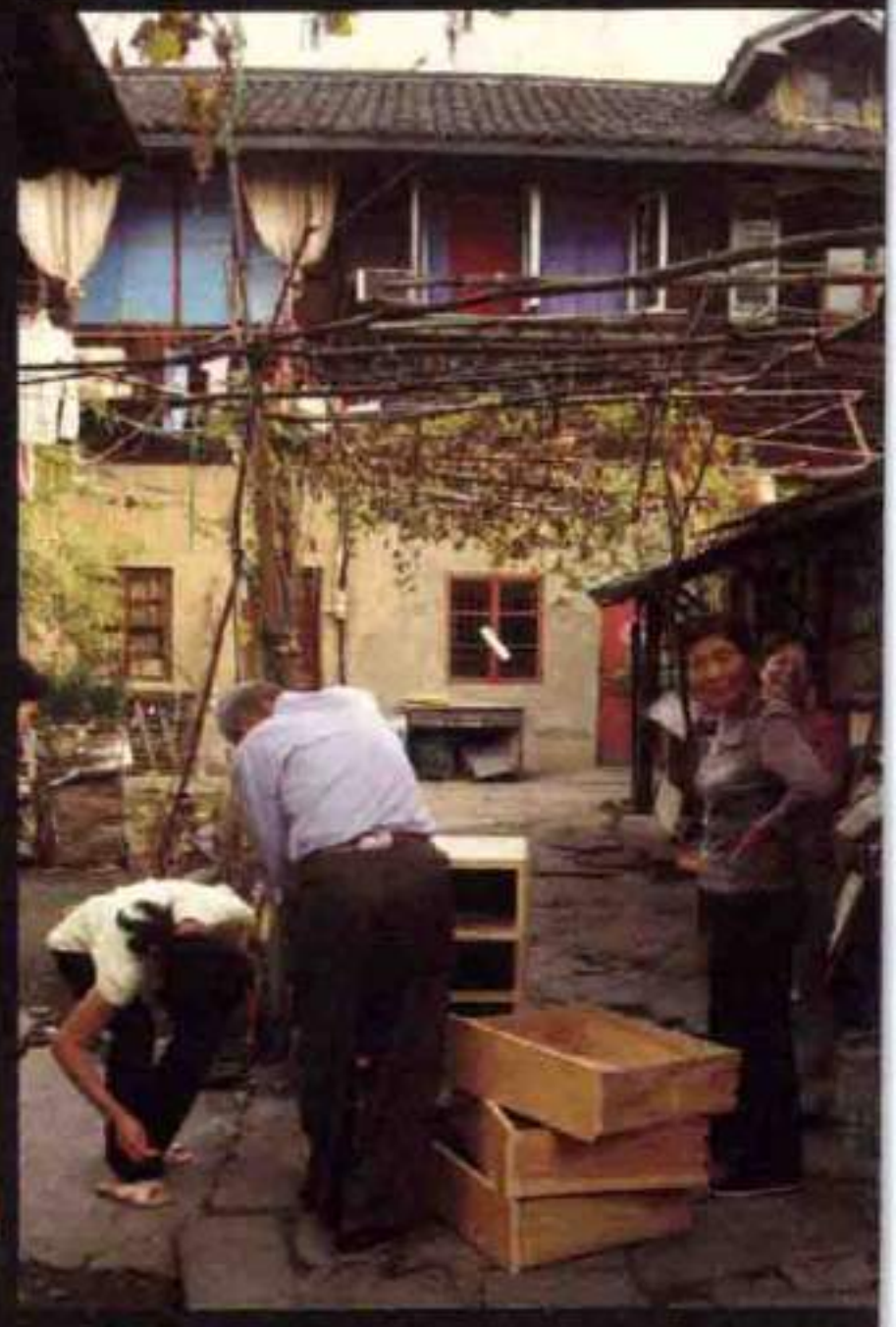
“茶号”还是“朱宅”？围绕这个疑问，杭州学者曹晓波经多方探访考证，终将老宅真正的主人大白于天下，那便是清光绪时期的兵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朝廷二品大员朱智。朱智，杭州人，咸丰元年举人，后官至兵部右侍郎。据朱氏后人回忆，过去老宅正厅二楼上还藏有一个满存朝廷奏章的木匣，其中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人催要军饷的信札。1881年，朱智因病告老还乡。退休后的朱公也未闲着，见家乡受灾，立即搭设粥棚，赈济灾民；见六和塔年久失修，石塘坍塌，便筹措资金主持修建。由于修葺工程浩大艰巨，朱智未等六和塔完工便与世长辞。其在弥留之际，向皇上呈递“遗折”，上书：“现塘塔工程，幸已及半，惟有遗嘱家属，悉心经理……早竣全功，了微臣未竟之志。”

到了民国，朱府大部分屋舍租给了来自安徽的“源丰祥茶号”。解放后，朱家老宅与朱家彻底没了关系，就连长期帮忙打理朱家里里外外的老人也被迫离开了朱宅。如今老墙门内住着八十多家住户，其中好些还是当年的茶号伙计，他们对老宅的记忆也仅仅只是“源丰祥茶号”。因此当调查人员了解老宅历史时，也就有了“源丰祥茶号”一说。

论起规模，朱府与胡宅不相上下，望江路、金钗袋巷、牛羊司巷、元宝街四条街巷所围合的范围均属朱府；若论精美程度，朱府或许不如江南第一巨商故宅那般极尽奢侈，但也是庭院错落，楼阁森然，雕华之处无一不精，所用之材无一不珍。寻访元宝街朱府大院时，正逢院内住户收拾家当准备搬迁。相关部门会在搬迁工作结束后，再次花巨资对昔日的兵部侍郎府进行全面整修，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第二个“胡雪岩故居”，一座光亮精致的朱户豪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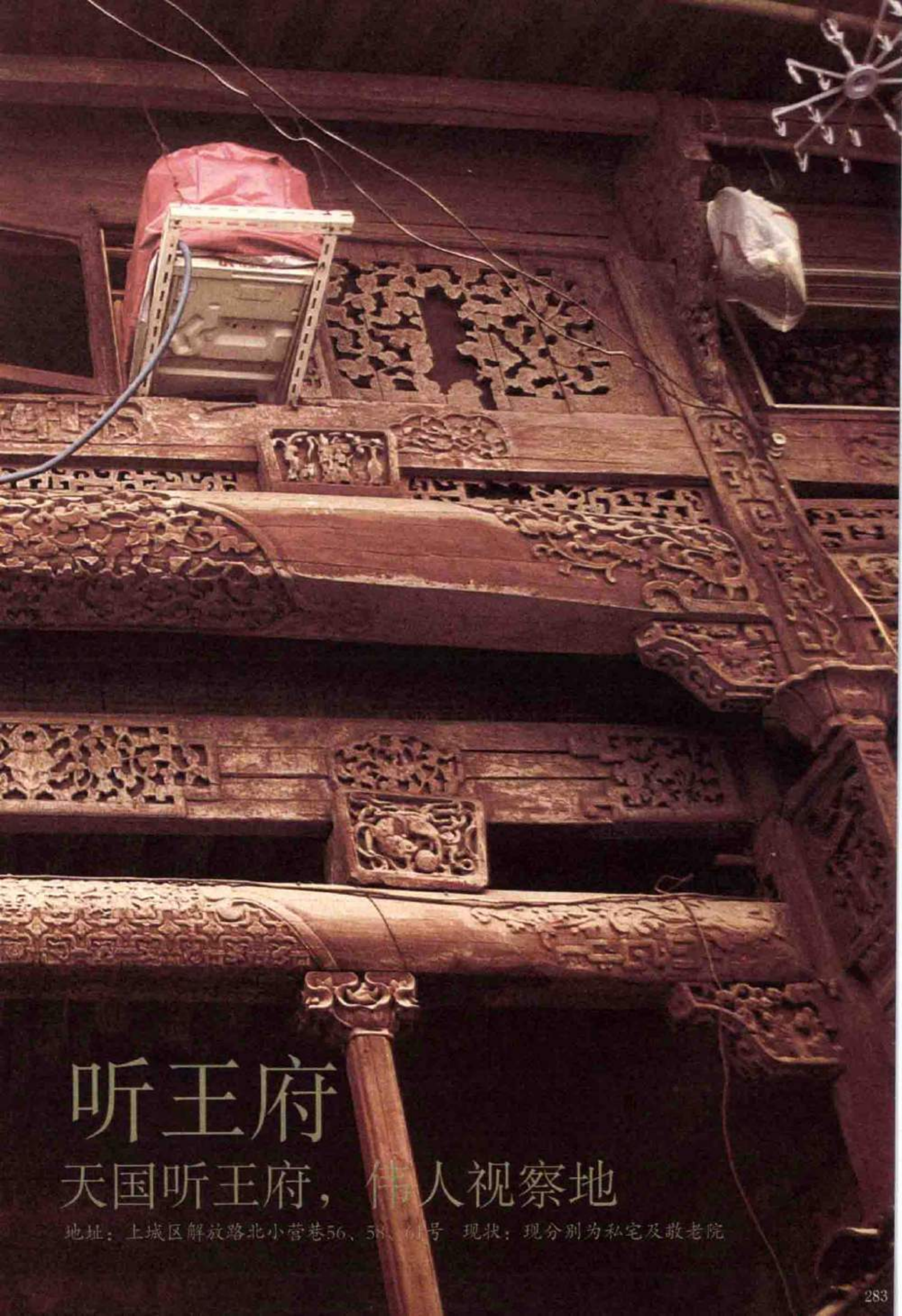












# 听王府

天国听王府，伟人视察地

地址：上城区解放路北小营巷56、58、61号 现状：现分别为私宅及敬老院



杭州菜市河东有片古巷交错、老屋密集的街肆小营巷。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一区域所保存至今的历史建筑约占七成。巷中粉墙黛瓦、雕梁镂格，不愧为杭城最具代表性的一处古民居建筑群。五十年前，一位伟人的突然造访，使这条原本普通的小巷从此红遍杭城。伟人此行目的是视察社区卫生。之后的五十年里，卫生成为小营巷社区首抓的工作之一，一系列头衔与荣誉接踵而至，就连当地居委会也被评为“全国模范居委会”。“爱国卫生”成为小营巷的一张名片，果皮纸屑煤渣尘土这些小垃圾对于小营人来说早已不是什么难题，陈旧斑驳的老墙门倒是制约了小营巷的卫生工作再上新的台阶。在“古物”与“卫生”面前，社区工作人员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将一栋栋风雨剥蚀后的明清老宅涂抹成了乡下刚落成不久的农家小院。

一百五十多年前那场被冠以“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在历时13年后终被“中外势力共同镇压”。在这十余年里，杭州城曾两度被太平军所占领。第一次仅停留5日便撤出了城池，意在“围魏救赵”，解天京之围。次年，即1861年12月29日，忠王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再度攻入杭城，浙江巡抚王有龄（胡雪岩好友）、布政使麟趾、将军瑞昌等数十位朝廷大员相继殉难，满城内的数万满人兵眷也被屠戮一空。拿下杭城后，李秀成随即统兵攻打上海，杭州城遂托付给其麾下爱将陈炳文镇守。陈炳文，安徽庐江人氏，早年在茶肆做跑堂，臂力过人，可单手执巨壶注水不漏，后加入太平军。因骁勇果敢，屡立战功，深受李秀成的器重，被封为听王。天国诸王中，听王陈炳文算是一位军纪严明，善于安民的将领，无论是镇守嘉兴，还是驻扎杭城，颇得当地士绅赞誉。听王治杭两年后，即1863年，清军攻陷杭州城。陈炳文弃城逃往德清，后战败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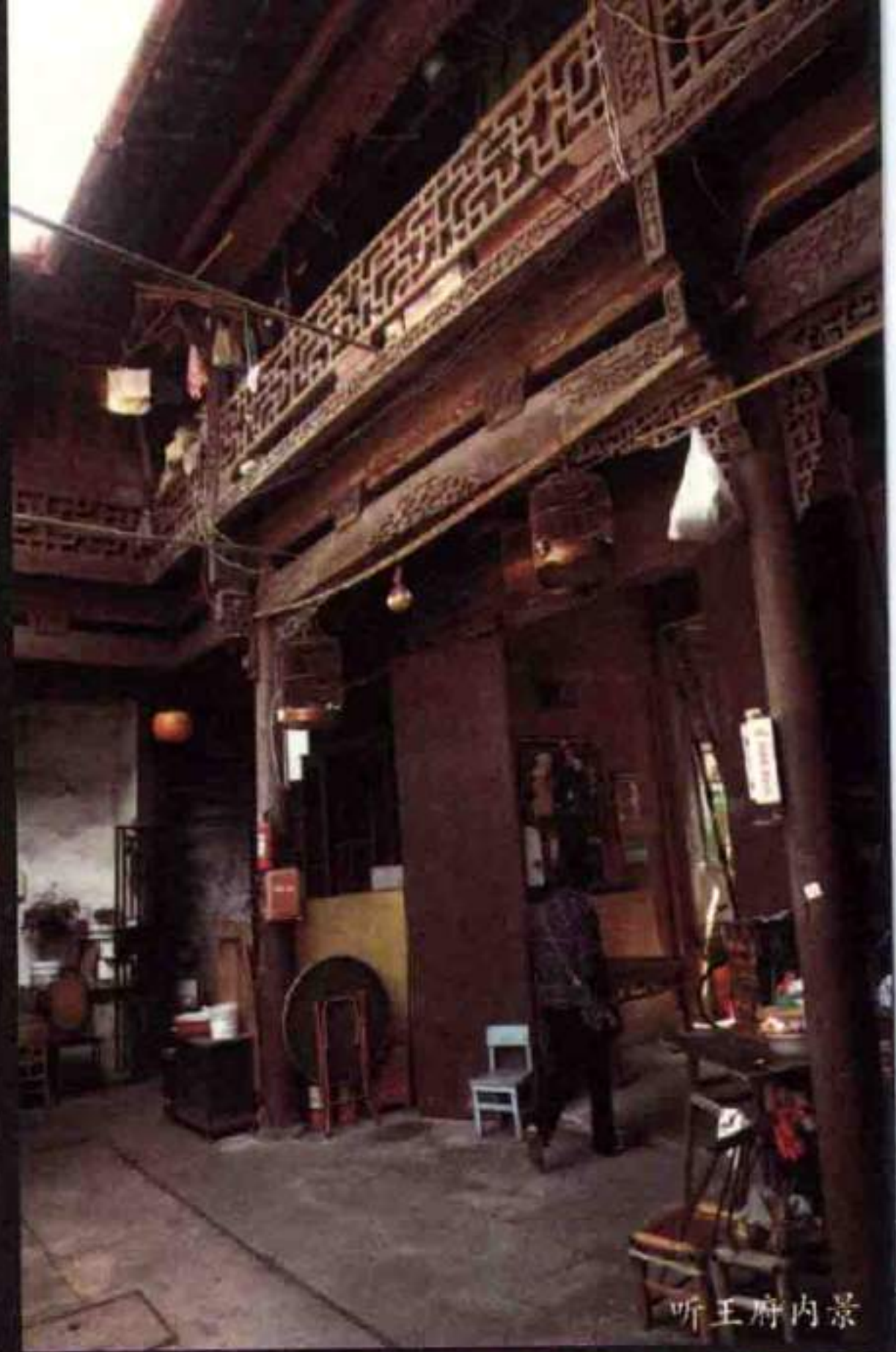
当年陈炳文驻杭所置听王府至今尚存，就位于今天的全国爱国卫生模范街道“小营巷”。八百年前，一支善使枪槊的禁军侍卫驻扎小营巷，戍守南宋京师，人称“金枪班”、“银枪班”，如今在小营一带仍能找到金枪班巷、银枪班巷这两个古老的地名。太平军攻入杭州城后，听王陈炳文将天国驻浙最高机构设在了昔日的禁军驻地小营巷一带。首先设听王府于小营巷顾宅；再在近旁的篁庵佛殿起造龙亭，作为拜上帝的场所；同时还于东侧的直大方伯街垒土筑台，设置高座，由驻守将领每日轮流上台宣讲天国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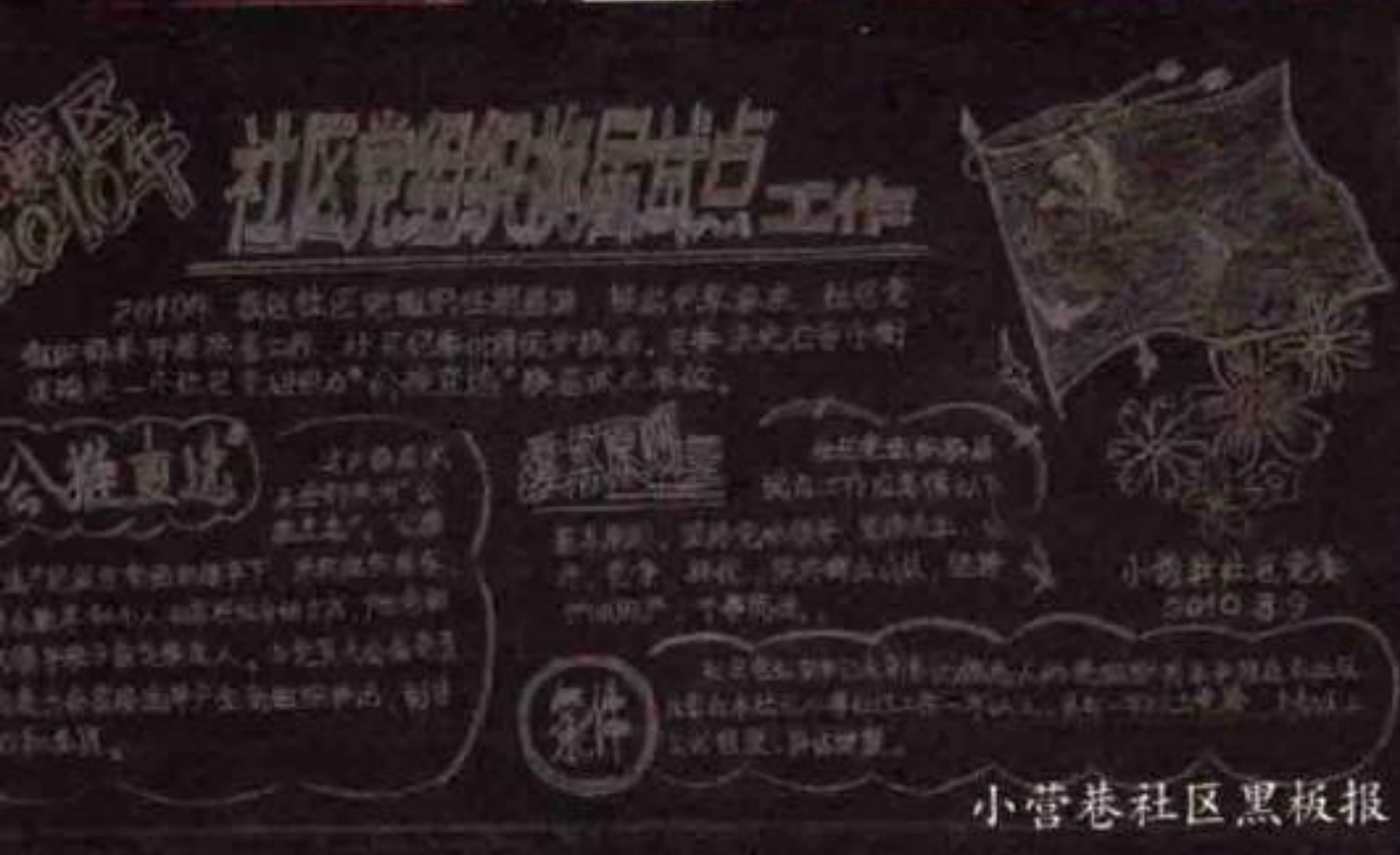




改作敬老院的听王府



听王府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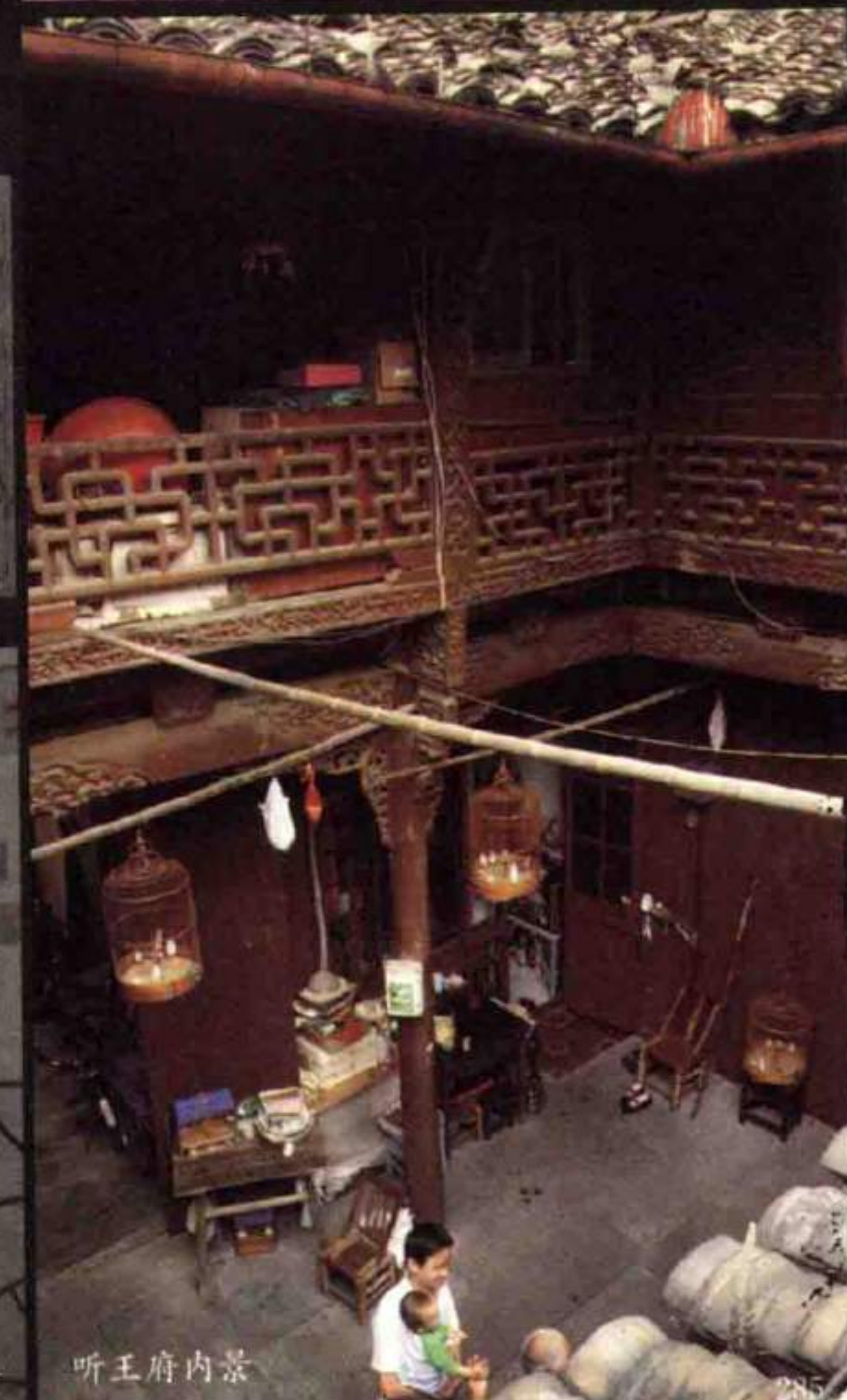


小营巷社区黑板报



巷中老屋几乎都很“卫生”

无处不在的黑板报风格



听王府内景



听王府的大门经“全国模范居委会”精心修饰后，很像一幅我们小学时代自办的黑板报。粉墙白得刺目，青石大门被灰色涂料抹得看不出本来的质地，额上粘有两排红绿搭配的浮雕文字，下为“绿色墙门”，上写“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虽说这墙门有点“芙蓉姐姐”的风格，但步入墙门内却是另一番光景。额枋、檐枋、花板、牛腿、雀替、格扇、窗棂、勾栏……目光所及之处，无一不施以雕华，或翎毛瑞兽，或花卉人物，雕镂繁复工丽，线条纤巧流畅。听王府原为杭城士绅顾鸾之的宅第，据《杭城坊巷志节要续》记载：“顾鸾之雅好林泉，筑屋巷内，垒石疏池，栽花艺树，中有厅事，宏敞可设百案。”王府如今改成了敬老院，住了好些老人，据他们回忆说，过去的听王府规模很大，前门设在小营巷，后门开在了马市街，大大小小十多个天井。后来由于拓宽道路，拆除了一部分，剩下的宅院也分隔得七零八落。位于61号的敬老院存有两进，旁边的58号也保留有几进，老屋里听说还绘有当年太平天国的壁画。另外小营巷56号、马市街92号等都是当年听王府的宅院。

或许是对天国将士的特殊情感，当年主席视察特意选择了小营巷，听王府也因伟人的宠幸，一直较为完好地保存到了今天。

### 银枪班巷3号      地址：银枪班巷3号

为一栋两层三开间的砖木结构民居建筑，屋侧有双曲马头墙，左侧界碑上刻有“刘界”字样，屋内还设置刻有精美花饰的木质壁炉炉门。

### 钱学森祖宅      地址：方谷园2号

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祖宅旧居。

### 方谷园胡宅      地址：方谷园8号

方谷园原为明朝河南布政使应朝玉（大方伯乃其别名）宅第后的花园，清顺治年间被焚，今仅存地名。方谷园胡宅建于清末民初，后因家道中落，大部分房产被变卖。昔日由多个天井组成的老墙门如今也已分隔成若干个独立的院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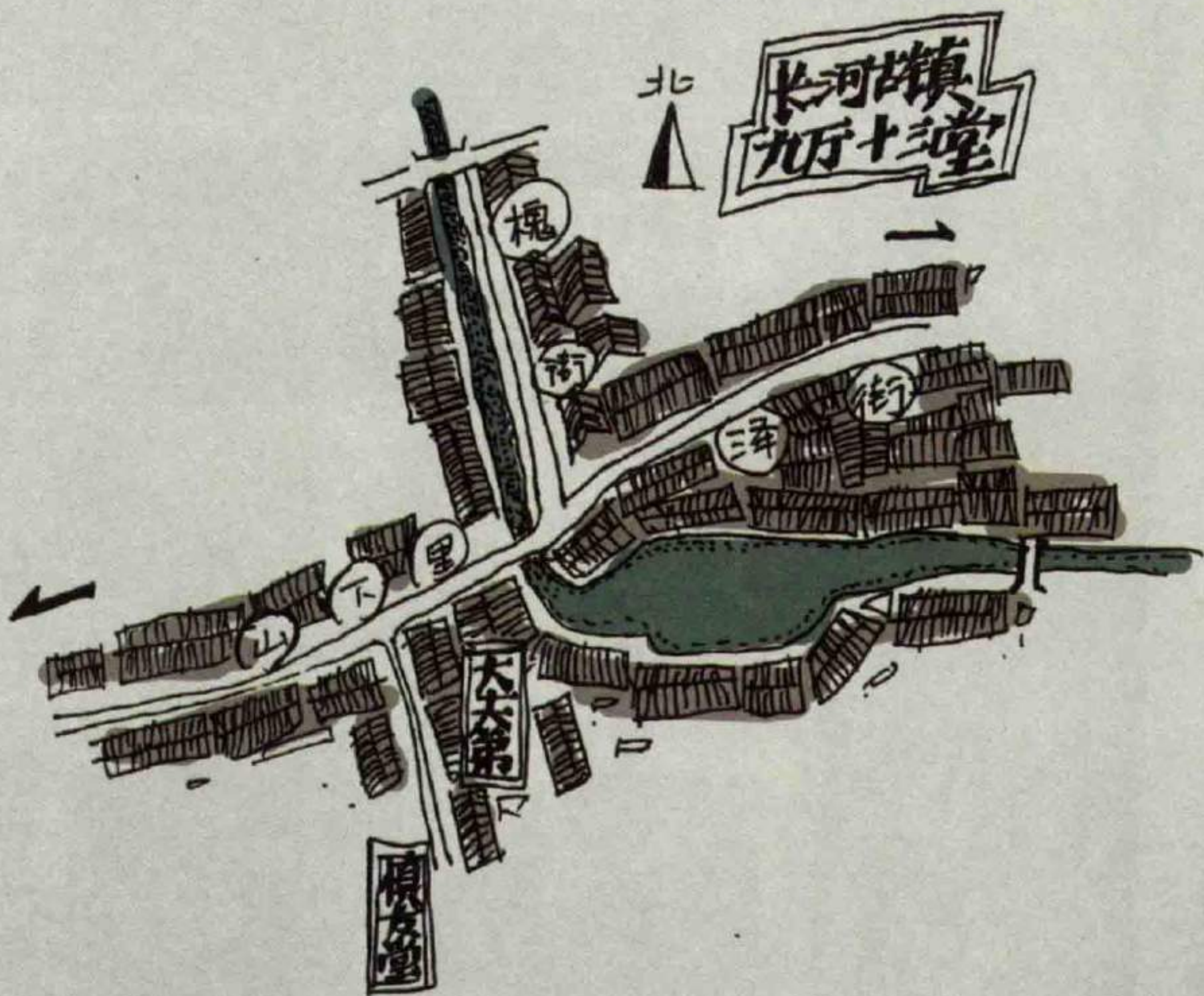
或许是对天国将士的特殊情感，  
当年主席视察特意选择了小营巷，  
听王府也因伟人的宠幸，  
一直较为完好地保存至今。



# 长河来氏·两浙巨宗，一门二十四进士

地址：滨江区长河镇 现状：保存较好的明清古镇，现已粉饰一新，旧貌全无。

“一门五进士”、“一门七进士”，是件可让一个家族门庭光耀数百年的传奇，甚至会被奉为天下读书人的楷模，流芳百世。而对于钱江南岸的长河来氏家族来说，“一门七进士”已算不上什么传奇，毕竟从来家大门中走出的进士多达24位，举人贡生百余人。来氏家族也因“一门二十四进士”成为荫泽一方的两浙巨宗。直至今日，我们漫步长河老街，仍能感受到这个书香世家、传奇门第曾经的荣耀与辉煌。









八百多年前，宋室南渡，大量中原氏族也随朝廷整族迁移。在这庞大的迁徙队伍中，有一支来自河南鄢陵的来氏家族。来廷绍，北宋名臣之后，一位“幼负奇才，忠愤激烈”的侠义之士，因不忘中原故都，而自号“思洛子”。来廷绍胸怀报国之志，却又苦于报国无门，后晦迹读书，终于绍熙四年（1193）考取进士。十年后出任绍兴知府，但尚未到任，就病故于萧山祇园寺。好友辛弃疾悲痛欲绝，在来廷绍的墓志铭中写道：“又卒矣！呜呼，岂天下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哉！不然，胡为来、陈相继而歿，已焉哉！”（陈指来廷绍好友，同科进士，南宋思想家陈亮。）来廷绍病故后，长子来师安“卜居冠山之阳”（冠山即位于长河西南）为父亲守墓。从此，来氏一支定居萧山长河，繁衍生息，原本荒芜的长河滩涂也因来氏家族的到来逐渐兴盛起来。

来氏家族尤为重视对族中子弟的教育，创立社学义学，以耕读传家。数百年来，人才辈出，甲第不绝。据《萧山来氏家谱》记载：“南宋嘉泰二年至清光绪三十年的七百年间，长河来氏受皇上封诰101道，有进士21人，武进士3人，举人39人，武举人18人，贡生97人。”甚至在两浙士子生员间还传出“无楼不科举，无来不出榜”的佳话。宋至民国，来氏一族步入仕途者多达387人，其中身居高位的朝廷大员就有数十位之多，知州县吏也多达六十余人。因此在长河古镇官宅府邸林立，鳞次相连，蔚为壮观，旧有“九厅十三堂”之说。“九厅”分别为：阁老厅、慎俭厅、起凤厅、腾蛟厅、亚甲厅、大厅、花厅、石厅、陈家厅；“十三堂”分别是：光裕堂、慎俭堂、世馨堂、中宣堂、承裕堂、百仁堂、绪昌堂、咸毕堂、会宗堂、务本堂、肯构堂、南川堂、绍恩堂。今天的长河依旧是墙门深深，天井重重，老屋铺席接屋连檐。高墙陋巷间虽很难分辨出那旧时的“九厅十三堂”，但若细细品味，那一道道老墙门仍会将我们带入到一个个恍若隔世的依稀旧梦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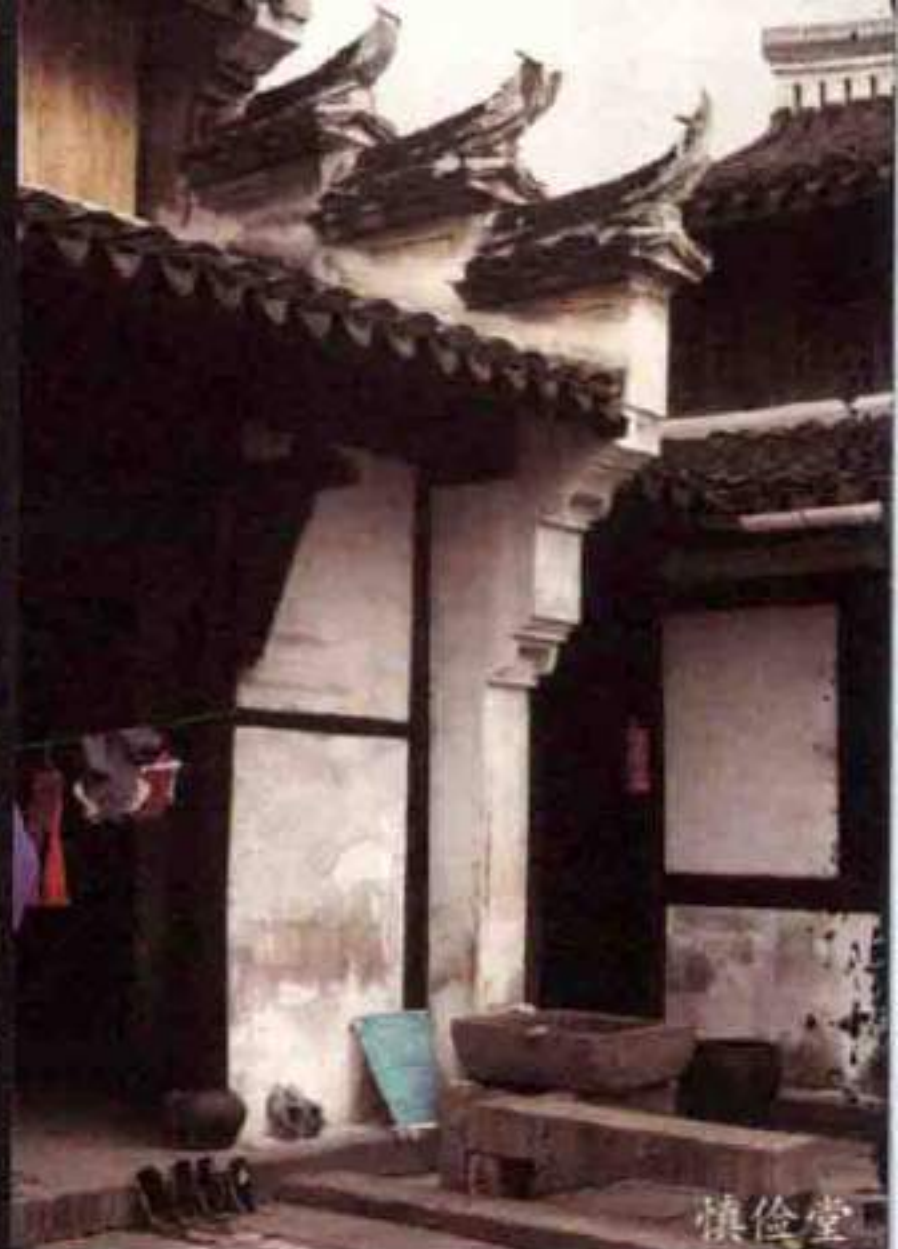




今日新诗又待  
大夫第



大夫第台门



慎俭堂



天官路老宅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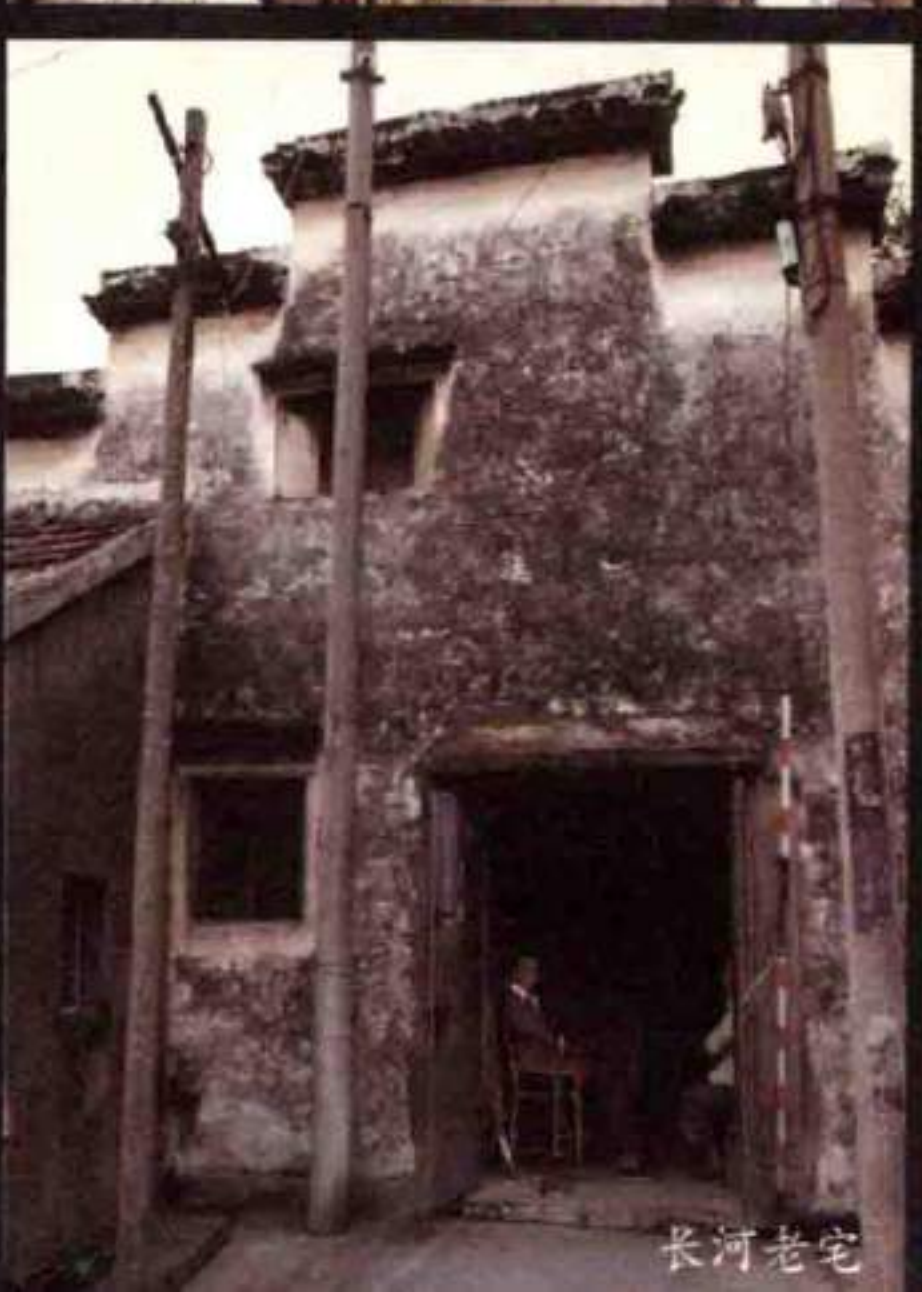
天官路老宅第



会宗堂



长河老宅



长河老宅



长河老宅



## 九厅十三堂

**来氏祠堂：**来氏宗祠位于长河二轻机械厂内，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为来氏襄义公所建。明清两朝均有所扩建修葺，现仅存前厅。

**慎俭堂：**大夫第是“九厅十三堂”中唯一一处基本维持原貌的宅院府第。临街台门施以浮雕彩绘，院内天井厅堂分布错落有致，间以青石夹弄相贯。大夫第3号为整个建筑群的正厅，保存较好，大门门额上镌有“谨言慎行”四字，故称“慎俭堂”（俗称永锡墙门）。

**百仁堂：**百仁堂据说为明万历年间进士来斯行的府第。来斯行官至福建右布政使，其著述《经史典奥》、《搓庵小乘》等为《四库全书》所收录。其子来燕禧任贵州左营游击将军。据老人回忆，过去百仁堂上悬有皇帝御赐匾，上书“秉衡西域，钥匙南北”。今仅存石墙门一座。

**光裕堂：**光裕堂主人来宗道，为来氏家族中官至极品者，任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曾一度官至朝廷首席大臣。后因朝内党争激烈，卸职还乡。光裕堂现存一老台门，上悬“尚书第”。

**天官第：**天官第的由来与明天启年间进士来方炜有关。来方炜历任福建侯官令、江苏嘉定令、吏部员外郎等职，官声颇佳，乡人尊称他为“来天官”。

**慎友堂：**除来氏外，周氏家族也是长河一名门望族。位于镇南荷花池1、2号的老宅便是周氏家族的“慎友堂”。慎友堂保存尚好，木门楼、石墙门、院内厅堂厢房旧貌依然，各种砖木雕饰栩栩如生。山下里21号也为周氏旧宅，据说为周家老二所建，故俗称“周二墙门”。

**居之安：**位于月湾潭19、20号，是长河大型宅第的典型代表。

**双庙：**位于双庙路38号，为张家与孔家合建的祠堂。约建于1806年，二进三开间建筑。

**冠山寺：**始建于宋咸淳年间，尚存乳泉及来氏族人来日升题刻等旧迹。







慎友堂



慎友堂



慎友堂



慎友堂



慎友堂



慎友堂



周二墙门



周二墙门



周二墙门



山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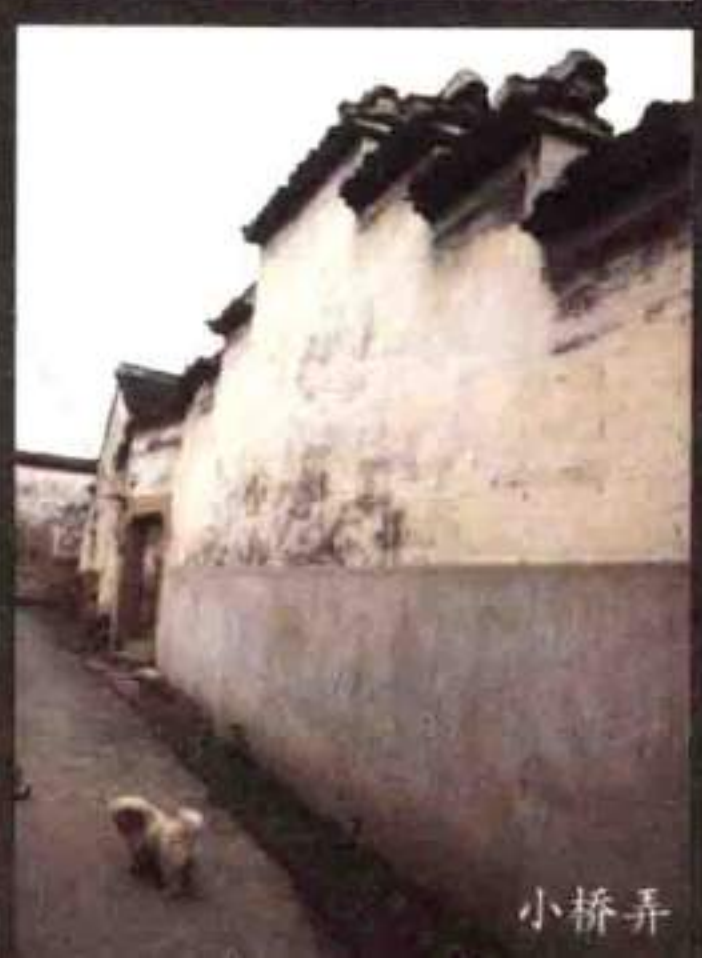
小桥弄



石门楼



山下里



小桥弄



天官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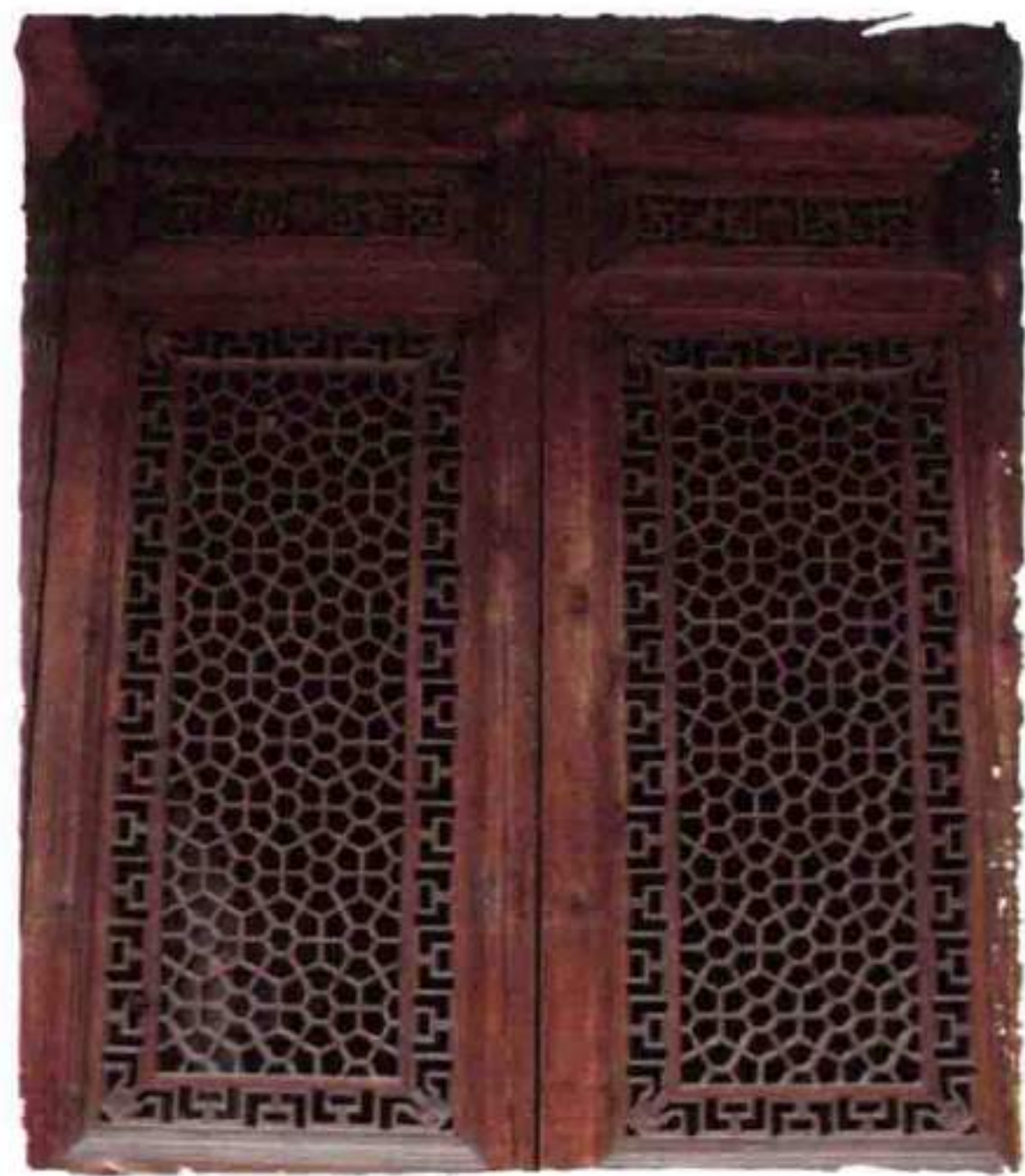


天官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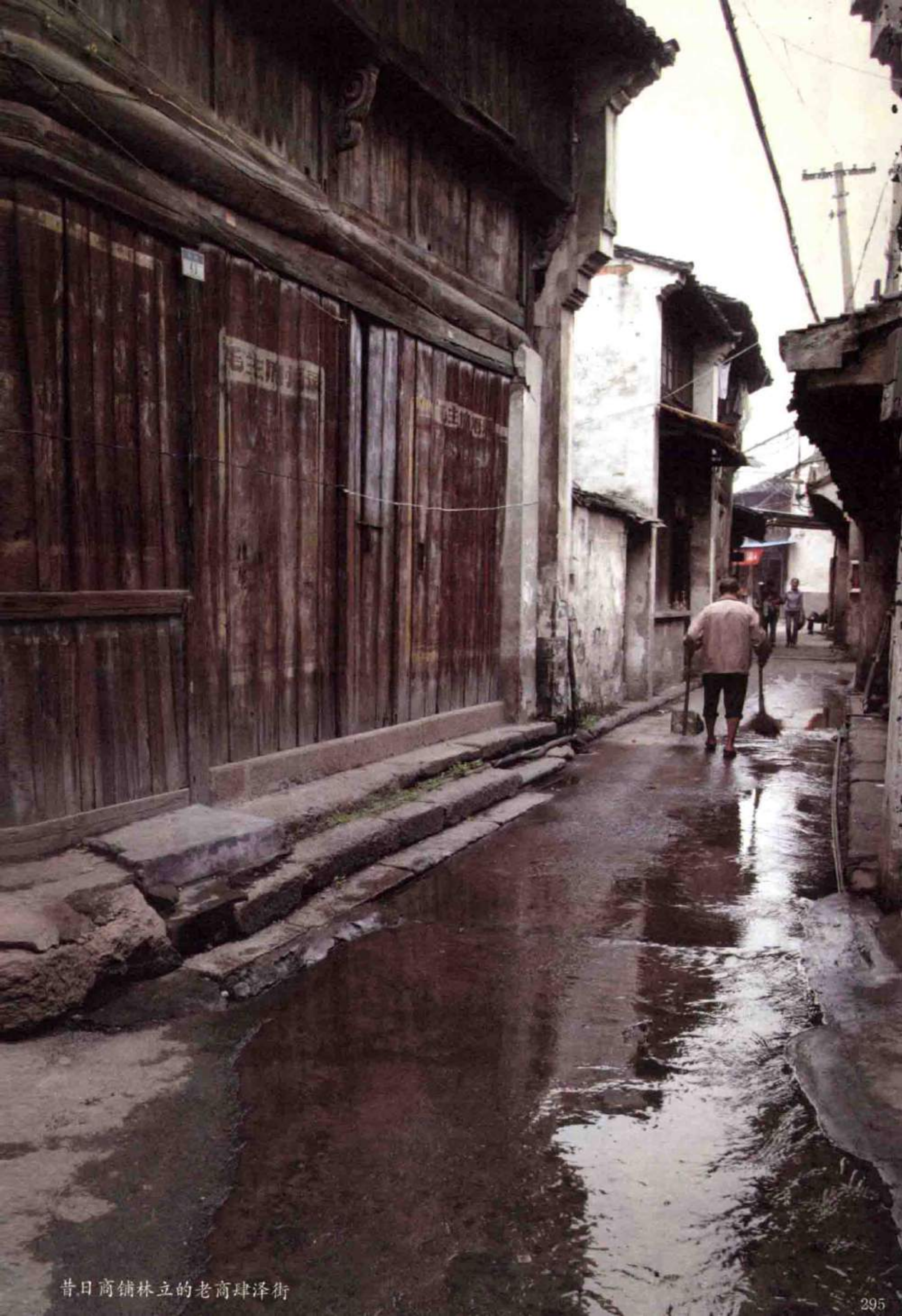
## 槐街、泽街、山下里

除了那些高墙深处的九厅十三堂，“烟叶集散地”，也是旧时长河另一张引以为豪的“名片”。濒临钱塘江的长河古为泥沙淤积而成，土质肥沃，因而盛产烟叶、棉花、茶叶、水稻等作物。尤其所产“四都烟叶”，色泽亮黄，香味宜人，质地细密，为杭烟中的上品。1918年，“四都烟叶”在巴拿马世界烟叶大会上一举夺魁，从此声名大噪，各地货商接踵而至，集散两旺。烟叶行也由清末民初的数家发展到五十多家，并建有烟草同业公会，成为杭城烟叶的一处重要集散地。槐街、泽街、山下里是长河古镇上较为主要的三条街肆，三街呈“丁”字形分布，数条河道也汇聚于此，商铺河埠林立。据统计，民国时长河老街上大小商铺120余家，如：来源远杂货店、仁号盐行、周源源南货店、咸春堂药店、养元和药店、亦仁堂药店、龙泉园茶店、第一楼茶店、金乐园茶店、宋文盛酱园、大昌酱园、王大娘酒店、茂兴油烛店、周振兴油烛店、仁泰锡箔店、信号锡箔店、老永盛花轿行等都是当时长河街肆上有口皆碑的名店老号。如今三条老街依然是长河最热闹的去处，老铺里兜售的也是与古镇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杂副食、烟酒糖果、香烛纸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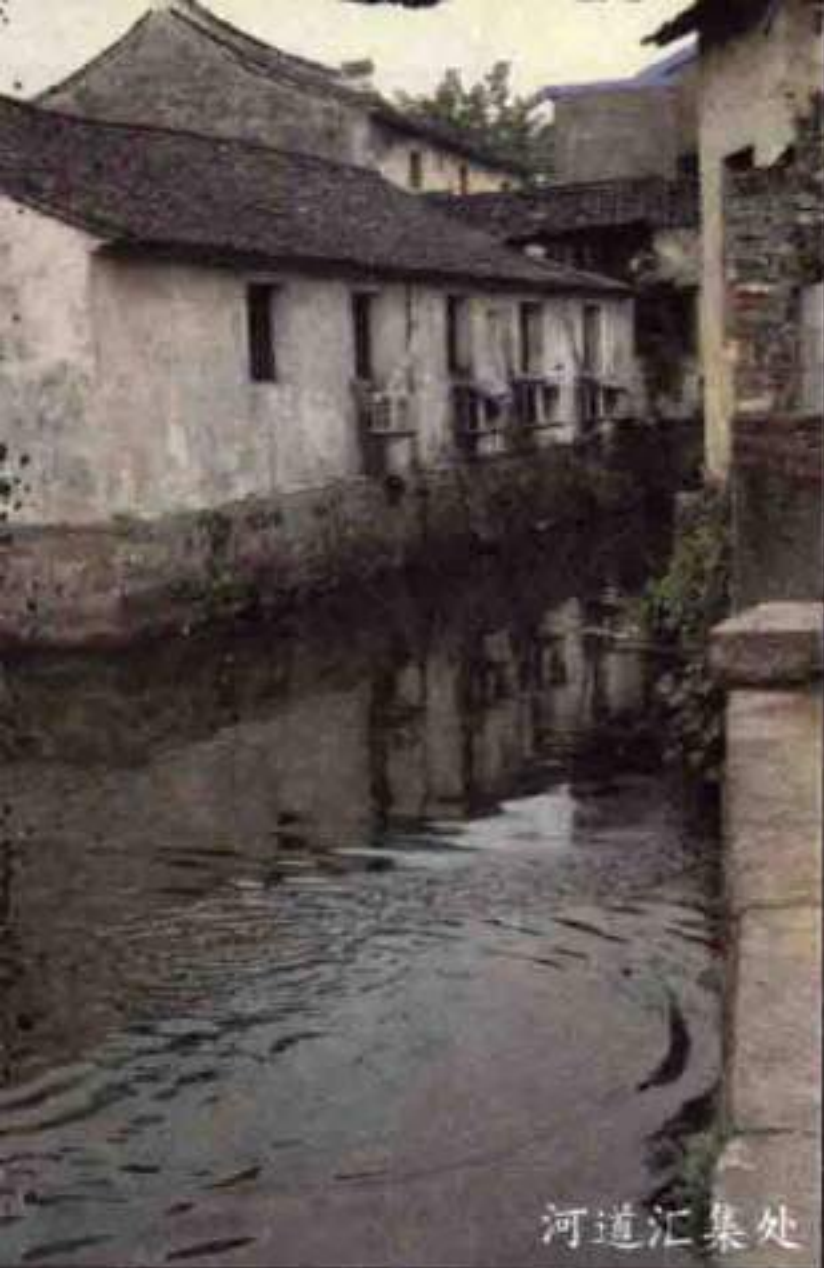
在长河，所闻所见多与来氏家族有关，关于族中名人的传说典故更是举不胜数，如“来五魁行孝感潮神”、“来端蒙率众抗倭寇”、“来集之巧对徐渭联”等都是数百年来相传于口耳的家族逸闻趣事。也只有在这里，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家族的荣耀、一个世家的传奇。近年来，有关部门终于意识到了长河老街的“价值”，很花了些银两进行改造开发。或许是看待“价值”的角度不同，今天的长河老街，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大力兴建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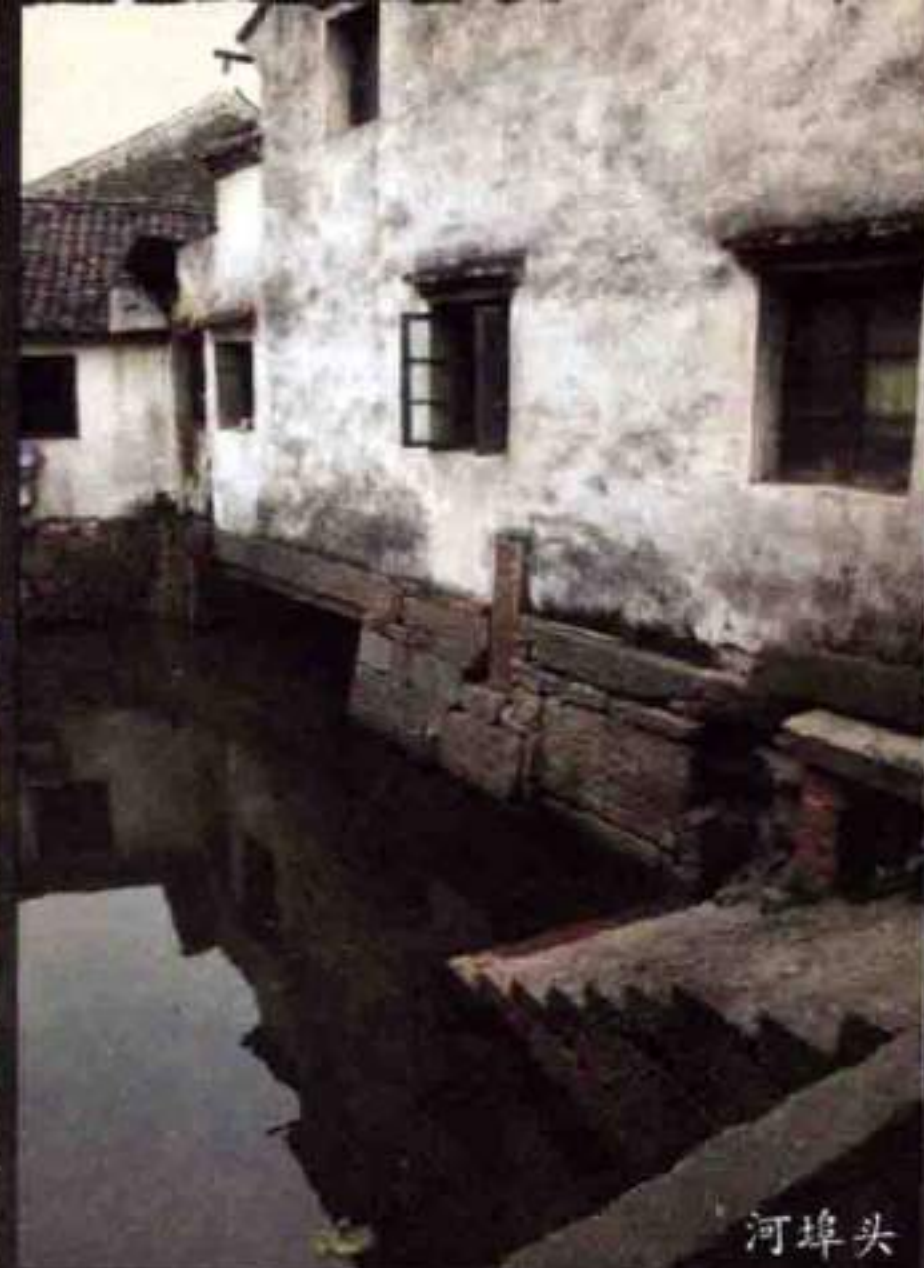


昔日商铺林立的老商肆泽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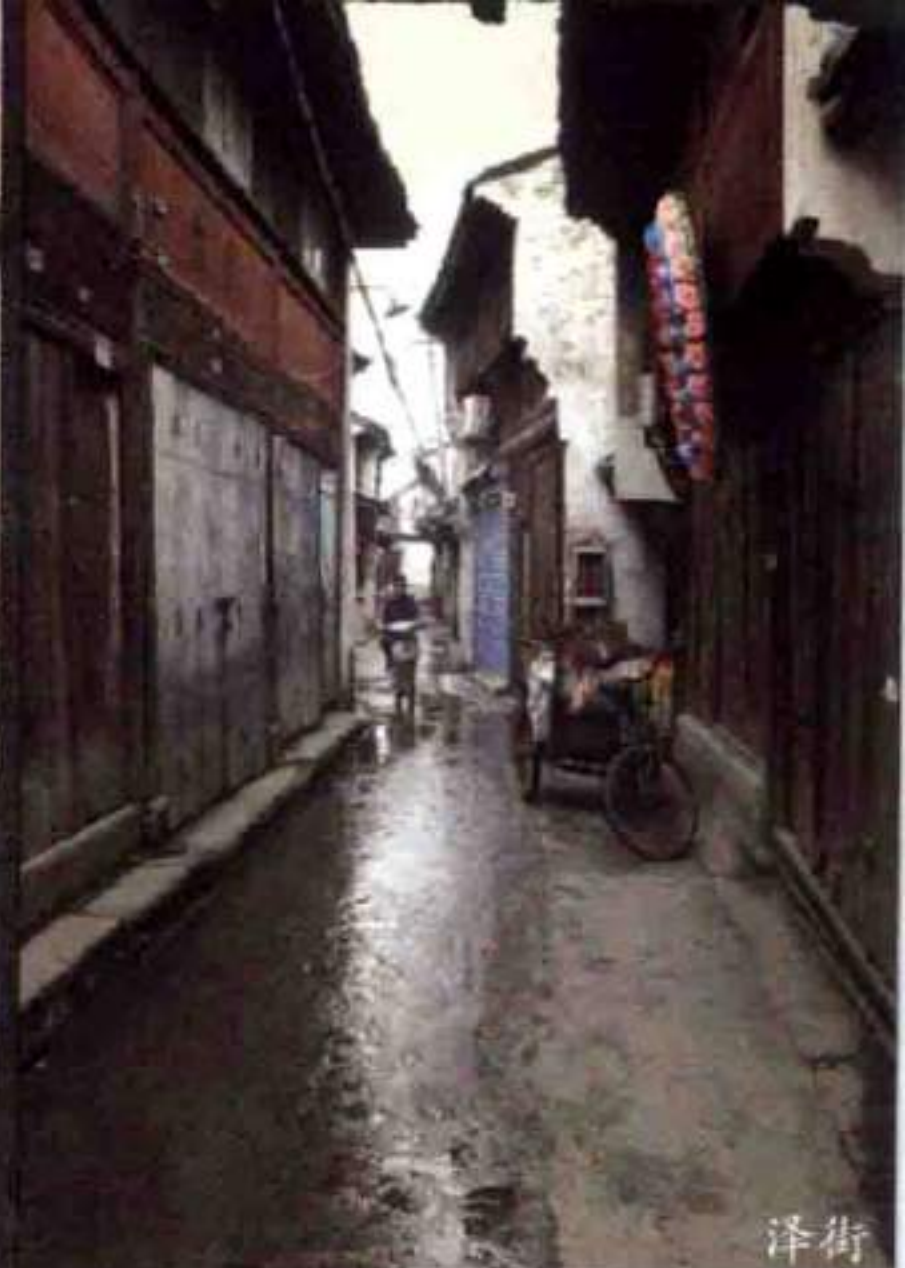




河道汇集处



河埠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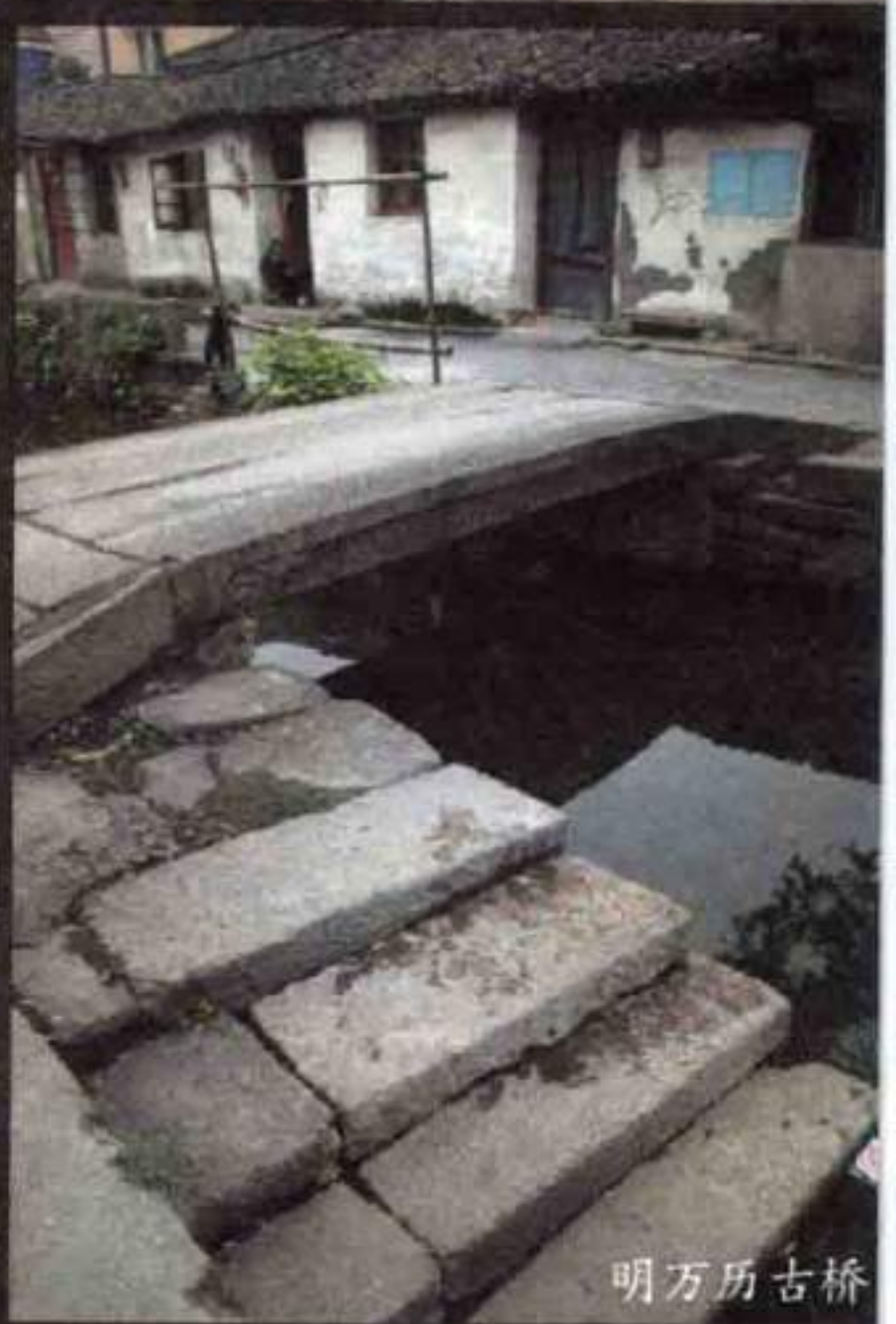
泽街



河埠老屋



槐河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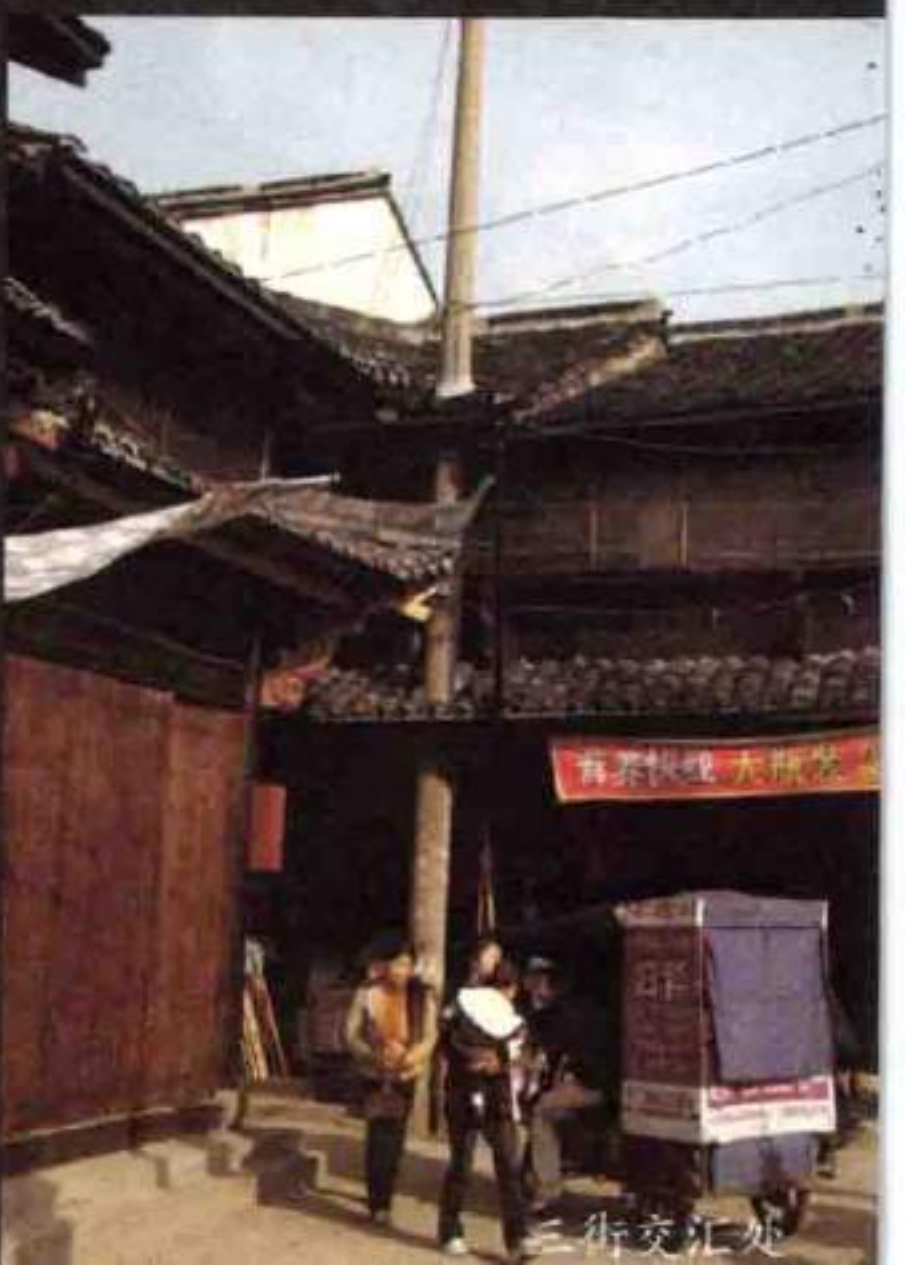
明万历古桥



泽街



香烛铺



三街交汇处





山下里，2008年摄



山下里，2010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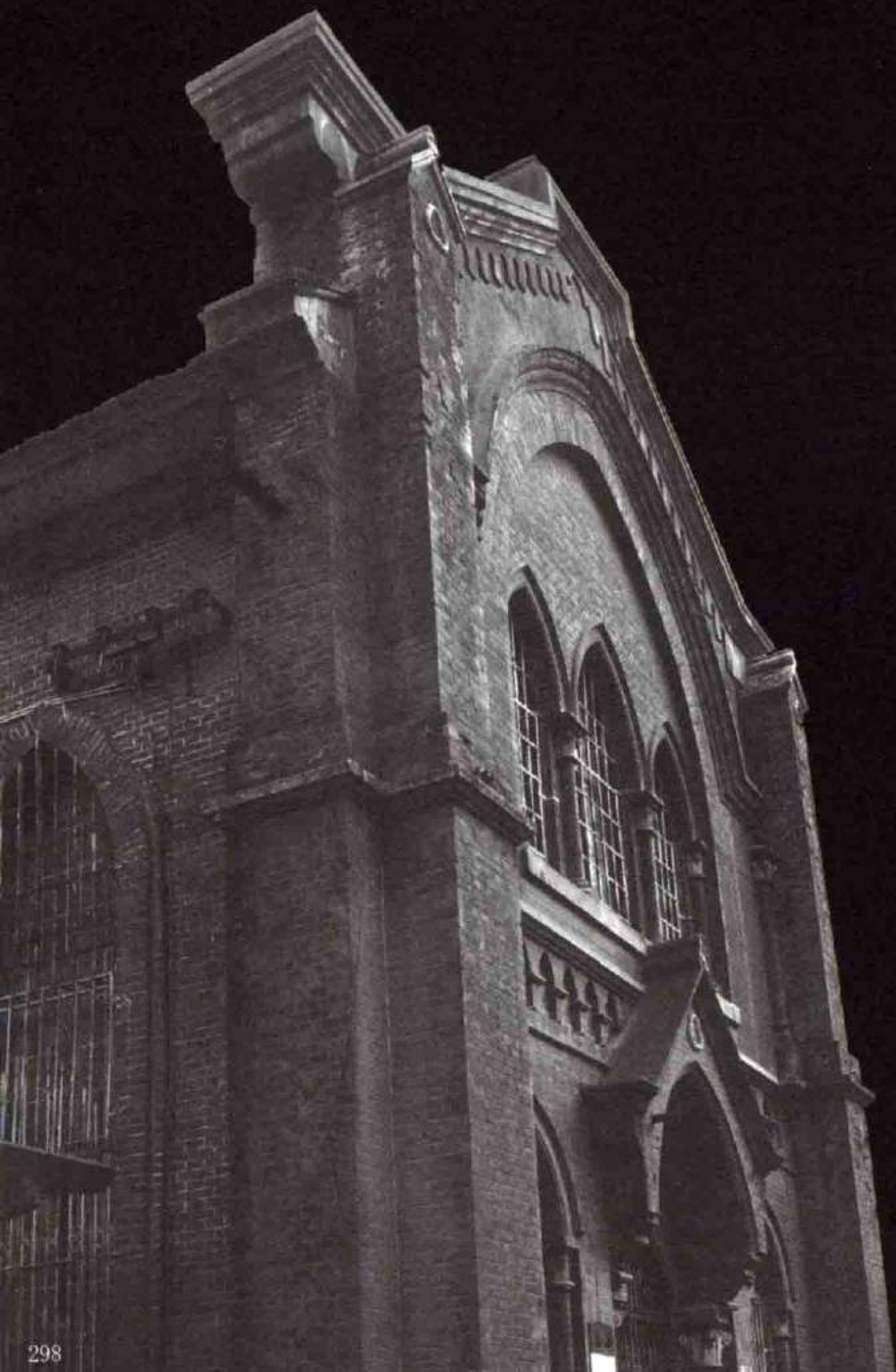


天官第，许群摄



天官第，2010年摄







# 礼拜·圣堂

杭州虽然早在千年前就有了阿拉伯穆斯林自行修建的清真礼拜寺，早在四百年前就成为明末天主教的传教中心，但在今天的杭州城，西域洋教的旧影并不多见。或许是因佛事太盛的缘故，有着东南佛国之誉的杭州城，如今仅存有一座清真寺、一座天主堂、一座青年会、两座基督堂，以及教会医院、大学各一所，虽说旧迹不多，但还算齐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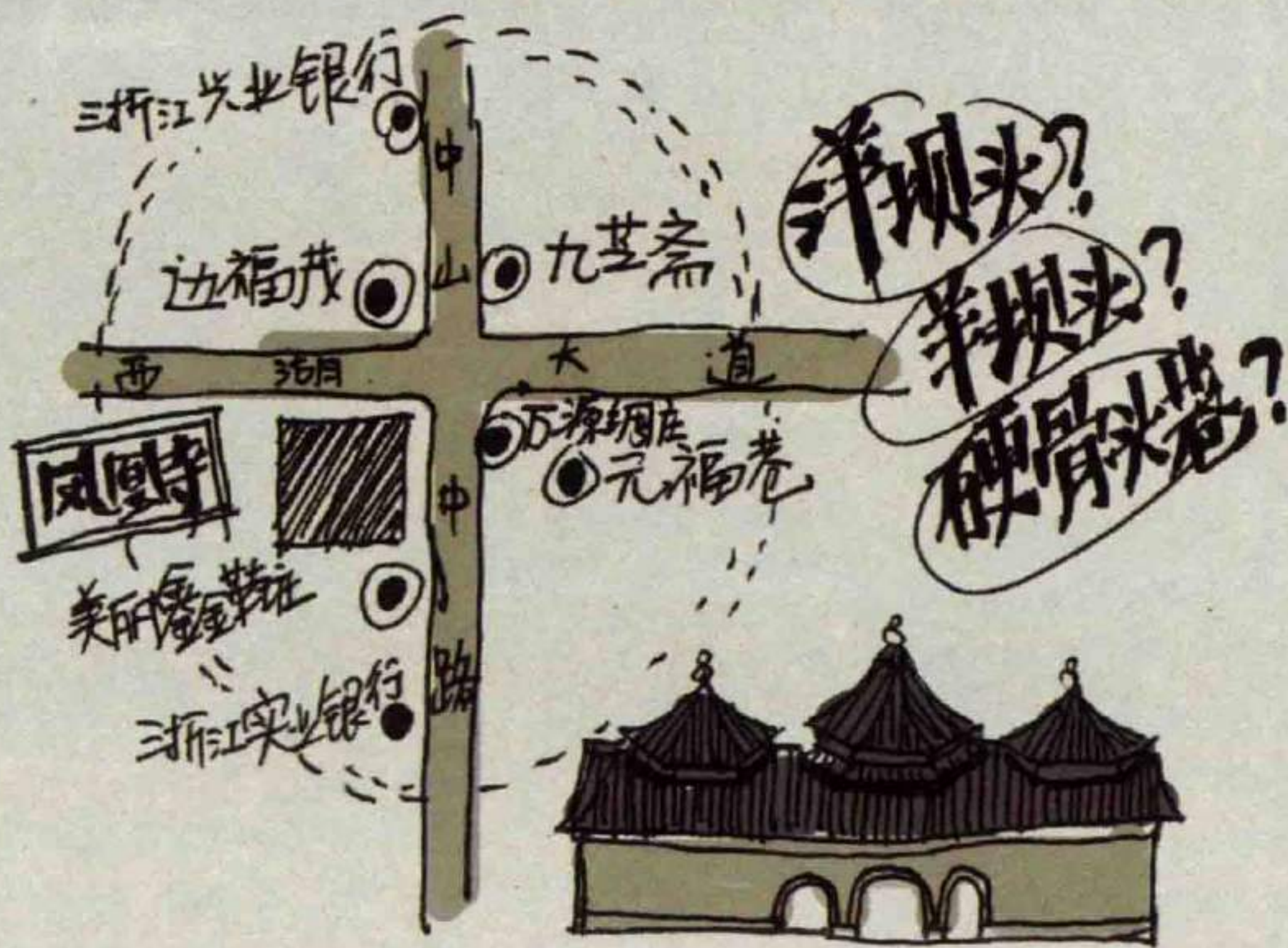


# 凤凰寺·蕃商古教，东南古寺

地址：上城区中山中路225号 现状：清真寺

感知一个时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看时下的街巷路名，时人的喜好信仰尊崇基本上一目了然。就拿杭州城来说，吴越北宋崇佛尊道，其地名多因寺院宫观演化而来，如法轮寺弄、保俶路、梵天寺路等；南宋重礼，临安九厢八十坊中多出现积善、兴礼、德化、报恩等坊名；入明后，市廛繁盛，米市、鱼市、荐桥市等各行口市集名应运而生；民国，谈得最多的自是民族精神，新铺道路中多以光复、国货、民权、民生等命名；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有点滑稽了，除了解放、红旗、胜利、灭资、反修等街道路名外，还有些颇具创造性的发挥，如将“竹竿巷”改成“笔杆巷”，将“观巷”更名为“敢闯巷”，既谐音上口，又富时代精神。杭州文房地名中最具有创造性的当属“羊坝头”，活生生地改了个“硬骨头巷”出来。

位于城中心的羊坝头，古称“洋坝头”，据说就是当年华信筑捍海大塘的地方。“洋坝”，即是钱塘百姓对海塘的俗称。数百年后，沧海桑田，洋坝外的滩涂多已成陆，拦海石坝也渐成一条远离江海的内街。杭州城虽成陆未久，但丰饶的物产、便捷的水运，使杭州城很快发展成为东南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樯帆卸泊，万商云集。除了络绎不绝的本地外埠商民外，还有许多乘着海船，载着大量象牙、翡翠、珠宝、香料等奇珍异宝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这些来自西域的商人在羊坝头一带聚集而居，他们喜食牛羊肉，信仰







唐贞观年间，  
客居杭城的西域蕃商夷民  
共同集资在羊坝头建了座穆斯林清真寺。  
后历朝屡有修葺拓建，渐具规模，  
与广州怀圣、泉州麒麟、扬州仙鹤  
并称中国“东南四大清真古寺”。





伊斯兰教。“洋坝头”也因牛羊市集的兴起，改为了“羊坝头”。唐贞观年间，客居杭城的阿拉伯商民们共同集资在羊坝头建了座可供大伙做礼拜的清真寺。清真寺起初规模并不大，后经多次拓建，倒还有了些规模，可惜宋元之际，清真寺毁于战火。元朝初年，波斯籍伊斯兰教大贤阿老丁来到杭州，见礼拜寺损毁严重，立即捐巨资重建。此后五六百年，清真寺屡有修缮。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清真寺再度得以重修，后更名为“凤凰寺”。这座始建于唐代，且由阿拉伯人自己建造的古老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由海上传入中国的见证，因此与广州怀圣寺、泉州麒麟寺、扬州仙鹤寺并称为我国“东南四大清真古寺”。

我们今天所见凤凰寺与过去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面积缩水大半不说，寺内建筑也多被拆除，所存无多。古寺外原有照壁、大门，大门是那种颇具异国情调的伊斯兰风格，高大华丽，通体蓝绿花砖，券门上还镌有以阿拉伯文书写的寺额。门内望月楼高三层，飞檐翘角，一座典型的中国式楼阁。楼后置中式长廊与礼堂（礼堂为建国后重建）相连。但这一切如今均已不存，早在民国拓建中山路时，照壁、大门、望月楼、长廊等建筑皆悉数被拆除，仅存礼拜殿还保持着元代清真寺的旧貌。如果说凤凰寺大门为典型的伊斯兰风格，望月楼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式楼阁，那么礼拜殿则是二者的完美结合。礼拜殿为庑殿顶，顶上再起三座翼角高翘的攒尖顶，中间为重檐八角，两翼为单檐六角，但殿内相对应的却是三个伊斯兰风格的半球形无梁穹顶，穹顶绘以卷草花卉、山水飞禽，构图严谨流畅，色泽艳丽，据说为明代旧物。殿内须弥座读经台为青石雕凿，所刻竹节蔓草纹饰精致细腻。读经台上为明代“天经一函”，木质红漆，上雕阿拉伯文《古兰经》。寺内还有一碑廊，原本为唐宋以来的历代碑刻，但今已不存，现存多为元代以后的石碑及墓碑，其中也包括先贤阿老丁的墓碑。

伊斯兰先贤去世后，多葬于清波门外的西子湖畔，如今在柳浪闻莺公园内，还存有阿老丁曾孙，元末大诗人丁鹤年大师的墓亭。清波门处也立有三座古墓，墓的主人为阿拉伯先哲卜哈提亚氏及其随从。









# 圣母堂·千年老巷，三百年圣堂

地址：下城区中山北路415号 现状：仍为天主教堂

百井坊巷，杭州城北的一条千年古巷，古属“招贤坊”，吴越时坊内曾凿九十九眼井（九十九是眼数，非井数），故而得名。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老巷因仁和县衙迁移至此而更名为“仁和县巷”，后又复名。今天的百井坊巷已不见那九十九眼吴越古井，宋时的县衙学馆也如烟云散，就连清末民初老屋的身影也难以寻觅，唯一能见证老巷往昔岁月的却是巷口那座立有圣母塑像的天主教堂。

教堂名为“无原罪圣母堂”，占地约六百平方米，典型的古罗马风格，其规模气势和精美度均不能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的教堂相提并论，但在少有西方宗教遗迹的杭州城确属稀罕之物。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圣母堂保存还算完整，山花壁柱、拱券圆窗，那些缠来绕去的西洋花式依旧精巧细腻，二层正中还塑有一尊神态安详、微张着双臂的圣母雕像。唯有圣堂的色彩显得有些另类，天蓝色的墙体，白色的壁柱、檐口、拱券山花，原本的色泽被涂抹殆尽。在中国教堂家族中，杭州圣母堂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它却是现存最早的一座西方圣堂。

在天主教教史中，有三个中国人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一是明末著名科学家，礼部尚书徐光启；二是明末西学之祖，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三是监察御史杨廷筠。除徐光启外，李之藻、杨廷筠皆为杭州人。二人热心教务，加之身份显赫，杭城民众多受其影响洗礼入教。因此，杭州又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传教中心”。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还在河北开州任知州的李之藻听闻老父去世的消息后，连夜赶回杭州奔丧。途经金陵时，特意邀上耶稣会的神甫修士一同前往，并于5月8日在家中做了天主教在杭州的首场弥撒，这一天后被宗教界称为“杭州天主教开教日”。李之藻府位于灵隐天竺一带，离城较远，为方便教友往来，杨廷筠将位于城北观巷的自家宅院辟出一块改作圣堂，后又出资在宅西修建了杭州城的首座天主教堂。时间到了清顺治十六年，即1659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第二次来到杭州传教，与浙江巡抚佟国器相熟，而佟大人的夫人恰巧也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了这层关系，巡抚大人自是大力支助，拨地捐资。两年后，一座宏伟的圣母堂在原老堂基础上拓建而成。新落成的圣堂庄严典雅，十分华丽，在当时堪为全国教堂之冠。然而就在新堂竣工后不久，卫匡国，这位继利玛窦之后，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意大利传教士不幸染上霍乱，病逝于圣母堂内。

此后数百年间，圣母堂屡遭闭堂废弃。清康熙时，因与罗马教廷间的“礼仪之争”，西方传教士被禁止在华传教，圣母堂一度闲置，后改为天后宫，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归还天主教会；咸丰年间，圣母堂为太平军所占用，两年后，太平军撤离，天主教堂才得以正式复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圣母堂连同全国所有宗教场所统统被关闭，由国家接管，另作他用。

**卫匡国墓** 地址：西湖区留下镇新凉亭桃源岭北麓

卫匡国西名为马尔蒂诺·马尔蒂尼，十七世纪颇具国际影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卫匡国去世后葬在了杭州留下镇桃源岭北麓，其墓园占地148平方米，墓室坐东朝西，呈长方形，墙面青石砌筑，穹隆形墓顶，上竖“十字架”，前有神道、壁与石碑坊。





这座抹以  
蓝白相间涂料的天主教堂，  
自不会是出自旧时人的手笔。  
只有今人才能将恶俗与神圣完美结合，  
并昭告天下，  
这是新世的创造。



# 天水堂·耶稣，耶稣堂，耶稣堂弄

地址：下城区中山北路耶稣堂弄2号 现状：仍为基督教堂

距百井坊巷不远处，有条与之平行的街巷，巷内原有一福兴寺，故得名“福兴寺巷”。但到了清末，巷口处建起了一座教堂，其规模由最初的十亩荒地拓展为数十亩，房屋数量由初期的两间简易平房发展为拥有礼拜堂、医局、女子学校、育婴堂，以及牧师宿舍等众多屋舍的教会区，信仰耶稣的信徒也似乎超过了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就这样，“耶稣堂弄”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福兴寺巷”，成为老巷新的地名。

最早来这里建造教堂的是两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中文名字分别叫做胡思登、郝理美。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那年，胡、郝两位牧师受美国南长老会差遣来到杭州布道，布道场所最初设在城隍山上。1874年，经藩台大人批准，将天水桥畔十亩荒地拨给两位牧师修建礼拜堂。礼拜堂落成后，藩台大人还亲赠刻有“胡郝礼拜堂”字样的木匾表示祝贺。不久之后，传教士们又在原礼拜堂基础上翻建新堂，同时增筑了牧师楼、男女斋舍等配套建筑，并正式命名为“基督教天水堂”，建筑用地也增拨到八十余亩。1875年，胡、郝两位牧师任满回国，司徒尔（司徒雷登之父）接任了主持天水堂的工作，并相继开办了仁慈堂、医局、圣经学校和育婴堂等机构。

今天的天水堂又恢复到建堂初期的模样——“两间简易的平房”。礼拜堂坐北朝南，若不是大门上方所绘制的巨大十字架以及东西墙上的弧形尖拱花窗，我们还真会将其当作刚粉饰一新的街道仓库。简易的礼拜堂里没有高大的弧形拱顶，也没有斑斓的七彩玻璃，更没有那些装饰着卷叶藤蔓的浮雕，然而圣坛上那位少女所弹奏的天音圣曲却将我们带入到纯真安详的圣洁世界。

## 司徒雷登故居 地址：下城区中山北路耶稣堂弄

除了礼拜堂，教区内还保留有一栋两层老楼，虽被几栋居民楼所围，但还是被精心修饰了一番，不为别的，全因老楼曾经住过一位名人司徒雷登。就在司徒尔接任天水堂的第二年，司徒雷登就诞生了，他从小生活在杭州，直到11岁那年才随父母回到美国读书。34岁那年，司徒雷登以传教士身份偕妻重返杭州，开始从事传教工作，在此期间曾参与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创办，如今校内仍保存着他当年居住过的红楼。（因与新修的乡下农舍无二，故不再奉上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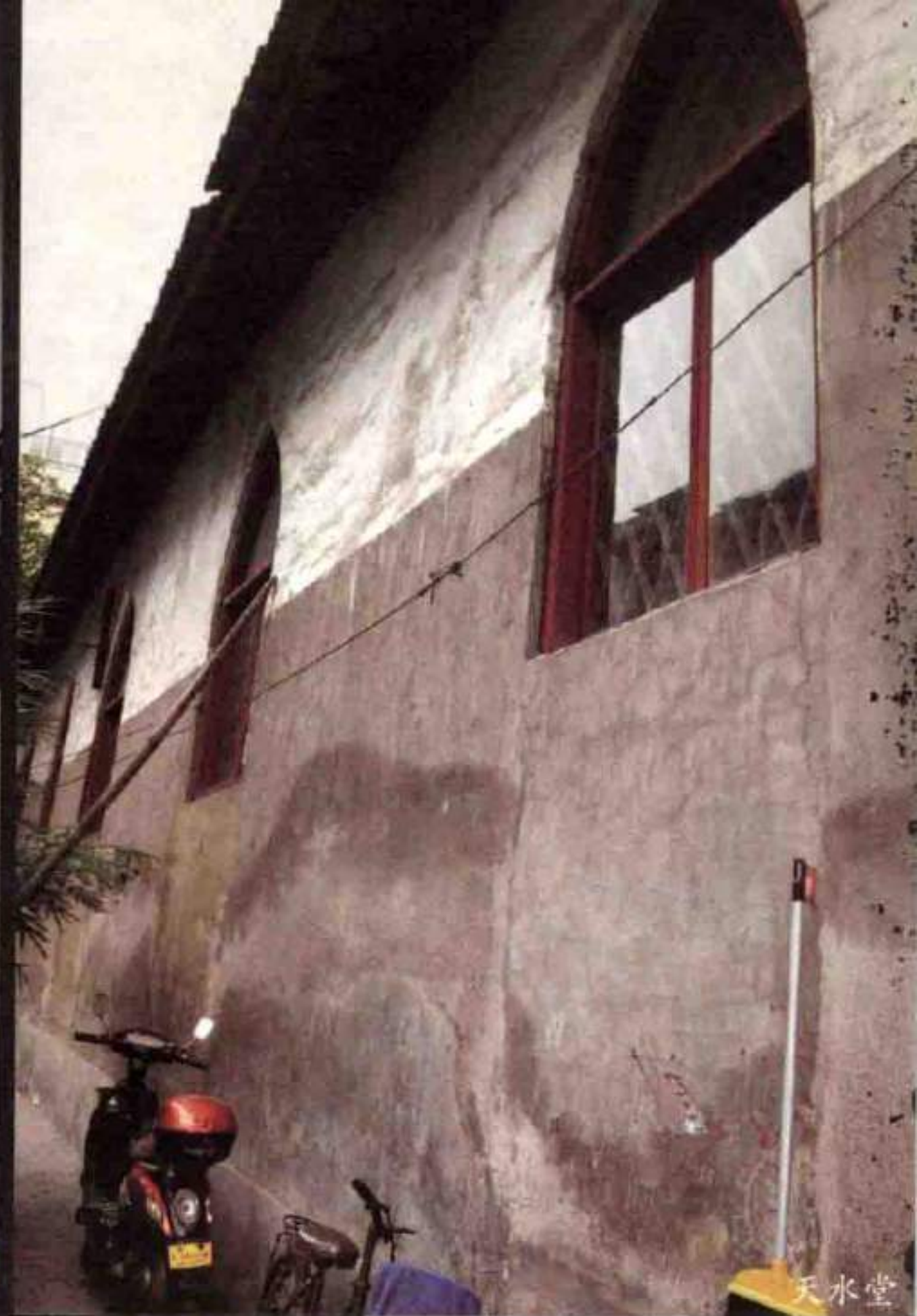
## 思澄堂 地址：下城区解放路132号，解放路和丰乐桥畔交会处

思澄堂建成于1927年，为纪念首任牧师张澄斋而取此名。思澄堂占地千余平方米，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宗教建筑，既有明显的哥特式教堂特征，又糅合了大量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构架。思澄堂有一座峻拔耸秀的钟楼，可惜在拓宽解放路时被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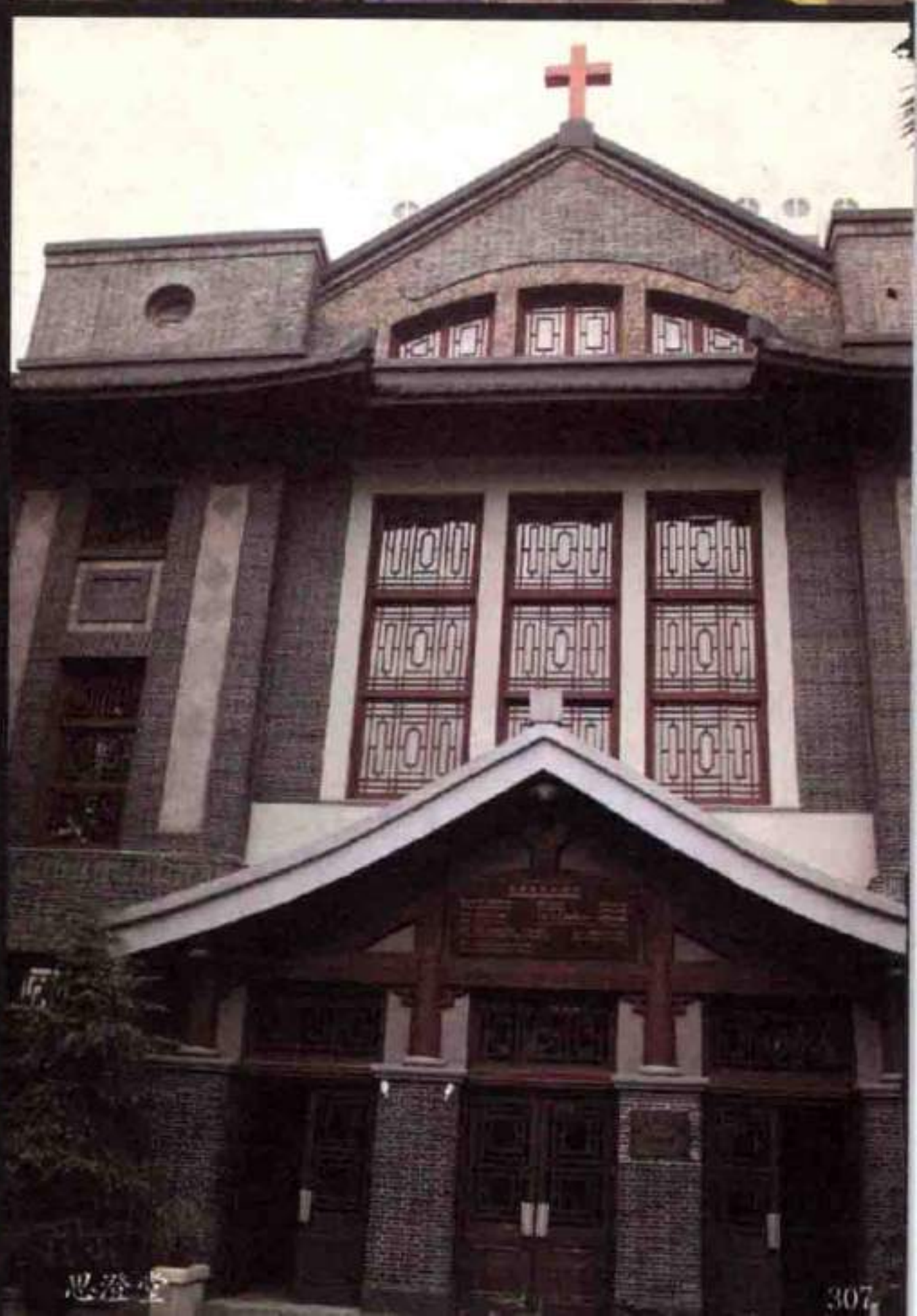
练琴的女孩



天水堂



天水堂内景



思澄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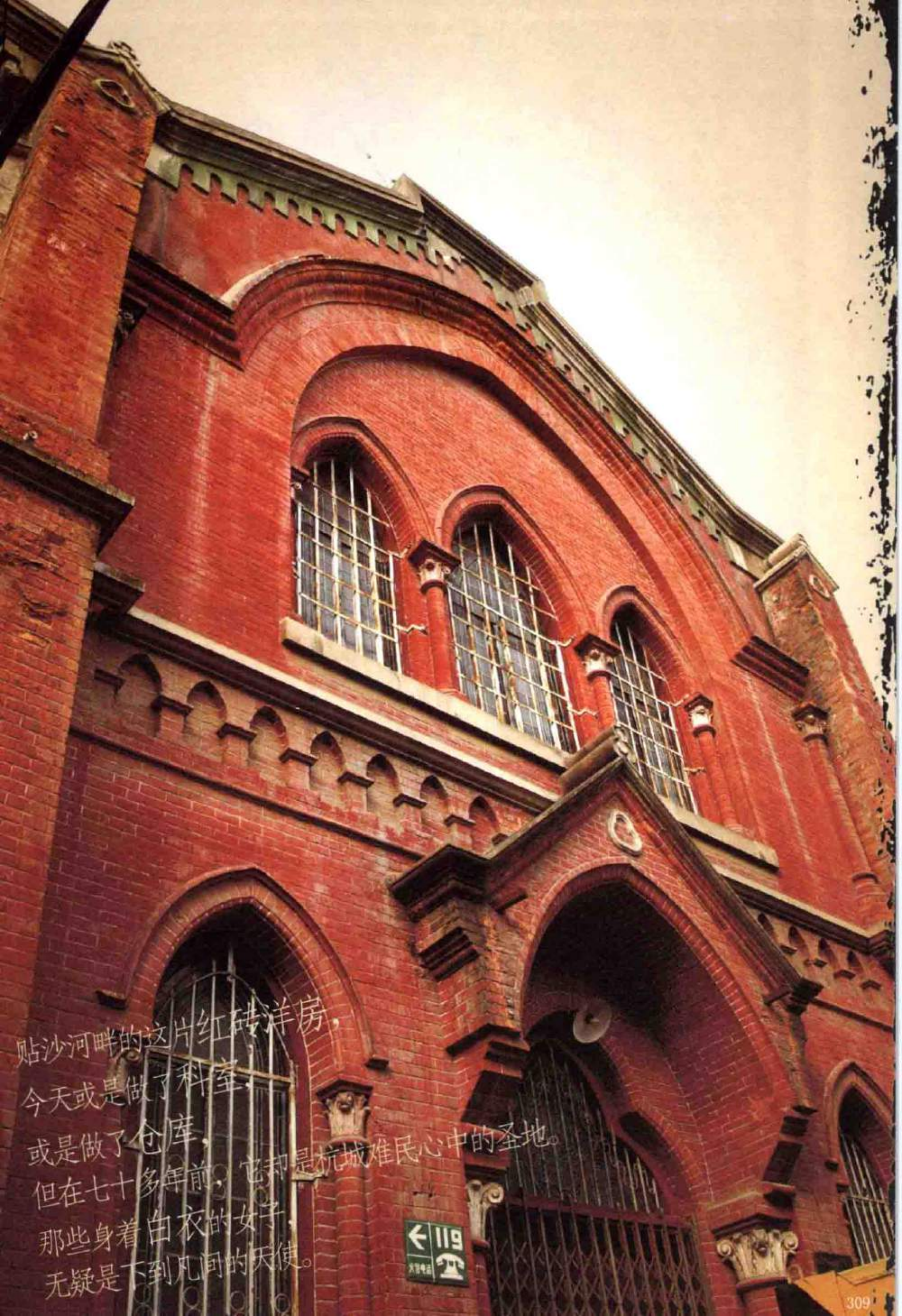
# 仁爱医院·七十年前的法国教会医院

地址：下城区环城东路38号，刀茅巷与凤起路交汇处 现状：现为杭州红十字会医院

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杭州相继城破，曾经美丽富庶的人间天堂在短短数日内沦为可怕的世间地狱。饥饿、伤痛、疾病随即而来。而此时，杭州城东贴沙河畔一片红砖砌成的洋房却成为难民们心中的圣地。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清洗伤口、敷药包扎，接受免费的治疗。七十年过后，那片红砖砌成的老楼多还存留，它就是建成于1928年的法国天主教医院仁爱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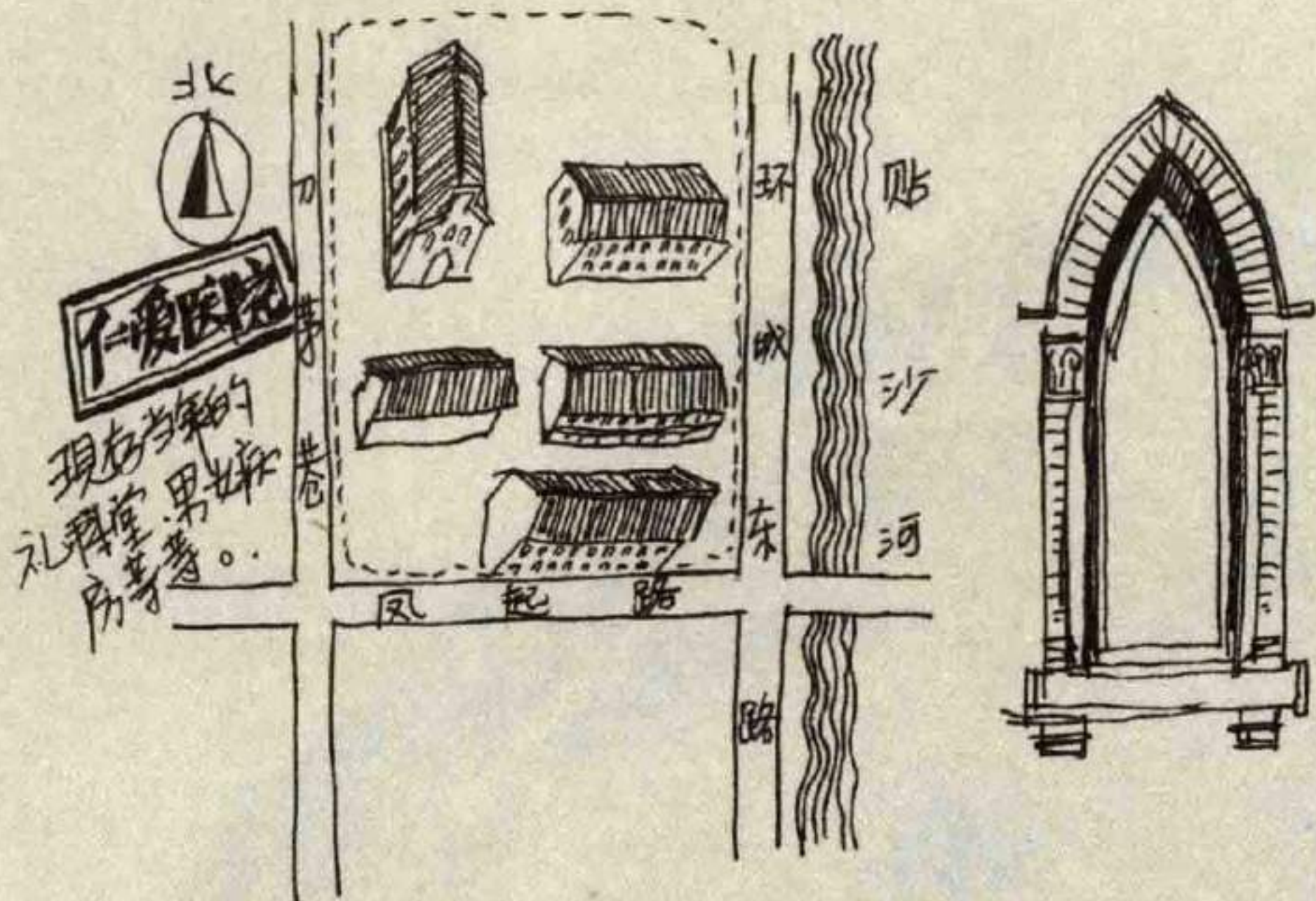
西医虽早在明朝末年就流入了中国，但始终未受朝廷重视，仅仅视作没有多少实际用途的奇技淫巧。即便是到了清朝晚期，人们对那些动辄就开膛破肚、截肢断骨的西医疗法仍难以接受，甚至极为排斥。相比之下，生活贫困的穷苦人家倒是乐于前往免费施医赠药的西人医馆就诊，也就因此有了“中户以上不乐西医”的说法。直到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这才在中国真正立足，为国人普遍接受。杭州是中国较早开办西式诊所医院的城市之一。今浙医附二院前身“广济医院”就是这座城市所开设的第一家西医院。早在清同治八年（1869年），英国传教士麦多来到杭州，先在横大方伯巷（今解放路）租了四间瓦屋，开设戒烟所，一边为他人戒烟治病，一边传教。一年后，麦多在原戒烟所基础上创办了“大方伯医院”。又过了一年，更名为“广济医院”。





贴沙河畔的这片红砖洋房，  
今天或是做了科室，  
或是做了仓库，  
但在七十多年前，它却是杭城难民心中的圣地。  
那些身着白衣的女子，  
无疑是下到凡间的天使。





仁爱医院的创立者是位来自法国的修女，名叫郝格勒。1928年，法国天主教仁爱会修女郝格勒将家中部分财产变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杭州贴沙河畔购地建起了育婴堂、修女楼、医师楼、男女病房等屋舍，取名“仁爱医院”，又称“圣心医院”。当这里的一切安顿妥当后，郝格勒才将仁爱医院交给助手孙儒理修女（即首任院长）继续打理，自己回到了法国。第二任院长彭嬷嬷也是位法籍修女，精明能干，她在就任院长期间，对医院进行了大规模拓建，不但在原有楼舍基础上增建了礼拜堂、X光室、施诊所、免费病室等设施，还创办了幼稚园、海星小学、海星中学、仁爱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等，使育婴堂的孤儿能继续接受小学，乃至中学的教育。

如今，仁爱医院部分建筑，如当年的女病房、男病房、三等病房、免费病房等，以及位于医院西北角的礼拜堂仍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作为杭州红十字医院办公楼或病房。礼拜堂是旧时仁爱医院主要建筑之一，当年嬷嬷修女们每天早晚都要来到礼拜堂做弥撒祷告。这是一栋占地约四百平方米，通体红砖砌筑的哥特式建筑，除了柱头的卷草外，门廊、檐口、立柱、拱窗、尖顶等精细处无不以红砖垒叠造型。礼拜堂两侧饰有成排的尖拱长窗，窗户上至今还镶嵌着从法国运来的七彩玻璃画。解放后，仁爱医院为人民政府所接管，作为医学院或医院使用，原有建筑设施多继续沿袭原有的功能，唯有礼拜堂被废弃，成为医院一处堆放杂物的仓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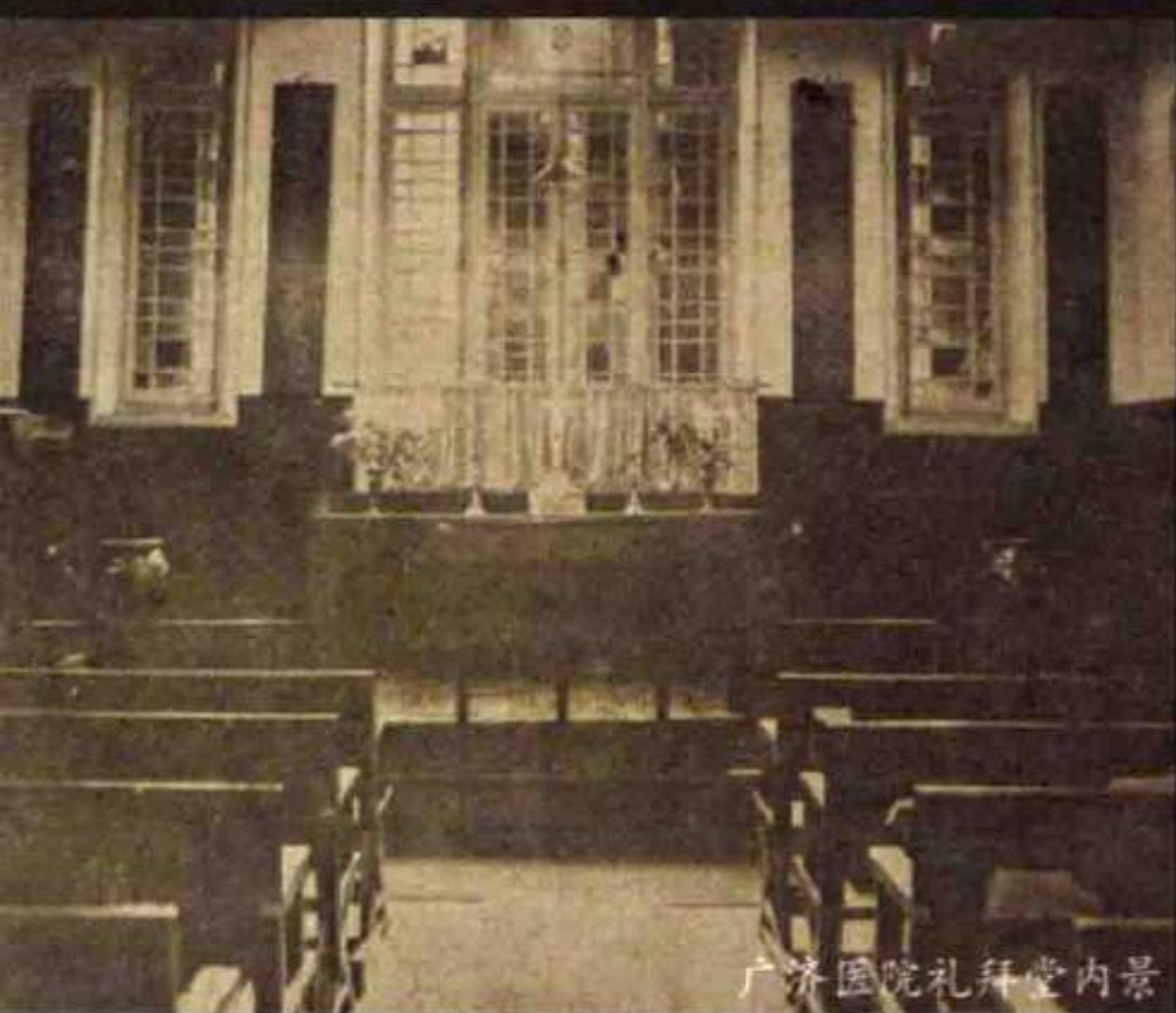




杭州广济医院大门



广济麻风医院礼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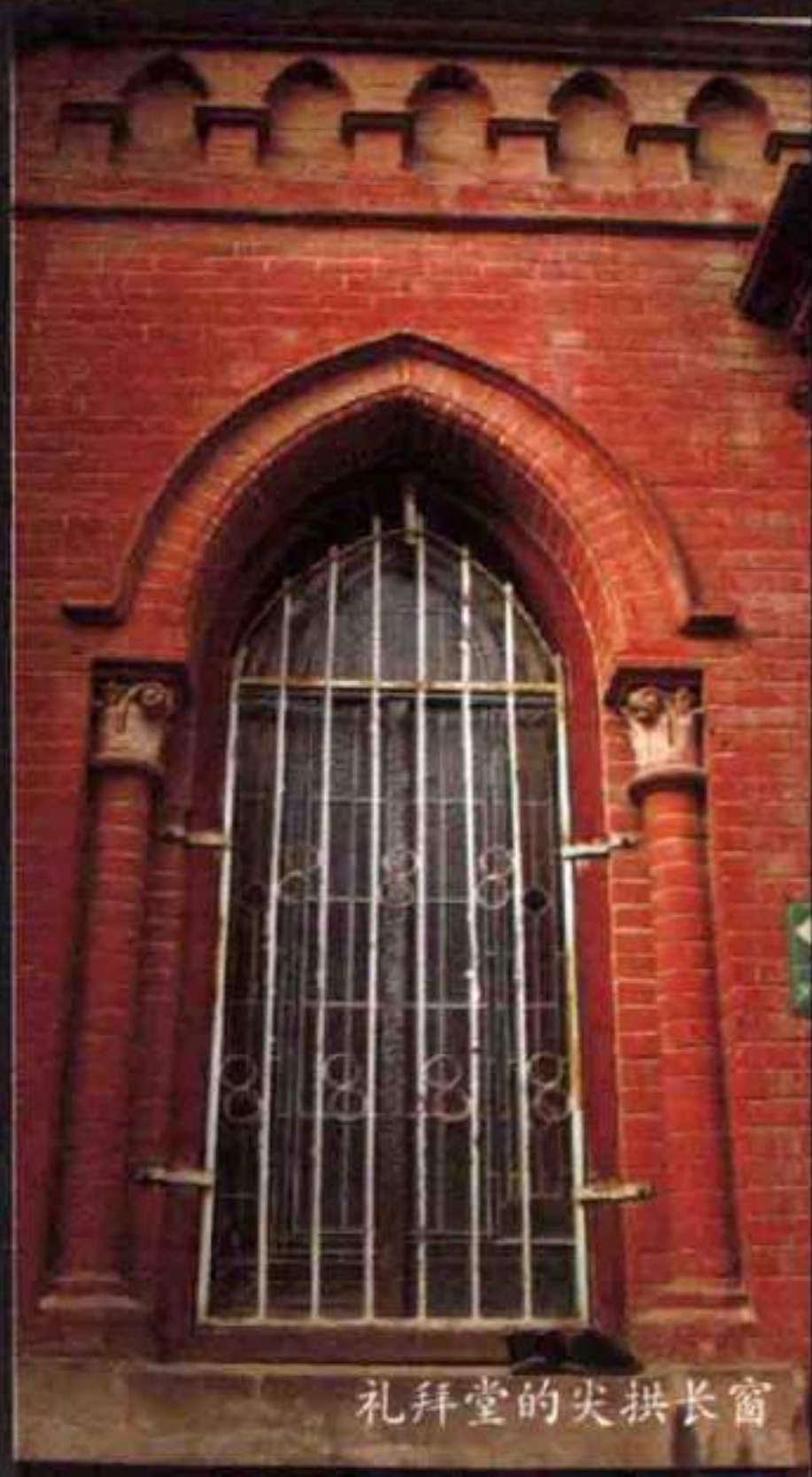
广济医院礼拜堂内景



仁爱医院礼拜堂



仁爱医院病房



礼拜堂的尖拱长窗



仁爱医院病房



# 之江大学 · 峰峦叠翠间的百年学府

地址：上城区之江路六和塔西侧

现状：现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和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组研究院所在地

人杰地灵的杭州城物华天宝，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多达25处，如闻名遐迩的岳王庙、六和塔、飞来峰、胡庆余堂、西泠印社，等等。在这25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中，有一处旧迹却鲜为人知。“之江大学”，一座隐于密林深处，曾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建筑”第二名的百年教会大学。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清道光年间，美国牧师麦嘉谛来到浙江宁波，创办了一间名为“崇信”的义塾。麦牧师将附近的孩子召集到一块，教他们读书写字，讲圣经故事。22年后，崇信义塾迁至杭州，更名为“育英义塾”。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办学目的多是传播教义、培养传教士，虽然免收学杂膳食费用，甚至还提供服装零用，但招收的学童仍是寥寥无几。直到1890年“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后，教会学校的招生状况才大为改观。一是因为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工商市政发展很快，海关、邮政、铁路、工矿、银行、洋行等诸多领域都需要大量精通英语并具有一定西学知识的华人。二是各教会学校也不再将宗教传播作为办学的主要目的，逐渐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向新式中学转化。在这种背景下，推行新式教育的育英义塾得到很快的发展，学生人数急剧扩增。1897年，育英义塾升级成育英书院，又名“督学堂”。分设预科和正科，预科即今天的中学，学制4年；正科相当于大学，学制6年。1911年，书院迁至月轮山南麓的新校址，因濒临钱塘江（钱江又名之江），故得名“之江大学”。







之大大钟楼，  
之大师生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建，  
以此铭志。

多年来，  
这组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殊荣的  
教会大学建筑群，  
总是默默无闻，少为外界所知。



今天的之江大学已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所在地。去时正逢周末，原本僻静的校园更显清幽，除大门门卫及两三学生外，再不见他人。十余栋红砖青石老屋依山势而建，高低错落。整个校园背山临江，风光旖旎，实为学子们潜心修学的“世外桃源”。

**钟楼：**红砖砌筑的大钟楼是进入校园内的第一栋旧式建筑。大楼造型简洁峻拔，但却不失优雅韵致。在之江大学早期照片中，并未见这座巍峨高耸的红砖钟楼，据说直到抗战结束后，之江大学师生们才在高冈上为战争期间留守的教师们建了这座大钟楼，以此铭志。

**慎思堂：**钟楼后即为之江大学教学区，由慎思堂、三号楼、四号楼等三栋教学楼组成，建于二十世纪初，均为红砖砌筑。慎思堂前有两株枝繁叶茂的香樟，树龄约为两百年，估计为建校时移栽而来。

**图书馆：**图书馆位于慎思堂后一高坡上，其外观带有明显的古希腊建筑风格，严谨而庄重，这或许正与学校所提倡的治学态度相符。

**外籍教师公寓：**沿山路拾级而上，依次可见掩映在这片苍翠中的四栋外籍教师公寓，人们根据建房所用材料色泽不同，分别称为上红房、下红房、灰房和白房。其中上下红房修建年代较早，券拱回廊、铁花栏杆，柱冠处皆饰以精美的西式雕砖，极为考究。当年司徒雷登参与筹建之江大学时就曾入住下红房。如今几栋老屋已是人去楼空，大门紧锁。

**东西斋：**即现在的一号楼、二号楼，位于钟楼东西两侧，为之江大学当年的男生宿舍。

**韦斋：**即今天的九号楼，过去为女生宿舍，建于学校西侧的半山腰上，由青砖木板筑成，犹如美国的乡村小木屋。

**育英堂：**建于1917年，原名“都克堂”，一栋完全由青石垒砌的石屋，过去为之江大学师生们做祷告的小礼拜堂，后一直作为学生礼堂使用。

青年时代的郁达夫曾就读于该校，虽然仅在此待了短短数月（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却为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先生最早的日记也始于之江大学。

“见六和塔上满缀灯火，晃耀空际，且有梵呗钟磬声出林薄……山下渔妇牧豎及同学多人，均行游廊庑间，甚拥塞。塔门亦开放，颇多登陟者，余踌躇不敢上。看放焰口至九时。”

“晚饭后，在程君房中闲谈，忽从窗中见钱塘江中灯火列成长行，凡及一二里……方知是夜渔也……须臾，忽闻江上沙沙有声，则数百张网一齐撒下矣。波摇金影，目眩神移，生平未见此景也。”

“今天未进城。上午睡觉。下午携《浙西村人诗集》一册到徐村江边大石矶上坐读，颇艰涩，不数页即废辍。”

“今日课毕后，从图书馆中借到拜伦诗一本，携至山下石桥上读之。尽花生米五十文。”

……





大钟楼



慎思堂



东西斋



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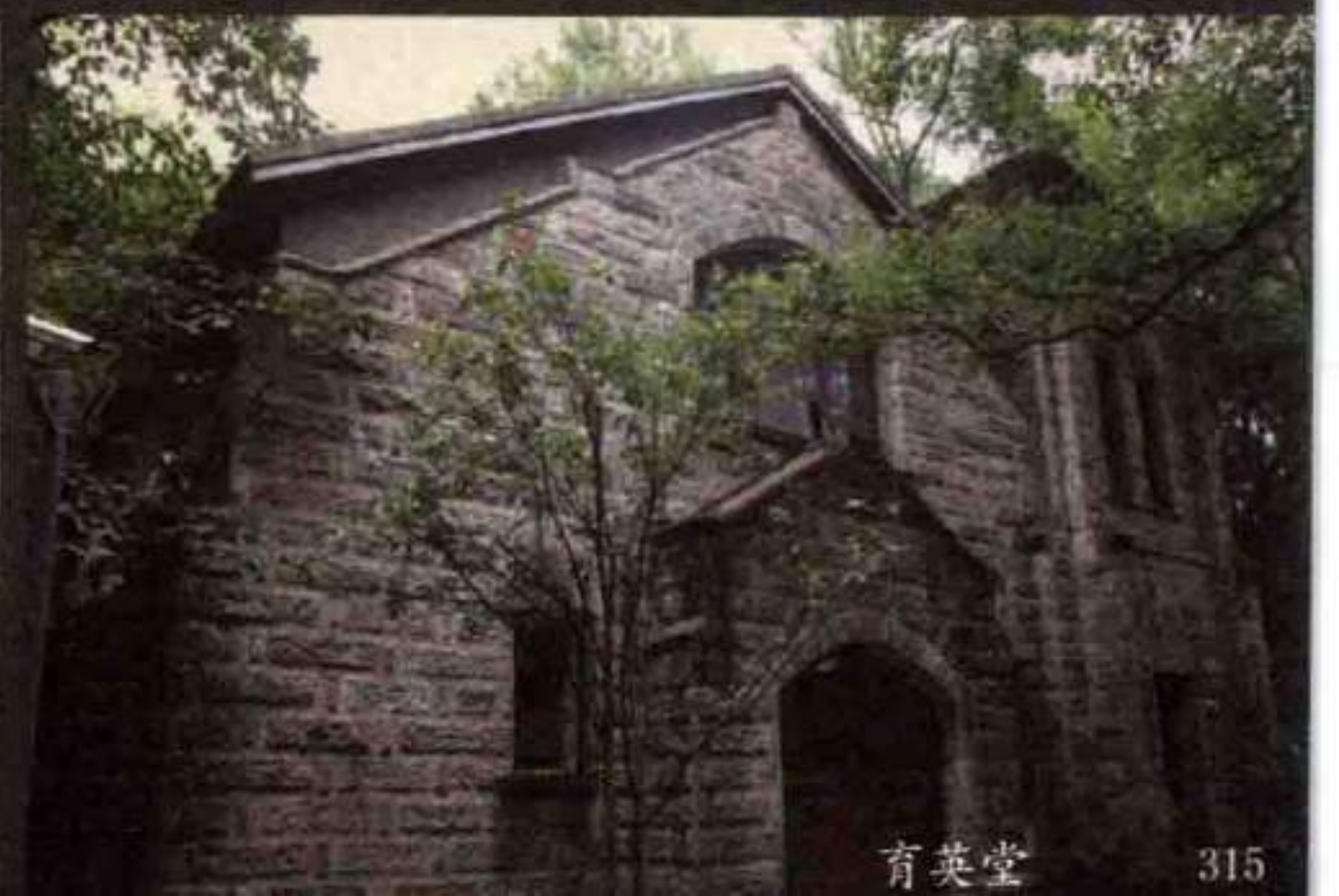
下红房



上红房



韦斋



育英堂



# 基督教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地址：上城区青年路27号（国货路与青年路转角处） 现状：杭州基督教青年会

在旧时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一栋嵌有红色三角标志的小楼，小楼坐落于繁华闹市，式样或西或中。每逢工余课后，城里的年轻人们便纷纷涌向这里，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其中既有武术、健身、球类、棋牌等体育竞技培训班，也有书法、绘画、舞蹈、音乐等艺术培训班，以及各类文化技能等补习学校。这就是全世界青年的精神家园——青年会，一个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培养健全人格的社会活动公益机构。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高强度的劳作使大批工人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娱乐。长时间工作的劳累、生活上的压力使许多人染上了酗酒、滥交等恶习，社会风气一度败坏。为了帮助年轻工友们重塑信仰，乔治威廉，一位只身在英国伦敦谋生的年轻雇员，与其余12名基督徒于1844年6月6日在伦敦正式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简称YMCA），通过各种公益活动来改善年轻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环境。这种不受任何教派约束，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青年组织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

辛亥革命后，杭州教会人士在美国干事鲍乃德的组织下发起创办了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思澄堂首任牧师张澄斋之子张葆卿出任青年会第一任董事长，会址暂设于大方伯。1916年，浙江都督将旧旗营的十余亩土地拨给青年会。数年后，青年会主楼、钟楼、运动场等相继建成，内设阅览、演讲、培训、健身、娱乐等诸多厅室，以及食堂、浴室、寄宿宿舍等配套设施。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可谓是五花八门，创办各种学校夜校开展平民教育；设立绘画、音乐、舞蹈、武术、健身等各类培训班以陶冶情操、健体强身；成立各种志愿团体进行帮扶施助；组织各种讲座、欣赏会、游艺会、运动会等开展全民文体活动。总之，活动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在当时影响颇为广泛。然而对于这个培养青年完全人格的公益机构，我们还是同样予以了肃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地青年会才逐步开始恢复活动，但规模影响已大不如从前，多是针对少儿或老人的书画、舞蹈兴趣培训班。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如今尚存两栋主要建筑，一是主楼，二是钟楼。主楼由清水红砖砌筑，券廊拱窗式的西洋建筑，其正面至今还保留着当年青年会的红三角会徽，老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过一次大修，原本三层的平屋顶改成了四层坡屋顶；钟楼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及地方人士捐建于1919年，青砖垒砌，底层辟有券门，钟楼上端檐口外挑，砌有雉堞状女儿墙，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城堡。顶上塔楼四面均饰有罗马壁柱、百叶窗，这个外表看似典雅的塔楼实为青年会的蓄水池，专为青年会提供日常用水。楼内铁质报时大钟据说重达1200公斤，当年由亨得利公司安装，走时尤为精准，每当入夜，整个杭州城都能听到它那沉重而悠扬的钟声。

**鲍乃德旧居** 地址：岳王路8号

鲍乃德，美国传教士，于1910来华创办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并任总干事，后任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副总干事、东吴大学校董等职。其旧居建于1926年，原为一独立花园别墅，现存四层老楼一栋。





对于这个培养青年完全人格的公益机构，  
我们给予的同样是肃清。  
后各地虽逐步恢复了活动，  
但开展的对象不是那些  
获证无数的幼童，  
就是为了丰富晚年生活  
而参加各种兴趣培训班的老人。

YMCA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

招待所  
每人二天50元

公告







# 弄里乾坤

杭州城因山湖弥漫，水网交错，其里巷阡陌皆因地制宜，顺山势湖岸河渠而建，分布走向随意而无序，唯有旧城中心近湖滨一带，街道敞而笔直，如棋盘状均匀分布，道旁屋舍鳞次，栋宇毗连，整齐而划一。此方区域便是民国初年率先修筑的新式街区，巷陌之间也是当年最为新式的住宅石库门里弄。新街区的前身曾是一座城，一座壁垒森严的“城中城”，官方称其为“满城”，而杭城百姓则因其城头遍插黄、白、红、蓝等八色大清龙旗，更习惯称其为“旗下营”。驻扎八旗官兵的旗下营早已成过往云烟，就连昔日最为时髦的新街区新住宅也已浮华尽散，呈现出陈旧没落的颓势，所溢出的也是一股浓浓的旧时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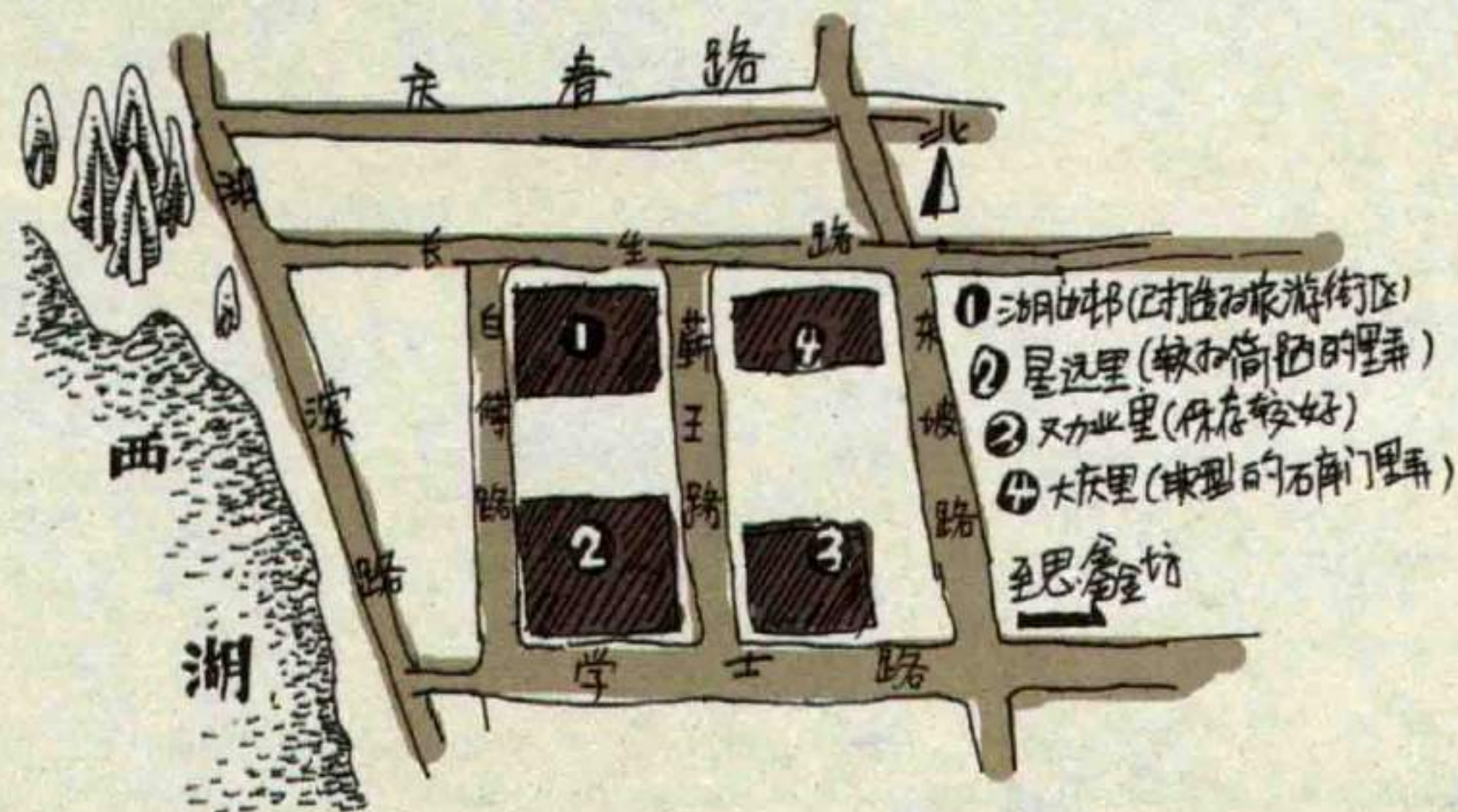




# 湖边邨·昔日旗下营，今日弄堂里

满清铁骑占据南京时，认为“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但万万没有想到是与之殊死抗争的恰恰正是这些“民风柔弱”的江南士民，无数八旗精锐葬身于江南诸城之下。天下初定，清廷视两浙为江海重地，遂派遣八旗精兵驻防杭城，设镇守将军，并跑马圈地千余亩扎营筑城。

顺治七年（1650年），西起钱塘、涌金二门，东止岳王路，南抵开元路，北至庆春路，环城九里，巍峨高耸的旗下营在西湖畔筑成。旗营辟延龄、迎紫、平海、拱宸、承乾五门及水门三座。镇守将军衙门置于城南延龄门内，即今将军路一带。偌大个八旗堡垒横亘于杭城与西湖之间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直到新一轮的政权更迭，旗下营城垣才被推倒拆除。1913年，旧旗营辟为新市场，二十余条新马路相继筑成，营内强占屋舍悉数物归原主，无主产业则由政府统一规划，按位置优劣分四等进行公开拍售。规定凡政府官员一律不得染指，所得款项全部用于城市建设。一时间，杭州、上海等地富商巨贾纷纷来此择地建房，开杭城新式住宅建筑之先河。







湖邊那門樓



勸業里



勸業里胡宅



### 湖边邨 地址：下城区湖滨长生路

湖边邨，旧时杭城规模较大的一片老式弄堂，如今打造“湖滨旅游特色街区”，这片老里弄首当其冲，率先成为整治的对象。我们去时，修缮工程已近尾声，除两座刻有“湖边邨”字样的门楼外，其余皆已修缮一新，旧貌无存。湖边邨据说为民国最后一任安徽省主席张义纯投资兴建，用于出租。八十多年前，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到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此期间，志士们曾一度避难杭州，分驻思鑫坊、清泰第二旅社、五福里、齐心里，以及西子湖畔的这片湖边邨。

### 星远里 地址：下城区白傅路旁

湖边邨南的星远里是片有着一纵三横四条里巷的联排式老里弄。弄堂中除了一些老住户外，住的多是附近餐馆饭店打工的外乡人。在杭州沦陷期间，“安清同盟会杭州分会”就曾在此挂牌收徒。安清同盟会是一个由原青帮成员组成的帮会组织，打的旗号是“拥护中日合作，拥护维新政府”，因有日本人扶植，其势力颇大，就连南京政府也不得不让其三分。

### 劝业里 地址：下城区蕲王路

新街区所筑马路中多以杭州历史名人命名，如以白居易命名的“白傅路”（白居易曾官至太子少傅），以苏东坡命名的“东坡路”，以明朝工部侍郎江晓命名的“学士路”，以岳飞幼女命名的“孝女路”，以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命名的“蕲王路”（韩世忠被追封为“蕲王”），等等。蕲王路上的劝业里因街中童姓商人开办的“劝业旅馆”而得名。劝业里是片原汁原味的老式里弄，青砖墙头上爬满了藤蔓，装饰精美的门楼前也围满了下棋打牌的住户。24号的胡宅是一处上了保护名录的老宅，原主人胡逸民曾任潮州法院推事、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处长。胡宅建于民国初年，雕镂工丽，尤其是外廊上的藤萝状挂落，自然生动，缠绕穿插自如，足见当年木雕艺人们的精湛技艺。相传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被害后，其幼女悲痛填膺，叩阙呼冤，但被逻卒所拦阻，遂抱其父生前所赠银瓶在家院中投井身亡，后人称其井为孝娥井、孝女井。民国建路时，故而取名“孝女路”。

### 大庆里 地址：下城区蕲王路23号

由茶商投资营建的大庆里分为大庆里一弄、二弄，弄堂口筑有高大敞阔的门楼，上塑“大庆里”三字。弄内筑石库门、小天井、上下两层的联排式小楼，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建筑。今天看来，老里弄显得阴暗潮湿、陈旧不堪，现在的住户也想早早搬离此地。但早在八十年前，这些新式的石库门可是当年最为时髦的居住地，出入其间的也是时下最为新派的精英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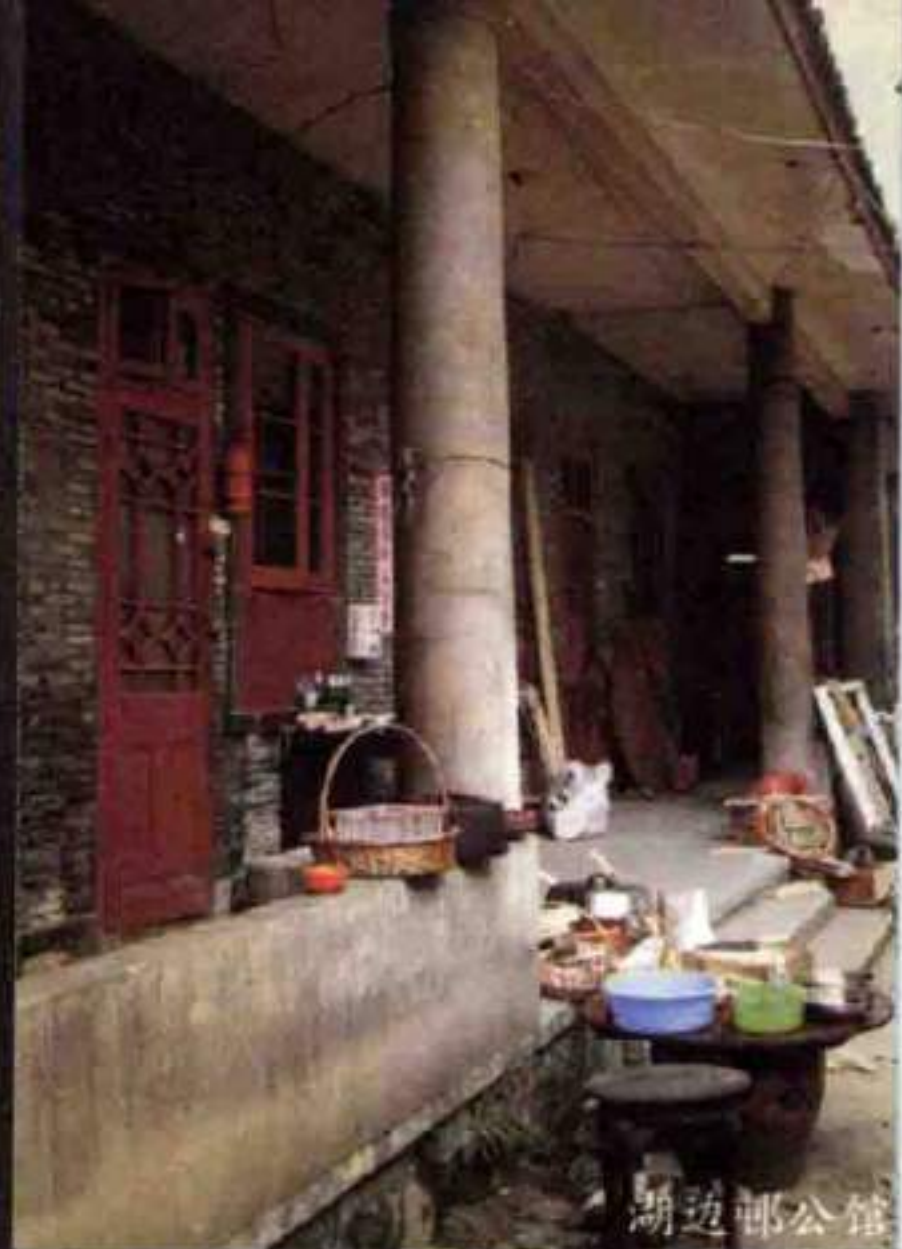




湖边邨公馆



湖边邨公馆



湖边邨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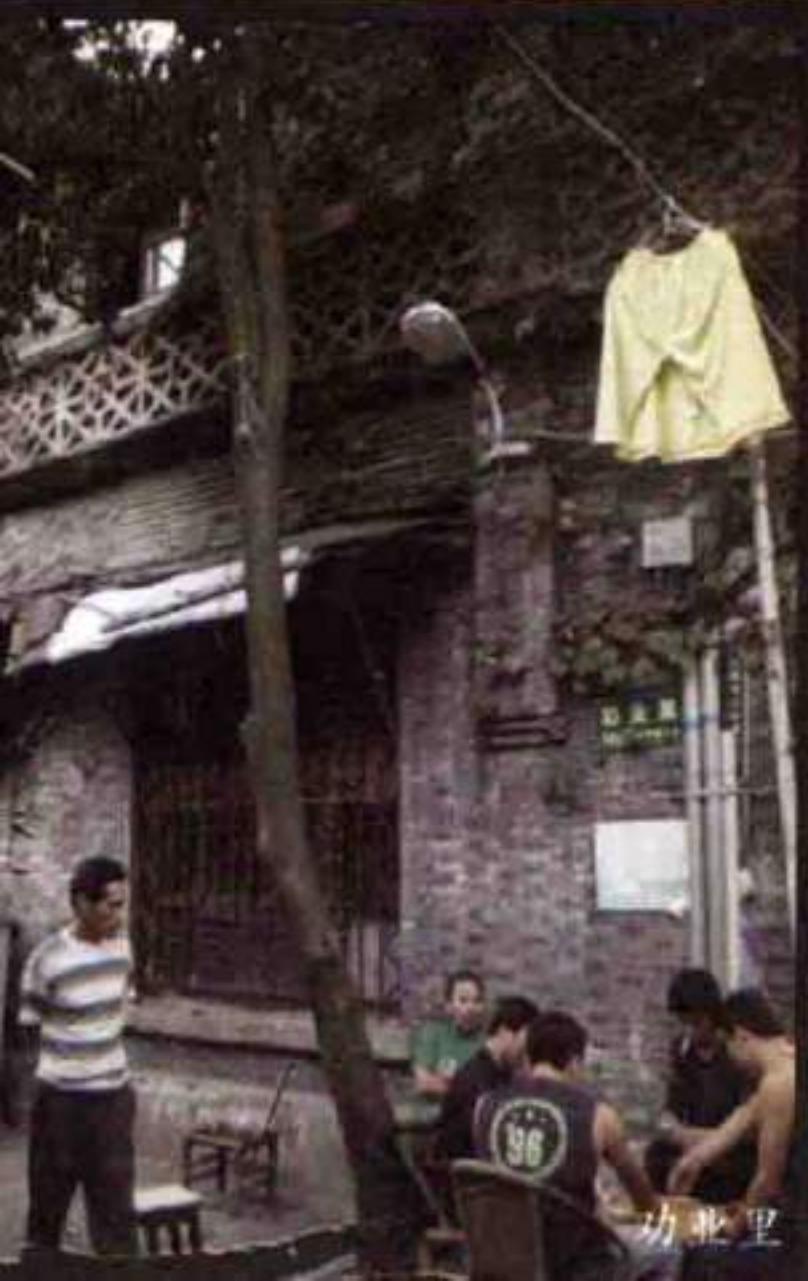
星远里



星远里



大庆里一弄



功业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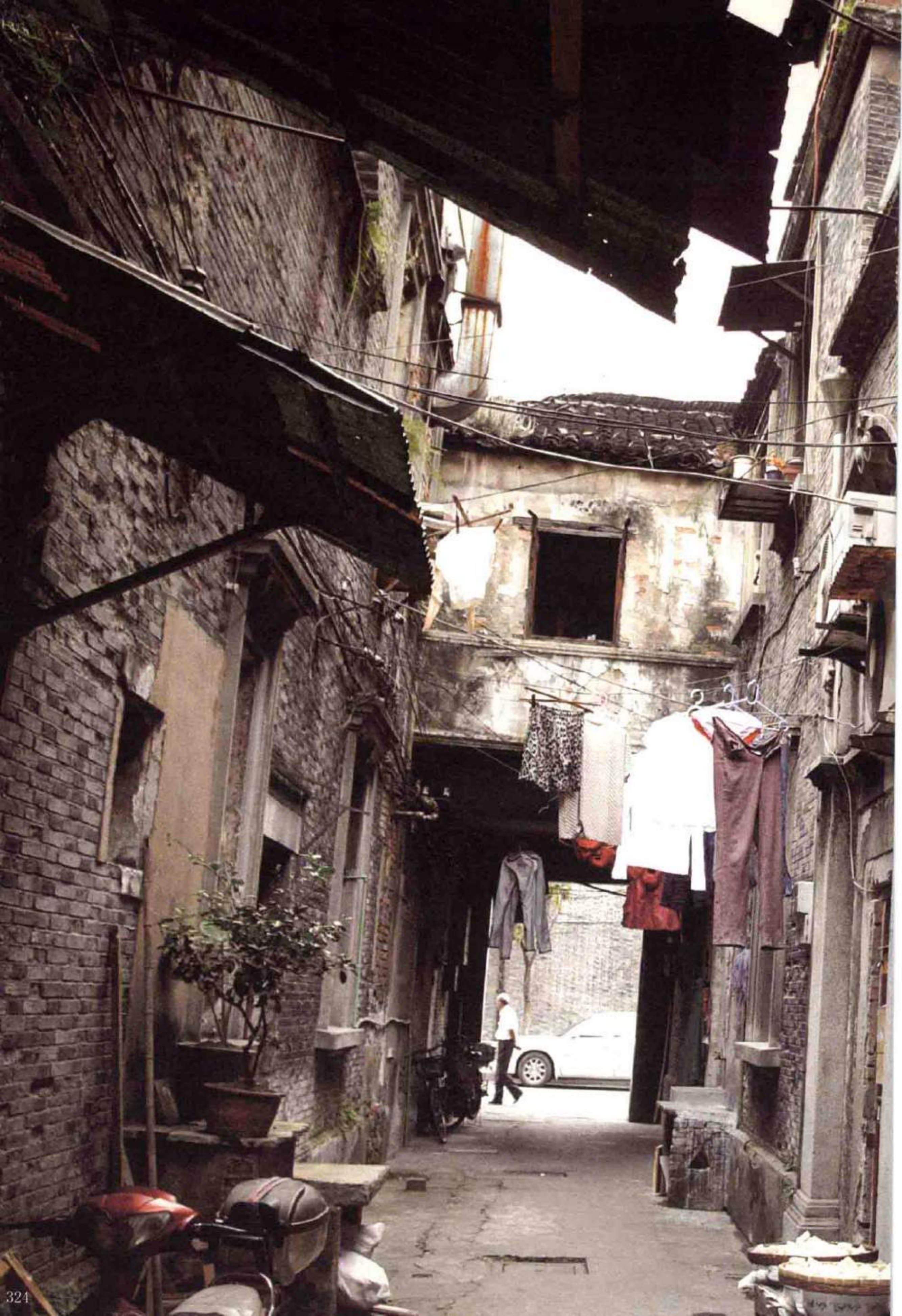


功业里鹤源坊



功业里胡宅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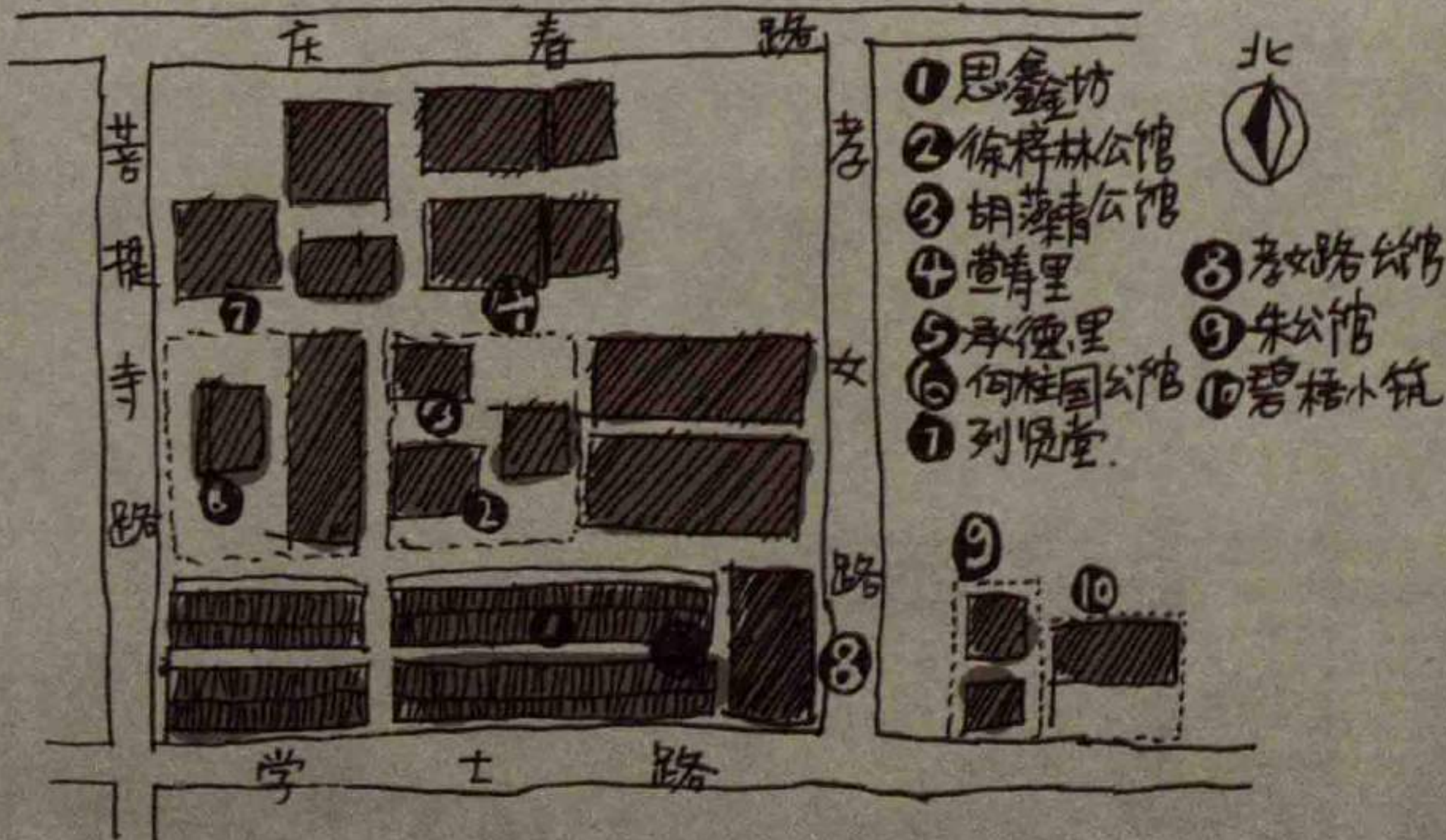


# 思鑫坊·与尘嚣为伍的市井老弄

地址：下城区学士路龙翔服装城旁 现状：一处原味老里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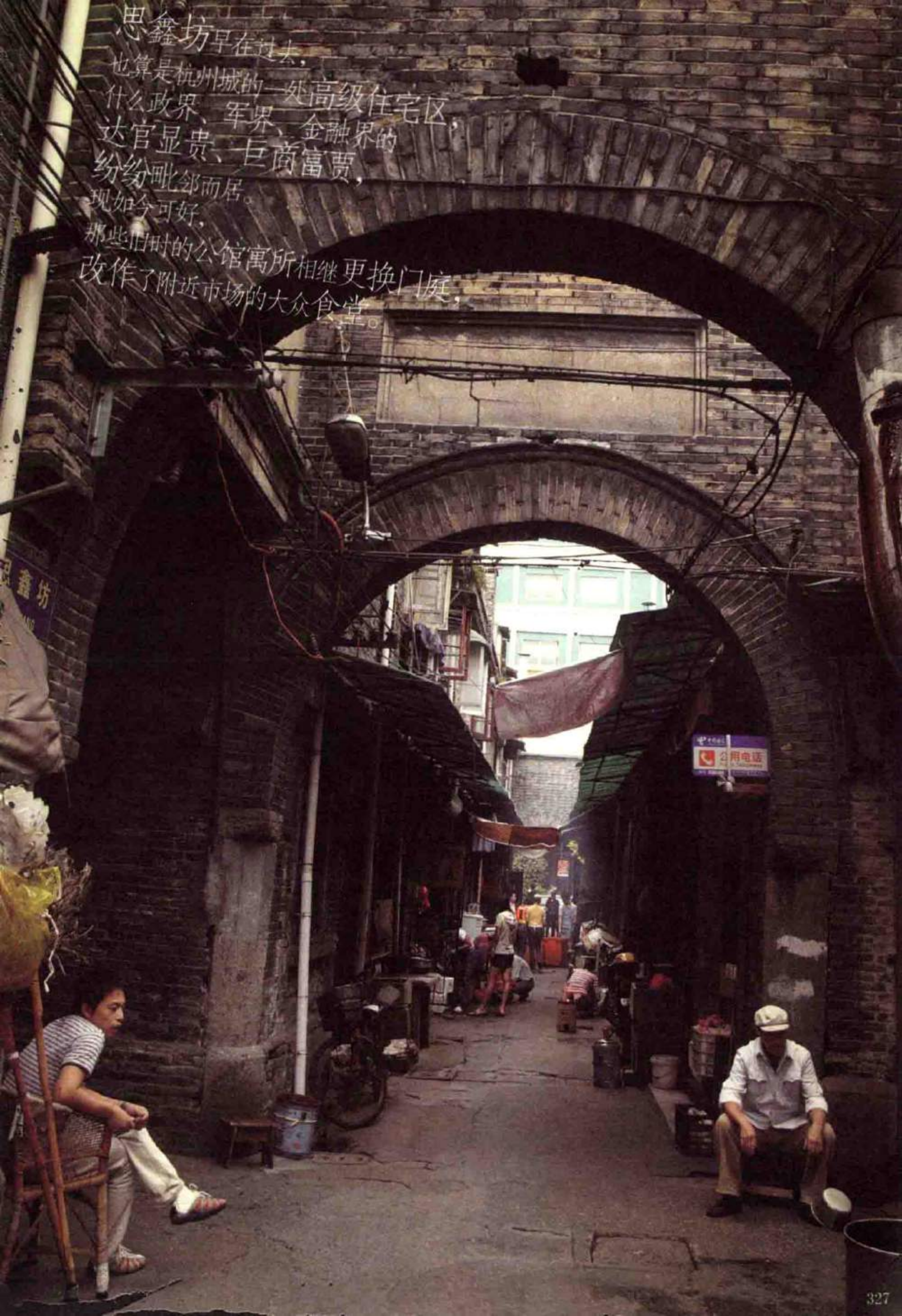
钱塘、涌金二门之间那片方圆数里的街区，如同这座城市时代变迁的风向标。三百多年前，前朝的遗民商户慑于满人的淫威，被迫迁往它处，将此地让给了八旗精兵，做了旗下营；九十多年前，八旗子弟气数殆尽，被赶出了满城，这一区域遂成了民国新贵们的新街区、新市场；六十年前，新街区又以人民的名义收归国有，成为人民的住宅；如今，这些民国人建造的弄堂公馆再度蜕变，或像湖边邨那样成为旅游特色街区；或像迪心里那样化为瓦砾；或像大庆里那样成为人们争相逃离的漏屋残檐；或像源茂里那样继续为住户所用；也或像思鑫坊一样成为附近商家顾客解决肚子问题的“大众食堂”。

思鑫坊所在地古称“福昌巷”，乃旧时满城镶黄旗驻地。民国时，一位名叫陈鑫公的富商购下这片八旗营坊，建了数排新式的石库门建筑，用以出租。后人为纪念陈鑫公，将里弄命名为“思鑫坊”。在杭州诸多弄堂中，个人认为思鑫坊是当中最漂亮的一处。弄堂四方各设入口，其中东、南两处为里坊大门，分别通向菩提寺路、学士路。青砖砌筑的大门古朴厚重，拱券坊门上至今还嵌有镌着“思鑫坊”的石匾。一横一纵两条通道在弄堂内呈“十”字分布，交会处东西向同样也筑两座青砖券门，上嵌石匾，南北向则以过街楼相连，错落贯通，极富变化，犹如神秘的中世纪欧洲城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濒临西子湖畔，身处繁华闹市，但又相对封闭独立的高档公寓思鑫坊深受众多社会名流、文化精英以及海外归侨们的喜爱，作为他们驻杭时的临时寓所，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在杭避难期间就曾居住在思鑫坊41号、42号，这一寓所也曾为韩国独立党部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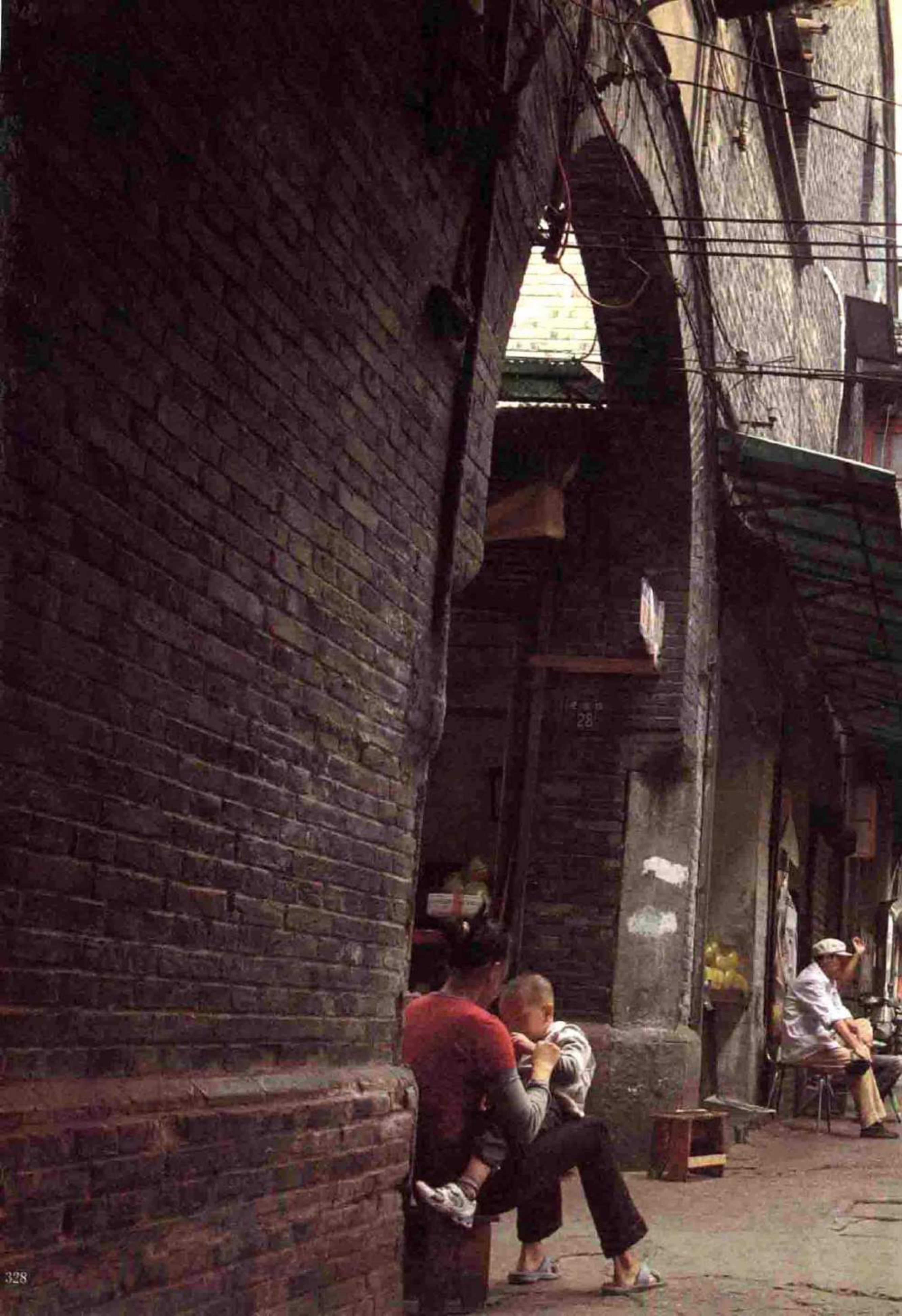




思鑫坊早在过去，  
也算是杭州城的一处高级住宅区，  
什么政界、军界、金融界的  
达官显贵、巨商富贾，  
纷纷毗邻而居。  
现如今可好，  
那些旧时的公馆寓所相继更换门庭，  
改作了附近市场的大众食堂。











老  
小  
吃



学士路龙翔桥是杭州城一个著名的服装市场，四大服饰城再加难以计数的专卖店把思鑫坊包裹得严严实实，80后美女、90后潮女，使这片老街区活力四射，颇为养眼。处在这一区域中的思鑫坊虽说是杭州城一处品质较高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弄堂建筑，但却少有其他里弄所拥有的那份恬静与闲散，有的只是嘈杂与喧嚣。坊中的住户也不憋屈自己，随行就市，要么自起炉灶，做起炒菜盖饭的生意，要么租给厨艺精湛的大胖师傅，坐地收租。每到中午时分，这片昔日的高档里弄群内食客熙攘、络绎不绝，坊巷间也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炆炒油烟味。

除了思鑫坊，以及坊中的承德、萱寿二里，里巷中至今还保存着徐宅、胡宅、何宅等许多旧时的老公馆。这些老公馆的主人不是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就是八十年前的商界精英。时隔多年，老公馆也随着主人的离去日渐萧条，昔日浮华尽散，唯有在那些被风雨剥蚀后的墙头石柱上还依稀可见当年的余韵。

#### **徐梓林公馆** 地址：下城区思鑫坊直弄1号

徐公馆，当年杭州市银行董事长徐梓林的公馆，其墙根处嵌有一碑，上刻“徐界 墙外余地十英尺”。门楣上残留着新时代的印记“红纓大院”。入内，方桌木凳，菜香扑鼻。

#### **胡藻青公馆** 地址：下城区思鑫坊直弄2号

胡公馆与徐公馆仅一墙之隔，主人胡藻青也曾是浙江金融界一位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当年创办浙江兴业银行时就有此公，为兴业银行初期掌权者之一。说起胡藻青，或许有些陌生，但提起他叔叔，估计无人不知，他就是如今极为推崇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 **何柱国公馆** 地址：下城区菩提寺路4号

何柱国，一位广西籍的东北军将领，抗战结束后，因双目失明退出军界，长期寓居杭州治疗眼疾。何公馆建于1947年，两层三开间，大坡顶，内置阁楼气窗。老楼年久失修，破落得厉害，好些住户多迁往新居，仅留有一两家租赁户还暂时居住在此。

#### **列贤堂** 地址：下城区菩提寺路6、8号

列贤堂，一栋保存完好的两层三开间青砖老楼，原为民国一法院院长宋延华的公馆。宋延华一直供职于法院，早年就职于山西、天津等法院，后任浙江省高等法院推事，即审判员。1938年调往福州，任福建省高等法院推事并代理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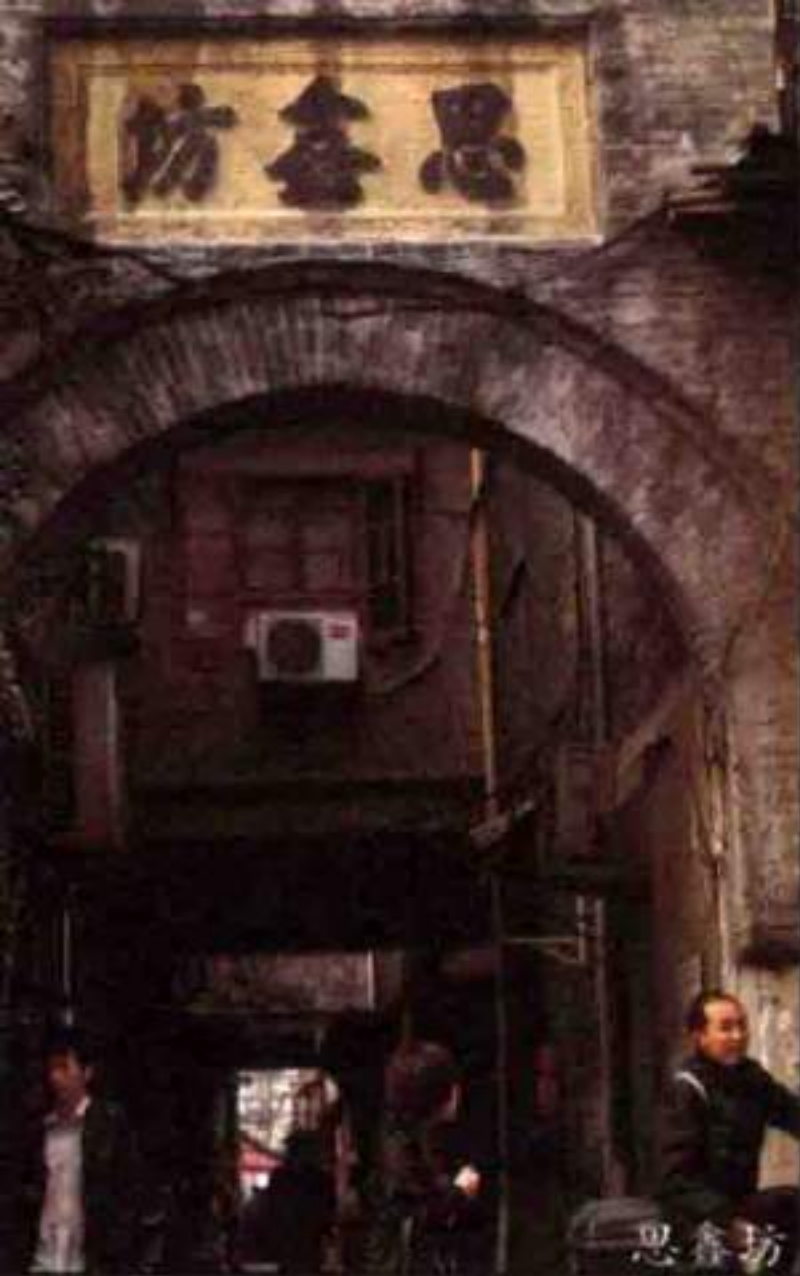
#### **孝女路公馆** 地址：下城区学士路6号、孝女路1-1号至1-8号

相传岳飞被害后，幼女银瓶悲痛欲绝，投井自尽。民国筑路时，故将井旁新马路命名为“孝女路”。孝女路南如今也存有一栋两层的仿西式花园洋房，青砖砌筑，双坡大屋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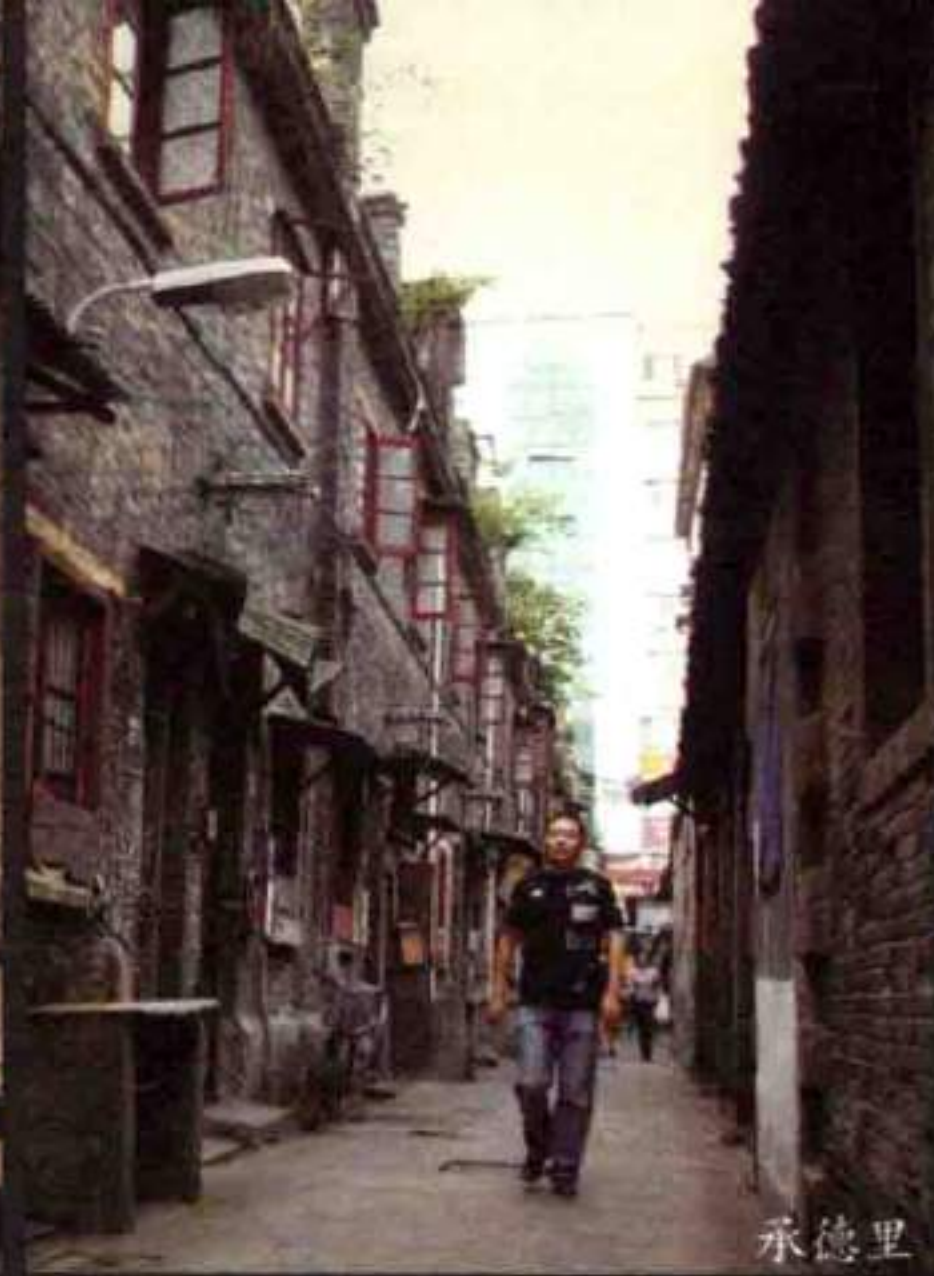
#### **朱公馆** 地址：下城区学士路学士坊

一处修建于1931年的花园式别墅，占地千余平米，分南北两栋，为吴兴富商朱民置办的产业。老楼原本也是青砖叠筑，但院内住户并非草根小民，修缮颇为到位，一层水泥再加一层涂料，旧日风貌荡然无存。又一个将“元青花”敷成“泡菜坛”的典型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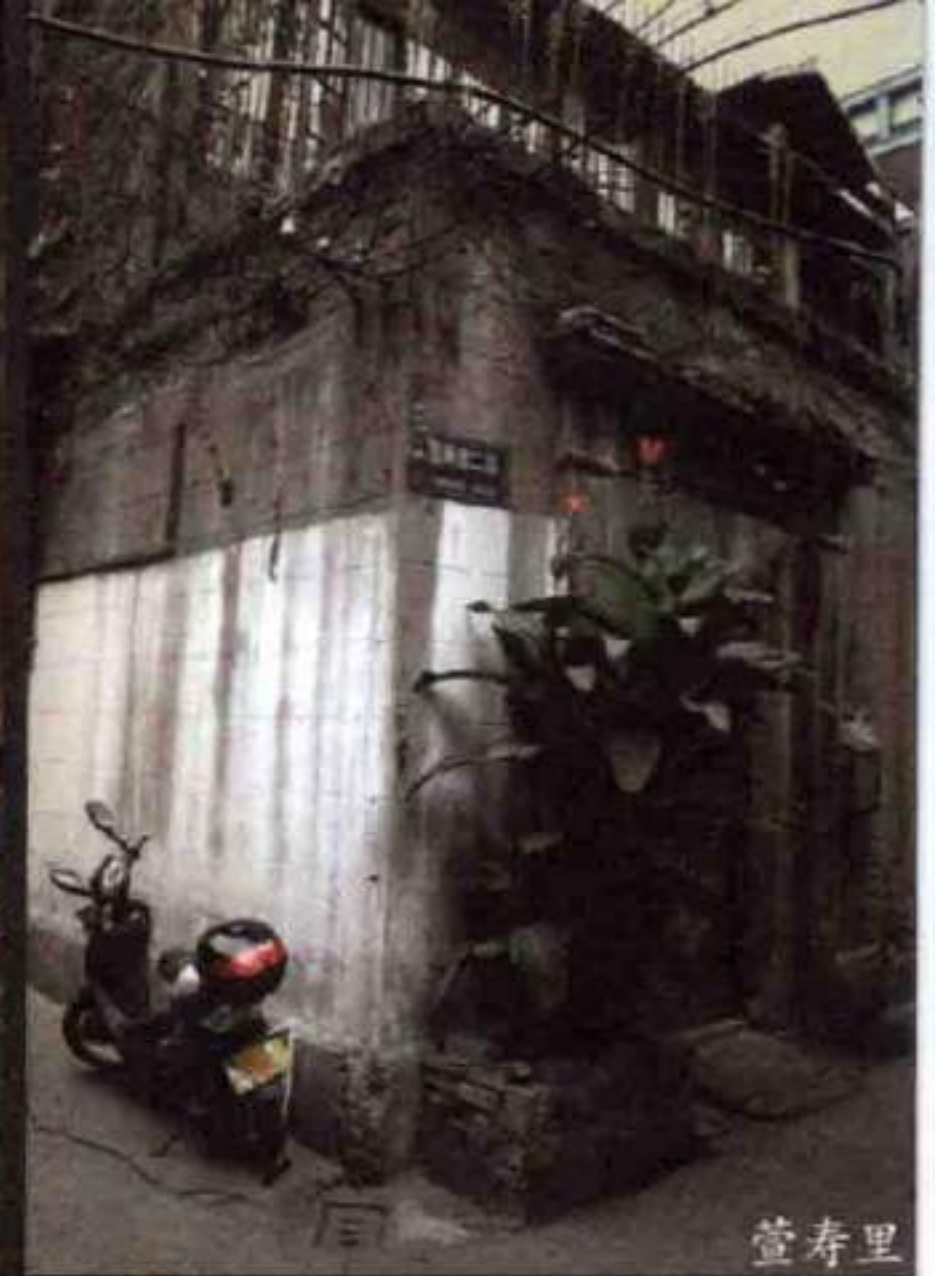




思鑫坊



承德里



荃寿里



徐梓林公馆



胡藻青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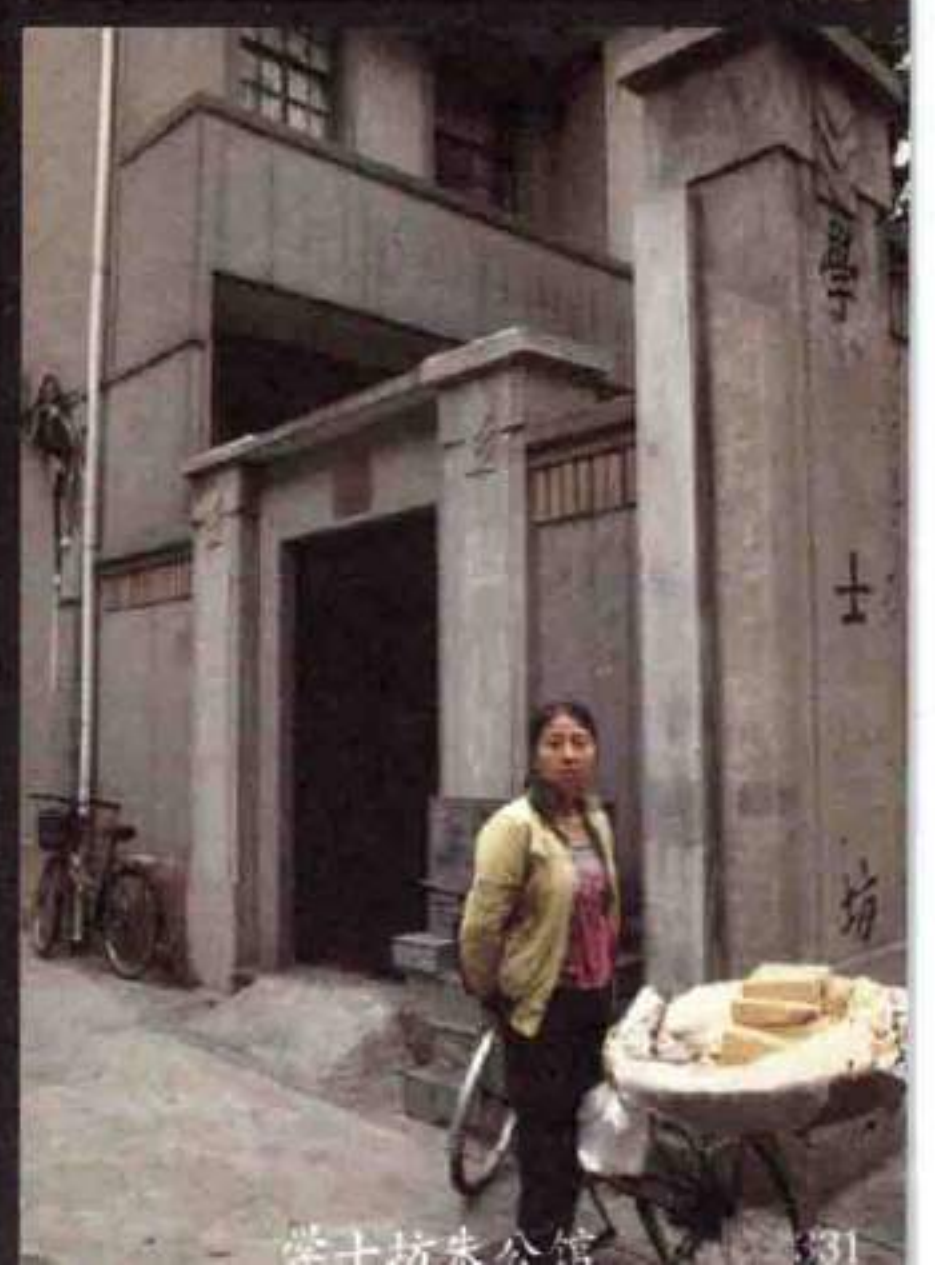
列贤堂



何柱国公馆



思鑫坊



朱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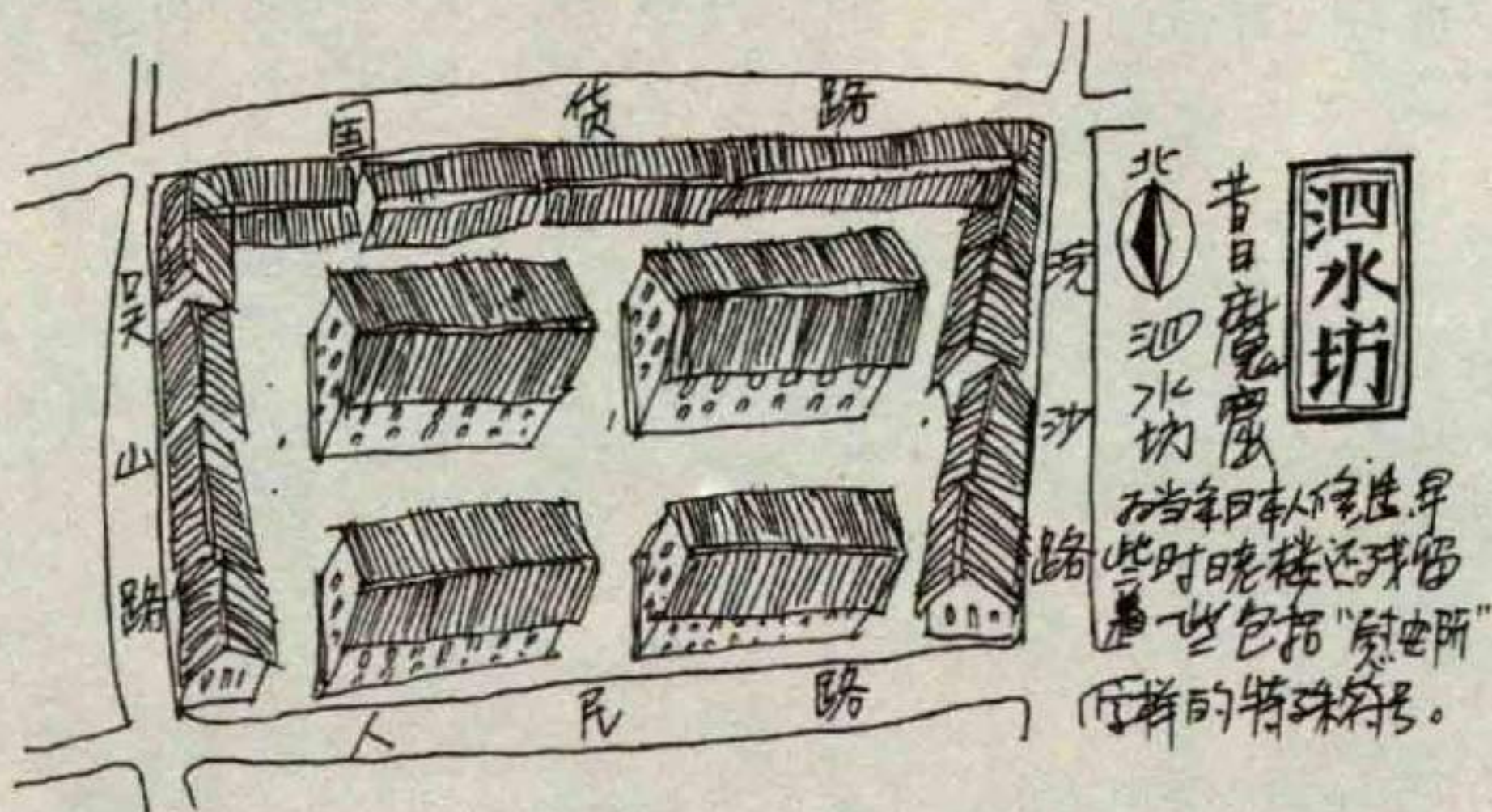


# 泗水坊·世间魔窟，人间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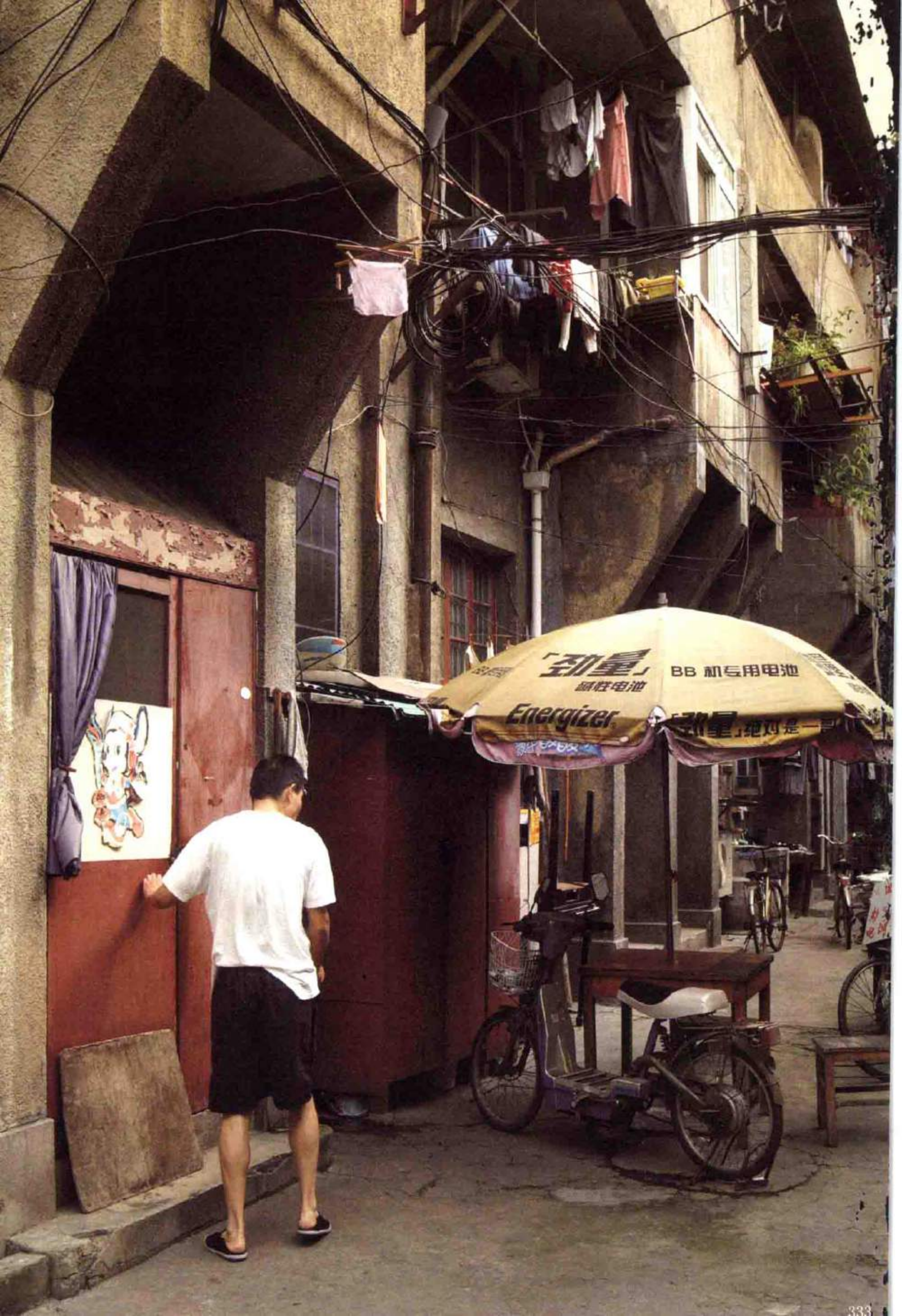
地址：下城区将军路泗水新村 现状：居民小区

杭城将军路上有片名为“泗水新村”的民国建筑群，建筑群南起将军路，北抵国货路，西临吴山路，东至浣纱路，由临街的传统中式商埠与四栋公寓式老楼围合而成，临街商铺上下两层，粉墙乌瓦，二层挑廊上还设有铁花栏杆，与杭城其他商铺建筑无二。而商铺之间的公寓老楼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它既无明清老宅的雕梁画栋，也无新式里弄的拱券门楣，简洁得更似近代的单元小楼，而它的建造者不是别人，正是盘踞杭城八年之久的侵华日军，其功能也是供其发泄兽欲的淫乐之地——慰安所。

在人类文明进入到二十世纪时，一种有史以来最为暴虐、最为肮脏的制度在日本政府的默许下诞生了，他们以慰问战地官兵为名征召大批本国妇女乘船来到中国战场，成为随军妓女，并给这些战时为军，闲时为妓，提供“安全性服务”的军妓们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慰安妇”。随着战争的升级，日本国内所征集的慰安妇已不能满足数十万日军的需要，日本军部于是将目光投向了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约十余万贫苦的农家姑娘在“招募女工”的诱惑下加入所谓的“挺身队”，然而当进入日本军营后，面对简陋小屋外排着长队的日本士兵，她们才明白，她们所要做的工作不是护理，不是洗衣，也不是清扫卫生，而是作为一种军营中必备的“军需品”来控制住那些军纪败坏如野兽般的日本士兵，以换取占领区暂时的治安稳定。







劲量  
碱性电池  
Energizer  
劲量绝对是一



为了获得更多的慰安妇，日本人还在所占区域以暴力、绑架、强迫、招募女工等各种手段掳掠诱拐无辜中国女子逼迫其成为慰安妇，就连寺院、教堂中的尼姑、修女也难逃一劫。1937年12月24日，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也继上海、南京之后落入日军的魔掌，无数杭城姐妹在日本人的蹂躏下饱受摧残，仅在年底就有2万余名杭州女子被日本人所掳掠，秘密送进慰安所，杭州这座人间天堂转瞬间沦为实施暴虐的世间地狱。尽管日军在战败时将相关档案统统销毁，但仍不能掩盖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据相关专家调查研究证实，浙江所设慰安所至少有150余处，杭州城内已知慰安所也有13处之多，如湖边邨8号的“长生楼慰安所”、湖边邨9号的“鹤屋慰安所”等，不过如今这些旧址均已不存，而泗水新村的这几栋老楼却是杭州目前仅存的一处慰安所旧址“关门亭慰安所”。

杭州沦陷后，西子湖畔的花园洋房成为日本高级军官的栖息之地，距此不远的泗水新村也被军部辟为慰安所，招募劳工修筑了四栋两层公寓式的红色小楼，设有房间48套，专供日本士兵淫乐之用。在1939年到1945年间，日本人在这里关押了60多名慰安妇，其中三分之二为朝鲜人，三分之一为中国妇女。对于光顾慰安所的日军士官，军部也作出了严格规定，如白天为接待士兵时间，每人限时30分钟，收费两元；晚上专门接待军官，每次收费五元。关门亭慰安所如今还保持着当年的建筑格局，四栋公寓式小楼呈左右对称排列，入户大门、日式长条木板门、“井”字形玻璃窗、日本士兵领标用的铁框都还呈现出旧时的原貌。

在泗水新村，一位久居此地的老人当起了我们的临时“讲解员”。老人从小就住在泗水坊附近，对当年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仍还记忆犹新。据老人回忆说，慰安所中除了关押慰安妇的几栋小楼外，院内还有一排供日本宪兵居住的平房，邻近的里弄也被打通，作为寄放军马的马厩。那时每天光顾这里的日本兵很多，慰安所外总能见到许多排队等候买票的日本士兵。解放后一些住户迁入了这个大院，刚搬进来时，住户们发现小楼的墙上还写有“慰安所”等字样，直到前些年这些文字都还隐约可见，可惜泗水新村后来经过数次翻新，那些记录侵华日军所犯罪行的特殊符号也被彻底覆盖在这厚厚的涂料之下。







泗水新村  
SISHUI XINCUN

住户所说“慰安所”字  
就写在这面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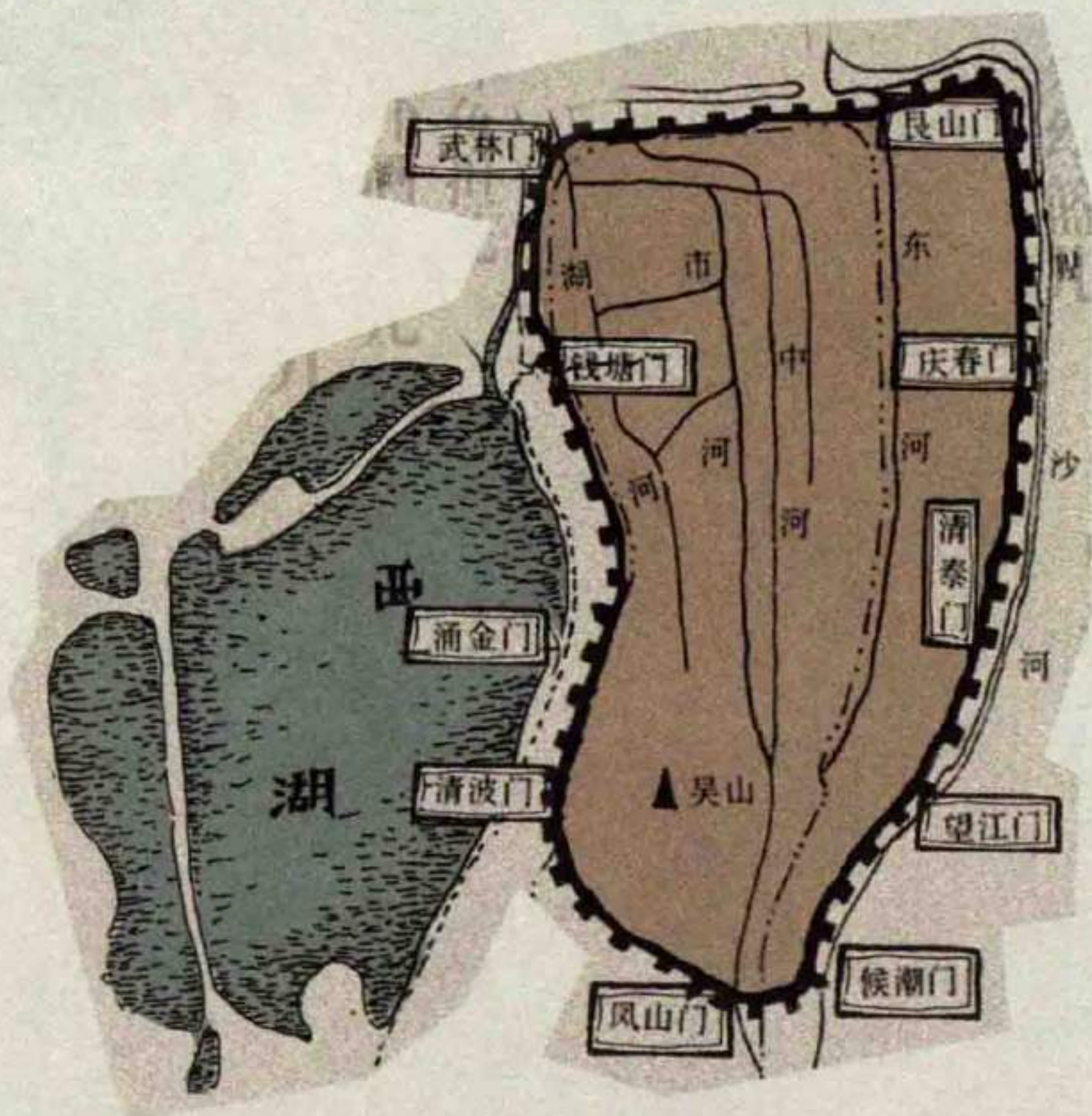


# 韶华巷·坐拥西湖的幽静里巷

地址：上城区南山路韶华巷一带

对于杭州十大古城门，无论是久居此地的市民，还是未曾造访杭城的外地人，最熟悉的莫过于西子湖畔的涌金门。不知何故，这座古城的城门总是频频出现在古代文学名著当中。《水浒传》中宋江亲率梁山众好汉征讨方腊，就由此门攻入杭州城，试图由涌金水门潜入城内的浪里白条张顺也被守城兵勇乱箭射杀于水门之下；《白蛇传》中，白娘子与许仙在断桥邂逅，也一同乘船由涌金门回城，上演了一出“千年等一回”的挚真挚纯的爱情故事。

涌金门的修建始于五代吴越时期。公元936年，吴越王引西湖水入城，在入水口处筑水门一座，并以民间传说“金牛涌现”为城门命名。过去杭城百姓前往天竺灵隐进香多走钱塘门，而去西湖游玩则由涌金门进出。城门外的码头上停靠着许多游湖的舟楫画舫，客人荡舟湖上，听曲品茗，赏无边风月。南宋的高宗、孝宗，大清的康熙都曾从涌金门外的御码头登船游湖，因而有了流传至今的“涌金门外划船儿”这一民间谚语。民国后，涌金门湖滨一带改建为新式的住宅区，梧桐掩映下的多是那些颇为时髦的花园洋房以及联排式公寓。时过境迁，当年地处繁华闹市、坐拥西湖秀色的高档住宅区也随着城市建设的进程逐渐湮灭，存留至今的屈指可数。







48





**韶华巷** 地址：南山路韶华巷一带

涌金门内有条名曰“韶华巷”的小巷，这条里巷早在宋时就已形成，因巷中有曹勋府邸而得名“曹家花园巷”，简称“曹花巷”。入明后，昔日花园废为菜地，但却桃树成林，遂更名“桃花巷”，后讹传为“韶花巷”，民国后正式定名为“韶华巷”。韶华巷是杭州现存规模最大的一片里弄建筑群，院落多达50余栋，既有联排式公寓，也有独立的花园别墅，是旧时银行高级职员、文化名流、商行老板的栖息地。这一街区由纵横交错的数条小巷组成，如今此地已划为保护区，有关部门欲将其打造为集商业、休闲、娱乐、艺术工作室、旅馆等多层次、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历史文化街区。或许是搬迁的原因，老巷显得极为幽静，一条条清幽小径，一栋栋石库门小院，走在其中可以领略到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味，但那“综合型历史文化街区”一旦打造成功，实在想不出它除了能为这座本已浮躁的都市增添更多的浮躁外，还能为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怡丰里** 地址：开元路旁

怡丰里位于开元路与将军路之间，东临柳营路，据说为日本人于1929年开发建造。整个里弄由四行两列八栋公寓式建筑组成，分别为怡丰里一弄、怡丰里二弄、怡丰里三弄，等等。整个弄堂坐北朝南，石库门楣上塑有“怡丰里”三字。弄里建筑朴实无华，清一色的青砖叠砌，唯一的装饰仅是嵌在窗户上下左右的红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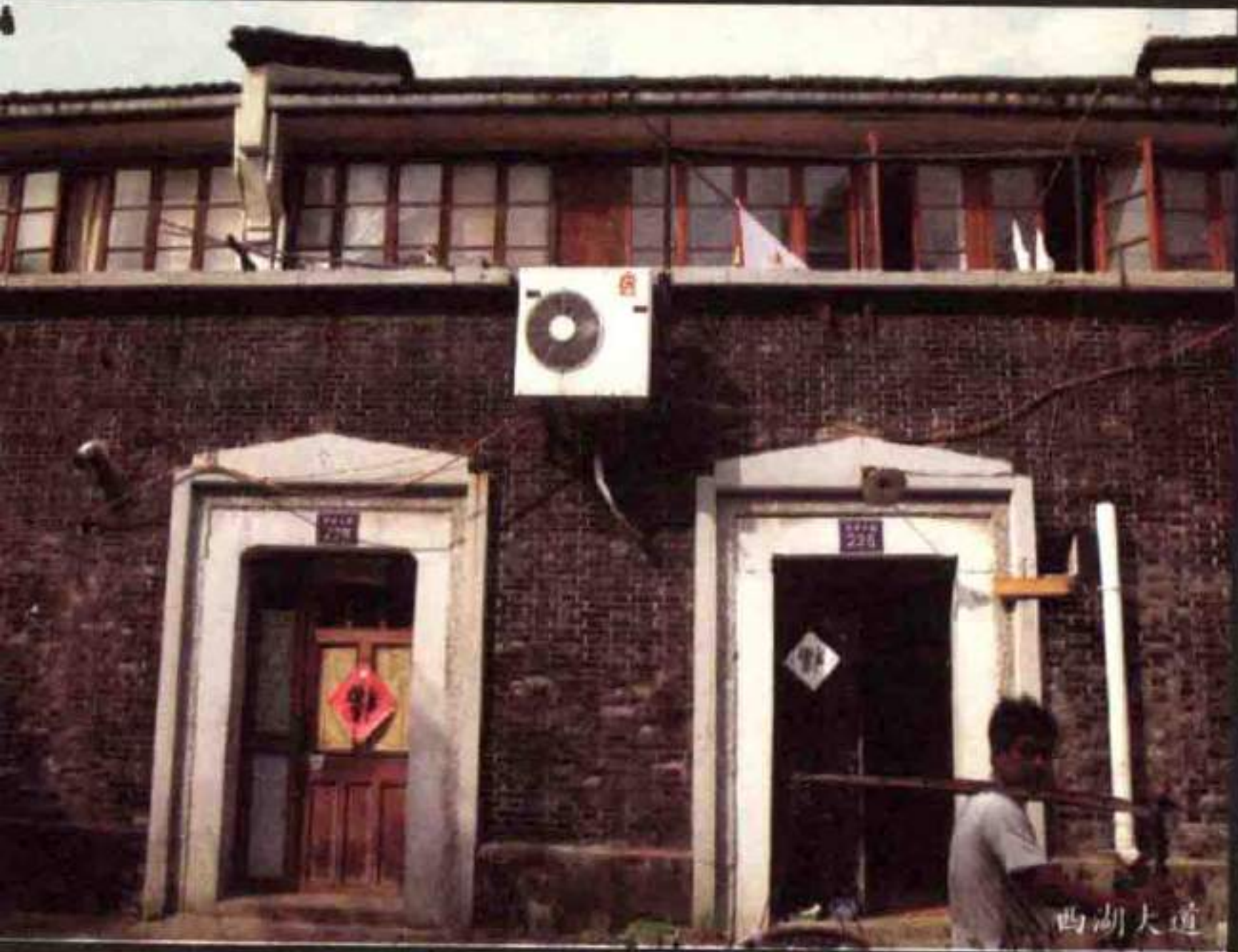
怡丰里



怡丰里



西湖大道



西湖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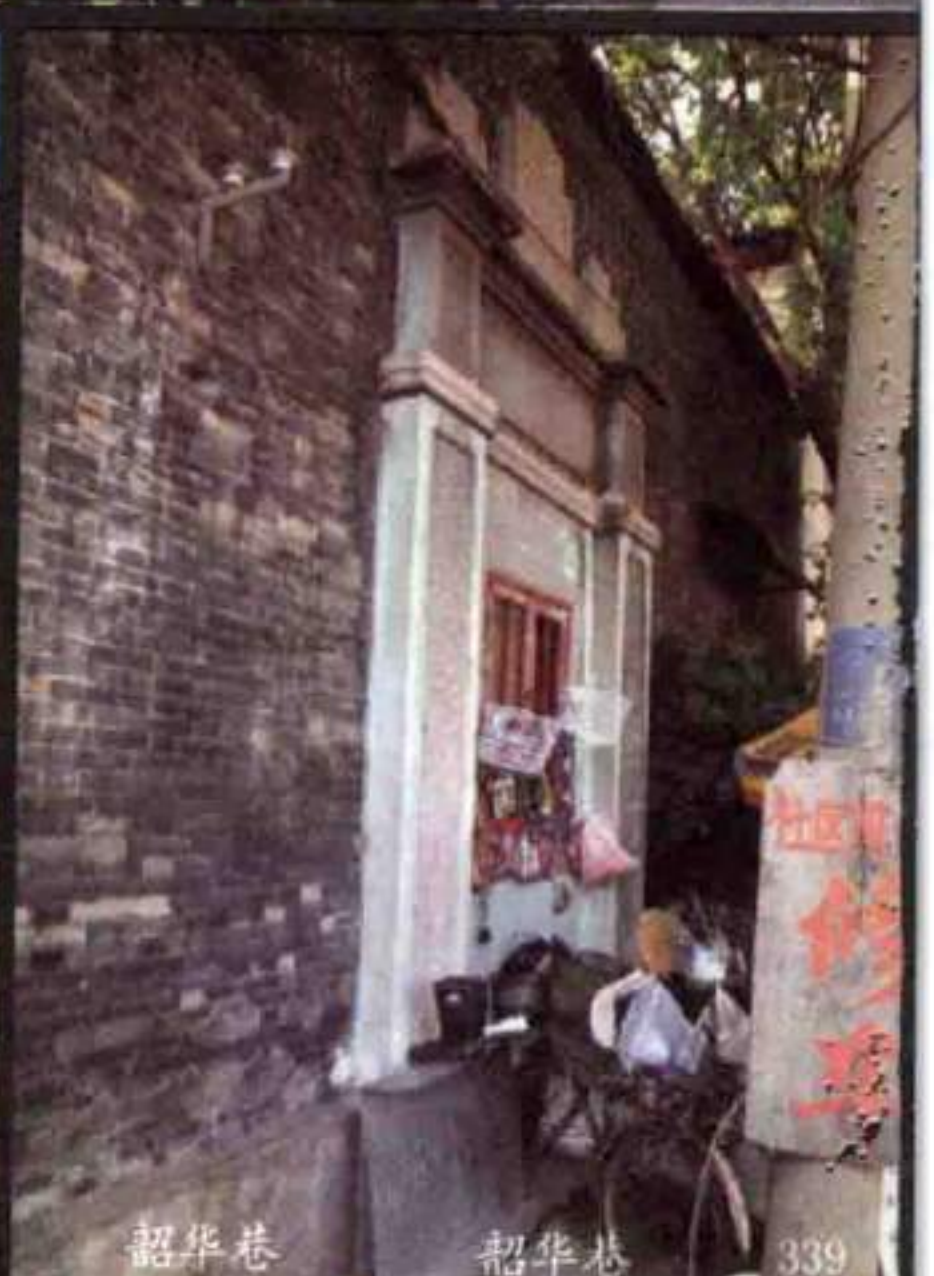
韶华巷



韶华巷



韶华巷



韶华巷

韶华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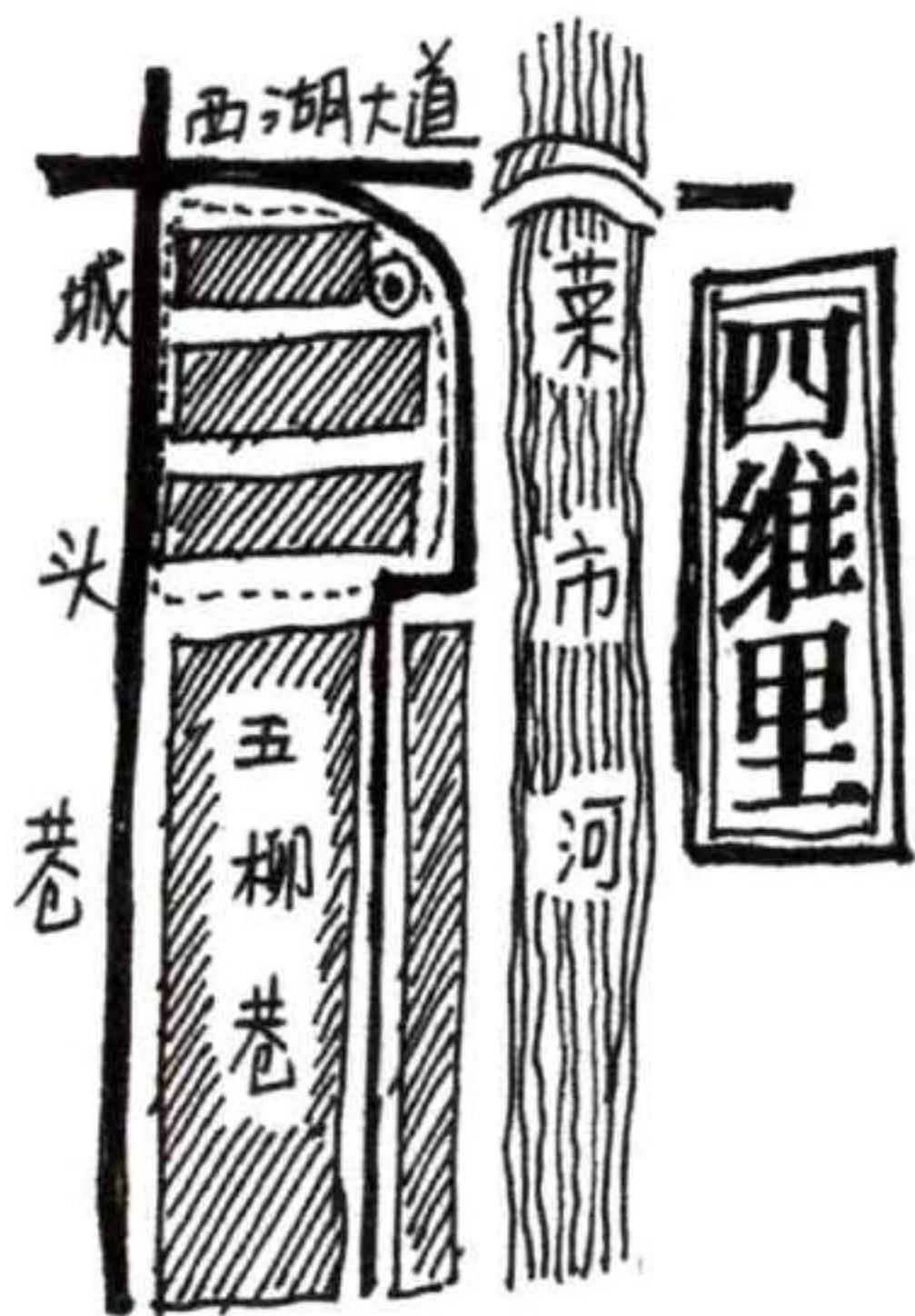


# 四维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地址：下城区城头巷北端安乐桥头 现状：旧貌尚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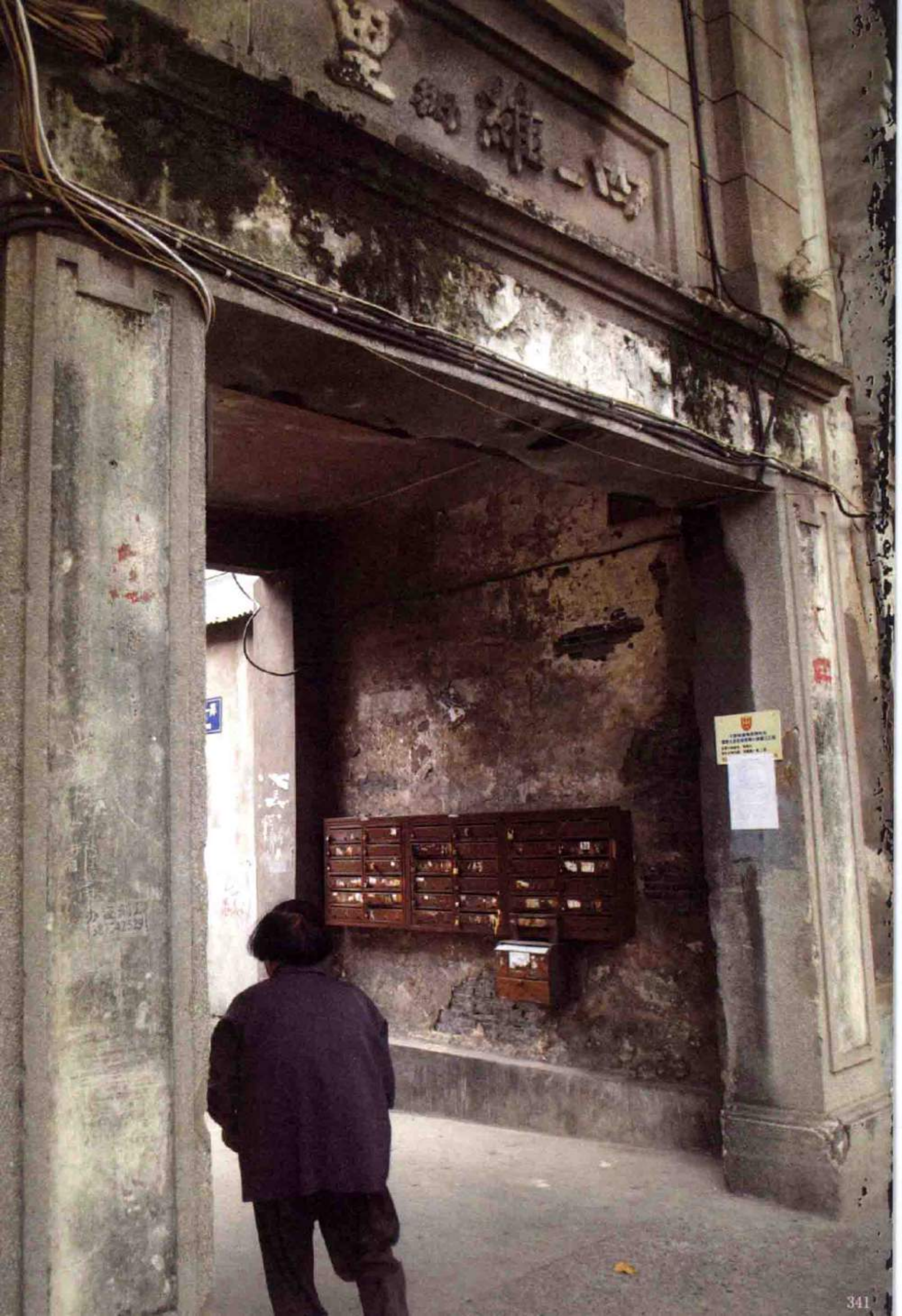
“四维”一说出自《管子》，其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前人看来，“四维”比律法更为重要，它是支撑起一个国邦的四根擎天巨柱。齐桓公就因采用管子这一治国纲领而使齐国日渐强盛，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礼义廉耻，这延续两千七百年的治人立国之道，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推移，其释意也略有微妙的差异，但始终教人遵循应有的道德及行为规范，明辨是非善恶。

“四维”之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直到民国，蒋委员长所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再次确立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地位，教育部也将其定为全国各校的共同校训。举国上下，以“四维”命名的街道屋舍比比皆是，位于杭州城东的“四维里”便是其中的一处。



四维里分南北两弄，北为一弄，南为二弄。两弄各筑石库门楼一座，上塑西式雕花及门额。虽同属一里，但两弄房屋构筑不尽相同。四维里一弄为传统的中式楼屋，上下两层。一层原来置有外廊，后为增大居住面积，长长的廊道被分隔成了一间间小屋。二层保存尚好，依旧还是一长排木板通窗。楼后濒临东河，为防止雨季水淹，楼屋的地基筑得较高，每户后门前都筑有高高的麻石台阶。二弄是一排标准的联排式石库门，天井、客厅、厢房、卧室、厨房一应俱全，只是久经风雨洗礼，破败得厉害。





聖 德 一 心

COMUNIONE  
EUCARISTICA  
GIUGNO 2011  
DALLA  
PASTORALE  
DIOCESANA



杭州现存的数十条老弄堂中，不是位于西湖之滨，便是深居旧时满城之内，唯四维里独自偏居一隅，不但越过了繁华的中山路，还出了中河，筑在赵宋王朝的东城根下。就眼下而言，四维里似乎远离了民国时期的高尚住宅区，孤独而寂寥。但如复原这一带的街道旧貌，就会发现，四维里不但不“偏居一隅”，还地处民国时期杭州政治中心的核心地带——省政府。佑圣观路，四维里西侧的一条南北街肆，因南宋道观“佑圣观”得名，而这佑圣观的前身则是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登基前所居住的府邸，光宗、宁宗二帝也出生于此。1928年，浙江省政府成立，其府址就设在了昔日的皇家后花园、佑圣观路梅花碑一带。那时的佑圣观路是杭城少数几条柏油马路之一，虽说不是太宽，但也还是等级森严，路旁高墙环绕，梧桐掩映，民国时期的许多政府行政机构都驻扎于此。

查阅相关史料后得知，四维里一弄中那栋简陋的木楼，过去竟然是掌管税务征收大权的“税务征管局”，一个肥得不能再肥的衙门，看来民国衙门的简朴也并非空穴来风。其实民国税务征管局设置于此也算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早在南宋时，菜市河南端的金钗袋巷就曾设有“榷货务”，专管货物贸易；明时，“市舶司南关工部分司”设在了四维里西侧的梅花碑一带，负责征收市舶税，直到清时才改为织染局官署；民国成立后，税务征管局依旧设置于此，并以“四维”为名，这也算是民国税务官员对自己所担负使命的一种自勉吧。





四维里二弄门楼



四维里一弄，旧时的税务征管局



税务征管局木楼



弄内天井



四维里二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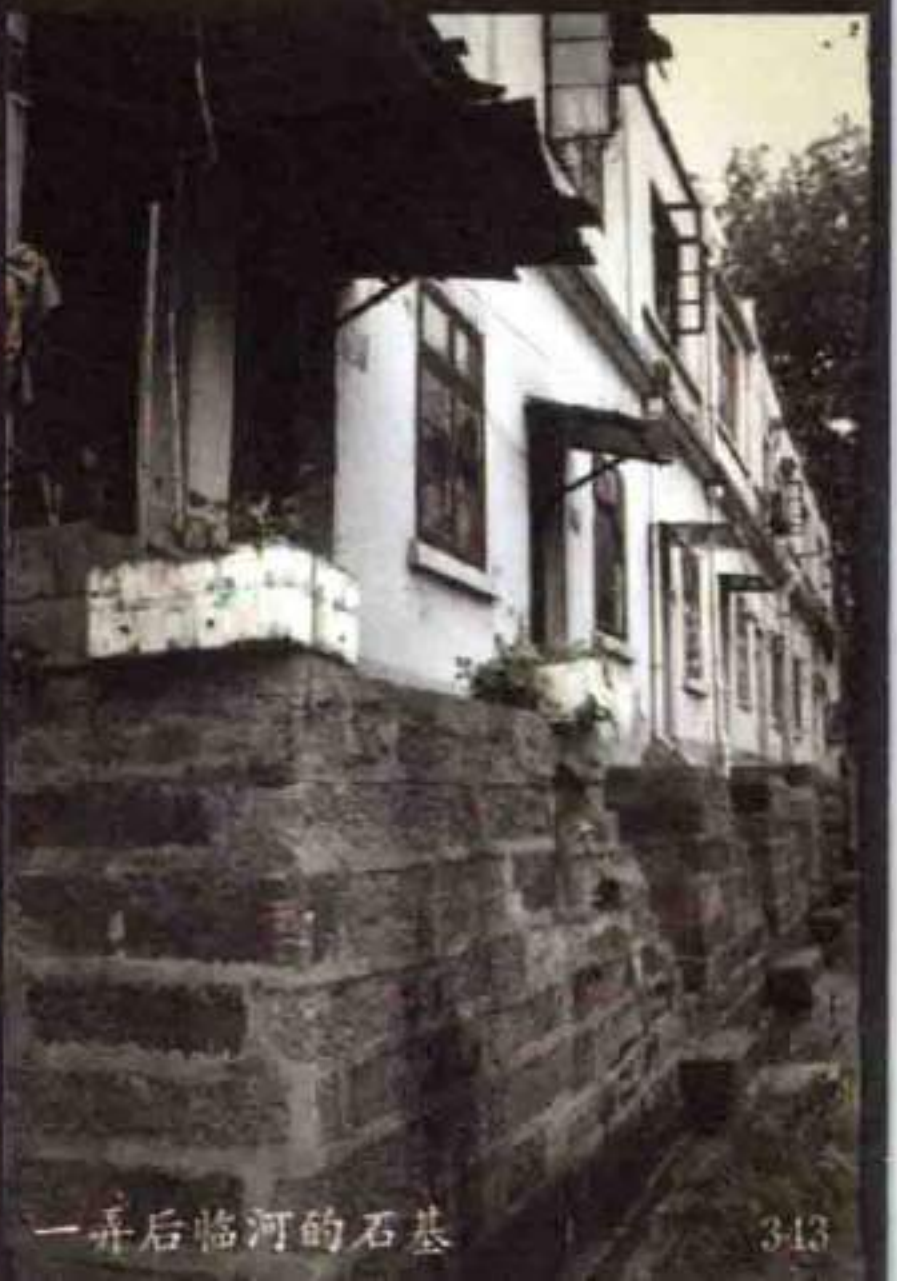
四维里二弄



联排的石库门



四维里二弄



一弄后临河的石基



# 源茂里·浓浓亲情的老弄堂

地址：上城区中河中路与光复路之间 现状：保存完好

杭州城的老弄堂，多少还留有那么几条，但在新一轮旧城改造浪潮到来的今天，不知又能有多少里弄能继续沿用这一称谓。迪心里在消失，湖边邨在打造，韶华里在搬迁，四维里在抱怨，思鑫坊在忙着单锅小炒。城市如此，老弄的住户们也难免有些躁动不安，聊的也多是搬迁的事。杭州羊坝头东有条名为“源茂里”的老弄堂，同样的中西合璧，同样的青砖叠砌，但弄里那份恬淡与祥和却依然如同昨日。

1929年，上海一营造厂老板沈懋荣出资建了这片联排式里弄，取名“源茂里”，如今在里弄墙角处仍能找到刻有“沈界”二字的界碑条石。里弄的位置绝对黄金，出西口可直接进入杭城商业的中心羊坝头，购物看戏，上银行下馆子都费不了几步脚力；出东口则至中河边，无论走亲访友，还是出差远游，只需到河边埠头雇上一条小划船，就可沿水路荡出杭州城，进入大运河钱塘江，两浙上下十一府爱上哪儿上哪儿。今天的源茂里周围再没有了昔日的模样，横亘的高架、高耸的楼宇，没有改变的唯有这三栋青砖老楼以及楼内的老人们。

源茂里旧时的住户虽不是大富大贵的豪门显宦，但都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大学的教授、军队的军官、诊所的医生、茶行的掌柜……他们个个衣着讲究，举止得体，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忙于公务。弄堂的白天多是留给那些太太的，她们或在屋里收拾家务，或坐在门前拉着家常，或聚在一块，搓上几圈麻将，又或者到附近的羊坝头、四拐角逛上一圈，捎上些香粉首饰。由于时局动荡，源茂里的住户迁走了不少，也搬来了许多，跟走马灯似的。时光流逝，今天的弄堂里依旧还住着许多古稀老人，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甚至百岁老人。其中不乏有最早入住源茂里的首批住户——曾经的民国先生和太太，他们虽已进入暮年，年轻时的俊朗与妩媚已被岁月所掩饰，但我们仍能从其举手投足间捕捉到那份经过长期浸润过的优雅。

老人的儿孙们长大后已不再习惯这里的一切，纷纷搬进了宽敞明亮的高楼，但老人们却总是割舍不下里弄中的这份邻里亲情，在他们眼里，宽大的客厅始终营造不出悠长里巷中那份浓浓温情，时尚的家私始终不如老物件使着顺手，冰冷的瓷砖、地砖始终发不出青砖条石所拥有的天然气息，过惯了里弄生活的老人们依然留守于此，固执地守候着喧嚣都市中那份久违的祥和与亲情。





过惯了里弄生活的老人们  
依然留守于此，  
固执地守候着喧嚣都市中  
那份久违的祥和与亲情。





# 其他里弄

**平远里** 地址：西起浣纱路，东到惠兴路

平远里位于旧旗营内，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片典型且完整的民国石库门里弄建筑群。主入口设在浣纱路上，上塑“平远里”三字石额，巷内12栋小楼依次排列，双坡硬山顶。平远里的房屋过去多用于出租，当年中国戏院老板就曾租下十间，作为戏院职工公寓。

**五福里** 地址：板桥路与吴山路之间

五福里与思鑫坊、龙翔里相邻，由三条弄堂组成。据说当年清泰第二旅馆购得这块地皮后打算对旅馆进行扩建，但因资金原因未能如愿，后转手他人修造了这片石库门里弄。八十多年前，韩国流亡政府避难杭州期间，曾租下五福里二弄2号，作为他们的临时办公处。

**燕春里** 地址：太庙社区燕春里

燕春里建造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系两栋联排式石库门建筑，青砖砌筑，如今石库门楣上还保存着那个时代的卷草雕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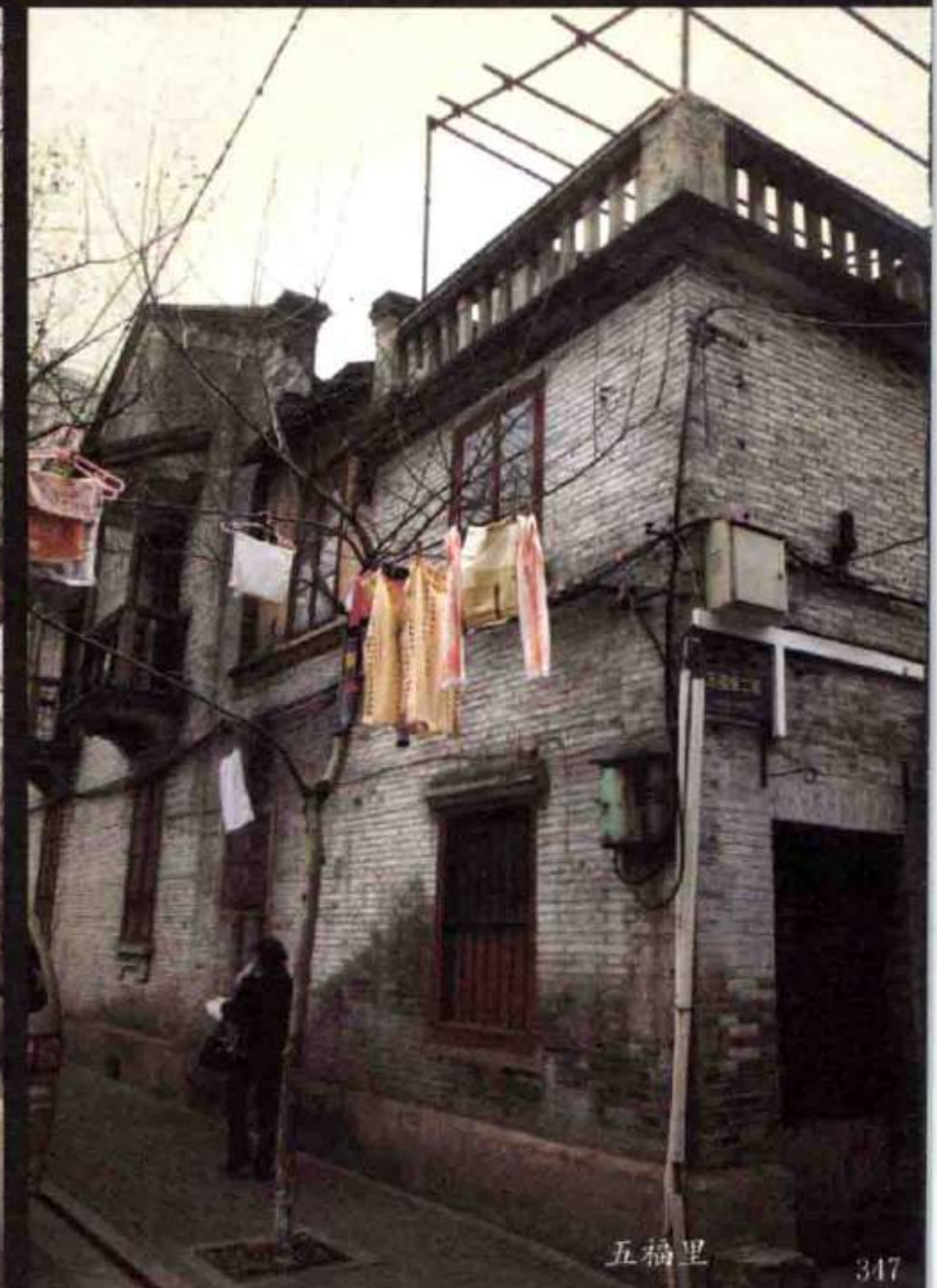
平远里



平远里



五福里



五福里







# 公馆楼·别墅群

每一座城市，或多或少都留有一些民国时期的公馆别墅。这些仿西洋制式的建筑或青砖红墙，或水泥砂浆，或华丽繁杂，或简约朴素。不同的城市，公馆别墅的风格规制也不尽相同。成都，西南小城，公馆主人多为执掌全省命脉的地方军阀，所构公馆也尽显出山高皇帝远的奢华；武汉，首义之区，东方芝加哥，公馆乃至整座城市都弥漫着那种浓郁的欧罗巴风情；南京，国中京畿，各路神仙纷纷在此据有一席之地，立国草创，清新淡雅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格；重庆，抗战陪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的寓所公馆遍及山城，只不过战时艰苦，略显寒酸简陋；杭州，世间天堂，那些南京的政客、上海的大亨，多爱花巨资在这里置上一片湖畔别墅，享受一下天堂间的闲情逸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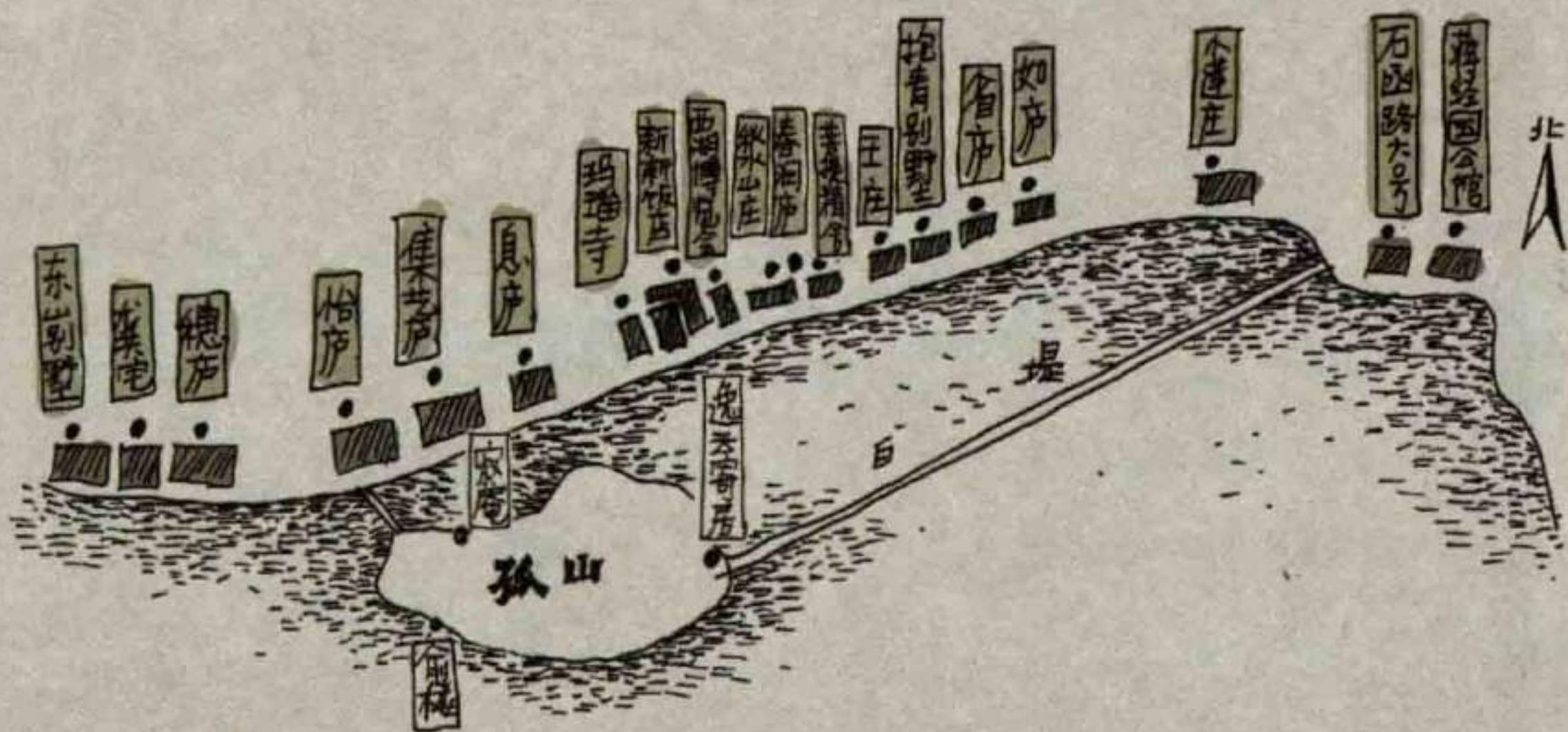


# 北山路·庐舍鳞栉，栋宇毗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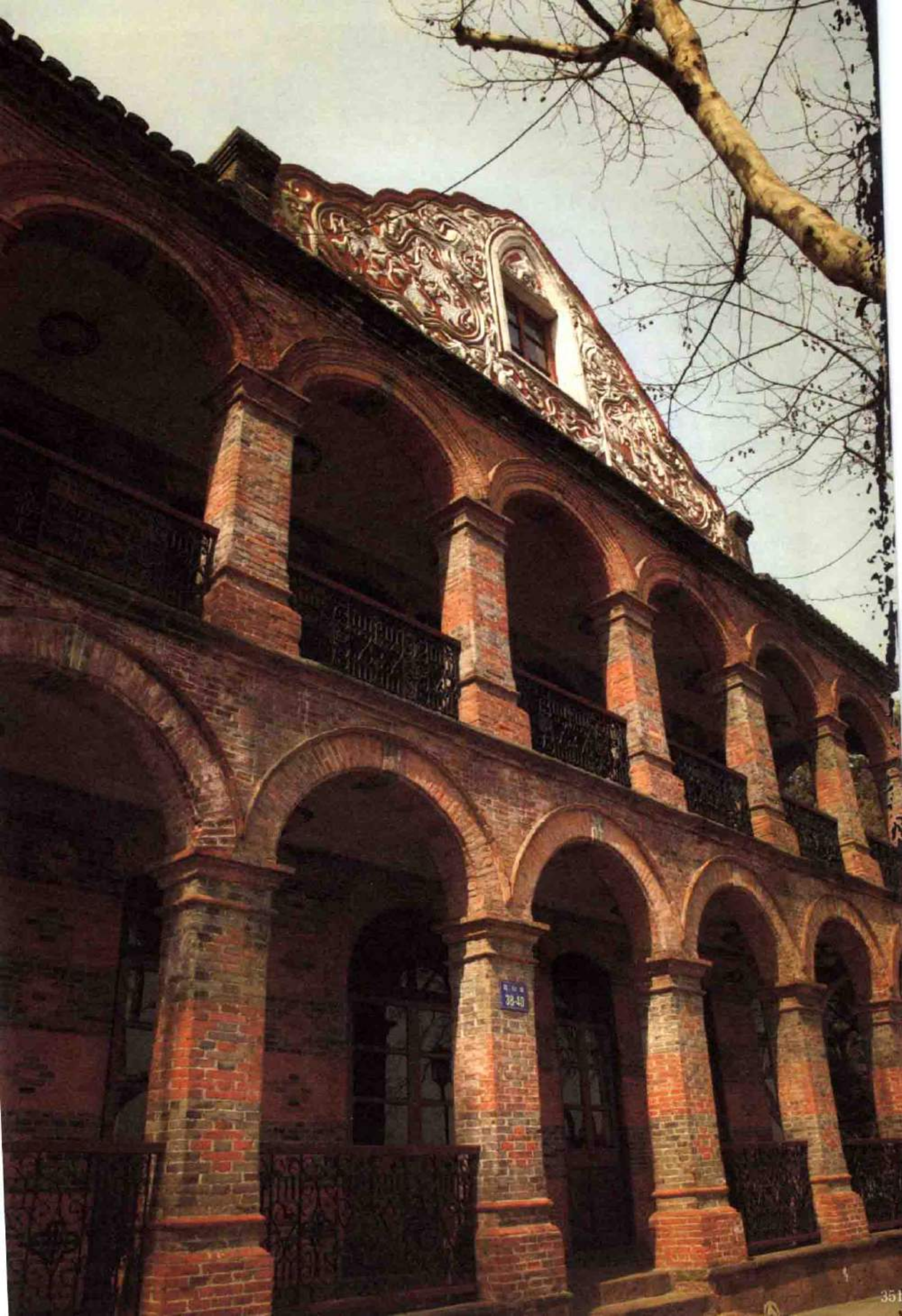
北山路，始终是那么拥堵，去孤山，去苏堤，去曲苑风荷，去岳坟祭奠忠良，去灵隐进香还愿，都必经此路，再加之西子湖上所演绎的《印象西湖》，以及湖畔提供各色精致美食的餐厅、茶厅、咖啡厅，大凡来到杭州的游客、食客都会不约而同齐聚北山路，游湖赏景。但在同一条北山路上却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靠湖一侧自是人潮繁密，而临山一侧却是行人寥至。游人们终日流连于西子湖的淡雅与妩媚之间，但却忽略了其身后那连绵数千米的“民国建筑博物馆”北山路别墅群。

北山路位于旧时的钱塘门外，民国初时还仅仅是条青石板铺设的土路，名为“岳坟路”，它既是杭城善男信女们前往天竺灵隐进香的必经之路，也是寺院密集，祠墓林立，苑囿别馆荟萃之地。昭庆寺、毓秀庵、玛瑙寺、招贤寺、大佛寺、智果寺等数十处寺院一字排开，形成以灵隐为中心的北山寺庙群，满是香钱纸烛的北山路香市也盛极一时，经久不衰，“钱塘门外香篮儿”所传唱的正是钱塘门外这一旧时盛景。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对西湖四周进行了大规模整修，砌石筑岸，修建环湖公路，北山路也于1922年开通了前往灵隐的公共汽车。与此同时，新新饭店、惠中饭店、蝶来饭店等一批高级旅馆饭店落户于此。达官富贾、名流学者也抵挡不住西子湖的旖旎水色，纷纷结庐筑园于湖畔山麓，寄情于山水之间，凝神养性。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昔日寺院云集的北山路上已是难觅古寺旧影，仅存的数间也旧貌换新颜，没有了往昔的韵致。湖岸上鳞次相接的西式别墅也有三分之一在数十年中被拆毁殆尽，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环湖改造中，葛阴山庄、惠中饭店、地藏殿、严庄、爱日精庐等优秀历史建筑转瞬间化为瓦砾，剩下的老屋或是孤静一隅，掩隐于一片苍翠之间，或是修缮一新，笑迎八方宾客。







38-43



**润庐** 地址：保俶塔前山路1号

润庐最早的主人名叫马文车，早年留学日本，官至甘肃省代理主席兼教育厅长。别墅后由杭州市商会会长金润泉购得，取名“润庐”。

**蒋经国故居** 地址：石函路7号

7号花园据说建于1931年，其地处保俶山南麓，西临断桥。登上院中露台便可饱览西湖秀色。抗战胜利后，蒋经国携妻儿来到杭州，寓居于此，与父亲下榻的澄庐隔湖相望。公馆内有南北两栋青砖小楼，中以走廊相连，古朴而雅致。园内林木葱茏，据说好些花木均为当年蒋经国亲手所植。老宅如今已被全新打造，欲租给新富豪们作私人会所之用。

**石函路6号公馆** 地址：石函路6号

老公馆建于一坡地上，前有布满青苔的麻石小径与北山路相连，西湖岸边的喧嚣与嘈杂也被一扇大门隔在了数米之外。6号公馆为一栋高三层，外观呈六边形的西式洋房，老墙上爬满了青藤，四周环以林木，在寸土寸金的北山路上，这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洋房至今尚未被开发，仍作为民房使用。

**如庐** 地址：北山路34号

在北山路众多别墅中，依山临湖的如庐没有其他别墅的雍容华贵，却有一份古朴幽静的山林野趣。如庐的院门与北山路保持着约十余米的距离，中间满植花草树木，铺以青石，江南典型的粉墙黛瓦环绕其间，石门上嵌一横楣，题“如庐”二字，所题二字小巧别致、布局讲究，尽显庐主人的那份优雅韵致。园内依地势筑一高台，上建数间简易平屋，登台眺望，西湖断桥残荷尽收眼底。如庐的主人名叫林九如，为上海增裕原料号的老板。

**省庐** 地址：北山路36号

旧时杭城有两处省庐，一处位于吴山西坡，原为浙江交涉使（相当于今天的外事办公室主任）王丰镐的别墅，另一处则是位于北山路与葛岭路转角处的陈希曾公馆。陈希曾先后担任过上海、汉口等地警察局长，后任国民政府参军处总务局长，也是位身居高位的民国大员。陈果夫、陈立夫二人便是其叔伯兄弟。1931年，陈希曾在西湖边筑起了这片占地七百多平方米的花园式别墅，因其字“省夫”，故名“省庐”。

**抱青别墅** 地址：北山路38、39、40号

随着北山路公馆群的进一步开发，许多老楼旧屋相继被简单粗暴地施以颜色，唯有抱青别墅等少数几处尚未被粉饰，依然呈现出旧时的质地与色泽。别墅为筑有连续拱券外廊的西洋式建筑，由青红两色方砖拼花砌筑而成，山花之上满塑卷草舒花，极为精巧细腻。抱青别墅为清末民初湖州南浔富商邢庚星所建，占地近千平方米。1933年改为葛岭饭店，如今并入西湖博览会博物馆。

**王庄** 地址：北山路43号

在此之前，王庄应该算是北山路上最为典型的优秀建筑之一，偌大的花园别墅保存完好，陈旧而雅致的中式粉墙，通柱回廊的西式小楼，饰满卷草的爱奥尼石柱，再加上满园的香花名木，王庄不愧为当年世人所瞩目的花园别墅之一。但今日之王庄，据说已成为他人的私家会所，经历八十余年风雨洗礼的近代名园也随着新主人的入住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青瓦、粉墙、石柱等所有自然色泽全被黑、白、灰三色外墙涂料所覆盖，昔日旧貌荡然无存。





洞庐



蒋经国故居



石函路6号公馆



如庐



省庐



抱青别墅



王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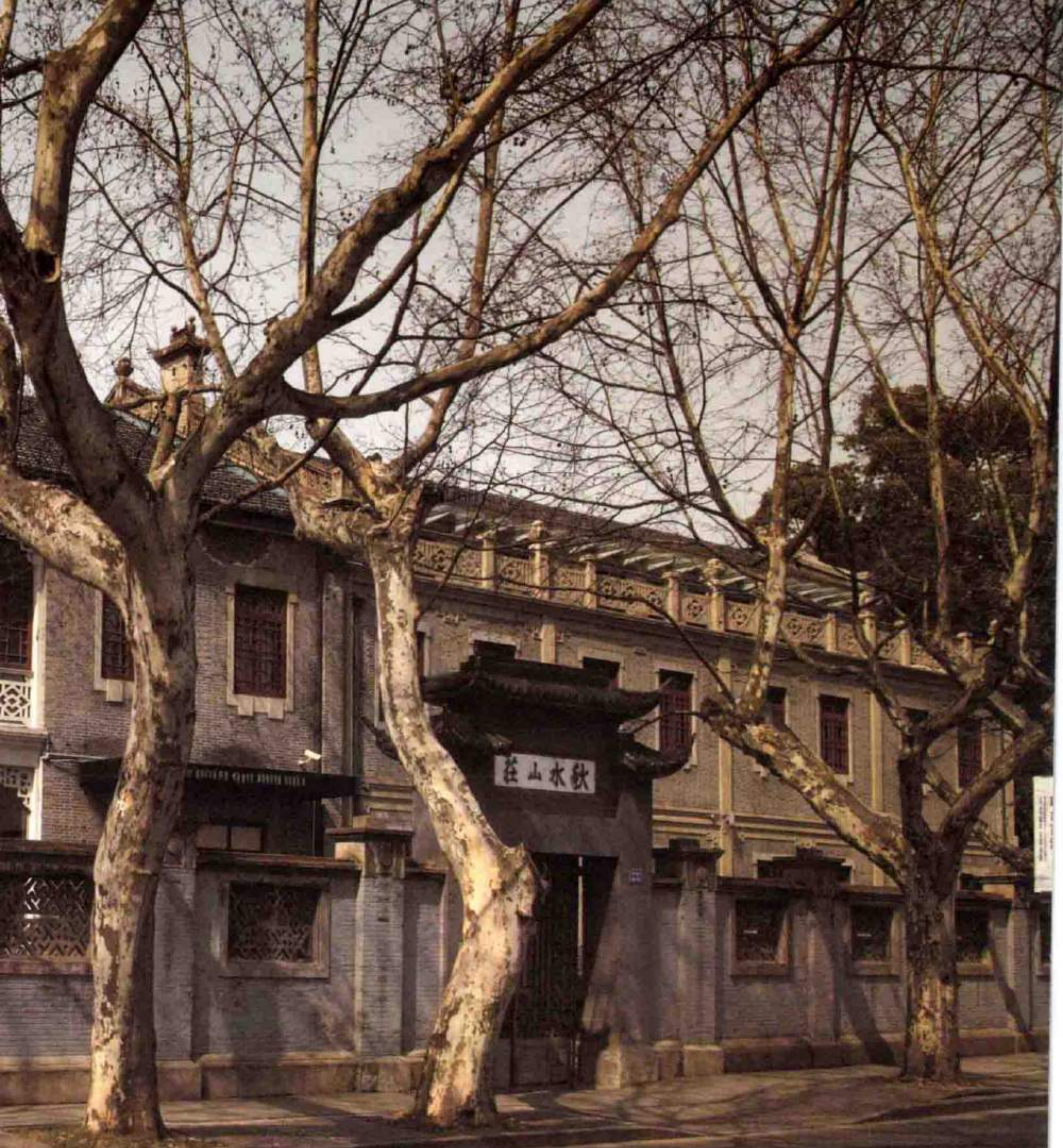


王庄









秋水山庄，背倚葛岭，面临西子湖。  
一处仿《红楼梦》怡红院格局而修建的亭廊楼台，  
一处演绎着凄美爱情故事的湖畔别墅。



**菩提精舍** 地址：北山路47号

菩提精舍系杭城商界人士丁甘仁等24人集资修建的一处虔心修行的佛学建筑，以作“现在随力修持，老来专心办道之所”。精舍占地约1700平方米，于1926年建成，前后两进，前殿供奉西方三圣像及观音像，为居士们定期诵经的场所。1929年举办西湖博览会时，此处还曾作为工业馆的展场之一。菩提精舍现经全面修缮，辟为“杭州菩提精舍休闲苑”。

**春润庐** 地址：北山路54号

春润庐由两栋别墅组成，前为银行家朱润生的“润庐”，后为中国戏剧理论家宋春舫的“春庐”。宋春舫早年留学瑞士，回国后曾任北大、清华教授，曾被学界誉为“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早在八十年前，凡来杭的北大教授多以春润庐为家，因此被文人学者们戏称为“不挂牌的北大招待所”。最早寓居此庐的便是北大校长蔡元培，马寅初、谭熙鸿等人也在此居住长达数年之久，曾经偶尔携眷小住或前来拜访的名人学者更是举不胜数，如徐宝璜、林风眠、章太炎、徐志摩、熊十力、陈布雷、胡汉民、宋子文、吴稚晖……

**秋水山庄** 地址：北山路，新新饭店旁

秋水山庄，一处仿《红楼梦》中怡红院格局而修建的亭廊楼台，一处演绎着凄美爱情故事的湖畔别墅。山庄的主人沈秋水原本是位擅琴瑟音律的上海名媛，后与报人史量才相识相知，并嫁入史家，随身所带财物也一并交与史量才。有了这笔巨款的史量才当即盘下《申报》、《时事新报》等数家报馆，一跃成为上海报业巨擘。然而，秋水的幸福并没有维持几年，就因另一个女人的出现而宣告结束。或许是因愧对秋水，史量才在西湖边建了这处“秋水山庄”赠与沈秋水。1934年，史量才在与秋水由杭州回上海的途中遭特务枪杀，失去爱人的沈秋水从此万念俱灰，将山庄捐与尚贤妇孺医院，自己独居一室，焚香诵经，了此余生。

**息庐** 地址：北山路66号

息庐，取休养生息之意。当年，供职于大清银行的王静甫来到西湖，花巨资购下这处别墅，以安度晚年。与北山路上其他公馆别墅不同，息庐为一间中式两层老宅，除了西式的铁花栏杆外，其余构架装饰皆以中式营造，内还设有天井、假山、池塘。今仍为居民分住。

**集艺楼** 地址：北山路69、70、71号

约建于1931年，占地约四百平方米，原为何人所建暂不知晓，解放后著名作家史莽迁入此楼居住。

**怡庐** 地址：北山路75号

怡庐为上海富商潘氏所建。潘氏原为上海一洋行买办，发迹后广置房产，上海、杭州、莫干山、天目山等地都有潘氏家族所建别墅。解放后，怡庐改作首长们的官邸。如今在墙角处还能寻到当年的“潘界”、“怡庐”等界碑石。

**北山路76号公馆** 地址：北山路76号

76号公馆与怡庐相邻，据说也为上海富商修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粉墙黛瓦、青砖洋楼，满园的花木，后作为政府高级官员住宅。





菩提精舍



秋水山庄旧影



北山路公馆



春润庐



息庐



集艺楼



怡庐



北山路76号公馆



**穗庐** 地址：北山路94号

穗庐又称“鲍庄”，为上海华成烟草公司经理鲍柏麟所建。鲍柏麟为广东巨贾，在广州、上海、杭州等三地都置有产业。穗庐建于1922年，占地近两千平米，门楼、洋房等建筑依山势而建，庄内最高处筑有一间重檐八角的石亭，登高远眺，西子湖水、逶迤群峰皆尽收眼底。在西湖诸花园别墅中，穗庐是唯一一处集别墅、祠堂、家坟于一体的私家园林。只不过昔日供奉鲍家祖宗牌位的祠堂已改为一间公厕，仅存一条刻有“鲍庄”二字的青石残碑；鲍氏古墓今还尚存，不过已成五座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荒芜坟茔。



**北山路95号** 地址：北山路95号

95号公馆位于穗庐旁，一处民国早期修建的两层老公馆。

**龚宅** 地址：北山路97号

龚宅为杭城纺织业巨贾龚文千先生修建于1947年，系上世纪四十年代现代别墅中的代表之作。龚宅依山势而筑，颇具欧美山地别墅风格。

**东山别墅** 地址：北山路100号，北山街与曙光路交界处

东山别墅的主人乃大名鼎鼎的杨虎城将军，但自别墅建成后，杨将军却很少来此居住。过去的东山别墅据说有五千多平方米，大门门额由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亲题。如今，东山别墅内的楼舍、花园、水池多已不存，仅剩下一栋占地四百多平方米的青砖洋楼。

**静逸别墅** 地址：北山路葛岭路5号，智果禅寺旁

静逸别墅的主人张静江曾为富甲一方的南浔“四象”之一，曾为孙中山提供巨额活动经费，有“国民党四大元老”之称。著名的西湖博览会就由此公任浙江省主席期间发起举办，北山路也因纪念此次盛会而命名为“静江路”。静逸别墅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占地1900平方米，如今大门外又是文保单位牌子，又是相关文字介绍，又是吸塑招牌，又是大铁门紧闭，真弄不明白里面到底是用作景点、客栈、还是私人会所？

**乐墅** 地址：葛岭路18号

乐墅为福建籍沪商于1921年所筑，前后二进，约三百多平方米。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素有“党国第一支笔”之称的陈布雷就曾暂居于此。后改为省级机关宿舍，如今院内仍能寻到一些刻有“乐墅”字样的古旧物件。

**逸云寄居** 地址：孤山路2号

逸云寄居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原为“逸云精舍”，又名“明鉴楼”，一栋由爱奥尼圆柱支撑起的古典阁楼式建筑。逸云寄居原为唐宝泰产业，后转让给沪上大亨东龙云，再后来成为老干部们的活动中心。

**寂庵** 地址：孤山后山路10号

曾叱咤上海滩的青帮大亨杜月笙别墅，现为印学博物馆。





穗庐门楼



穗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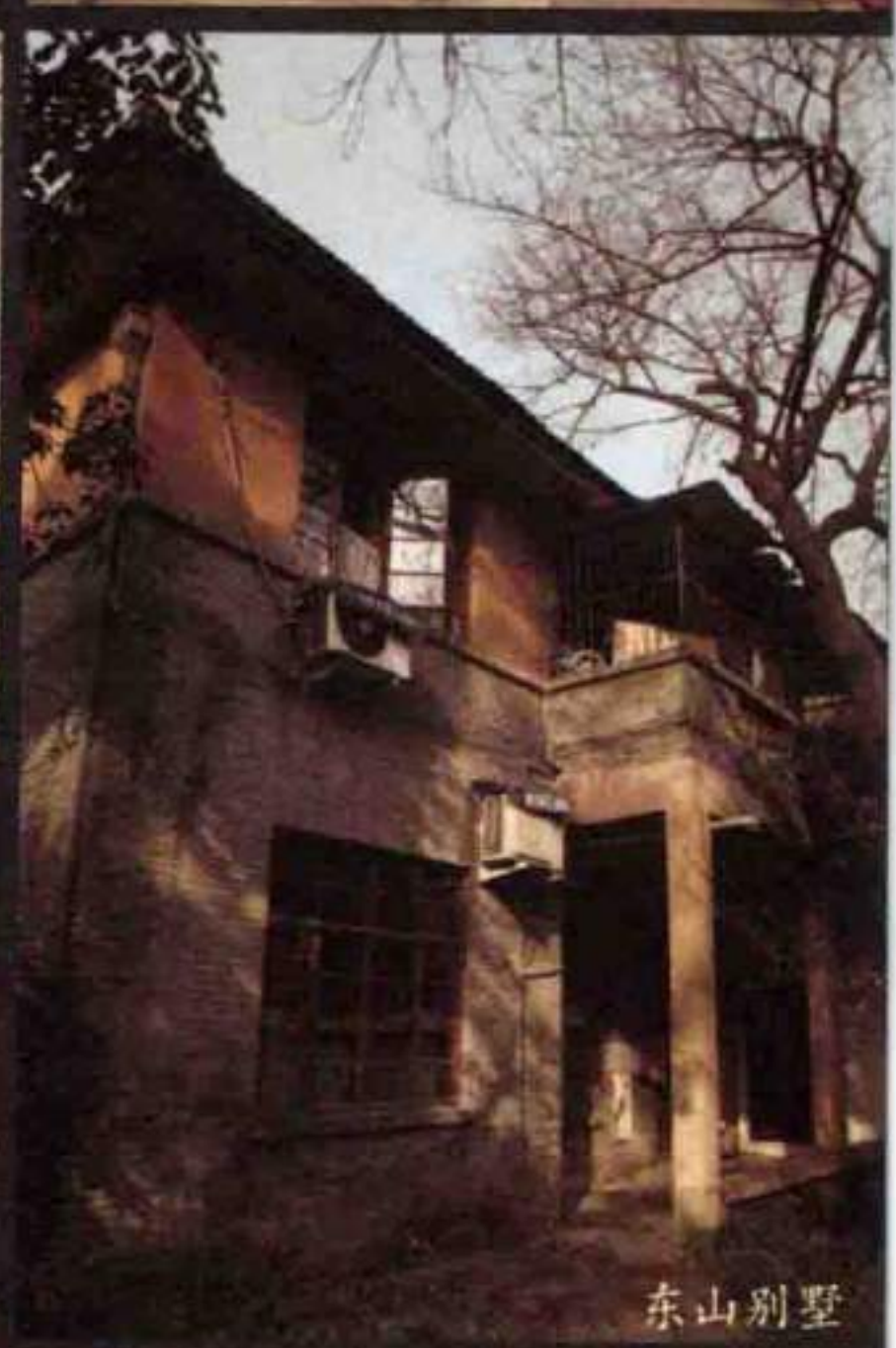
穗庐八角石亭



北山路9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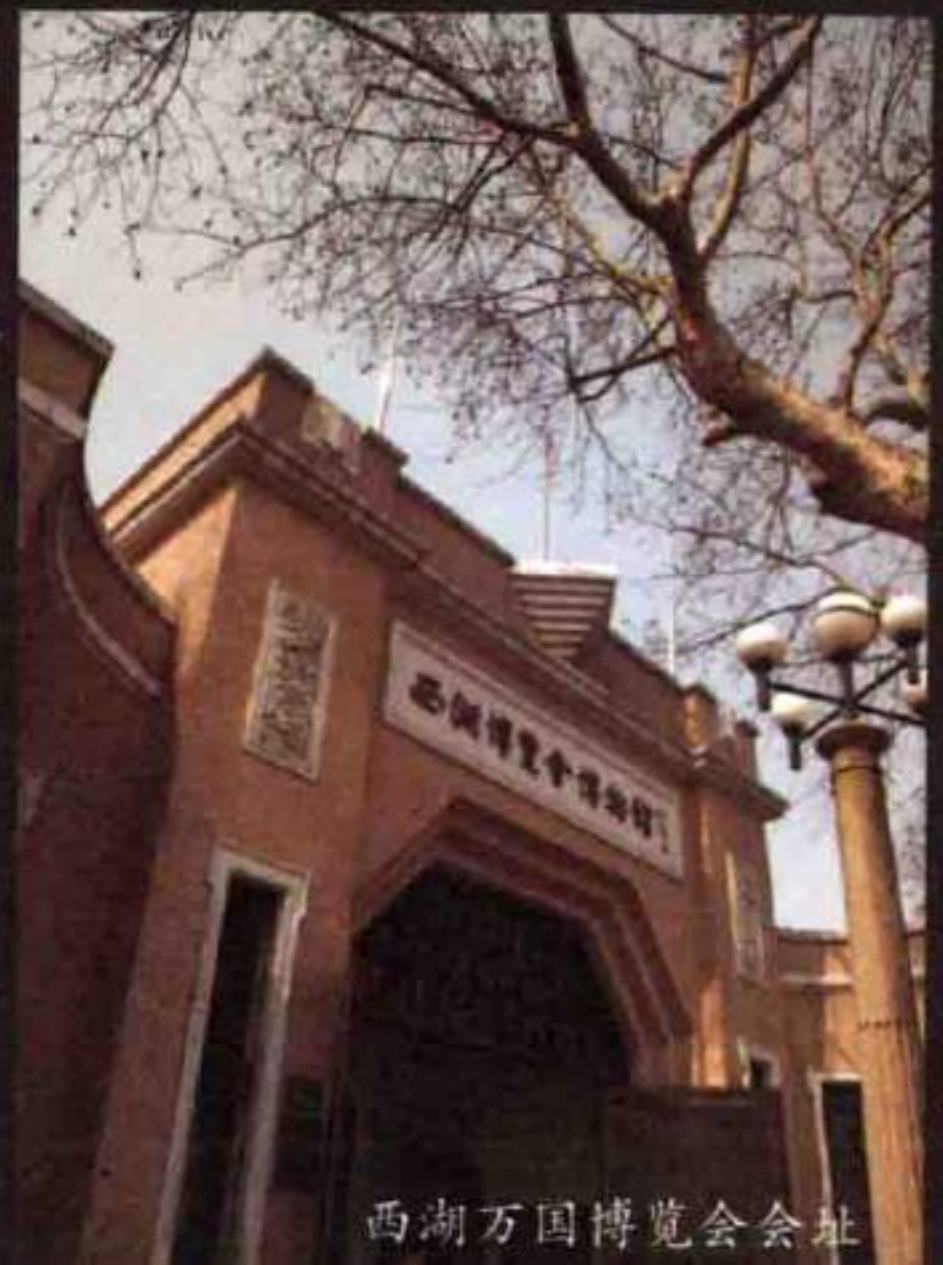
龚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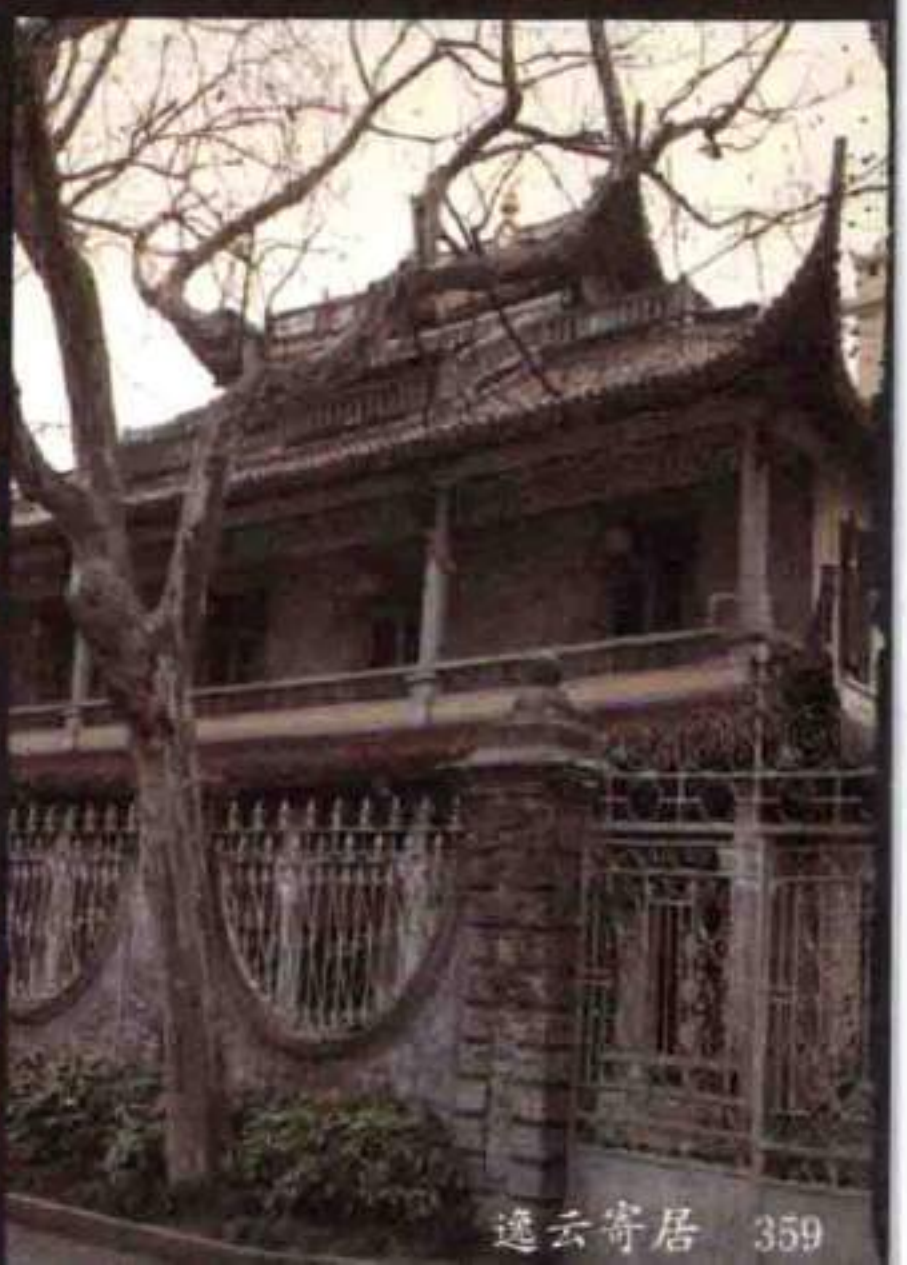
东山别墅



乐墅



西湖万国博览会会址



逸云寄居 359



# 南山路·梧桐满街藤满楼

南山路分南北两段，南段为前往净慈寺等佛教道场进香的石板路，民国筑环湖路时，取名“南屏路”；北段原为旧城垣，后拆墙筑路，命名为“南山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环湖沿线再次拓筑道路，铺设柏油，南山、南屏二路由此合二为一，成为杭城沟通西湖景区南线的重要通衢。

**南山书屋** 地址：南山路214号

老楼建于1934年，占地近四百平方米，现辟为以售艺术书刊为主的南山书屋。

**潘天寿旧居** 地址：上城区南山路景云村1号

国画大师潘天寿晚年居所，现辟为潘天寿纪念馆。

**南山路210号** 地址：南山路210号

位于大师旧居旁，两层的青砖小楼，现辟为皮影博物馆。

**南山路204号** 地址：南山路204、206号

和南山路上其他老洋房一样，204、206号老楼仍然充满着古典的怀旧气息，青黑的外墙，欧式栏杆的宽大露台，爬满青藤的老屋，经屋主人的精心点缀，一间浪漫温馨的花园式咖啡厅呈现在我们面前，无论是深秋或冬日的午后，还是初春或仲夏的傍晚，优雅的音乐伴着浓浓的咖啡，那种慵懒和安逸定能让你品出这座城市曾经的韵味。

**恒庐** 地址：南山路202、200号

恒庐原为杭城张氏家族产业，建于1935年，占地近千平米。梧桐掩隐下的石墙历经八十年风雨仍屹立于这湖光山色之中，古朴厚重。门楣上“恒庐”二字为近代著名学者余绍宋所书，取“亘古不变、恒心永存”之意。杭城名医张星一曾在此开业行医，同时还在恒庐东侧另建平屋一栋，作为接待病人的诊所和病房。

**绿楼** 地址：南山路182号

建于1931年，原为四层清水砖墙，后外墙漆以绿色，故称“绿楼”。如今底楼辟为雁南艺术机构，二楼以上仍作民房使用。

**康庐** 地址：南山路178弄1号

康庐为实业家蒋康甫所建，筑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楼做工精细，用料考究，所用青砖皆出自当时最为知名的砖瓦窑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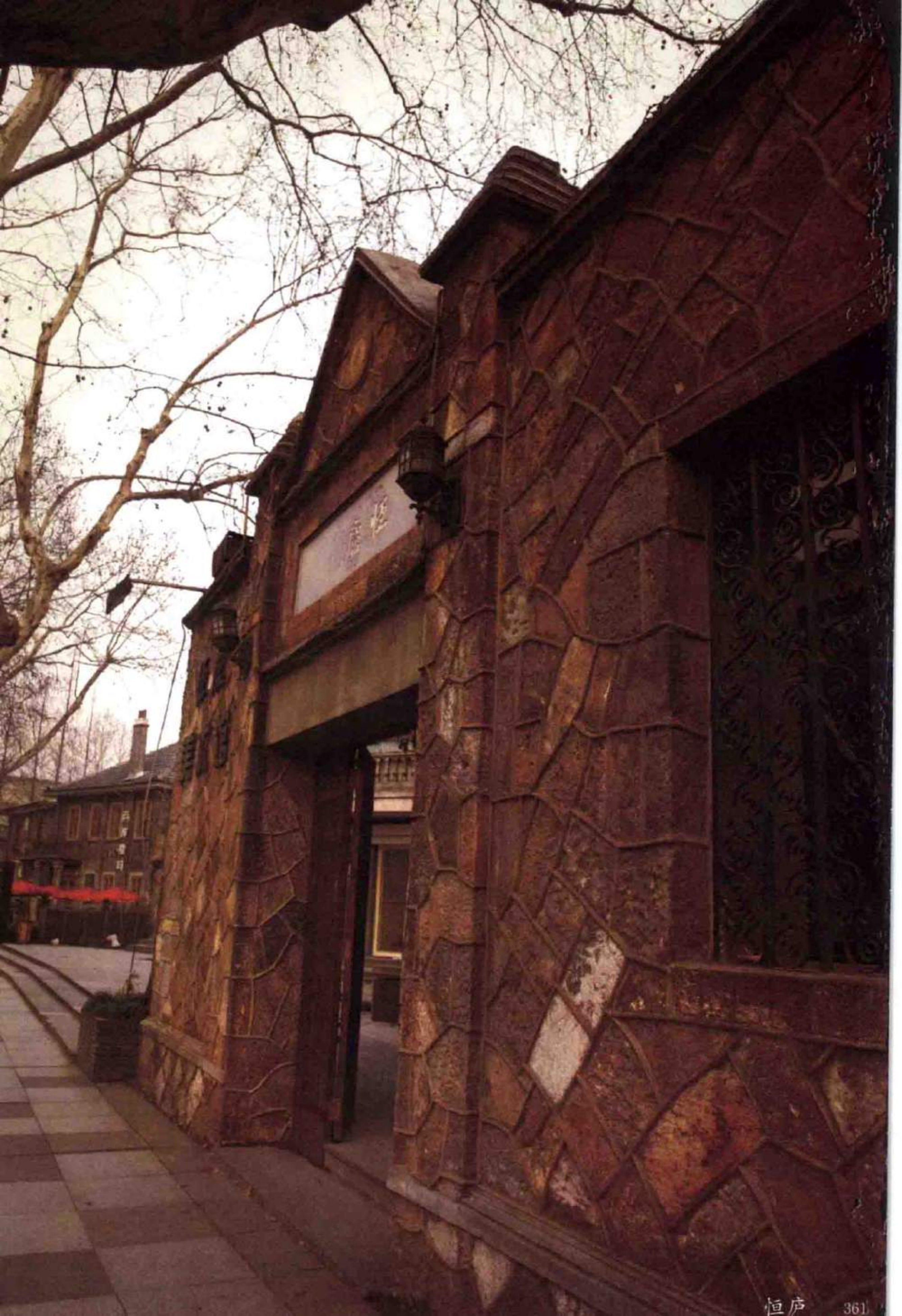
**膺白楼** 地址：南山路105号

膺白楼主人黄郛，当年蒋介石的拜把兄弟之一，先后历任内阁总理、上海市市长、交部部长等职，后引咎辞职，上莫干山过起了隐居生活。黄郛在浙江置有三处别墅，一是莫干山上的白云山馆，二是庾村的文治藏书楼，三就是位于南山路上的膺白楼。如今膺白楼改作了一间高档花园餐厅，名为“1917”。

**澄庐** 地址：南山路189号，湖滨公园游船码头旁

澄庐临湖而筑，原为中国实业巨子盛宣怀四子、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的别墅，后为蒋介石在杭州的行辕。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杭州度蜜月时就下榻澄庐，现为杭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 艺术家别墅群·

## 遥山落翠，大师聚落

千百年来，“美学”在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几乎是深入骨髓的，读书人所备六艺无不含有传统美学的成分。上至国家祭祀、宫苑别馆，下到民间习俗、寒舍小庙，也无一不是传统美学的充分呈现，正因如此，才有了国人引以为豪的五千年灿烂文明。百年前，中国近代教育界领袖，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首倡“美育”，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将其作为进行世界观教育最为重要的途径，并一生以此劝导国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在先生美感教育思想的倡导下，凡高等学府无不择美地而居，民国政府的最高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更是建在了以湖光山色而闻名的西子湖畔。

1927年底，国立北京艺专校长林风眠应蔡元培之邀赴杭州筹办国立艺术院。次年3月1日，国立艺术院在孤山南麓，“平湖秋月”西侧的“罗苑”（英籍犹太富商哈同所建中式花园别墅，以其夫人罗氏命名为“罗苑”，当地人俗称“哈同花园”）正式创立，设绘画、图案、雕塑、建筑四系，后添设音乐。1930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即今中国美术学院。一时间，林风眠、吴大羽、林文铮、蔡威廉、潘天寿、刘开渠、雷圭元等名师齐聚孤山，为近代中国培育了大量优秀艺术人才。木心在他的一篇小文中曾这样写道：“艺专傍山临湖，山是‘孤山’，湖是‘平湖秋月’一带。早先有音乐系，设在与‘平湖秋月’相连的长榭的‘罗苑’，成排的琴室，水面风来，仙乐飘飘，那是三十年代的西湖韵事。”岁月荏苒，当年孤山上艺专所留遗构几经拆毁修葺重建，早已是旧迹全无，唯有当年大师们的旧居故宅较好地保存了下来，掩隐在西子湖畔的遥山叠翠之间。







**马岭山房** 地址：西湖区马岭山上1号

沿杭州植物园大门旁一条石径拾级而上，走不多远就会看到一片浓荫修竹掩映着的山中庐舍。庐舍前后两栋，前为平屋，后为楼房，乌瓦粉墙，仔细再看，粉皮下的墙体居然还是用泥土夯成，俨然一处农家小院。别看小院简陋得有些寒酸，但它的主人可很有些来头，她就是中国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的爱女蔡威廉。八十年前，国立艺术院在孤山创立，留学归来的林文铮出任西洋美术史教授，蔡威廉任西画教授，这才子佳人刚一见面就倾心于对方，喜结了良缘。婚后，在老父的支助下，蔡威廉夫妇在马岭山腰盖起了这处简易庐舍，蔡元培亲笔题额“马岭山房”。然而西子湖畔惬意的生活并未延续多久，蔡威廉夫妇就因战争爆发内迁昆明，这位才华出众的女艺术家也于1939年患产褥热而英年早逝，年仅36岁。



### 林风眠旧居 地址：西湖区灵隐路3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杭州艺专的教授们相约来到西子湖畔玉泉一带，择地建房，聚集而居。校长林风眠的别墅就位于灵隐路口，一栋占地近三百平方米的青灰色花园洋房。自1934年别墅落成到1950年迁居上海，林风眠在此先后居住了近十年之久。林风眠，“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校长”、“我国首所高等艺术学府的首任院长”、“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20世纪中国美术界的精神领袖”、“中国当代艺术的宗师”……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位对后世画家产生极其深远影响，培养出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等大批艺术名家的艺术大师，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渐为国人所知晓。

### 吴大羽故居 地址：西湖区马岭山上

沿马岭山路上行，据说还有一栋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西式花园别墅，别墅的主人同样来自国立艺术院，一位备受年轻学子推崇的中国当代绘画奠基人，国立艺术院西画系主任吴大羽先生。吴大羽，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法国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西画及雕塑，1927年回到中国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后赴杭州国立艺术院任教。

### 黄宾虹旧居 地址：西湖区栖霞岭31号

在我国近现代绘画史上，有“南黄北齐”之说，说的就是黄宾虹与齐白石。黄宾虹于1948年返回杭州，任国立杭州艺专教授，并移居于栖霞岭，寄情于西湖山水之间，自称“愿作西湖老画工”。黄宾虹旧居现辟为黄宾虹纪念馆。

### 李朴园故居 地址：西湖区曙光路74号

李朴园为河北曲周人，毕业于国立北京艺专戏剧系，后任杭州艺专教授、图书馆馆长等职，曾为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艺术馆主持人，著有《中国艺术史概论》、《阿波罗艺术史》等著作。其故居为李朴园亲自设计，修筑于1936年。

### 雷圭元旧居 地址：西湖区灵隐路10号

雷圭元为现代中国图案研究和教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年一面介绍吸收西洋图案的长处，一面整理发扬中国图案的传统风格，使两者合而为一。出版有《新图案学》、《新图案的理论与技法》等著作。

### 国立艺专教师宿舍 地址：西湖区栖霞岭18号

黄房子 地址：灵隐路4号，1948年由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华人经理顾兰荪购入。

灵隐路11号别墅 地址：灵隐路11号，建筑被丛林环绕，环境优雅。

怀庐 地址：灵隐路18号，原为“韩明德堂”，曾为华东革命大学、浙江行政学校的校舍。

我们自小就受到“德、智、体、美、劳”的熏陶，这似乎是蔡先生美感教育思想的延续。然而殊不知，中小学的美育往往处于众多课程之末梢，孩子们自然将这一上至教育高官，下至任课教师都毫不重视的“豆芽学科”放在最最最次要位置，美育仅仅作为饕餮大餐中一碟可有可无的开胃小菜。数十年过去了，再来回顾蔡先生所倡导的“美育救国”、“美育代宗教”，感触颇多，且不说这“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就近年的城市建设、古建筑的修复、自然景观的整治、文化遗产的保护，无一不是美感教育严重缺乏所带来的极端表现。





西湖畔的国立艺术院



国立艺术院



林风眠旧居



马岭山房,蔡威廉故居



黄宾虹旧居



原国立艺专教师宿舍旁的老屋



雷圭元旧居



灵隐路11号别墅



# 竹竿巷·千年老巷，望族名门

地址：下城区庆春路北

竹竿巷，初闻起来像是条小商小户聚居的街巷，但殊不知巷中的住户个个的门第森严，竹竿巷毛府、竹竿巷梁园、竹竿巷张家，别说小小的杭州城，就连整个东南，也算是闻名一时的名门望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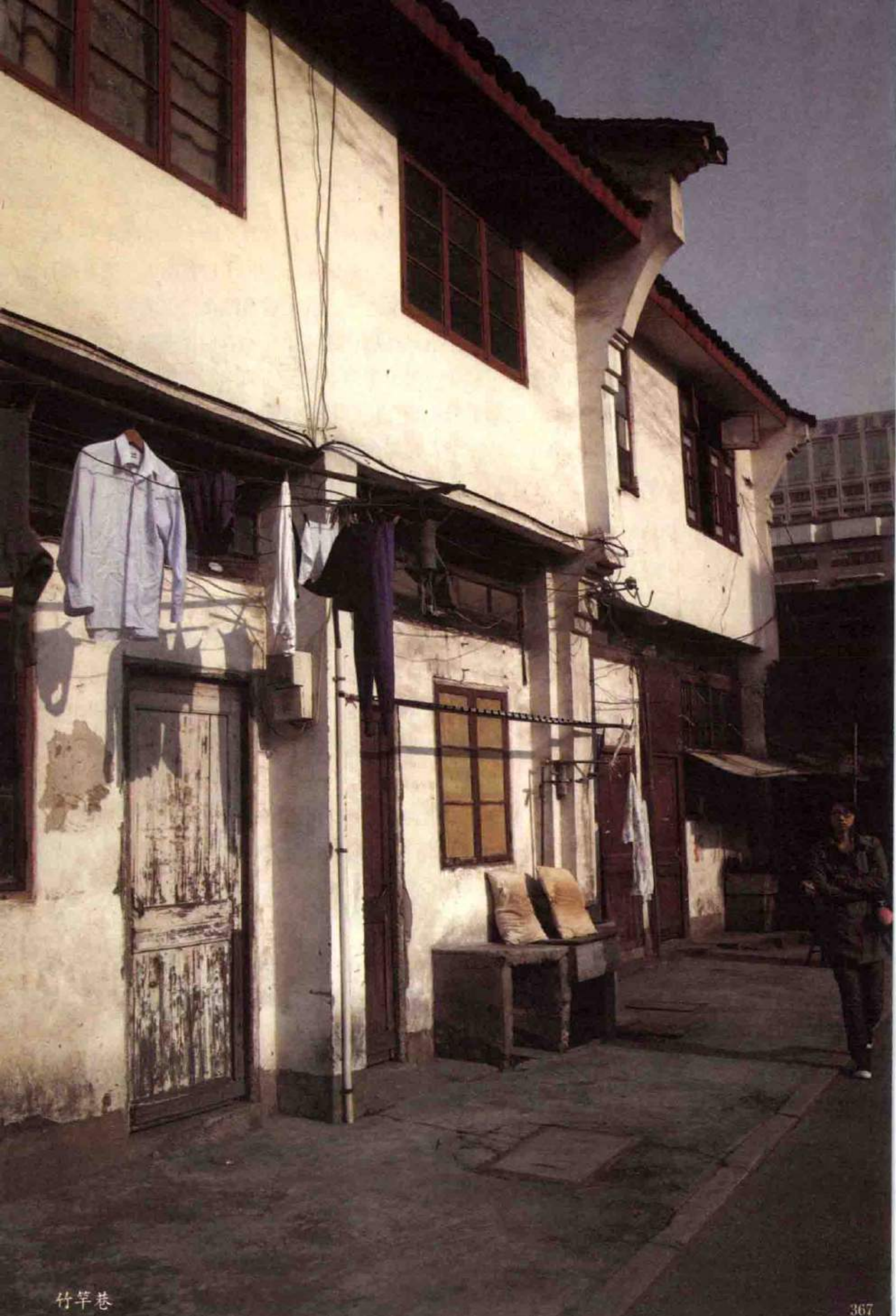
早在赵宋以前，杭城细竹交易多集中在鼓楼南的竹竿巷（今十五奎巷）进行，后朝廷在城北众安桥畔设市集税场，规定凡竹木皆由此上岸，分类抽解，木材运至木场巷，而竹竿则送至纯礼坊集中堆卖，于是在城北形成新的竹竿集散地“竹竿巷”。竹竿巷一带过去多寺庙，如天长寺、永福寺、安福庙、白泽庙等都是建于宋代甚至更早的佛寺宫院，但经历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浩劫洗礼，那些屹立千年之久的庙宇宫观纷纷被推倒拆除，仅留下“永福寺巷”、“白泽弄”等古老的巷名。

**毛府：**清康熙年间，竹竿巷出了两位名士，一是哥哥毛万龄，二是弟弟毛奇龄。兄弟二人学识渊博，擅诗文书画，被誉为“江东二毛”。康熙十八年（1679年），毛奇龄举博学鸿儒科（即由地方大员举荐，直接参加殿试的取士制度，应试者皆为天下名士），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后因腿疾卸职归里，居住在竹竿巷毛万龄家。毛奇龄一生著述颇丰，仅《四库全书》收录他的著作就多达52种。

**梁园：**就在毛奇龄举博学鸿儒科50年后，竹竿巷又出了位探花梁诗正，后历任户、吏、工、兵部尚书，授东阁大学士，官至极品。其子梁同书也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但自父母去世后，梁同书再未复出做官，潜心著述书法，时人将他与刘墉、王文治、翁方纲并称为“四大书家”。

**张家：**说起竹竿巷的张家，老辈的杭州人或许还有些印象。张家是清末民初杭城的名门望族，其公馆占地约百亩之广，房屋达九进之多。程乃珊女士曾在《张公馆传奇》一文中如此写道：“那似是一个如同宁荣两府充满传奇的地方，里面亭台楼阁，有荷花池，还有泛舟的小湖假山。在祖父口中，上海的花园洋房豪宅华夏，怎都不能与其相媲，连城隍庙的豫园都不及它……随着张家千金嫁给北洋总理孙宝琦为妻，张家家世更加显赫。一句杭州张公馆，长江三角洲一带无人不晓。”而今世才女张爱玲就正是这张家的后人。







**程宅：**张家有位账房先生，名叫程震权。张家人非常信任这位忠厚能干的账房先生，还将他的两个儿子接来杭州，资助他们完成学业。中学毕业后，长子程慕灏入了大清银行，供职银行界七十年，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银行家之一。次子程慕颐在张家的继续资助下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专修细菌学和生物制品，学成归国后，在上海首创“程慕颐化验所”，为国内生物制品制造业创始人之一，被业内人士誉为“中国细菌学之父”。兄弟二人不忘父母的养育与张家人的资助，在靠近张公馆的山子巷购地近五亩，建了处花园洋房，供其父母安度晚年，也便于随时探望张家老人。如今这小楼依旧，位于下山子巷24号，竹竿巷社区房管站内。

**圆昭园：**旧时的竹竿巷一带公馆别墅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位于众安桥旁，被专家誉为“近代杭州第一园”的圆昭园。圆昭园主人赵观涛乃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曾任第八军军长、赣浙闽皖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后辞去军职，回杭州过上了闲淡散逸的寓公生活。然而没逍遥几年，就因战火远避他乡，待战后回到杭州时，昔日精心经营的圆昭园已是一片疮痍，悲愤之余将其转让给了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此园再后来成为浙江日报高层干部的住宅。然而未曾想到的是，这片躲过战乱炮火、“文革”浩劫等数次大灾的江南名园居然在二十世纪末的一天，在从上至下大呼的“保护文化遗产”的口号声中轰然倒下，化作一堆瓦砾。

**马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又一位近代学者来到竹竿巷南的法院路，购下位于法院路34号（今庆春路210号）的一栋三层青砖小楼。他就是近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解放后，浙江省副省长、省民革、省文史研究馆先后入驻此楼，现改为马寅初纪念馆。

**裴宅：**裴宅约建于1911年，占地六百多平方米，后几易其主，屡有改建。1947年，裴振镛购下这处老宅，并将其一分为三，隔成三个院落，再分别售与他人。解放后改作下城区文教局庆春路招待所使用。位于庆春路仁德里12号的裴宅如今保存尚好，石库门、格扇门、挂落勾栏等构件皆还旧貌依然。

程宅、马宅、裴宅无论其规模，还是精美程度都无法与昔日的毛府、梁园、张公馆、圆昭园等相提并论。但在昔日府邸公馆林立的竹竿巷，这几栋老楼或许算是最后的遗存，也是对旧日时光的最后见证。





被誉为“近代杭州第一园”的圆照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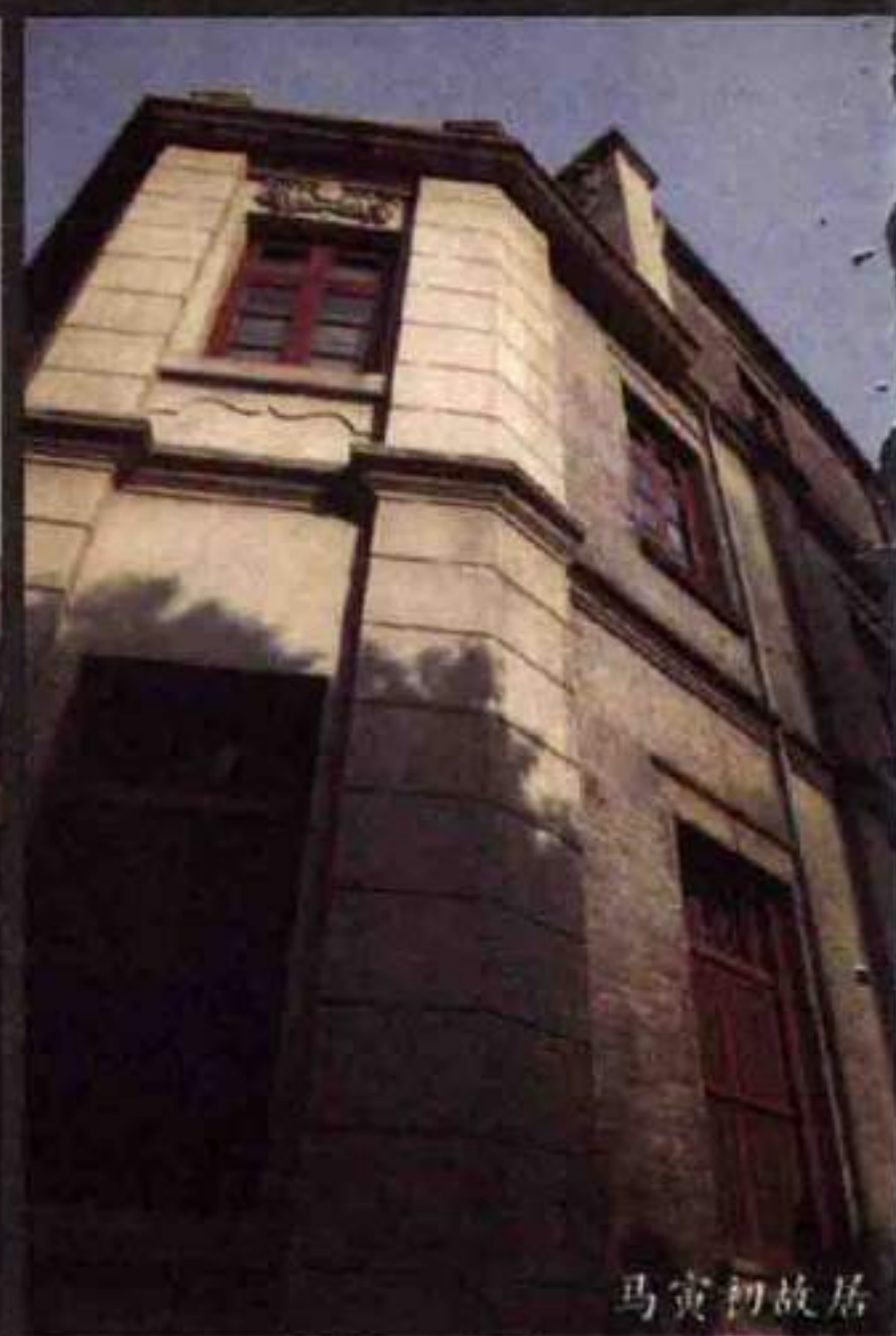
山仔弄



程宅



马寅初故居



马寅初故居



张振镛老宅



# 旧仁和村·昔日府署衙，今日公馆地

地址：东起劳动路南段，西至仁和署 现状：现存有数处老公馆

南宋至明清的数百年间，清波、涌金二门之间多为州府署衙所在地。宋时的府治、司理院、判厅、推厅、府院、府判厅，清时的布政司署、按察司署、都指挥司署、学政署、运司署、仁和县署、府学、县学等诸多署衙都设置于此。到了民国，这些旧式衙门多被推倒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新式的石库门弄堂，一栋栋洋派的西式公馆，只在巷陌间留下了“荷花池头”、“旧仁和署”、“旧藩署”等古老地名，以志旧迹。旧仁和署，即今劳动路旁的旧仁和村，一条长约百米，古朴清幽的僻静小巷，如今巷中及其附近仍还保存着一些民国期间修造的石库门里弄及花园式洋房。

## 双剑楼 地址：旧仁和村5号

双剑楼主人名叫赵曾钰，他早年曾赴英美学习电信工程，回国后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教授、省电话局局长兼总工程师、交通部邮电司司长等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赵曾钰在旧仁和村购得土地，设计并建造了这栋拥有圆形塔楼的青砖小楼，并以春秋名剑“干将莫邪”的典故为其命名为“双剑楼”。老楼如今仍为赵家产业，由其亲戚代为管理，其中部分房屋租赁给他人使用。

## 闻宅 地址：旧仁和村街6号

斑驳的黑漆大门、卷草的罗马柱头、铸有连升三级图案的镂空铁花，以及门楣上镌有“知乐仁寿”四个篆书大字的石制匾额，眼前这座融合中西方建筑元素的拱券门楼在小巷中颇显气派。庭院中的青砖小楼占地近四百平米，后人虽有搭建，但其旧时气息犹存，青砖、圆柱、槛窗、石栏、灰瓦等所有材质都呈现出一种久经风雨侵蚀后的质感，古朴而丰润。据楼内老住户介绍，老楼最早为闻积余所建，1947年转卖给上海印刷商人王乔森，用于租赁之用。

## 可庐 地址：旧仁和村9号

旧仁和村的三栋老公馆中，可庐改建最为厉害，很难看出其原貌，唯有墙角处的“可庐墙界”仍还保持着旧时的痕迹。可庐主人胡西园早年就读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21年，这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制造出中国第一只长丝白炽灯，两年后，他与德国人亚浦耳合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灯泡厂“亚浦耳电器厂”。胡西园本人也被后世誉为“中国灯泡之父”。解放后，可庐归浙江省公安厅所有，作为干部职工的宿舍。

## 裘宅 地址：广福里枝头巷13号

裘宅主人裘子南乃浙江嵊县富商，其名下不但拥有乾嘉南货店、仁吉茶行、仁泰昌茧行、诚信缫丝行等多家商行，与浙江省省长张载阳还是儿女亲家，算得上是财大气粗。1932年，占地近三千平方米的裘家花园在枝头巷建成。裘宅主体建筑为一大一小两栋西式洋楼，两楼之间以短廊相连，设计新颖，做工考究。园内矾石峰立、石桥鱼池、古木奇卉点缀其间，自成一片天地。如此规模的裘家花园在当时的杭州主城区还尤为少见。解放后，花园被毁，仅存大小洋楼屹立于原址。

## 茅以升旧居 地址：荷花池头31号

荷花池头，因南宋临安府治内一荷池而得名。当年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时就曾居住在荷花池头一公馆内。如今此楼尚存，改作了一间颇为温馨的咖啡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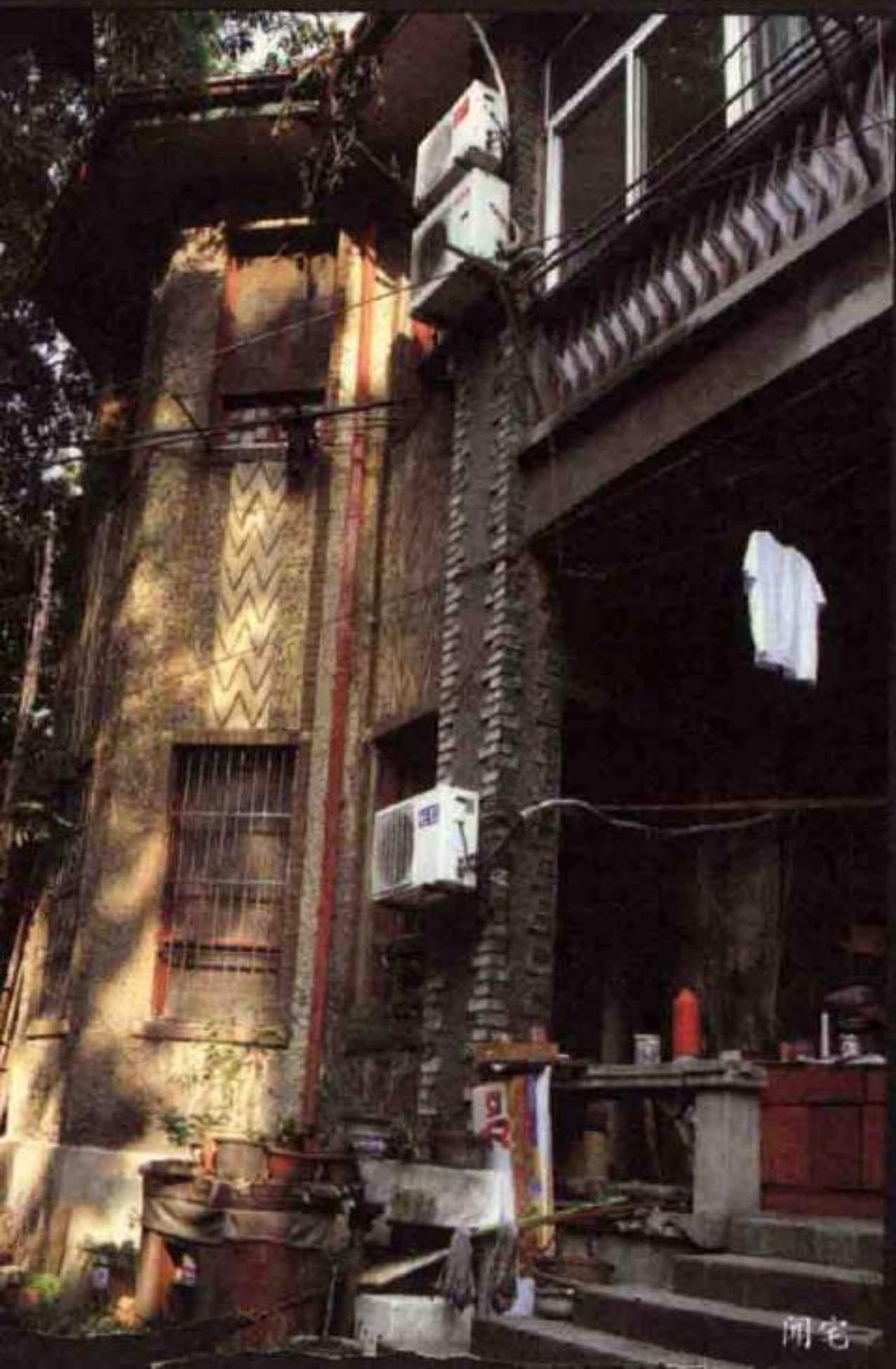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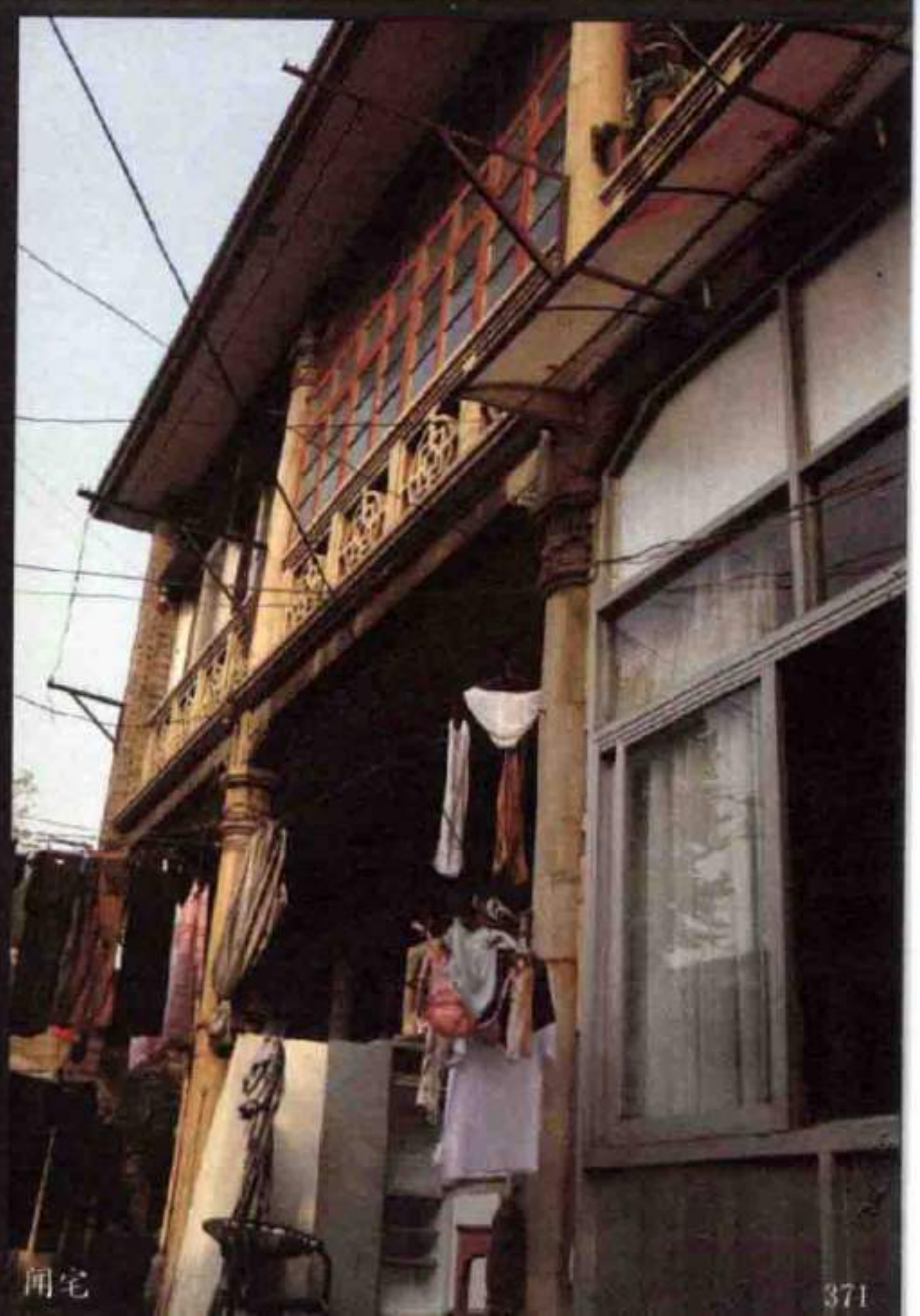
双剑楼



闻宅门楼



闻宅



闻宅



# 坚匏别墅·江南首富之湖畔山庄

从断桥桥头到宝石山入口牌坊，短短数百米石级山路，却隐匿着数处重要的人文古迹，北宋大佛头造像、清大佛禅寺旧址、宝石山摩崖石刻、宝庆堂古庵老泉。几大旧迹沿登山石径一字排开，首尾相连。即使这样，过往游人也少有正眼瞟上几眼的，稍有驻足者也是为了买瓶矿泉水，吃碗汤年糕。这么多年，人们或许早已习惯了指定景点式的游览方式，哪怕是刚栽上的塑料松树，只要旁立一人造巨石，上书“迎客松”，相信拍照留影的人也会排起长队。前面所说吃汤年糕的地方同样是处旧时遗构，八字形乌瓦粉墙大门楼，楣上嵌白底黑字石匾——坚匏别墅。

先说说别墅的主人刘镛，他可是湖州南浔“四象”之首，江南首富，资产多达两千万，相当于整个大清政府全年收入的近三分之一。其发家史和旧时大多富户豪民一样，走街串巷，入行学徒，稍有积蓄后自开丝行档口，靠勤勉诚信发家致富，再广置田地产业。据说刘家所置产业遍布上海、杭州、扬州、青岛、汉口、长沙、南通、南浔等地。尤其是上海，属于刘家名下的石库门弄堂多达十余条，且多位于租界核心街区的福州路、广西路一带。上海排名前16位的地产大户中，刘家就独占三席。旧时代商人发迹后，大多仍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习惯，但在三项开支上却毫不吝惜。一是捐钱捐官，换取功名；二是家族教育，科举入仕；三是赈灾行善，惠及一方。旧时的乐善好施算是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就拿刘镛来说，他所做的善事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岁散数千金以与人，非求福也，盖以疗吾之疾也。”他所说的“疾”，正是因财富过多而逐渐改变的本真性情。刘镛去世后，十里八乡的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前来吊唁，其场面颇为壮观。除捐官和教育行善外，刘家还有一项巨额的开销——造园，不但花巨资在家乡南浔营造江南名园“小莲庄”，还在西子湖畔留下数处刘氏山庄别墅，除大佛寺上的“留余草堂”（刘镛孙刘承干所建藏书楼）在解放初期被拆除外，其他几处都还有旧迹可寻。



堅抱別墅

今日供應

油條	1.00
蔥油餅	1.00
芝麻餅	1.00
菜肉餛飩	1.00
小籠包	1.00
鍋貼	1.00
水餃	1.00
炒麵	1.00
炒米粉	1.00
炒年糕	1.00
炒飯	1.00
什錦飯	1.00
什錦麵	1.00
什錦粉	1.00
什錦麵	1.00
什錦粉	1.00
什錦麵	1.00
什錦粉	1.00

油條  
片兒炸  
河車糕  
酒釀  
炒麵  
炒粉  
炒飯  
全炒飯  
菜肉餛飩  
鮮肉小籠包  
油湯麵  
大排麵  
什錦麵  
牛肉粉





**坚匏别墅** 地址：西湖区宝石山东南入口牌坊处，宝石山下一弄

开篇所提到的坚匏别墅为刘氏家族早期建造的别墅，始建于清朝末年。别墅背依保俶塔，面朝西子湖，东邻北宋大佛头，西接宝石山造像，赏湖游山、礼佛参禅，都颇为方便。据《新西湖游览志》记载：“墅在山麓，游人必蜿蜒而上，石级曲折，细草夹道，入室轩敞，而陈设均极简古。偶凭高闲眺，觉宝石山、蹬开岭，均若萦带左右，而湖风扑爽，尤有飘飘凌云之致，可以在湖庄夺一重席。”今日的坚匏别墅由多家住户分住，除大门门楼保存较好外，园内格局已很难分辨。

**小莲庄** 地址：西湖区北山路32号

民国初年，刘镛二子刘锦藻在坚匏别墅下继续营造新的山庄，前后耗时二十多年，直到抗战前才最后全部完工。建成后的山庄与坚匏别墅形成一个整体，命名为“小莲庄”，或称“小刘庄”。小莲庄位于北山路旁，园外乌瓦粉墙环绕，园内山石水池，曲径通幽，野趣横生。新筑的西式洋楼与旧式的瓦屋庐舍依宝石山而建，错落有致。据说后来刘家分家，小莲庄一分为二，山上坚匏别墅归长子，山下新山庄给了次子，中间还砌上一道围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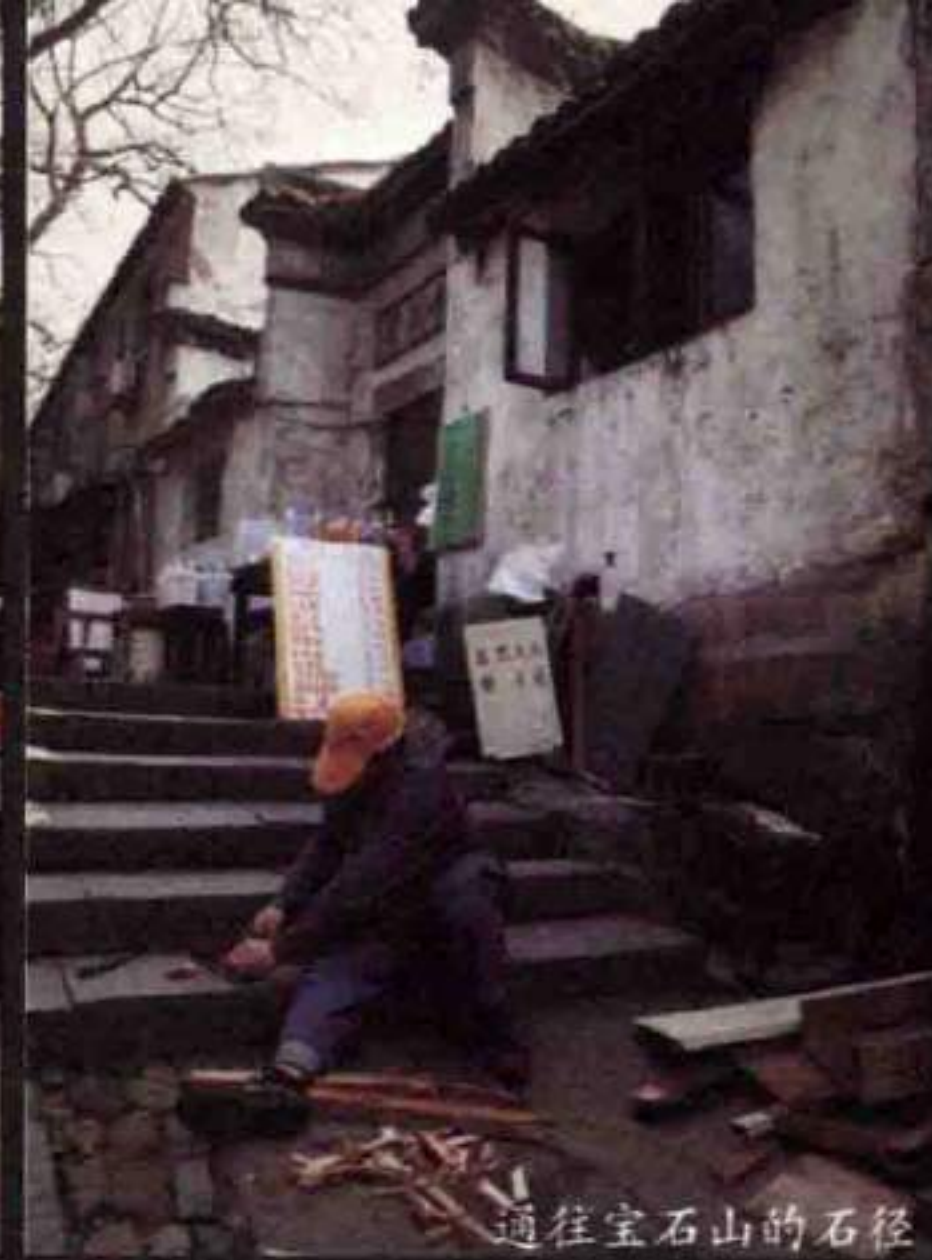
**孤云草舍** 地址：北山街新新饭店

“孤云草舍”，一个极为风雅精巧的名字，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栋通柱回廊、体量庞大的西洋式建筑。别说草舍，即便是以山庄楼馆等命名，都难显楼宇的气派。这位谦和的建造者名叫刘梯青，刘镛三子，以地产生意闻名上海、江浙一带。上世纪二十年代，成天与洋楼打交道的刘梯青在西子湖畔建了栋三层高的豪华公馆，因面对孤山，起名“孤云草舍”。1936年，刘梯青同乡朱家骅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主持浙政。长期居住上海的刘梯青便将孤云草舍借给朱家骅，作为省主席官邸。解放后，孤云草舍收归国有，与附近的秋水山庄、新新旅馆等合并为新新饭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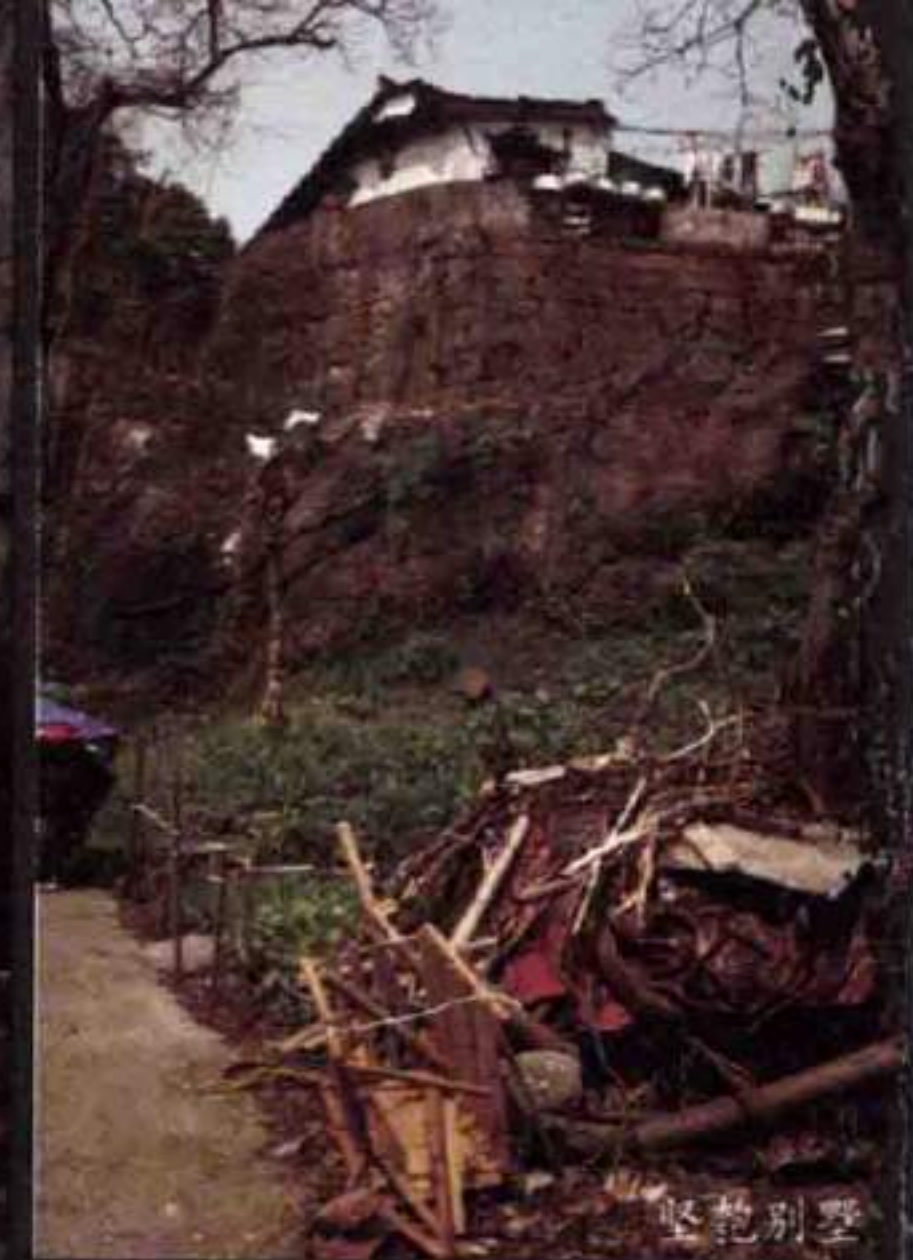




坚匏别墅门楼



通往宝石山的石径



坚匏别墅



坚匏别墅内的石径



坚匏别墅



小莲庄山墙



小莲庄



孤云草舍



新新旅馆



# 度心香馆·吴兴陈氏公馆

地址：上城区开元路兴安里33号 现状：保存尚好，由若干住户分住

旧时代的人喜花木泉石，凡造园筑馆都会精心营造出一片私家花园，或垒石疏池，或栽花植木。新时代人讲究实在，对那些风雅事没什么兴趣，宅第公馆虽属四旧，但尚可安置几十上百号人家，而那些花园池沼住不能住，吃不能吃，干脆平了再建新屋。因此在中国的城市里，无论明清的府邸大宅，还是民国的花园别墅，能存留下来的多没了花圃园囿。杭城有这么一处公馆，由于它一不在景区，二不临大街，旅游开发、街道整容等名目基本上和它无关，因此暂时还维持着原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它楼后仍还保存着一片旧时的花园水池。园子的主人也非常人，他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的三叔陈其采。

公馆名为“度心香馆”，早在南宋时，这里曾有片石榴园，一旁的奎垣巷旧名即为“石榴园巷”。此后的数百年间，石榴园旧址数易其主。元朝属江浙理明所，明朝归右卫镇司署，到了清乾隆年间，成为浙江巡抚王禀望的私家花园，这位王大人后因搜刮民财、贪赃枉法，被乾隆爷砍了脑袋。花园没收后一分为二，园西改为两浙盐运司宁绍、嘉松分司署；园东则作为山东盐运使丁阶的私家花园，人称“丁家花园”。咸丰时，太平军猛攻满城，位于满城南垣内的丁家花园也在战火中损毁殆尽。花园后由涿州知县固鲁鏗购下，几经修葺后更名为“固园”，园旁小巷也改名“固园巷”，即今“奎垣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其采将这片园子购下，作为吴兴陈氏的别墅，人称“陈公馆”。





度心香馆，  
杭州城少有的一处  
公馆、花园一并存留的旧式别墅，  
且原汁原味。



吴兴（今湖州）陈氏系民国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老大陈其业乃当地开明绅士，两个儿子即掌管国民党党务大权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老二陈其美，蒋介石拜把兄弟，是继孙中山、黄兴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只可惜英年早逝；老三陈其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才生，当年新军中的实权人物，后投奔革命，任总统府参谋部次长。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陈其采被迫离开军界，转入金融业，先后担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江苏海关监督、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以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理事、董事等要职。1946年因签署一批物资运往解放区而遭蒋介石猜忌，遂称病辞职。退隐后的陈其采长期居住在陈公馆，终日吃斋念佛，并为公馆取了“度心香馆”的雅号。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每次来杭州都会到陈公馆拜见三叔陈其采。

度心香馆据说建于1935年，现存面积约1700平方米，公馆前有一排联排式的石库门建筑，据说为下人居住的地方。中为主楼，一大一小两栋并置的中西合璧式小楼，下置檐廊，上设露台阁楼。所有构件用料上乘，做工考究，无论是青砖砌筑的外墙，水泥制成的石柱门楣，还是木制的百叶长窗，在时隔八十年之后，仍保存完好，丝毫看不出破损脱落的痕迹。楼后即为香馆的后花园，园中凿有一池，池约半亩，曲折多变，四周垒石立峰，环以林木。据老人介绍，这些仅仅只是过去花园的一部分，那时的园子里还有与西湖相通的小溪，溪上有桥，附近的住户都爱聚集到溪边洗衣，其中一株珊瑚朴树已有四百年历史，需两人才能合抱。如今相关部门用铁栅栏将花园与公馆隔开，使它成为西湖大道旁的一块绿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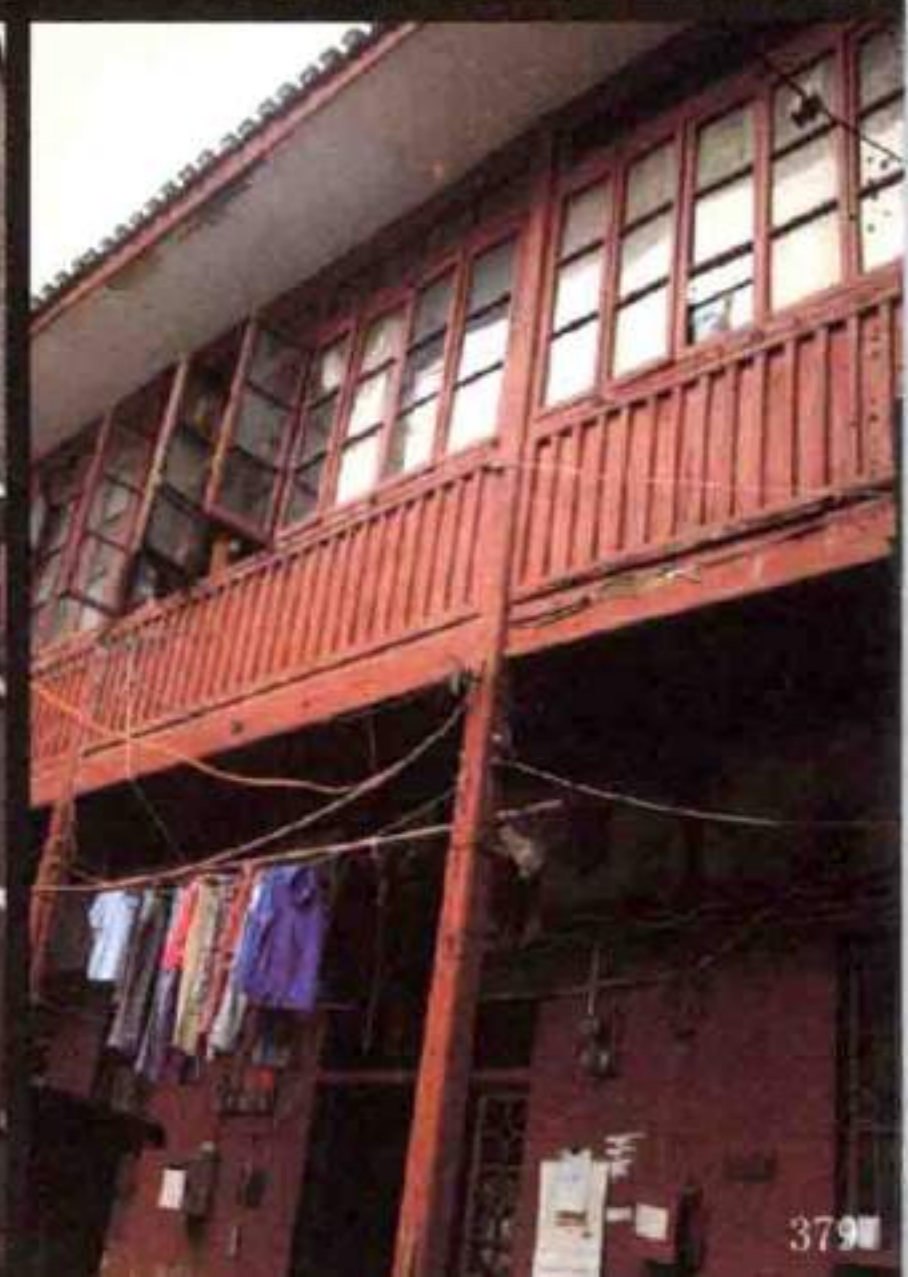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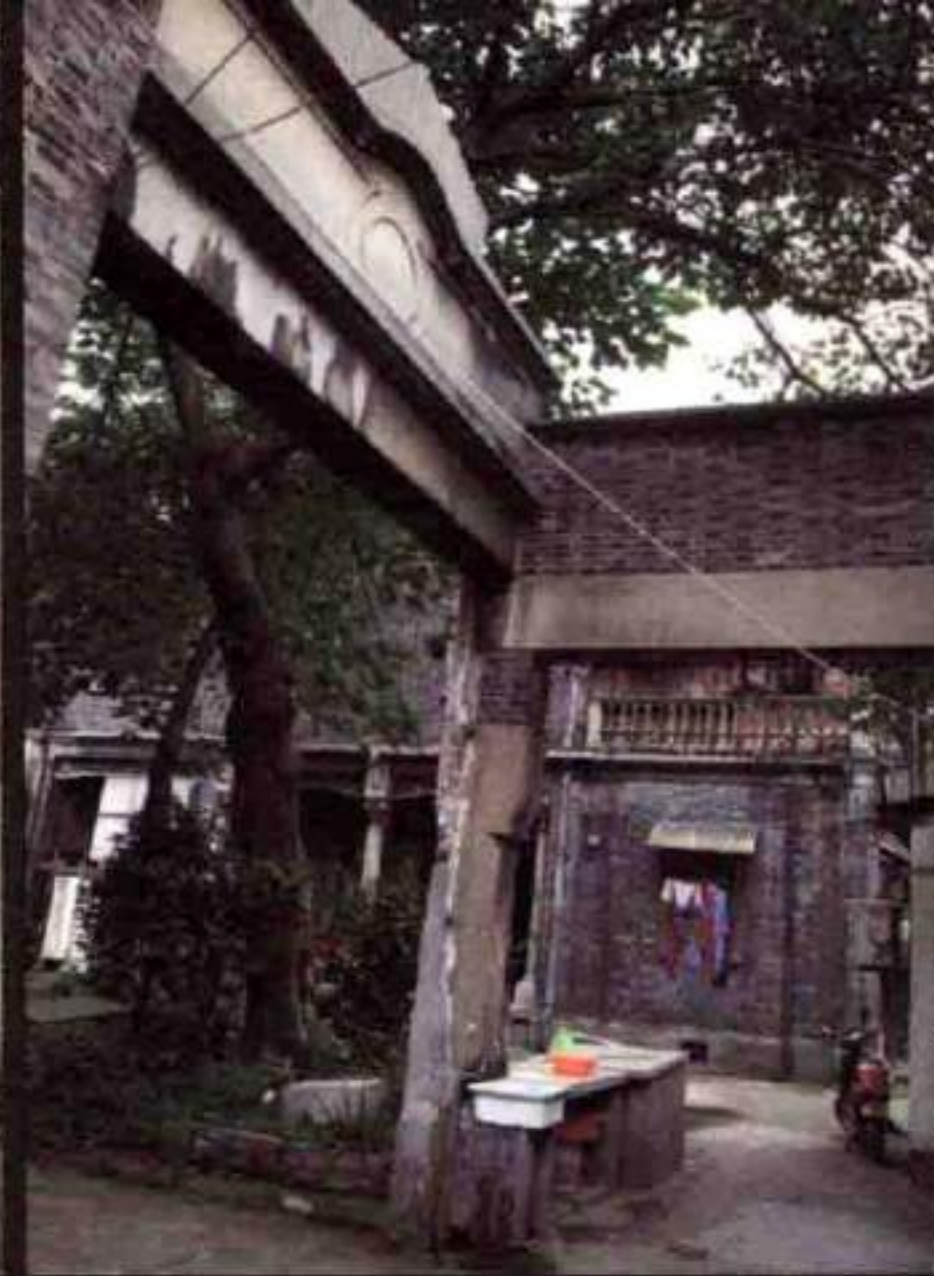
石库门用砖多为“倪增茂”，主楼则清一色的“周福昌”，“倪增茂”、“周福昌”皆为当时上海最知名的砖瓦字号，此砖不仅厚重结实，而且冬暖夏凉，历经百年而不变色。

开元路78号：约建于1921年，占地八百余平方米

开元南一弄2、3号：约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一栋三层带阁楼，青砖实叠两坡屋顶的近代民居建筑。

房屋两侧有封火山墙，顶楼有露台，清水砖墙上印有记窑砖符号。







# 燕南寄庐·江南第一武生之隐庐

地址：西湖西岸杨公堤 现状：盖叫天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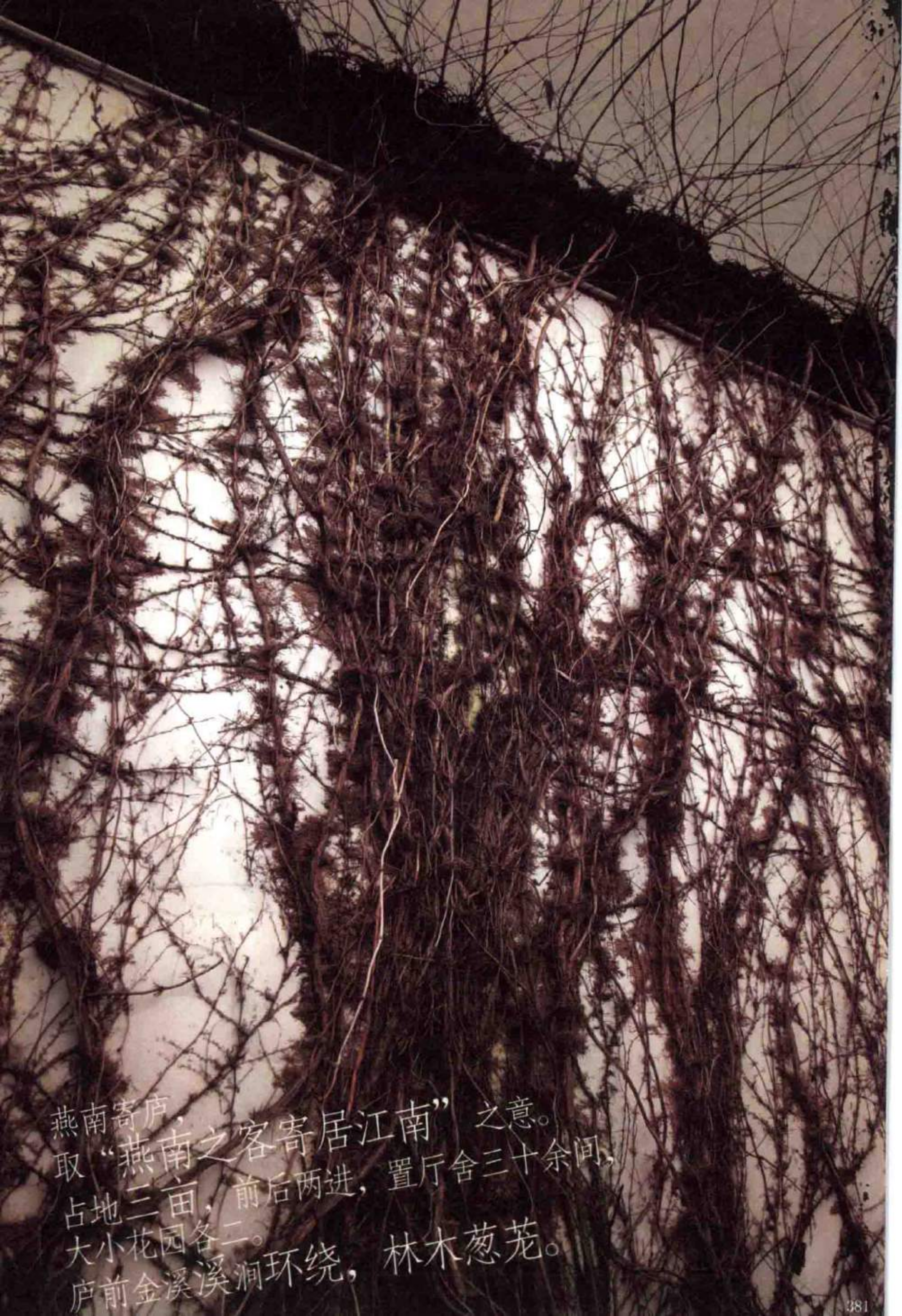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日，一位头戴英雄帽、身穿皂隶衣，装扮成戏曲中武松模样的老者被强行押上一辆垃圾车，在一帮革命小将的簇拥下游街示众。老者不堪忍受这些愣头青的凌辱，愤然跃出车外，摔断了腰椎，但小将们并没就此罢休，再次将已骨折的老者扔回了车上，那年老者已年近八十。五年后，老人病重送至医院，但却因其“牛鬼蛇神”的身份而被拒之门外。次日凌晨，受尽羞辱与折磨的老人最终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三岁。老人名叫“盖叫天”，一位名噪大江南北，被誉为中国梨园界“南派武生泰斗”的京剧名家。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河北保定人，幼时因家贫入天津戏班学戏，10岁登台，13岁正式出演主角，并以“盖叫天”为名在杭州拱宸桥天仙戏馆挂牌演出，主演《天水关》、《翠屏山》、《断后龙袍》等戏目，一人饰演老生、武生、老旦等多个角色，刚一崭露头角就红遍杭城，后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出。盖叫天继承南派武生创始人李春来的表演艺术，并加以发展，形成南派短打武生又一个重要流派“盖派”，盖叫天也因此而获得“第一勇猛武生”的美誉。他所出演的武松戏，虽剧目较多，如《打虎》、《狮子楼》、《十字坡》、《快活林》、《蜈蚣岭》等，但所扮演的武松无论从神态还是武技都无一雷同，被世人誉为“活武松”。

1926年，盖叫天在西湖之滨购得数亩荒地，结庐造园。新庐历时四年全部建成，取名“燕南寄庐”，意在“燕南之客寄居江南”。燕南寄庐位于杨公堤金沙港畔，庐外林木葱茏、溪涧环绕，庐内庭院错落、自成天地。粉墙黛瓦的老墙门、精妙素雅的百忍堂，细腻处尽显江南庭院的雅致精巧；由厅堂厢房围合而成的大花园也不乏北方四合院的华丽与阔绰。此处花园正是盖老先生平日练功习艺之地，院中两棵大枣树据说还是老先生亲手种下。盖叫天虽出名甚早，但并不因此而懈怠，无论严寒酷暑，还是疾病缠身，始终坚持苦练基本功，数十年来从未间断，还专程请黄宾虹题写匾额“学到老”作为其座右铭，坚持“学到老，练到老”。正是这种长年不懈的苦练使盖叫天在七十高龄时仍能以身姿登台献艺。

盖叫天去世后，葬在了西子湖畔的丁家山麓，墓前石坊上刻有黄宾虹所题写的“学到老”以及著名剧作家田汉与陈毅元帅所赠予的楹联“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





燕南寄庐，  
取“燕南之客寄居江南”之意。  
占地三亩，前后两进，置厅舍三十余间，  
大小花园各二。  
庐前金溪溪涧环绕，林木葱茏。



# 其他公馆·民国老公馆拾遗

**约园** 地址：体育场路537号

约园是栋公馆，也是座藏书楼。主人张寿镛乃清末举人，其前半生基本上在和钱税打交道，历任江苏、浙江、湖北等地财政官员，后官至国民政府财政次长、中央银行副行长。这位干了三十年金融的“财神爷”同时也是位藏书家，藏书二十万卷，尤其是抗战期间，受政府委托，在上海秘密抢救收购沦陷区古籍善本1.5万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寿镛办起了教育，出资创办上海光华大学，以安置原圣约翰大学师生，并亲任校长授课。

**俞星槎公馆** 地址：下城区安吉路37号

俞星槎，中央军校教育长，陆军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参室中将主任，被誉为“桂军教授”。白崇禧曾如此评价道“顶好的幕僚人才，参谋业务做得很好，可惜未曾带过兵，没机会看他带兵能力。”后来俞星槎倒是带兵上了战场，可惜与日军激战中，不幸中弹殉国。俞星槎公馆建于1934年，占地约五百多平方米。

**庄泽宣公馆** 地址：下城区安吉路35号

俞星槎的邻居庄泽宣是位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浙江大学、广西大学等高等学府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主要倡行者，解放后携夫人赴南洋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编印华侨学校教科书，曾被列入美国《教育领袖》一书。

**王震南公馆** 地址：下城区灯芯巷24、25号市政府机关幼儿园内

王震南系蒋委员长表弟，法政学堂毕业后任黄埔军校军法官，后历任军政部军法司司长、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等职。王公馆建于1944年，占地约两千平方米，现为市机关幼儿园使用。

**教场路公馆** 地址：下城区教场路1号、30号

元朝至清末的六百年余间，钱塘门以北的大片区域始为旌旗猎猎、战马嘶鸣的大教场。进入民国，昔日的演武场也辟为街道住宅。城北教场路，就是以大教场命名的民国街肆，如今道路两侧还保存有当年的老里弄临安里，以及两栋西式洋楼。在自然状态下的教场路1号、30号楼原本保存都十分完好，后因好事者好事，旧时的色泽材质涂抹殆尽。现1号改作一间时尚女装店。

**姜卿云公馆** 地址：上城区仁和路2号，现杭州市工人文化宫内

姜卿云，早年习医，毕业后弃医从政，官至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姜公馆建于1948年，初为其夫人应时秀的诊所。

**阮性存公馆** 地址：上城区平海路61号

阮性存，著名法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政法学校浙江私立法政学堂。曾任省参议员、省司法厅长等职。阮先生为人正直，声望颇高，在他去世后，有关当局还将法院门前马路命名为“性存路”。阮公馆又称“适庐”，占地近四亩，清水红砖建筑，可惜现全为粉色涂料所覆盖。

**王锦培公馆** 地址：惠民路火药局弄1号

王锦培是旧时杭城著名的绸布商人，创办肇丰丝织厂，家资颇丰，上世纪二十年代置下了这片公馆建筑。1949年，次子王仲华又在原有基础上增筑新楼，但新公馆落成后不久，就连同丝织厂一道充了公，作了省花纱布公司、省商业厅的宿舍。由于累年的拓路建房，王公馆的花园及部分楼屋相继被拆除，现仅存主楼一栋，为浙商集团幼儿园使用。

**红门局公馆** 地址：红门局65-67号

明永乐年间，朝廷将专为皇室织造丝织用品的“织造局”设置于此，因织造局大门通身漆以红色，故民间俗称“红门局”。清中叶，织造局毁于战火。民国后，这里开始陆续修建公馆别墅，民主人士、曾任杭州市副市长的余文森曾居住在红门局66号内。





约园



俞星槎公馆



教场路公馆



教场路公馆



阮性存公馆



王锦培公馆



红门局公馆



徐桴公馆



王震南公馆 383



**徐桴公馆** 地址：延安路226号

建于1926年的徐公馆占地五百余平方米，主人徐桴为宁波人，精明能干，早年加入同盟会，一生经历可谓丰富。他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财政部任过卷烟统税局局长，总司令部任过军法处处长，福建省府任过财政厅厅长，上海特别市任过财政土地局局长等，金融、信托、实业、保险、化工等领域样样涉猎。抗战爆发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粮食局局长、粮政局局长。

**勤庐** 地址：邮电路52号

勤庐主人宋季生既是一钱庄老板，也是英商中和洋行买办。勤庐建成于1935年，占地近千平米，原位于浣纱河畔（今浣纱路），临河而居。

**徐宅** 地址：邮电路16号

徐宅前后两进，前为临街平屋，后为两层的西式洋楼。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平屋拆除，新建了栋单元住宅。徐宅主人徐醴泉乃杭州一大绸商，名下产业众多，如瑞云公记绸庄、华盛绸厂、徐正和南货店、一大米店等。徐宅自建成后，自家人没住上几年，日本人、国民政府机关，解放后的市公安局、市电信局、市总工会倒是轮番入驻其中。

**邵宅** 地址：邮电路8号

邵宅建于1921年，1937年转卖给丝绸商人邵永堂和陈省斋，邵永堂后又买下全部产业。老宅虽仅存第二进天井及厢房，但二层的回马廊、檐下的木雕腰线、槛窗上的嵌花都保存较好，院中水井至今仍在使用。

**四宜路老宅** 地址：四宜路小螺蛳山18号

原主人据说名为付赖园，曾在此开设“卷石山文学补习所”以及“墨梅花馆”。后一直作为杭州市手表厂医务室使用。

**九芝小筑** 地址：圣塘景区2号

说是小筑，但其规模及档次在整个杭城算得上是很少见的。三栋大小不同、造型各异，筑有红色尖塔的欧式洋房占据着西湖的最佳位置，这也让许多达官富贾们望尘莫及。豪华别墅的主人名叫黄楚九，一位盛极一时的上海商界大亨。五洲大药房、新舞台、大昌烟公司、大世界游艺场、中华电影公司、日夜银行、上海夜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等都曾是他名下产业。

**石函精舍** 地址：圣塘景区39号

石函精舍原为“来音小筑”别墅群中较为精致的一栋，坡屋顶，红洋瓦，青砖实叠，一、二层两个大平台立于湖中，倚栏而望，万顷碧波、逶迤群峰尽收眼底。如今辟为星巴克咖啡。

**汾阳别墅** 地址：杨公堤畔

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原名“端友别墅”，乃杭州丝绸商人宋瑞甫出资修造。后转与汾阳郭氏，故改称“汾阳别墅”，俗称“郭庄”。庄园占地近万平方米，被学界誉为“西湖池馆中最富古趣者”。现经修整后对外开放。

**刘庄** 地址：丁家山畔杭州市杨公堤18号

又名水竹居，为广东商人刘学询所建，园内屋舍亭阁以及室内陈设等颇具岭南风情，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1954年，刘庄改为国宾馆，周围韩庄、杨庄、康庄、范庄等皆纳入其内。

**汪庄** 地址：南屏山雷峰北麓

汪庄原名“青白山庄”，又称“今蜷还琴”，建于1927年，山庄主人原为安徽茶商、汪裕泰茶庄老板汪自新。汪庄三面临湖，景色宜人。园内设有茶庄、试茗室及琴堂，每年入秋还举办菊展。解放后改建为西子宾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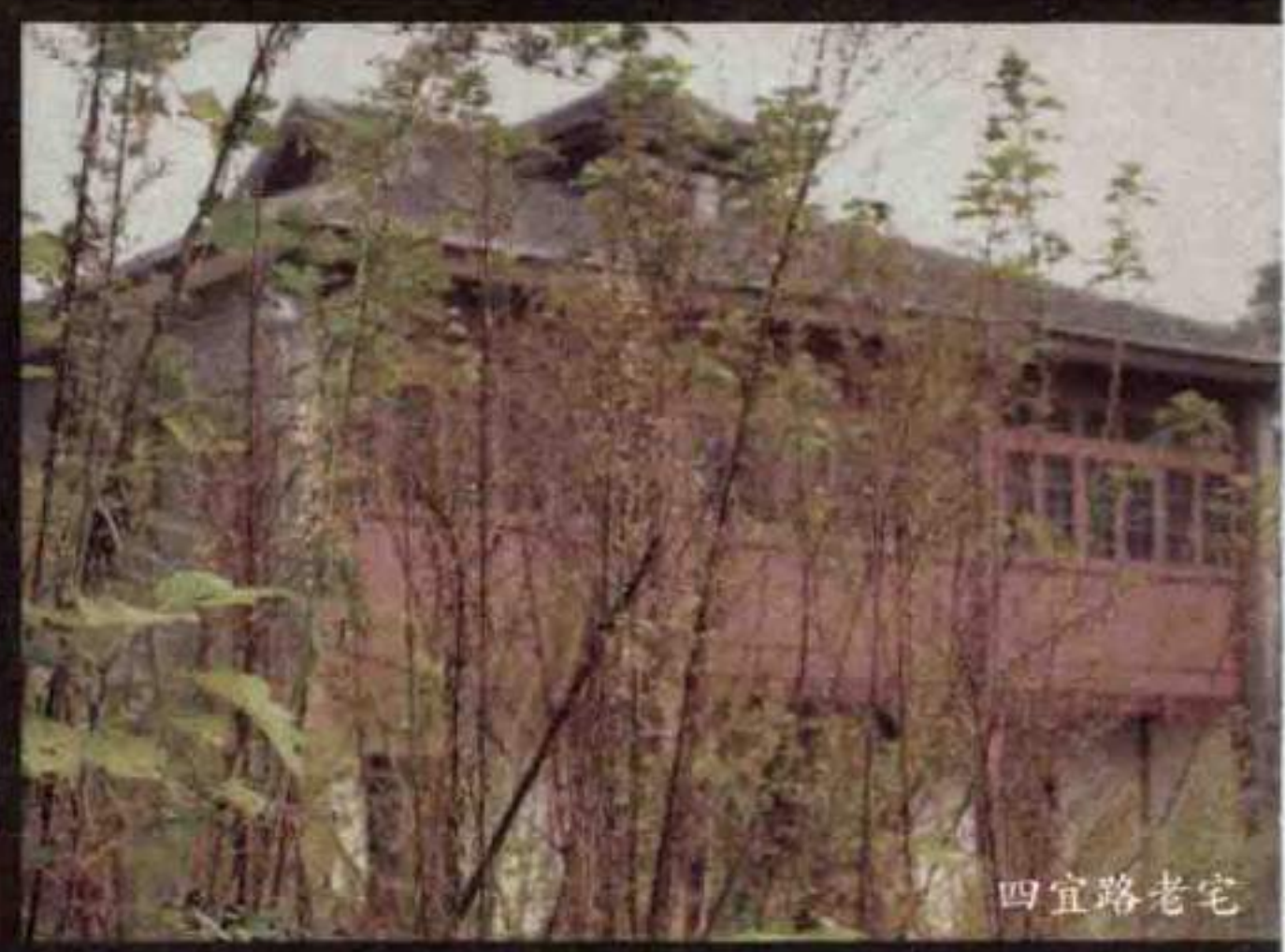
勤庐



徐宅



邵宅



四宜路老宅



石函精舍



刘庄



汪庄



郭庄 385



后记

## 藏着的城市

初涉一地，我们往往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其风土人情，经过一番独特的内心体味，便有了初悟，活泼泼的，只是还不太具体。倘能小住几日，行游一番，感觉自然会细腻些：民风怎样、建筑特色如何、历史文脉是否传承有序……其中大体，或不难领会的。此刻，如初试佳茗，尚未品味入微，虽得唇齿留香，到底浅淡了些。

一座优美的、深具文化积淀的城市，是岁月的佳构，值得细细品读，且须颇费些时日才能读懂。

人说，居住越久越能懂这城市，此话有理。但细究，不尽然的。常见有人卜居一地数十载，阅尽沧桑却“熟视无睹”，成了久住的过客，到底没有主人的心情。他们于这城市，很难说真懂得。那么，怎样才能悟得三昧呢？国画大师陈子庄先生曾言：观山须“静”，游山须“情”，方能得山之“神”。

体悟山水的神气与品味城市的内韵，颇有相合之处，就在于“情”、“静”二字。

本书的作者，对这点深有领悟。他们和许多人一样，在一座城市生活了数十年，所不同的，正是他们兼有静心与真情。心静才能洞察幽微，有情才能物我两忘，与这城市神会。他们常感叹，这城市变化太快，快的那样匆忙，以至于岁月所精心雕琢的细节正迅速地消失，零落成泥碾作尘，不多时，便泯灭无痕了。好在城市的文脉是极富生机的，尤其是这样历经岁月陶铸的古都！她将自己的“神”蕴藏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为此，他们寻踪匿迹，开始了历时多年充满叹息与惊喜的寻城之旅。一口枯井、一块老匾、一道残垣、一所教堂、一座古庙……他们在每一个细节恭听岁月的消息，他们的心绪，随那些故物的境遇或喜或忧。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